

四三九一

選年說小

編社選年說小國中

中國小說年選第一回編輯凡例

一、本年選由中國小說年選社同人共同負責，每年編輯就緒，交特約發行之書局印行，作爲大中學參考書之用。

一、本年選中所有作品之選錄，均由年選社同人交換意見而決定之。

一、本年選中關於選錄作品，及作家著作索引之排列，均依姓氏筆畫之多寡爲序。
一、年選社同人於編輯本年選時，承諸文藝社團惠贈或假閱各項雜誌，謹此鳴謝。

小說年選目次

巴	金：將軍	一
王任叔	澆香骨的婦人	一三
王統照	銀龍翻身的時候	三一
老舍	黑白李	五五
冰心	冬兒姑娘	七二
沈從文	知識	七八
杜衡	失業	八四
吳組緜	一千八百擔	一〇四
何家槐	木匠	一五三
沈櫻	舊雨	一六九
茅盾	趙先生想不通	一八六
施蛰存	汽車路	一九六
張天翼	萬仞約	二一一

凌叔華：千代子	二八一
郭源新：毀滅	二九三
彭家煌：離家之前	三二三
靳以：蟲蝕	三四二
落華生：春桃	三六七
萬迪鶴：王家	三九一
魯彥：鼠牙	四三三
歐陽山：七年忌	四六〇
黎錦明：白里帆的疑症	四七五
穆時英：PIERROT	四九九
魏金枝：做肚仙的人	五三四
蘆焚：金子	五五二
附錄：一九三四年作家小說索引	五八三

將軍

巴金

『你滾開罷，今晚又碰着你！』費多，諾維科夫昏迷似地罵起來，就把腳踢到一隻瘦黃狗的身上去。那狗原先縮成了一團，伏在牆邊，被他一踢便尖聲叫起來，馬上伸長了身子，一偏一跛地往旁邊一條小巷裏跑去了，把寂靜的馬路留給他。

『在你們這裏什麼都不行，連狗也不會咬人，狗也是這麼軟弱的！』諾維科夫常常憤憤地對着那個肥胖的中國侍者說，他差不多每晚上都要在那一家小咖啡店裏喝點酒，直到把他身邊帶的錢花光了纔昏昏地走出來。在那咖啡店裏他是很得意的。他常常和那個中國侍者談話，他什麼話都說。『這不算冷，在你們這裏簡直不冷。在我們那裏冬天會把人的鼻子也凍掉！』他好幾次得意地對那侍者說了。那個中國人永遠帶着笑容聽他說話，在這樣大的城市裏就似乎只有那一個人尊敬他，相信他的話。『你們不行，你們什麼都不行！』當他想到自己所受過的委曲而生氣的時候，他就憤憤地向那個中國人罵了。

他走出咖啡店，不過十幾步光景，一股風就對着他迎面吹來，像一根針把他的鼻子刺一下，但他馬上就覺

得沒有什麼痛楚了。他把身子搖擺着，強硬似地說：『這不算什麼，這不算什麼，你們這裏冬天並不冷，風也是很軟弱的。』他想要是在他的家鄉，那風才是真正厲害呢！風在空中捲起來，連人都會給他捲了去。那雪風真可怕！牠會把拖着車子的馬吹得倒退。他記得那時候他和將軍在一起。就是那出名的除伯次奎親王，一個晚上他陪着將軍冒雪趕到彼得堡去，馬夫在路上凍壞了，馬發狂似地在風雪中亂跑，幾乎要把車子撞倒石壁上去，還是虧他告了奮勇去拉住了馬。和風雪爭鬥，和馬爭鬥，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他到底得了勝利。後來進了旅店，將軍很高興地拍他的肩頭說：『朋友，你不錯，你應該得一個十字章！』將軍還和他握手呢！不久他升做了中尉。是的，那將軍很高興提拔他的。他很有希望做一個將軍，但是後來世界一變，什麼都完結了。那將軍死在戰場上，他的一生的希望也就跟着將軍完結了。從那時候起許多戲劇裏的場景接連地在他的眼前展現着，變換得那麼快，他好像在做夢，最後他就漂流到了中國，這什麼都不行的地方，他却只得住了下來，住了下來就糊裏糊塗地混過這幾年，現在就像被什麼東西絆住腳跟似地，他想動彈也不够了。

『中國這地方就像沙漠一樣，真是一個寂寞的大沙漠呀！好像就沒有一個活的人。』他走在寂靜的馬路上，看着黯淡的燈光在夜的寒風裏戰抖時，就禁不住要想到家鄉，想到家鄉他就禁不住要發出這樣的嘆息了。一輛黑色的汽車從他後面跑過來，像蛇一般只一竄就過去了，沒有大的叫聲。燈光在他的眼前開始打轉，一圈一圈的旋轉着，他好像被包圍在金光裏面了。他不覺得奇怪，似乎頭變得重一點，心却是很熱的。他彷彿聽見人在叫他：『將軍。』他就含糊地應了一聲。

他在這裏也聽慣了將軍的稱呼。起初是他自己口裏說着，後來別人就開玩笑地稱呼他做將軍。那個中，囑侍者就從沒有忘記過叫他做將軍！那個愚笨的老實人，也許真正相信他是一個將軍。他的態度不就像一個將軍嗎？每次那侍者稱他做將軍，他就驕傲地想：『你們這裏有什麼將軍可以比得上我？他們都配做將軍，我爲什麼不配？』當他端起酒杯來喝的時候，他用輕蔑的眼光把屋子裏的傢設看一下，心裏非常得意，以爲自己真正是一個將軍了。

然而從那咖啡店出來，他低頭一看自己的身上，就像把將軍的官銜被人革掉了似的，他的驕傲便馬上飛去了。在咖啡店門前沒有汽車和馬車等候他，只有一條長的馬路伸直地躺在那裏。他要回家還得走過這馬路，再轉兩個灣，走兩條街。路不能算遠，可是他每晚總要在咖啡店裏坐到時候很遲纔走。他說是回家，但看他那神氣，他又像不願意回家的樣子。對那個中國侍者他什麼話都肯說，但一提到家他就胆怯似地把嘴閉住了。

沒有汽車，馬車，沒有侍從，沒有府邸的將軍，這樣算得什麼將軍呢？有時候他自己也覺得條件有些不夠了，就不由得想到府邸上面來。『現在將軍要回府邸了。』有一次喝飽了酒他就壯起胆子對侍者這樣說了，於是搖擺着身子走了出去。

給風一吹他的臉就有些涼了，頭腦裏突然現出了一個『家』字，好像這個字是風給他吹進來的。於是他的眼前就現出來一個房間，一個很簡陋的房間在一個中國人開設的公寓的樓上，這就是他的府邸呀，在那房間裏還住着他的妻安娜。他自己的年紀快到四十歲，安娜却要年青一點。他做中尉的時候就和她結了婚。她是

一個小軍官的女兒，有着普通俄國女子所有的好處。她跟他在一起已經有十幾年了，他們就沒有分離過。她應當是一個很體貼的妻子，但爲什麼一提到她，他就覺得不舒服，覺得害怕呢？那原因他自己很知道，但他却不願意讓別人知道。

「她真正是我的妻麼？」他每一次走進那個弄堂，遠遠地看見自己的家，就禁不住這樣地疑惑起來，有好幾回他走到後門口却不敢按那電鈴，却躊躇了半晌纔伸出了手。茶房來開了門，他就撲進裏面去。困難地爬上了樓，把鑰匙摸出來開了房門。那裏面照例是空空的，只有一些香粉的氣味在等他。

「是這樣的，是這樣的，將軍夫人晚上要去赴宴會呀！」他扭燃電燈，一個人走來走去，在桌上床上到處翻了幾下，就這樣說了。他記得很清楚，從前在彼得堡的時候除伯次奎將軍就常常讓他的妻子整夜地和賓客們周旋，將軍自己却忙着做別的事情。『是的，做將軍的都是這樣，都是這樣。』

雖然這樣說，但是他的心並不是很安寧的。他自己也並不相信這樣的話，不過他的頭腦卻沒有功夫去思索了。他就在床上躺下來，換句話說他就糊裏糊塗地睡下了。

他第二天早晨醒來，還看不見安娜，她依舊沒有回來。那沒有人來招呼他，還得他自己照料自己。後來安娜回來了，她會料理他們的中飯，她會給他一點零錢。花

「安魯席加，你真漂亮呀！」他一看見妻子的擦着粉的臉，就忍不住要這樣說。

「我不許你這樣說，你沒好心的！」她走過來微笑地給他一個吻，她的樣子帶了點疲倦。

『我以後不說了，可是我看見你回來，喉嚨就癢起來，禁不住又說出這種話，』他像接受恩惠般地受了她的吻，說話時態度很謙遜，還帶着抱歉的神情。

『你又喝酒了，費多，我知道，你這酒鬼，就把錢送到酒上面去，』她帶笑地責備他。

『不要說了，安魯席加，在彼得堡我們整天地喝香檳呢！』他哀求似地說了，這自然是誇張的話，在彼得堡，他不過偶爾喝着香檳，在家鄉時他却喝過渥得加。

『在彼得堡，那是從前的事。現在我們是在中國了。在中國什麼東西都是冷的，生活全是冷的。』她說着就漸漸把笑容收斂起來，一個人在那舊沙發上坐下去，把眼睛望着壁上掛的一張照片，在那上面展示着十幾年，前他們夫婦在彼得堡的生活。

他看見妻子不高興了，就走過去勸慰她，他坐在沙發的靠手上，伸一隻手去抱住她的頸項，抱歉似地說：『都是我不好，我使你不快活，你要寬恕我！』

她把身子緊緊偎着他，不回答話，却自語似地嘆息說：『那些都成了捉不回來的夢景了。』

『安魯席加，你又在懷念彼得堡嗎？不要老是拿那些懷念來苦惱你自己呀！』他痛惜地說，他究竟還熱愛着他的妻子，和從前沒有兩樣。

『我再不能够忍耐下去了。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你全不關心我，你只知道喝酒。你只知道問我要錢！』她半氣憤地半帶哭聲地對他說了。她的肩頭不停地起伏着。

這情形並不使他驚恐，在他的眼裏這並不是第一次。他都知道妻子的性情。她前一晚上從別人那里受了氣，她回家時就要把氣在他的身上發洩出來，但這所謂發氣也不過說幾句責備他的話，或者嚷着要回到自己的國裏去，這也是很容易對付的，但次數愈多，他自己就漸漸地受不住了。那慚愧，那苦痛，在他的心上愈積愈多起來。

『安魯席加，你再等等罷，爲了我的緣故，請你再忍耐一下罷。我們以後就會有辦法的，我們的生活會漸漸變好的。』他起初就拿這樣的話勸她。但後來他自己的心也在反抗了。他自己也知道這些話全是沒有把握的。『變好起來，那恐怕永遠是一場夢！在這里再住下去，就只有苦死了！我真正不敢往想。我不知道今天以後還有許多日子……』她開始抽泣起來，但看得見她自己還在掙扎，極力要她不哭。

他的心更軟了，一切驕傲的思想都飛走了。只剩了一個痛苦的念頭，他就問：『昨天晚上那人待你還好嗎？』他問這句話就像把刀往自己的心裏刺，那痛楚使得他把牙齒咬緊了。

『好？我就沒遇過一個好人！那畜牲喝飽了酒，那樣粗暴，就給他蹂躪了一晚上，我的膀子也給他咬傷了』她一面說着，一面揉她的左膀，過後就把衣服解開來給他看，肩頭下不遠處，現出來接連幾排紫色的牙齒的跡印，在白色的肩膀上顯得很清楚。

他一生看見過了不少的傷痕，甚至有許多是致命的；但這一點輕微的傷痕却像一股強烈的火焰燒得他不敢把眼睜開了，在他的耳邊響着女人的求救般的聲音：『你給我想個辦法罷，這生活我實在受不下去了。』

他極力忍住眼淚，然而眼淚終於打敗了他，從眼眶裏狂流出來，他不能自主的把臉壓在她的肩膀上哭了。

這樣一來妻子就不再說什麼氣憤話了。她慢慢地止了眼淚，就用手摩撫他的頭髮，溫和地說：『不要像小孩那樣地哭罷，你看你會把我的衣服弄髒的好……有話好好地說。我的話是不要緊的。你說得不錯，我們的生括會漸漸變好的。』起初是妻子責備丈夫，現在却輪着妻子來安慰丈夫了。這一哭就完結了兩個人中間的爭吵。

過後丈夫就說：『我以後決不再喝酒了。』兩個人又和好起來，講些親愛的話，做些事，或者夫婦一道兒出去在一個飯店裏吃了飯，自然不會到他晚上常去喝酒的那個小咖啡店去；或者就在家裏吃飯由妻子講些那個美國水兵的笑話，丈夫也真正帶了笑容聽着。他們很知道消磨時間的方法。輪到晚上妻子要出去的時候，丈夫得了零錢，又得了吩咐：『不要又去喝酒呀！就好好地在家裏玩罷！』她永遠說這樣的話就像母親在吩咐孩子，但她也知道她一出去不到半點鐘他就會到咖啡店去了。

他起初是不打算再去進咖啡店的，他對自己說：『這一次我應該聽從她的話了。』他就在家裏規規矩矩地坐下拿出一本破舊的聖經來攤開讀，他想從聖經裏面得到一點安慰。這許多年來跟着他飄流了許多地方的，除了妻子外，就只有這一本書。他是相信過上帝的，他也知道當他在生活裏失了忍耐力的時候，他可以求上帝來救他。

於是他讀了：『人子將要被交給祭司長和文士；他們要定他死罪，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吐唾沫在他

臉上，鞭打他，殺害他：過了三天，他要復活。」

他不能讀下去了。他想：『讀這個有什麼用呢？人子都會受這些苦，但是他要復活。我們人是不能夠復活的。他們戲弄我，吐唾沫在我的臉上，鞭打我……這生活實在忍受不下去了。』他就闔了書，把大衣一穿，帽子一戴，還自往咖啡店去了。

一進咖啡店那個和氣的中國侍者就和往常一樣地過來招呼他，稱他做將軍，給他拿酒。他把一杯酒喝進肚裏，就開始和那個中國人閒談起來。漸漸地他的勇氣和驕傲就來了。他彷彿真正做了將軍。

『在我們那裏一切都是好的，你完全不懂得。在彼得堡，將軍的府邸裏……』他得意地說了，這府邸並不是他的，是除伯次奎親王的，他那時是個中尉。他記得很清楚，就彷彿還在眼前，那晚上的跳舞會，他和安娜發生戀愛的那晚上。那個大廳堂裏燈火燃得很明亮，就像在白晝，將軍穿着堂皇的制服佩着寶星，圓圓臉嘴上垂着兩撇鬍鬚，將軍的相貌不是和他現在的樣子相像嗎？那麼多的客人，大半是他的長官和同事，還有那許多太太和小姐，穿得那麼漂亮。樂隊在奏樂了。許多對伴侶開始跳舞起來，他挽着安娜小姐的腰，她是那麼年青和美麗，她對他笑得那麼可愛。同事們都在羨慕他的幸福。看，那邊不是波利士嗎？他在向他做眉眼，波利士來，來喝一杯酒呀！尼古拉端着酒杯給他做手勢，像在祝賀他。他笑了，他醉了。

『將軍再來一瓶罷，』中國侍者的粗糙的聲音把那些人都給他趕走了。他睜大了眼睛看，那白的牆壁上掛了一幅彼得堡的大教堂的圖畫，別的什麼也沒有。他嘆了一口氣說，『好，來罷，反正我醉了。』

他閉了眼沈默片刻，再把眼睛睜開來，看看那中國人把酒給他斟了滿杯，他就用力看着那酒，眼睛花了，在杯裏現出了一個女子的面孔，這面孔漸漸地變大起來，於是他又彷彿回到那跳舞會裏去了。

他把安娜小姐拉到花園裏洋台上去，時候是秋天，正逢着月夜，在洋台上可以望見躺在下面的尼瓦河的漉波，月光靜靜地在水面上流過，從廳堂裏送出來醉人的音樂。就在這時候他把他全量的愛都吐露給了她。那個美麗的姑娘在他的懷裏戰抖得像一片白楊樹葉，她第一次接受了他的愛和他的接吻。初戀是那麼美麗呵，他覺得那時候就是他的征服世界的雄圖的開始了。

『生活究竟是美麗的呵！』他不覺感動地讚嘆起來，但是這一來眼前的景象就全變了。在他的面前站着那個中國侍者，他帶笑地問：『將軍你喝醉了嗎？今晚上真冷，再喝一瓶嗎？』

音樂，月光，跳舞會，那一切全都沒有了。只有一個冷落的小咖啡店，和一個愚笨的中國侍者。『這不算冷，你們這裏簡直不冷！』他還想這樣強硬地說，但是另一種感覺制服了他，使他嘆息地搖頭道：『不喝了我醉了，醉了！』他覺得人突然變得更老了。『將軍，你們那裏的土全是黑的嗎？』那個中國人看見他不說話就帶了興趣地問道。

他含糊地應了一聲，他的眼睛還在記憶裏去找尋那個年青小姐的臉。

『我看見過一個你們的同鄉，他常常帶了一個小袋子到這里來。一個人坐在角落裏，要了一杯咖啡，就從袋裏傾出了一些東西來。——你猜他的袋裏裝的是什麼，將軍？』中國侍者突然忍不住笑問。把那臉笑得擠做

了一堆，真難看。

他不回答，却讓那個中國人繼續說下去：

『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傾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淚。我有一次問他那是什麼，他答得很奇怪，他說「那是俄羅斯母親的黑土。」他把土都帶了出來！這人真傻！』

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在他的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無限的大草原，沈默的，堅忍的，連續不斷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動着無數的黑影，沈默的，堅忍的，勞苦的……這一切都是他的眼睛所熟習的，他不覺感動地說了：

『俄羅斯母親，我們全是他的兒子，我們都是這樣！』他說罷就站起來，付了錢往外面走了。他的身邊響着的不是中國侍者的聲音，是他的妻子安娜的聲音：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

走在寂靜的馬路上，他又想起那尼夫斯基大街來了，在那街上就立着將軍的府邸。但是如今一切都完結了。

『完結了，在一個戰爭裏什麼都毀了！』他不覺這樣地嘆息起來，他彷彿看見將軍全身浴着血睡倒在地，又彷彿看見人們在那府邸裏放了火。那火燒得很厲害，把他的前途也全都燒光了。

『就是你們，你們把我害到這樣！』他把脚用力踏在光滑的柏油馬路上，像在踏踐他的敵人，他就憤憤地

罵起來。這話不是對那個中國侍者說的，却是對那些人說的。他想那些人給他的苦痛已經是很多了。

『現在我們不是仇敵了，我們都是一樣的人，我已經爲那錯誤的思想受够了。我現在不是也在受着踐，受着侮辱嗎？』他辯解似地說。他又悔恨地想他爲什麼不應該回去呢？在這裏他又得到了什麼呢？

他想到他的妻子了。『我受苦是應該的，然而我不該把安娜也毀了！』他禁不住要這樣責備自己，這時候他彷彿在黑暗的天空中看見了那個美麗的純潔的臉，牠不住地向他逼近，漸漸變成了安娜的現在的粉臉！牠沒有一點錯，全是我害她！這些苦都是我給他的！諾維科夫，你這畜牲！他的臉突然發燒起來，頭也更加沉重了，他把帽子摔在地上，絕望地抓自己的頭髮。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的耳邊突然響起來女人的哀求的聲音，他就好像看見他的安娜在那個粗野的美國水兵的懷裏哭了。那個水兵，紅的臉，紅的鼻子，一嘴尖的牙齒，他壓住她，他揉她，他咬她的手膀，他發狂地笑，那情形和她告訴他的沒有兩樣。那男人的聲音和女人的聲音就在他的耳邊撞來撞去。

『我要回去，我一定要回去！』他瘋狂地蒙着耳朵拚命往前面跑。在他的眼前什麼都不存在了。只有一個臉，一個女人滿是淚痕的粉臉，那一張小嘴動着，說：『憐憫我，救救我罷！』

於是什麼東西和他相撞了，他跌倒在地上，完全失了知覺。等到他再睜開眼睛時，幾個人圍着他，一個中國巡捕手裏攤開一本記事冊，問他叫什麼名字。

『他們叫我做將軍諾維科夫將軍……尼切涅……不要讓魯席加知道，我會好好地跟着你走……尼切

溼……我不過喝了一點酒，一點酒，完全沒有醉……」他用力繼續地說了上的這些話，他覺得很疲倦，想閉着眼睛。他好像看見他的安娜，她在那個美國水兵的懷裏掙扎。那畜牲把身子壓在她的身上。他着急地把眼睛大張開，四面看。安娜不在他的眼前。他的身子不能動轉了。他老是躺着。他說：『帶我去，帶我到安娜那裏去！我要告訴她，我已經決定回去了。』於是就慢慢地把眼睛閉上。

他說的全是俄國話，沒有人懂得他。

澆香膏的婦人

王任叔

「耶穌在伯大尼長大麻瘋的西門家裏，有一個女人，拿着一玉瓶極貴的香膏來，耶穌坐席的時候，澆在他的頭上。」——馬太福音。

她並不屬於深思善慮的那一類婦人。雖然受過了相當的一份教育，智識却並不作她憂鬱的酵素；她還保留着一份山鄉裏女人的素樸和純真。所以有什麼事情，或是問題橫在她面前，她就沒法打發。且也不想打發，把自己當做沒乾的船，拋在問題的中心，任着問題的展開，讓自己漂去。

然而她是大家庭裏長大的，她有關於人情方面的熟習，接待一個客人，或是親戚朋友，她都給他們一付相當的禮貌，安排得落落實實。且有時，還顯得過分客氣一點，使客人或親戚朋友，都於感謝之餘，反而覺得不安了。丈夫跟自己一個老朋友感情的破裂，其最初的原因，似乎也在於她這一點上。

「我總覺得你待他太過分了一點。」丈夫每每碰到她對自己老朋友親密處，有點超越了她應有的地位時，不免要發些脾氣，接着便這麼地帶着付可憐的聲音說：「無論如何，他是我的朋友，而你應該守住朋友的太太的地位呀！」

這缺乏西方人社交習慣的丈夫，使她聽了這話，常常會發生一陣寒慄。但她並不作進一步想，以為這是丈夫限制了她的自由。連讓她接交一個男朋友，也不允許的。她總自己檢點着自己一切的舉動，覺得也並沒有什麼過分的地方。

『是你的好朋友，便不應做我的好朋友嗎？』有時，她那麼地回了一句。『要是我的一個可愛的妻子，而他確實又是你要好的朋友，那裏，我隨着你要好的程度，去接待他，我可太過分了嗎？』

丈夫到此似乎也默然了。但心裏總有一層芥蒂。自己也不大明瞭，這種不很高興的原因。妻子的話，似乎也不錯。

『祇要你守着這一個分寸就好了。』丈夫照例在她安慰下，從一付可憐的神情下，回復過來。『我祇怕！——祇怕你們會走到那一條路上去。』

『那一條路？』於是她吃驚地笑了。

『不就是戀愛那一路嗎？』丈夫是個不懂什麼修詞的人。『現在時候，青年男女間，戀愛的事情，已經成爲疫病那麼地蔓延着，我怕你也染上了……』丈夫在有了妻子的現在，似乎是個反戀愛主義者。

『我和誰呢？』她也知道裝裝。『我和你不是已經戀愛過了嗎？』

『但你還可以和子政再開一次戀愛呀！』丈夫說時，頗顯得粗魯可愛。同時，也顯出一分男子佔有性的癖強。

「哦哦，哈哈！」她放大聲音，然而是不自然地笑了。「原來你是在吃醋呀！」

她說着，悄悄地走到院子裏去。站在葡萄架下，攀住一枝桃樹的枝椏，墮入一種怔忡狀態裏。

打從頭想，她跟子政，是不會有過那樣的意念的。至少在今日以前，自己還不會想到過這點。子政對自己，怕也未必有什麼妄想。她十分明白，就是她和作君底結合，在這風氣多少不免閉塞的N縣，每個人莫不站在結婚席上，以「自由戀愛」這一個嶄新而又漂亮的名詞，來相慶祝的。但到如今，她實在還不知道戀愛那兩個字的內容，應該如何給它確定下來。要是說戀愛是發生在她愛着作君，作君愛着她這一個連環上的，那麼她實在說不上是曾經愛過作君。至少那時，她決定和作君結婚，並不是爲了她愛作君。三年前，作君死了妻子。在一個偏僻的縣城裏教書。她到他學校去參觀。偶然因那學校裏教員中有一位是她的表兄，由表兄的介紹，認識了作君，且多少於教育和作君談上幾句話。過後，她於作君，也並沒有什麼一絲一毫的牽掛和記憶。然而她一回到所服務的學校裏，作君的信也來了。她對於這信，感到有點突然，沒法應付。在學生時代，也聽到有不少同學和校外男子通信，且大家都把這些信，叫做情書。狡黠一點的，還爭着要看情書，而她却總覺得這有點多事。現在她居然也收到這一類，有似乎情書的信了。而這信裏，於欽佩她教育見解多麼深遠之外，照例還加上幾句對於她德性和品貌的贊美。如其那男子一定要她回信的話，她似乎也祇有照原信抄了一遍，把稱女士的地方，都改作先生，也就很得體了。然而她有點懶，不願意那麼做，回信也就一天二天的擱下去。擱到第三天，第二封信又來了。這信裏口氣，自然較前信稍淡。且鄭重表白，作君於她並無何等奢求，祇望和她常常討論些教育上各種問題，使自己所

奉的事務，於社會得有更多的益處。方不負教育爲我們的宗教這一個主旨。但於結束處，却又以千叮萬囑的「氣，要她回復他」一封信。

到此，她有些心動了。也會展開信紙動筆寫過。但一種回憶，那些擺出無賴漢神氣，瞿瞿地打着哨子，往自己學校門前經過的，她讀書時代所碰到的男學生，使她又感到些微的厭棄。終於她又遲疑起來。一天二天三天，作君的信還是不會回。而第三封表示有些兒失望的信又來了。

接着還來了她那表兄的信。

『請你回他一封信吧！他現在是成天的哭泣着呢！』

表兄的信是那麼爲他哀憐地寫着，且跟她打開：他是在愛着她，問她愛不愛他。『如其愛他的話，在一共努力教育事業的路上，他是可以做你一個有益的同伴的。』

問題展開在她眼前。她一點也想不到應付方法。她那一付脆弱的，不肯讓別人爲自己嘗到過分痛苦的心，使她屈服在這事實的鐵圈裏，怎麼也不敢轉動一下。她竟相信，這似乎也有運命安排着似的。她在這運命前，屈服是她的本分。她竟好像看到，作君從遠遠的偏僻的縣城，跑到N城來看她，涕泗交流地跪在她面前，要她慷慨地答應，賜予他一份應該賜予的東西。

本來不很明白自己的親生父母，而把她帶到N縣來的父母，却是個已經不用寄父母的名義把她作爲親生那麼地養着的。可是父母一經死去，大家庭裏的兄弟伯叔之間，却逼着她要知道這件事實。她是個不明出

處的女子了。做母舅知道這一點，多方設法，使她受到一份相當教育，叫她長大了，不讓別人在大家庭遺產這一個糾葛裏苦了她，而能卓然自立起來。但她一知道這個隱秘，孤苦的暗陰，總時常閃過她腦子，養成她一份多少以能安慰些別人，也算是做人的義務，那樣的慈仁的心。扶助孤弱接濟貧困，自自然然地成爲她道德的鐵律。

『那麼，我竟有這麼忍心嗎？讓他那樣地成天哭泣下去！要是有什麼三長四短，那不就是殺了他嗎？』

她覺得寫信給作君，成爲一種必須盡的義務了。

她回了他的信。且信裏又不缺乏種種溫慰的口氣。

男子終擺脫不了幾千年祖上遺傳下來的一份貪饕。所以與其說男子是土做的，女子是水做的；還不如說男子是狼，而女子是一塊肉。狼於得不到肉之後，才罵出了「女子者禍水也。」那樣的話。她就是這樣一步步把自己送近那隻狼口裏去。然而她却並沒看到這一現實，她在似乎應該愛護——或者說是憐憫——作君的名分下，和作君結婚了。而當時在這多少還籠閉在舊道德下的社會上，却全以他們開戀愛風氣之先來讚美她。她有點茫然了。

日子是那麽容易地吹着落葉過去。秋已經在他們結婚生活中挨過了五次。到現在作君却嚴重地提出了她和子政的關係。且懷疑她和子政的交接中，有戀愛成分。這使她怔住，有點難解，但也使她猛然地醒悟過來。

『也許有點兒吧！她靜下來一想，好像被作君的話催眠了似地，感到她跟子政，不免多少有隱秘的意味。』也許有點兒吧！他是那樣值得人們憐憫的。』

說子政值得別人憐憫，而子政却是不須別人憐憫的。子政是個飽受了這時代所有的困壓，而堅毅忍耐着，永遠沉默寡言的一個青年。且對於女子的交接，常常會感到些侷促與不安，像個無處躲避不得不抱頭獸住的鬼子。

她認識子政，是在和作君結婚後的一年。子政和作君那時都在一個暑期講習所裏聽講。子政對於這聽講本來是淡然的。學問的求得，在子政，是在於自己的思索。看住天，子政會想出天以外的一切，雲霞的變幻與寒暑的更易。看到人，子政也同樣要想到人與人間的一切畸形的關係，與夫這社會的榨取的機構。少時，就因聽到賺錢的，盡是些不用作事的人，而拚命作事的却賺不到錢，這些故實而發生感慨，且常常自誓要把這種現象倒過來，作為自己一生的事業。這些照例說些如何去教育一個安分的公民的講演，對子政毋寧說有點兒頭痛。他之所以留下在這講習所裏，是想找一找，在這集會中，有沒有和自己抱有相同的感想的人。一個人的力量太孤單了，必須有多人聚立在這感想前面，那麼雖然是飄渺不可即的希望，也會有萬一把握到的機會。而意外的，子政却因作君認識了她。

『她是清芬！』作君介紹時，抱着一種無上光榮的態度，『他是我十年老友子政。』

『呵！就是你嗎？』子政先生。她漫然地說。『那不是我常常跟我說起的子政先生嗎？』

子政第一次給她的印象，便是惶惶得和十七八歲的女子差不多的羞怯。

『嘻——』子政低微地笑，不再有什麼話了。

以後，她從獅子橋走到講習所來，路中和踽踽地一邊沉想一邊走着的子政碰到，她也親熱地招呼過。子政在講習所樓上伏着欄杆沉思時，她從樓下行過，也跟他點頭微笑。她覺得像子政那麼沉默而思慮深的人，一定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要不然，爲什麼不勇敢地看人生，在自己盡可能的力量上，找出些做人應有的而無妨於大體的快樂嘗嘗呢。人總應是快樂的，雖然境遇是過分悲苦了。但撇却悲苦處，却也尋見快樂了。

她又覺得使這樣一個勇於憂鬱的男子，多少開些心，也是她的義務了。她就和作君提議約子政游湖去。那湖是在這個講習所前面，並不怎麼廣大，却是個曲折有致的湖。

太陽已經在炊烟中沒下去了。晚風在湖畔草叢中竊語，漸漸從天邊一角上，月亮露了半個的臉。

堤上的行人，花間蛺蝶那麼的多；短的白衫飄着，蒲扇拍着，笑語聲軟軟的，向湖中送着。子政却如個努力的，老大，那麼地，站在船尾搖着櫓。她和作君，坐在船中間，把着槳。

船划過了獅子橋，是一個較大的湖面了。湖兩旁的景色也漸漸朦朧在月光裏；湖濱西園的瘦竹，成叢地把它們瘦怯怯的影子，送到碧清的湖水裏來。

「放下槳來，讓它隨便流去不更好嗎？」她回過頭來。「喂？子政先生！她這麼的叫着。

「工作是快樂的，我情願那麼樣搖一生的櫓。」從子政苦笑的上洩出殘蟬那樣的嘶啞聲。

「然而也得有讓自己休息的時候。」作君却帶笑笑着辯白。「蜜蜂有他自己應該過的一個好冬天哇！」「不。我是感到一種壓迫，我需要發洩。但我還沒有求得一個正當發洩的路。但我總希望我的一生，也能像

今晚一樣爲了一件工作，一種目的，用我的力量搖着，搖着，把這船搖過了湖底角角落落。月亮不是我所需要的，湖光水色亦不是我所需要的，我所需要的，是難言之隱！子政平日雖常守着沉默的態度，但他並不是一個不善詞令的人，他一邊搖着櫓一邊滔滔地這麼說着。

『但是，我以爲，你還當用那一份快樂心情，來追求你底目的呀！』她似乎知道子政底難言之隱是什麼，然而她却不很明白是個怎樣的內容。『我以爲，子政先生應該樂觀些呵！』

『樂觀嗎？我也想。』子政還是在努力搖櫓中回答：『清芬女士！我也不能自解。我總覺得這時代，給予我以絕大的重壓，不容我過分，——不，毋寧說是，不容我絲毫——樂觀。我是個小學教員，而且在一個牛欄改作的小學校裏，當過單級教師。我打發了不少的精力，在這上面，而我一無所得。我所處的小村落裏，不會看到一個歡快的臉；所有的小學生，也盡都在黃瘦與殘喘中，洩出他們的低弱的書聲。而我又是個自耕農的兒子！父親是早夭在他底堅苦的工作的掙扎中。母親的兩眼，在縫紉中老了……鄉村的一切，都沒有我兒時的活潑與光彩！我還能用一份快樂的心情，走上我人生的大道呢？清芬女士，也許你不了解我吧？但我自己似乎在那黑暗的摸索中，找到了一條應走的路了，這也許我應該快樂一些吧！』

這一席話，使作君不得不感到茫然了。作君完全摸不到子政意旨底所在，而她呢，却又在仁慈的心腸裏憐憫着子政了。

『也許打從這時起，我已經感到子政底可愛了。』她藏在意識下的憐憫，不自覺地使她於接待子政的種

種方面有過分之處。而做丈夫的作君，又看到她過分，把這過分處一挑破，反使她真的感到自己確實有些愛上子政了。

如其說：可憐的人便是可愛的人，那麼在她一生的遭遇中，再也沒有比子政那麼可憐的人了……

從牢獄裏出來。她叫丈夫，帶子政去剪髮去洗澡，且從箱籠裏揀出丈夫最淨潔的衣服，讓子政穿上。催廚子爲子政預備了最合口的小菜。最後，還深夜爲子政裁製了一身適身的長衫。

『外面風聲可還不行呢。』子政在作君家僅僅住上二天，作君便匆匆從外面跑來，送了這樣一個消息。

『是的。』子政攔斷了作君的話：『我早預備走了。我知道，我應該走了！』

『那麼，那麼，作君——』她却發抖了。『你不可以爲他——爲他再盡些力嗎？讓他安分地過些日子吧！』那時的作君自然還肯爲朋友，也爲妻子，再一度跑出去，爲子政設法；而子政却苦笑了。

『清芬姐！』子政知道爲自己入獄，已經使她三天不會安心地吃過一頓飯，淚是拌着苦湯喝的；所以這時突然這樣的稱呼着。『你想叫我安分嗎？現在你叫我安分，也許我能一時安分了。然而，生長在這苦痛的社會裏，也應該允許我叫喊幾聲呀！』

『那麼，那麼，你何妨到南洋或是到日本去一趟呀！』她總爲他處處往安全方面着想。

『可是我沒有這分福，哈——』子政用那從沒有過的那種晶瑩的兩眼，仰看着她慌張的臉。她那圓圓的臉上，松針那麼粗的睫毛，映入在子政漸漸要淌下來的淚中。『這麼做，我怕不會折福的嗎？我是個小農的兒子，

我應當守住小農兒子的本分。我於這社會，沒有過分的想望，也不需要過分的優待。而況我明日起程的盤費還不着落呢。」

「別那麼自誤也別那麼擔心了。」她回過笑來然而顫着唇，也顫着聲音。「我早已爲你安排着。」她說着，從衣袋裏拿出了一疊鈔票。「祇要你給我一個固定的通信處，我是可盡我能力幫助你的。不過，我們不可以常常在一塊兒嗎？一塊兒過些安分的日子。我是這麼想，我所以那麼說了。」

子政這回再也忍不住淚兒往下掉了。他沒法表現他對她的感激。如其她不是子政朋友的妻子，子政也許會對她有些什麼。而現在，子政却祇能把頭一點兒一點兒低下來，緊矚住自己放在地上的兩腳。

「不過，你別對他說。」她接着又輕輕地說：「這全屬於我自己的一些積蓄。我是個沒有爸爸和媽媽的人。我像掉在路上的石塊，也許是爲了礙腳，也許是爲了討人歡喜，把我拾了來的。我總算沾了人家這一點點的光，受到了相當教育，且還留給我一份數目不很大的遺產。我從自己身世着想，我覺得幫助別人是我的義務，而你——」

她聲音有些噁塞，她也終於止不住自己底淚兒往下掉了。直等門外的剝啄聲起來的時候，她急跑到自己房裏去！

消息，正合子政的願。就在那晚，把子政送到S埠去。

丈夫終究有做丈夫的心事。今晚對她發脾氣，對她說出那樣的話，實在也是難怪的。

「可不是嗎？我竟也陪着他淌淚呢！我也許太過分了！然而像這樣的一個有靈魂的人可不值得我愛他嗎？」

葡萄架上的葉子，颼颼作響，晚風吹滿了小院子。她癡癡地站了好一會。這是她一生中用最長的時間，來思索一切的第一个日子。然而接着這一個日子下去，她却緊緊地爲一種失去了什麼似的昏迷所籠住了。

她時時記住着子政。她而且把子政和自己丈夫時時加以一個比較。她是有一份公平的心來下判斷的。丈夫所缺的，似乎也就是子政所有的；子政所缺的，似乎也是丈夫所有的。她在某些點上，憐憫她的丈夫，而又在某些點上，愛着子政。子政不是這個現實社會的人物，這是她所知道的。而丈夫太執着於現實，連過現實稍遠一點的地方，似乎也不屑去想到似地，這也使她有些氣悶。但她同情子政這個現實社會下非現實的一切舉動，而自已似乎有些不易追蹤，也就覺得還是和丈夫暫安於現實爲是。同時，又爲了子政怕再有什麼意外的遭遇，使她苦痛着……

她是陷在困惑中了。然而她還能平平安安打發日子過去。

自子政去後，她雖然不會盼望子政會回來看她，但她對於子政的信札是異常注意的。子政也不遺忘這一件事，在他的黑暗地獄的生活中，也每月必須讓出幾個鐘頭，來寫一二封信給她或作君。這樣一年的光陰匆匆地過去了。到第二年春上，子政竟兩個月不來信了。她十分奇怪。她甚至於寫信到那個寄錢給子政去轉交的人那兒去問。回信是淡淡的說：「子政現在不大到我處來了。但還有來的時候。」於是她稍稍放心了。然而想見

見子政的意念，却一天比一天堅固起來。且把這意念寫信告訴子政，說不定自己會在不久的日子裏，到S埠來。

『是不是你還一天到晚用着搖櫓的精神呢，我覺你應該節制一點呀。路是長的，力量是要適當地打發的。要不然，你是會搖遍湖底角角落落的。我現在覺得，關於這一點，我有管你的權利，子政，你以為對嗎？要不然，我也要對你搖一搖的。我不應該太安閒了。我現在想，我也應該有那一份勇氣。而且也許已經有了。不知怎麼的，我對作君，現在感到些嫌棄了。不，我不應那麼說，我說作君是沒有箝制我的勇氣的權利的。你允許我也來試試看嗎？……』

信是那麼婉轉的寫着。待信剛剛轉到子政的手裏，而她却也借了一個名義，跑到S埠來了。

子政從那轉信的朋友處打聽到她住着的旅館。知道她是率領了幾個學生來旅行的。

『你能帶我到你家去看看嗎？』在她和子政一同出了旅館的路上，她鬮頭就對子政那麼問。

『我是沒有家的。』子政還是那麼瘦黑，那麼沉着。

『我是說你的住處呀！』

『我是和別人住在一起的，恐怕不能得到他們的同意。』

『那麼也罷了。』她歎息了。接着她軟弱地說：『我一看到你穿了那麼一件破夾衫，我就想起你住的地方，一定不會怎麼舒適的。我忘不了你的安全，和你的起居飲食。我常常會在吃飯的時候，想到你們咬大餅過日子的苦況。我便什麼也不想吃了。我常常跟作君剪裁衣服的時候，會想到你現在是否換了棉袍或是什麼；』

我就不忍把自己棉衣穿上。我不能盡量的幫助你！我又不能時時在你身邊，照料你的衣服飲食！那真是我應該抱歉處。但你總該知道我給你的信裏，是如何叮囑着你呀！

子政默默地挾着她手臂，默默地聽着。終於又默默地說了。

『我這件衣服不是很好了嗎？而況又是你親自爲我剪裁的。我不感到冷，不是已經盡了衣服的作用了嗎？』子政的語氣，冷而硬。使她懷然了。但一回看子政那付誠實的臉，她又笑吟吟的說：

『子政——』

『什麼？』

『我覺得我也能勇敢呢！』

『你嗎？』

『是呀！你能給我一個勇敢的機會嗎？太會自己打算的人，是可恥的。我實在爲作君害羞哪！我近來可不大喜歡作君了呢！』

『我以爲你已經盡了最大的勇敢了。』子政把她挾過了XX馬路，進一家小吃店去。他們上了樓。她面上露出子政所絕未看到過的處女的光榮與淨潔。

『爲什麼你要這麼說？你別譏笑我了。我想跟你們——』

『因爲，爲了你，使我有更大的向前邁進的勇氣。但，那且不必說起。』子政於是緩緩地說出，『你剛才一看』

到我，你一定在奇怪吧！這一年來，你寄給我這麼多的錢，你以為我總當穿一件像樣一點的衣服來見你了。可是我穿着的，還是你爲我手裁的一件破衫。但你要知道，我們有了你，却誰都有一件粗衣服穿，誰都不缺少一份大餅油條過日，誰都不致露宿在馬路弄堂裏。工作是隨人的本分的。你不能強我來做你的一份，正如我也不想強你來做我的一份。我們這樣的維持下去不很好嗎？」

她呆住了。她覺得子政的話是對的。雖然她接濟子政，她是沒有料到這一著。她是可憐子政負擔着一時代的苦悶，從而愛上了子政。愛上子政所從事的工作。她想改變一改變她和子政這永遠不即不離的關係，作爲一個母親那樣來照顧子政；同時，也得更前進一步，不至老死在作君身邊，使自己永遠做一個爲自己打算的人。

『不過，我總可憐着你。叫我無論如何也放心不下。』她於是濡滯的說。接着，又從手袋裏交給子政一疊鈔票。『現在，你既那麼說，我應該聽你的話。我想，我祇有聽從你的話是我的出路呵！我很願你，和你的朋友，都有個安全的日子到來。』

『清芬！那麼，你決定了。』子政突然以一種凄切的音調說出。

『我聽從你的話呀！』

『你決定不能和我在一塊了嗎？我想，我們中間似乎——啊……』子政伏在桌上了。

『……那麼，你——』

『是的——這樣，我們不更好嗎？』子政像克服心理的一種襲擊，仰起頭來說。『讓我們今宵小醉一下吧！』

「明天，我會到碼頭上來送你。」

於是她用手帕拭一拭自己濕潤的眼，開始淺淺的笑了。

『子政，你別記着我呵！我們總會有再見的日子。你能常常給我信嗎？那在我便一切都安心了！我將回去每日祈禱你們的平安呵！……』

……

這一次的會見，使她對於子政增加一份更多的認識；同時，也使作君也增加一份更多的懷疑。作君不但常常要監視她的信札，且過後又因發見了經濟上她對子政的接濟，作君竟用眼淚來煮沸她的心。至於她，對於自己丈夫，根本沒有過什麼奢望，以為丈夫也能隨着這時代的變遷，一點點的偉大起來的。但這不能不說是她的癡心。在作君確已無法叫自己從狹窄的，自己為自己造成的小世界中打出來，用一種較遠的眼光，看那展在面前的一幕。他祇有從私心上來估量妻子這種頗以為超越地位的行動。一等到這浮在現象的表面事實給發見了，於是於金錢損失的傷痛外，還以為一個妻子對丈夫應該保持的貞操，也喪失了。這貞操比較金錢，自然有更應寶貴和獨佔的理由，然而做妻子的她，在他看來，却都是輕易地給打發了的。這在他確是一幕最傷心的悲劇，最不幸的悲劇。

可是她並不了解丈夫心裏悲劇的意味。雖然一顆軟弱的心，已經給丈夫的眼淚沸痛，但她還覺得應該更努力的幫助子政。而這幫助不僅是她自己的本分，且欲勸丈夫也來一份。

『你不應這麼做的。』她假裝倔強地說。『如其你能不忘记子政，那就無須我記起他了。你應該想想，一個搖櫓的，搖着一隻並無十分把握的船，在大海中，在漫漫長夜下，在排山搗峽的險浪上長征。他們不缺少力量，也不缺少勇氣。他們祇沒有錢造一把結實的櫓，或是沒有一個燈塔，透一線光引路。爲了這一般的生命，爲了搖櫓的那付心腸，你不應該給一枝櫓，或是一星燈火嗎？如其你是能力做得到的。』

『不。』丈夫十分生氣似的。『沒有倒覆的船，沒有險惡的波浪，就也不成其爲大海了。我不歡喜這種姑息。』

做丈夫的意思，却並非故意歪曲。他本來是想把這世界讓給自己一個人管領的。

『所以我以後絕不許你有跟子政一分一毫的關係！』

丈夫最後的結論，使她不得不淪淚了。然而她又不能從丈夫身邊脫離了去。且有時，還憐憫丈夫這種粗直和愚昧。丈夫也有丈夫的想頭。想從自己，作爲一個起點，造成一個歷史的系統，處處爲自己子孫打算，這本來是幾千年的中國習俗道德，丈夫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安子平凡也未始不是辦法，她一切都饒恕了丈夫對她的那些男子的橫暴與粗蠻。她還是盡量在技術上做些工夫，不露什麼破綻，一邊安慰着丈夫，一邊安慰並接濟着子政。

又是一年的過去。是一個陰雨的春天的早上，從N城X小旅館裏打來了一個電話。

『你是誰呢？……啊是你嗎？……怎麼哦！我即刻就來。……』

她放下電話，連氣都喘不過來了。她看看丈夫已經上他學校去了，便匆匆雇了一輛人力車，往旅館拉去。到了那旅館，她找到她從電話中聽到的房間號數。門是緊緊的閉着。

她輕輕地打了一下門。嬰孩的哭叫聲在門的開啓時送了出來。一個更瘦了，然而穿着一件頗爲整潔的工人服的孩子，出現在她面前。

「啊啊子……」她險些兒叫出了名字。她立刻倒在一張不很結實的椅子上。子政忙給她抱住。且一手關了門。

「清芬！你別驚忙，」子政還是那麼穩實的說。「我立刻就要動身的。昨晚趁船來，下午要趁車打向省城過回到S埠預備一下，要向另一個世界去了。我這次惟一的目的，是送這個孩子給你養的。」

「這是誰的孩子呢？」她稍稍鎮定自己。無力地說。

「就是我的。」

「是——你的？」她底眼輪一圈圈擴大了。她莫明其妙地感到一陣昏暈。這並不是爲了子政從她手裏失去的一種妒忌，但她總覺得子政的兒子來得太突然一點了。

「你以爲我不應該有個兒子嗎？」子政窺見她這一份心事。「是的，我們是不應該有兒子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我們不能把他養大。然而，清芬，我在一想起你時候，我却有理由來養下這個孩子了。清芬呀，人並不是什麼神祕的東西。誰沒有一種本能的欲求。而且這本能的欲求，似乎是跟人類這一名詞永遠持續下去的。孩子，便是

『我本能的欲求發洩時偶然的結果。我們在這社會裏……』

子政不會說完，嬰孩又哇哇地哭了。

『不，子政。我一點也不怪你。這是應該的。你應有一個孩子的。而且你們的孩子，一定比你們更優秀，更是個社會的重要素質。我們要是沒有孩子，難道讓自私的種子佈滿世界嗎？』她從她那付仁慈的心腸上，又恢復了她的理性了。『可是，可是——我們總還是永遠相愛的呵！』接着她又有些什麼欠缺似地說上一句。

『是的。清芬！我愛你，而且永遠的愛你。』子政有點失却常態了。『但正因為這，我却不敢愛你了。你去年要跟我在一塊，我不會接受你意見。也許我太自私，我不敢在這危惡的風浪中，把你跟我一同毀壞。也許我那時允許了你，而另一方面，却又毀壞了我十年來不會稍有一點芥蒂的好友作君。我和作君所處的世界是不同的。但我沒有毀壞他的決心，這也許我太玄學了的地方！太不澈底的地方。然也正是我憂鬱的本質的姿態。清芬好了！這是我應該走的時候了。讓我吻一吻你！結束了我們的六七年來的宿願吧！』

這嚴肅的子政，這時，却突然熱烈地抱吻着她。她全身軟軟地委在他臂抱裏。終於子政又突然放手，將孩子交給了她，促她急速的回去。

『回去吧！以後我將在另一世界中生活着。希望我們永遠各自紀念着。直到死時候！……』

她軟弱地乘着原車回來。她連自己手裏抱着個孩子，也不知道了。她全以為自己還軟弱地委在子政身上。直等車回在自家門前放下，她才俯下頭來疼一疼嬰孩。

中上丈夫回來的時候。她說：『我竟也拾了個嬰孩，在那×路上。爲了自己是個被人捨棄的孤兒出身的，現在居然跟你養了幾個孩子了。你可允許我養下這個孩子嗎？』

丈夫皺了皺眉允許了。

『但我必須你和子政斷絕一切關係，做養育這個孩子的條件。』

丈夫狠狠地咬着牙說。

『就把這個孩子叫做小子政吧！也算我忘却了那個大子政了。』

她帶笑地，然而似乎又笑出了淚來了。她那麼地說。

丈夫照例又皺一皺眉，默然。

從這天起，她打疊起過去一切的懷念，專心專意地爲服侍這個孩子而活下去！

——耶蘇說：你們爲甚麼難爲這個女人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馬太福音。

文學季刊第二期

銀龍翻身的時候

王統照

層層的山坡上滿生着淡綠色的蘋果樹，像一條堆着簇花的綠絨腰帶，圍過了這片高山的前面，牠們正在沉默中展布着新鮮的生機。

山底下，從大腰帶的一端可以望見隱約在疊峯中間的小瀑布，如同神話中的銀龍，白天，暗夜，風雨交織的時候裏，都能看得見那永遠是矯健，活動的姿態。

這處山道的入口，稍偏點，便可收到那搖動閃爍的飛練似的白光，像是一個仙人安置成的路標。一直對着白光，沿道有的是蔓生的葛子根，平頂軟針的馬尾松，與迴環曲折在澗底流着汨汨聲響的流泉。有時路向山麓折去，突出的峯頂會遮斷了那條長而細的白光，不意地又從石壁的亂石中間漏出碧浸浸地潭影，不在近處，想不到那是山半腰白光下瀦的積水。深藍色的凝水，很端正地放在疊石下面的紫色的陶器中。天生成的茸茸的蒼蒲，在剪齊的碧色上常是凝浮着不散的密霞，白光便是一把永無罄盡的噴壺。

這條白光不知從甚麼年代起，便比象着叫做銀龍。也許有人來遊山給予了這樣的「雅號」，原來是銀龍。

瀑，爲省事，這一帶的山民只叫上那兩個字音。

本來在這過於冷清的地方容易有些奇怪的傳說，又是「龍」，自然他們便認爲瀑布是全山中神祕的所在。水雲觀的道士，從他的祖師起，便與山中居民述說關於銀龍的怪事，與銀龍大翻身時的危險。

從瀑布的兩個側面的山巖上向下望去，一片一片如屋瓦似地山田，在成層的果樹行與巍峨的大石中間點綴着，真像可以隨手挪動的玩具。

翻過靠近瀑布的小山頭，隔水潭不過兩丈遠，一條探入峽谷的小道——本來不是道路，只是多少年前向下溜水的石口，有時潭水淺了，便成爲峽谷中的居民的便道。——橫臥的，尖削的似是浮動的五色石塊。鋪在那裏如一條美麗的地毯。

踏着亂石從細竹子叢中穿過去，便是峽谷中的一片平坦地方，青石疊成的垣牆，長方形的山草小屋，松枝堆，都可看得見。小小的山村中輕易聽不見狗吠。

深闊的峽谷蜿蜒着往南去，陽光在這裏從雜樹上篩落出淡淡的幽影，東面有幾條小道，是通到這羣山中別的小村落去的。

西面，一望無際的高山，遮蔽住，在谷底不容易看得到落日的景緻。

午後，陰影在峽谷的上面便生了翅膀。

居民用不到養許多守夜的狗，爲了食品與易於生長，却有不少的鷄羣。晨光挾着霞氣浮上蒼翠的山頂的

時候，半壁與斜坡的短草上便有數不清的黃、黑、與純白色的鷄，一啄一仰地去尋覓食物。就在這時，峽谷東岸下來的山路上，赤腳穿笨鞋，或草墊子的小學生三三五五的向亂石上面的村落中走來。

上學的孩子自然沒有多少，三間窄小的屋子裏還空閑着末後的兩條長木棧。照例是不須搖鈴、排隊的，他們等候着他們的惟一的先生，早就在被松樹遮蔽了一半的屋中大聲讀着簡單的課本。朝陽已經散到那些有美麗羽毛的鷄羣上，先生提着綠竹梢做的教鞭，低了頭也鑽到那屋門中去。

的確，用得到這個恰當的名詞，總算這個「教室」又是村落中的堂皇建築。先生身軀稍稍高一點，便不能不防備上門框會觸到額角，只好彎着身子往裏走。這不是幾個月的習慣，不自覺的動作，習為故常，他每到門前腰身便似矮了一段。

沒有特殊的古跡，不是時候好，遊客也沒有極多。除去上學的孩子們早晚來回之外，還可聽得到山巔上的羊鳴。隔着幾個峯頭，幾道平嶺，那邊小村落的人沒有事也不常往來。

郵差沒有開闢這條道路的必要，每一星期先生可以轉過水潭，與長的圍繞的果樹林，到十里外的本校中去取幾份本地的報紙，以及他自己的信件。

一月中他閉居於這幽沉寂靜的峽谷裏有二十七、八天。

分校只有他一個人，先生聽差，皆憑他的兩隻手作去，並且不停的說叫。除去在那不能多得陽光的屋子之外，他可以到別人家的石垣牆裏的石磨盤旁邊吃學生家長送的新雞蛋，喝泉水沖的苦茶。

各種飛鳥的啼聲與早上夜間的松濤是他的伴侶。

然而這近三十歲的目光微微近視的教師在這邊已經快到兩年了！

從一個月前，他新得了一種人類的快活趣味，像是窮極的人收受了一份夢想不到的遺產。

每個星期日的下午，他覺得能够增加一點難得的興奮！

由這名叫杜谷的山村斜着向上去，從峽谷的東南方出口，不過有二里山地，恰當是轉到著名的勝地的山道。在突出的兩崖中間原有一所荒廢的道士廟，便是水雲觀。很小的三個院落，當着深壑的一面有一個石尖基的閣子，據說是六百年前的建築物，年代久了，山荒路僻，廟裏沒的出息，一天一天的敗落下來。幾年中只餘下一個主持，一個做粗活的伙夫。深茂的蓬草，與露頂的真人殿互相映着，遊客到這片大山中的也不屑進去遊覽。在山民的心中認為早晚這所破廟要完全坍塌了，想不到這年的夏末牠却得到更新的幸運。

流浪的一對老毛子看中了這個地點，化了不多的資本，把廟裏的三間尖閣子租下來，修葺布置了一個月，便變成了一所簡樸的山中旅館。

每逢燦爛的春日與清爽的秋天，遊人可以來瞻仰這靈山的面目。古廟位置在入山的要道旁邊，凡是往那幾處大寺觀與風景險麗的地方去的，要從這裏經過，所以這外國風的旅舍確是便利的所在。

自從由市內找了工人開始修理破廟的時候起，杜谷的先生便不時去參觀那些勞力人的活動。雖在暑期中間；照這裏的習慣，山中向來不放棄假，先生仍然可以在萬山的樹蔭下避暑。每隔三五天，他不辭山道約辛勞，

到廟裏盤桓兩個鐘頭。有月亮的時候，往往晚上踏着月影從陰森森地谷口上逛回來。

人多，手脚的忙動，汗滴，互相唱着「來呀，來呀！」的聲音，磚塊從鐵鍬上飛到半空，精巧的小尖鏟將柔軟的水門汀塗到石頭的邊緣與尖角上。工人們一面嬉弄着磚瓦，一面訴說着奇異的各種鄉間的故事，那終日幽藏在太松樹下教室中的先生他每到這裏，便感到團體活動的興趣。

廟裏的工作完成，那一對外國夫婦搬來了。器具、行李、箱籠、食物，也一同帶來。第二日，教書先生抑遏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午飯後空閒的兩個鐘頭的時間，他喘着氣跑到廟中，想看看旅館主人的樣子，因為以前沒曾遇到他們。

在廟門外的竹徑裏，他見到那一對年輕的夫婦，是那麼愛好，那麼柔和地互相望着，說着他所不懂的言語，他覺得十分奇怪。

爲甚麼他們不在熱鬧地方裏喝着，玩着，做買賣，或是幹別的事情？人是年青，穿的雖然不像極闊的衣服，却那麼潔淨，整齊，跑到山裏來與道士作伴。旅館業自然也是正當營業，他們在這邊能耐的住冷靜麼？能够自己燒飯，伺候客人麼？種種疑念，又不好問人家，找住持的道士，不在屋裏。這一天他空空跑去一趟，還得趕着回來上班。

與那對青年外國人挨肩走過的時候，穿着短袖白襯衣的高額骨的男子向他凝望了一下，或者要說甚麼話，但因為自己專爲來看人家，像是心虛，趕緊低了頭忙忙地穿過竹徑，臉上覺得有點發燒。下主坡時回頭看，一隻手圍了淡青色軟綢的細腰，身子緊靠着向廟裏走去。

上午上第一課時覺得有許多告訴那些呆望着自己的孩子們的話，要一字一句搜尋着說，有點怪，向來用不到這麼吃力常識課本，事情是簡單到用不着詳說，怎麼講來講去，自己的耳朵聽去也有些不對勁！孩子們好在都不留心，有的在石板上畫畫，有的坐在木樓上閉了眼睛向前打瞌睡。如每天，他總得走下那很響的木台，把他們教導一番。這一時他却不管了，心裏十分煩膩，像有許多問題沒得到答覆。夜中並沒失眠，眼皮沉重得很，時而有一滴水珠從眼角邊上向外浸潤。很想倒在草地上睡一覺，或者喝兩杯好酒……

「老師……」一個十四五歲的黑臉的學生立起來說，像要質問甚麼功課上的疑難。

他覺得精神微微地振作了一下。

「甚麼——有不識的字？」

「不，老師，問一點事……老師，水雲觀裏新到的是不是外國人……人家說是老毛子，對不對？」

「老毛子」若在平日，好好地講着功課，學生不三不四問些功課外的話，他一定不答覆，或是發落他們。正在意興消沉的困難裏，被這個學生的一句話提醒了。

「老毛子人家說，許是……老毛子就是俄羅斯人……」一本薄薄的教本很自然地放到髒污的破桌子上，同時他的臉上現出微微的笑容。

山開的孩子頭一次聽到這難於記憶的囉哩的口音，他們都張大了眼睛向他看。那個大一點的級長又進一步作疑難的追問。

「俄甚麼……外國人到這山裏來幹甚麼？還住在破廟裏。」

「好糊塗！你就沒看見人家叫了多少做活的去收拾屋子，一定是開旅館。」

又是一個謎，其中有幾個略大幾歲的彷彿猜得到「旅館」這兩個字似是而非的意義，可也說不清。

「旅——館做甚麼用？」

中年的先生禁不住把左手裏拿了竹條子放下，搔搔光頭皮，自己覺得是那些時髦的人羣中蠢笨不過的！每天眼見的這些孩子，真的是不容易教他們明白一點點的事。然而這那能不答覆，於是他蹙着眉頭說：

「那外國人把破廟的房子收拾乾淨，預備有遊山的人來好住宿，吃飯。」

木台下幾十個拖着鼻涕與咧着口的小孩子們，都楞楞地向自己看，後排過十歲的三四個却簡直笑了。

「懂麼？人家這是來找地方做買賣。」先生於無可奈何中又加上這一句的解釋。

還是首先發問的級長聰明些。

「老師，聽見說遊山的人天黑了就住廟，道士也管粗麵餅子，還有寬麵條，蘿蔔鹹菜。從前——我爹說：他給人抬過山轎子，——有從遠處來遊的都一樣。沒聽說還得外國人，——老毛子來預備房子……人住。」

「老師，這是怎麼的？」另一個學生也站起來。

本來今天午後周身不痛快，腦子裏熱烘烘地，勉強到班上混鐘點，却偏來了這一套的考問。沒有理由，不答覆他們，要怎麼說？再說上十多分鐘怕他們也明白不了。他向北牆站着，一隻手的中指敲着破黑板上阿拉伯的

字碼。

「這聽不懂爲的賺錢！——外國人逛山的也有願意化錢的，廟裏不如旅館來的舒服，而且闊！」

覺得他的話十分清楚，再找不到更相宜於小孩子們能聽的字眼。雖是一例的像些低能兒，比起市裏的精靈小學生。但「賺錢」總該明白吧？不過他這一時忘記了他的學生們終天是爬着山道，吃棒子米，地瓜，只會檢草砍柴，甚麼願意化錢，鬧鬧，這等詞類的涵義，愈講愈使他們糊塗了。

級長把厚嘴脣動了一動，像有許多話要問，但看見先生沉沉的面色，他便不說了。可也沒坐下，呆呆地對着黑板。

陰沉的屋子中很安靜，孩子們有的枕着胳膊彎，合着眼睡覺。門外松樹上有小鳥兒撲楞楞窸窣枝子的聲響。

「這麼說吧，爲的是錢……」先生把中指指着字，「譬如一角錢……不行！吃了早飯，晚上沒了怎麼辦？要有兩角呢？有兩塊呢？做買賣就爲的這個……可也有錢現成的呢，不在乎，要舒服、吃的、喝的、玩的，多費點不管……；不明白？老毛子來開旅館也得有顧主呀，如今不同了，你爹說的是那些年的事……」

「坐下！」他看看孩子們沒有答話的，「你們大了就更明白……」

書本又取在手裏，懶懶地進行着第二冊的算術。孩子們一樣的疲倦，因爲這幾分鐘關於生活的問答，更引不起他們的天真的興趣。

越是這麼窮苦的山中居民，越不能空着手過日子。雖然沒有好多的地畝去耕種，收割，然而「靠山吃山」，他們須要從掙扎中得到些許的報酬，填滿他們的腸胃。到秋來，收拾木柴，下果子，是重要的工作，這都是預備冬天大雪滿山時的食糧的收盆。有的年青人便往遠處的入山口處抬轎子，作挑夫，女人們忙着補綴棉衣，網草，伐樹枝子，誰也不得安閒，所以在峽谷的上崖雖然新來那一對老毛子，除掉他們會到廟旁邊偷看幾眼外，幾天過後，也不覺得希奇。他們因為見過多少遊山的外國男女，穿的吃的以及那麼高興快活的樣子，與他們相比，差的太多，簡直不能想像那些人的福分多大。所以對於那一對老毛子也懷着同一的想法，人家是另一個世界的人，到山裏來是玩，消遣，過煩了大地方的日子，找清靜……這是峽谷中的山民的想法，不同小孩子們看見黃頭髮高鼻梁的外國人，以為十分奇怪。

自從往看過一次外國人的先生，每值下課以後時常感到這所破房子的空虛。樹木，成羣的小雞，山頭上雪白的山羊，都引不起自己的興趣。轉過曲澗的小山道，水雲觀在高高矮矮的疎松中間，彷彿有點神奇的誘引。在那邊，窈窕的住持，彎腰的火夫，又加上不知從那裏拖來的兩個美麗健壯的影子，這都是些可以攷究的人物。比起自己來總以為都可羨慕！一份不能自抑的心情，便把這山中分校教師的腳跡常時牽引到水雲觀去。

與老是歎口氣，或者搖搖斑斑白長髮的住持下象棋。在石堆旁邊呆呆地互相瞪視着。偶而有幾句話談到住持的租戶，很少。道士雖然每月將鈔票收到自己的褡褳裏，却時時露出對他們不高興的神情。「廟裏窮了，說甚麼！『年輕的鬼子』或是『邪氣』這幾句照常的話，像自己發感慨，也像是對付教師的詢問。至於別的事，他都搖

搖頭不說甚麼。年歲與孤寂將這位六十多歲的道士造成了一種奇異的性格，他不願意談的事情不會輕易告訴出來的。

縱然也是沉寂中的伴侶，教師自然不肯與道士斷絕了往來，但新的興趣與好奇心的滿足却沒法由老道士的身上與他的口中找得到。

那一對男女並不像一般的外國人，提了司的克，背起水壺，爬山越嶺，或是狂喝着大瓶的汽水，啤酒，快樂，說笑。他們沒事時在紅瓦頂的二層閣子上，男的常常一個上午不住口的讀書，女的則忙於洗刷各種用具，或者打絨繩衣服。白天各人分着幹各人的事，不多說話。有時幾個另一樣的外國人來了，男女主人便顯出十分勤勞的精神，收拾着一切，像是廚子，聽差，女僕，保姆，甚麼事都幹。正在避暑的季候裏，遊山的人以及住三五天的，生意很不壞。果然，那破壞的閣子不會白白化錢修理了。這時抓住發財機會的外國人運氣碰得好，一連二十多天沒有連陰的天氣。但因此杜谷的教師却更有與他們接近，或者設法說說話的時機。老道士每見尖閣子上有袒胸露出紅臂膀的女人與唱着像驢叫的聲音的男子來，便常常躲到廟後山下坡的小柳林中躺着，看小蚱蜢在青草上跳躍，不黑天便不大回廟裏來。所以教師從杜谷爬上來找不到人，又不願意到柳樹底下陪那個古怪性的道士，無聊地在廟門外的泉流旁邊走幾個來回，碰着那些很大方，很快活，很悠閒的外國旅客們走來的時候，他便閃到石磴下面的大圓石後，畏縮而又貪婪地購着那些人拍着圓柔的肩膀與抬動健勁的赤腿。

外國人，那些一團高興對一切似是海闊天空般的旅客們，誰會注意到這個穿了帶着補綻的舊布小衫，長

頭髮瘦削蒼白的髯男人，山中的窮人，幹苦活的，或是廟裏的雇工，至多人家當小偷似的看他幾眼。那些扭着腰跛走路的年輕女外國人，尖聲對那些男的說着話，看他忙忙地閃到大青石後，便來一陣俏麗的笑語。我們的教師即時蹶着腳從石坡上竄下來，用指頂的破皮抹着額角上的汗珠子，一個勁下了峽谷。快到荊針編成的校牆外邊，他不進去，兩個高出的黃牙緊緊咬着下脣。這一時的面色由蒼白却變成赤紅，彷彿做了甚麼不好的事情。停一回，看看沒遇到人纔遲緩地鑽到自己的茅屋中去。

不是一次的經驗了，他却像自己的學生來上課一樣，差不多每天午後要跑到廟門外去溜一回，避到大圓石後頭，紅着臉跑回來，他並不改。自己說不上是爲的甚麼？杜谷的居民都說先生有狗矢棋的迷氣，天天去找道士下一盤，却沒人會碰到他藏着瞞人的行動。

獨有老道士知道一點，像是與自己好看炸蟻不愛見外國人的脾氣一樣，並不希奇，曾不向教師提到這回事。兩個人各依着各人的脾氣作去，誰也不譏笑誰。六十多歲的孤身道士，與不到三十歲的山中教師在這水雲觀前後的柳蔭下面與大圓石後，各找到一個藏身處。

時候久了，那對旅館的男女主人彷彿有所覺察。雖然在初時不明白穿破白布小衫的年輕人是做甚麼的，但拂着長鬍子的道士是他們的主人，他們覺得這樣下去，雖是出錢租妥的屋子，也有些替這屋子的老主人不安，爲甚麼老是見了外國的旅客便躲到廟後面去？久住在荒涼的山中怕見生人，尤其怕見衣裝不同，說話聽不懂的生人，從猜疑上想也像道士。然而沒有有人在閣上下說笑的時候，老道士也一樣掙着乾白的鬍子向西方

齊落日，或者在太陽剛升到山尖上時，噁着噪音念經，對於旅館的男女似乎不願意答理。因此這一對新來的外國流浪人對老道士滿懷着奇異。而差不多每天過午從峽谷下跑上來的年輕人，又常是躲躲閃閃像願意靠前，可時時紅了臉走去。

山中不是終天忙着，有時客人出去，清閒些，這一對古怪的中國人便成了那對外國人談話的資料。

恰好是一個雨後的過午，晚秋了，樹葉子有早凋的便片片的在巖石上，乾草堆裏下落。斜對着閣子的東面，有一帶柿子行，錯落在山腰中間，纒垂着圓圓的半黃的果實。與西方黑雲中閃出的淡金色的斜陽相互映着，是山中這個時季的美麗的景色。所有到這邊遊玩的人都回去了，可是旅館中的主人還是靜靜地等待着，白白消耗他們的時間與飯食。也許是沒有別的事可做？往後，霜落下來，山路漸漸凍硬了，不用到雪封了山的冬令，外邊的人誰還到這邊來找苦吃。然而他們却沒有出山的預備。

女的經過一個夏季的山中生活，終天在廟門外來回，臉色黑了些。原是高加索人的微黃的皮膚，却更見健康。棕色的長髮也不鬆曲，每根美麗的髮都整潔地盤在前額上，結成幾股辮子攏往腦後。微斜的，淡黑色的眼睛表示出她的沉靜與和善。她常是笑着與她的男人說話，做事十分勤奮。客人多，她曾不嫌煩，也不嫌煩。當這個斜陽在山頭上散着金彩的時候，她正在廟門外大白果樹下捋羊奶，男的在閣子上支開的木窗下寫字。

靜悄悄地只有落葉的微響。西面的崖石下一個人倏地跳上來，他從幾日前把黃污的白小衫脫去了，現在却穿了一身稍見清潔的青布制服。

走到樹下面，他呆呆地望着女人的動作出神。白圍裙，綠絨緊上衣，滾圓的兩條紅色的手臂，很溫和地把羊乳擠到磁瓶子裏。男的在閣子上正好望見這常來的客人，把自來水筆丟在案上，摸摸光滑的下巴向客人點頭。

「好……看羊……羊奶。」簡單的中國話，似是對客人的歡迎詞。

這位從夏天常常到閣子左右打發他的課餘時間的教師，從來沒有與旅館主人說過多少話，彼此打通不開多少意思。他覺得不知同人說甚麼話纔對勁。知道男的叫塞里可夫，省事，他只說後面的兩個音。男主人每聽他這樣叫，像是十分高興！有時近前去拉拉他的手，年輕的教師臉便緋紅，彷彿一個羞澀的處女被男子調戲似的表情。每一次這樣，塞里可夫便大笑起來。

「可——夫」照例地，教師輕聲說出來，女人却回過身子把兩手向樹根上灑着，也學着她的男人的口氣。

「啊！夥——計，學生，同你的學生來看羊！」

他每回聽到這年青，活動，勤勞的外國女人向自己叫着遲緩的「夥——計」的音調，覺得比那些愚蠢的孩子天天喊着「老師，老師」的聲音好聽得多。柔和的口音，引動他的歡喜的笑容，枯黃的面頰上頓時浮泛出紅亮的光彩。

旅館的男主人輕捷地跑到廟門外來向教師說些意思不很連貫的中國話。他們有兩個多月的熟識，雖然言語上都有隔閡，在寂寞中却有了精神上的聯合。忙煩的時候，教師只好往樹林子裏找老道士下棋，旅館主人每當空閒着，看見這瘦弱的教師走來，總愛同他玩笑幾句。

這裏，連廟裏原有的燒火的響伙夫，一共四個人。道士有他的孤僻的脾氣，常是瞪瞪發灰色的眼珠，不輕易在臉上露出一點點的笑模樣。伙夫終天是砍柴，燒火，推麥子，睡覺。剩下一對青年的外國人只能彼此打着鄉談消除他們的鬱悶。客人少了，山中快到完全荒涼的時季，孤獨的恐怖與感動，更能使活潑的青年人覺得不自在！不過他們沒了買賣爲甚麼還在這個臨時旅館裏歇着？道士不理會，教師雖然奇怪却又不能問人家。

他的用力地點着頭，用手指比畫着種種的樣子，塞里可夫竭力用他知道的中國單句說着一些事。他兩手畫着圓圈，向東南指着柿子林，張開巨大的口作咬咽的形相，教師忍不住笑，女人却只是拍拍擠羊乳的手掌。然而過了一會教師纔從塞里可夫的比例與話裏略明白了他是甚麼意思。

拾起大黑石旁邊堆落的黃葉子，做出從那些從高樹上下墜的比象，又說：「冷，避伏的沒有……」然而他苦於中國話學的太少，時光太快的感想說不出，只好吹着口嘯急忙地在石頭道上用身子打旋轉，又恐怕這黃臉的朋友還不懂，便連續着說英國話。

教師等他的種種的作勢過後，纔知道這外國人是在說時光真快，秋天不久也要過去。蹙着眉毛，搖搖頭，顯見是他心中有不少的感觸。女的擠完羊乳，倚着大樹，兩隻光膊作成三角形交疊在髮髻後面，溶溶地眼中似乎含着泪暈。聽了男人的話，她向遠遠的西方呆望着黑邊下烘出來的赤雲，似在輕輕蕩動的太陽，浮着一層薄光的樹頂。她像要在那遙遠的不可知的地處祈求着甚麼！一會，她直立着，很嚴肅地在凸出的胸前用手指畫着十字，微微地歎氣從她的口中送出。

自從認識這一對外國人以來，教師沒有看見過他們像這一天的沉鬱。秋來了，甚麼都現出清冷與彫零的樣子，秋帶來一份憂傷的送禮壓到他們的心上。年青，買賣不錯，又是很配合的一男一女，教師從意識裏熱烈羨慕着他們的生活與興趣。他想：這是自由，快活，舒適，應知是時時該感到滿足，比起自己來就連杜谷中所有的人家比起來，要高出多少？簡直不能比擬。可是他們對一個中國人都這麼表示，爲的甚麼？

可惜自己的學歷太差了，雖然曾在鄉村師範中讀過兩三冊英文，現在一句話也聽不懂，只從發音上曉得塞里可夫不是說俄國話了，自己只好搖搖頭。

塞里可夫用有勁的大手抓住教師的肩膀，一個字一個字的說：‘You,……free,……happy,……as I and her,……no,……without that, 使用簡易的單字，向教師喊，教師用手拍着前額，想着，比剛纔明白得多了，點點頭。塞里可夫從絨襖衣的袋子裏取出小本子，用鉛筆把這幾個字端端正正地寫出，加上很大的句讀，果然這個法子使教師高興起來。虧得還知道這幾個的拚音，明白塞里可夫明明是告訴他沒有自由與快樂，還不如自己。教師看過了，不禁也蹙着眉頭同時向這外國人擺手，表示他的話不對。

自然那對夫婦有些話對他解釋，教師只可胡亂點頭。那能明白他們的人生的感慨！

末後，教師忽然覺悟到他們一定是犯了懷鄉病！迢遙的家鄉與熟識的親故，隔遠了，浮泛着流浪到異國的山中開旅館，自然也有他們的難過！於是他悶了，用中國話，與記不清的英文拚音問他們是不是想着家鄉或者到別處去？

男的堅決地搖搖頭，同時將右手直放開向下劈去「不！」他大聲喊着，「不回去！」……再搖搖頭歎口氣，「去……砍……」右手作的姿勢很明白是說似有砍頭的危險！難道他們犯了甚麼大罪？看他們的和善態度怎麼也猜不到是罪犯！教師會聽人說過有的老毛子是回不去家的。他的鄉間的親戚前幾年有往那遠遠的地方販賣本地土綢的，也多少知道一點情形。可是這兩個個人總不見得犯了大罪？

天快黑了，破廟的周圍漸漸有了升漲的晚烟，蒼然的空間把柿子與斜陽的色彩自遠而近地遮了起來。一個個的山峯都如眼光昏茫的老人在沈默中蹲伏着。這三個言語不通的年輕人誰也沒想到疲倦，他們望着歸巢的烏鴉，望着瀾漫在山谷中的蒼烟，望着廟裏大殿上的舊瓦，似乎在這些物象上有種牽引的魔力。使他們都一時離不開。老道士已經吃過晚飯，拄着彎曲的木杖從廟裏踱出來。

看看這三個年輕人像是發呆的樣子，不說甚麼，只是用拄杖敲着碎石頭作響……

「話說不通，真急人……」教師搓搓兩隻起癢的手掌說。

道士仍然用顫顫的手指撐着鬍子，從鼻孔裏發出冷笑的聲音，似是甚麼事都看不進眼裏。他彷彿山澗中的尖角的石塊，誰觸着他就被他鋒稜刺一下。

「不通……不通咳……甚麼東西……」

不知是對誰發脾氣？兩個沉鬱的外國人向這古怪的「修道士」凝望着。

不久，在暗影中摸着路，杜谷的教師懷着一顆沉重的心走下聳峭的峽谷。

簡直看不清石子道的高低，幸是熟道，在昏暗中摸着走也還不至於跌倒或者走入了差路。然而這常走的暗道在那裏是向來看不見有甚麼明光。枯寂的山村輕易連點燈的也不多，有的在石牆中間少填一塊石頭放上盞豆油燈，微弱的顫光，窗子外都照不到，何況那又小又黑的鳥巢般窗子，怎麼會放出引導人走路的光明。教師的心思恰好與小窗子後面陳舊的黯黯地昏燈一樣。在身旁邊也聽見活活的水聲，颼颼的風響。仰頭從高高的空中接得到三個五個的濼濼的星光，仍然不能夠給他作黃昏後爬山路的指引。

沈重的苦思使他忘記了路的遠近，剛纔那一對夫婦給他的表情映照到自己心中愈加疑惑。「若是像他們的生活都不感到快樂，自己呢，應當一頭在山石上碰死，或是喝一口毒藥。爹，六十開外。還得給人家種地，冬天有時連一雙棉鞋沒的穿。哥哥，當兵去了十多年，不知流落何處？妻，在外縣裏給有錢有勢的人家傭工，一年中不容易回家一次，與自己幾乎失去了見面的機會。上年的春天看她回家來的樣子，明明是心拴在外邊穿的，歲的，自己比起來也知道慚愧。本來一個月十幾元的薪水，不能養活一個女人！……再想到個人的未來，……前幾年冬天沒有棉褲，穿着單薄的制服在學校裏睡冷木板，熬過了四個年頭，費過不少的心思，口舌，在各鄉間找到這樣的位置。同學們各人往他們的路上奔跑，有時遇見僅止是比自己高一級的小學校長類的人物，還高傲地對自己加以憐憫！至於到處受人的白眼更不用提！……」女人，家，生活，物質的壓迫！……他又想到眼前的那對人物，苦於不自足也許是人性的本來？

胡亂地尋思着，足趾觸到了大樹的浮根，覺悟過來，精細地向周圍看看，離開杜谷小學的門口已經多遠。暗中有片黑光在下面晃動，原來他已立在那個水潭的上崖了。

究竟找着原路又走回去，頭上大白楊葉子刷刷地響着，像是妖怪的翅子。他向來不知道害怕，然而這晚上心思亂得如一團亂絲，神經上易受震動。秋宵的寒氣逼得他發抖。

星星的光漸漸點綴開，空中似乎新撒下一個珠網，他的靈魂也想要投在這晶明的珠網裏，脫却濁垢的沾污，然而那隔得很遠，很遠！在天上！他轉不出山中的崎嶇道路，更何從覓得往那高空去的捷徑？

第二天絕早，山頂上的夜氣還沒散盡，東方有點淡淡的紅光的時候，教師已經從屋子裏跑出來。用門外的清流擦着紅紅的眼睛，聽了先來的學生的報告，使他直跳起來。

原來天還沒明，水雲觀裏出了事。十幾個警察，還有穿便衣的，把那個新旅館封了，一對外國人都看起來，說是要解到遠處去打官司。連那龍鍾的老道士也還像拷賊似的問過了一堂。

十多歲的級長睜着眼睛，促促地喘着氣向老師說。他親眼見的，因為他每天從廟門外過路的時候，兩扇朱紅的山門都還關着，這一清早却擠滿了警察與看熱鬧的男女。

不必再詳細追問，教師揉着乾澀的眼角跳上峽谷的石階，一口氣跑到水雲觀的前面。

兩個年青的老毛子被幾個帶盒子鎗的警察在那顆大白果樹下看守着。塞里可夫的臉色很沉靜，很坦然，

彷彿他知道他做的事情會有這樣發覺的一天。儘力地吸着紙烟，見教師跑來，微笑着向他打招呼。女的却不住的打寒顫，悽惶的神色罩在她的紅紅的腮頰上面。奇怪的是塞里可夫，雖然在這時失去了自由，他却沒有昨晚上的憂鬱，淒涼了！堅定與勇敢表現出他的正直的心意，他彷彿是一無所慮，有時用力拍拍女人的膀子代替了許多話。

本來沒曾費力的官裏人跑了半夜的黑道，很從容地將犯人捉到一個頭目似的高個子，便向廟裏的火夫與圍看的山中居民打起官話，吐露出塞里可夫犯案的大略。

原來他們從哈爾濱挪到中國南方最大的都會裏不過兩年多，塞里可夫從前是個音樂師，專在戲院，電影場裏彈鋼琴，他有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妹子，跟着他流浪到各處去。自從有聲電影流行以來，他失去了演電影時奏樂的機會，便受雇到一所大跳舞場裏作音樂師。無奈他的化費一天比一天大，一家三口不容易支持，聽了他的同鄉朋友的慫恿，便把妹妹送進跳舞場去伴人取樂。果然是一個救濟的方法，年輕女子的漂亮與技術的進步，不久便成爲這大舞場中的一朵嬌豔的玫瑰。多少人的爭奪與引誘，幾個月後，她却被一位中國的小開騙上了，汽車，美麗的服裝，高貴的裝飾品，把這天真的外國女孩子的心哄動了。她隨着那個流氓住在外邊，塞里可夫到那時却不能加以管束，何況她已經懷了身孕，事實上也沒有方法使他們離開……不過這種事的結果是容易知道的。及至她懷孕半年以後，那個狡猾的都市少年已經決定丟開她，用了種種方法脫身跑到遠處去。證據沒有，又找不到他的去處，末後，舞女仍然回到哥哥家中養了個有毒的孩子。不到十多天孩子死去，從此以後這

心思狹窄的姑娘便起了自殺的念頭。本來一切都無希望，又受不住精神上的激擾，一個夏天的夜中吃了甚麼藥片，就死在塞里可夫的寓所。因此，塞里可夫幾乎吃了租界上的官司，受了些日子的嫌疑的拘禁……恰好今年春天——距他妹妹死去後的兩個月——的一個深夜裏，他在另一個小舞場的奏樂台下遇見了害死妹妹的凶手。甚麼事都像不會知道的，然抱住妖豔的女人在屋子中打磨旋……還是老毛子的脾氣，說幹就幹，出去走了一趟，不知從那裏弄來的手鎗……散場時候在門外的汽車旁邊，那個流氓便死在他的鎗下。當時人多找不出誰做的事。第二天他這一對便離開那邊。直到事過後外國衙門裏偵探出是他爲妹妹報仇。找人……不是今天纔找到！他改了幾次名字，現在並不是真名，同移提的人一同來……沒有錯……

以後那精幹的頭目對道士，火夫，與別的人都問過話，纔同穿制服與便衣的一羣人把旅館中的小東西帶了，押着犯人，下了廟外的山坡。

塞里可夫冷冷地不說話，只是望了那蓋上紅瓦不久的尖閣子，與木板子的英文招牌。往下走的時候，還向站在一旁的教師說聲「再會……好了……」沒有別的言語。

捋着白鬍子的道士看這種事並不驚訝，他將山木的拐杖用力拄了一下。

「鬼子，有好東西……」向教師冷笑着，意思是證明他向來看不起外國人的先見。

一羣灰臉破衣的山民真莫明其妙，連那警察告訴出來的話還是多半不懂，甚麼「舞場」，「小閣」，以及囉哩的生名字……好在他們只知道老毛子叫當兵的拏去完了，老毛子不安分，他們更不追問爲的甚麼。

嫩嫩的朝陽升上東西的山頭，白果樹葉輕輕揮動那些淡黃的小扇子，尖閣上冷清清地在那這再等待牠的顧客。教師大張着紅眼睛走送了那一對外國人的身影。老道士的得意神色他並沒留心看，一塊石頭沈壓在自己的心中。塞里可夫的犯罪的是非，與幸與不幸，他還來不及用清醒的理智對這件事下了一個判斷，他總覺得這荒涼的峽谷又回復了以前的枯寂，沈悶！失去了這纔待要發展的生機，彷彿田地中當一陣小雨後又重複被悶熱的太陽燒乾了，怕以後看不到一點新綠的彩色！

從這一天起，上峽谷的熟路中再看不見這年輕教師的急促的跳步。大白果樹下飄飄地把扇形葉子鋪滿了廟門外的山坡。

冬天漸漸的到了，老道士恢復了「閉關」的生活，廟門是終天嚴密地關閉着。

水雲觀的兩個老毛子被帶盒子鎗的人們押走以後的十多天，杜谷的小學教師忽然從小學的本校收到一封故鄉中寄來的信。那是他的父親求別人寫的，差字很多，而淡薄的字跡上却告訴的十分明白。說老人的年輕的兒媳由外縣中跑回家來，還有送她來的人，硬要回當年的婚書。不說離婚，更沒有別的道理，就是再不跟教師那樣的窮鬼！有人出錢百多元的現洋作為退親的禮物，不答應，橫豎她也是一去不回；如果強留她在家裏，她預備好了剪子，繩子，當場要同老人家拚命。離城很遠的小鄉莊那裏見過這樣的陣勢，況且樣子是早與娘家說通了，自然只是幫着女的說話。送的人像是便衣的軍人？也像是土匪？誰肯為這件事同些不知來歷的人動嘴？錢

是上算的禮物，沒法子，不能白白地丟一口人，結果是將銀元留下，婚書退還。女人很樂意地帶了那幾個男子走了。聽說她在外縣雇工的人家，原是退伍的軍官，在當地很有勢派，惹不起！女人的心變了，更不必多費事。……信中的大意是這樣，找人寫的自然看不出那孤獨老人的心境，是對着買身的銀元苦笑？還是捧着恥辱的禮物發昏？可是事實是一點不錯。末後還有幾句勸解兒子，與望他明諒老人的無能的誠懇話。

那些天教師已經像是一個失羣的孤雁，每日勉強打起精神與一羣孩子瞎纏。爲了塞里可夫那種勇敢的氣概使自己感到生活的卑怯，對着山與澗中的流水，挺直的松樹，鬱悶的煤油燈，往往自己抱着頭部深沈地尋思着一切。這封信恰好是一種祕結後的瀉劑，雖是過於峻利了，却把他的心理狀態上來一回廓清。

躺在木板的床上，半天沒有動作，連外間屋子中孩子們的讀書聲似乎也沒會聽見。淡紅簽子的信封斜放在他的胸口上，像一把帶血的利刃剛好從擾亂的心中拔出來。

一種決定，一種企圖，一種向來沒有的力量！直到過午，把他從床上擲到門外。對照，激感，愧悔與掙扎的心情逼迫着他，也記起塞里可夫的復仇的方法，然而他不想那麼傻幹，他要去找更新的生活。

立刻往本校見他的校長，要把他在這窮山中的生活作一個結束。

不到黑天，事情便辦妥了。他往回路上走，經過那片白光的飛瀑的一邊，他頭一次賞識到她的飛動，瀟灑，活潑的姿態。一股力量從山劈口中瀉下來，經過幾層曲折與跌蕩，究竟從岩石上面，她將清潔，有力的落流在空潭中激起湧動的水花！他的心境覺得很灑脫之後纔看出這白光的明麗與她的活潑。

從這一天起，荒涼的杜谷越發荒涼了。只有那快要變成殉道者的道士，與聾子的火夫，死守着輕易連烟火不見的偶像。那些不能不靠了山嶺吃飯的男女，與到處跑的小孩子，他們是這峽谷中最活動的動物，然而近幾年來他們那樣如太古時的純靜的心，也被外來人的行蹤漸漸引動了！

爲了兩個老毛子與分校的教師忽然地被人押去，忽然地走失，這兩件事使他們記起了古老的傳說：鎮山的銀龍——那樣巒峯中間的小瀑布——尾把如果有掃了水潭外的石子那一天——也就是牠翻身的時候，山裏要大有變動。誰也猜不出變動的是甚麼事？與怎樣的情形？這一年的夏季雨太多了，白光下的水面也漸漸外漲，與黑石的潭口幾乎平起來。雖有小小的流道，總抵不過那上面的水力，潭口外平鋪的雜色石子像是很歡迎地等待那條銀龍的掉尾。可巧接連出了這兩件事，於是那些安分畏怯的居民，分外忐忑着！他們在不可知的情形中怕有那古舊傳說證實的一日！

然而水雲觀的道士自從杜谷安設小學的分校以來，便拄着拐杖說：「快了，快了：鎮山的銀龍不久就要大翻身……」

他們正在顛慄中等待着！

廿二，三。

——文學二卷一號

黑白李

老舍

愛情不是他們哥兒倆這檔子事的中心，可是我得由這兒說起。

黑李是哥，白李是弟，哥比弟大着五歲。兩人都是我的同學，雖然白李剛一入中學，黑李和我就畢業了。黑李是我的好友，因為常到他家去，所以對白李的事兒我也略知一二。五年是個長距離，在這個時代。這哥兒倆的不同正如他們的外號——黑，白。黑李要是古人，白李是現代的。他們倆並不因此打架吵嘴，可是對任何事的看法也不一致。黑李並不黑，只是在左眉上有個大黑痣。因此他是「黑李」；弟弟沒有那麼個記號，所以是「白李」。這在給他們送外號的中學生們看，是很邏輯的。其實他倆的臉都很白，而且長得極相似。

他倆都追她——恕不道出姓名了——她說不清到底該愛誰，又不肯說誰也不愛。於是大家替他們弟兄捏着把汗。明知他倆不肯吵架，可是愛情這玩藝是不講交情的。

可是，黑李讓了。

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正是個初夏的晚間，落着點小雨，我去找他閒談，他獨自在屋裏坐着呢，面前擺着四個

紅魚細磁茶碗。我們倆是用不着客氣的。我坐下吸烟，他擺弄那四個碗。轉轉這個，轉轉那個，把紅魚要一點不差的朝着他。擺好，身子往後仰一仰，像畫家設完一層色那麼退後看看。然後，又逐一的轉開，把另一面的魚們擺齊。又往後仰身端詳了一番，回過頭來向我笑了笑，笑得非常天真。

他愛弄這些小把戲。對什麼也不精通，可是什麼也愛動一動。他並不假充行家，只信這可以養性。不錯，他確是個好脾性的人。有點小玩藝，比如粘補舊書等等，他就能平安的銷磨半日。

叫了我一聲，他又笑了笑，『我把她讓給老四了，』按着大排行，白李是四爺，他們的伯父屋中還有弟兄呢。『不能因為個女子失了兄弟們的和氣。』

『所以你不是現代人，』我打着哈哈說。

『不是，老狗能學不會新玩藝了。三角戀愛，不得勁兒。我和她說了，不管她是愛誰，我從此不再和她來往。覺得很痛快！』

『沒看見過這麼講戀愛的。』

『你沒看見過？我還不講了呢，幹她的去，反正別和老四鬧翻了。趕明兒咱倆要來這一齣的話，希望不是你收兵，就是我讓了。』

『於是天下就太平了？』

我們笑開了。

過了十天吧，黑李找我來了。我會看，每逢他的腦門發暗，必定是有心事。每逢有心事，我倆必喝上半斤蓮花白。我趕緊把酒預備好，因為他的腦門不大亮呢。

喝到第二盅上，他的手有點哆嗦。這個人的心裏存不住事。遇上點事，他極想鎮定，可是臉上還洩露出來。他太厚道。

『我剛從她那兒來，』他笑着，笑得無聊；可還是真的笑，因這是要對個好友道出胸中的悶氣。這個人若沒有好朋友，是一天也活不了的。

我並不催促他；我倆說話用不着忙，感情都在話中間那些空子裏流露出來呢。彼此對看看，一齊微笑，神氣和默中的領悟，都比言語更有分量。要不怎麼白李一見我倆喝酒就叫我們『一對糟蛋』呢。

『老四跟我好鬧了一場，』他說。我明白這個『好』字——第一他不願說兄弟間吵了架，第二不願只說弟弟不對，即使弟弟真是不對。這個字帶出不願說而又不能不說的曲折。『因為她。我不好，太不明白女子心理。那天我不是告訴你，我讓了嗎？我是居心無愧的，她可出了花樣。她以為我是故意羞辱她。你說對了我不是現代人，我把戀愛看成該怎樣就怎樣的事，敢情人家女子願意「大家」在後面追隨着。她恨上了我。這麼報復一下——我放棄了她，她斷絕了老四。老四當然跟我鬧了。所以今天又找了她去，請罪。她罵我一頓，出出氣，或者還能和老四言歸於好。我這麼希望。哼，她沒罵我。她還叫我和老四都作她的朋友。這個，我不能幹，我並沒這麼明對她

講，我上這兒跟你說說。我不幹，她自然也不再理老四。老四就得再跟我鬧。」

『沒辦法！』我替他補上這一小句。待了會兒，『我找老四一趟，解釋一下？』

『也好。』他端着酒盅楞了會兒，『也許沒用。反正我不再和她來往。老四再跟我鬧呢，我不言語就是了。』我們倆又談了些別的，他說這幾天正研究宗教。我知道他的讀書全憑興之所至，決不因爲談到宗教而想他有點厭世，或是精神上有什麼大的變動。

哥哥走，弟弟來了。白李不常上我這兒來，這大概是有事。他在大學還沒畢業，可是看起來比黑李精明着許多。他這個人，叫你一看，你就覺得他應當到處作領袖。每一句話，他不是領導着你走上他所指出的路子，便是把你綁在斷頭台上。他沒有客氣話，和他哥正相反。

我對他也不便太客氣了，省得他說我是糟蛋。

『老二當然來過了？』他問；黑李是大排行行二。『也當然跟你談到我們的事？』我自然不便急於回答，因爲有兩個『當然』在這裏。果然，沒等我回答，他說了下去：『你知道，我是借題發揮。』

我不知道。

『你以爲我真要那個女玩藝？』他笑了，笑得和他哥哥一樣，只是黑李的向來不帶着這不屑於對我笑的勁兒。『我專爲和老二搗亂，纔和她來往；不然，誰有工夫招呼她？男與女的關係，從根兒上說，還不是默慾的關係？』

爲這個，我何必非她不行？老二以爲這個默慾的關聯應當叫作神聖的，所以他鄭重的向她磕頭，及至磕了一鼻子灰，又以爲我也應當去磕，對不起，我沒那個癮！他哈哈的笑起來。

我沒笑，也不敢插嘴。我很留心聽他的話，更注意看他的臉。臉上處處像他哥哥，可是那股神氣又完全不像他的哥哥。這個，使我忽而覺得是和一個頂熟識的人說話，忽而又像和個生人對坐着。我有點不舒坦——看着個熟識的面貌，而找不到那點看慣了的神氣。

「你看，我不磕頭；得機會就吻她一下。她喜歡這個，至少比受幾個頭更過癮。不過，這不是正筆。正文是這個，你想我應當老二爺在一塊兒嗎？」

我當時回答不出。

他又笑了笑——大概心中是叫我糟蛋呢。「我有我的前途，我的計畫；他有他的。頂好是各走各的路，不是？」

「是；你有什麼計畫？」我好不容易想起這麼一句；不然便太僵得慌了。

「計畫，先不告訴你。得先分家，以後你就明白我的計畫了。」

「因爲要分居，所以和老二吵；借題發揮？」我覺得自己很聰明似的。

他笑着點了點頭；沒說什麼，好像準知道我還有一句呢。我確是有一句：「爲什麼不明說，而要吵呢？」

「他能明白我嗎？你能和他一答一和的說，我不行。我一說分家，他立刻就落淚。然後，又是那套——母親

去世的時候，說什麼來着？不是說咱倆老得和美嗎？他必定說這一套，好像活人得叫死人管着似的。還有一層。一聽說分家，他管保不肯，而願把家產都給了我，我不想佔便宜。他老拿我當作「弟兄」，老拿自己的感情限定住別人的舉止，老假裝他明白我，其實他是個時代落伍者。這個時代是我的，用不着他來操心管我。」他的臉上忽然的很嚴重了。

看着他的臉，我心中慢慢的起了變化——白李不僅是看不起「倆糟蛋」的狂傲少年了，他確是要樹立住自己，我也明白過來，他要是和黑李慢慢的商量，必定要費許多動感情的話，要講許多弟兄間的情義；即使他不講，黑李總要講的。與其這樣，還不如吵，省得拖泥帶水，他要一刀兩斷，各自奔前程。再說，慢慢的商議，老二決不肯乾脆的答應。老四先吵嚷出來，老二若還不幹，便是顯着要霸佔弟弟的財產了。猜到這裏，我心中忽然一亮：

「你是不是叫我對老二去說？」

「一點不錯。省得再吵。」他又笑了。「不願叫老二太難堪了，究竟是弟兄。」似乎他很不喜說這末後的兩個字——弟兄。

我答應了給他辦。

「把話說得越堅決越好。二十年內，我倆不能作弟兄。」他停了一會兒，嘴角上擠出點笑來。「也給老二想了，頂好趕快結婚，生個胖娃娃就容易把弟弟忘了，二十年後，我當然也落伍了，那時候，假如還活着的話，好回家作叔叔。不過，告訴他，講戀愛的時候要多吻少磕頭，要死追，別死踮着。」他立起來，又想了想，「謝謝你呀。」他叫

我明明的覺出來，這一句是特意爲我說的，他並不負要說的責任。

爲這件事，我天天找黑李去。天天他給我預備好蓮花白。吃完喝完說完，無結果而散。至少有半個多月的工夫是這樣。我說的，他都明白，而且願意老四去創練創練，可是臨完的一句老是『捨不得老四呀！』

『老四的計劃計劃？』他走過來，走過去，這麼念道。肩上的黑痣夾陷在腦門的皺紋裏，看着好似縮小了些。『什麼計劃呢？你去問問他，問明白我就放心了。』

『他不說，』我已經這麼回答過五十多次了。

『不說便是有危險性！』我只有這麼一個弟弟！叫他跟我吵吧，吵也是好的。從前他不這樣，就是近來和我吵。大概還是爲那個女的勸我結婚！沒結婚就鬧成這樣，還結婚什麼計劃呢？真分家？他愛要什麼拿什麼好了。大概是我得罪了他，我雖不跟他吵，我知道我也有我的主張。什麼計劃呢？他要怎樣就怎樣好了，何必分家……』

這樣來回磨，一磨就是一點多鐘。他的小玩藝也一天比一天增多：占課，打卦，測字，研究宗教……什麼也沒能幫助他推測出老四的計劃，只添了不少小恐怖。這可並不是說，他顯着怎樣的慌張，不，他依舊是那婆婆婆慢慢的。他的舉止動作好像老追不上他的感情，無論心中怎着急，他的動作是慢的，慢得彷彿是拿生命當作玩藝兒似的逗弄着。

我說老四的計劃是指着將來的事業而言，不是現在有什麼具體的辦法。他搖頭。

就這麼耽延着，差不多又過了一個多月。

『你看，』我抓住了點理，『老四也不催我，顯然他說的是長久之計，不是馬上要幹什麼。』

他還是搖頭。

時間越長，他的故事越多。有一個禮拜天的早晨，我看見他進了禮拜堂。也許是看朋友，我想。在外面等了他會兒。他沒出來。不便再等了，我一邊走一邊想：老李必是受了很大的刺激——失戀，弟兄不和，或者還有別的。只就我知道的這兩件事說，大概他已經支持不下去。他的動作彷彿是拿生命當作小玩藝，那正是因他對任何小事都要慎重的考慮。茶碗上的花紋擺不齊都覺得不舒服。哪一件小事也得在他心中擺好，擺得使良心上舒服。上禮拜堂去禱告，爲是堅定良心。良心是古聖先賢給他製備好了的，可是他又不願將一切新事新精神一筆抹殺。結果，他『想』怎樣老不如『已是』怎樣來得現成，他不知怎樣纔好。他大概是真愛她，可是爲弟弟不能不放棄她，而且失戀是說不出口的。他常對我說，『咱們也坐一回飛機。』說完，他一笑，不是他笑呢，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笑呢。

過了晌午，我去找他。按說一見面就得談老四，在過去的一個多月都是這樣。這次他變了花樣，眼睛很亮，臉上有點極靜適的笑意，好像是又買着一冊善本的舊書。

『看見你了，』我先發了言。

他點了點頭，又笑了一下，『也很有意思！』

什麼老事情被他頭次遇上，他總是說這句。對他講個開鬼的笑話，也是『很有意思』！他不和人家辯論鬼的有無，他信那個故事，『說不定世上還有比這更奇怪的事』。據他看，什麼事都是可能的。因此，他接受的容易，可就沒有什麼精到的見解。他不是不想多明白些，但是每每在該用腦子的時候，他用了感情。

『道理都是一樣的』，他說，『總是勸人爲別人犧牲』。

『你不是已經犧牲了個愛人？』我頗多說些事實。

『那不算，那是消極的割捨，並非由自己身上拿出點什麼來。這十來天，我已經讀完『四福音書』。我也想好了，我應當分擔老四的事，不應當只不准他離開我。你想想吧，設若他真是專爲分家產，爲什麼不來跟我明說？』

『他怕你不幹』，我回答。

不是！這幾天我用心想過了，他必是真是有個計劃，而且是有危險性的。所以他要一刀兩斷，以免連累了我。以爲他年青，一衝子性？他正是利用這個騙咱們；他實在是體諒我，不肯使我受屈。把我放在安全的地方，他好獨作獨當的去幹。必定是這樣！我不能撒手他，我得爲他犧牲！母親臨去世的時候——』他沒往下說，因爲知道我已聽熟了那一套。

我真沒想到這一層。可是還不深信他的話；焉知他不是受了點宗教的刺激而要充分的發洩感情呢？我決定去找白李，萬一黑李猜得不錯呢！是，我不深信他的話，可也不敢要懸虛。

怎麼找也找不到白李。學校，宿舍，圖書館，網球場，小飯館，都看到了，沒有他的影兒。和人們打聽，都說好幾天沒見着他。這又是白李之所以爲白李；黑李要是離家幾天，連好朋友們他也要通知一聲。白李就這麼人不知鬼不覺的不見了。我急出一個主意來——上『她』那裏打聽打聽。

她也認識我，因爲我常和黑李在一塊兒。她也好幾天沒見着白李。她似乎很不滿意李家兄弟，特別是對黑李。我和她打聽白李，她偏跟我談論黑李。我看出來，她確是注意——假如不是愛——黑李，大概她是要圍住黑李，作個標本。有比他強的呢，就把他免了職；始終找不到比他高明的呢，最後也許就跟他了。這麼一想，雖然只是一想，你就沒乘這個機會給他和她再撮合一下；按理說應當這麼辦，可是我太愛老李，總覺得他值得娶個天上的仙女。

從她那裏出來，我心中打開了鼓。白李上哪兒去了呢？不能告訴黑李！一叫他知道了，他能立刻登報找弟弟，而且要在半夜裏起來占課測字。可是不說吧，我心中又癢癢。乾脆不找他去也不行。

走到他的書房外邊，聽見他在裏面哼唧呢。他非高興的時候不哼唧着玩。可是平日他哼唧，不是詩便是那句代表一切歌曲的『深閨內，端的是玉無瑕。』這次的哼唧不是這些。我細聽了聽，他是練習聖詩呢。他沒有音樂的耳朵，無論什麼，到他耳中都是一個味兒。他唱出的時候，自然也還是一個味兒。無論怎樣吧，反正我知道他現在是很高興。爲什麼事高興呢？

我進到屋中，他趕緊放下手中的聖詩集，非常的快活：『來得正好，正想找你去呢！老四剛走。跟我要了一千

塊錢去。沒提分家的事，沒提！

顯然他是沒問弟弟，那筆錢是幹什麼用。要不然他不能這麼痛快。他必是只求弟弟和他同居，不再管弟弟的行動；好像即使弟弟有帶危險的計劃，只要不分家，便也沒什麼可怕的了。我看明白了這點。

『禱告確是有效，』他鄭重的說。『這幾天我天天禱告，果然老四就不提那回事了。即使他把錢都扔了，反正我還落下個弟弟！』

我提議喝我們照例的一壺蓮花白。他笑着搖搖頭：『你喝吧，我陪着吃菜，我戒了酒。』

我也就沒喝，也沒敢告訴他，我怎麼各處去找老四。老四既然回來了，何必再說？可是我又提起『她』來。他連接鱸兒也沒接，只笑了笑。

對於老四和『她』似乎全沒什麼可說的了。他給我講了些聖經上的故事。我一面聽着，一面心中嘀咕——老李對弟弟與愛人所取的态度似乎有點不大對；可是我說不出所以然來。我心中不十分安定，一直到回在家中還是這樣。

又過了四五天，這點事還在我心中懸着。有一天晚上，王五來了。他是在李家拉車，已經有四年了。

王五是個誠實可靠的人，三十多歲，頭上有塊疤——據說是小時候被驢給啃了一口。除了有時候愛喝口酒，他沒有別的毛病。

他喝多了點，頭上的疤都有點發紅。

「幹嗎來了，王五？」我和他的交情不錯，每逢我由李家回來得晚些，他總張羅把我拉回來，我自然也老給他點酒錢。

「來看看你，」說着便坐下了。

我知道他是來告訴我點什麼。『剛沏上的茶，來碗？』

『那敢情好；我自己倒，還真有點渴！』

我給了他支烟捲，給他提了個頭兒：『有什麼事吧？』

『哼，又喝了兩壺，心裏癢癢；本來是不應當說的事！』他用力吸了口烟。

『要是李家的事，你對我說了準保沒錯。』

『我也這麼想。』他又停頓了會兒，可是被酒氣催着，似乎不能不說：『我在李家四年另三十五天了！現在叫我很爲難。二爺待我不錯，四爺呢簡直是我的朋友。所以不好辦。四爺的事，不准我告訴二爺；二爺又是那麼儂好的人。對二爺說吧，又對不起四爺——我的朋友。心裏別提多麼爲難！論理說呢，我應當向着四爺。二爺是個好人，不錯；可究竟是個主人。多麼好的主人也還是主人，不能肩膀齊爲弟兄。他真待我不錯，比如說吧，在這老熱天，我拉二爺出去，他總設法在半道上就攔會兒，什麼買包洋火呀，什麼看看書攤呀，爲什麼？爲是叫我歇歇，喘喘氣。要不怎說，他是好主人呢，他好，咱也得敬重他，這叫作以好換好。久在街上混，還能不懂這個？』

我又讓了他碗茶，顯出我也不是不懂『外面』的人。他喝完，用烟捲指着胸口說：『這兒，咱這兒可是愛四爺。怎麼呢？四爺年青，不拿我當個拉車的看。他們哥兒倆的勁兒——心裏的勁兒——不一樣。二爺吧，一看天氣熱就多叫我歇會兒，四爺就不管這一套，多麼熱的天也得拉着他飛跑。可是四爺和我聊起來的時候；他就說，憑什麼人應當拉着人呢？他是爲我們拉車的——天下的拉車的都算在一塊兒——抱不平。二爺對「我」不錯，可想不到大家夥兒。所以你看，二爺來的小，四爺來的大。四爺不管我的腿，可是管我的心；二爺是家長里短，可憐我的腿，可不管這兒。』他又指了指心口。

我曉得他還有話呢，直怕他的酒氣被釀茶給解去，所以又緊了他一板：『往下說呀，王五都說了吧，反正我還能拉老婆舌頭，把你攔裏。』

他摸了摸頭上的泡，低頭想了會兒。然後把椅子往前拉了拉，聲音放得很低：『你知道，電車道快修完了？電車一開，我們拉車的全玩完！這可不是爲我自個兒發愁，是爲大家夥兒。』他看了我一眼。

我點了點頭。

『四爺明白這個；要不怎麼我倆是朋友呢。四爺說：王五，想個辦法呀！我說：四爺，我就有一個主意，揍！四爺說：王五，這就對了，揍！一來二去，我們就可商量好了。這我可不能告訴你。我要說的是這個，』他把聲音放得很低了，『我看見了，偵探跟上了四爺！未必然是爲這件事，可是叫偵探跟着總不妥當。這就來到坐蠟的地方了；我要告訴二爺吧：對不起四爺；不告訴吧，又怕把二爺也饒在裏面。簡直的沒法兒！』

把王四支走，我自己琢磨開了。

黑李猜的不錯，白李確是有個帶危險性的計劃。計劃大概不一定就是打電車，他必定還有厲害的呢。所以要分家，省得把哥哥拉扯在內。他當然是不怕犧牲，也不怕犧牲別人，可是還不肯一聲不發的犧牲了哥哥——把黑李犧牲了並無濟於事。電車的事來到眼前，連哥哥也顧不得了。

我怎辦呢？警告黑李是適足以激起他的愛弟弟的熱情。勸白李不但沒用，而且把王四攔在裏邊。

事情越來越緊了，電車公司已宣佈出開車的日子。我不能再耗着了，得告訴黑李去。

他沒在家，可是王五沒出去。

「二爺呢？」

「出去了。」

「沒坐車！」

「好幾天了，天天出去不坐車。」

由王五的神氣，我猜着了：「王五，你告訴了他？」

王五頭上的疤都紫了：「又多喝了兩盅不出的就說了。」

「他呢？」

『他直要落淚。』

『說什麼來着？』

『問了我一句——老五，你怎樣？我說，王五聽四爺的。他說了聲，好。別的沒說，天天出去，也不坐車。』

我足足的等了三點鐘，天已大黑，他纔回來。

『怎樣？』我用這兩個字問到了一切。

他笑了笑，『不怎樣。』

決沒想到他這麼回答我。我無須再問了，他已決定了辦法。我覺得非喝點酒不可，但是獨自喝有什麼味呢。我只好走吧。臨別的時候，我題了句：『跟我出去玩幾天，好不好？』

『過兩天再說吧。』他沒說別的。

感情到了最熱的時候是會最冷的。想不到他會這樣對待我。

電車開車的頭天晚上，我又去看他。他沒在家，直等到半夜，他還沒回來。大概是故意的躲我。

王五回來了，向我笑了笑，『明天！』

『四爺呢？』

『不知道。那天你走後，他用了不知什麼東西，把眉毛上的黑五子燒去了，對着鏡子直出神。』

完了，沒了黑痣，便是沒有了黑李。不必再等他了。

我已經走出大門，王五把我叫住：『明天我要是——』他摸了模頭上的疤，『你可照應着點我的老娘！』約摸有五點多鐘吧，王五跑進來，跑得連褲子都溼了。『全——揍了！』他再也說不出話來。直喘了不知有多大工夫，他纔緩過氣來，抄起茶壺對着嘴喝了一氣。『啊！全揍了！馬隊衝下來，我們纔散。小馬六叫他們拿去了，看得真真的。我們吃虧沒有傢伙，專仗着磚頭哪！小馬六耍玩完。』

『四爺呢？』我問。

『沒看見。』他咬着嘴唇想了想，『哼，事鬧得不小！要是拿的話呀，準保是拿四爺。他是頭目。可也別說，四爺並不傻，別看他年青。小馬六耍玩完，四爺也許不能。』

『也沒看見二爺？』

『他昨天就沒回家？』他又想了想，『我得在這兒藏兩天。』

『那行。』

第二天早晨，報紙上登出——碾車暴徒首領李——當場被獲。一同被獲的還有一個學生，五個車夫。

王五看着紙上那些字，只認得一個『李』字，『四爺玩完了！四爺玩完了！』低着頭假裝抓那塊疤，淚落在報上。

消息傳遍了全城，槍斃李——和小馬六，游街示衆。

毒花花的太陽，把路上的石子晒得燙腳，街上可是還擠滿了人。一輛敞車上坐着兩個人，手在背後網着。土黃制服的巡警，灰色制服的兵，前後押着，刀光在陽光下發着冷氣。車越走越近了，兩個白招子隨着車輕輕的顫動。前面坐着的那個，閉着眼，額上有一點汗，嘴唇微動，像是禱告呢。車離我不遠，他在我眼前坐着擺動過去。我的淚迷住了我的心。等車過去半天，我纔醒了過來，一直跟着車走到行刑場。他一路上連頭也沒抬一次。

他的眉皺怎點，嘴微張着，胸上注着血，好像死的時候還正在禱告。我收了他的尸。

過了幾個月，我在上海遇見了白李，要不是我招呼他，他一定就跑過去了。

『老四！』我喊了他一聲。

『啊？』他似乎受了一驚。『嚶，你？我當是老二復活了呢。』

大概我叫得很像黑李的聲調，並非有意的，或者是在我心中活着的黑李替我叫了一聲。

白李顯着老了一些，更像他的哥哥了。我們兩並沒說多少話，他好似不大願意和我多談。只記得他的這麼

兩句：

『老二大概是進了天堂，他在那裏頂合適了；我還在這兒砸地獄的門呢。』

冬兒姑娘

冰 心

「是呵，謝謝您，我喜，您也喜，大家同喜！太太，你比在北海養病，我陪着您的時候，氣色好多了，臉上也顯着豐滿日子過的多麼快，一轉眼又是一年了。提起我們的冬兒，可是有了主兒了，我們的姑爺，在清華園當茶役，這年下就要娶。姑爺歲數也不大，家裏也沒有什麼人。可是您說的「大喜」，我也不爲自己享福，看着她有了歸着，心裏就踢實了，也不枉我吃了十五年的苦。」

「說起來真像故事上的話，您知道那年慶王爺出殯……那是那一年……我們冬兒她爸爸，在海澱大街上看熱鬧，這麼一會兒的工夫就丟了，那天我們兩個人倒是拌過嘴，我還當是他賭氣進城去了呢，也沒找他。過了一天，兩天，三天，還不來，我才慌了，滿處價問，滿處價打聽，也沒個影兒。也求過神，問過卜，後來一個算命的，算出說他是往西南方去了，有個女人絆住他，也許過了年會回來的。我稍微放點心，我想，他又不是小孩子，又是本地人，那能說丟就丟了呢，沒想到……如今已是十五年了！」

「那時候我們的冬兒才四歲。她是「立冬」那天生的，我們就這麼一個孩子。她爸爸本來在內務府當差，

什麼雜事都能做，糊個棚呀幹點什麼的，也都有碗飯吃。自從前清一沒有了，我們就沒了落兒了。我們十九年的夫妻，沒紅過臉，到了那時實在窮了，才有時急得彼此抱怨幾句，誰知道這就把他逼走了呢？

『我抱着冬兒哭了三整夜，我哥哥就來了，說「你跟我回去我養活着你。」太太，您知道，我哥哥家那些個孩子，再加上我，還帶着冬兒，我嫂子嘴裏不說，心裏還能喜歡麼？我說「不用了，說不定你妹夫他什麼時候也許就回來，冬兒也不小了，我自己想法子看。」我把他回走了。以後您猜怎麼着？您知道圓明園裏那些大柱子，台階兒的大漢白玉，那時都有米鋪裏雇人來把他砸碎了，糝在米裏，好添分量，多賣錢。我那時就天天生在那邊荒野地裏砸石頭。一邊砸着石頭，一邊就流眼淚，冬天的風一吹，眼淚都凍在臉上了。回家去，冬兒自己爬在坑上玩，有時從坑上掉了下來，就躺在地下哭。看見我，她哭我也哭，我那時那一天不是眼淚拌着飯吃！』

『去年北海不是在「霜降」那天的雪麼？我們冬兒給我送棉襖來了，太太您記得？傻大黑粗的，眼稍有點往上吊着？這孩子可是利害，從小就是大男孩似的，一直到大也沒改。四五歲的時候，就滿街上和人抓子兒，押攤要錢，輸了就打人，罵人，一街上的孩子都怕她！可是有一樣，雖然蠻，她還講理。還有一樣，也還孝順，我說什麼，她聽什麼，我呢，只有她一個，也輕易不說她。』

『她常說「媽，我爸爸撤下咱們娘兒倆走了，你還想他呢！你就靠着我得，我賣雞子，賣柿子，賣蘿蔔，養活着你，咱們娘兒倆斷守着，不比有他的時候還強麼？你一天裏淌眼抹淚的，當的了什麼呀？」真的，她從八九歲就會賣雞子，上清河販雞子去，來回十七八里地，挑着小挑子，跑的比大人還快。她不打價，說多少錢就多少錢，人和

她打價，她挑起挑兒來就走，頭也不回。可是價錢也公道，海淀這街上，誰不是買她的，還有一樣，買了別人的，她就不依就罵。

『不賣雞子的时候，她就賣柿子，花生。說起來還有可笑的事呢，您知道西苑常駐兵，這些小販子就怕大兵，實不到錢還不算，還常捱打受罵的。她就不怕大兵，一早晨就挑着柿子什麼的，一直往西苑去坐在那操場邊上，專賣給大兵。一個大錢也沒讓那些大兵欠過。大兵凶，她更凶，凶的人家反笑了，倒都讓着她。多會兒她賣穀了，說走就走，人家要買她也不給。那一次不是大兵追上門來了？我在院子裏洗衣服，她前腳進門，後腳就有兩個大兵追着，嚇得我們一跳，我們一院子裏住着的人，都往屋裏跑。大兵直笑直嚷着說「冬兒姑娘，冬兒姑娘，再賣給我們兩個柿子。」她回頭把挑兒一放，兩隻手往腰上一叉，說：「不賣給你，偏不賣給你，買東西就買東西，誰許你們嘻皮笑臉的你們趁早給我走！」我嚇得直哆嗦！誰知道那兩個大兵倒笑着走了。您瞧這孩子的膽！

『那一年她有十二三歲，張宗昌敗下來了，他的兵就駐在海淀一帶。這張宗昌的兵可窮着呢，一個個要飯的似的，襪子鞋都不全，得着人家兒就拍門進去，翻箱倒櫃的，還管是住着就不走了。海淀這一帶有點錢的都跑了，大姑娘小媳婦兒的，也都走空了。我是又窮又老，也就沒走，我哥哥說：「冬兒倒是往城裏躲躲罷。」您猜她說什麼？她說「大舅舅您別怕，我媽不走，我也不走，他們吃不了我，我還要吃他們呢！」可不是她還吃上大兵麼？她跟他們役頭走隊唱歌的，跟他們混得熟極了，她那一天不吃着他們那大籠屉裏蒸的大窩窩頭？

『有一次也闖下禍，——那年她是十六歲了，——有幾個大兵從西直門往西苑拉草料，她叫人家把草料卸在

我們後院裏，她答應晚上請人家喝酒。我是一點也不知道，她在那天下午就躲開了。晚上那幾個大兵來了，嚇得我死知道冬兒溜了，他們恨極了，拿着馬鞭子在海淀街上找了她三天。後來虧得那一營兵開走了，才算沒有事。

「冬兒是躲到她姨兒，我妹妹家去了，我妹妹的家住在藍旗，有個菜園子，也有幾口豬，還開個小雜貨鋪。那次冬兒回來了，我就說：「姑娘，你歲數也不小了，整天價和大兵搗亂，不但我擔驚受怕，別人看着也不像回事，你說是不是？你倒是先住在你姨兒家去，給她幫幫忙，學點粗活，日後自然都有用處……」她倒是不刁難，笑嘻嘻的就走了。

「後來我妹妹來，說：「冬兒倒是真能幹，真有力氣，澆菜，喂豬，天天一清早東西直門取貨，回來還來得及做飯。做事是又快又好。就是有一樣，脾氣太大！稍微的說她一句，她就要回家。」真的，她在她姨兒家住不上半年，就回來過好幾次，每次都是我勸着她走的。不過她不在家，我也有想她的時候，那一回我們後院種的幾棵老玉米，剛熟，就讓人拔去了，我也沒追究。冬兒回來知道了，就不答應說：「我不在家，你們就欺負我媽了！誰拔了我的老玉米，快出來認了沒事，不然，誰吃了誰嘴上長疔！」她坐在門檻上直直罵了一下午，末後有個街坊老太太出來笑着認了，說「姑娘別罵了，是我拔的，也是鬧着玩。」這時冬兒倒也笑了，說「您吃了就告訴我媽一聲，還能不能您吃麼？明人不做暗事，您這樣叫我們小孩子瞧着也不好！」一邊說着，這才站起來，又往她姨兒家裏跑。

「我妹妹沒有兒女。我妹夫就會耍錢，不做事。冬兒到他們家，也學會了打牌，白天做活，晚上就打牌，也有一

兩塊錢的輸贏。她打牌是許贏不許輸，輸了就罵。可是她打的還好，輸的時候少，不然，我的這點兒親戚，都讓她罵斷了！

『在我妹妹家兩年，我就把她叫回來了，那就是去年，我跟您到北海去，叫她回來看家。我不在家，她也不做活，整天裏自己做了飯吃了，就把門鎖上，出去打牌。我聽見了，心裏就不痛快。您從北海一回來，我就趕緊回家去，說了她幾次，勾起胃口疼來，就躺下了。我妹妹來了，給我請了個瞧香的，來看了一次，她說是因為我那年爲冬兒她爸爸許的願，沒有還，神仙就罰我病了。冬兒在旁邊聽着，一聲兒也沒言語。誰知道她後腳就跟了香頭去，把人家家裏神仙牌位一頓都砸了，一邊還罵着說：「還什麼願！我爸爸回來了麼？就還願！我砸了他的牌位，他敢罰我病了，我才服。」大家死勸着，她才一邊罵着，走了回來。我妹妹和我知道了，又氣，又害怕，又不敢去見香頭。誰知後來我倒也好了，她也沒有什麼。真是「神鬼怕惡人」……』

『我哥哥來了，說「冬兒年紀也不小了，趕緊給她找個婆家罷，「惡事傳千里，」她的利害名兒太出遠了，將來沒人敢娶！其實我也早留心了，不過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有個公公婆婆的，我又不答應，將來總是麻煩，人家那能像我似的，什麼都護着她？那一次有人給提過親，家裏也沒有大人，孩子也好，就是時辰不對，說是犯尅。那天我合婚去了，她也知道，我去了回來，她正坐在家裏等我，看見我就問：「合了沒有？」我說：「合了，什麼都好，就是那頭命硬，說是尅丈母娘。」她就說「那可不能做！」一邊說着又拿起錢來，出去打牌去了。我又氣，又心疼。這會她的姑娘都臉大，說話沒羞沒臊的！

『這次總算停當了，我也是一塊石頭落了地！』

『謝謝您，您又給這許多錢，我先替冬兒謝謝您了！等辦過了事，我再帶他們來磕頭……您自己也快好好的保養着，剛好別太勞動了，重複了可不是玩的！我走了，您，再見。』

十一，廿八夜，一九三三。

——文學季刊創刊號

知識

沈從文

哲學碩士張六吉，一個長江中部某處小地主的獨生子。家中那份財產能够由他一手支配時，他的年齡恰滿二十歲。那年正是「五四運動」的一年。看了幾個月上海北京報紙，把這個青年人的心弄亂了，他覺悟在小城裏踱下毫無好處。因此弄了一筆錢，離了家鄉。照當時的流行口語說來，這個人是「覺悟」了的分子，預備到廣大的世界來奮鬥的。

他出外目的既在尋求知識，十多年來所得到的知識，當真也很不少了。凡是好「知識」他差不多皆知道了一點。末了他在某國一個極負盛名的大學校裏，得了他那個學位。他的論文爲「人生哲學」題目就證明了他對於人生問題這方面知識的深邃。他的學問的成就，多虧得是那大學校研究院一個導師，那是個世界知名的老博士。他信仰這個人如一個神。

他同許多人一樣，出了學校回國來可無法插進社會。想把自己所學貢獻給社會，一時節却找不着相當事業。爲人縱好，社會一切注重在習慣，可不要你那麼一個好人。

他心想：沒有機會留在大都市裏，不如回到我那個「野蠻」家鄉去看看吧。那野蠻家鄉，正因為在他印象中的確十分野蠻，平時他深怕提起，也從不夢想到有一天會再回到那個家鄉。但如今却準備下鄉了。

他記起自己，記起家鄉，有點憂鬱。他担心回到家鄉去無法生活。他以為一面是一羣毫無教育的鄉下人，一面是他自己。要說話，無人瞭解，有意見，無人來傾聽。這個意見，這自然不成！

他覺得孤獨。一個人自覺知識過於豐富時，自然極容易陷於這種孤獨裏。他想起尼采聊以自慰。離家鄉越近時，他的「超人」感覺也越濃厚。

離家鄉三天路上，到了一個山坳裏，見一壩山田中有個老農夫在那裏鋤草，天氣既熱，十分疲累，大路旁樹蔭下却躺了個青年男子，從從容容在那兒睡覺。他便休息下來，同那老農攀談：

「天氣熱，你怎不休息休息？」

「要吃的，熱也不礙事！」

「你怎不要那小夥子幫一手，却儘他躺在樹蔭下睡覺！」

「他不是睡覺。他死了。先前一會兒被烙鐵頭毒蛇咬死了。」

他嚇了一大跳，過細看看身邊躺下這一個，那小子鼻端上正有很大蒼蠅。果然人已死掉了。趕忙問：「這是誰？」

老農夫神氣依然很平靜，很從容，用手抹了抹額上汗水，走過樹蔭下來吸煙。「他是我的兒子。」說時一面

撈了一手，把蒼蠅歹住了，把一張桐木葉，蓋到死者臉上。

「是你的兒子！你說的是當真？兒子死了你不哭，你這個老古怪……」他心想着，可不會說出口來。

但那點神氣却被老農夫看到了，像自言自語，又像同城裏那一個說的，

「世界上那有不死的人。天地旱澇我們就得餓死，軍隊下鄉土匪過境我們又得斃死。好容易活下來一死也就完事了。人死了，我坐下來哭他，讓草在田裏長，好主意！」

他眼看到那老農夫的樣子，要再說幾句話也說不出口，老農夫却又下田了。

他臨走時，在田中的那一個就說：

「大爺，大爺，你若過前面塹子，第三家門前有個土坪壩，就是我的家。我姓劉，見我老婆請就便告她一聲，說冬福死了，送飯時送一個人的飯。」

他心想，「你這老古怪不慈愛的人，兒子被蛇咬死了，看水鴨子打架，事不關己，全不在乎，還有心吃中飯！」

到周家大塹時，在一個空坪壩裏，看到兩個婦人正在一付磨石旁碾碎豆子。他問兩個婦人，劉家住什麼地方。兩個婦人同時皆說自己便是劉家人，且詢問有什麼事情找劉家人。

「我并無別的事情，只是來傳個話兒。」他說得那麼從容，因為他記起那個家主在意外不幸中的神氣。接着他大聲說道：「你們家中兒子被蛇咬死了！」

他看看兩個婦人又說下去，「那小夥子被蛇咬了死在大路旁。你們當家的要我捎個信來……」

兩個婦人聽完了這消息時，顏色不變，神氣自如，表示已知道了這件事情，輕輕的答應了一個「哦」字。仍然不離開那磨石，還是把泡在水桶裏的豆子，一瓢一瓢送進石孔裏去。

那分從容使傳話的十分不平。他說：「這是怎麼的？你們不懂我說的話，不相信我的話，你們去看看是不是當真有個人死在那里！」

年紀老些的婦人說：「怎不明白？怎不相信？死的是我兒子，不死的是我丈夫。兩人下田一人被毒蛇咬死了，這自然是件真事！」

「你不傷心，這件事對於你一定——」

「我傷什麼心？天旱地澇我們就得餓死，軍隊下鄉土匪過境我們又得磨死。好容易活下來，死了完了。人死了，我就坐下來哭，對他有何好處，對我有何益處？」

那老年婦人進家裏去給客人倒水喝去了，他就問那個比較年輕的婦人，死者是她什麼人。

「他是我的兄弟，我是他的姐姐。」

「你是他的姐姐？兩個老的人，老心狠可不用提了。同氣連枝的姊弟也不傷心？」

「我爲什麼傷心？我問你……。」

「你爲什麼不傷心？我問你。」

「爸爸媽媽生養我們，同那些木讎完全一樣。入山斫水，縛成一個大筏。我們一同浮在流水裏，在習慣上，就

被稱爲兄弟了。忽然風來雨來，木筏散了，有些下沉，有些漂去，這是常事！

一會兒，來了一個年紀二十來歲的鄉下人，女的問那男子說：「秋生秋生，你冬福哥哥被蛇咬死了，就是這
個先生說的。」

那小子望了望張六吉，「是真的假的？」

「真的！」

「那真糟，家裏還有多少事應當作，就給一條蛇咬死！」

張六吉以爲這一家人只這後生稍稍有點人性，且看看後生神氣很慘，以爲一定非常傷心了，一點同情在
心上滋長了。

「你難受，是不是？」

「他死了我真難受。」

「怎麼樣？」

屋後草積下有母雞生蛋，生蛋後帶了驚訝神氣，咯大咯只是叫，飛上了草積。那較年輕的婦人，拖圍裙擦手
趕過屋後取雞蛋去了。

後生家望望陌生人，似乎看出了一點什麼，取得了陌生人的信任，就說：

「我那胡塗哥哥死了，我……」他且說明這件事原是兩人早已約好了的。

他說了一句什麼話？不用問，正反這句話使張六吉真吃了一大驚。他心想，「這是真的假的？」同先前在田裏所見一樣，只需再稍稍注意，就明白一切全是真事了！

臨走時他自言自語說「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到了家鄉後，他却寫信給他那博學多聞的先生說：

「老騙子，你應當死了，你教我十年的書，還不如我那地方鄉下人的驢子聰明。你是個法律承認的騙子，我指定說你是那麼一個人。」

——水星——
——卷三——

失業

杜衡

在過了幾年極度動亂的生活之後，柯平先生現在是差不多和外界整細地隔絕了；他每個月化十二塊錢，在一條湫隘的弄堂裏租了一間沒有天花板的前樓，在那兒安放着他自己，安放著環境在他四周的整個世界的大問題——

蘇聯新五年計劃

德國底賠款

倫敦經濟會議

美國……

……

這些問題白天是在牀上，夜裏是在地板上，因為柯平先生沒有書架子。

對於生活上的種種不舒適，雨天的漏水，飯菜底非薄，房東家裏的孩子們底吵鬧，對於這說不盡言的種種，

他都像一個懂得自己底命運的一人地忍受着。爲自己個人，他已經準備好了三五個月之內的寒儉的生活費用；他是可以在這個韜晦的期間裏替全人類策劃着去路了。他打算儘這些日子完成他底關於那像虎列拉似地染遍了全世界的失業問題的著書。自然，結論是早就有了的：這問題不能局部地解決，是要整個兒地來解決；他所需要的是可以引到這個結論上去的材料。一個月以來，他每天跑圖書館，用五本顏色不同的札記簿抄寫着；跑書鋪子，懷着自己是比別個買主特別優異一點的感覺，耐性地選着書，他又定了三份日報，兩份華文的，一份西文的，剪着，編排着，黏貼着。一個月不知不覺地過去，他還沒有寫下一個字呢。

他從一大堆的人類記錄裏鑽出頭來。

薄暮時令適當夏秋之交，殘餘的暑氣壓進了沒有天花板阻攔着的屋頂，屋子裏的蒸悶使正在想着『今天可以動手了吧』的柯平先生不自主地要把小小的玻璃窗打開，讓陰溝水底氣息，橫七豎八地掛在眼面的尿布底氣息，以後從三家廚房裏發出來的油鍋底氣息，混攪在一起，衝上來，衝着他底鼻子。

他捻亮電燈。突然記起了這盞電燈是不到九點鐘，祇消聽見房東太太帶着鞭策的氣分對她丈夫說，『該睡了呀，明天要起早呢！』之後不久，就會自動地熄了的，他便拉開抽斗，隨手抓了一把銅子，出房門，走下樓去。走到半扶梯，他從新回上來，把電燈捻熄。

弄堂裏，小販們底市場，孩子們底球場，特別是一些面黃肌瘦的主婦們，除了從頭上的水鑽押髮之外是猜不出她們底年齡的，因爲耐不住廚房裏的那種三五個爐灶同時舉火的窒息，竟把竹椅竹榻都搬了出來，三三

五五地圍坐着，把那地方做了臨時的會客廳。對着這『芸芸衆生』，柯平先生好像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卻祇顧自己轉彎抹角地走，走。

到一家雜貨店門口，停下來，數出了銅子。

『買兩枝洋蠟！』

剛拿起洋蠟，轉過身，他看見甘養吾先生正從大路那邊慢慢地走過來，低下了頭。

『甘先生，回來了呀？』

這樣隨便地問起。

這是柯平先生現在的房東，而柯平先生卻是他底那間漂亮的前樓底第二十幾代的房客了；他在這所房子裏已經整整地住上了十一年。

對於一個能够在同一間房子裏住上十多年的人，不用說，柯平先生是不會發生什麼興味的，除了他底那個不戴帽子的和尚頭有時候會引起一點滑稽的感覺之外。因為在這樣的人身上，他沒有可能把他底社會學的原則來應用。

祇有第一次會談的時候，甘先生爲要跟這位新來的房客建設起比房客更進一步的關係來，他偶爾這樣說起——

『我們都是拿筆桿的。』

祇有在這一次，柯平先生算是起了一點想知道這位甘先生底底細的好奇。不幸要知道甘先生底底細的太容易了。他每天在固定的時間出門去，到一個什麼稅務機關幹着抄寫的工作，在更固定的時間回家來；甚至在家裏，他都有永不變換的椅子來安息他底坐疼了的屁股。一個月以來老是這樣——不，我們當說是十一年以來老是這樣。

甘先生用那種使他底職位維持到十一年之久的同樣的巴結，來使他底房客把飯食都搭在他家裏。並且用更進一步的巴結，來使他不好意思再去計算這十塊錢一個月的伙食算是便宜算是貴。

每天晚餐可真是柯平先生一天之中最受罪的時刻了，因為這位甘先生的確是那種用過份的禮貌來使人討厭的人。更加以甘太太親手端來的一盞燙得碰不了嘴唇的熱茶又使他不得不在飯後還要逗留上那麼十來分鐘。甘先生愛說話，為迎合柯平先生底興味，他還發表着關於政治的意見；但是，一個把自己用辛苦換來的酬報當做了上司們底恩賜的人物，他底政見是不會跟他底上司們有所兩樣的。這種政見柯平先生委實不歡喜。甘先生彷彿也發覺了。他改換了談鋒，數說着自己局裏的在好多年前發生的新聞。於是，在一個多星期之後，他會用同樣的興緻，把這同樣的新聞來重說一遍，說完了自己笑着。

「這樣的人，這樣的人……」

對於他，柯平先生是除了輕鄙再加上憐憫的感覺之外，連解釋和分析的能力都失掉了。

他拿着洋蠟，一邊走，一邊想起自己飯前的時間又將犧牲在這位甘先生底說不厭的新聞上面，便努力避

免着一切可以引起他底談鋒的機會。一句話也不多說。

甘太太正爲着打碎一隻飯碗的事情，滿臉殺氣地在廚房裏痛罵着『大姐』。這是一個叫任何男子一看見就會把性的本能完全失去了的中年婦女，整天地蓬着頭，整年地大着肚子，在家裏，常常是處着比丈夫還重要的領導地位。看見甘先生回來，也許是看見柯先生回來吧，她登時把滿臉的殺氣換上了滿臉的笑容，彷彿接着兩個丈夫似地，迎上去。再一眼看見柯先生一股勁往樓上走，她喊着：

『柯先生，請到客堂裏坐一坐吧，馬上就要吃飯了。』

『不，我去把東西放放好。』

『什麼東西？——我替你拿上去。』說着，她搶上來，把兩枝洋蠟接到自己手裏，笑着。『這一點東西呀，下面放一放不好嗎？』

柯平先生無可奈何地跟着甘先生走進了也當做臥房用的客廳，他聽到甘太太在他們背後立刻用改換了的嗓子和感情對『大姐』說：『還不把阿林他們找來吃飯呢，懶胚！』

今天，倒是甘養吾先生卻意外地沒有打開他底話匣子，祇在那張照例的椅子上呆呆地坐着。甚至在太太特意來公佈着他們那個大姐底罪狀，數說着她底把幾年來沒有破過一隻角的飯碗都打碎了的那種『豈有此理』的時候，他都沒有參加意見，彷彿沒有聽到似的。柯平先生在他臉上發現了一絲矜持的神情。飯菜早已端正好了。四個從五六歲到十來歲的孩子，滿頭是夾著污泥的汗水，從外面像一陣風似地捲進來，在餐桌上各

據一方，用筷子來敲着碗。柯平先生懂得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切都需要敏捷；譬如說，房東太太好意勸他嘗嘗她自己手製的蛋花湯底滋味，他要是不趕快把筷子換上湯匙的話，那便早就祇看到碗底了。也許是出於歉意，也許是出於準備多要幾個伙食費的動機，那一天甘太太一邊處理着孩子們，你搶我奪，一邊又對於物價騰貴的問題說了許多話。二號洋租是漲到九塊六，鯽魚一兩要九十多，真吃不起；以前五六個銅子一斤的青菜，現在是一百朝外還不肯。而在她背完了這張物價統計表之後，彷彿要徵求一些響應似地擡起頭對甘先生望望，突然地，她這樣喊了起來：

『怎麼，你好像有點不舒服？』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雖然這樣講，甘養吾先生臉色發白，眼睛發定，剃光的和尚頭上一點兒光彩也沒有，坐在一張沒有靠背的椅子上，竟有搖搖欲墮的樣子。

『你好像有心事呀？』

不回答。

輕輕地撥了幾口飯，把碗筷向前一推，纔這樣說，『我今天吃不下，吃不下，』便離開了坐位。

這樣的人也會有心事的！飯後，柯平先生事不關己地想着。甘太太瞧見她們先生那勁兒，一下子着了忙，忘記端上熱茶來。他敷衍了幾句話，勸甘先生早點睡，自己趁機會拿起了洋蠟，溜上樓，回到他自己底世界去，捻亮

了電燈。

在牀上開闢了一塊空地，一種飯後的懶惰使他把自已那空地上躺著，想起時候還早，隨手拿過一本書來跳讀了幾頁。

樓下是罵孩子的聲音，

搬動桌椅的聲音，

以及許多辨不出是什麼的聲音。

知道這一種嘈雜是非等到熄燈之後不會休止的；自己爽性等一切都安靜了之後再動手吧。

沒料到今天是再也不會安靜的。他順勢把那本書讀下去。他聽到甘先生夫婦倆摸上樓，走進了他們底亭子房。他們嘖咕地談着話；而且談話的聲音漸漸地響起來，尤其是那女的。她提高了嗓子，像吵架，但仔細聽可又不是吵架。好一會惹得他癡不起看書的心緒。他站起來，也顧不到夏天不通風，去把門窗都緊緊地關上。腳踏了一下，他坐到書桌邊，拿起筆。關緊的門都攔不住門外的聲響：他聽到一陣嚶嚶的哭泣，像是女的，又像是男的，像是男的跟女的混攪在一起。他提一提心，可是也不打算去看一個究竟，他把筆拋下。

『等熄燈吧，等熄燈吧。』

在房間裏踱了一陣，回到牀上，從新拿起書來看……

那一晚，等到他開始感到時間底飛逝，而發覺電燈不但不熄，卻反比剛纔更明亮了一點的時候，他急忙拿

起錶來看，纔知道房東太太第一次誤了卯——十二點都快到了。

『明天吧，明天吧。』

他捻了捻沉重的眼皮，無可奈何地這樣對自己說。

直到第二天起身的時候，已經不很早，電燈卻還亮着，柯平先生有點吃驚了。殘留在他底聽覺上的亭子房裏的紛擾，這時候彷彿又清晰起來。可是他祇自己去熄了燈，對於這位不能拿他底社會學的原則來應用的人，物底一切，都不想去追究。他悄悄地自己去張羅了臉水，與洗已畢，一打開窗，對着充滿了刷馬桶的聲音的弄堂，透了幾口氣。

正把紙筆預備好，慢慢地抽着煙，忽然發現甘養吾先生把他底房門推開——

『有空嗎？我想談談，跟柯先生談談。』

聲音是那麼頹喪。

『請進來吧。』

轉身過去，發現甘先生紅着眼圈，彷彿整夜沒有睡覺似的；他走進來，就在那張沒有整好被鋪的牀上一坐，開始用小孩子在媽跟前訴苦的語調說：

『柯先生，我底飯碗打碎了！』

柯平先生差不多要笑起來：僅僅讓用人打碎了一隻飯碗就值得這樣大驚小怪嗎？可是他沒有笑出聲，他

猛地想到。

『什麼飯碗？』

『稅務局裏的那個事情呀！』

這話可並沒有在柯平先生身上引起了預想中的反應。他沒有驚異；全世界幾千萬人底飯碗問題放在他面前，他都會若無其事地用考古學者底冷靜來處置，他不會驚異。他用手指輕輕地扣去了烟灰。

甘養吾先生有點失望了，他加上說：

『我做了十一年的事情呀！』

不錯，在過了十一年渾渾噩噩的生活之後，終於有一天也要叫你承認這世界了。

柯平先生不說話。

對方卻正有着一種要把自己底不幸的遭遇盡量地向人傾倒出來的願望。他訴說着在十一年的服務期間內，自問並沒有大的過錯；而這一回，僅僅抄錯了幾個字，就給他來一個開革。他又訴說着有四個孩子的家庭底困難。『柯先生，你想想，』他底喉都差不多讓勉強吞在肚子裏的嗚咽所塞住了，『都要靠這差使吃飯的，這一家人，一家人！』

『在這樣的社會組織之下，生活誰都沒有保障。』

對這樣的論斷有點愕然，柯先生楞了一眼，隨後，只顧自己說下去：『你想，叫我怎麼辦呢！柯先生你替我想

想，怎麼辦呢！

『這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是整個……』

『是的，是的，』彷彿表示着絕對的同意。『一個人就好商量的：我們這一家人，連肚子裏的算在內，大小有七個……七個……』也許怕這樣還不够引起對方底注意，在說話之外他還伸出兩隻手上的七個指頭來，用力地搖着。

柯平先生再也不想加上什麼補充的解釋了。他底注意開始從游離而至於分散。他把快吸完的紙煙在煙缸裏捻着，看了看桌上端正好的紙筆，慢慢地想起自己底事情來。他有點焦急。他希望那位甘先生底訴說完了自己底苦痛之後就該起身走了吧；可是並不，他還是說着，把那幾句話老是翻來覆去地說着，彷彿非等到有一個確切的辦法之後不肯休止似的。更加以甘太太也像特意來湊熱鬧似地參加了他們底集團。她把丈夫早就報告清楚了的事情又重頭至尾報告了一遍；同樣地，他這樣結束：

『柯先生，你想想，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柯先生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把端正好的紙筆使勁往外邊一推。一轉眼就是早飯底時候呢。今天又完了，又完了……

輕快的情趣從所有的行動裏，從所有的言語裏消失；一種陰沉的空氣把那小小的家宅籠罩着。女的比往日做着更多的事情；爲節省起見，幫傭的『大姐』是被籍口着昨天的過失而開除了。孩子們好像被人間的不

華底第一次閃光所威脅，意外地變得非常沉靜；在餐桌上，他們用謹慎而卑怯的眼光互相望望，然後低下頭去，一聲不響地撥着飯。甘太太停下筷子，對四個孩子呆看了好一會，彷彿從他們底吃飯的姿態裏得到了莫大的感傷資料似地，突然把碗筷一放，拾起衣袖就哭起來，像一個大孩子似地發着嗚嗚的聲音。

一邊哭，一邊說她打算到明天把兩個大的孩子暫時寄養到他們舅舅家裏去。

「甘太太，何必這樣呢，總有法子好想的。」

柯平先也有點心軟了。

「有什麼法子！」甘太太嗚咽着說。「我叫他，叫他託人到局長跟前說說情，他又不去。」

「找找旁的事情吧。」

「有什麼事情好找，有什麼事情好找呢！」

「大家慢慢地商量。」

雖然這樣說，柯平先生自然也並沒有更好的計較。飯後，他回到自己房裏，沿着書桌前前後後地踱。他又慢慢地想起自己底耽誤了的工作來。用幾千萬人底問題來把這個人底問題排遣開去吧；這樣廉價的同情在兩方面都是徒然的。他硬一硬心，把房門關上，免得他們真個來跟他商量辦法，自己從新坐到書桌邊去，把打散了的思緒整理着，排列着……

一種殘夏的午後所特有的蒸悶的空氣使他微微感到有點頭昏。可是他不敢把窗打開；外邊是一點兒聲

息就可以把他底像湖水似地不容易寧靜的心緒從新攪亂的。他支持着。

胡亂地翻了幾本書；

胡亂地在一張紙上寫着；

一刻鐘之後，他在一種極度暴戾的心境下把寫字的紙片一條條地撕碎。

輪到牀上去。趕不了的甘先生和甘太太底影子儘趁着世界失業問題底聯想湧現在他眼前；他還聽到那嚶嚶的哭聲，還聽到說：『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彷彿這像是環繞在他四周的唯一的真實，彷彿這比一切都更要求着先決似的。那種學術的冷靜是整個地失掉了。他躺在牀上咬着嘴唇。

突然間，他站起身，披上外衣，開了房門，顧自己走出街去。他知道今天是不成了，他想逃避。一路上，他從幾方面的立場來詛咒着人類底廉價的同情，從古書上的『愛人以姑息』那些話起，一直到對淺薄的人道主義的非難。他跑了幾家書鋪子，找了幾個本來不一定打算找的朋友。混到傍晚，爲着故意要避免了那頗可怕的晚餐的緣故，他自個兒進了一家小飯館。出來，趁着黃昏的風，他覺得身體和腦筋都輕鬆了一點。回到家，生怕引起注意，他靜悄悄地走上樓，一邊心裏在想：

『我需要安靜，安靜和孤獨……』

可是這時候，甘養吾先生卻正一聲聲地嚷：

『厭氣呀，厭氣呀！』

在不幸中是需要同伴的，他已經找了好半天。一看見柯平先生，又像孩子們候到了母親似地興奮起來。

『柯先生，柯先生，我們沒有等你吃飯。』

『不要緊，我自己吃過了。』

『沒有事情吧……』

又糟了！柯平先生底心像火藥般暴躁起來。那傢伙簡直一點也不了解自己底事業，那傢伙可是又不能禁止他不跟着走進了自己底房門，不能禁止他不把說得再也不必多說了的話從新翻了頭說一遍。他說起了人類底不平，說起了沒有工作的生活底沉悶。柯平先生早就把所有的耐性都失掉了；他一句意見也不參加，祇茫然地聽着。

『你這裏有沒有什麼書可以消消悶？』

甘先生後來這樣問。

『消閒的書是沒有。』

『隨便什麼書都好的，太悶了。』

『那麼你自己找吧！』說着，顧自己抽起煙來。

這種冷淡，甘養吾先生是覺察不出來的。他果然去到書桌邊，到牀邊，亂翻着書。一些僅僅書名就已經超乎他底理解之上的東西，他放開，一本本地放開。一本紅面子上印着不容易認識的花字的小本子，拿來端詳了好

一會；突然，他像發現了珍寶似地高興起來。他那裏想得到世界上會有這樣的好書，『柯先生有這樣的好書爲什麼不早說呢！』

柯平先生看着：

『失業及其救濟』

不錯，他是失業，他正需要救濟呀！

柯平先生淡然一笑。可是讓他借去看看也不要緊，說不定他可以從這本書裏得到一些新的認識；再一層，假如他能夠對這本書發生點兒興味的話，那也可以減少些跟自己糾纏的機會了。

『好，你不妨拿去看看，』便這樣說，『這本書裏的話很不錯的。』

這樣該走了吧。

捱到甘養吾先生走，拿出鑰來看，柯平先生輕輕地嘆着氣——『這樣子弄下去是不成的，不成的……』

他打算着怎樣把這一層麻煩解除。

『往後也許會好一點？』

這樣希望着。

往後，祇有在甘先生山他底賢明的太太鞭策着出門去碰他底不可知的機會的時候，他纔算有點小小的自由，可以讓他在陽光底威逼下整理一些材料，看一些書。可是這樣的時間是短的。甘先生一回家，幾乎比報告

太太還巴結地，總要把這一回找尋機會的經過情形先來報告他，像一個懂事的人似地說着外邊謔事情的難處，還誠意地徵求着他底意見。晚涼的時間是完全犧牲着；祇有在這時間，他是可以有一個比較清理的頭腦的。他甚至老實地對太太說了，他在工作的時候需要安靜，要她們先生轉言。而甘先生卻老當他閒着沒事情。在他，悄悄地坐着，在房間裏踱着，甚至於抽着煙，也都是工作呀！——這一層甘先生是永遠不會懂得的。

眼見得甘養吾先生底失業問題不解決，柯平先生底失業問題是永遠不會完成了。
纔無可奈何地想起搬家。

起先還因為已經先付了一個月房錢而躊躇，可是有一天，甘太太卻用她底獨特的經濟學來催促了他底注意。那一天甘先生沒在家。她自個兒走到柯平先生底房裏來。在一大串早就聽厭了的家境困難的序文之後，他纔說到了本題——她打算請柯先生搬到樓下去。

『樓上我們一家人住得下，亭子房可以省出來。』還這樣陳述了她底理由。

『拿亭子房租？』

『現在多進賬一塊錢都是好的。』

『你們自己那裏够住？』

『我算過了，可以够。』

『吃飯呢？』

甘太太對柯平先生望了一眼，停一會，她說：『正要跟柯先生商量呢。我想，反正柯先生祇有一個人，東西又不多；那張吃飯桌子放在柯先生房裏，不吃飯的時候也可以擺擺書，寫寫字。柯先生，你幫幫忙，幫幫忙……』

柯平先生再也不敢多說什麼了。這位精明的主婦在『大姐』身上打算盤，在孩子們身上打算盤，現在是打到自己身上來了。

出同樣的房錢住樓下，還要借她們做吃飯間——
決定搬吧！

當下他模稜兩可地應着，等她走轉背，自己一股勁就出去找房子。後門口早就貼好了的亭子間招租的條子更加強他的決意。老實說，他有點憤怒。

這一回的教訓使他在新住處底選擇上更加謹慎了。他跑了許多地方。在每一家都打算先考量一下是否有一個多嘴的男子和一個精明的太太。自然，租價又不能太大，房間又不能太糟；而且決意不搭伙食，雖包飯作不能夠太遠。他看中了一個地方剛想落定洋，他們卻先問起他有沒有家眷來；家眷是沒有，他走了。他跑得很累，滿頭淌着汗水。看看天色將晚，他底找房子的決心慢慢地鬆散了下來。

要找一個相當的地方也不容易呀！

兜了那麼一個大圈子，還是一無所成地回到自己那個灰色的里門口。

『再說吧，再說吧。』

而且，他彷彿覺得樣地撤下了一家不幸的人也是太殘酷了一點：他們是再也不會找到第二個像他那樣的房客的。

在穿過擺在弄堂裏的竹椅陣的時候，天色差不多已經黑透了。他在打算着跟甘太太說明，搬到樓下去是辦不到的：再一層，他還想跟甘先生提出條件，要他永遠不走進他底房……

沒走進客堂，一片震耳的喧聲使他驚異。走過去，他看見甘養吾先生正把一個六歲的小女兒用雙手擎着，兩條臂膊像做柔軟體操似地一上一下，使她格格地笑。寄養在舅舅家裏的兩個大孩子是回來了，嚷着，鬧着。誰也沒有看見柯平先生來到。柯平先生懷疑自己是闖到了一羣瘋子底隊伍裏。他奇怪。甘養吾先生平常興緻縱然好，但是這個樣子他可沒有看見過，更何況在這樣的時候呢！真的，他有點怕——

「幹什麼呀，你們？」

甘先生似乎對自己底失態有點不好意思，他究竟沒有瘋；他把手裏的孩子放下了。

「柯先生……」

有點喘不過氣，祇說了這個永不會遺漏的客氣的招呼。

「興緻這樣好？」

「爲什麼不好呢？」甘先生喘着氣說；他底事情完全解決了。說着，在衣袋裏摸索，摸出了一封公函，交在柯平先生手裏，得意地加上說：「你看這個，你看！」

『……姑念服務多年，准予復用……』

這是甘養吾先生底驕傲呢。

賢明的太太這時候也夾進來。她笑着；那張叫人失去性的本能的臉算是有點女性底意味了。

『我早說局長那邊有法子好想，他不相信！』

那一天甘太太還開了一瓶據說是放了一年多的玫瑰燒，在桌上安好兩隻小小的杯子，讓兩位先生喝。甘先生自然說了更多的話。他發揮了人生是一大半靠着運氣的理論，又講了許多他們局裏的故事，大部分關於那位局長底能幹和聖明。剛喝了兩小盅酒，甘太太就把滿碗的飯送上來；她沒有嘗到就知道——

『這酒凶得很。』

甘先生對太太望了一眼，無可奈何地把飯碗接了過去。

飯後是端端正正捧上來的熱茶。

柯平先生沒有機會說起關於房子的事情。

甘太太也沒有說。

而且也沒有說起的必要了。柯平先生上樓去的時候，他彷彿覺得一切困難都解除了似的。祇消白天工作而晚上很早就睡的甘養吾先生底生活恢復了常態，他便無所恐懼了，他打開窗，讓晚風涼一涼屋子。他安靜地想起了自己底工作。

『柯先生，柯先生。』

還有什麼事情來麻煩嗎？

這一回，甘養吾先生是來歸還那本題名叫做『失業及其救濟』的小書的。他現在是沒有工夫，也沒有必要，再看這樣的書了。

『看過沒有？』

『看了小半本。不過，不過不大懂。牠意思是不是說，要等世界換一個樣子之後，纔會大家都有飯碗？』

『差不多是這麼個意思。』

『不過，不過……』

他想把這『意思』給予他的失望表示出來，可是他說不清楚；他又噙噙地說起了他們一家人連肚子的在內大小有七個，『難道叫我們大家都餓着肚皮等……』

從後面傳來的太太底粗糙的喊聲猛可地打斷了他底話——

『該睡了呀，明天要起早的！』

柯平先生自個兒抽着煙。這一切，像一個小小的諷刺似地在眼前浮動，把他陷入一個朦朧裏。他想着。他努力召回來了對甘先生的輕鄙的感覺，而把所有微弱的同情都排斥了去。

『這樣的人，這樣的人……』

正這樣喃喃地說，屋子裏電燈忽然自動地熄了，在黑暗中，他摸索着去找一個多星期以前買來而一次也沒有用過的洋蠟。

——現代四卷六號

一千八百担

吳組緝

——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寫——

時候已經是七月中旬，天氣依舊很悶熱。天上佈滿破舊棉絮似的雲，雷聲一陣響，二十多天沒下的雨，像是喘着氣沒命飛趕來的，打得遍地冒灰白色的塵煙。——但是已經太遲了：連阡陌陌的田禾，有的是呈着老綠色，矮矮地擁擠在乾裂的土壤上面，像初春的麥苗；有的雖也結了稻，但只是一些灰白的穀子，乾癟得猶如老婆婆的乳房；有的是早變成焦枯萎黃的稿草，挺直着頭和腰，在微風中輕飄飄地搖擺着了！

今天是七月十五。宋氏大宗祠高大莊嚴的中門洞開着，顯然是有重要的事。

宋氏義莊管事柏堂愁眉皺眼背着手站在門上，對着面前簾子似的急雨呆呆發癡。兩邊兩隻大石獅，各張開大口，在對着他幸災樂禍地打哈哈。

祠堂門前是一片曠荒的廢基。那是洪楊亂後的遺跡。日長月遠，早被垃圾泥土所蓋沒，變成一塊高低不平

的大草場。平時豬羊牲口在上面懶散地嚼着草，野狗在上面咬着一塊破布條，或是什麼的，發狂地奔跑着，打着滾；小孩子在上面放風箏；會節時在上面唱戲謝神；放暑假回家閒得沒事做的年輕學生們在上面露天講演；……現在却一個人影也沒有。遠遠突屹地擋住眼前的，是一座幾根沒去皮的杉木柱和幾條橋板幾片竹簾搭成的高棚子，這是半個月前搭起的龍王臺。臺上神座裏擺着隻瓦缸，急亂的斜雨打上去，發出沉悶的丁丁聲響；遠遠聽去，好像關在缸裏的那條「真龍」正在有所訴說。龍王臺下面，沒遮沒蓋地蹲着一位鬍鬚頭孩子模樣的菩薩，（註）渾身淋着雨，臉上含着一種似乎覺得「糟糕」的苦笑。樣子怪狼狽。龍王台左右零亂地插着些雨旗。旗上寫着的那些什麼「風調雨順」，「沛然作雨」，「油然作雲」，「五穀豐登」……之類祝詞，已經狼藉不堪。久旱的泥地上從垃圾堆裏野草叢裏發出一種令人窒息的悶熱瘴癘氣味，不住地向柏堂的鼻管裏吹撲。柏堂伸了個呵欠，露出急躁不耐煩的樣子，重新踱回裏面去。

（註）這位脾氣好的菩薩，叫做「西風鬍鬚」。據說玉皇大帝是他的外公。外公派他一件有趣的差使：驢司山鄉地方的晴雨。每逢六月也不知他是孩子氣玩亂了心還是其實做不得主，天老是一晴就晴上十天半個月，讓太陽把田裏土壤晒開裂河水乾涸到露出灘石，正要飛速地發長的稻稈都變得垂頭喪氣。一天天萎黃大家一看這情形急得要不得，照例先禁三天屠表示向這位鬍鬚頭孩子以及他的上司下屬懺悔求情，還不下雨，村上人把鑼一敲，邀上一二百人，戴起楊柳圈，赤着腳，排成行列，火把龍旗，香案，鳴鑼放銃，星夜跋涉三四十里亂石荆棘路，到承流峯頂的龍王潭裏，捉起一條魚，獻蝦，四脚蛇；或是什麼的，總之是條「真龍」。關到瓦缸裏，鳴鑼喝道走回來，由地方上有體面的大老，擲神籤，供到這裏龍王臺上來，這是瞞住鬍鬚頭孩子，賄賂恐嚇他的下屬的辦法，如果仍然不下雨，那可不容氣了，選幾個粗壯漢子跑到斗南山西風廟裏，由神座上把鬍鬚頭孩子綁押到這裏來，叫猛毒的太陽把他一頭鬍鬚晒得出汗，冒油。

「雙喜！雙喜！」柏堂喊着，空闊的祠堂裏四面嗡嗡地起了回應。

住守祠堂的雙喜渾着喉嚨答諾着，由下堂耳門走出來。這是個五十多歲的小廝，頭上盤着條細小的辮子，眼睛時時沉着，像在打瞌睡。

「柏老爺，什麼事？」

「你是不是每房都請到了？——你把帖子拿給我看看。」

「我是——小的是照帖子請的。」

雙喜在「掩襟」的短褂裏掏出一張大紅摺帖，雙手遞給柏堂。那摺帖上列着很長一排名字，大般名字下，都已簽了「知」或「到」。 柏堂皺着眉心看了一回，說：

「多少不到的？」

「就是守耕堂竹堂少爺不在家，知字是石堂少爺代簽的。——其餘簽了字的老爺少爺相公都答允到。」

「唔，唔。」柏堂一面把摺帖放入自己衣袋裏，一面哼着鼻，說：「你在裏面做什麼？」

「小的在燒茶。」

「東官廳你打掃完了？」

「東官廳漏雨，恐怕——小的恐怕用不得。」

「漏雨？——早怎麼不說？早怎麼不修理？你是個老管家呀，你怎麼也越活越轉去了？——」柏堂

把個亮光光的禿頭搖得像面貨郎擔的大鼓。

「是瓦眼裏濺進的斜雨——是雨，太急了，瓦溝裏流送不及。小的——小的——」雙喜陰沉着臉毫無表情地說。一邊心裏却想：五月裏落梅雨，已經就漏，告訴你老爺說得修，你老爺却說是今年公堂裏沒這些閒錢花。修祠堂也算花閒錢呀！太祖爺爺在流眼淚哩！——但是雙喜不會說出口。

「嗨——」柏堂像有那麼回事的嘆着氣，忽然想起什麼來似的，把正搖着的頭停住了，回身改過口氣說：「那麼你把正廳裏安排幾張桌子椅子吧。」

「是是。小的就去擺。」說着話，向後退着走。

柏堂走到階沿上，抬頭向那個巨大的長方形天井望一望，雨是稍稍緩和了，天依然沒個晴朗的意思。天井裏幾塊太湖石，一邊擁着棵高出屋簷數尺的大柏樹，一邊是三株瘦長的天竹，雨點打在上面，淅淅颯颯的響，襯托得這邸當高大的周遭分外岑寂寥廓，柏堂要壓住滿腹亂蕪似的思緒，沒法壓得住。昨夜預備了整半夜，不時醒過來還要默記幾次的那篇也許備而不用之尷尬的開會詞腹稿，此時又斷斷續續湧上來：

——今天這個會，大家不催促，我也早就打算要開的。……我柏堂值年管這個義莊，素來手續清楚，大家都曉得……我柏堂是承諸位看得起……我是對得起祖宗的。……去年「夾收旱」，租是照對折交，共總是一千八百擔……大家頭上同是一塊天……大家都曉得……稻價那時跌到兩塊五兩塊二，是我柏堂不忍得把來當泥土賣，存在倉房裏，大家查看……培坤小學是只好停辦……女子念書不過是那麼作興……培英小學

教育鐘點費減到一角五……那是爲地方盡義務，大家是一片熱心……下學期開不得學……市房空着沒人租用……是月齋老叔熱心教育，急公好義，借了一千二百元……自衛團解散……今年是第五年……二十七天不下雨……籽草無收……報了荒，縣政府不准，呃，不准……那不是我柏堂弄什麼……大家可以查問的……要加租……佃戶都鬧着聯合退佃，要去逃荒……呃，那自然是不行的……我柏堂爲義莊，五年來是鞠躬盡瘁，大家都曉得……今天這個會，大家不催我，我也是要開的……我如今要提出來，請大家商量的是……第一，這一千八百擔積穀是萬萬動不得的……這一千八百擔是，呃，另有正用……錢糧附加每畝六角六，墾務局特捐每畝四角……那是要交清的呃……月齋老叔今年三溪鎮學坊虧折太甚，培英小學那筆借款是必定要還的……月齋老叔是一片好心，我們是不能辜負他的……呃……第二，要大家商量個辦法鎮壓佃戶客民……退佃是辦不到的……呃，那是句笑話……第三，大家……呃，是第三，我們是錢糧出不起……呃……大家議個呈請書要縣政府執行加租……呃，每畝二十斤是加得的……呃第四，保甲……壯丁隊……清查戶口，豫鄂皖剿匪辦法……那是……呃……沒錢舉辦的第五……培英小學今年是只好停辦一年……來年再設法的……村上的子弟如今真能念書，真有天資的……呃……太少……太少……村上的子弟……呃，在家裏也是好自修的……呃……念書也是沒多大道理的……我柏堂是鞠躬盡瘁，這一千八百擔……是要作正用的……

「好大的雨！好大的雨！啊喇……」

柏堂嚇了一跳，回過頭來，大門上進來兩個人，一邊笑着嚷着，一邊在收了傘，踩着腳上的泥水，拍着身上的雨點。那個四十多歲，穿一件舊直紋紡綢長衫的矮胖子，是謙益堂子壽，恆昌祥京廣洋貨布店老闆，商會會長；那個二十多歲，一頭油光光的時髦頭髮，穿一件月白生絲長袍，領子又高又硬，直撐住下巴的清瘦長個子，是紫荊園松齡，一位上海什麼專門學校畢業生，如今是在家裏專門當少爺。

「來得好，來得好……」柏堂扮個高興的樣子喊：「大家諸位——請到西官廳坐。」

「這場雨，他娘的腰！這場雨——我說，柏堂哥，」子壽收了傘，把上面積雨褲着說。

「子壽。」柏堂答。

「這場雨要早下這麼十天，嗯，啊，嗯——」

「老弟，這個話就提不得了……」柏堂不勝感慨的樣子答。一邊招呼着松齡說：「你今天居然肯冒着雨勞駕……」

松齡嘻嘻地笑着，不作聲，把長袍高領子整一整，頸子扭一扭。

「他是無事不登三寶殿。」子壽說：「這個話他要我——」

「裏面坐，裏面坐。」

三個人同走到西廳裏，雙喜趕來接了兩位手裏的雨傘。西廳裏一張舊木榻，兩連几椅。香烟果盤都已擺好。

子壽向榻上一躺，順手在榻儿上取了枝烟，直着頓了兩下，湊到眼前看着說：

「我如今是越老越懶，看見榻椅就想躺。——柏堂哥，你這買的是什麼烟？」

「是雙喜買的。說是什麼司太飛。倒公道，十三個。」

「所以你這個人容易老。樣樣事要望錢財經濟上打算。我抽慣了大英牌，這些新牌子——」

「我曉得你的心事，要是在這個榻上設一盞燈，那就正合了你的意思。」

「不是那個話，不是那個話。這是什麼地方！——我們還是談正經的。松齡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他到你府上連找了幾次，你老哥財忙，都不在家——」

「我是半個月沒落家，在莊上住了七天，城裏三天，這個會延遲到今天開，也就是這個原故。——天生一付賤骨頭，有什麼說的？——松齡那個話，我也——」

「你聽我說，聽我說。他是爲了幾筆存款取不動，如今已選好了八月裏的日子動土，就缺這筆錢用。柏堂哥，你說祖先的黃金（註）難道好長久拋露在土面？所以這事做子孫的無論如何不肯，也是要做的。義莊這幾年緊迫；我曉得——」

「豈但緊迫？去年培英學堂開不得學，不是向月齋老先生借了一千二，不是長年二分起息——」

「那不錯，聽我說，聽我說。松齡那座竹山，——我們是談家裏話，句句如實說。——如今是鞭長莫及。松齡自己又（註）「黃金」骸骨也。」

不會經營，一個住在山棚的佃戶又是個膿包貨。每年出的筍子、竹，都給當地的王八蛋偷個完，反正曉得主子是個軟弱書生。在縣政府花了不知多少錢，請當地鄉紳的酒席已不知請了多少次，立的『禁牌』只是聾子的耳朵，嚇蒼蠅也嚇不動。這座山和太祖的墳山是一支龍。這你老哥是曉得的。如今他急等錢用，打算硬起心肝，只要個兩隻手的數目。除竹木不計外，山上有五十多畝田，單單這五十多畝田，就不止二千元！這個好處，他不忍得造化別人，他是死心一個點要賣給義莊。葉落歸根，憑這一點心，就是個爲子孫。柏堂哥，你無論如何也得成全。……義莊裏去年的稻子一千八百擔，不會賣，我曉得。你說義莊緊迫。那不錯，那不錯。如今就在這稻子裏出價……柏堂哥，你說這事可行得……松齡是爲了安葬祖先的黃金。這是正事。你成全了他，你有陰德……」

「你這個話，我也略知一二。可是這個義莊，不是我宋柏堂的；要是我柏堂的那，那不談竹山的話，就是白手借這麼二千塊，我也放心……」

「不打那個官話，不打那個官話。柏堂哥，松齡要你老叔說的話是一點水一個泡。你究竟是不肯成全就是這一句話。」

「子壽，你也是市面上替大家做事的。你不能拿這些斬釘截鐵的話來填我的胸口。那我叫我做不得人。我不妨把我衣袋裏的邊邊在你老弟面前抖一抖：義莊這一千八百擔是，我忍不得拿來當土塊賣，纔勉強留下的。——那也只怪是我半夜給鬼摸了頭。——心想歇一年息，看今年價錢可好點。誰知反而望下跌。又遇到這個大旱年。今年是籽草不收。這不是我柏堂人糊塗，大家裏都是有田的。如今這點蠶留下的稻，——總共不過一千八

百擔，按市價一塊八角算，不到三千五百元。只還月齋老先生那筆借款連本搭利就是一千五。老弟，你想想：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的開支，那裏出報了荒，縣裏不准，錢糧附加每畝六角六，望那裏出墾務局的田畝，捐望那裏出壯丁隊的開辦費？那裏出培英小學就死心關門了！——這些都不談，老弟，我問你一句話：你曉得和你老弟同樣情形，要通融這筆稻的人，應該有幾多位……」

子壽赤紅了臉，由榻上跳着站起來，嘆着說：

「不是那個話，不是那個話！你老哥說話怎麼拖泥帶水的！是松齡要安葬他兩代黃金，拿竹山來賣給義莊。是他託我來說這個話。你怎麼說我子壽要通融義莊這筆稻！——柏堂哥，你這不是個笑話！你這不是含血噴人……」

「你坐下來，坐下來，不要走氣門。——就是我說錯了一字半句……也反正是一家人——那這話就格外好說了。」——松齡，

松齡坐在左邊太史椅裏，直着雙毫無神采的眼睛，在對面柱子的半邊楹聯上，柱子裂開了無數的縫，把楹聯上一個個端方的字體，扭扯得很狼狽。一隻壁竈從這個字爬到那個字，爬到裂縫裏，又重複爬出來。他把每個字在膝蓋上照樣描畫着：

「天地間第一人品還是讀書」

畫了一次，又畫第二次……柏堂和子壽的談話，雖近在耳朵邊，但只僅僅跳進斷斷續續的一句半句來。盤繞

在他腦裏的是昨天晚上在則古軒瑞卿嫂家打牌的情形：燕姑娘打五索，他有意做個醜臉說「對」，燕姑娘就紅着臉格格地笑；他把腳踹住她的那隻尖瘦美麗的小脚，她就紅着臉向他丟個半嗔半笑的眼；他把胆子一大，用右脚把她的脚挑着攔到自己的左腿上，握着，捏着，手由褲管裏伸進去……這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這都是奇蹟！他想不到燕姑娘那麼尊貴美麗的人，是這麼容易上手……

——十個女人九個肯，只怕男人嘴不穩……他心裏癢癢地想着，一邊仔細再把每個舉動回味着，一邊手在膝蓋上無心地畫着字……子壽跳着嚷起來了……柏堂喊自己了，

「呃，柏堂叔……拍堂叔。」松齡好像從夢裏醒過來似的，把眼睛眨了兩眨，牽住領子扭着頸項答。

「姪郎官，不是我做叔叔的今天要對你說不三不四的話，你畢業後回家剛兩年，只經過我的手的，就已經賣去五十多田。三河鎮市房不算，在恆裕烟店抽的殘股不算——你怎麼兩代黃金還是拋露在土面？姪郎官，先人創業不容易。你年紀輕，上頭還有個老嫂；下面，剛動頭就已經有兩個孩子。你是受上等教育的，你要顧點後路。——世界是一天一天壞，錢是在水裏的。——」

「我今年——我我我——」松齡蒼白的臉上飛起幾朵紅雲，把身子扭了兩扭，由太史椅上站起來。

三

外面格篤格篤地一陣皮鞋響，又夾着幾雙釘鞋，和好幾個人說話的聲音，鬧得正堂裏嗡嗡然。

「我說怎麼找不到人，原來你們在這裏！……」

說話的是博學堂大房步青；五十多歲，鬍子已經花白了，是怡昌豆腐店老板，肩背有點駝，辮子是民國十七年割的，而今留着個鴨屁股在頭上；接着進來的是審問堂二房慶甲，六十多歲，可是光滑滑的一個扁皺的下巴，找不到半點鬍子根，這位老先生，人家背後都喊他「肚臍子」；意思自然是說他除了烘火晒太陽，拿把扇子走到河岸，帶小孩子玩玩，上街買東西外，再不會做過其他什麼事；第三個是明辨堂四房子漁，或紫瑜，或子愚，總之是個滿口野話，愛哈哈大笑，會做呈子狀子會打官司的人，四十多歲，一張元寶形的胖臉上，留着幾根仁丹鬚，第四個是慎思堂三房叔鴻，一位北京什麼大學畢業生，二十七八歲，左眼下一大塊烏青色的疤痕，痕上有幾根毛，如今是在省城中學當教員；第五個是篤行堂五房景元，一臉乾巴肉，三十多歲，有個口吃的毛病，是個忠厚的生意人，自被店裏辭歇後，在家已閒住三年，臉上那幾條新傷痕，說不定便是他尊夫人給抓的。——這是銘公分大五房的五位代表。

柏堂丟開松齡和商會會長子壽，連忙站起來，迎着說：

「勞步，勞步。濕了你們的腳，濕了你們的腳。」

說着就高聲喊雙喜倒茶敬烟；一邊抬頭看一看天，雨已小得多，幾塊烏雲飛跑過天井。

「柏堂，你這個話錯了。」豆腐店老板步青老弓着背把傘靠到牆邊，舉起手裏那根毛竹旱烟袋看了看，慢慢地在釘鞋上敲着烟蒂說：「我是爲了落雨纔出來。——這個「秋燥」還了得！」

子漁，當訟師的那一個，手裏拿着兩根新製的蟋蟀草，笑開臉指着柏堂說：

「我說，柏堂哥，這個天是有意調皮，是有意；也傷人，是個絕種……」

「不是那麼說的。子漁——」豆腐店老板步青老在榻上柏堂先前坐在那位子坐下來，接了雙喜敬的茶，和雙喜說：「你拿『淨絲』來，我不要這個洋烟。——子漁，不是那麼說。那個年成的事，是只當瞎子死了兒子，橫直沒眼睛望了，可是這個『秋燥』……人要緊，人要緊。這……場雨，到底還是雪中送炭。天有眼，天有眼……」

「天有眼，天就有眼，也是生在後腦上的……」

「慢着——自從南京建都，我們這裏的天，到底是無眼的，天心是歸順的。你看申報上，陝西一帶是個什麼樣子？陝西要是靠近南京，就不會變成那樣子。這是一定的目的。——我怎麼曉得天心是歸順的……我早上又看見渭生，渭生瘦了黃了，那難怪。十幾天來，他連在家燒一管『淨絲』的功夫也沒得。這個秋燥，嘯郎中做生意，藥店做生意，壽材店做生意。——」

「你老哥乾子豆腐的生意也不壞呀！子漁向大家做個鬼臉，笑開了，把蟋蟀草拂着自己的仁丹蠶說。

「你真打岔。」步青老嚴正地繼續說：「——就是我們這個村上，這幾天害秋瘟的有多少……一色的病，寒熱不分，清，燒黃了眼珠。說是『半更子』，（註）不是，說是『傷寒』，也不是。你說是什麼？——就是個秋燥的病……我家春狗子，頭天晚上吃了兩塊香乾子，還同他姐姐唱革命歌，好好地。半夜架天架地燒起來，第二天，認不

（註）「半更子」瘧疾也。

得人了。我接涓生來診看，涓生說，用不着看，用不着看……一色的病，他一天不看不看也要看五六十，那自然不用看。——他配了一付『碧玉散』，叫我只管放心給他吃；可是要想病完全好，那邊等菩薩酒下楊柳瓶裏的淨水。——他這個話就是有宗旨的……你說天沒眼？今天不落這場雨，人還了得……所以，天心到底是歸順了的。……」

「肚臍子」慶甲老癟着那張沒一根鬍鬚的嘴動了兩動，眼睛望着天井，獨自個點點頭，表示對步青老這番話已經有所領悟。

子漁扮了個滑稽的笑臉，望一望大家，看見大家都不作聲；又見步青老在吸着烟，搖着腳，那麼付得意的神氣，心裏有點難容，有意逗着說：

「就依老哥這麼說，下場雨，殺殺秋瘟，病人好過點，那這個天，越發是個絕種了！」

「毫無目的，毫無目的，——」步青老擺着腦袋說。

「聽我說完。——步青哥，你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你是像你的那旱烟管，不那麼——不那麼容易吸出烟來的。——這個却不談。步青哥，你曉得，人活了，不死，那是天有眼了；可是籽草無收，活着沒飯吃；買吧，不管稻子多便宜，也是買不起的。——這樣子，索性病死了，倒不差似登仙。如今給這場雨救活了，反弄得死不活的那是貓兒要耗子，不過制你多受點災難……火燒紙馬店，遲早是要歸天的……你說這個天怎麼是歸順了的……怎麼不是個絕種——怎麼是好爺娘扯的！」

「毫無目的，毫無目的！」

叔鴻，大學畢業生，靜靜地聽着，忍不住嘆噓地笑起來。

「你笑什麼？」子漁也騰地笑了；「叔鴻，你是個有學問的，你說我這話可對……」

「老哥，我得罪你。」叔鴻把頭髮向後摸了摸，苦笑地說：

「你別拉上我。我是不懂你們這些經緯的。」

商會會長子壽一直躺在榻上，抽着烟捲，噴着圈兒玩，想心事。這時忽然坐起來，問叔鴻說：

「鴻叔你幾時上省……你那件債務，官司……」

「學校是早開學了……就是這件官司絆了我的腿……我現在打算兩天內就動身。」

「官司了了？」

「了了？——光景一輩子也不會了。」

「是件什麼官司？」柏堂插嘴問。

「你不曉得？——呢，你是個忙人。你是不曉得。」訟師說。

「就是萬源油坊那筆存款，二千二百元——」

「就是殷楚江的那個萬源油坊？那不是筆鐵穩的債。殷楚江縱然不在了，他幾千畝田總是長翼膊也飛不

掉的，」

「我不是說這筆賬不穩。是我要錢用呀！——這二千二百元，還是先大人手裏存的。那時先大人和殷老是親密知己；你老哥是曉得的。那時他——」

「我曉得，我曉得。」柏堂說：「那時他在長江南北有十幾個金字號店。他那個活動的能力，是誰也佩服的。」

「殷百萬，數一數二的鄉紳，數一數二的鄉紳！」步青老把旱烟管在鼻上擦着油，搖着腿說。

「就是我畢業那年，一分八釐息還是上了的。——忽然無緣無故的聽說他死了。——有人說他是錢店倒了債務發作，吞金子自盡的。那不管他——我由省城趕回家，想和他令郎接一接頭，免得以後我們兩方隔代人，將來生瓜葛，那知他奶奶十把眼淚九把涕，要求止息，三年內分期還本。我就吃一驚。——但是兩方面是世交，難不成看他家出了凶事，我不幫幫忙，反來窘逼他？所以我和我母親商量，就依他止息，可是款子得要在一年內還。這是前年的事。誰知當年不會還，去年還是不還。——我想，就是完全依你那個話，兩年內也該還個大半數了；你如今睜而不睬，一毛不拔，那是個什麼意思？——你曉得他是個什麼主意？——他要拿田抵——」

「毒主意，毒主意！」步青老搖着頭說。

「那你不能閉眼睛吃老鼠藥啊！」柏堂關心地說。

「所以，我想一想，這個世界是談不得情義的：我與人以德，他却報我以怨。反正我父親是不在了，殷老也不在了——他令郎你大家總曉得，看那付形樣，就要惹我生氣；不是近視眼，要配付平光鏡。用紫的綠的紡綢線春做四不像的西裝中山裝學生裝穿。一隻手要戴上四個五個寶石戒子，一天到晚靠在烟燈上聽留音機。外埠到

的娼妓，一個個喊到自己家來胡纏……你說我和他講什麼情義？我借給你的是現錢呀，你怎麼拿田抵——這且不談，自從我先大人——我父親過世，喪葬費用了六七百，我弟弟幾年上學校，一年用四五百，家兄離婚，花三四百；又結婚——」

「伯鶴結婚了？——自由的？」子壽問。

「在北京。在北京。」叔鴻答非所問地繼續說：「——又結婚……近年家裏又添了幾個孩子，我們自己在外面混，是老爺管不得老爺的。唉，我們這個家，就叫沒法想。——這且不談，家裏一點點產業，你大家大約都曉得。一百多畝田，去年反貼了幾十塊完糧納稅。今年更不談。幾個合股店，吶，合茂漕坊是北伐軍到境那年倒閉的。股洋五百元，完全沒了，還攤了一百多元債；同姓布店，去年損三哥要做一批繭，克义，蝕了五千，只分了點賣不掉的洋貨布疋回家……福康一筆存款，店主如今是押在衙署裏，我問那個去要錢，恆豐烟店一筆，如今三老爹這個店半開半關支撐着。三老爹尊分長，利也不給，本也不還，這口冷粽子我只好硬起頸子吃。——我一家十多個人，吃用望那裏開支……我是狗急跳牆，我並不是好惡……」

「縣裏是怎麼判的？」子壽關切的問。

「縣裏是拖延，他破產抵債，自然沒話說。可是他這個產是田，是破不了的。我是個賣田的人，我受他的田……」

「…」

「這年頭田是個倒霉東西，是個瘟神，誰見了，誰怕。哈哈……」子漁，那個訟師，笑着說。

「那你走了，官司那個問？」商會會長子壽問。

「我託我們的子漁哥全權辦理——」

「子漁，叔鴻這事你要盡點力。你把錢弄到手，我給你存放伸息。長年二分，長年二分。」

子漁哈哈笑起來：

「聽聽這個話。八字沒見撇，他倒先伸腿了……」

「子壽哥，別想這個心思。我是等着錢還債，等着錢做盤川，我要是有錢存放，我也不打官司了。如今你老哥是大老板，是商會會長，你借給我，我的是長年二分五，行不行？」

叔鴻說着，大家哈哈笑起來。

笑了一回，叔鴻走到柏堂跟前說：

「柏堂哥，我有句話和你說。」

柏堂怔了一怔，被叔鴻拉着出了西廳。

四

這時候已經快十點半鐘。雨已變成鵝毛雨。西廳裏一塊長方形的太陽光驟然由天窗上照下來，依舊是這
麼炎烈可怖；天井階沿的濕地上，不住冒白色的水蒸汽。

大家都皺起眉眼來。

「步青哥，」那個訟師笑着說。「你看看這個天，可像是有眼的，可像是歸順了的……這不是貓兒耍老鼠！這叫人怎麼活……？」

「子漁，虧你是個訟師。你這些話，毫無目的——生了個天，難道不出太陽——」

「不談這個話，」子壽，商會會長，不耐煩地插着說：「——子漁，我想，我們這個義莊，給柏堂官拿在手裏，弊病太多。如今這一千八百擔，他就是想把持，不打算拿出來……」

「這個話你錯了。」步青老裝着旱烟袋說：「柏堂是個正直君子，人精明，把穩。他是個眼睜住卵子纔肯過河的。他是個天天在銅錢眼裏打鞦韆的……有這個義莊，就少不得這個人……這是一定的宗旨，一定的……」

「精明把穩！——一個笑面虎……步青哥，我不是和你說，你養養神——」

步青老滿不在乎的樣子，擦着火柴吸烟，搖着腳，怡然自得。商會會長接着說：

「去年義莊的田是照六折五折收租：一千八百擔，那時候他在莊屋裏收租，小廝是帶的他自己家裏的長工，却開莊上的賬，還把他兩位少爺帶去住，吃。那些佃戶辛辛苦苦一年做到頭，碰到旱年，自然只好東佃兩家認虧吃；他不，還是天天要佃戶送雞來，送新上市的青豆來……吃不了，帶着走。大擔小擔差使佃戶望他家裏挑。怕那些贓物，直到而今他還不會吃得完……這都是額外的訛詐，却飽了他個人的腰……這是說的去年。前兩年十全十收，弊病自然更多……」

「那不出奇，子壽」步青老閉着眼睛，幌亮身子，忽然又插一句說：「那不出奇！那是個戶的孝敬，那是他應得的酬勞……你這些憐惜佃戶的話，都是貓兒哭老鼠……都是貓兒吃不到牆上的乾魚……」

「你這話怎麼說，步青哥？你六十歲攔在頭上的人，說話怎麼總是圍圖的……不是白吃了你五十多年的飯……」

「莫走氣門，莫走氣門！」步青老繼續幌着身子閒閒地說。

「子漁，你聽我說——那些就算是額外的孝敬，不談他——一千八百擔稻，那時候市價還有個兩塊多近三塊。他存了個私心，打算籠斷了，好自己賺錢上腰包，留着攔在莊上；不放心，又打莊上牲口挑子擔子望這裏運。這些手脚多一遍，他的額外酬勞就是多一次——這還不談他。稻一攔攔下來，到今年碰這個荒年，籽草不收。稻價却是跌到一塊七一塊八——這個損失該由那個去擔負……還不談，義莊早兩年十全十收，也得價，那些錢是無論如何也是開支不盡的。除開買了我們子孫幾百畝田，却不見剩一個錢——錢是不會不剩的，他拿在手邊做資本，做茶葉生意，做蜜棗生意，放高利貸給窮人給佃戶，每月二十個鈔一塊的息。培坤學校由他關門，培英學校開學却還要借月齋老先生的債。明明是一分八的息，他却開二分的賬——」

「你這話，我相信，我相信。」訟師回答：「可是世界上的老虎都吃人。都不是好耶娘扯的——所以我是贊成瓜分義莊，大家平分……哈哈……」

大家都吃一驚，看住訟師子漁那個哈哈笑着的臉——像隻破散了的元寶紙錠。步青老站起來，用旱烟袋

敲着地，說：

「子漁，你這個話，早就有人這麼倡；可是你今天公然在祠堂裏這麼說，你不是個姓宋的子孫，……我比你窮，我可不故作這個非分之目的？你這話太沒良心，太沒宗旨……」

子漁把頭靠在太史椅背上，繼續張着嘴笑。笑了好一回，坐直了，說：

「老頭子，在『家堂菩薩』面前，這是你老哥扣屁股賭個咒，分義莊，你心裏不想……說謊話的不是好耶娘扯的！」

「太沒良心，太沒宗旨。」

子壽會長非常痛快的笑了一回，高興的樣子和子漁說：

「還有那個話：義莊這一千八百擔稻，如今是板凳做上的鷄子。柏堂官就第一個想一口吞……而且，這個大荒年，我們做東家的是籽草無收，客民佃戶呢？他們難道天給落下來米來？他們如今要退佃，要逃荒？可是不能插起翼膊飛呀，而且飛到那裏去！——狗急跳牆呀，他們沒得吃，難不成一個個成仙學道？難不成一個個做菩薩？——那個笑面虎只一味的屎壞了心竅想把持了自己一口吞，好像就沒想到這一點……子漁，你想想……我今天是提議先分這一千八百擔。我們做子孫的沒得吃，我們不能讓柏堂官一個人玩手段，上腰包；我們不能等着客民佃戶來搶糧……這話你說可有個七搭八？」

「有之，有之。不催他開會，今天這個會他是不見得開的。」子漁把蟋蟀草拂着鬍子說。

黃河心不死，他還是想拖延日子，箇斷這筆積得彀來給自己賺錢。——都不是好耶娘扯的！」

「就是這個話呀！——那個笑面老虎還說，還有人在對付義莊這一千八百擔。你曉得還有那幾個？」子壽問。

「我曉得的就是叔鴻要賣三十畝田；否則就借就借五十担稻。他等着錢做盤川，佈置家用。——叔鴻這事柏堂官是不能不答允的；他領了第一個月薪水就歸還；蠢樵老頭子要提議領『古稀俸』，這個話是不行的；我們活不到七十的，難不成就白做一趟姓宋的子孫……肅堂官要『靠』三畝田契，都是少數，再還有就是他——」

「子漁說着把那根蟋蟀草點一點景元。」

「我我我——」景元梗着兩根青筋在太陽穴上說：「是沒沒沒法想……我我我我家裏沒得吃——」

「他那個媳婦，」子漁說：「是貂蟬轉世，不是個好耶娘扯的。景元官也太軟弱，不像個有屌的——」

「怎麼，這兩天又打了架？」子壽問。

「你看他臉上掛的彩……」

「我我我我——」景元摩着臉上的傷痕說。

「也難怪！」子漁說：「他歇了生意，在家裏閒住三年多，家裏幾畝田，够不得三個月糧。他那個貂蟬，又是個豬婆轉劫，今年生一個，明年生一個……那些小狗扯的一個個都是哪叱投胎……全靠貂蟬一雙手做點鞋，洗點衣，養這一家人。——而今的女人，有幾個是好娘扯的……她吃了苦，她就就要做王帝了……」

裏，有個人站起來向他招手。

「步青哥，這邊來，這邊來。」

步青老走近一看，原來是涓生。涓生四十多歲，穿一件上黃下青的多羅藤「接衫」，（註）一隻厚嘴唇，翻得儂豬婆嘴；白眼珠上網滿紅色經絡，一秒鐘裏要眨三次眼皮。他除做郎中還兼通陰陽，是個有名的風水家。

「幾時來的？你今天也有空到祠堂裏來？」步青老高興的說。

「是這個話，老哥；我是私不廢公。不怕十頂轎子擺在我門口，等我去診病；只要祠堂裏有事，我還是要到的。」君子固本，本立而道生。……我也就是個不忘本的意思。——你早就到了！兩隻紅眼睛眨得如有機器開着的一樣。

「我是落大雨的時候來的。——涓生，你這個話就真有宗旨。……今天這場雨，抵得你幾帖「碧玉散」我春狗子吃得半飯碗了。」

「這場雨，甘霖是甘霖；只是炎威不殺，元陽太旺。——還是個「秋老虎」。古人說，「江海以灌之，秋陽以曝之。」爲什麼不說「夏陽以曝之」？……這話是有道理的。——這就是個秋老虎的意思。何況這場雨潦斷雨脚，羲和就來高臨，陰陽相尅，人最容易中邪。……「藿香丸」是離不得身腰的。」

「涓生叔，我說藿香丸還不如仁丹。」

（註）是一種馬褂連長衫的衣裳。

插這句話的是雲川，尖尖面孔，是個上學校上到中學二年級就輟學的青年；穿一件翻領短袖ABC的襯衣，一臉紅顆粒，不時要用手去剝弄。他說這話時，就正在臉上剝弄着。

「人丹那是騙人的。——豈可人而有丹？除非赤松子下凡了！」

聚在一起的叔鴻，柏堂，還有石堂。——（一隻眼睛，四十左右，穿一件加染的灰色紡綢長衫，一臉煙色，是個落魄的小政客，曾在安武軍裏當過司書。）——肅堂——（五十多，是個老實可憐的塾師。）等人都停了自己的談話，轟笑起來。

「不是中國人丹，是日本仁丹。」

「那更不煞了。倭寇乃虎狼之邦；它那些藥，也都是個霸道。——賢姪官，你記住我一句話：治病如治國，總是王道爲尙。……你們現在講究新學的，就都忘記了這個道理。」

雲川望一望大學畢業生叔鴻，叔鴻和柏堂繼續談着他們自己的話，沒來理會雲川頑皮的樣子，再插一句：

「施德之濟衆水怎樣？虎標堂萬金油八卦丹怎樣……也都不及藿香丸！」

「賢姪官，那些藥，說破了不值一文錢：什麼濟衆水，十滴水，萬金油……你看他裝潢得那麼好看，賣人家那麼些錢？其實裏面是些什麼藥？也不過薄荷，甘草，冰片之類，對上一點酒料而已。世界上豈有個酒能驅邪者……酒鬼，酒鬼，酒自己就是個邪道了。」

「這話就不盡然。」石堂那位小政客，眇着一隻眼睛，把手在桌角上一拍，說：「濟衆水裏的是白蘭地酒。這

是味聖藥。心脾胃膈有點小毛病，喝這麼一小盞，藥到如神！我從前在天津，也是六月裏，住在我的——一個『拜把』的公館裏。那天晚上幾個人去聽王瑞卿的戲，沒到壓軸子，我就覺得心膈阻礙，一手心冷汗。我想我這可要進醫院了？——那知不然！我的那個『拜把』跑到咖啡房裏弄來一小盞酒，也不過這點點（比着茶樽裏的茶脚）。我那時是喝不得酒的，勉強沾了一點點，就覺得意思滿對。喝完了那一小盞，——是個高脚琉璃杯，這家鄉是沒得的。——胸前豁然開朗！我一問這是什麼酒……就是白蘭地！施德之怕就是我的那位『拜把』傳授的。——所以，外國人是有個研究的，不能一概抹殺……至于仁丹，那誠然是個霸道……」

「有嗎啡！有嗎啡！」步青老點着頭說。

「這話就不對勁！」雲川嘻笑着臉說：「你們到廣濟堂藥店去問一問，一個六月，銷的是仁丹多，還是藿香丸多？——我昨天給我嬌娘去抓藥，那裏十三個買藥的，就有五個買仁丹。中國的人丹不要，咬定一個點要日本仁丹！我打聽朝俸，說是這一個六月銷了七八千包！——長江沿岸還在抵制日貨呢……難道這些人都定是要吃嗎啡的？」

「抵制日貨，那是個笑話，那是個笑話。」石堂搖着頭說。

「如今街上生意是家家清淡，家家虧空，只有藥店是好生意，好生意。」步青老唉口氣，忪着眼睛說。

「你老伯的寶號總是不會打倒的。這……」雲川說。

「那是家常必需之目的，蠅頭為裏（微利），蠅頭為裏（微利）。」

「不談那個話。」石堂補上說：「我說，要抵制，就該不分日美英法，各國皆應在抵制之列。買日本貨固然是利錢外溢，難道買西洋貨就不是利錢外溢？我們中國窮那就只窮在買日本貨上——還有一層，這抵制外貨的事，靠學生演說，抄查，是無濟於事的。人民是窮得這樣子，買東西自然是揀便宜的買，何況外國貨自然是比中國貨好……這個事應該由政府裏出力！」

「政府裏怎麼個出力法？」雲川問。

「政府裏應該——這個話，你們是不懂的：我說的是關稅。外貨進口，加重關稅……自然國貨就爬起來了。這話叔鴻就是明白的。」

「什麼？」叔鴻問。

「我說，要抵制外貨，振興國貨，該先加重關稅。」

「得罪你，老哥。我不懂這個話。」

「哈哈！」雲川頑皮的笑起來。

「你大學畢業，不懂這個話……你是學社會的呀？」

「我學社會，沒學到這個。你莫考我。我怕考。」

「哈哈！」雲川笑。

「老哥」叔鴻笑着說：「你那是說的句天話！是外國人在中國加重中國貨的關稅哩！你曉得連長江沿岸

都有洋關哩！——重要海港都插着外國旗子哩……」

「不談這個。」石堂眨着一隻眼睛，皺了皺鼻子說：「——雲川你們年輕學生露天講演什麼的，總是個笑話。好比六月裏，你們夜夜在這個門前講演，說那些個無法無天的話——」

「我們說的只是破除迷信，抵制外貨……我們沒說什麼無法無天的話。無法無天的話是你竹堂叔說的。……」雲川辯着說。

「你們不能學他！他是個目無法紀的人！」

「石堂，」義莊管事柏堂沉着臉，很嚴重的樣子說：「你那位令弟，你得管管。這個責任在你身上！家裏花那些錢培養他，鄉村師範畢了業，就應該在村上好好做點事了——培英小學請他當教員，他不幹要到上海去進工廠，做工人……體體面面的教員不做，要做汗一把水一把的工人！這不是天生的下流性子……這不是辱沒姓宋的祖宗——這也罷了，做工人又又不安分，給官廳緝捕，跑到家裏來躲身，仍然是坐不住熱板凳，天天和些客民佃戶攪在一起，從中鬧是尋非滿口『俄國』『俄國』的……他到底是個什麼主意……外面人都說他『當』了共產，這可不是個玩笑的事！將來有了是非，連累的不是別個，就是你石堂——」

「別提這些話！別提這些話！」石堂皺着鼻樑擺着手說：「我如今是只當沒有這個人。反正和我遠得很，不相干！拉不到我身上來……要是我的個親手足，我是早就送他到衙門押起來了……免得像敏齋老的那位耀祖官，給外國人捉住了坐西牢……柏堂哥，你今天的摺帖就不該列他的名字……」

「那不然。」柏堂說：「我是挨房頭請……反正他是不到的……叔鴻，耀祖怎樣了？到底是活的，還是死的？」

「他是個嫌疑犯，光景不要緊……不過也難說……」

「唉——這兩位都是——」步青老嘆了一口氣，要說什麼；睜開眼睛來，看見雙喜領着兩個楊柳春茶樓的夥計，挑着熱騰騰的竹盒擔子走進來了：「點心來了！吃點心，吃點心。」

六

吃完了點心，叔鴻一邊接過雙喜送上的手巾抹着嘴，一邊自言自語的笑着說：

「點心是吃了，會可不知到幾時纔開得成……」

「快了！快了！」柏堂噤動着舌頭，喝着茶說：「這裏是銘公分，昌公分都到齊了；熙公分差三個；鐸公分差兩個；彥公分差四個；錫公分也齊了；彬公分……」

「我們姓宋的八大分——」商會會長子壽嚼着滿口燒賣，渾着喉嚨說：「一百八十多房，二千多家——別個都是頂房頭，到了會也是做菩薩……只要月齋老先生一到，凡事都行了。所以，以後不必多事，開什麼祠堂門，老老實實『素雅一塊玉』（註）地請月齋老頭子獨斷獨行……」

（註）猶言「乾脆」也；「老老實實」也。

「子壽，不是那麼說的。」步青老頭子搬了五塊發糕裹在手帕裏，預備帶回去給他春狗子吃；一邊說：「月齋老叔是年尊分長，凡事有宗旨。他就是獨斷獨行也不出奇，大家心裏都服——」

「老哥，」商會會長說：「我們兩個是談不上來的。我說話，你莫插嘴！我和你老哥豆腐貼對聯，兩不黏！」大家都轟笑起來。

馮師子漁笑了一回，捧着茶樽走到叔鴻跟前說：

「這裏開祠堂門，不比你們學堂堂裏在學生會，急是不行的。——這裏開會，是且談，且吃，且走——會開不開是沒關係的。」

「今天可不行，談了，吃了，——可走不得……今天是一千八百担稻，幾千條性命！」

「又來了兩個——三個，三個。」雲川嘆。

大家一看，來的三個人第一個是熙公分老二房——逸生，穿一身月白竹布褂褲，腰上繫一根「通海」，胯下拖着絡鬚，快近三十歲，是個「三江黨」同志；第二個是彬公分禮約堂敏齋，五十多歲。苦心經營着他的「每文齋改良學塾」；新近爲兒子不知下落，滿臉愁苦樣子；最末一個是培英小學校長翰芝，四十多歲，民國三年江南師範畢業生，穿一件舊紡綢長衫，滿面白風斑。

「來得正好，來得正好！點心還有的。」柏堂招待着說。

三江黨同志坐到白面少爺松齡的桌上，拿起筷子拚了一塊饊送到口裏，吃着說：

「我是命裏有屎吃，到處是茅坑。——我剛纔在楊柳村和幾個朋友剛吃的。」

「你這個絕種！」詔師子漁走過來，對逸生嘻笑着臉罵着說：「你初八日答允捉蟋蟀給我，怎麼七八天不見你狗腳跡？」

「老叔老叔，」逸生縮起頭，做個防備討打的樣子說：「莫火我！莫火我！——三溪鎮唱目蓮戲，我去趕了一場……我是小狗掉在糞坑裏，吃了一個飽……我是昨天半夜趕回來的。八十多里路，走得我臭死。——蟋蟀子我替你打聽了三四頭：萬生竹匠的兒子在柏蔭園捉了個『桂花玉』，我看了，是個『紅沙』。大概有個『五七半下歇家』，（註）要是耍得的。我隔壁小寸子捉了個『麻王』，可惜折了一條腿。——」

「你不要一隻油花嘴！我不管你那些個蛋。三天裏你不送幾頭來，你小心你那條狗腿……真是絕種！」

「老叔，就這個話，就這個話……離『白露』遠得很，多了不敢承擔，二十頭出在我身上。不算話的我是二百五，你老叔送我下城……你拿鞭子整我家法……你把我的『宋』字掉過來寫……」

「這就行，這就行。」

「可是我有一句話，說了你老叔莫多心：你老叔是叫化子嫖院，窮快活……」

「絕種……」拍的一掌打在那個光頭上。

「老叔，老叔，」逸生縮着頭，眨住眼，格格笑着說：「我我我不曉得你老叔養這些蟲子和誰打……村上的

（註）蟋蟀的體重，「下歇家」猶言「弱」也。

「撮棚」(註)前年就没開，連三溪鎮今年也沒「棚」。你老叔就該「素雅一塊玉」地在家裏躺躺燈了……還要一個點——一個點差使人」

「我曉得你這絕種是一張婊子嘴……」

「老叔，老叔，你是飽人不知餓人飢，我我——」

逸生看見叔鴻走來了，就停了嘴。叔鴻走到桌傍，笑着對松齡和子漁滑稽地說：

「村上這些人，恐怕只有你們兩人是最快樂的。你是閑情逸致，打蟋蟀，養雀子……你是溫文風流——」

「叔鴻，松齡官有個奇癖，你不曉得。——其實不算奇，可是在他就奇了。——他是個『小脚狂』……」

松齡窘得臉上通紅，扭着高硬領子上的下巴說：

「別糟塌人，我我——」

「我糟塌你？——松齡官，你賭咒，你賭咒……學堂畢業生不喜歡剪髮女學生，倒是喜歡——他不是喜歡，

簡直是『狂』……他們罵他『封建遺孽』，那真不錯。」

叔鴻笑起來，打趣的說：

「松齡，你愛小脚，少不得到山西去一趟。山西大同的小脚只有二寸半……難怪你在家裏住着不再想到

上海去——」

(註)是打蟋蟀的地方，爲私人所開設。

「別瞎說。」松齡硬着頸項，紅着臉站起來，想走開。

「別走，別走！」子漁哈哈笑着說：「他這個小脚狂，是到家了。的面貌不在乎，年紀大小不在乎——」

松齡掙一掙，到底溜走了。

「哈哈，真不是好耶娘扯的。」

「叔鴻，我有句話問你。」一個沉濁的喉嚨在後面喊。

叔鴻回頭，是敏齋老，每文齋主人。他和鑫樵老一起坐在東邊桌子旁。

「老叔，什麼事？」

「我問你一句話：耀祖到底是不是共產，你一定曉得的。」

耀祖是敏齋老的獨子，同叔鴻曾經在中學同過學和小政客石堂的從弟竹堂是宋家兩位革命家。在上海一個大學讀書。剛不久忽然被捕，到而今不知生死下落。敏齋老問的就是這回事。叔鴻說：

「這個我不知道。聽竹堂說，也不過是個嫌疑犯，他是個用功的。——你老叔儘管放心。想不久就會釋放出來的。」

「不是這個話。——他要真是個共產，那碎屍萬斷，罪有餘辜。不但我痛快，祖上也是除一害。……官廳不殺他，我也是不容他的。……」敏齋老搖着一把麕毛扇，說着，老花眼裏漾滿了眼淚。始而悲壯的聲調，繼而有點哽咽了。

「叔叔，不會怎樣的。你老人家儘管放心……我早就寫了幾封信託人去打聽了，得了回信我就通知你老人家。」

「賢姪官，我們這村上，如今是只有你家有幾個像樣的人了。我們這些人家，是算不得姓宋的子孫了。」

要向義莊拿「古稀俸」的鑫樵老，用襟上掛的鬚梳梳着滿嘴花白鬍子。禿起舌頭念着說：

「『××望族傳江左，荆里名家住水西。』叔叔，談到當年我們姓宋的，唉，你們小輩子是不曉得的。你只看這裏的匾，那個官職，那個科甲不是齊全了的？『五世同堂，』『百歲齊眉。』……那件瑞祥不是齊全了的。——不想五十年來，一敗至於此極……」

「是的，是的。」叔叔無可奈何的樣子說。

「從前姓宋的走出一個人來，都是像模像樣，有貌有禮的……那時候祠堂裏是每月三小祭，每年二大祭。子孫走進來，按輩分，坐的坐，站的站，尊卑有次，長幼有序。老輩子不開口，小輩子那個敢哼一口氣？——而今是個什麼樣子？簡直是個放牛場了！敏齋，這個家法，我說，還是要整頓的……」

敏齋老獨自在沉思，不會注意鑫樵老的話；停了一回，和叔叔說：

「今年正月，耀祖動身的時候，我就不敢讓他走的……他一臉黑氣，我曉得是走上了惡運……叔叔，耀祖這一趟是凶多吉少呀……我連着三夜，都夢見他滿臉血污地跪在我床前呀……」兩顆轉了半晌的淚珠終竟從眼眶裏流下來了。

「那是不會的，老叔。」叔鴻沉悶的樣子，勉強扮了個笑臉說：「你老叔是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凡夢都是和事實相反的。你老人家放心。」

「呵，我放心麼……？」

七

上堂西邊近「大醫」的那地方，還是豆腐店老板步青老，醫生兼堪輿家渭生，義莊管事柏堂，小政客石堂，中學輟學生雲川，坐在那裏；不過新加入了兩位，一位是四區區長紹軒，五十多歲，鑲着個金牙齒在口裏，臉上有幾點黑麻子；還有一位便是培英小學校長翰芝先生。

他們正談着組辦「保甲」「壯丁」隊的事。翰芝先生對區長紹軒說：

「依我說，紹軒哥，你這壯丁隊辦起來就很棘手。第一件，便是個『壯丁』問題。照豫皖鄂剿匪清鄉的規程看，是家出一丁，不分姓氏，不分貴賤；而且不准僱人頂替，這就行不通。好比說，松齡，你叫他揸桿鎗去當壯丁隊？好比現今在家裏閒住着沒事做的失業者店夥，做裁縫的，做小販的……他們就大般是在「三江」裏。他們是內無隔宿之糧，外無半文之產，你叫他當壯丁隊，他保護那個？你可記得前年土匪破城？難不成真是土匪打進城的……不是的，是當地流氓地痞開城門歡迎的。這三歲小孩子也知道。這些失業的年青漢子，那個不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再說村上的壯丁，是好的，都在外面做着事，比如叔鴻，那自然也是少數之少數；凡在家住着的，有幾

個是幫行端正的……客民，佃戶，那更不然了。他們飯也沒得吃，一年到頭苦工做得頭碰了脚，他們那有個閒空來練操來放哨？來替你保護地方……除了客民，佃戶，失業者，流氓，還有那個是壯丁？……第二層便是鎗械問題，村上共總不過三十多桿鎗，縣裏自衛團借去了，土匪破了城，就送給土匪了……如今你上那裏去籌款買這批鎗？……縱然壯丁隊是沒有薪俸的，是自衛，是盡義務，可是制服費那個出？茶水，開銷那個出？……」

「不錯，不錯！」紹軒區長不耐煩的說：「只是我如今是遵照上頭的命令行事。這是勢在必辦的……無論如何棘手，也得辦。我初十進了城的，二區三區的辦法我都仔細參考了……我也就這麼辦。槍枝暫不發，反正一時是用不着槍；壯丁是不含糊的，料想他們也作不得亂……」

「呃，除在不是真的有槍械……」雲川頭皮地插一口。

「你小孩子別亂插嘴！」區長擺出威嚴的樣子。

「我是說的實話呀！」雲川紅着臉不高興的樣子說。

「——開辦費，自然是義莊裏出……好在爲數也有限。」

「那不然。」校長說：「義莊今年是籽草不收，有得的還是去年柏堂蠻留下的一千八百擔。這筆稻，是非辦培英不可。難不成一個幾千戶人家的村子，幾百個姓宋的學齡兒童，連一個小學都沒有？——依我說，連培坤都還該恢復。上年培英男女同學就很糟；好的人家是不肯送女子上男學校；那些不三不四人家的姑娘，是……總之，一句話，地方上是窮得這樣子，有飯吃的人家，是篩上面的米粒，點得出的兩三顆。縱然有土匪來，我們也沒個

什麼給他搶。壯丁隊是多餘，我們之需要保護。我們要緊的是教育子弟……」

「那是笑話，那是笑話！」區長很鄙夷的樣子說：「——碰到這種大荒年，是癱子老太婆說不定也要做土匪的，土匪用不着來，就在你們村上出！——壯丁隊辦起來了，至少是壯得住我們的胆的。要不然，一旦有個風吹草動，這個責任由那個負……你校長是不管我的死活的。」

「紹軒，你這話有宗旨！」豆腐店老板步青老沈默了半天，這時插嘴說：「土匪是非剿不可，非剿不可。這——向你看報，江西皖北一帶共匪都——」

紹軒區長覺得他的話文不對題，瞥了老頭子一眼，接着說：

「說教育，何尙沒學校？敏齋老不是有個頂刮刮的改良私塾？肅堂兄不是有個館——就說學堂吧，城區裏不有的是學堂……」

步青老見話不投機，自掉頭搖着腿和醫生兼陰陽家渭生說：

「晦，總司令剿匪真是馬到成功，這是有個道理的；渭生，你恐怕就沒有悟到。你說吳佩孚爲什麼成不得正果？張作霖爲什麼成不得正果？這就是個『人』字的講究；張吳的『人』字在偏傍，是縮着的；總司令的『人』字張開來，蓋在中頂上。——這就是個真宗旨了……」

渭生驚了一下，大有所悟的樣子連連眨着那雙紅眼睛，點着頭。

區長和校長繼續討論他們自己的，不會來理會校長說：

「城區的學校靠的是絲繭茶葉捐。這兩年絲繭沒銷場，——連松齡的那塊大桑園都完全把來坎掉做了菜園了……這幾年有幾家是養蠶的？這不談他。——縣教育局去年虧兩萬多，教員的薪水四五月份都不會發。你不曉得吧？……教員去索薪，逼得沒奈何，每人給一個街上買貨摺子，你不曉得吧？……下半年說不定城區的學生就都要下我們村上來進學校！……」

「那不管。那不管。」

「那不管……你要叫姓宋的子孫都去做放牛的野孩子……紹軒哥，你這話是說不出口的……」

一隻眼的小政客石堂站起來挺了一挺腰，尷尬地鼻子裏笑了一聲，臉向着柏堂說：

「仔細想想，學堂這東西也真是欺人之談。讀到一個大學畢業，花的洋錢就上萬；畢業出來了，做什麼？也弄不得個做做，最好的就是當教員；像松齡，就只好當少爺。花些那個錢，你說學點什麼？——我從前在北京的時候，我是天天眼望着的事，今天你和我比球，明天我和你比跑，贏了，把帽子脫下來望天上摔，喜得打哈哈，再不然打架了……再不然演戲了；再不然，要露天講演了；再不然，男的女的手挽手去遊公園看影子戲了……我說，學堂是不辦也罷了；只要有學館就行……我就沒進個學堂，我做司書的時候，學堂學生就要討教我……」

柏堂窘苦的樣子望一望校長的臉，校長沉着臉不作聲，柏堂也就不作聲了。

「哈哈！就是這個話，就是這個話。」區長得意地笑。

「月齋老叔的那筆借款，」柏堂無精打采地撇開了話峯，說：「是我經手借的，我得經手還。今年他的那個

三溪鎮阜隆泰磨坊蝕四千多，他要拿這筆款去攙本，重整旗鼓。他已說過多次。我自己痢的屎，我自己要埋。你們辦學堂也好，辦壯丁隊也好……這筆款我是要還的。」

「月齋老先生那個磨坊，就吃虧在心肝太張大了。去年秋天，他老先生看見稻價一跌落，跌到兩塊八，心想是再也沒得跌了，把發店裏的存款就全都取出來，一進就是個兩千擔！弄得那個小錢店也場了台；到結果，自己也人馬兩翻！」區長說。

「要不然，他也還蝕不到四千多。他那個虧，就和我們這一千八百擔一樣，就是不相信價錢老是個兩塊；心想留着，價錢總要望上昇點子。春上那時候，要賣稻，是容易的！糴販子天天和我囉唆着，要我糶，我咬定一個點不肯。我是爲大家，爲對得起祖宗。那知到今天，這個大荒年，反而跌到一塊八，而且找稻販子，稻販子倒佯而不睬了。」

「這叫做箇斷積穀，請君入甕！嚇嚇！」小政客胡謔地說着，第一次笑起來。

「石堂，你這個話錯了。」豆腐店老板步青老說：「這是柏堂的一片忠心，是他的個把穩處……他不留這點子稻擺在這裏，這時候，我們這些宋家子孫好草無收，吃什麼？剛纔子壽他們就提議要挨房頭公分這一千八百擔，那自然是個沒良心的話……可是，大家買『公稻』，還是照從前荒年賣『積穀』的老例子，照市價對折出價，是行得的。祖宗留個義莊，不過是爲我們子孫；我們做子孫的吃祖宗的稻，嘴裏是個香甜的……我就是這個主意，你說可有個宗旨？」

「這個義莊，如今大般是我們子孫私己的田——那自然只怪我們子孫沒出息，日子沒得過，靠賣田來維持。可是這樣子集中，集中，集中到所有子孫的田，都變成義莊的田，我們子孫將來怎麼過？子壽官那個話，倒是個一斤十六兩的話，實『公稻』做什麼？……許多人倡着要公分義莊，我覺得都是理路上的話。」

「石堂，你這話和子壽的話一樣，究竟是個說不得的話！這是在宋氏大宗祠裏，祖宗都在聽着的……你這是個非分之目的！……是說不得的……」

柏堂苦悶地摩着那個光禿禿頭頂，深深唉了口氣。

八

叔鴻聽龔樵老、敏齋老說了一大堆「不勝今昔之感」的話，覺得不耐煩，抽身走到柏堂這邊來，第三次催問開會的事，柏堂愁苦的樣子說：

「就是等月齋老叔一個人。」

「普通開會的規矩，是只要過半數就行，現在一百多房，已到了五十多，這就開得會了。爲什麼專等月齋老一個人？」

「老弟，柏堂說：「這祠堂裏的事，和你們學堂裏的就不同……現在大家的意見都很分歧，這一千八百擔，如今變成個叫化子手裏的黃金，要做這樣，又要做那樣……粥少僧多，即便開了會，也是沒法解決的……」月

「齋老叔不到，這個事我負不了責……不只這件事！還有來年的事，也得他老人家來想個主意。錢糧附加稅捐這麼重，每畝只有個二百幾十斤的租，十全十收的年成，也只落得個三厘四厘的利，加租的事，我說還是要執行……」

「佃戶客民都要逃荒了，你老哥還記得個加租！」

「逃荒那不過是句話，不行的。他們也只是天高皇帝遠，一句無法無天的話；你說逃到那裏去？那裏再有個地方，能比得我們這個東南富庶之地……今年是荒年，來年未必還是個荒年呀！」

「加租的事是行不得的。你老哥是在乾碯上，不曉得水裏是怎麼個冷法……這個事，我雖然不常在家鄉住，我是曉得的……各有各的苦……我父親過世的那一年，家事壓到我身上；我計算着家裏一百多畝田，就只有個六七厘的利。我想，爲這六七厘的利，一個秋天忙煩死了人，我何不把來賣了，將錢存到外面銀行裏去，既穩妥，又安靜——那時我是不曉得田是沒人受的；田賣不掉，我就算計着想加點租。那知一打聽——」

「老弟，你是個書生，你不曉得佃戶的狡猾處。你那些聽來的話，都是一片謊話……」

「不然，不然。我是實地調查來的。我家那個住守門房的客戶識老四，他是個老實人；他又不會種我的田。他的媳婦是我家的，一個老丫頭，他們幹麼要和我說花話？你聽聽：一次秋收最好的田，只有個五六百斤，主東的租稻就交個二百五六十斤，剩下的只是一半。花在耕種上的：耕田，翻板，鑿田堰，做秧田，插秧，耘田，車水，看水，築堰，割收，打稻……每畝要花十三四個工，——夥計每工三角三……上年的菜籽，下年的冬菜，只够得肥料，牛租，水車租，秧種，夥計長工的伙食……你算算，他們一年忙到頭，賺得個什麼？可够得一家人的吃用……」

「那自然，那有什麼稀奇？他們是赤手空拳頭，還想賺個什麼大錢……」

「他是個書生之見，」小政客石堂皺着一隻眼睛插着說：「像我的那位老弟竹堂先生滿口『平等』、『無產階級』、『打倒地主』地來起來，那更是個不得了！」

「我不懂那一套。我是個實事求是的話。種田自然不是賺大錢，可是總得有飯吃……像這兩天，那個戴老四吃什麼？天天一家人上山採松子，採野菌。前天採了些菌，吃得一家人嘴腫舌頭僵……幾個小孩子在床上滾來跌去，大哭小叫……那纔慘！」

「老弟，這是個荒年呀！就是我們姓宋的子孫有幾個是有飯吃的……」

「不是荒年又怎樣……稻價跌得這樣子，政府裏還借大批美國麥——」

「這近二十年來，荒年也實在多。」小政客撇開叔鴻的話，唉口氣說：「我在家裏快十年，就只有兩年是十全十收的，——也真不曉得是個什麼講究……」

「石堂，」豆腐店步青老把煙管擦着鼻子上的油，搖着腳說：「是個什麼講究？我有八個字，說出來你明白：是『人——心——太——壞，——天——理——難——容。』」一邊掉頭向陰陽家渭生說：「渭生，你說我這個話……」

「還是個氣數，還是個氣數。」

「自然是個氣數。」

「柏堂哥，」叔鴻那個實事求是主義者，笑了一笑，自和義莊管事說：「我家那點田，已經是賣也賣不掉。我

想和佃戶商量，開掘幾個塘。他們出力，我出田，我想義莊的田，也該掘塘。」

「那不行，那不行。」

「怎麼不行？我說給你聽，我是仔細想了的：我們這山鄉地方的田，不比外面的牙田；我們不怕水荒，怕的就是旱災。前年大水災，我們這裏却是個大豐年。——從前在我們祖先手裏，堤埂年年修，堰壩築得堅固，河床也掘得深，濬得遠。天不落雨，儘管不愁水。這幾年，大家窮得過不得，那個來修濬河道？河岸都塌了，泥沙亂石把河床填得和岸一般高！三天不落雨，田裏就無水可車……如今我們地方上真是『靠天吃飯』！你說今年是荒年，明年就未必是？這樣子是明年，後年……一直無數年，還是荒旱的……所以我想辦幾畝田不算數，叫佃戶給我掘塘：一個塘，管十畝田……」

「老弟，你是個書生。文章學問是你的；這些耕種經濟之道你還是莫問的好。——你的都是外行話！」

「外行話？你——」

「你聽我說這些事：你得討教我：你那些空想是行不通的。家鄉的田，泥腳最厚的也不過三四尺深；再下去，便是石頭了。你把神仙請來也掘不動。再說，佃戶肯白費工夫給你掘塘……你剛纔說的佃戶是一年四季那麼辛苦，那麼忙迫呀！」叔鴻塞了嘴，搔着頭髮伸了一口長氣。

「你們書生的笑話還多着啦！我再說個笑話給你聽：三溪鎮大富戶方永清的令郎，南京一個什麼農業學堂畢業，鬧着要自己種田，試驗什麼科學方法，花了上萬的洋錢到美國買了架耕種機。試用機器那一天，請了許

人去參觀。大家想，一定好看了。——那真好看：燒起了煤油，一開就開不動。一看，是壞了個什麼釘。這可就拉倒了？到上海請機器師來修理，機器師說要到美國纔配得好那個釘。……這可了得？機器上壞一個釘，也是常有的事；像這樣壞一次，就上美國去修一次，那種出來的稻子該划多少錢一粒……方永清家破了一半，買這個鬼磨子，以為兒子是個能手，——就這樣一個能手……你們書生——」

「那活該！那活該！」小政客石堂嚇笑着說：「鄉裏獅子鄉裏舞：中國是個用鋤頭犁耩的國，勉強學外國人怎麼學得來……！」

九

外面遠遠傳來一陣零亂的破鑼鼓聲，夾着小孩子的嚷喊，像戲台上出將官的那空氣。時候已經快下午三點，大家談笑着，喝着茶，吃着煙，似乎都不記得開會那回事；好像一切的爭論，一切的主張，都可以用這散漫不經的談話來解決實現了似的。

在西廳裏榻上躺着默默想心事的子壽，那位商會會長，這時忽然沉着臉，走到正堂裏來，大聲嚷着說：

「柏堂兄，今天這個會你是有心不打算開了……！」

柏堂望望子壽，那張想尋是非的臉，苦笑了，說：

「老弟，你這話是個什麼意思……我怎麼有意不打算開……是在等月齋老叔——」

「宋月齋死了呢！我們姓宋的不活啦……大家諸位，我們是受人家的欺！我要打倒把持公堂侵吞義莊的白螞蟻……我……」

大家對這突如其來的事莫明其妙，吃一驚，都瞪眼望着他。柏堂堆了滿臉的苦笑，走上去說：

「老弟，莫走氣門，莫走氣門，犯不着，犯不着！」

「犯不着……你這個笑面虎就是白螞蟻！你和宋月齋勾串好了侵吞義莊！今天這個會，不是大家催迫你，你是不會召集的；現在你借口等人你就是涎岩着想不開這個會！一千八百擔好讓你兩個盤剝上腰包……」

「什麼事？什麼事？」大家掙着問。

「你們還不曉得什麼事！這笑面虎搯宋家子孫的咽喉！他把持這一千八百擔……」

「我把持？我是承大家推我做管事呀！」

「你烏管事！你只曉得飽私囊……東官廳漏了你都不修……你和宋月齋狼狽作奸，一手抓天！你就想侵吞這一千八百擔……」

「老弟官，犯不着！犯不着……你不過是生意失敗了，債務要發作，想拿義莊的稻去維持……你拿着個松齡官來唱『托傀儡戲』沒唱得成，你就惱羞成怒……你縱然是狗急跳牆，可也真不通世務……這一千八百擔，有多少正用……怎麼挨到你來沾……打開天窗說亮話，那個野夢你不必做……」

商會會長像一隻瘋了的野狗，跳過去就要抓住那位一臉乾笑的義莊管事，大家拉開了，

「這是祠堂裏，不能這麼撒潑！都是一家人，有話好說……現在派人去請月齋老來……也不必等了，就開會！就開會……」

「本本廣本本廣本本則本則本廣本本——本本——廣——」

那陣零亂無節的破鑼鼓聲和着小孩子的吶喊，這時近在外面的廣場上了，大家都探頭向中門那邊望出去：景元，那位臉上有傷痕的失業店夥，忽然由門上跑進來，氣急敗壞的樣子，挺直了眼睛，挺着兩根指頭粗細的青筋，嚷：

「搶搶搶搶搶糧糧的……客客客客客民民個個個戶……望望望望望這邊來……帶帶帶帶帶了傢傢傢傢伙伙的……搶搶搶糧糧的——搶糧糧的……」

大家怔住了：每個人臉上都馬上似乎少去了一件要緊東西，只顯着兩隻大眼和一張洞似的嘴。那門外的草場上，正有一大羣赤膊人，嘈嘈雜雜向祠堂這邊來。破鑼鼓打得更零亂，一些野孩子膊着，跳着，打着口哨像鬼叫。

「雙喜！雙喜！關大門！關大門！」是柏堂嚷。

雙喜沉着那雙晦氣眼，像剛剛從瞌睡裏忽然被人一巴掌打醒來似的，由下堂耳門奔出來，沒頭沒腦的一陣竄，就像個搯去頭的蒼蠅那樣子。

「關大門！關大門！你你你給鬼捉去……」

中門太太笨重了，雙喜剛剛斜着肩膊推着一片打算關，那一大羣赤膊漢子已浩浩蕩蕩到了門口了。這羣漢子和些亂嚷亂跳看鬧熱的野孩子攪混在一起，拿木桶的，拿畚箕的，拿箒的，挑着籬筐的，抱着臟袋的；把個祠堂門前堆滿了。每人都是一身乾巴的肉，兩條黑瘦的臂膊；有的臉上用煙煤石灰塗成各種的鬼臉子；有的把箒籬畚或是什麼的戴在頭上，學着目蓮戲中小鬼那麼一幌一閃的蹣跚着。渾亂的嚷喊鑼鼓和尖銳的口哨聲，直像是鐵鎚子，不住望人耳裏敲。

其中走出一個闊臉厚嘴，滿腮蓬鬆鬍子的黑漢子，把手向後面搖擺一陣，走到祠堂裏面，喘着氣嚷：

「我們是借糧！我們是借糧！我們找柏先生宋柏堂！」

祠堂裏面的宋家子孫都像一羣碰見野貓的鷄，有的向東西官廳裏躲，有的正望門口人堆裏竄，柏堂拖住四區區長紹軒，口唇只是抖。

「這個事，你負責！你負責！」

外面那羣野鬼似的漢子早潮水似的望門裏湧過來，直向後堂倉房那邊竄。籬筐，箒，木桶，……滿堂亂舞。鑼鼓和嚷喊聲放大了數十倍，連那一棵棵的大石柱都在震跳着。其中一羣打鑼打鼓或嚷着打着口哨的空手黑漢子，湧到柏堂和區長紹軒跟前。

「你們是強盜！你你們還不想活你……」

那個最先進來的闊臉漢子張開臂膊跑過來抵着手嚷：

「抓住他，宋柏堂，宋柏堂——不要怕他娘的——腦袋砍掉也只碗口大的一個疤……」

那羣空手漢子擁上去，拖住了義莊管事和區長；義莊管事和區長直着喉嚨吡嚷，亂跳亂掙扎。大家拾的拾，拉的拉，拖的拖，鑼鼓，吶喊，口哨直擁送着出了祠堂的門。

門外草場上擁着無數襤褸的男女和孩子。有的是宋家子孫，有的是客民和佃戶，有的頭上繫着布，一臉菜色肉，想是正病着；有的拿芭蕉扇遮住偏西的太陽光，遠遠向祠堂裏面張看；有的正搬着籬筐傢伙大呼小叫的望祠堂那邊跑，野狗瘋了似的來回地奔竄着叫。一種悶熱的野草拉埃泥濘怪氣味迷漫在空氣中。

義莊管事和區長像兩隻敬神的祭豬，被那羣野鬼似的漢子抗着拖着到龍王臺上來。龍王臺上那隻瓦缸不知幾時已被人推下地，把原先蹲在下面的西風鬍鬚打翻在泥濘瓦礫中，那張苦笑臉子已經粉碎了。有些年輕野漢子在地上拾起一隻破草鞋或是什麼的望義莊管事頭上臉上胡亂扔過去；另有個野孩子在西風鬍鬚的遺骸旁邊檢着一條乾癟的大鱸魚——是條真龍！——學着別人扔破草鞋那樣的向義莊管事那個光禿禿的頭上打過去。

人叢裏鑽出一個穿污穢襯衫的年輕小夥子，跳到龍王臺上，「打倒封建地主！勞苦農民一致罷佃！」……什麼的，像個戲台上武小生那神氣嚷喊起來。

祠堂門口進進出出亂竄着人，挑着，抗着，馱着滿滿傢伙稻穀的，口裏「杭則！「哎呀！「咳則！「杭呀！」地應答着；拿着空傢伙的，口裏打着唿哨，旋風似的望裏面捲。豆腐店步青老和那位口吃的景元，不知幾時也回家拿

了籬筐傢伙，正在人堆裏擠挨着；松齡少爺剛從門裏竄出來，硬着頸項跑，像一隻被狗子追趕着……

雙喜伏在門口的頭階上，嗚嗚咽咽喊着：「太祖爺爺呀……」兩隻大石獅向着打哈哈，像打得氣也喘不過來那樣子。

十一月十日

——文學季刊創刊號

木匠

何家槐

—

那天阿金真是樂極了。一進來，他就叫着說：

『乖乖，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他瘋狂地跳着，像老鼠似的鑽到東，鑽到西，他不但打翻了臉盆，把門壁也碰得鏗鏘的響，彷彿一團高興無處發洩的樣子。不論什麼東西，他一抓到就揮舞起來，竟連疊得好好的被舖，也給他弄得異常凌亂了。因為笑得太過激，那種氣咻咻的聲音，聽起來非常逆耳。

我們圍成一個圓圈子，好奇地望着他，齊聲問：

『癩痢頭，什麼事這樣高興？』

開着一張闊嘴巴，幾根尖鬍子神經質地動着，阿金只是含着指頭笑。這古怪的樣子，愈其激動我們的好奇

『說呀，癩痢頭，這麼開心，可是吃飽了迷魂湯？』

雖則大家咀咒他，催促他說出原委，可是這過度興奮了的木匠，除了擦手背捏鼻頭以外，並沒有別的代表。過了一會，他才自言自語地說：

『莫說人家，連我自己也不能相信！』

他不住腳地打着來回，從這頭走到那頭，又從那頭走回來。雖則監房很狹窄，只有方寸地，他却非常高興地走着，走着，彷彿不會厭倦似的。他一隻手插在褲袋裏，息息索索，不知在摸着些什麼東西，另一隻手却按在發光的頭上，有幾個瘡疤盤在汗淋淋的頭髮中間，像浸在菜子油裏的灰塵。

『你要死，癩痢頭，亂踏在人家頭上！』

有人忍不住笑着罵了起來，因為在他打着來回的時候，有幾個想聽故事却無耐心的人早已躺在地板上了，他却不顧前後地，還是從他們身上跨來跨去。

『啊，乖乖，我真是昏了頭哩！』

『什麼事使你這樣不入魂呀？』

『還不是那麼回事，桃花運——』

『呸！』

說。

有人朝着他吐一口痰，表示不信任。像他這樣的傢伙，而且在這種地方，却說碰到了桃花運，這木匠真會撒

『沒有人相信你的，癩痢頭，而且要使人相信就得說出故事！』

聽着這番話，阿金還是延宕着，逗留在他那自滿的興奮上面。看見大家漸漸不耐煩起來了，彷彿一個故意把繩子一寬一鬆的絞手一樣，他才頑皮地，掉弄着槍花說：

『慢慢來，慢慢來，話長着哩！』

二

這木匠真乖，在我們這裏，他算是最愛說笑，最會調皮的一個。

監房生活原是鬼的生活。那樣的陰森慘淡，到了使人一想起就要戰慄，一聽到就要咋舌的程度。任何恐怖用語，也不能形容監房生活恰到好處，因為它具有各式各樣，不是普通人所能想像出的悲慘。它是一付活生生的枷鎖，能够活生生地把你夾碎的。

一早，還在睡眼朦朧的時候，我們就給沉重的靴子踢醒。大家全是睡在發霉的地板上，被褥很單薄，如果又要蓋又要穿，那簡直非得半身露在外面：冬天讓風吹，夏天讓蚊子咬。那地板終年潮濕，天冷把我們凍個半死，天熱却又使我們感到渾身難受，像浸在泥水溝裏或者污油渣中一樣。牆壁也是稀爛的，因為上面缺少一張天花

板，無遮無蓋，雖則我們是睡在房子裏面，却仍然得像露宿在瓦礫堆上似的，忍受太陽和暴風雨的侵襲。

是的，我們一早就給靴子踢醒了。可是醒了又該怎樣呢？

那是完全茫然的，大家全不知道應得怎樣做。懵懵懂懂地，雖則是住慣了的地方，我們這班可憐的罪犯，却因為連夜的睡眠不足，不論什麼東西看去全是生疏而且可怕。這樣許多枯槁的面孔，這樣一個湫隘的籠子，彷彿第一次才發覺似的，我們只覺得困惑，牆壁和屋頂統在我們的眼前旋轉起來。

但接連的無情的靴子，却使我們很快地在一陣冷汗和掙扎的疲倦中醒過來了。於是靜默地，跟着看守的指點，我們忙着把被鋪摺好，像豆腐包似的，一個個地疊在靠牆壁的地方。接着開始掃地，擦窗門，由值日從鐵門的小洞上接進臉水，輪流着洗臉，用污水拖地板，洗滌便器。這些事做了以後，就是吃糙米飯，看點當局給我們指定的書，譬如建國大綱等等。有時大家也唱歌，悄悄的，輕到使看守以為我們仍然在靜默着看書的程度。但這種歌聲是馬上就會停止的，因為我們過久了監房生活，腦筋已經變得遲鈍了，舊的歌譜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重濃霧似的記不起來，唱來唱去的唱不成調；新的又編造不成，因此雖是怎樣熱烈的想吐一吐鬱悶，也只得在更沉悶中廢然停住不唱。

四周終天的靜寂着，除了鐵鍊相擊的聲音，看守來回的脚步聲，憲兵押解囚犯的吆喝聲，我們簡直聽不到別的動靜，彷彿置身在廢墟中一樣。但在這深沉的靜寂中，我們也會突然的聽到鎗聲，呻吟聲，從死沉沉的空氣中傳漾開來，經過兩邊都嵌着碎玻璃的高牆峭壁。

我們是不同一點的犯人，因此有書讀，說是受感化。但生活，還不是同普通犯人一樣的陰慘？受寵的機會是很少的，放籠的機會也是很少的，我們好像永遠地，永遠地給遺棄在這個監房的角落裏……

但阿金一來，我們的生活却就不同一點了。

三

他一天到晚的說笑，想出種種的把戲來玩。在我們這羣面黃身瘦，無精打彩的人中，他是最強健的。雖則是癩痢頭，而且面目黧黑，很難看，却並不討厭。其實那一隻結實的手，粗的腿，毛茸茸的胸，倒有幾分合乎美的標準。

『這是我們的癩痢頭！』

的確，大家全很歡喜他，因為他是那樣活潑，那樣好玩。只要他一吹起哨，唱幾句歌，原是萎靡不振的我們，會馬上高興起來，彷彿在生活的泥濘中，驟然發現了一條康莊大道。

在二個月中，我們只能够到走廊上散心一次，那短促的十分鐘，就是放籠。但這種特許的恩典，是很容易取消的，只要我們犯了一點小過失，忤犯了看守。這總算是應得感謝的事，因為那條走廊雖則只比監房長一點，在我們看起來，却已是別有天地：像從小籠子裏放進大籠子的鳥兒一樣，雖則碰來碰去四面還是壁，飛不走，却總算舒暢一點了。

可是阿金却不然，他是每天都可出去的，因為監獄裏需要他修理各種刑具。每天一清早，他就給看守帶走，

到晚上才又給帶着回來。這是最活動，最起勁的時候。看守一轉身，我們就問他這樣，問他那樣，譬如今天有什麼人出去，有什麼人進來，判決的是誰，槍斃的又是誰……

『有什麼消息，快說快說！』

像拖住死屍似的，我們每晚都團團的圍住他，騷着他報告監房以外的事情。他呢，老是那麼慢吞吞地，搖搖手說：

『慢慢來，慢慢來，話長着哩！』

當然他所說的大都是有些冤枉，是些不快的新聞，並沒有什麼奇事豔遇，足以開心的。不是徒刑，就是死罪，可是我們需要的正是這些刺激。這些聾人聽聞的消息，起初還會使我們毛髮悚然，但日子長久聽得多了，也漸漸的麻木，沒有人再會奮臂，更沒有人再會哽咽，發誓，却變成了深沉的隱痛，切齒的仇恨。一天不聽見這種殘酷的消息，我們就難受，彷彿同外面的世界愈隔愈遠了。

『聽槍聲！』

『不知又是誰遭殃？』

『等刻問癩痢頭。』

如果聽見腳鐐手鐐的聲音，在外面遠遠地響過，那麼大家又會說：

『等刻問癩痢頭，不知又是誰尋死來了？』

這樣癩痢頭，那樣癩痢頭，彷彿一刻也少不了似的，阿金不但爲我們報告一切外邊發生的事，也代傳信札，因爲他同一個看守是老鄉，在逃出的時候，有種種方便。我們在裏邊不能吸煙，如果違犯這條獄規又給查出了，那馬上會吃鞭子，報紙尤其不准看，有時買通了看守，還能够看到幾回，但那不但要出很高的代價，而且爲了自己的飯盤，看守也不敢隨便作弊。

可是阿金却想出了各種方法，替大家弄到這兩種東西，雖明知十分危險，他也不管。

『又是頂括括的老牌香煙，乖乖！』

每次他都是這麼滑稽，這麼像煞有介事的向我們說，可是拿出來的却只是幾個烟蒂子。大家開始是埋怨他只拾爛貨的，結果却全在噴雲吐霧中滿足了。

『乖乖，有烟吸，還要檢好檢壞的？』

他一面說，一面替我們站在鐵門的小洞邊窺伺：一見看守的影子，他就吐一口痰，或者咳一聲嗽，叫我們趕快把烟屁股放好。

四

現在，你看他那付神氣，簡直發現了奇蹟似的。那樣的搔着頭，扭着手，把門壁臉盆全鏘鏘的響，而且不住地打着來回，亂踏在人家頭上！

『癩痢頭，這樣搔頭搔腳的，留心搔破頭皮呀！』

『哈哈！』

『笑什麼，乖乖！』他開着嘴巴說：『你猜，我發生了什麼事？』

『你能够發生什麼事呢？』

『還不是天天斧頭天天槌子！』

『看輕我嗎？』

阿金故意大聲說，把牙齒咬緊，使筋肉蚯蚓似的脹了起來，以致臉色赤紫了，彷彿吃了大麥生氣的樣子。可是我們看到這樣子，更笑得厲害。

『誰敢得罪我們的癩痢頭！』

『那末我碰到了什麼好運？』

『也許你的娘來看過你吧，不是她又給你帶來了一點臭乾菜，一點爛豌豆？』

『瞎說，瞎說，如果她來過，一定不會忘掉你這小孫子的。』

他又俏皮起來了，但那個被稱爲他兒子的人，並不會生氣。

『難道你要出去了？』

『那還談不到，而且兒子們沒有滿期，做爸爸的怎樣離得開呢？』

他愈說愈起勁，口涎成串成串的滴下來。大家也跟着他高興，容忍他的其實並不可笑，並不幽默的滑稽。

『見你娘的鬼！』

『好，你罵，在這兒你敢放肆？』

這木匠儘管開着玩笑，到大家鬧得太兇，快要引起看守來干涉的時候，他才搖搖手，慢吞吞地說：

『慢慢來，慢慢來，話長着哩！』

於是他真的開始講了。

雖則他沒有念書，不識字，描摹女人的本領卻很不錯。從頭到腳，從眉毛到嘴唇，從笑的樣子到走路的姿態，他都說得有頭有道，口裏又成串地滴下涎沫，濺到他自己的身上。

『乖乖，連我自己也不相信呀！』

『不會是說着玩嗎？』

『打賭，而且我還要爲着這事請客哩。』

果然，他很神祕地，不知從那兒取出一包香烟，一個人半截的分了過去。這些脫了癮的烟鬼，原想說幾句諷刺的不信任的話，但看到了香烟，却都微笑着默認了。

『癮癩頭，真有福氣！』

『恭賀你，不過怎樣給你搭上的呢？』

『我天天到女犯那邊去做活，自然有機會。』

『她念過書沒有？』

『那不消說得——』他伸一伸臂膀，拍一拍大腿說：『是蠶桑學校的畢業生，一個很不錯的傢伙。』

『她不曉得你不識字嗎？』

『唉，你真不行，識字不識字有什麼相干？我差不多什麼都對她說過，就連造房子的危險，做零工的困苦，以及時常一個人在晚上背着木器傢伙，吹着口哨走夜路，給狗給蛇咬傷腳膀的情形，我也給她談起了，而且我還吹了牛皮哩！』

『你說了些什麼？』

『我說我是個很出色的木匠，她却比我還聰明，說希望我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工人，而是一個什麼建設新社會的……』

阿金指手畫腳的說着，口涎儘管像泉水似的流出來；得意的微笑，掛在他那堅厚的唇上。彷彿觀察每個人的神色似的，他輪流地從這個的臉看到那個的臉，一雙有力的眼在黑暗中閃耀。沉默了一刻以後，他又緊接着說：

『乖乖，我真捨不得她呀！』

五

成串的白天與黑夜過去了。

我們的生活，仍然是鬼的生活，是活地獄的生活。像種在冰窖裏的植物一樣，我們這些人也漸漸枯萎了。整天懷着沉重的心，整晚做着恐怖的夢，彷彿兩頭都夾在鐵鉗中間的鐵條，我們的希望，也只剩下了一線的生機。我們的雄心幾乎喪失了，在不斷的威脅下，我們這些脆弱的身軀，隨時都有燬滅的可能。

可是阿金仍然是活潑的，固執的，倔強的。生命被捏在人家手裏，決不是就沒有了愛人和被人愛的資格，成問題的只是環境。不屈服於環境的人，不論你用什麼東西來束縛，他也要反抗，也要掙扎。

所以自從認識了那個女人以後，阿金就向我們拚命的學習，說是不但要趕上她，而且要勝過她。晚上回來，他已不是單單談的槍殺絞死一類事，因為他的興趣，已轉在那個蠶桑學校的學生身上。他的聰明是值得驚奇的，不到二個月，居然已經學會寫信了。

爲了時常寫修子給她，他想法弄到魚刺當作鋼筆，又在包糕餅的盒子上面取下紅簽條，浸在水裏，把絞下來的汁算爲墨水。他怎樣才弄到這兩樣東西，又怎樣才能把條子帶給那個女子，這些連我們也不明白。

每晚他都是那麼興沖沖的，然而又是靜悄悄的給我們談他們會晤的情景，口裏不住地流着涎沫。對於他的話，我們都是非常熱心的聽着，就連他造謠，我們也信以爲真。

『他也許在發熱昏！』

『總有可疑之點啊！』

『如果這個女人真愛我們癩痢頭，那也一定是個醜東西！』

『是呀，料想不到也有人會愛一個癩痢頭的。』

我們有時雖則這樣說，却並不是妒忌，更沒有什麼惡意。因為在這黯無天日的地牢中，一個人的憂患就是大家的憂患，一個人的歡樂就是大家的歡樂；痛苦是均勻的，幸福也是均勻的。所以他們的戀愛，雖則我們連那女人是誰也不知道，却很快的成爲大家共同的興趣了。

『今天談些什麼話，癩痢頭！』

『釋放了以後，她願意嫁你嗎？』

每晚每晚，他都要給我們圍住詢問一趟，彷彿不可缺少一天的糧食一樣，否則大家就睡不成覺。如果他們那天什麼都非常順利，我們就高興，有一點差池，我們就替他難受。尤其是她身體的健康，特別使我們關心，似乎她一出毛病，我們就會失去了一切希望。而且雖則我們自己沒有錢，不過能夠有幾個剩餘，總是叫木匠拿給那個女囚的。

『要你們這樣起勁幹嗎？她又不是你們的愛人！』

有時弄煩躁了，他也會像這樣的給我們掃興，可是他並不是真的懊惱。

『乖乖，你們真是多嘴啊！可是——』他故意歪着嘴臉，慢吞吞地說：『不跟你們談談，我自己也很難受……』

於是在一陣友愛的笑聲中，他又指手畫腳的開始了。

六

可是這兒是監獄，並不是愛情的溫室；這戀愛故事的主角，也不是自由自在的公子哥兒，却是一個繫在囹圄中的木匠。因此他們戀愛的結局，並不是花團錦簇的大團圓，是可以預言的。

那是一個沉悶的下午，大約三四點鐘光景，天非常鬱熱，雨雖則落着，天氣却不但不轉涼爽，反而更加氣悶了。黑雲大概是佈滿天空的吧，因為我們雖則看見的只是牆壁，却能一面聽着雷聲，一面像想出黑雲奔馳，電光閃耀的情景。

我們日夜的蹲在籠裏，簡直像活埋在泥坑裏一樣，拚命的同炎熱掙扎。外面聽說已經苦旱很久了，由於自己如坐蒸籠似的感覺，推測到那些在烈日底下勞動着的人們，彷彿在蒸籠底又突然加了一些煤炭，火光又突然熾旺起來的一樣，我們感到給人放在油鍋裏煎膏似的隱痛。

『看情形，這幾天的局勢大概不穩！』

不知誰深沉地嘆了一口冷氣。

『是的，每天每天的都有新鬼。』

的確，外面時局的不安定，是在這件事上反映出來了。除了我們這裏，不論那一監，人都逐天逐天的少去，無聲無響的，他們都像秋風中的蒼蠅似地，離開了這個世界。不經過審問，也無所謂判決，帶出去的時候老是說去就審，但往往馬上聽見了槍聲，從此除了漂渺的靈魂，那個人就不再回頭了。

『刀子是架在我們頭上的！』

『誰料得到明天這時候……』

我們憂鬱地，竊竊地發着議論，感到絕大的不安。大家心事是共同的，在這種時候，雖則是膽大的人，也不能夠絕對不肉驚心跳。目前的恐怖，過去的奮鬥，對於將來的希望，很混沌的融合在一起。槍聲，呻吟聲，押解囚犯的鏢鏘聲，不絕地在我們身邊響着。我們的眼前，也展開了無盡的，悲慘的圖畫，有時朦朧，有時清晰。家族和所有親友的面貌，也像霧一般的，在我們心頭浮起來了……

突然地，幾嚮很遠却又很近似的槍聲怔住大家。聽槍聲原已是慣了的事，但這次的幾聲似乎有點異樣，有點奇特。也許是我們自己心虛的緣故，每次都像子彈射中了我們的心，隱痛像電流似的走遍我們全身。

『聽，槍聲！』

『不知又是誰遭殃！』

『等刻問癩痢頭。』

「是的，等刻問他。」

於是大家又怔住了，沉默佔據了整個監房。不祥的預兆，可在每個人的蒼白的臉上看出。沒有什麼明晰的思想，也沒有什麼清楚的感情，我們只是茫然的等着阿金，彷彿一切災難和變患，都要靠他來解決似的。

到天黑以後，他才回籠來。時候比平常已經遲得多了，而且他的臉色很陰黯，黑銅色的，憂鬱得可怕。一進來，連看我們也不看一眼，就沉重地坐了下來。他避開了坐慣的房子中央，却坐在一隻滿是蚊子和臭蟲的角落頭，兩隻手一齊抵着胸部。

「今天又聽見槍聲，癩痢頭，這冤鬼是誰？」

大家屏住了氣息，張着嘴等他開口，可是並沒有回答。沒有人敢說一句話，在深沉的黑黯與靜寂中，彷彿有啞泣的聲音，從那隻角落頭傳佈開來。

「幹嗎癩痢頭，你今天倒了什麼楣？」

有人用着嘶啞而且膽怯的聲音，打破了沉寂。

「可是替今天這個冤鬼傷心啊哈哈，不要這樣蠢，就算犧牲了的是你親戚，也用不到揩鼻涕呀！」

「真是，癩痢頭，還是談一點別的事吧。」

「有沒有新進來的？」

「放走的呢？」

『今天同你愛人談些什麼話！她可是決定跟你啊哈，你這癩痢頭，倒看你不出！也許你們成親的時候，你還得自己親手造房子哩！』

『啊哈哈！』

『啊哈哈，癩痢頭！』

不論怎樣勸，這木匠却始終坐在黑漆的角落頭，異樣地支着頭，一塊巨大的黑影落在牆壁上面。這時外面的雨早已停止，天更其鬱熱了。呆呆地望着幽黯的，昏沉的燈光，我們彷彿坐在蒸籠底似的感到難受。

但突然地衝破了窒悶，阿金從地板上霍地站起來，大聲的咆哮着說：

『你們開什麼玩笑？咳，我的章菊，我的章菊……你們可聽見槍聲……』

大家一震動，全身像結了冰似的，都在一陣同情與憤恨的眩暈中，通過了黑黯的濃霧，瞥見了一個短頭髮，短身材，從蠶桑學校裏出來的出色女子，在血泊中抽搐。

這時外面正在響着喇叭的聲音……

舊雨

沉櫻

隨了畢業旅行團從上海到了北平的琳珊，把住處安置妥當了以後，比出去遊覽的心還來得急切的是想會一會在這裏的故人。中學時代的同班到北平來升學的，當時記得有六七位，但因為不會通信，究竟她們進的是什麼學校一點也不清楚，並且曾經聽說她們多半後來都又休學走了；確實知道還在這裏的只有叫作黃昭芳的一位，但仍是記不清在什麼學校。於是只好把她作了要會見的對象，打電話到各大學去尋問着。三四處尋問的結果都回說沒有這麼一個人，琳珊滿心的熱望不覺有點灰冷起來，但仍鼓起了勇氣，又打電話到S大學去問着，這次居然聽到說「請等一等，我給請去。」的回答，琳珊的臉上立刻不自覺地浮出了衷心的微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這樣的高興，實在說起來，在當時和黃昭芳這人，並不能算是怎樣要好的同學，而這時想見她的心情竟是如此迫切，仔細想來，似乎是下意識地受了好奇心的驅使。但不管怎樣，她這時是熱熾地在期待着這目前的會談，一面歪了頭諦聽着耳機裏的動靜，一面把黃昭芳這人的一切，不知不覺地回憶起來。那男子似永的高大的身軀，呀那遠現着紅潤的臉色呀，那對於什麼都不去用心而只愛說話的性情呀……都似乎一一

地留着深刻的印象。總之：是一個直率快樂的人，在同學相處間，雖然也常為極細微的一點事或一句話，便對人見起怪來，可總是不等別人有什麼表示，她已經若無其事地笑嘻嘻地仍在搶着說話了，所以在同學中和她疏遠的人是一個也沒有，和她稱得起有深交的也似乎尋不出，但隨便什麼時候提起這樣的一個人來，就覺得親切可愛，是誰也承認，這時在等待着電話回音的琳珊，似乎便是受了這種舊日心情的支配。

「喂！」電話那邊有了要說話的招呼。琳珊立刻興奮地笑應着：「喂！喂！」

「喂，黃先生出去了，有什麼事嗎？回頭我對她說好了。」竟仍是剛才接電話的那人的聲音，琳珊的笑容立刻收斂了，感到了小小的失望。可是接着想到總是尋着了，便仍覺得心安意滿的說：

「她回來的時候，請告訴她打個電話到××女中來好了。」

下午，同來旅行的女同學們都結伴出去了，琳珊想着黃昭芳的電話也許就會來的，竟獨自留在人生地疎的寄宿舍裏等待着。這是一個女子中學的宿舍，雖然已經放了暑假可是在裏面住着的人仍似乎不少，不時有活潑快樂的談笑聲傳來，琳珊羨慕似的想起了自己過去的這時代的情景，中學畢業也正是這初夏的時候，在當時每個人都自負地憧憬着將來，整個的心都為升學的夢佔據着。記得自己為了升學的問題，曾經和家庭苦苦地爭辯着，那時的心中是怎樣充滿了奮鬥的情緒，後來又是怎樣的感到勝利的歡喜。現在的一切，也許正是那時理想的實現，但現在却像是連從前的自負心都消滅了似的，感覺着不知如何才好的苦悶，倒是從前的心情覺得可羨起來。

等待着的電話，在下午兩點鐘的時候，果然來了。不等傳達的人把話說完，琳珊已經跑着去接了。

「喂，你是昭芳嗎？我是李琳珊呵！」她像是忽然回到了從前的時代，連說話也不知不覺地用了從前慣用的真率的口吻，有點近乎玩皮地笑嚷着。這次對方竟沒有搶着說話，遲疑地「呵」了一聲才又恍然大悟地說：

「琳珊，是你呵！真沒有想到！你怎麼會來了？什麼時候到的？」驚喜的神氣，像看到了似的，從聲音中傳了出來。

「我們是到這裏來旅行的，昨天才到，忘了你在那個學校了，各處打電話問，好不容易才問到。你就到這裏來吧？什麼時候能來？今天下午怎麼樣？」本來不長於說話的琳珊這時像被對方感染了似的也忽然話多起來，並且說的很快。

「今天下午不成，三點鐘有一個歡迎畢業生的茶話會，晚六點又有飯局，明天上午我來找你吧。」

「明天上午我們要出去參觀的，怎麼辦？」

「參觀總不會很早就去的，我們早點起來會面好了。我想還是到中山公園吧，那裏是適中點，離我們兩下裏都還不太遠。就這樣好了，六點半到那裏，我准先去，在門口的地方等你，怎麼樣？」

「好吧，就這樣，你可一定先去等着我呵！」琳珊笑着在叮嚀。電話裏可說的話到此似乎告了一個段落。

「喂——」對方又想起了別的話要說，可是立刻又轉了念頭笑了說「明天再說，現在不說了。」

「好吧，明天見，」琳珊也覺得有許多話要說。可是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就這樣，彼此快活地說了「再見。」

第二天在別人都還睡着的時候，琳珊便起來了，但這時還不到六點，恐怕去早了，黃昭芳還沒有去。只好耐心地又等了一會，才動身。到了那裏，進門見左右都是遊廊，不知往那邊去好，正在踟躕着，忽然聽到「琳珊，琳珊」叫着的聲音，順着聲音的方向望去，看見穿著白衣服的黃昭芳從遊廊拐灣的地方，向着這邊跑了過來。她也立刻跑着迎上去。

「怎麼才來。讓我等都急了，」兩人跑的距離還未集中，黃昭芳便在笑着嚷了。

「我早就起來了，怕來得太早了，你還沒到這裏。」琳珊笑了回答着。

兩人握着手對面立在那裏，互相注視着儘在笑，好像彼此在心裏說着「你還是從前那樣呵，」或是「和從前完全不一樣了呵！」高興得竟一時想不起要說什麼才好了。

「走，我們先到來今雨軒吃點心去。」琳珊像被拉着似的，跟了黃昭芳走着。

在琳珊的心中覺得，這位幾年不見的同學，竟一點改變也看不出來，雖然那高大的身軀似乎又加胖了點，那長衣短裙的裝束改成了半長不短的旗袍，那在背上擺動着的短辮不見了，但這些並不能使人生出黃昭芳是和從前不同的感覺。

黃昭芳也似乎同樣在想着這樣的事，望着琳珊笑了說：

「我幾乎不敢認你了，時髦得來！」說到最後一句並且作了一個嘔人發笑的鬼臉，還是從前那種專愛開玩笑的脾氣，琳珊也假裝不肯甘休地笑着瞪了她一眼說：

「別胡說了你說我改樣了嗎？」可是望了還是那樣不修邊幅的黃昭芳的服裝，覺得穿着花綢長旗袍的自己確乎是染了不少上海女學生浮華的習氣。

「別的沒有改，就是漂亮了點。你說我呢？半點也沒改變吧？」

「怎麼沒改變，辮子先沒有了。」琳珊也報復地對她開着玩笑。

「這能算改說實話，你說我改變了嗎？」

「沒有改變，倒真是一點也沒有改變。」琳珊從心裏這樣說着。

這時雖然是夏天，但到底時間太早了點，並且天氣又有點陰沉，公園裏除了幾個在掃地的工人，和一二個像爲療養而來的在寂寞地散步的人以外，其他的遊人簡直一個也沒有。滿園裏現着剛睡醒了的神氣，有點近於死寂的那麼靜悄，像是她們來了，才把這園裏靜止的空氣開始震動了一下，並且爲了對照的緣故，她們的談笑竟顯得有點喧嚷，可是在她們的心中，這一切都不會感到。來今雨軒那地方的茶棹，似乎剛佈置起來，茶房們閒散地在坐着談笑，對於這來得不是時候的客人，顯着懶洋洋的神氣走來招待着。她們隨便檢了一張露天的茶棹坐了下來，叫了幾樣似乎是昨天剩餘的點心在吃着，這初時見面的興奮稍爲平靜了點。開始互相詢問着別後的一切。

「你在 S 大學進的是那一科？」琳珊問。

「生物系，你呢？不用說是文學系了。」

琳珊笑着微微地把頭點動了一下。

「我們中學的同學出來升學的，誰學什麼，大都可以猜得出，你說對不對？」

「也不一定。還有幾個來升學的，都是學的什麼呢？」

「錢素惠是進的M大學的教育專修科，兩年畢業了業就回去當教員去了，高佩英是進的T大學的外國文學系，也是剛畢業。最近才和一位外國留學回來的大學教授結了婚。」黃昭芳像背書似的說着。

「還有王琇娟，柳淑瑩，范鈺她們呢？」琳珊覺得黃昭芳的話似乎沒有說完全，提出了問着。

「對啦，還有她們三位。她們是比錢素惠還早就畢業了。」

「什麼學校，這樣快就畢業？」琳珊驚奇地問。

「戀愛學校呵！」黃昭芳滑稽地說着，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你這人，真缺德！」琳珊想到方才自己的認真，有點不好意思似的笑着。可是接着又關心地問：

「她們現在呢？」

「真別提了！我們一塊來升學的不是有六個人嗎？可是不到兩年就去了一半。」黃昭芳忽然感慨起來，像有長篇的話要說。先嘆了一口氣。「她們這三位，是來了不到半年就鬧起戀愛來了。那時候一天到晚像害着熱病似的在外面跑，回到學校裏呢不是呆着想心事，便是會朋友，那樣事讓人看了真氣得荒。到了後來，王琇娟是被家裏叫回去，不准出來了。聽說去年和一位作科長的留學生結了婚，很受氣，又想要離婚。柳淑瑩和范鈺呢，是

因爲有了小孩，不得已地結了婚。結婚以後便管家抱孩子。讀書的問題根本談不到了。並且都是經濟很困難的，生活僅能維持。現在那樣子，看了也真叫人難受。」說刊後來，黃昭芳的憤慨又變成了憐憫。

「對方是怎麼樣的人呢？」琳珊覺得黃昭芳的敘述太不詳盡似的在問着。

「也是S大學的學生，前年畢業的，現在作教員。」黃昭芳帶着不值一說似的神氣回答着，心裏似乎說「總而言之，是怪她們自己不好，一點堅強的意志都沒有，所以自己把自己毀了。」

聽了黃昭芳對於這幾位同學的近況的報告，想着這便是幾年前對將來抱着無限希望的人的結局嗎？琳珊也覺得不勝感慨起來，可是又覺得並不同意黃昭芳的意見，把一切都歸罪於她們的意志薄弱，而自己的意見是怎樣的呢？却也一時說不出，只在黯然地沉思着。黃昭芳仍繼續地發揮着自己的議論，什麼最近結婚的高佩英成了新式的貴夫人，只在享樂呀，教育專修科畢業的錢素惠作了二十元一月的小學教員，最近也是急於的嫁人呀，還有中學畢業後就結了婚的同學，怎樣完全成了典型的少奶奶呀——並且最後總結地說：

「女人，真也難怪被人輕視，什麼自命不凡的新女婿，結果仍是嫁人完事，什麼解放，什麼奮鬥，好像戀愛自由，便是唯一目的，結婚以後，便什麼理想也沒有了。單來就我們的同學論吧，不就叫人無話可說嗎？」

琳珊對於黃昭芳的議論似乎有着反感，却又不願意說什麼，只應酬地笑了一下。爲了不願把這話題再延長下去，忽然想起來玩笑地說。

「對啦，你在戀愛學校是畢業了還是沒有？」

「咱們是不玩這把戲的，看也看够了。」黃昭芳自負似的仰頭笑着。

「怎麼抱獨身主義嗎？」琳珊更進一步地取笑着。

「什麼主義也不抱，就是這樣。」黃昭芳彷彿辭窮了似的笑了。接着又正經地說：「我看什麼戀愛，反正最後不外乎是結婚，可是結了婚女人便算完了，你說是不是？」這樣說後，不等對方回答，又立刻笑了說：「噯呀，忘你准也是戀愛的信徒，要不高興了吧？」

「什麼話。」琳珊假裝生氣的樣子，却又忍不住也笑了，什麼表示也沒有地這樣說着。

本來就陰沉的天氣，終於落起小雨來，露天的地方不能再待了，可是覺得移到屋裏去坐，也沒有意思，仍是黃昭芳提議說：

「咱們還是在廊子下面走走吧。」

於是便順着廊子一面談着話一面慢慢地走着。談話的材料從過去漸漸地涉到目前的將來，黃昭芳忽然現出平時少有的焦急的神氣說：

「你說怎麼辦呢？到現在還沒有找到一個事情。再過些時候，各學校的教員就要都聘定了，這一年就要沒有希望了，真叫人着急。你畢業後的計畫是怎麼樣？」

琳珊似乎覺得自己目前也有同感，可是又覺得並不完全是這樣，憂愁地淡然地說：

「我是什麼計劃都沒有。」似乎是回答黃昭芳的詢問，又似乎是對自己這樣說着。

「想起來還是中學畢業快樂，那時候總還有『升學』這一個希望，現在簡直是什麼希望也沒有，只剩了課生活的念頭。」黃昭芳感慨地說着，顯出無聊的樣子。

「那時候，我們總有個空想的夢，覺得將來是希望無窮似的，雖然也說不出希望的是什麼。現在呢？從前的夢消滅了，新的夢也造不起來了。」琳珊並不望了誰地這樣說着。

兩人的心裏都似乎引起一種傷感的氣氛，默默地走着，暫時沒有說話。這時雨仍在無聲地落着，園中的一切是更顯得靜默起來。連樹上的鳥也都悄悄地躲得不見了，雖然不時有涼爽的微風吹過，但那着了雨的樹枝，像是莊重了似的，看不出有一點搖動的樣子。琳珊對於這靜得像圖畫一般的園景，悠閒地眺望着，似乎把方才談話的事已經忘了。忽然覺得黃昭芳在那裏對自己問着什麼話了，這才驚醒似的轉過頭來，把注意力集中着。

「蕭英現在怎麼樣了？你們在上海常見面吧？聽說她在××黨裏面還是重要的人呢，真的嗎？」黃昭芳顯着唯恐被別人聽到的嚴重的神氣，低聲說着。

「大約是吧。我和她也不常見面，因為她的任處不能公開，所以只有時候她來看着我。」像是對於黃昭芳的嚴重起了反感，琳珊特別裝出平淡的樣子回答着。

「她前年還到這裏來玩過一次呢，是住在我的地方。那時就有人警告我，說她來北平很被注意，要我留意點。可是，我想，我們是從前的同學，她來玩，我留她住在一塊，還不是應該的嗎？那有什麼值得害怕的，你說對不對？」像在徵詢別人贊許，但她自己的中心意見究竟是什麼，却又使人摸不清。琳珊只好敷衍地應了一聲：

「嗯」停了一下又說：「可是我總對她很羨慕，覺得她比我們是強得多了。」這樣說後，又立刻覺得說着這樣的話，把自己顯得怪可憐的，有點慚愧。

「你說××主義，到底怎麼樣？實在說，我真是莫明其妙。」黃昭芳仍舊低聲地說，可是在嚴重之中又帶了諷刺的意味。

「我覺得無論誰也不能不贊成，因為我們想不出另外還有能根本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了。不過——」琳珊忽然覺得接不下去了，停了一下。又自嘲似的笑了說：「也許我們是所謂小資產階級的根性太深了，所以苟安的念頭總是勝過一切。」

「唉，眼前的事就想不出門路了，還談這些大問題呢。」對於任何事都不愛用心思的黃昭芳，彷彿已經思索得太多了，這時急於要把方才的話題拋開去。

「可是，問題不是已經擺在眼前了嗎？」琳珊在心裏這樣反駁着，却同時又覺得唱高調似的說一些空話，更是無聊。於是也半真半假地笑了說：

「對啦，好在我們還有苟安的可能！就混到那裏說那裏吧。」方才頗為嚴重的空氣便立刻這樣打破了。在這談話的中間，不知不覺地已經從來今雨軒快走到水榭那邊遊廊的盡頭了，黃昭芳站住了說：

「我們應該再回頭走了。」

「就在這裏坐一會，也好。」琳珊這樣說了，又忽然想起了什麼說：「噯呀，時候應該不早了吧？」一面去看

「看手錶，八點半，我們應該回去了。九點鐘我們就要出發去參觀的。」

「好吧。我今天也還得出去跑去。想找一個事情真算難！」黃昭芳目前的心中，似乎整個被這職業問題佔據了，隨時便想起這樁事來。而且一提起，便有無上的憤慨和焦急。

琳珊不知說什麼才好，沒有作聲。黃昭芳也像是說過便算完了似的，又說起別的話來。商量着隨後再會的事，走出了公園的大門。這時雨似乎停了，但街上已滿是泥水，兩人本能地低了頭，小心翼翼地俯視着脚下的路，往前走着，趕緊把車子擺妥，便「再見！再見！」地說着，分頭走了。濕漉漉的車篷，嚴密地遮蔽着，坐在裏面什麼也望不見的琳珊，覺得自己的心情像那天氣一般陰沉沉的。

直等回到那充滿了歡樂的團體生活中這心情才又恢復了本來的晴朗，可是每逢參觀遊覽完了之後，回到寄住的地方獨自待着的時候，仍是不時燃起了懷舊之情，一心想在趁着了這來此旅行的機會，見一見所有在這裏的故人。因為路徑不熟的緣故，却又總沒單獨去走訪的勇氣。約好了要來的黃昭芳，好容易在這天的下午走來了，像是成了習慣似的一見面便又訴說起他日來的奔走和應酬的繁忙來，牢騷無窮地說完了以後，才又想起來說：

「不是說去看柳淑瑩嗎？今天就去好不好？」

「好的，現在就去吧。」

於是趁了雙方都有空暇的下午，立刻便出發了。經過了不少偏僻狹窄的胡同，洋車才在一個有點破舊的

黑色大門前停下來。黃昭芳似乎來熟了似的。推開那虛掩着的門便走進了，同時「淑瑩淑瑩」的便喊起來。從那對着大門的屋裏發出了很熟稔的答應的聲音，隨即便看見那身軀矮小臉色有點黝黑的柳淑瑩從屋裏走了出來，一認清這來客們是誰，立刻驚喜地跑着迎上來。彼此親熱地握着手，興奮地說笑着。一齊又走進她方才走出的屋裏去。進門便看見那驚異地望着她們的小女孩子，琳珊走上去，彎了身子拉起她的手來，一面回頭望了柳淑瑩問：

「這就是你的孩子吧？」

「嗯。」她有點不好意思似的笑應了一聲，隨又向那孩子說：「這是李姨，你不鞠躬嗎？」

這樣說了，那孩子立刻便怯怯地鞠起躬來。琳珊說不出是怎樣的感覺，望了那做母親的柳淑瑩，直是想笑，對方也像覺出了這情形，相視着笑起來。可是立刻又現出急於要打破這點受窘局面的樣子說：

「怎麼不坐呀？」一面說着，一面把椅子上放着的報紙之類的東西，張羅着拿開。

「張先生，出去了嗎？」黃昭芳坐下來，問着。

「他們學校裏還沒放暑假，上課去了。」隨着又望了琳珊問：「你來了幾天了？真沒想到你會到這裏來了。」

「到了兩天啦。」琳珊忽然覺得無聊起來，幸而黃昭芳又詢問起什麼事來，這才像從那不自然的談話中逃出的似的，把這屋中的一切，不經意地端詳着：是三間的屋，西邊的一間是隔開的，門上挂着已經變了色的白布簾子，裏面像是臥室，外面這兩間是稱爲什麼都可的共用室，有書棹，也有帶油膩的方棹，靠牆擺着兩個不很大

的書架，但上面放的並不盡是書，倒是孩子的衣服帽子和玩具，喧賓奪主似的，把書籍遮蔽了一大半。最上一層並且擺着鏡子、簪子、雪花膏之類的化妝品。雖然是很小的地方，但很完備的形成了一個家的模型，因此被這家支配着的柳淑瑩的生活，也就很容易地使人想像出來了。琳珊下意識地對着那在和人說着話的柳淑瑩望起來，本來是覺得也並不會怎樣改變的，這時忽然覺得她和從前是完全不同了，臉上已經顯出憔悴的顏色，而尤其憔悴的是那不可言說的精神，雖然還是從前那樣的，說話的時候總是露着溫和的微笑，但現在這溫和之中，似乎又加雜着麻木的意味。「使人這樣改變了的，是什麼的力量呢？單是時間嗎？」琳珊在心中對自己疑問，自己思索着，不知什麼時候走進來的女僕，把茶端着送過來了，和氣地說着：

「先生，您請喝茶。」像是表示着特別的機靈，沒有稱呼小姐或是太太，把客人的茶分送完了之後又端了一杯放到主人的面前，說：

「太太，您喝呀。」柳淑瑩的臉上忽然掠過一種難堪似的表情，同時又唯恐被人注意似的，望了茶杯一下，低聲地說：「你放在那裏好了。」

琳珊忽然想起從前同學們一塊在街上走着的時候，如果被乞丐之類的人稱呼一聲「太太」，就要立刻發起怒來的事，那時的同學現在公然被「太太，太太」的叫着，仍覺得不習慣似的要發笑，可是一看到淑瑩的表情，這笑意便立刻消滅了。對那站在母親身旁的孩子引逗起來。

慢慢地完全以過去的回憶作了談話的材料，屋裏的空氣顯得熱鬧起來。可是彼此的心中仍不時意識着

什麼事，感到一種顧忌，竭力地想使這過去的追述不令人聯想到目前和將來。每一個回憶告一段落時誰都像是要嘆一口氣，結果却又忍住了。但無論怎樣，這舊日同學的晤談，是顯然地給了柳淑瑩一種醒覺的痛苦，她羨慕着這兩位同學，同時她又反省到自己，她有無限的傷感，但爲了自尊心的緣故，又不願意把這傷感表示出來，她仍是那樣微笑着，笑得非常寂寞。

琳珊覺得抱歉似的，望着那孩子忽然想起另外的話題來。

「范鈺現在有幾個孩子了？」

「也是一個，不過又快要有一個了。」

「回頭我們一塊看她去好不好？」黃昭芳加入了說。

「她回X縣去了，你不知道嗎？」柳淑瑩有點驚異地反問着。

「什麼時候走的，我怎麼不知道？」黃昭芳也有點驚異，覺得是想不到事。

「走了有一個月了。」柳淑瑩笑了回答着，好像說：「你還不知道嗎？」

「怎麼不在這裏住了呢？」琳珊問：

「因爲那位王先生事情沒有了，生活簡直沒有辦法，范鈺又要生孩子，所以只好先把家眷送回他的故鄉去，他再出來找事。」柳淑瑩顯着無限的同情說着，彷彿覺得還有比她更不幸的人，感到了少許自慰。

琳珊一面聽着，一面淒然地繃起眉來。黃昭芳不平地要說什麼話，但想了一下，似乎不知說什麼才好，便又

停住了。

這時女僕又走進來了，柳淑瑩是唯恐她又叫「太太」似的，不等她說話便趕緊迎上去。低聲地吩咐着什麼事。琳珊忽然想起是快要吃晚飯的時候了，望了黃昭芳低聲地說：

「我們走吧。」

「對啦，」黃昭芳也會意地答應了一聲。一面又回頭對柳淑瑩說：

「你可別預備飯，我們就要走了。我還有一些事情，六點鐘以前非回去不可。」

「不成，不能走。」柳淑瑩也回過頭來笑了說。

「不騙你，真是有事。」黃昭芳着急地分辯着，似乎又要訴說起她的繁忙來。

「好吧，你現在是貴忙得很，不敢留你。」柳淑瑩表示嘔氣地說着，又對了琳珊說：「那麼，你在這裏吃了飯再走，成不成？」

「我那裏路遠得很，晚了回去很不方便。何必一定吃飯，過天再來不是一樣嗎？」琳珊誠意地婉辭着。

爭執的結果，還是柳淑瑩表示了讓步。她們隨即告辭走了。柳淑瑩一面送着一面詢問着琳珊什麼時在家，說要去看她，琳珊回答說這連自己也說不定，還是她到這裏來好了，於是便又再三地問着「什麼時候來呢？」惜別地送到大門外面才站住了。可是她們倆走了一段路回過頭來望時，還見領着孩子的柳淑瑩寂寞地站在那裏目送着，於是彼此又搖手招呼了一下。琳珊覺得很淒然，默默地低頭走着，黃昭芳也像在沉思着什麼事，過了

一會忽然說：

「說結婚是戀愛的墳墓，我看，簡直是女人的墳墓。」她似乎很得意自己這新見解。鄭重地說着。

琳珊對於這位同學的顯然進步了的婦女觀，也有點折服起來。可是評味了一下之後，她又補充着說：

「我覺得應該說「家是女人的墳墓」，假設沒有這「家」的組織，結了婚又有什麼關係呢？」

「真太平等了，男子結了婚，什麼妨碍也沒有，女子結了婚就像囚起來似的，什麼也談不到了，連心都像給折磨得死了似的。」黃昭芳又豪放地抱起不平來。可是接着又憤慨地說：「總之，還是女子本身不好，動不動便被環境軟化了，你看柳淑瑩現在這樣子，竟也很安心地過下去了。還有高佩英，你沒有看到，簡直是墮落，一天到晚過着享樂的生活，自己還心滿意足的樣子，得意得很。」她痛罵似的說着，但她的具體的意見是什麼，却不會說出，並且根本就沒有想到。她在中學時代，便是這樣，動不動便彷彿戰士似的，嚷着「我們要解放，要奮鬥，要不屈服」，而且覺得自己是已經這樣作了的人似的自居，直到現在還是如此，琳珊覺得她總算是一個天真可愛的人，可是並沒有佩服的意思，並且感觸似的想着「她會永遠不變這樣子嗎？」對於她的話，不願反駁，却也不願響應，停了一下說：

「反正社會組織不改變，女子是談不到解放的。」這樣說了，忽然想起這似乎是在上海時聽見蕭英對自已說過的。

黃昭芳疑惑地望了她一下，沒有說什麼，似乎覺得這是沒有奮勇精神的傷感話，同時又不服地想着。說現

在女子沒有解放可說是不確實的。

她們說着話慢慢地走着。忽然發覺太陽已經落去，暮色蒼然了。計算着歸去的路程還有很遠的一段，於是趕緊坐車走了。

一星期的工夫過去了，旅行團已到了返滬的日子。琳珊別了重逢的故人們，又參加在快樂之羣內上了火車。

旅行完了的歸程中，誰都在活潑愉快地說笑着。只有琳珊是顯然地比來時沉悶了。她不時裝出眺望的樣子，躲避着別人的注意把臉向着車外，寂寞地沉思起來。排解不開地儘在想着舊日同學的各樣的而又同樣的不幸結局，心裏覺得有一種憐憫的傷感，可是又覺得自己也將是她們那不幸中的一個。她們走上的路，現在又伸展在她的面前了。並且即使不情願，遲早也非走上去不可。

「無論如何我不能——」她在心裏自己對自己搖了一下頭。她又竭力去思索，想尋出一條新的路，可是結果什麼也沒有想出。正如她對黃昭芳所說的「從前的夢消滅了，新的夢也造不起來了。」她又感覺到自己的可憐，景仰似的想起了在上海的舊日同學黛英。

趙先生想不通

茅盾

說趙先生不是個精明能幹的做生意人麼？那也不盡然。

在證券交易所內，他也算得上一條好漢。

他的眼睛就有鷹眼那麼尖；不論是多少手亂麻似的擠在一處，也不論是每隻手伸出的指頭是兩根三根或四根，他一眼望過去立刻就統計得很精密，他心裏的表格上立刻就填好了；手掌朝上的指頭一共有多少，而手背朝上的，又有多少。而且他又幾乎認得每一隻手的「後台老板」；這是四號經紀人那邊的，那是三十六號的，——十回的猜認，九回不錯。

他的耳朵也是一等一的靈敏。在那嘈雜的數目字的風浪中，他會聽出輕微的一聲喊——比方說，六塊三。「呀！這是個新盤子！」他心裏一定也跟着來這麼一個驚嘆。

然而在這一切優點而外，趙先生却有個致命的缺點；那就是娘胎裏帶來的總喜歡「看低」的性格。有許多人在某一時期「看低」他們有他們所以要「看低」的原因，或者也可以說是祕密消息；但趙先生的「看低」却

幾乎是一種主義了。凡是能夠叫市場人心「看高」的消息，——也不妨說是謠言，他趙先生總聽着不受用，他總是把上嘴唇一撇，鼻梁上的皮繃成了十七廿八道，吐一口唾沫說：「媽的！靠不住罷！」可是每逢市場上起了叫人「看低」的謠言時，即使是離奇到難以相信的謠言，他趙先生就無條件的相信了。那時候，他的一雙眼睛會興奮到發紅，他的短而粗胖的手指會不知不覺時發抖，他臉上眼睛邊那塊肉會跳，他說話的聲音也比平時短促，老像是順不過一口氣來。那時候，只要有人隨隨便便叫出個相反的消息，他趙先生就要認爲不共戴天之仇，定要跟他爭辯到自己勝利。

然而你不能說趙先生的「看低」主義沒有過得手的時候。那是在兩年以前，「九一八」剛過，「一二八」還沒有到。不過最近他却常常失腳了。作怪的是愈失腳，他愈「看低」。

這一天六點鐘光景他滿頭急汗跑出了交易所的大門，心口橫塞着一塊大石頭：五千七百元的負數。照例他是坐黃包車回家的，但今天這「負數」的大石頭使得他儘是打小算盤，他想要「安步以當車」。不行！兩條腿不肯聽命令！他只好雇車子。討價還價了十多次，檢閱似的挨到第八輛，多謝那車夫是乾癟的「老槍」，趙先生這才懷着省下了一百二十文小錢的勝利的心情，很大方地坐上了車。

五千七百元負數的大石頭壓在他心口，好像爲了這，那「老槍」的車夫就同蝸牛似的。在這些上頭，趙先生倒是頂好的脾氣。他閉了眼睛坐在那裏，讓負數的大石頭壓着，暫時什麼計較也沒有。

可是，轉灣時車身一側，他睜開眼來。自家的大門望得見了，只隔着三四十個門面了，他忽然性急起來，一疊

聲叫「快快一點！」叫還不够，雙腳蹬着踏脚板，篤篤篤！車把幾乎滑落了「老槍」的手，原來趙先生遠遠望見自家大門上那盞門燈點得明晃晃，這是浪費！

一跳下車子，他把門環打得震天響；門開了一條縫，他就強盜似的塞了進去；三脚兩步撲到客堂門邊，嚟！他先關熄了門燈；一回頭，看見廂房裏的六個燈頭返光燈如數開亮着，他喊了一聲，不管那邊有人沒有，就伸手到廂房門邊的柱子上使勁一抹，把那一串的開關電鈕全都掉了個頭；這才他又趕出大門來付車費。

但是趙先生再回到客堂的時候，廂房裏又是六個燈頭一齊亮了，還加上了風扇的聲音。廂房裏有人，而且還是兩個人，而且還是兩個人吵架的聲音！

趙先生聽聲音就知道一個是他的老二，一個是剛剛十九歲却已經成爲「未亡人」的他的媳婦。這一對兒長嫂小叔三日兩頭的吵得家宅不寧。趙先生唉了一聲，打算裝聾，然而到底不放心廂房裏那開足了六個燈頭的返光燈，到底纏着眉頭踱到廂房門邊，自言自語地說一句「天天吵架，算什麼！」隨手就把六個燈頭一氣關熄了五個。

「誰吵架了呢！總共不過想拆她五十塊的分頭，她就大驚小怪的！」

是兒子的聲音。

趙先生聽得話裏有什麼「拆分頭」，心頭一動，立刻搶步進了廂房，凸出了眼睛看着兒子；但是眼珠兒一溜，猛又瞧見六個燈頭返光燈裏那個燭光最大的燈頭偏偏忘記了關熄，他就趕快縮回身體，嚟！嚟！關了那最大

的，開了那最小的；這才他安心地鬆一口氣。

這當兒，年青「未亡人」的大媳婦也開口了：

「聽他的胡說！囉唆！——賭輸了，也不管是別人的東西，就想抵押出去，剛才還領了人來看呢！不要臉的！」

「看什麼？」趙先生摸不着頭緒，一面又趕快把電扇也關住。

「喂，爸爸，我告訴你：前回不是嫂嫂說過她那付紅木嫁妝白攔着也可惜，看有什麼人要，打算讓去；今天碰巧有個主顧——」

「我幾時說過賣傢件？幾時我說過？」

「哎，哎，碰巧有主顧，帶便同來看，賣不賣還是由她的——哦，大少奶奶！可不是，犯不着就生氣！」

「囉，謝謝你一家門！我的東西，請你少費心！不管是阿貓阿狗，拖了來當做好主顧！」大少奶奶說到這裏忍不住撲嘴地笑一聲，「還是看看東西！這班浮尸，才不給他們看呢！」

「啊，唉！」趙先生裝出沒奈何的嘴臉，一邊搖頭，一邊轉身就走。然而，猛地他又站住了。他聽得了胡胡的響聲。老二或大少奶奶，又已把電扇開起。恰在這時候，老二格格地笑着說一句：

「不過看看你的東西，又不是來看人！管他們阿貓阿狗的！」

「什麼！你嘴裏乾淨些！」

大少奶奶尖着嗓子直叫了起來。眼波朝趙先生那邊一溜。這一溜，也許是偵察趙先生聽清了沒有，但也許

是「呼！你聽得麼？」的意味。

可是趙先生這時就只有電扇的胡胡的聲音鑽進他耳朵去。他一本正經走到電扇跟前，鄭重地關住，嘴裏咕噥了一句「又不熱，開牠幹麼」就跑出了廂房去。

「狗嘴裏不乾不淨，我記得你！」大少奶奶斜着眼，小小的白牙齒咬着下嘴唇皮。

「啊，大少奶奶，大慈大悲的嫂子！下次我再說，罰我爛舌頭！」

大少奶奶別轉臉去，扭一扭腰——「搗什麼鬼！」接着撲嗤地笑一聲。老二趕快搶前一步，作個揖道：

「救苦救難的好嫂子，五十塊總得借給我，明天請你吃館子。」

「喔，請，希罕你請呢！——可是我那裏來的錢借給你？」

「我曉得，曉得的好嫂子，那就請你同孫某人轉借些。」

「噢，噢，噢——」

大少奶奶臉上一紅，即又轉白，撇起小嘴巴。老二只是賊忪嘻嘻笑着，過一會兒，大少奶奶似怒非怒地說：

「你再說，看我就馬上借給你！」

「再說罰我爛舌頭！」

「碎——」大少奶奶慢慢地打開了手提袋，用小指頭挑出三張鈔票來，往老二手裏一放，別轉着臉說：

「再多，當真我沒有」就跑了出去。

隨後老二也走出廂房來，沒頭蒼蠅似的在客堂裏轉一個圈子，決不定袋裏的三十元派什麼用場好，却見他老子踱出來了。

趙先生先側耳聽聽廂房裏有沒有電扇的聲音。沒有！他再走過去關了廂房裏的燈，一邊却喚着兒子問道：「老二，你同來看傢俬的是什麼路數呀？」

「一個四川幫的客人。」

呵！四川幫趙先生猛想起了一件事。他兩眼往頭頂一挺，半張開着嘴巴，右手兩個指頭不住地撮弄，像要抓取什麼東西。

他有一個四川朋友，不錯，重慶一家大商店的上海坐莊。說是川匯漲到一千四百；而且打來了急電，停止辦貨，已辦各貨停裝，已經報關的貨趕速改運漢口——這可不是那個朋友撒的謊，而且，不折不扣第一個得這項消息的，可不是他趙先生？這也不是做夢呀！於是隔夜一點鐘得了如此這般緊要消息的趙先生，在交易所早市上當然「看低呀！」並且那天早市上譁言之多，也是趙先生他親耳聽到。他又看過「東報」，雖則不很了了，意會一下，正也符合他的期望，然而，只過了四十多個鐘頭，他趙先生心口却壓上一塊五千八百元負數的大石頭了！

是他的「看低」看錯了麼？對了他「看」錯。但是根據以往多次的經驗，碰到這樣的風吹草動，你不「看低」，難道「看高」麼？何況趙先生本來不敢妄想他一瀉二三元，只要低這麼一元左右，他也心滿了。

趙先生不懂，自己回答自己似的搖了兩次頭，再定眼睛四面瞧瞧。兒子已經不在跟前了。客堂裏的小電燈照出他孤另另一個影子。

負數的大石頭到期怎麼辦呢？他自己認錯到底似的往這上頭一想。這樣想的時候，他已經覺得翻本完全沒有希望。他忽然也轉念到大少奶奶的那付紅木傢俬。那也多少值幾文。「求人不如求己。」但是，但是，恐怕不能隨他的如意算盤罷。

他不很明白大少奶奶整天忙些什麼，也不很明白老二每天怎麼混過去，至於他自己呢，倒很明白爲什麼而忙：在市場上忙於「看低」，回家來忙於關電燈以及其他的瑣細——一句話，不讓他們「浪費」。

那天夜裏一兩點鐘光景，趙先生又從外邊回家來，帶着三分酒意。湊巧是大少奶奶隨後也回「家」來了。趙先生能夠確實知道大少奶奶回家來過後半夜，便也值得在這裏來一筆特書。因爲這特別的偶然，趙先生和大少奶奶就例外的談了幾句家務。

「什麼老二領了人來看傢俬，我到底不明白。」

趙先生好像很隨便似的問了一句。大少奶奶把嘴一披，似乎不願意再提到這件事，但是低頭看了看自己那揉着寇丹的指甲以後，却又笑了笑說道：

「當真，我這付傢俬，你估來值多少？」

「一千三四百罷？」

「哦？那麼，一千五不算吃虧了。」

「怎麼？已經有人喝過價？」

「嗯，我一個小姊妹，碰着急用，同我商量過好幾次了，她借我這付傢俬去變錢，——多少我不用管，她出給我一張一千五百塊的借票，長年一分四釐，兩年到期。」

大少奶奶說話時那態度真是落落大方。可是趙先生凸出了眼睛，好容易等大少奶奶說完，就急得跳起來叫道：

「長年一分四？太輕了，太輕了！我出你一分六，傢俬交給我！」

「也好。不過，一分六讓我那小姊妹出了罷，你借給他一千五罷。他有急用，我已經答應了幫忙。」大少奶奶不忙不慌說了又笑一笑。

趙先生繃着眉頭，沒有話回答。事情毫無希望，他本有幾分料到，但不曾想到是這樣一個沒希望。

「明後天就要來搬了，」大少奶奶又補一句，就自顧上樓去了。

趙先生哭喪着臉，做不得聲。心口的負數的大石頭好像突然增加了幾斤重量，要是他能够未卜先知，曉得傢俬去了後不多幾天大少奶奶也就會不見，那他或者還有應急的方法，然而現在他只能木頭似的坐在那裏。

可是紅木傢俬什麼的，也在他心頭停留了不多時候。剛才回家以前從一個朋友那邊聽來的話，他又吐出來細細咀嚼着。這個朋友也是「看低」的，趙先生還有幾個朋友這一次也是「看低」的；大家都跌了觔斗，摸摸

頭還不明白來由。流年不利罷？未必。剛才三杯酒落肚，大家心裏留不住話，有幾句是叫他們這一夥牛肚子黃湯都化做了冷汗的——

銀行家扒進，銀行家捏住了，撐住了，不讓跌下去！

趙先生一邊想，一邊就繃緊着臉，右手抖擻款地做着扒的姿勢，左手捏緊成一個拳頭。他相信這樣的事是有的，他知道這樣的事有過不止一次。不過他想來想去想不通的，在這公債市價已經到了最高峯的現在這當口，銀行家扒進還有什麼好處？況且誰家庫裏不存着幾千萬呢？況且他趙先生小做做，賣空這麼一點點，也不會搖動市價半毛錢呢！嗨！立刻就來扒進，撐住，而且四十多個鐘頭以後就來一個步步高漲的漲風，這，真是，真是，不懂他們的算盤怎樣打的，不懂他們貪圖些什麼！好像單單是存心跟他趙先生開玩笑似的！

倘說「看低」是錯了的，趙先生死也不肯承認。關稅不旺，這裏那裏謠言多得很，而且市價早就到了最高峯，怎能叫人「看高」呢？趙先生有一個朋友「看高」過，好他買進的恰好是人家庫裏滿出來的！結果也還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只有一個解釋：人家是「顧全大局，維持金融。」但百分之百的生意人頭腦的趙先生即使再活上二十年也悟不透人家怎麼能够吃虧了利息來經常「顧全維持」而又每年度結算總說有贏利。

三點鐘也敲了。全家沒有一點聲音。再過這麼一點多鐘，趙太太也許就要起身做她的拜佛的朝課。趙先生滿心裏塞滿了「想不通」，糊裏糊塗就睡了。他心口那塊負數的大石頭還是壓着，不過久而久之，也就不覺得

了；到期時債權人的臉是難看的，但趙先生會一面嘆氣，一面塞給他一張分期拔還的借票，也有保人，可並不能保什麼，分期再到了期時怎麼辦，趙先生當然犯不着預先操心了，反正像他那樣尷尬的人市場上不知有多多少少。

幾天以後大少奶奶忽然不見了時，趙先生也只是面嘆氣，一面托人尋找，再過幾天也就同沒有那回事一樣。

除了刻刻留心電燈的浪費，煤球多燒，坐黃包車揀「老槍」……趙先生大概永遠還是「看低」而且永遠在「想不通」的煩悶中麻木地尷尬地生活着。

然而要說趙先生不是個精明能幹的做生意人，却是大大冤枉了他！

一九三四，二四。

——文學三卷六編

汽車路

施 蟄 存

滬杭公路築到陳家蕩的時候，關林剛把他底二十七塊錢用完。這注錢，就是那汽車路在他底滿佈了土丘和淺沼的大荒地中間穿過的代價。在一二個月以前，有幾個外路人帶來了些紅白的尖角旗，皮帶尺，和一個裝在三脚架上的，黃銅的，兩端裝着玻璃的管子。他們在關林底荒地上插了旗，用尺量着，並且用那個黃銅管子窺着，然後再走到關老墳背後阿毛家的田裏去照樣地插着旗，量着，窺着；其後再走到杏生家的那個大竹園旁邊去，繞着籬笆，又照樣地做了一套。他們都好像很忙，很急，從早上到下午，除了在杏生家裏買了一頓午飯吃的時候，沒有人看見他們休息過。最初，關林以爲他們是從城裏來的畫野景的學生，沒有加以注意；但後來看出了他們並不是畫圖的學生，當他們還在他自己底荒地上工作的時候，他就走到那個站在三脚架旁邊，伏在一張平鋪的白紙上畫鉛筆線的，穿西裝的人背後去。

他想不到應當怎樣問才好。他裝着乾咳嗽。一次，二次，那人才回轉頭來看他一眼，好像很惱怒着他無緣無故來打攪工作似的。這眼色又震懾了他，使他沒有開口動問的勇氣。於是他走到那個握着一節紅一節白的旗

杆的二十一二歲的大孩子身邊：

『這種，這種是做什麼的？』他問。

『測量。』這是回話。

可是他正如沒有聽得回答一樣地不懂。他暫時沉默着，看看這有些稚氣的學生，又看看那在遠處拖着皮帶尺量地的兩個人。他想問怎麼叫做測量，但是因為從來沒有這個名詞的記憶，而且又沒有聽清楚，即使要學說一遍也不可能了。於是祇得搭起着再問：

『做什麼呢？』

那稚氣的，但是更多地顯着傲氣的學生抬起頭來凝視着他：

『做什麼？就是測量哪！這裏要開關汽車路，量出路線來哪。』

哦，量出路線來，這裏要開關汽車路，而他們現在是在自己底荒地上。一個插着旗子，兩個量着，一個畫着，關林倒抽了一口涼氣，他放眼四下裏看了一遍這屬於他的原野，他曉得這又是官府說要圈地的把戲，這原野也許不久就不再是屬於他的了。

一點忿怒，一點反抗，在他心裏蠢動了。

他差不多整天地跟蹤着他們，看他們從這裏到那裏地工作着，一直到傍晚，當他們走出村口之後，在回家的路上，他走過了杏生的家。好像想着了什麼計劃似的，他走進去了。

杏生穿着旱烟桿，正在和他底兄弟潤生談論這事情。關林想曉得一點當這些量地的人在杏生家裏吃飯的時候，曾經告訴了他們一些什麼，但是據潤生說這些人所告訴他們的也就是那學生告訴給關林的這幾句簡單的話。

『可是，爲什麼要量我們的竹園呢？』杏生底妻子獨白似地問。

『說不定汽車路要穿過你們的竹園呢。』關林猜想着。

杏生，這忠厚的老農人，靜悄悄地吸了一口烟，將煙筒頭在泥地上敲了兩下：

『到底是不是汽車路呢，誰知道？』

『怎麼，不是汽車路，那麼……？』關林覺得蹊蹺起來。

『上個月，菜園裏小和底乾爹不是有過信來嗎？』杏生回憶似地說。『他們那地方造了一個飛機場，說是打日本人用的，收了六百幾十畝田，咳！都是頂好的田，讓田的財主們一個錢也拿不到手……』

『飛機場，飛機場！』不等杏生說完，關林就急躁地跳起來了。『那是完了！倘若是造飛機場，我們的地就得全給圈了去。沒有用，全圈了，我聽見人家講過，啊！我情願是造汽車路的，那不過是一條……』

『一條，』杏生底老妻說，好像對於關林的口氣很不滿意的。『倘若穿過了我們的竹園呢？』

『這算什麼事，穿過一個竹園，就變作兩個竹園，不也是一樣？』人家閻老墳背後給破土造路，這樣的好風水還要保不牢呢。』關林嘴裏說着，心裏不禁連帶地想起那些耀武揚威的王閻老底子孫，好像他們家運衰敗之

後的一副破落戶相都呈顯在他眼前了。

於是他樂了。他曾經被閩老府裏的五少爺送進拘留所裏去押過三天，現在他相信報應的日子已經就在眼前了。他快樂得忘記了那汽車路也會侵佔着他自己底土地的地。

兩個禮拜之後，當他賣完了蔬菜到鎮上的那家茶館裏喝茶的時候，鎮公所裏的那個打雜差的阿順跑來告訴他，汽車路經過本鎮各地的路線已經發丁在鎮公所裏了；凡是被汽車路佔用的土地，可以由地主去呈報畝分，領取田價，於是他立刻趕到那作爲鎮公所的土地祠裏去，果然已經有許多人在看着一張掛在壁上的地形圖了。因了那鎮長的指點，他才看懂了汽車路所要佔用他底土地的方位。他底那塊大荒地是長方形的，汽車路畫在他底地上就是一條對角線。該死！這麼一長條，可不知這路要多少寬？他沉思了一下，再沿着那汽車路線看過去。牠雖然經過閩老墳背後，但中間還隔着一條小河，破不了牠底風水；杏生家的竹園却免不掉要對準開了。他一回頭，杏生兄弟都站在身旁，他們都沉默着。

「圈了這些地，可不知給多少地價？」潤生猶豫地說。

「不管多少，有得到手已經是好的了，祇怕不會……」杏生說。

聽着這話，關林對於這汽車路又覺得憤怒了：

「不行，人家不肯賣，難道好強佔的嗎？我們不賣！」他嚷起來了。

「懋大！這又不是問你買。路線劃定了，就是他的地了。他們給你些地價，你要也是這樣，你不要也是這樣……

……」旁邊有人在笑他了，那是鎮上藥店裏的老關。

要也是這樣，不要也是這樣。關林開始感覺到一種暴力的威懾，他不再作聲了。他走出了鎮公所，一逕就走到他底土地上，去四週巡視着。這十幾畝田，原本是官荒，是他父親在光復的時候化了六十多塊錢領來的。東邊的一小半稍爲平坦些，高燥些，他就在那裏種了幾十畦的蔬菜；其餘大半的地上堆滿了一個個起伏的土丘，低窪的地方，雨後便成爲很大的汗潦和沼澤，都種不得東西，他也懶得去開墾牠。但是，因爲面積底寬廣，地價底飛漲，就是這樣一片廢地，現在也很值一些錢了。他回想着那在鎮公所裏看見的汽車路線，測視着牠底方位，一條平坦的鋪滿了煤屑和砂礫的大路穿過了牠底茶園，穿過了那正中的大窪地，穿過西北角上的那個被孩子們稱爲『筆架山』的大土阜，於是出了牠底地界，轉一個灣，借用了小河浜上的大路，讓過了阿毛家的田，一直鑽進香生的竹園裏去了。這是他想像中的汽車路。

他在自己的茶園邊徘徊着，直到午飯的時候。他好像有許多思想，可是自己也摸不出一個頭緒來。對於土地底被收用，雖然有點像是憤怒的感情，但實在也並不真的怎樣可惜他底荒地；對於那在不久就會出現在眼前的汽車路，也同樣地有着喜悅和仇視這兩種矛盾的情感。直到開始覺得肚子裏有點飢餓，他就很容易地擯棄了這種複雜的思想，嘴裏獨自咕嚕着回家了。

再過了十多天，關林底荒地上被插了竹籤，印了白線，於是他到鎮公所裏去領來了二十七塊錢。據說本來是三十塊錢，因爲三塊錢的手續費是由鎮長扣除了的。二十七塊錢放在袋裏，到鎮上去吃了一碗茶；關林對於

汽車路很高興了。他聽見那藥店裏的老闆說開了汽車路之後，兩邊的地價就會漲起來的，而且鎮上的市面也會得興旺起來。這是於他有利的，他夢想着他底蔬菜能够賣得好些，又夢想着他底荒地能够照上等稻田的地價出賣了。海塘邊的漁村裏的那塊荒地，不是賣了好價錢給天主堂裏嗎？

買熱水瓶，買套鞋，給妻子買粉買布，又買了一個豬頭醃了，贖下來的錢就拿去推牌九，打寶，起先是贏了些，拿贏來的錢再去博，於是連本帶利都輸完了，這樣，不消三四十天，關林把他的二十七塊錢都花完了。

而這時候，本省的末段汽車路工程在關林底荒地上開始了。也許是因為賭運不好的緣故，也許是因為二十七塊錢在他袋裏已不留一個影子的緣故，也許是因為他忘記了這路基已經不是屬於他自己的產業了，他對於這劃定了的汽車路基，甚至對於這些在工作的小工，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不滿意。但他沒有方法，而且也沒有理由，能去阻止他們底工作。他祇在不被他們注意的時候，去偷拔了一個做標記的竹籤，或木牌，或是從土丘上踢幾塊石頭到路上去，這些舉動，雖然自己也明知是無意識的，但他覺得好像非如此不足以洩他的不平。增加了關林對於這汽車路的仇恨心的，是他在這時候所聽到的關於路線劃定的故事。據說這汽車路本來確實是規定了要從他底荒地上穿出去，穿過閣老墳背後的阿毛家的田裏的，後來因為閣老府裏的四少爺和阿毛底佃主，那濟善堂的董事陳老爺，爲了各自要保護他們底風水和田稻，所以去向衙門裏說通了。把汽車路更改了路線。這個故事，使關林對於這正在積極建造的汽車路，多做了許多無意識的破壞工作，非但自己，甚至還說服了杏生底兄弟潤生，他們合夥着做這種洩憤的事情。

可是他們底微弱的，幾乎是看不見一點功效的舉動，並不妨礙了那汽車路底工程。那些江北小工，在幾個孔武有力的監工底督促之下，工作得很快，路基不到幾天就填好了，又過幾天，後面碾平了，再過幾天，煤屑鋪上了，又在第二度碾壓了，更過幾天，轉灣的地方豎着彩漆的木牌了；尤其使關林他們驚異的是，當他們試沿着這條新闢的大路走得遠些的時候，他們發現那一向架着一頂獨木橋的小河上，從不知什麼時候起，已經換了一座有欄杆的洋式木橋了。他們曾經有好幾次沿着這條新路，望東面走，最遠的時候是走到縣城的東門外，望西走，走過鎮外的兩三個村莊就不想再走遠些了。他們拖着疲憊的腳，站在所走到的地方，向那不見終極的新路瞭望着，各人冥想那在兩端極的繁華的都市上海和杭州。

一天早晨，秋陽溫靜地照在原野上，草間的露珠反射着閃爍不定的光芒，關林與他底妻兒正在堂屋裏吃早飯。忽然他們聽見有一種陌生的聲音，波波地在從遠處響過來。關林底兩個兒子，八歲的阿金和六歲的福生，首先放下了飯碗奔到門外的場地上去；隨後是關林和他底妻子也好奇似地走了出去。他們望見有一個藍黑色的東西在他們底荒地上的汽車路上緩緩地爬行着，不停地發着波波的吼聲。阿金和福生一會兒看着那不知名的怪物，一會兒回頭望着他們底父親。

『汽車，汽車來了！』關林叫着。當然是他第一個料想到這就是汽車，雖然他也是從來沒看見過這種東西。汽車出沒於高高低低的土丘中間，在秋陽下與露珠競閃着美麗的光。在阿金和福生底天真的歡呼拍掌聲中，關林遠遠地看見杏生和阿毛家裏的許多人都打堆的站在他們屋後的榆樹下或田塍間了。他們底孩

子們底歡叫聲也清清楚楚地可以聽到。這是第一次呈現在這鄉村裏的奇景，雖然是成人的關林，也不自禁其哆開了嘴露出高興的樣子來了。

被汽車路衝破了的那座「筆架山」，現在是變成了兩座峭壁夾峙在路底兩邊了。他們目送着那新奇的動物蠕蠕地鑽過了那峭壁，拐一個灣，出於意料地，停住在那兒了。他們看見有兩個人從車中下來，在那轉灣的地方不知做了些什麼事情，於是又上了車坐着，於是車仍舊慢慢地爬過去。牠在小河邊上爬着，爬着，爬進杏生家的竹園裏去，給竹子遮攔着了。

關林和他底妻子，杏生兄弟和他們底家人，阿毛家的大人和孩子，都不約而同地趕到那汽車所停留過的地方去，看那兩個人究竟在那裏遺贖了些什麼。但他們所看見的就祇是一個白粉的十字形。一羣女人和孩子圍着他們四個男子，研究着這白粉的十字形底意義。

「也許這底下有藏。」潤生底妻子說，她是一個常常夢見掘藏的女人。

「哼，藏！有了藏他們還會記出了地方等你來掘嗎？」潤生駁斥着他底妻子。「說不定是礦，他們是識礦的。」

「礦那裏會在這裏？」阿毛說，他自以為比較地懂得一點礦學。「礦是在山上的。」

「這裏不是筆架山嗎？」杏生底女兒說。

於是大人們都笑起來了。

「呆人，這是個土墩兒，你真當做是摩山嗎？」年老的杏生對那羞赧得躲到人背後去的女兒說。「我看，也

許這裏要造一個車站。』

這意見立刻被關林駁倒了：

『車站不會的，車站在鎖上。這裏沒有人上落，不會的。』他說。

『噢，我懂得了，這是個聖牌嘍，』站在關林背後的他底妻子忽然說出她底意見來。『這是天主堂裏的聖牌呀，這裏一定是要造一座天主堂了。他們是來看風水的。』

聽着她這樣的話，大家都低下頭去再注視一次這白粉的十字形聖牌，是的，這顯然是他們所熟悉的，在賣漁娘胸前常常可以看見的聖牌。倘若說不是預備在這裏建造天主堂，那麼他們還有什麼別的理由要在這裏做一個宗教的符號呢？

『哦，又要勸人家吃教了。』杏生杞憂似地說。

『我們不吃。』杏生底女兒和潤生底妻子同聲地說。

『吃教，我也不吃的，』關林遲疑說。『不過……天主堂……』

他心裏充滿了希望，一個不久——也許就是明天，就會實現的希望。他們要多少地呢？統統都要買嗎？應該賣多少錢一畝呢？六七十？在大家走散回去的時候，他抱着福生，嘴裏允許着他底孩子將來去坐一回汽車，心裏繼續着籌劃這個似乎非在當天決定不可的問題。

不到次日的午時，當他從城裏賣完了蔬菜回來的時候，他就曉得昨天的操心是耗費了的。因為他看見有

一些小工在那畫着白粉的十字形的地方工作着。他挑着他底空擔子走過去，看着，並且探問着，才知道因爲這裏的路身太鬆了些，而且有着一個低窪處，汽車轉灣的時候容易闖禍，所以畫着要修築過一次的記號。是的，這白粉的十字形祇不過是一個要重修的記號罷了。

當每一輛閃光的汽車行過的時候，他感覺到失望與憤恨。

一個晚上，秋雨的季節降下了牠第一陣寒雨，在關林底茅屋上，場地上，荒原上，以及汽車路上和小河裏，淙淙地淋注了整夜的白水，直到天明才止。因爲懶得走遠，關林就取了些蔬菜上鎮去賣了。鎮上的市面早，賣掉了菜再吃一碗茶。回家的時候還好像是很早的。滿天的濕雲裏，微微地透露了一絲陽光，四野迴合，顯着一派空明的景象。關林沿着汽車路走，穿過了那被劃分爲兩半的杏生家的竹園，他看見有一輛汽車正在從他底荒地上疾駛而來。這差不多是一瞬間的事，當那汽車正在穿過了『筆架山』預備轉灣的時候，他看見牠忽然欹側了一下，就向斜刺地溜出去，滑離了大路，終於再欹側了一次，傾倒下去了，要不是有一個土丘給牠靠住，牠是一定會完全傾覆了的。同時，他又聽得一陣尖銳的，使人打寒噤的車輪煞制聲和一個女人底驚喊聲。

『啊，闖禍了！』關林失聲地嚷着，立刻奔上前去。

當他走近那傾側的汽車邊，那車夫已經從車門裏鑽出來了。車前的一塊玻璃碎了，他底額上和手上被刺破了幾處，淌着殷紅的血。但他並沒有工夫去揩拭或包紮他底創傷，當他一看見關林的時候，就急急地招呼着：

『來，朋友，幫幫忙。』

關林丟下了他底空竹籃，向車中一望，一對紳士型的夫婦正滾做一堆在掙扎着。因爲車傾側得太利害了，他們都站不起來。於是關林幫助那汽車夫將車放平了。從震破了玻璃的車門中幫助他們跨了出來。除了那女的手臂上給碎玻璃稍微刺破一些以外，他們並沒有什麼傷創。

可是那紳士卻發怒了：

『你怎麼不小心，怎樣開的，眼睛瞎了嗎？』他斥詬那汽車夫。

汽車夫不做聲，他回到汽車路的轉灣處去看了一下，獨自咒罵着：

『娘！這樣起碼的路！一場雨就沖得這樣的鬆！』他說着走回到他主人前衛：『隨便什麼人開過來都要出事的。』

關林幫助那汽車夫將車輛推到路上之後，他們都仍舊坐上車，預備開走了。可是因爲這樣一震，馬達壞了，那汽車夫再也開不動牠。於是他回頭對那紳士說：

『拋錨了，推到站上再想法子罷。』

關林却不過他底央求，將竹籃在杏生家裏寄放了，就幫着他把那汽車推向鎮上的汽車站去。在路上，他曾經想，倘若這位先生和太太下車來走了這一段路，也許一個人就可以推得動牠了。但是車中安坐着的那位紳士正在用心替他太太底玉臂用手帕包裹傷痕，他是不吝惜在到達汽車站的時候賞給關林六角小洋的。

在鎮上又逗留了一刻，當他從原路回家去的時候，他看見有工人在那出事處修築鬆陷的路身了。他揣着那六角小洋的意外之財，不覺有一種企望，倘若再有這麼一注生意啊！

這種企望常常在雨天裏在他心中起着古怪的作用。終於有一天，在同樣的一個夜雨初霽的清晨，他獨自帶着一柄鋤跑到那半座『筆架山』背後的轉灣處去停留了一下，然後再回來坐在堂屋中，眺望着霧氣空濛的秋晨的田野。

在二十五分鐘之後，他獲得了第一次的勝利。

在兩個星期中，他從他底詭計上賺了六塊錢。

於是公路管理局派人來在這怪異的地方豎立了一塊紅色的警告牌：『危險！緩行！』

他覺得有改換地點之必要的時候，天氣已經轉晴了。十幾天不下雨，泥土都是很乾燥的，每一輛汽車行過的時候，祇有一陣灰塵揚起來，但是很輕快地不再有膠輪黏輾潮濕的沙土的聲音了。一日清早，他在一個比較的欹斜的路面上，照例地用他底鶴嘴鋤掘着煤屑，泥土和瓦礫。因為沒有方法使他變得鬆而不陷，他回到家裏去拆了一條火油箱上的薄板，拿來覆在他所挖掘的土穴上，然後照樣地用煤屑和泥土鋪掩在上面，正如一個修築堅固的路面一樣。當他剛才完工，他看見阿毛遠遠地走過來了。好像已經被發覺了陰謀似的，他窘急起來了。

『關林，你在做什麼呀？』阿毛問。

『捉蚯蚓，給鴨子吃。』總算很有急智地騰過了阿毛，趁他還沒有走近來，裝着手裏握着幾條蚯蚓的樣子，關林就忽忽地回家了。

這一天很奇怪，整個上午沒有汽車行過。直到吃午飯的時候，一陣宏大的車輪聲在他底荒地上響着了。這是一輛載着不下二三十人的大汽車。關林目擊牠穿過了幾個土丘，忽然，像馬蹶了前蹄一般，很輕快地晃了一晃，全身倒下在路旁的低窪處了。

車中發着一陣異乎尋常的慘叫，接着又是一陣騷亂，這使關林感受了第一次的顫慄。

這一場禍事並沒有用到他去推那輛傾覆的汽車。他祇會被派着抬一個折斷了三枚牙齒而暈絕的乘客到站上去，但是也沒有得到錢。傍晚的時候，一輛形狀奇異的汽車開了來，把傾覆着的那輛汽車吊起來。同時有幾個人在那凹陷的土穴邊踏勘了一回，望鎖上走去了。

事情好像比以前的嚴重了，關林沉默地坐在自家堂屋裏。

他還沒有恢復了他底常態的時候，那曾經在土穴邊踏勘過的幾個人帶着兩個警察顯現在他門前了。

『喂！剛才汽車出事的時候你看見嗎？』一個大肚子的人問。

『沒有看清楚，我們在這裏吃中飯。』關林心虛地回答。

『你看見今天有人在那地方掘地嗎？』

『沒有，沒有看見。』他顫慄了。

『那麼你今天早晨在那地方幹什麼呢？』一個警察問。

『我，我……我捉蚯蚓，給鴨子吃……』

『哼，帶他去！』另外一個穿黑袍子的大漢指揮着那兩個警察。

於是，在妻子底號哭牽曳的紛亂中，關林真實地感覺到他自已底犯罪了。沉默地，膽怯地，他被那些法律的執行人推挽着，走過鎮市，走進縣城，被囚禁在拘留所裏了。

由於阿毛底口供，和從他自己家裏查抄出來的被拆毀的火油箱，關林被證實了是犯了罪的。由於他妻子底輾轉託人討情，關說和哀求，他底罪被裁定了，處罰并賠償損失二百元，或以二日拘役抵一元。

關林和他底妻子當然都不願意担受這四百日的可怕的拘役。但是，二百元呢？『你去借借看，什麼地方去湊一湊，』隔着一重木柵，關林會哀求似地對他底妻子這樣說。

一天，二天，三天，他等着他妻子底好消息。在第九天，她帶着他期待着的好消息來了。

『有了沒有？』當他底妻一走近木柵，他就焦急地問。

『有了，已經交進去，等一會兒你就好出來了。』他底妻子點着頭。

『噓！』他透了一口氣。『什麼地方去借來的？』

『借什麼地方去借……』

『那麼……』他懷疑地問。

『我把我們的地賣了……』她懦怯地，低下了她底眼睛說。

『什麼，賣了那荒地賣了多少？』

『二百。』她低聲地說。

『二百統統賣了嗎？』

她點着頭。

『賣給什麼人？』他低聲問。

『賣給天主堂裏。』

『什麼，賣給天主堂？』

十一月三十日。

——現代四卷三期

萬 仞 約

張天翼

—

遠遠的有了鑼聲：一會兒停止，一會兒又響——敲得怪勻稱的，一點也不性急。這聲音像水紋似地散到了田野上，連嫩草都顫了起來。樹上的麻雀老大嚇了一跳，就嚇的一聲飛跑了。

那邊山裏起了回聲——鏘，鏘，鏘。

「什麼把戲，這是？」

村子裏的人都把臉子側着，翹起耳朵來聽那打鑼的叫些什麼話。

田裏的大哥們也拿手替眼睛遮着蔭，往大路上瞧了會兒。

「還背一塊牌哩，娘賣陽子的！」

「他喊些什麼，那個老官子……牌上寫些什麼呀？」

「灣灣扭扭，鬼話胡謔，你爺認不得。」

那打鑼的老頭可不管別人認得認不得，他祇一個勁敲着鑼，裂開他那嘎噪子，嚷着些什麼，往隆記鋪子那邊拐過去。

「地方上的人來看哪？莫犯山呀，犯山的……」

隆記裏那些喝着酒的傢伙都擁出了店門：十幾隻眼睛釘到前面。

鑼聲越近越響得親切，那老頭肩膀上那塊寫着字的木牌——跟着他身子一高一低地在幌着。

「哦，蕭老官！」

「這麻皮！又是鳴鑼禁山！」

「莫管他。豬屎老九你跟我來：我們好好吃幾塊乾豆腐。這回再贏了我的，就算你狠。」

於是他們又擁進了店裏。豬屎老九跑得過火了點兒，帶翻了一條板橙；他可瞧也不瞧一眼就跨過去，蹦到裏面一張桌子邊，挺熟練地洗着桌上那付骨牌——「來來來，還是老子的莊！南二公，你老人家不嫌吵吧？」

老闆娘嚷了起來：

「豬屎老九，條橙掀翻了——不替人家端起來麼？」

「莫吵莫吵。等我豬屎老九贏了大花邊，你老人家就要巴結我：養個妹子給我做堂客。」

「這些油渣子——狗嘴巴裏到底長不出象牙。」

豬屎老九沒再答腔：他們那夥人在專心推他們的牌九。骨牌在桌上拍喇拍喇響着，幾個嗓子叫喊着，連蕭老官的鑼聲都給蓋得不大有勁兒了。

老闖娘把手筒在袖子裏，攔在櫃台上，嘴動了幾動。她有一分鐘不說話就不舒服。於是她瞧瞧路上，又瞧瞧對面桌上的南二公：看着這回鳴鑼禁山，南二公總得有幾句話說的。

可是南二公滿不在乎。他並沒攤出店門口去看，祇不過對外面橫了幾眼。他右手緊抓着那半壺燒酒，啜一口就咬上一小角左手裏的豆腐乾——慢條斯理地儘嚼着，彷彿永世嚼不爛似的：瞧這勁兒他似乎打算把這塊豆腐乾吃上什麼兩三年。

到底老闖娘有點忍不住：她把擱在櫃上的兩肘移出了些，裝了付歪臉：

「南二公你老人家聽見沒？——又是鳴鑼禁山……」

「唔，尸樞骨頭！」南二公罵了一句，又把豆腐乾送到嘴邊去。

鑼聲已經響到了店門口，鏘，鏘！

「來看哪：來看告示啊……」

「哼！南二公橫了外面一眼。」這許多名堂！

老闖娘也披一披下唇，兩個嘴角往下面一彎。接着掉過臉去，瞧瞧打鑼的蕭老官，她馬上就換上一付笑臉，連眼睛都眯成了兩條縫。

蕭老官站到了店門口。

裏面那些打牌九的人沒理會這回事，祇巴巴地瞧着豬屎老九扔骰子。接着有誰高興得直叫。豬屎老九可臉紅得像生牛肉，掀開了他自己兩張牌，嘴裏嘟囔着扯到別人十八代祖宗，一面把銅子送到別人跟前去。

南二公打了個膈兒，又橫了外面一眼：

「尸樞骨頭！這些屁名堂——都是閩貴林興出來的！」

不過老闖娘似乎沒聽見他的話。她率性把身子轉向外面，臉上還那麼笑着瞧着蕭老官，嘴動了幾動，她在等着機會跟蕭老官談天。

鏘，鏘！——那個又敲了兩下鑼。

「看萬仞約的告示啊：不准斫山上的樹啊，來來往往的不准劈枝帶葉呀……」

他嚷着就瞧瞧周圍的人，接着用手抹一把額上的汗，把那塊木牌頓到了地上。木牌上寫着許多話：雖然認識這些的沒有幾個，可是大家都知道萬仞約是個什麼把戲——寫着的也不過是那套。上面橫着四個字：「萬仞約示。」下面的字小點兒：六個字一句，有這麼十幾二十句排成了乾豆腐似的那麼兩堆——寫得整整齊齊，不作興帶一筆草的。要是在前清——寫得了這麼一手字的就能當個把秀才哩。

「字倒還寫得溜光溜滑的，」老闖娘挺內行地看看那塊木牌，還把腦袋偏了一偏。「蕭老官，你怎麼不進來歇下子氣——吃半壺把燒酒。」

「不了，我還要走起這路過東沖去。」

「啣！」

她這麼輕輕喊了一聲，就把身子坐端正些，老實把蕭老官當做個談話的對手。她問那個雷家裏偷了杉樹的事怎麼辦，是不是閱貴林打定主意要打官司。於是她就張大了嘴巴，似乎在等着聽一樁了不起的新聞。其實這件事她知道得挺詳細：地方上什麼也逃不了隆記鋪子，別人還沒傳開來的事——她肚子裏就早已經明白。譬如說這回雷家裏犯山的事，她就像親眼瞧見似的。她能夠爛熟地背給你聽：那天雷十一走到萬仞沖，爬上山，偷偷斫下兩棵杉樹——想拿回來做田腔槽。可是給逮住了。不用說，要罰。不過罰的數目太大了點兒，叫雷家裏吃不消就咬咬牙齒說寧願打官司。得，就是這麼回事。背完了這些話，她就得把下嘴唇披一披，用鼻孔哼一聲——

「哼，打官司！雷家裏要是鬥得過萬仞沖上的人——你打爛我的鋪子！」

蕭老官也認爲打不起官司來。

「雷家裏要打官司——那他弄錯了路徑。」

於是許多人都圍着蕭老官談起來。蕭老官似乎忘上還要到東沖去，乾脆把那塊木牌靠櫃台放着，一屁股坐到板櫬上。

祇有南二公沒湊進去。他還慢慢撕下豆腐乾來嚼着，不過嘴巴動得比先響了點兒。

「如今那個閩家裏就這麼撐神氣！」他肚子裏說。「萬仞約——尸框骨頭……他早年簡直是……要是沒有我……」

誰都明白那個閩貴林早年的歷史，大家也知道閩貴林跟南二公拜過把，就是萬仞沖裏的四方牌那塊山地，也還是南二公半送半賣讓給了閩貴林的。可是現在……

可是現在別人談得更加起勁，聲音震得耳朵都響了起來。蕭老官提高了他那嘎噪子，告訴別人萬仞約又有了個新規矩，這是貴林四爺定出來的：誰抓住了犯山的傢伙——就賞四吊八。

「賞四吊八」——連豬屎老九也插了嘴。

南二公把剛才啜的酒吞了下去，嘴巴抿了一抿：

「四吊八他買那塊山還祇出了一吊八哩！」

「哦，那是你老人家做好事。」

的確是做好事。閩貴林的老子在桃源縣裏當過一年師爺，回家造了一所房子，可沒買得起田。閩貴林就在家裏當大少爺，當呀當的把幾個錢當完，老子一死，他就到安化那些地方打流，揀揀茶葉。回到鄉裏還是一條光棍，老是在南二公那裏借米借錢的。

「這不是路，貴老弟，」南二公跟他說過不止一遍。「一個人總要有點吃飯傢伙，你總要……」

到底有一天——閩貴林想出了一點吃飯傢伙。他瞧着種杉樹長得快，打算撈塊山地來試試，南二公就把

四方牌那塊山讓給他，自己祇留一點兒柴山。二十幾年一過，閔貴林可就這麼撐起神氣來了。

「他真狠！」

南二公噓了口氣，他肚子裏裝滿了一些什麼想吐出來，就四面瞧瞧，然後把眼睛釘到老闖娘臉上。

可是那個沒理會。一直等蕭老官背着木牌敲着鑼走了，她才掉轉臉來。她仍舊用袖子筒着手，攔在櫃台上。

「閔貴林這一來——在地方上結上好多怨啊！」

「他怕什麼！他橫豎仗着他們族上九爺的腰把子！」

南二公把酒壺端起來要送到嘴邊去，可是到半路裏又放下來。

「唔，他買那塊山祇出得一吊八，」他用右手抹了抹嘴。「那個時候——我見他太……太……」

櫃台擱着的那雙手趕緊移上開去，老闖娘臉對着許多人，很快地插嘴：

「我曉得我曉得。那一吊八還是分九個月還清的，一個月兩百錢，利息都沒算一個銅板。閔貴林跟南二公

講：「我的山勝如是你的山，祇管來斫柴，要是你柴山不够你祇管來……」南二公，是的不是的？」

那個在細細地嚼豆腐乾，正打算要慢慢開口，老闖娘可又往下說了：她把屁股移得坐正了點兒，不管別人

聽不聽。

「萬勿約啊——那名堂我曉得……」

這麼着就打了開台鑼接着她嚙了一口唾沫，打閔貴林從前背時的幾年說起。

「那時候到山去斫柴的——連常斫斷他的杉條子。」

於是她瞧瞧四面——看別人在不在聽着她的；她還特別釘了南二公一眼。其實不用她操心，大家都知道閱貴林的來歷祇要把眼睛一閉，就能够想像得出四爺在萬仞約上議事時候那種笑嘻嘻的勁兒，嘴巴裏出了許多主義。這位貴林老四靠的是那塊山，要是人家偷了他那些杉條子他就沒了出息。抓到個把犯山的，假如是個厲害傢伙——他又沒辦法對付。於是他把萬仞約的那些山主全邀了來立了個萬仞約：犯山的都得罰，不怕你厲害，這許多大爺們都是鐵硬的腰把子常在衙門裏進進出出的，總鬥得你過的。

「這回子雷家裏就是吃的這個虧。」

大家都要表示自己知道這些底細，就七嘴八舌談起來。誰都搶着說話生怕自己有的這點兒材料給別人說了去。

「這個萬仞約——連東沖的金七閻王都邀了進去。娘賣麻皮的，東沖離萬仞約倒有二十來里了。他們……」

「難怪蕭老官要打起這一路過東沖去。」

「如今萬仞約上有七十幾担穀子了哩！真嚇人！他們入約的祇出上斗把幾斗穀，放到約上，生出去滾利——如今有七十——七十——七十幾担！」

「名堂多，名堂多。閱貴林當着萬仞約的經理，他就在沖裏蓋一個屋，給蕭老官住着——叫他看守……人

「不爲己，天誅天滅；他把那個屋造到他那四方牌底下……」

豬屎老九還在裏面的帳桌上跟別人賭牌九，這裏忽然動了火，也不知道是輸了錢發脾氣，還是真的嘔了

閔貴林的氣：

「閔貴林那隻野種子崽呀——要遭天雷劈！」

許多人都笑了起來：他們覺得痛快。他們沒子兒買炭火，總得到山裏去斫柴，可是一個不留神就得掉下大禍事來：萬勿沖的那些山——在這村裏像是個大獅子，一碰到那上面就痛得你要命交。

於是八九張嘴都罵了起來，有幾張嘴裏還噴出了唾沫，祇有老闖娘的嘴冷冷地笑着，下唇披出了一點兒：別人看不出她到閔是笑閔貴林，還是笑店門口的這些人。

南二公也把酒壺在桌上一頓，用勁地叫：

「尸框骨頭！閔貴林到底是個什麼傢伙！」

二

閔貴林到底是個什麼傢伙？

閔貴林是個四十來歲，個子不高的傢伙，左耳下面有個疤的。

祇要天一亮，他就帶一根竹篾做的尺和一本簿子，慢慢走到萬勿沖裏去。他走路也學着他族上九爺的那

種派頭：一步一步地踏着，身子跟着一雙脚在左右地擺，那夾件袍就往兩邊幌。要是別人說一句——

「到底貴林四爺跟閔九爺是一族的，走起路來活像。」

他全身就一陣熱，搖擺得更厲害，幾乎連腦袋都幌得發暈。

不過也有一點不大像：閔貴林老是把舌尖子伸出來釘在嘴唇上，有時候還打左邊舐到右邊，又打右邊舐到左邊，彷彿那上面有肉湯似的。

現在他就這麼舐着，讓冷風吹着他的舌尖子，一面抬起面來瞧瞧四面的山。

那些高高低低的山——圍成一個馬蹄鐵的樣子：像一個大妖怪用兩個膀子圈着，祇在兩指尖端留下一個口子讓別人走進沖裏來。萬仞峯正是大妖怪的腦袋，蟲在正中央，頂上還糊着些紫灰色的雲。

閔貴林的那個四方牌——算是左肘，那上面栽着的樹都整整齊齊，比哪座山上的都漂亮。於是閔貴林微笑了一下，舌尖子猛地滾了進去，逗得嘴唇碰出一聲響——「啞！」

「一個人祇要會打主意……」

接着他又回答自己的話，在鼻孔裏「唔」了兩聲。兩隻脚踹得重了些，那件夾袍就搖幌得要飛起來。

地下是潤濕的。小草樹葉上也有粉似的水點，在五顏六色的雲下面就綠得發油，那條澗流着閃着亮，打山裏淌下來，沿着這條路——七灣八扭的給引到沖外面的田裏去。

他踹定澗裏的大石要跨過去，可是脚一滑——擦踏到了水裏。

「娘賣陽子瘟水！硬要把拙填死才……」

這些引去灌田的澗水反正沒他的份；他沒有田。

灣起腿子來看看他那濕漉漉的腳，在地上使勁踏了幾下，就往蕭老官那個小屋子走去。走路的派頭又像先那麼——左一擺右一擺的。

一些鳥在咕咕刮刮吵着，打這棵樹上飛起來，射過冷侵侵的空氣，停到那棵樹上又吵一陣。山下的幾個池塘裏不時發出一種響聲，似乎有誰扔了石子進去。

蕭老官一瞧見閔貴林就張着嘴笑：掉了一顆犬齒，留下了一個黑洞。

「四爺早。」

「唔唔，唔。」四爺腦袋輕輕地點着，鼻孔裏輕輕地響着，一面不停步地直往四方牌上走去。

「四爺，」蕭老官跟上他小聲兒叫，接着乾咳了一聲。「地方上人講了你老人家幾句空話。」

「那些人？」

「南二公他們。還有雷家裏那些人。還有封家富牙子同那個……那個……」

「哦，」閔貴林笑一笑，把眉毛揚了一下。

兩個人走着灣灣扭扭的斜路，泥土鬆鬆的像蹣在褥子上。蕭老官似乎比那個性急步子跨得很短，不過動作得快。走幾步就差不多要趕到了閔四爺前面，他就等一會——又讓別人打頭走。可是閔貴林沒顧到這些，他

祇是在蕭老官跟前，步子就踏得格外方正，面上可裝出不經心的樣子，表示他天生的就是這麼個派頭。

四隻脚零亂地響着。

「四爺，連東冲都有人講你老人家的空話。」

「東冲？」四爺的心一跳。「又是那些不稱毛的傢伙吧？」

「噫。」

「噤，唔，唔。」

閔貴林身上發熱，挂出來的舌尖子噉的一聲縮了進去，他臉上的肌肉動着——使勁忍住了笑。可是他鼻孔裏倒數了一聲氣，接着就拚命裝着滿不在乎的聲調，告訴蕭老官一個人總得招點兒怨的：祇要你在地方上有一點聲望，別人說你的閒話也就更加起勁。

「我們那九爺，不是的麼……還有高六爺，藍四胖子，哪個不是的我呢——我是……」

他瞧了蕭老官一眼，又歎一口氣。他打了許多譬喻，叫蕭老官知道——越是大好老，說壞話的就越多。現在連東冲都有人埋怨他閔貴林，噫，真是！

「如今連東冲都……」他很響地歎了口氣，瞟蕭老官一眼，一面走到一棵樹跟前，拿篋做的尺圈上去量着。「如今連東冲都……」

「是的囉，是的囉。海寬風大：要是個平常人，哪個來講你空話！我還巴不得那個……那個……」

閔貴林猛地把量樹的篋尺抽開，叫了起來：

「就是這句話，就是這句話！唔，唔，就是這句話……是的囉。我們那九爺也真心真意跟我講過：『四弟你莫灰心，有點腰把子的那個不招怨！四弟你莫灰心，祇要我們心裏對得住皇天；我們萬勿約是大家的事』……我們九爺拍拍我的肩膀子——『四弟，那些空話聽他們講去。橫豎是些不稱毛的尸框子，講幾句還怕蝕了一塊肉麼！』我們九爺……唔，海寬風大，海寬……唔，我們九爺抓着我的手勸了我好一陣。我倒是……我倒是……」

於是他談了開來，說到他們九爺是個好人，地方上事他都肯賣力氣。九爺老是找他貴林四爺去商量些什麼，叫他做他一個幫手。可是他那兩個兒子——

「並不是我喜歡講我們姪子的空話，實在是……」

鼻孔裏「唔」了一聲，搖搖腦袋，又拿那根篋尺去量樹。

蕭老官站在兩行樹的中間，瞧着閔四爺，一面右手伸進衣領裏搔着，有時候搔到了頸子上——黃色的皮肉就畫上了幾條白線。

天上那些五顏六色褪了下去，雲都成了檸檬色。地上倒着人影子，長得像一根竹竿。泥土裏蒸出了一些淡淡的熱氣，發出一股怪味兒。

閔貴林把那棵樹圍着量了兩遍，就抓着一枝筆要在削白的一塊上面寫幾個字。他把肘靠上去，筆在空中

閒搖了好一會，才顛顛地開始第一筆。嘴裏低聲嘟囔着，劃了一撇又停停筆，然後慢慢地去點一點，寫完了一個字就得眯起眼睛來瞧一瞧，再把筆搖會兒去寫第二個字。

這麼過了刻多點，到底把那個要寫的字對付了過去。於是他退了兩步，側側腦袋，欣賞他自家的書法，

「兆月刀二九寸六。」

「唔唔，唔。」他自己應了幾聲，就拿舌尖子用力地抵住下唇，翻開那本簿子把這幾個字抄進去，還註上這棵樹的號頭。

吐了一口氣，回過臉來看蕭老官一下，又說到了他們九爺。兩隻腳踏了開去，要去量第二棵樹。

蕭老官也往前面移了一步，他瞧瞧四爺那個有點駝的脊背，再把眼珠掃到那付平平的肩膀上——看來彷彿他沒有頸子似的。

別瞧這麼一付肩膀——九爺在這上面拍過！

這位貴林四爺撐得起腰，祇是荷包少了點貨。待蕭老官並不怎麼大方。過年的時候蕭老官祇拿了他一吊八年賞，可是聽說他在萬仞約報賬說賞了兩吊八。

「是的囉。」蕭老官想，看着閔貴林抓着筆又在一棵樹上搖着。「閔四老官就祇這一樁事不好。」

除了這一樁，閔貴林着實把蕭老官當做親信人看待。什麼事都跟蕭老官說，連杉樹買賣也跟他商量。

「吳三拐子那主生意我不做。蕭老官你看：對口圍的樹啊，這是……娘賣陽子，人家是刮刮叫的南湖杉，連

永州那路的都沒我這麼好，吳三拐子祇出六角五一株！這個蝕本生意哪個做……」

「是的囉，不划算，」蕭老官認真地點點腦袋。「呃，你老人家怎麼不在山座裏栽點桐子樹？」一年一個頂，兩年一個叉，三年四年有桐子樁：「長得快，利息大。」

「種不得，種不得，」閔貴林把腦袋伸過去小聲兒說着，生怕有誰偷聽了去似的；背就駝成了一把弓。「桐子樁得四五年就變了乾癩頸，值不得。我不像他們那麼蠢。」

蕭老官就得笑一笑，很懂得地點點頭。於是閔貴林更加有了勁兒，小聲兒說別人那些有山地的都是膿包，不知道半點生意經。不客氣的話，要是他閔貴林有了對面窪公社那塊山他早就賺了大花邊實下百把担穀田了。

每天他倆總得這麼談會兒，一直到閔貴林把要量的樹都量過了才分手。到了山下的時候，閔貴林就總還有些機密的事囑咐蕭老官。

「蕭老官，今年四五月裏要開米荒，我看。」

這天是這麼開始的。

唔，主意來了。於是蕭老官乾咳了一聲，準備好好地等他的下文。嘴裏祇——

「是的囉。是……」

忽然閔貴林站住了腳，一把抓住蕭老官的肩膀，叫蕭老官的腦袋靠近他跟前。四面瞞了一轉，就把臉子使

勁地伸到蕭老官的耳朵邊。

「約上的七十幾担穀我都要生出去。」

蕭老官睜大了眼睛張大了嘴——露出牙齒中間那個缺口：

「你老人家要……？」

「唔唔。」

停停又：

「唔。我都要生出去。……你去放個風。……三成五的利息。……」

「約上的人呢？」

「自然要瞞着他們：連屁都莫放一個。……我們九爺那裏——也不給他曉得。……聽見沒？」

「噫。」

「你到鄉裏人那裏放個風。……唔唔，唔，就這樣子。」

蕭老官瞧着閔貴林搬擺着走去，就伸一伸舌子：

「他要這樣子就這樣子，干我屁事！」

萬勿約上的七十幾担穀他想一個人生出去！這些穀子借給約上的人祇要兩成息，大家在這時候就攤着借，到了出新穀的時候就還清，這回閔貴林打算由他借給外人，算三成五的利。

「七得七，五七三斗五，他要一個人憑空賺十担！」

可是閔貴林打算盤正打得心臟都癢起來。脚也走得快了些：趕快趕快，趁約上的人還沒來攤借的時候——趕緊生給鄉裏人。他舌尖子在嘴唇上也舐得挺快，連舌尖子都磨得麻木了。

「一個人祇要會打主意，唔，我們九爺。」

他嘴裏說慣了「我們九爺」，連肚子想的也就不改他的稱呼。

娘賣腸子，他們九爺這幾天就跟他說過要攤借約上的穀子，唔，唔，唔，這樁事要動手得快：一個人祇要會打主意……

於是一連幾天他都在看着風，問蕭老官怎麼還沒人來借穀。

「怎麼樣的，唔？」

「人家嫌息重，平素的總是三息，如今要三五息……萬勿約的生穀又硬不過他們怕這裏……」

「娘賣腸子！」閔貴林咬着牙。「橫豎今年要鬧米荒，遲下子看他們不來借罷，娘賣……」

楞了會兒他又發起急來，趕緊把舌尖子啜的縮進嘴裏——讓牠來說話。

「這個路徑要趕快才行……三成息就三成息罷。娘的尸框子！」

蕭老官眼睛釘着他：

「噫，是囉。」

閱貴林那雙細長的眼睛曇了幾下，左手摸着耳朵下面那個疤，嘴唇動着可沒發出聲音。

那條澗水勤快地流着，響個不歇氣；這聲音忽然逗得閱貴林煩躁起來。他皺着眉橫了那澗一眼，又抬起眼睛來緊釘着蕭老官。

「噲！老實講給你聽：我實在是沒有法子才出這個主意……」

頓了一下，拿舌尖打左嘴角舐到右嘴角，噓了口氣：

「我苦的是沒有田；祇靠着四方牌這塊山栽點子杉樹秧子，這個路徑又不是連常有出息的……娘賣腸子，好容易四五年長個對口圍，唔，爐倉沒有了米；這麼大的杉樹也祇好三株五株的賣給人家。你想呢……這回子要不得打點冤枉主意——我還有屁路……」

「我曉得，我曉得，你老人家……」

閱貴林把手貼在蕭老官肩上，臉子漸漸湊過去，瞧這勁兒像是要跟人家親嘴似的。

「祇有你是我的親信人；我的心事你曉得……這個路徑要趕快；要我們九爺趕着來攤穀子……」

「噯，是囉是囉。」

可是他們九爺也不是個媽糊人，他偏偏派人喊閱貴林到立本堂去商量攤穀子的事。

「來了神，唔！」他說了一句，就趕緊往茅廁裏走；他老是在要出去的時候，趕着在家裏先出一回恭的。

一到立本堂，劈面第一句就聽到——

「四弟，我們約上的穀子……」

九爺托着個水煙袋，在屋子裏上一路下一路地踱着，祇有吹煙屁股的時候就停一停步子。接着把右手裏的紙帽交給左手，讓右手揮着衣上的灰，一面窩着嘴唇吹着，像裁縫徒弟吹熨斗似的。

地上密密地綴滿着水煙泡，看得叫人長雞皮疙瘩。

閔貴林的眼睛跟着九爺在移動，舌尖釘到了人中上。他站在一把椅子跟前：本來打算要顯得是自家那麼隨便——一屁股就坐下去的，可是九爺那張臉扯得很長，吸住了他似的叫他坐不下去。

「這不是個路徑，」他想。

要是這屋子裏祇有九爺跟他閔貴林兩個人，那就是給打了兩下嘴巴子也不算丟醜。可是——娘賣陽子！頂糟糕的是，這屋子裏還坐着一個客人——

那個高六爺！

於是他瞟了那個高六爺一眼。

高六爺可祇一個勁在那裏對付他的鼻煙。打那淡綠的壺裏倒出點醬色的粉末在中指上，送到鼻孔邊使

勁地吸着，嗅了幾下就張開嘴哈出一口氣。接着把眼睛閉了會兒，一面打袖子裏抽出一條摺成長方形的手絹，在人中上抹了幾下。

也許高六爺在眯着眼睛偷偷地看着他……

九爺忽然站到了他跟前。呼的一聲吹掉了煙屁股，就抬起那張長臉來瞞着他：眼皮掛下了些，嘴角那裏有兩條不很淺的紋路勾到了下巴上。

「約上如今有七十六担多穀吧，呃趁這時候……」

閔貴林臉紅了起來，左耳下的那個疤泛了紫色。他瞞了高六爺一眼，又偷偷地瞅一下九爺，然後把眼珠釘到地上——那個剛吹下的煙屁股還在冒煙。

那個沒把臉放下去想叫他回答。這麼等了會兒，就去吹他的紙帽：「忽忽！」

不知道爲什麼——那紅着臉的人聽得九爺在這吹帽子的聲嚮裏，還夾着兩聲冷笑。於是他身子輕輕地抖動了一下。他知道現在自己的臉色有點不大對勁，就用右手在這上面抹着。鼻孔裏小聲兒噓口氣，舌子結裏結巴動起來：

「這七十幾担……這個路徑……這個路徑……這要邀大家來議一下……這個……這個這個……」

「怎麼？」九爺抽了一口烟，猛地抬起腦袋來，連紙帽上的火都忘了去吹熄。

那位高六爺覺得不是吸鼻煙的時候，就把眼睛張得大大的瞞着閔貴林。

糟糕！……總得把這件事說圓過來才行。

「這個路徑……這個……」

停了會兒。他瞅了高六爺一眼，就伸長着頸，把臉湊到九爺耳朵邊，左手撐在桌上。

「這個……這個……」噙，約上有人跟我們搗蛋，跟我們！他左手指尖在桌上敲了幾下，一聽就知道他指甲很長——打在桌面上發出一種挺脆的聲音。「唔唔，是這個路徑……頂要緊的是跟九爺你老人家搗蛋：不客氣，哪個跟我們九爺搗蛋就是跟我閔老四搗蛋，我是要來一傢伙生的，噙……今年又要鬧米荒……有個人在中間……」他裂開嘴唇乾笑一下，就緊抵着嘴，點一點腦袋——似乎說「你看！」

「哪個搗蛋？」

「哪個搗蛋？……這是……這個路徑……我看是……這個這個……唔，那是——那是——藍家裏，他右手的大拇指屈着，伸出那四個指頭來「他。」

九爺彷彿給弄得莫明其妙：瞻瞻閔貴林又瞻瞻高六爺。

於是閔貴林跨到了高六爺跟前，挨着耳朵邊說明白這回事，臉上的皮肉跟着嘴動着：一會皺皺眉目，睜大了眼，接着馬上堆着笑——嘴張開得很大，差不多佔了臉部三分之一的地位。可是突然一下子又收住了笑臉，把兩個嘴角拚命往下彎。一直到說完了才又緊抿着嘴，警告別人似地點點頭，然後伸出舌尖子來舐嘴唇。

他這回說得挺流利，不像先在九爺跟前那麼結裏結巴的。

「就是這個路徑！」

「他打算怎樣搗蛋法？」高六爺把手絹插到袖子去。

「這個……這個……唉，我不懂得……不過他總要搗蛋的，我聽人家講。他是……娘賣陽子，他這個路徑……」

三隻眼睛互相瞧着：大家閉了會兒嘴。

屋子裏比上次多了兩張新櫬子，發出一種漆味兒，還混着水烟氣味。地上有幾顆烟屁股在冒煙：灣灣扭扭往上升。刺過了鼻孔叫人咳嗽。

院子裏有喜鵲叫：六隻眼睛就對格子窗那裏看一眼。

前面一間屋子裏有些人在說話，還夾着尖笑聲。突然有個粗嗓子嚷了起來——一聽就知道是九爺的那位大少爺：

「什麼，疤頸壳來了麼，怎麼我沒看見！」

那口氣——就像是有個花鼓班子到鄉裏來了似的。

接着那邊又有輕輕的說話聲音，小聲兒笑着——吃吃吃的，似乎笑大少爺莽撞，叫得讓這邊的人聽了去。這邊的當然聽見，瞧瞧閔貴林的臉色就知道。他脊背上淌下一勺熱水又淌下一勺冷水，全身皮膚上像有精靈似的東西戳着。

娘寶陽子，簡直不是個路徑！那位大少爺——不叫他「四叔」，叫他「疤頸壳」！

九爺微笑一下，鼻孔裏哼了一聲：

「哼，沒有名堂，什麼疤頸壳！」

那個疤頸壳扭了一下，趕緊堆上笑，腮巴子在顫着：

「大少爺真是……大少爺真逗人愛！又聰明，讀書又發很……九爺你老人家莫連常去罵他……我倒極喜歡這種……這種……」

「嗯，講倒講得好！」

閔貴林嚥下一口唾沫，可結結實實勸起九爺來。像大少爺這種兒子的確確是好兒子，他閔老四可以寫個包票。孩子氣是有一點，不過有了孩子氣也不算壞，呃，對不對。這裏他還掉過臉去對着高六爺，徵求高六爺的同意。

「高六爺你老人家看呢？」

接着他就很吃力地笑着，用右手食指在空中間點着，叫九爺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大少爺到底是九爺的大少爺，將來一定做官做府，不比他閔貴林的兒子——祇配到安化的茶莊裏去學生意。他要叫九爺放心，就乾脆賭了個血淋淋的惡呪。

「要是大少爺將來沒大出身——你老人家就把我的腦壳砸了來做尿壺！」

說了就大笑起來——出氣少，吸氣多，嗓子裏就大叫着——「噫！噫！」

現在閔貴林活潑得多，全身的骨頭都脫了節，要飛出去似的。他覺得隨便點兒沒什麼大要緊，就又「噫！噫！」地笑，還對地下吐了口痰。屁股已經安頓在椅子上，並且把右腿擱上左腿。他肚子裏滿裝着話，打算整理一下把牠說出來。他的意思無非是想叫九爺明白他的大少爺不錯，別人家裏的那些兒子女兒可都是混里混賬在過日子的，哪，錢家裏的二少爺偷東西，藍四胖子的妹妹就跟長工們不三不四的，哼，還聽說她跟藍四胖子也有一手——他們親哥，妹，娘，賣，腸子……

「這些傢伙還有出息……他們要是沒有出息——你老人家祇管砸掉我腦壳……」

就又拚命地笑，肩膀一聳一聳的。眼珠子可溜到高六爺身上，又矚了九爺一眼：看他是不在那裏笑。過了會兒他摸摸新椅子，估估價錢：他覺得好是好，祇是買貴了一點。

「唔唔，這個……」臉轉向了高六爺，「我們九爺的總是……」

唔，一點不含糊，他跟九爺是自家入。

可是閔貴林這種活潑勁兒支持不了多久。

他家裏那位九爺抽了幾口煙，冷冰冰地矚了閔貴林幾眼，就跟高六爺談起那七十幾担穀子的事來。怎麼，藍四胖子要跟他搗蛋？他怎麼個搗法？這話靠得住麼？

「你看呢？」九爺裝上煙，把烟袋裏抹捧給了高六爺。

又說到那個路徑！

閔貴林彷彿聽到了一聲雷響，全身一震。攔在左腿上的右腿癱癱了似的慢慢移了下來，臉上也似乎有魚鱗膠糊着——皮內都給纏得緊緊的一絲也活動不起來。

不知道他根據一種什麼理由，他一下子忽然非常懊悔：娘賣腸子，這不是個路徑！剛纔他的確活潑得過火了些。

高六爺的臉色可很平靜，抽了口煙，把紙楣上的火一吹，滿不在乎地說：

「我要親自去問藍四胖子；他倒是個直性子人……」
什麼——這又是個霹靂！

閔貴林可着了慌。臉紅得像豬肝，全身的肌肉在一跳一跳的。可是——不管怎樣他總得掙扎。他就趕緊湊過腦袋去，插在那兩張臉的中間：

「問不得，問不得！千萬莫去問……等我……等我……這個路徑……等我去打聽……」

「不要緊。問一下清爽些。大天光裏講話：大家要明明白白。」

這可怎麼辦！閔貴林覺得那他一刀都不要緊，這件事可不能去問。老實說，他沒料到高六爺有這麼一手的麼？不是大家都知道藍四胖子跟九爺高六爺都合不來的麼？

於是他拚命調勻他的呼吸不叫喘氣，警告別人這件事不能問，臉子可苦着像在哀求。他一面很吃力地在

肚子裏搜尋一些理由，要說出些利害，可是說上老半天也祇有這麼一套——

「千萬莫去問，千萬莫……這個路徑——一問就爛了皮……」

高六爺不很大方地翻了九爺一眼，九爺在鼻孔裏響了一聲：

「喂。」

這裏閱貴林祇好住了嘴，扭起了臉子等九爺往下說。

忽然前面屋子裏闖出了笑聲，還有手指着什麼東西的聲音。閱貴林胸脯裏就感到了一陣熱。

九爺嘴角彎着，兩條皺紋灣到了下巴上。臉子祇對着高六爺，好像這裏就沒有了一個閱貴林似的。

「你的主意不錯，」九爺禪禪衣裳，聲音挺沉重的。「我看也是去問一下好些：青是青，白是白……不怕你

六先生笑話：我們這位貴林老四的話——十句裏頭祇信得兩句半……這回子講不定又是他的什麼鬼主意。

……」

「鬼主意？」那位貴林老四笑着，大紅色的臉在抽動着。「怎麼呢？」

「嗯，還不是的……你當着約上的經理，就祇你佔面子佔得多……」

貴林四爺那張嘴更加笑得大了點兒，額頭上全是汗。

「哈呀，九爺你老人家真是！」

那個沒言語，祇在鼻孔裏笑了一聲，就一搖一幌地在屋子裏踱着。

「怎麼呢，怎麼我佔面子呢？」

汗更淌得多了些，有點喘不過氣來。眼釘着九爺在一來一回地踱，臉子也就跟着移動。他那張笑嘴還裂開着，要閉攏似乎還不是時候，腮巴子就吃力得發酸。

高六爺當做沒聽見，呼哧呼哧抽着水煙，用心地瞧着煙袋，眼睛成了鬥雞眼。

「你自己憑心講，九爺的臉綳得很長，嘴角那裏到下巴上的兩條皺紋成了個倒「八」字。」「嗯，你自己講：你當了約上的經理不佔些面子？你把蕭老官的屋起到你的四方牌脚下，祇管得着你的山。上一回觀音山裏就給別個斫了好些杉條子，如今連人連賊都找不到。你想！」

「那個……那個路徑……我看怕是豬屎老九犯的……」

「豬屎老九犯的……你要把良心擺到中間，莫太佔面子，把蕭老官的屋起到沖口，不是就沒事了……六先生說的是不是的？」

高六爺趕緊答了腔，拚命把聲調弄得客氣些：

「呃呃，唔，這個……噫，四爺是有點不該這樣……」

閔四爺求救似地瞧瞧四面，他老實想趁個空子逃出去。臉上的汗沿着皺紋淌下來，他就取掉那頂油膩膩的瓜皮帽，於是腦頂趁這機會冒熱氣。拿手背在人中上揩一下，就苦着臉告訴他們——他閔老四可沒要佔他二位的面子。萬勿沖裏有那五個塘，祇有三角塘跟井塘裏中間有點地方可以造一間屋子——娘賣腸子真巧，

恰恰在四方牌底下沖口呢，簡直沒有地方蓋屋，這九爺倒不妨去看看。

說到這裏他笑起來，嘴角在抖動着。

那兩個沒怎麼理會他。高六爺把水烟袋嘴抹一抹遞給九爺，九爺就沒命地抽起烟來，氣也平了下去，頂多祇不過橫了閔貴林一眼，自言自語地說了句把話——

「嘿呀，幸得我不像你一樣——光祇靠那塊山吃飯，不就我早已給你餓死了！」

於是他換了個題目：跟高六爺談起田來，連閔貴林好幾次想說話都沒知道。

這些事——貴林四爺可插不進去。可是他總得把剛才談的那個辨白幾句。他等着那兩個有誰住一住嘴的時候，馬上作個勢，提一提要說話，別人可又岔開了他。他一共祇過六回嘴，張開過八回嘴，肚子裏的東西總沒個機會迸出來。

「這不是個路徑！」他想。「這個瘟高老六什麼時候才走呢？」

等那個高老六走了之後他才能够跟他們九爺說幾句話，並且還打算在這裏吃一頓中飯。他得小聲兒告訴九爺，他閔老四就是燒成了灰——也還是九爺的自家人。一談上了勁，九爺許還留他吃晚飯哩……

他心一跳，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於是把瓜皮帽帶上，小心地蹣到窗子跟前，肚子在想待會兒跟九爺說話該怎麼措詞。「我們是自家人，」或者「自家人總是自家人。」還有句要緊的，「九爺你老人家要攤穀，叫李五到約上去挑就是：自家人總是……」

不耐煩地瞟了高六爺一眼，他折回到桌子跟，用指尖輕輕敲幾下，舐了舐嘴唇。這麼站了五六秒鐘，就慢慢地往門口踱去。

突然——九爺用力地回過臉來：

「莫走——等下子有話講！」

貴林四爺挨着門邊，身子縮成了一團，趕緊笑着說：

「是囉是囉是囉……我去看看大少爺……」

於是他輕輕走出房門，在院子裏透了一口氣。

「唔，去看看大少爺，看看那傢伙到底是……」

跟自己商量一句，就挺有禮貌地往前面屋子走去。到房門口的時候站了一回，預先裝好一付很殷勤的笑臉。

前面屋子裏的幾個都很隨便。九太太衣領沒扣，頭也沒梳，脫了鞋子盤膝坐在大少爺床上，跟舅太太談天。閔貴林一進門，她趕緊拖上鞋子，搭着舅太太的膀子就往裏套房裏走，嘴裏一面嘟囔着——

「瘟傢伙！」

小姐到底有點新派，沒穿襪子也沒逃走：兩肘撐在桌上，沒命地咬着一塊手絹，張大了眼瞠着門口。大少爺二少爺可很歡迎這進門的人。

「噫，疤頸壳來了！」

二少爺一伸手就抓走了閔貴林的帽子，塞到跨下夾着。

「才剃了腦光腦壳！」大少爺嚷。他十六歲，嗓子去年夏天才變粗的，可是比閔貴林高一個腦袋。
閔貴林皺着眉笑着：

「莫吵莫吵，二少爺。帽子送給我……」

「喊我一聲老祖公！」

「你看二少爺！好玩哩，我的老祖公不就是你的老祖公？」

「配呀？配呀？醜死人！」

這所謂疤頸壳紅得發了紫，嘴可還笑着，瞧着二少爺，想不出一句話來說。

其實這些少爺小姐並不算怎麼頑皮，不過跟疤頸壳開玩笑可不耍緊：這是他們爹媽特許的，有時候還暗示他們去對付疤頸壳，逗大家樂一樂。

這時候九太太和舅太太正在裏面屋子裏吃吃地笑。

大少爺起了勁，拿根尺在閔貴林腦頂上沒命地一下——

「打光腦壳！」

「呃呃，大少爺，」他摸摸自己那光腦壳。

！！
憂憂

小姐把手絹掩住笑着，肩膀抽動着。

二少爺對閔貴林脊背上打了一拳：

「喂，叫我老祖公……叫啊……叫不叫，叫不叫……？」

「這二少爺……嘻嘻嘻嘻。真逗人愛，這孩子！」

看來他是不肯叫老祖公的。於是二少爺把跨裏的帽子拿出來，吐了許多唾沫到帽裏，還灑了一把鼻涕進去。

「帶上去！」

「呃呃，莫吵莫吵，」閔貴林把腦袋偏了過去。

可是二少爺一跳，猛地把帽子嵌到了閔貴林腦頂上。

「帶就帶，我不在乎，」閔貴林吃力地笑着。「祇要是一家人的——我不嫌髒。」

腦頂上膩膩的，還有溫熱，老實不好受。他可忍不住去動一動帽子。他祇伸出了舌尖，走着九爺那種搖幌步子到一張椅子前坐下。

……「你配坐我們椅子起來！」二少爺對準他的下巴劈

牙齒給碰得咬了一下舌尖子，疼到了心窩裏。他就吃了辣椒似地用嘴吸幾口氣，笑着站了起來。

「二少爺真調皮。你們三個都聰明調皮，讀書也極發狠：我就喜歡這種孩子。如今書讀得比你四叔多了吧……」大少爺，你書已經讀到了哪裏？」

「不跟你講！你曉得個屁！」

「哼，那我也曉得些，我書是沒讀得你爹爹那多，我也讀過一些。我還讀過雜字書：寫雜字你就寫我不贏。你不信就試一下……來，我考你一個字：哪，蘿蔔的蘿字怎樣寫的……你倒寫寫看……」

別人沒言語。

於是閔貴林大笑起來。

「我曉得你寫不出……哈哈……哈哈……」

他伸出手去撫摩大少爺的腦袋……

忽然——他手上挨了不輕不重的一拳。

「拿開——髒手！瘟傢伙！」

二少爺也嚷着：

「髒手！偷東西的手！——偷過我們屋裏的東西！」

「怎麼呢？」閔貴林聲音打顫。

「你偷我們那隻花瓶，偷爹爹那隻玉瓘子！」

閔貴林的眼睛在屋子裏掃一轉，把臉子對二少爺那裏湊過去。他決計要開導開導他這個姪兒。他把嘴脣攢着，裝着忍住笑的樣子，就像一個母親責備一個不滿周歲的娃娃，怪他老貪心吃奶似的——罵是該罵，可捨不得纏住臉子叫怪可愛的小孩不好受。

「二少爺你真沒有名堂了。我跟你們是自家人，我總是……哪，大少爺你總該明白的地方上要有你人跟你爹爹作對，就勝如挖了我祖墳……」

那兩個少爺哇拉哇拉嚷了起來：

「你分明佔我們的面子，你鬼名堂多得……」

「滾，你這疤頸壳！」

「我們都曉得，你當了約上的經理就替你一個人打算，我們爹爹上你的當……」

不用說——這些話當然是九爺告訴他們的。

「滾，滾！我們屋裏都給你弄髒了……滾……」

四隻手推他出房門，還要推他出大門。

閔貴林還支持着他的笑臉，很客氣地掙扎着，彷彿給人推着坐首席似的：

「呃呃呃，呃呃。我跟你爹爹還有正經路要講。」

「又是要哄我們爹爹……不准你在這裏滾……你還想在我們屋裏吃中飯罷，不要臉的……滾你的臭

瘟蛋！你在這裏——連地板都給你弄髒了！」

閔貴林一個人站在大門外面。

怎麼辦呢，九爺還有話要跟他說呀。他得告訴九爺，「我們自家人……我們自家人……」

他要回進門裏去，可是二少爺拿着門棍對他裝着兇臉，接着二門訇的一聲關上，還上了門——擦達！

「這真不是個路徑！」

往日那兩位少爺雖然也跟他開玩笑，可沒今天這麼厲害——今天鬧得有點大人氣。唔唔，真有點大人氣。

這準是九爺常在家裏說起他閔貴林……說不定還叫他們這麼對付他——一個自家人！

閔四爺全身有股冷氣在流着。他走了兩步，就把帽子取下來，用袖子揩揩腦頂。

「娘賣腸子，就是九爺也……」

就是九爺的臉色也不同了點兒，今天甚至於還當了外姓人的面，他這麼一點都不客氣。要攤穀——叫李

五去挑就是。怎麼要發這麼大個狠勁！

「這是什麼路徑，這是！」

要是九爺信他不過——那可不是個玩意兒，往後他也許連日子都不知道要怎麼過法。九爺今天的確有點那個。臉扯得那麼長，嘴角邊的皺紋直勾到下巴上——「你把蕭老官的屋起到你的四方牌脚下，祇管得着

你的山……」

「娘賣腸子，祇爲得那個路徑，那個……」

就爲了那個屋子，就祇爲了蕭老官嚇，就是那個蕭老官——一付嘎噪子，鬍子長得豬鬃似的傢伙，他是個什麼東西，他是！

於是他見着蕭老官的時候，就老纏着臉，說起話來粗聲粗氣的：「怎麼的，啊？」或者就——「不准！我跟我九爺都不喜歡這樣！」很多天他都拚命找蕭老官的錯處，這麼他就可以結結實實發一回脾氣。可是蕭老官做事老是非常謹慎，沒出過一點岔，閔貴林就大大地失望，吐口唾沫罵：

「娘賣腸子，蕭老官算什麼傢伙，蕭老官！」

蕭老官有點覺得奇怪：爲什麼貴林四爺改了樣子，肝火那麼旺。其實他替閔四爺實够了力氣。約上的穀子已經出借了二十幾擔，都算在閔貴林名下，三分息：這就是他蕭老官的功勞。

有許多話——蕭老官都放在肚子裏。他有點看閔貴林不起：約上給他的年賞都要扣下一吊錢上自己的荷包，這麼一位大爺！可是蕭老官除開這裏沒地方安身，別人發脾氣祇好讓他發，自己忍住點兒，祇要事情做得謹慎。這一向蕭老官可真小心得到了家：就像閔九爺那天派李五到約上來挑穀子，蕭老官還到貴林四爺那邊去請了示的。

可是閔貴林不單是在蕭老官跟前動肝火，就是對貴林四娘也生過幾回氣。

「娘賣腸子，都是你這個掃帚星害人！」

貴林四娘就得把那雙紅眼睜得圓圓的，用食指用力地指着他的額頭：

「你這瘟鬼！你自己是窮命，還怪別個設陷了你！你偏好意思講這句話……老太爺也留了幾個花邊，就給你瞎浪個精光，打了一世的流，要沒有南二公讓一塊山給你——一屋人還不給你餓死……細林要比你有出息得多，倒好好的學生意，你自己倒想想看，還算是他的爹哩……哼，掃帚星！好像沒有了我跟細林……你就會發了財似的……」

「好了好了，算了罷……嘿呀，我祇不過講了句把。」

於是閱貴林坐了下來。他肚子的氣很快地也就消掉，祇拿出一本簿子攤到桌上，把食指蘸蘸唾涎翻着。他腦子裏可還是亂七八糟的：一會想到約上剩下的幾十擔穀，一會又想到他的杉樹買賣——吃的穿的全靠這個。家裏一要用錢，就咬一咬牙把對口圍的樹零賣掉，甚至於兩株三株的交易他也來。這回程家裏跟藍四胖子賣了一大批給吳三拐子他們，杉樹跌了價，他閱貴林的可就沒了路徑。

「娘賣腸子——」

把簿子一推。接着趕緊側過臉來瞟一眼。他生怕貴林四娘又要跟他頂嘴。

不過——唔，總得想點辦法……他也許可以把萬仞約上剩下幾十擔穀子偷偷地糶出去——越快越好，不然的話約上的人都來攤借，他就沒了這個好處。可是——

「要是再屯個把月……」

屯上個把月，這些穀子準會漲到五隻花邊一擔。

他站起來在屋子裏踱着，一下子打不定主意。腦袋有點發漲，眉毛深深地皺着。可是他並沒忘了那種走路的派頭：還是那麼一步一步地踏着脚。上身往兩邊幌。

突然他站住：

「這個路徑還是趕快的好，娘賣腸子，慢點他們就……唔唔，這個路徑……噫，明日子還有個小小路徑……」

於是他很快地坐了下來，寫了幾個紙條子：舐着嘴唇慢慢地搖着筆，寫完一個字就得側過腦袋來賞鑑好一會。

「萬仞約存谷出糶。」

第二天一早他就帶着這些條子到萬仞沖裏去找蕭老官，叫蕭老官拿去貼到路上——要跑得遠一點。

「莫貼在這一路，要貼到眼底坳劉家灘那路去，曉得了吧，唔，貼在這路——要是給約上的人看見就會爛皮。」

「眼底坳……劉家灘……如今就去麼？」

「自然呀，遲了就不是路徑。」

可是到眼底坳和劉家灘去，蕭老官就趕不回來吃中飯。他結裏結巴告訴了貴林四爺這個意思。跑這麼遠

的路，誰也不能夠挨到下半年三四點鐘還不吃飯。說了就傻了似地瞧着閔貴林，嘴還張着沒閉下來。

娘寶腸子，這蕭老官想要他給百把兩百錢做飯錢！

閔貴林瞞了蕭老官一眼，覺得這傢伙又醜又可憐：下巴皺得乾橘子似的，釘着些不黑不白的鬍子根，牙齒上那個缺口成了個歪黑洞，像有誰拿筆點了一點——點得十二分不方正。閔貴林打算發一發脾氣，可是馬上又改了主意：於是把腦袋湊到蕭老官耳朵邊，小聲兒說：

「蕭老官你真是一個人總要知足。我如今養着你，連沒有一點子虧待你過。你還想要我貼你雙料飯錢麼。……怕趕不回，快點走就是。……就走罷。」

這裏的事一說清楚，貴林四爺掉臉就走：他去幹那個「小小路徑」。他到了雷家裏。

「雷十一在屋裏麼？」

祇有雷十一一嫂在屋子裏，還有個他的弟弟，別人叫他「糯米酒糟」的——他顯得是在做客的樣子，身子還穿着三成新的藍竹布衣，乾乾淨淨的。

雷十一一嫂瞧見了閔貴林似乎嚇了一跳，退了一步，咬一咬牙，就很快地說雷十一一張羅錢去了。萬仞約罰得那麼重，家裏當盡寶絕還湊不起這數目，雷十一就到永豐他舅舅家去借錢，大概明天中飯邊他會回來。她嘴唇漸漸發白，她要使說話的口氣不要太不客氣，聲音就給壓得打顫。

說完了她就站着等閔貴林走，糯米酒糟也冰冷着臉瞧着閔貴林。萬仞約的罰款是這個月底要繳足，今天

還沒到期

閔貴林可大大方方的一屁股坐了下來，很客氣地笑着。

「我有樁事要跟你們講。」

他裝做滿不在乎的樣子，想把這裏的空氣弄鬆些，可是雷十一嫂老是不坐下來，他祇好舐舐嘴唇，把臉湊過去，壓小着嗓子，挺關切地告訴她一件事。

「如今他們大家議了事，要替你們雷十一立塊碑哩。」

「立碑？」

「唔立碑，」閔四爺很難受似的臉色一曠就知道他是站在雷十一這一邊的。「娘賣陽子，講是要在萬仞沖裏立塊碑：某月某日，某某犯了山，罰款好多好多，地方上人『一體知悉』——唔唔，『一體知悉』這是書上的話……這簡直不是個路徑……這是藍四胖子跟那個……那個……」他指尖敲敲那張板桌，「那個程家裏——都是這兩個瘟傢伙出的主意……」

接着他說他反對這種主張，可是沒用。

雷十一嫂咬着牙張一張嘴，就哭了起來：

「立碑……我們明日子還要做人麼……」

那個糯米酒糟粗裏粗氣地說：

「事情是不是真的還不曉得，你就先哭起來！」

「不是真的？」貴林四爺站了起來。「我倒一片真心真意來講給你們，你們還不相信……你放明白些：莫害了你們姐夫……立了塊碑——萬人看，萬人見，那真醜死人！你看是……哼。」

可是他閔老四要是盡力想辦法，這件事還挽回得過來。於是雷十一嫂仰着滿是淚水的臉，求四爺開開恩。「我給你老人家磕個頭……」

「莫莫莫……起來起來，十一嫂，有話是好講的。」

拜託他是可以，不過他一班手下人都是窮傢伙，像蕭老官他們。要辦的話祇有出幾隻花邊，交給他閔貴林去經手。

「花邊倒要出幾個：有錢買得仙人胆……」他笑了起來。「五六塊子錢就夠了。」這裏他又放低了嗓子：「要是立碑——碑錢橫豎也要歸你們出的，你們想想看這個……」

「我就不信這個鬼！」糯米酒糟半路裏截了進來。「賠也賠了，罰了罰了，還要立什麼雞孫子碑——出雞孫子碑錢！」

閔貴林可動了火：

「就這樣怎麼……這是萬仞約的新規矩：就要這樣！你不服——你叫你們姐夫寫狀子去告，我們萬仞約同你打官司！我跟我們九爺都出馬……」

說了就走。他知道雷十一嫂準會趕上來請他回屋子裏去的，他就用力地搖幌着叫自己的步子慢些；他怕雷十一嫂那雙小腳趕不上。

結果——當然是有人請他打回頭。

那女人求他開恩，她甘願出幾個錢。不過五塊太多，家裏什麼都賣掉當掉來賠萬仞約的罰款，連一床爛皮都抵給了程六老娘。人活着總得吃點東西，可是爐倉裏一粒米也沒有，祇是……

她又淌下兩行眼淚：她真沒辦法出五塊花邊。

嘿呀，這個路徑還講價麼！

「你要曉得，這五隻花邊不是我自己要。」

做買賣可總有點虛價。他們哇啦哇啦噉噉了一起，算是三元四角——成了這交易。到半月就得把這筆錢交給閔貴林，不能夠遲半個時辰，不然的話——萬仞沖裏就立碑，出了碑錢還要醜給萬人看！

糯米酒糟一直紅着臉站着，也不動，也不說話，瞧着他們講價。

這個小小路徑一談妥，雷十一嫂就捧着臉抽咽起來。

「也可憐，」閔貴林想。他不願意瞧她，一跨腿就走出了這屋子，輕輕歎了口氣。「這有什麼法子，總要報應，總是他們祖宗做了要不得的事……」

天上有幾片雲在浮着，一流過太陽眼前，地下的影子就模糊了一會。樹葉子給照得發亮，像是些金星。

閔貴林走得有點熱：他把帽子取下來拿在手裏。脚也重了些，步子跨得很費勁。雷十一嫂的哭腔似乎在他耳朵邊哼着：「當盡寶絕……爐倉裏沒一粒米……」

「娘賣腸子！」

他心一盪，莫明其妙地罵了一句。雷十一偷的杉樹是高六爺山上的，閔貴林就彷彿隱隱覺得有點可憐他似的。哼，這個路徑真是！

又把帽子帶上，脚步放慢了點兒。他拚命去想雷家裏的壞處：斫杉條子——當然該罰。生成的是犯山賊：黑道日子生的！吃苦是活該：他們這一輩子懵懵懂懂，都是他們自己不好：誰叫他祖宗做了壞事！

「唔唔，唔。一定是他祖宗做了要不得的事，生出子孫來就偷東西……該的！如今還便宜了他哩……」

他把這些話在肚子裏溫了一遍，自己應了幾聲——

「唔，唔，唔。還便宜了他……娘賣腸子！」

於是他輕鬆起來，步子加快了許多，那釘在嘴唇上的舌尖也噉的縮了進去。他想到那三塊四角錢，想到雷十一嫂那麼傻裏巴機的一張臉，就忍不住好笑，一面心跳得怪響的。

這小小路徑幹得很順手，天氣也好；今天什麼都挺滿意。祇有一件事不大稱心：他在家裏上茅廁沒拉個痛快，要在外面出恭可不大上算——現在的糞價不輕。

可是他有種命運的經驗：太如意了總有點不如意的事跟着來的。於是他仍舊非常快活，一口氣走到隆記

鋪子，開口就嚷：

「老闆娘，半壺燒酒！」

老闆娘也叫了起來：

「你老人家什麼地方發了財來呀？」

聞貴林一楞，馬上就裝了付平淡的臉色。唔，祇不過爲了約上的事跑了一趟。他四面瞧一會，接着問爲什麼南二公沒有來。然後慢慢談到地方上的新聞。吳三拐子上了程家裏的當，買下些爛杉樹。呷了口酒，瞧着老闆娘用袖子筒着手擱在櫃台上，專心地聽着他，他就更上了勁，又細細敘述了高六爺那位大小姐偷野老公的故事。總而言之如今好人少，這真不是個路徑。藍四胖子呢——更壞：跟他親妹妹不乾不淨的還不算，竟還要跟閻九（邪作對）

「娘賣腸子，跟我們九爺作對！那就——我不客氣，我總……我總……」

四

隆記老闆娘簡直是個千里眼：地方上的什麼事她都親眼瞧見似的。祇要跟她談上一次，就什麼新聞也都知道了底細。

離閻貴林在這裏喝半壺燒酒以後個把月，隆記鋪子裏又傳着一件事：有人犯山——恰恰犯到了那倒楣

的四方牌。

「哪個？」

「南二公屋裏的細毛。是豬屎老九捉住的……」

這件事當然一點也不假：連臟都暫時存在了隆記舖子裏。

其實南二公的兩個兒子都規矩。大毛租了別人一些田，養活一家三口子，一天到晚做着活，不幹點壞事。細毛祇十一歲，幫着做點事，看看牛，斫斫柴。這天細毛上自己山裏斫柴，錯過了界，斫到了閩四爺山上，闖了禍。

可是細毛出去的時候還非常快活，他怎麼也想不到會出這回事。他跟兩三個孩子進到了沖裏，他們拿茅鏟在禾槍上敲着。一路上寫着的竹牌——「四正四方寫着萬仞約的告示，還塗了一層桐油的，他們就舉起茅鏟一劈——擦達！成了兩半邊。於是打一陣哈哈，又敲着唱着。拍拍，拍拍，拍！

「天蒼蒼呀——鬧裏！」

地黃黃呀——老裏……」

蕭老官一瞧見他們帶着茅鏟進沖，就提着嘎噪子叫：

「不准帶刀入沖喂，你們……」

「怎麼！我上我們自己的山——干你屁事！我又不是你們萬仞約的，要你這麼巴結……」

孩子們就更吵得起了勁。

「撩起對面崽寶——鬧裏……」

「撩起閔老四那個崽寶——鬧裏！」

唱一場呀——老裏！」

「聽見沒——閔老四是我的崽……」

「蕭老官呢？」

「蕭老官是我的鷄孫子，哪！」

蕭老官要追上他們發作一下，他們可沒命地逃，直到聽見蕭老官走進了他自己屋子裏——他們才住了脚。

總而言之，細毛他們很快活。他們抬起臉來瞧瞧巖石縫裏淌下的水，就摘一片冬毛葉摺一摺，插到石縫上兜水喝。他們還用禾槍打了一會架，這才用茅鏟敲着唱着爬上山去。

細毛瞧見豬屎老九在山座裏閒踱着，看來不大正勁。

「嗯，蕭老官看見！」

「怎麼，豬屎老九蹲了下去。「我屙屎！」

細毛笑了一陣，就管自己做起正經事來。他很小心地不踏到閔貴林的山裏去，可是那火土灰的地界一點也瞧不出：一個不留神就在閔貴林的山裏斫了一根什麼枝子。

那個罵着屎的豬屎老九一跳起來就往細毛跟前奔去：

「犯山，犯山……細毛……」

一下子細毛才知道自己闖了禍，要給逮住了就得遭殃。於是拔腿就跑，樹刺戳破了皮肉，掛破了衣裳，他都管不着，祇滿山的滾着。

豬屎老九大叫着：

「蕭老官，快擋住細毛……他斫杉條子……」

這麼一來細毛就給捉住了。蕭老官冷冷地瞅他一眼，鼻孔裏哼了一聲，一把搶去他手裏的茅鏟。

於是他們把這贓物送到隆記這裏來寄放着。

「哪，」老闖娘指指地下：「一網柴，一把茅鏟。」

還有呢——貴林四爺對這件事可真動了氣。他顧不了他的把弟兄，犯了山的就得老老實實受罰。他把約上的人找了幾個，上白馬坳那茶亭裏議這件事——還辦了一桌水豆腐，五壺米酒。

連這桌水豆腐花了幾個錢——老闖娘都算過賬來的。

「連酒是一吊七百錢。」

「明日子怕就要……」

「明日子他們有好的吃，南二公總要抹檯子（惹）的。他們叫南二公明日子到茶亭裏去講這樁事哩。」

一點不錯，第二天有人到白馬坳的茶亭裏去，不過不是南二公，是大毛。還挑了些酒菜。

茶亭旁邊這間屋子裏有八九個人。閔貴林帶着蕭老官頭一個到。他覺得有點奇怪，怎麼今天到的人比往日多。連他們九爺和高六爺都也很早的就跑來了。

「還不曉得來够不够哩，」他想。

大家都兩個一堆三個一堆地談笑着，像老說不完似的，一直到了桌子還沒停嘴，祇讓閔貴林一個人去對付大毛。

閔貴林吞下了嘴裏的東西，把筷子一放，臉對着大毛，舐一舐嘴唇。

「大毛，昨天你們細毛到萬仞冲裏……」

他背書似地說了那麼一套。萬仞冲專門是保護森林的，在官家裏立過案。細毛這回竟犯了山，自然得罰。他閔貴林是萬仞冲的經理，公事公辦，他可顧不了交情。他這里把臉繃了起來，眉毛輕輕皺着，腰一眼那碗紅燒肘子。

那碗紅燒肘子正有一雙筷子叉了一大塊去，給送到了別人嘴裏，可是那張嘴還不大知足——

「這肘子沒燉爛。」

燉是沒燉爛，可又來了第二下子。

註：請酒賠禮。

高六爺瞧了大家一眼，就報告了一件了不起的事：紅燒肘子祇有城裏那家湘雨樓做得頂好，那次豐縣長請他吃飯，就有這麼一樣菜。

「我到如今都還記得那個味。」

「放不放糟？」

「那倒……呢，這是……」

對面那位閔貴林乾咳了一聲，又跟大毛說起話來：嗓子提高了些。那個湘雨樓的紅燒肉問題祇好攔一攔，大家閉住了嘴。

「犯了山就沒有講手，」貴林四爺舐舐嘴唇。「昨日子我們約上的人已經議過了一下，哪，」他掏出一張紙來念着：「賠贓大洋五元……」

「要五塊？」大毛叫了起來。

「自然要五塊……斫了一根杉條子——這杉樹就沒了路徑，對口圍的南湖杉——五塊還多……」大毛把眼睛睜大了一下：

「我就有句話要講給貴四叔，你老人家莫動氣。」

「講罷！」

「哪，這樣的，」大毛臉色很不好看，聲調也不大客氣。「你老人家四方牌那塊山還是我們屋裏讓出來的。」

你老人家想想罷，你老人家祇出了一吊八呀——九個月還清的，你老人家記不記得……」

「娘賣腸子！如今提這些話要什麼！」

那個大毛一下子站了起來：

「不作興罵人！我們是田夸老，講話也都好好的講。你老人家是場面上的好老官，開口就呪娘……個個都有娘，我們的娘也跟前老官的娘一樣要緊……」

「你你你！」閔貴林噴着唾沫。「你在……你在……你你……」

他楞住了一會，把桌上的人都瞟了一轉，平下氣改了口，不過胸脯還在高一低低的。

「你到底是來吵嘴還是講話……有話就講，莫囉里八嗦……講罷。」

「我們是好好講話的，我們不呪娘，我不過是要你老人家記得：那個時候你老人家在我們屋裏吃米借柴——

——那時候你老人家就認了我爹爹做把弟兄……」

閔貴林鼻尖上堆着汗顆子，全身似乎有火炙着。

可是大毛還流水似地往下說，一聽就知道他那些話是早已經想好了的。

「你老人家該還記得：那個時候你老人家跟如今桌上的各位老爺不大講得來，你老人家呪了一通娘，捅了別個幾十代祖宗，就眼淚巴巴的跟我爹講：『二哥祇有你是我再生爺娘……我的山就是你的山，祇管來斫柴，我們兩家的子子孫孫也都是一家……』你老人家親口講的，你老人家……」

「嘿呀，」那位貴林四叔把頸子一扭。「萬仞約又不是我一個人的，我怎麼能……怎麼跟你講這個……這個……」

「大家都曉得：沒有你老人家就沒有萬仞約。萬仞約的規矩都是你老人家興出來的，你老人家想要……」
閱貴林當做沒有聽見，他決計要換個題目談談，於是又把那張紙送到眼睛跟前念着。

桌上的人都禁止大毛含嘴，硬搭住他坐下。

「賠贖五元，」閱貴林挺起肚子說。「罰款——二十四吊。賞金——四吊八；這是賞豬屎老九的。還有昨天……」

忽然屋子裏暗了一下：一個人走了進來——藍四胖子。一句口也不開，祇跟桌上的人點點頭，可沒睜閱貴林一眼。接着很快地坐到廂老官給他搬來的椅子上。兩腳沒着到地，兩條短短的粗腿子就臨空掛着。

閱貴林偷偷地膘藍四胖子一眼，又舐舐嘴唇往下報。

「昨日子邀約上的人來議這樁事，轎錢一起是六吊六，酒飯十吊——連柴火。這個路徑自然是歸你來抹檯子……筆墨紙張——一吊二……一起是——哪，賠贖五元，罰款二十四吊。賞金四吊八，轎錢六吊六，酒飯十吊，筆墨紙張一吊二一起是——共計大洋五元，錢四十六吊六……限十天裏繳清。來，畫個押……你爹爹怎麼沒來？」

「受了風寒，悶在屋裏，怎麼來！」

「那你就畫押。」

「畫押！」大毛又站了起來，眼球上全是些紅絲。「那麼鳥屎大的杉條子要賠四十六吊六，五塊花邊……就是賣了人來作抵也要我來得及呀！限十天，哼……山上那個火土灰的地界——怕你老人家自己也看不清，莫講細毛走錯了界就犯這大的罪，簡直是叫我們抵人命……」

「我們不講那個……你服不服，服不服？不服就祇管去打官司，就是到京城裏去告御狀我們也不怕你服——你就畫押！」

「不哩！我要跟我爹爹商量……」

他一抽身就要走。

「抓着他！」——閔貴林連假嗓子都叫了出來。

於是七手八腳搭住了大毛。

這屋子裏的許多嘴都對大毛罵着，這麼吵了七八秒鐘，就有誰叫：

「送他到團裏去！——當土匪辦！」

九爺也老實動了火，很嚮地拍一下桌子——那些碗盞什麼的就一跳：

「叫團裏把南二公也抓起來！——一起當土匪辦……太豈有此理！你是個什麼傢伙……你曉不曉得你在什麼地方，你在什麼人面前，你讓你發橫麼……到團裏去叫他們把南二公抓起來！」

閻四爺可來了勁。他挺勇敢地衝到大毛跟前，劈劈——沒命地在別人臉上來了兩手掌，唱相聲似地把九爺的話也學了一遍：

「你曉不曉得這是什麼地方。你在什麼人面前，你！」

給打了的人給搭住了，不好掙扎。額骨上發了青，鼻孔裏流下兩條鼻血。

劈劈——閻貴林又打了兩個現成嘴巴，接着掉轉臉來，笑一下叫九爺別動氣：

「跟這些傢伙生氣又何苦呢？氣壞了體子不是玩意。……九爺你老人家千萬莫嘔氣，我來整他。」

於是又結結實實打了幾下。

「娘賣腸子，你曉不曉得你在什麼人面前，你讓你發橫麼……黑道日子生的，生就的土匪坯，辦你辦你！屋人你屋裏一窩子的土匪……蕭老官，到團裏去——叫他們把南二公網來……快些去，九爺不是吩咐過了麼！快去！」

蕭老官似乎很爲難，東瞧瞧，西瞧瞧，就把嘴湊到大毛耳朵邊，勸他畫了押，不然的話下不了台。

這麼過了會兒，大毛到底聽了蕭老官的勸。他像另外打了個什麼主意似的，臉色漸漸平靜下來，在嘴上抹一抹鼻血，於是拿大拇指蘸蘸墨，在紙上印了個螺印。

大家透了一口氣，事情已經辦好。

可是藍四胖子還有件私事得跟閻貴林打交道。

「閔貴林，你在外面講了我好多空話，是不是？」

「什麼，我講過你什麼……？」

一隻肥手——一把抓住閔貴林的衣領：那領扣給扯開了，露出一段滿是黑垢的頸子。

「你莫賴，」藍四胖子眼珠突了出來。「你講我這樣荒唐，那樣荒唐，還講我妹妹偷野老公，跟我也不乾不

淨：我要你拿出真憑實據來。不是就跟你下不得台！」

閔貴林側着腦袋，臉紅紅的笑着：

「你老人家真是……你老人家待我這麼好，我還替你老人家瞎扯胡麼……是真話，我還連常講起你老

人家的好處——哪個娘賣腸子的才不感你老人家的恩……」

「生得賤野雜種！」

劈——一個嘴巴。

那個給打得跌了一步。他四面瞟子一眼——生怕給大毛瞧見。

大毛可走得沒了影子。

於是閔貴林用力地笑起來，腮巴子發抖，一臉的汗。

「你老人家動火做什麼。我實在是……」

那隻胖手又猛地一抬。閔貴林打算避開一下，可是藍四胖子的脾氣他知道：打幾下就完了事的，要沒打着

的話，也許倒要真的發作起來跟他下不去。閔貴林就祇把臉子稍爲移動了點兒。

劈！

許多人都拖住了藍四胖子，大家認爲這不是打架的時候。

「算了罷，明日子再講去。」

「閔老四也是哪里聽來的這許多空話子，難怪藍四爺要……要……」

藍四胖子打了幾下也就舒服了些，給別人拖着坐下去，祇罵了閔貴林幾句：

「這野雜種！自己還以爲自己有個人樣子，連畜生都不如……下回你再講——我叫人拿大糞來灌你……」

……

閔貴林瞧瞧大家的臉，笑着吐了吐舌子，像小孩子摔破了一塊石板挨了大人的輕輕幾句責備似的小聲兒說：

「哈呀，藍四爺這脾氣——連對我都這麼不客氣。」

可是這里一散了場之後，閔貴林可不舒服起來。一回到家裏瞧見了貴林四娘，就覺得什麼晦氣都是這紅眼眶的女人惹出來的。

「掃帚星——害死了人！」

「什麼！你說什麼你倒再講一句看！」

男人就很大方地笑一下：

「我又沒有說你，吵什麼。嘿呀，你真多心！」

他搖幌着腦袋踱了起來，腮巴子發着熱。他應該也打藍四胖子一下的。哪，像這樣：什麼，竟動手打人！於是——
「劈！對準那肥腮巴一下。」

「你妹妹分明有野老公，娘賣腸子，你還好意思來問人。」

唔，真得打他一頓，並且還得當着許多人的面打他一頓：叫藍四胖子也知道知道他閔貴林的厲害！

閔貴林噓了一口氣。

從前他肚子裏有什麼不舒服，老是找南二公談天，把什麼心腹話都告訴這位把弟兄。現在可……

「如今他怪不怪我呢？」他想。「我還是……」

還是去找找他：過了三天，他就把這主意實行起來。

南二公的確在害病，臉子灰白了些，腮巴陷了進去。他瞧見閔貴林來了似乎很興奮，爬起來到茶堂屋（註）裏坐着。他沒叫請坐，也沒倒茶給客人，嘴閉得緊緊的不言語，祇讓閔貴林一個人說話。

「二哥，細毛那樁事你莫怪我……」

這沒辦法：大家都說要罰。他閔貴林想着他的把弟兄想着他的兩個姪兒，三個整夜沒睡着。嘖，怎麼辦，這個

註：臥室以外的一間屋子：起坐，兼做廚房，兼會客，那鄉上的人叫他做茶堂屋。

路徑！於是歎了一口氣。

南二公眼睛釘着地上，咬緊着牙：

「自然勸呀，沒有哪個講不勸呀！」

那個楞一楞，就笑起來：

「二哥你莫動氣：生了病頂動不得肝火……那天子我們議這樁事，我嘔得飯都沒吃：什麼程家裏，高六爺，藍四胖子，他們都講要重罰，我左一個揖，右一個揖，講了無數千萬好話，要他們莫罰。娘賣腸子，不行！他們還講我的空話，講我是顧私不顧公——有了把弟兄就不要萬勿約。」

接着沉默了好一會，祇有外面麻雀叫。

閔貴林把舌尖在嘴唇上擺了一會，就駁的縮進去，伸着腦袋湊到南二公耳朵邊。

「這筆錢有沒有去想法子呢……我本來要幫你的忙的，不過……噴，真不是個路徑！大家都窮！娘賣腸子，還要逼這個罰款，簡直是……簡直是……二哥你真要想想法子才行，還有六七天就要……」

突然——南二公站了起來，他牙齒咬得連腮巴都隆起得很高，嘴唇發了白，兩手沒命地顫着。

閔貴林退了一步，心頭一陣緊。

可是南二公沒命地喊着細毛，用力得全身都一陣抖。

「細毛……細毛……」

那孩子臉上還有些紅條子：那天在山上逃跑的時候弄破的。他瞧見閔貴林還沒來得及嚇一跳，南二公就拿起竹筋條在他身上使勁地一下——拍！

小孩子尖叫了一聲，馬上又挨了第二下。接着就——拍拍拍拍拍……

「你犯山，你……我活到了五十幾了，還來嘔這些尸框骨頭的氣……你你你！」南二公喘不過氣來。「好，拿命來抵——命還抵不得這筆數目……你逼死一屋人，會要有活報應！活報應……」

閔貴林輕輕地哼着「呃呃呃」，他不知道該怎麼說。

竹筋條還結結實實抽着。南二公咬着牙，喘着氣，臉上流下了眼淚。

細毛哭着滾着：

「啊呀爹爹……啊呀啊呀……」

隣近的人聽見了都跑了進來，七嘴八舌地說着，一面把細毛拖開。可是南二公還掙扎着要追上去打。

大毛一奔進了茶堂屋，就一把搶去了南二公手裏的竹筋條。

「這不是細毛害的，打他做什麼？該殺的也不是細毛，該斫的也不是細毛……」

他很很地瞪了閔貴林一眼。閔貴林退了兩步，掉轉腦袋去瞟幾瞟——看還有退步的地方沒有。接着對大毛乾笑了一下，大毛可沒瞧見。

屋子裏許多人，都罵着嚷着。

「打孩子做什麼，要怪就怪那麻皮心子的萬仞約！」

「哪個雜種子崽興出來的……！」

十來幾隻眼睛都釘到了閔貴林臉上，使他臉子變成了幾百斤重的東西，要拾起來瞧瞧他們也不能够。

「這不是路徑，閔貴林着了慌，可是又不敢逃。娘賣腸子，他不該來的。他怎麼也想不到會聽這麼多話，看這麼多臉色。哼，說不定還得……」

「打這些瘟雜種！」

「世界上有這種畜生——人家做好事讓一塊山地給他，他如今……他如今……」

「娘賣麻皮，他們不許斫柴，沒有柴——米放在肋子窩裏挾得熟的麼……」

「我們又沒有錢買炭……」

「我偏不信斜！我偏……他們仗着腰把子硬，哼，他們……」

「南二公，你老人家莫出一個爛錢子，看他怎麼！大家來一傢伙生……」

「哈，少講些，慢的有傢伙到他們約上去報信，把我們當土匪捉！他們有的是九爺！」

「閔老四，快些去報個信罷。」

閔老四笑得很難看，結里結巴地說：

「你們真是！我怎麼去報信，我是……我是……他們要這樣，他們說……噴，實在是……我幫南二公……」

幫南二公……」

「爹爹？」大毛突然叫了起來。

一下子所有的眼睛都釘到了南二公臉上：那張臉變成了死灰色，眼睛睜得大大的，呆瞧着地下，嘴唇在動着。

「南二公怎麼！」

「沒有什麼，」南二公顫聲說。

「關着罷。」

大毛和幾個人扶這老頭到隔壁房裏去睡，忽然南二公像孩子似地哭起來。

「你們走……我不走，我……我死也要死在這裏……」

閔貴林還是溜不出去：留下兩個人站在門邊，似乎是看守着他。他想對他們笑，跟他們談幾句，可是別人老不掉過臉來。

隔壁許多人都勸着南二公，雜着南二公的哭嚷聲。角落裏蹲着細毛，還在抽着氣，嗓子裏咕咕咕的叫。

「這不是路徑，這……」

可是等大毛出來的時候，他就給放了生。

「貴四叔，走罷：罰款還沒到期哩，這裏沒你的事。」

閔貴林透了一口氣，趕緊走到了門外面。腿子很快地跨着，也沒來得及學九爺那麼幌腦袋。臉上堆着笑，皮膚上像放了個熱熨斗。

「哪裏哪裏！我是來看看你爹爹的……」

「嚇嚇！」

大毛回到了裏面。萬仞約的罰款——連割下自己的肉來出賣也不夠繳。那天他畫押的時候就打定了主意的。把南二公送到縣城裏開雜貨舖的姑媽家裏去，他自己就帶着細毛溜到別處去。南二公可捨不走，老是——「你們走，你們走……我要死在這裏，我要……聽話些，你們走罷，你們走罷，他們來了不得了；你們走罷，做好事……我橫豎老了，我死也要死在這裏……」

說了就孩子似地哭了起來。

可是到了要繳清罰款的那天，南二公也祇好離開這屋子，約上派人來抄了家，把什麼都抓走。他們把南二公打床上拖下來，於是床也給人搬去了。什麼破東西也都給抄得精光，連南二公那根旱煙桿都留不住。那兩隻母雞也更不用說，現在當然成了約上的牲口。屋子變成了空的，就連小板櫬也沒有。祇有祖宗牌位沒拿去，不過給摔到了地下……

萬仞約上的人知道地方上鬧着柴荒米荒，一些黑道日子生的傢伙很不大安靜。這回抄南二公的屋子，怕他們搗亂，怕他們跟萬仞約開仗，於是還派了些拳子兵放步哨，手裏拿着入子槍。

把南二公家裏的東西撥空，就在門口貼上標賣屋子的告示。

大毛送南二公到縣城的姑媽的舖子裏，就帶着細毛溜開了。南二公一到他妹婿家裏就發了狂，緊緊抓住門帘，眼珠往上翻，嘴角上釘着白沫，眼淚澗水似地滾着，尖聲嚷着：

「莫搬我的床，莫搬我的床……老爺，老爺，留下這張床，我要死在這個屋子裏，我要死在這個屋子裏……老爺，老爺，修修德，修修德，留下這張床……」

五

這一向——閔貴林腦子裏很盤扭。

聽說南二公死了，大毛細毛不知道到了什麼地方。他們的家私抄了來沒一點用處，現錢可一個也沒撈着。大毛的脾氣有點那個：橫一橫心——什麼事都做得出來。也許大毛會對他……

要是大毛打定主意要動手，那批黑道日子生的田夸老也會幫着來對付他的。他們都吐着唾沫罵他——他害他們沒柴燒。

「這不是個路徑，」他對自己說。「總要……總要……」

不過一個有聲望的人總得給罵幾句的，這怕什麼。別人還敢怎麼他——他是爲了萬勿約的事還怕九爺他們不撐住他閔貴林麼！

於是他把腰板子挺直起來。

「娘賣腸子，來就來，我不怕那些路徑！」

他在屋裏踱着，腦袋往兩邊幌着。舌尖子在嘴唇上舐了一遍，又在下唇上舐了一遍。他想像他自己挺着肚子站在前面，九爺他們在旁邊扶着，他就心跳起來。

「唔，一個人祇要會打主意……」

可是他還有一件事，像長了一顆雞眼似的釘着，一個不留神就碰痛了牠。他身子就一邊，嘴裏低聲叫了出來：

「娘賣腸子，米荒！」

他沒有田……現在穀價一天天地漲……

貴林四娘跟他吵過許多次，罵他油渣子——榨不出一點油。栽了些杉樹賣不出錢，空裏沒了米，等着餓死罷！

「你靠什麼，你靠什麼！」

他靠的是九爺他們，靠的是萬仞約。

可是那些萬仞約上的人都不怕沒米煮飯吃。像九爺高六爺他們——還存着一倉倉的穀子，屯着屯着，等別人餓暈了，他倆才抬高了穀價出糶。要沒有他們就沒有米荒。

「娘賣……」

他又趕緊住了嘴：怎麼，他竟罵起九爺來……

肚子裏有什麼東西悶住發洩不出，他恨不得大叫幾句，亂踢一下，把這屋頂踹塌。他不住地淌着汗，兩條腿也蹣得快了：這麼着彷彿覺得就涼快點兒。

「這不是路徑。這不是路徑：沒有田……有錢也要得，娘賣腸子，又是……」

於是很快地又聯想到了南二公一家人。大毛不知道溜到了哪裏，可就擠不出一個銅子，並且還怕會……

他馬上就跑了出去——打聽大毛的下落。要是擠不出花邊，就抓住大毛當土匪辦，免得叫那傢伙橫一橫心暗算他。他走了好幾處，可是都聽不出一點道理，連隆記老闖娘和豬屎老九他們都不肯說出來，其實他們知道的。他想跑到眼底坳那路去，可又沒地方吃晚飯：要是大毛找不着，就白貼了一頓飯錢。肚子下面也脹了起來——總得回家上茅廁。

一回家——蕭老官在等着他，還沒來得及脫下那件洋紗長衫，蕭老官就衝着他走過去，壓着那嘎噪子：

「約上的人都在立本堂哩，到了好久好久了，等你老人家去議事。我在這裏也等了半天……」

「什麼，約上議事！」閔貴林嚇了一跳。「怎麼連我都不曉得呢！」

他轉身就走。

九爺家的廳上坐着二十來個人，在吵着談着。閔貴林那個短短個子一出現，大家就靜了下來，臉子都繃得

鐵緊。

頭一個出來跟閔貴林打交道的又是藍四胖子！

「閔貴林，今天我們大家都跟你說話，要跟你問個青白。他們公推我來開口，要叫你答個清楚。」

所有的眼睛都釘着他倆。高六爺連鼻煙都不吸，祇用手指摸着鼻煙壺。九爺正抽了一口水煙，可忘了吹熄紙帽子，讓牠一直燒着。

閔貴林滿身的汗，長衫也成了濕的：他們都祇穿着小褂子，可沒誰請他也寬寬衣。他很有禮貌地微笑着，嘴唇在輕輕地顫動，瞧着藍四胖子那張光油油的大扁臉。

「一句話，藍四胖子斬鐵截釘的聲調，「你把約上的穀子都糶出去，你一個人賺那個利息，是不是？」

「我……我……」

坐在大椅子上的程家裏插進嘴來，嗓子尖得像女人的：

「問他：穀子是大家的，怎麼他……穀子是規定大家攤借，怎麼他一個人偷偷摸摸都拿去生息……」

旁邊的一個用肘碰碰程家裏，指一指藍四胖子，小聲說：

「莫忿嘴。他會問的。」

「是啊，藍四胖子對後面瞟了一眼，又老釘着閔貴林。「你祇要你一個人佔面子，不顧大家……畜生，簡

直是！」

閔貴林全身融化成了水，舌子也怪不聽話起來：

「我是……我是……噴，你們都怪我……當着皇天講話，真是我……我……唉，我總算替約上出了力，我是……這個路徑，我……約上的事哪樁不是我……『好心沒好報，黃泥打黑灶，』各位大家……我……我……」

「呃，我問你：你一個人一手捺住那些穀子——總是真的吧！」

「這個路徑，這個……」他求救似地轉向九爺，「各位大家總看見，我總……我總……約上的事我盡了力，有沒有對不住大家的……」

九爺手裏的那根紙糊子快撻到了手上，他趕緊吹熄了火，對閔貴林把臉扯得很長，嘴角到下巴上的那兩條皺紋又深深地刻了出來：

「你算是我一個遠房本家。本來……不過公事公辦，我也要講句公話：你實在是太對不起大家……你也總算是個穿穿長衫的人，你倒居然偷約上的穀子去生息，這是——這是——簡直是要不得的舉動，簡直是賊是強盜……譬如蕭老官的屋子呢，你就起到你的四方牌腳下……」

「開除你！」藍四胖子咬着牙。

「什麼，要……要……」閔貴林慘聲叫了起來。「萬仞約還是我邀大家立起來的，我……」

「哼，哪個不曉得！你分明是想要大家來撐你腰把子……你當是祇有你會辦事罷，老實告訴，這樣的人我

們有……」

閱貴林差點沒暈過去。他全身都麻木起來：不知道熱，也不知道難受。他哭喪着臉瞧瞧大家，大家可沒理會。可是這麼着還沒完場。藍四胖子又問他對別人說了些他的什麼鬼話。

「你跟九爺高六爺講我要搗蛋，是不是，是不是！」

大家也都趁機會說了起來：閱貴林老是在這個跟前說那個的鬼話，在那個跟前說這個的鬼話。這種嘴巴就該打。

劈——藍四胖子真的打了他一個嘴巴。

閱貴林用手摸摸腮巴子：這付腮巴子本來不肯笑的，可是他硬叫牠笑，就笑得非常吃力。一面把腦袋偏着：「怎麼動手動脚呢？」

跟着又來了第二下劈！

頂糟的是——門口擁來許多人瞧熱鬧：大少爺，二少爺，甚至於還有李五那批長工。小姐站在院子對面，顯着脚尖往這邊瞧。說不定九太太在房裏板縫中間張着看哩。

這回閱貴林收住了笑臉：

「怎麼，你真打人？」

「打你！」——劈！劈！劈！

個大疙瘩。

「你到底真打假打——我倒要問個青白看。」

藍四胖子不大高興答腔，祇又打幾個嘴巴，然後提起他的耳朵——把他後腦勺在柱子上撞了一下：「

那個眼面前飛了一陣花紋，手抓着拳，嘴張得大大的。

「你要打死了人了！……你要吃官司！……」

高六爺把手絹擦一下鼻孔，又塞回袖子裏，拾拾臉插進嘴來，冷冷地：

「要打官司啊——好，我們萬仞約一起出馬！……」

他們萬仞約什麼，他們是……

「去告罷！去告罷！」——又挨了兩拳。

閔貴林臉上紅裏透着青，嘴角上堆着白沫，哽着嗓子叫：

「我倒不信斜！……你再打打看！你再打！你再打！」

他把腮巴子送過去——又挨了好幾下。「打得好！……再打！你再打！……」

「你打死了也抵不得一條狗！……打你！……」

閔貴林霎霎眼睛忍住眼淚，緊緊咬着牙：

「我拚了這條命給你打！……打呀！打呀！……祇要你敢！……你倒——你倒——你倒真打！……」

那隻胖拳頭又沒命地槌了幾下，接着就站穩步子準備閔貴林術過來。

那個可沒商，祇趁這機會退了兩步，瞧瞧大家，露出牙齒猙笑着：

「嘿呀，我倒想不到他會真打……」

「下回就不許你到約上來……你馬上去把約毀還清，限你三天……」

閔貴林完全昏了似的。他忘記了有沒有再挨打，也聽不明白別人說了些什麼。他彷彿記得在一張什麼紙上畫過一個押，那支筆有百多斤重。他也弄不清是什麼時候跑出了立本堂的，祇是走出來的時候，大老爺叫他打跨下爬過去，二老爺還吐了一口唾涎在他臉上。大家都拍手打着哈哈。

這倒是真的事。他臉上還有那堆膩膩的東西。慢慢地流着，逗得別人發癢。

他一點什麼念頭也沒有，什麼事都想不上來。身上也沒覺得痛，祇不過腮巴有點發燙，後腦勺上似乎多了一件東西。那雙腿子像是別人的，自己不知道走着些什麼路。他用手抹抹臉，擦擦眼睛：眼睛面前一個勁兒飛舞着一些五顏六色的花紋，天地也在打旋。

突然——他給什麼撞了一下，跌開去四五步。

一羣人在他眼前亂幌着，像一些影子。似乎豬屎老九也在裏面，雷十一跟富牙子也在裏面。他們嘴裏叫着些什麼。

「到了立本堂再到高家裏……」

「毛牙子吃排飯去（註）我們……」

於是吵得什麼也聽不明白。

遠遠的——隆記老板娘好像站着對這邊瞧着，手筒在袖子裏。

忽然閔貴林給什麼東西刺了一下似地跳了起來，嚷聲嚷着：

「吃排飯去？——我也來一個！我……我是……」

「哈，封家裏的富牙子叫了起來，閔四爺！

許多眼睛都對閔四爺橫了一眼。

「什麼，閔四爺也要跟我們去吃排飯……」

「滾你娘的臭蛋！——哪個要你！——呸！一口唾沫在路上。

「你還有四方牌呀！」

「娘賣麻皮，吃了雷十一一屋人，吃了南二公一屋人，還要吃排飯……你……你……你……」

一隻粗大的黑手掌把閔貴林一推：跌開了幾步，腿子撐不住勁兒——曼摔到了泥濘裏。

「哈呀，這麼站不住腳呀！」

「老十你小心些，雷十一尖聲地笑着，針似的刺得人耳朵疼。「慢些萬仞約的老爺要捉你當土匪辦！」

註：沒飯吃，到屯穀的人家裏去吃飯，就叫做這個。因為人多，別人不應酬是不行的。

有誰撿起一塊土來，對閔貴林身上一擡。可是沒擡着，祇濺了些水泥——放烟火似的。

於是大家都撿起些土塊石塊擡起來，還比賽誰擡中的次數多。

閔貴林在泥蕩裏爬着。別人的土塊石塊一擡過來，他把腦袋讓開一下。一直等到那些黑道日子生的傢伙跑遠了，他才敢爬到路上。

那羣傢伙叫着走着，零亂地響着步子。人家裏的狗就老遠地衝着他們叫，一走近——牠可又夾着尾巴逃進了屋子裏。

地都給他們踏得震動起來，閔貴林彷彿坐在有大風浪的海船裏似的，暈得直想嘔。他沒有一點力氣：站起來跨出步子，腦袋才一搖幌——又撐不住勁兒倒了下去。

什麼人都走遠了，什麼人都撇開了他，連麻雀都啾的一聲飛了開去——射過這悶熱的紫灰色黃昏小下去，腦袋也不掉過來一下。閔貴林忽然覺得心臟上起了一陣酸疼。舌尖伸在嘴唇外面，舐到了嘴邊上的黑泥牙齒用力地咬下去，咬得陷進了舌子——也一點不覺得痛。

「沒有路徑了……沒有路徑了……娘賣腸子……」

他要爬起來，膝踝子一軟又倒了下去。

這裏靜靜的，彷彿什麼生物都消滅得乾乾淨淨，就連風也不吹動一下。老遠的可有哄哄的吵聲，雜着步子響；那跟這裏是兩個宇宙似的。

千代子

凌叔華

自從支那料理屋的小脚老板娘來了之後，這京都市外不景氣的大文字町的人們，尤其是女人及小孩子，忽然顯得格外有生氣起來了。沒有看見頂不肯白費光陰的醬油店的老板娘天天早晨站在鮮菓店門口同他們的老板娘吱吱喳喳的，又說又笑嗎？糖菓店的大女兒似乎也因為有了有趣的新聞，特得了家長的體諒可以同對門木炭店的二掌櫃公開的擠眉弄眼的談笑了。孩子們更像忽然發現了什麼奇蹟一般。下了學那一天不是三三五五成羣結隊的走到料理屋左右，交頭接耳的嬉笑嘴裏嚷嚷要見老板娘呢？有時等急了便大家拉了手成一個圈兒轉着走，口裏唱『噲——噲——噲——小脚兒噲，南京噲，』再不見出來，淘氣的孩子便大聲唱『南京姆士（註一）噲——』直到料理店的夥計小順出來開了嗓門，提起山東調子嚷了幾句，還得張了胳膊趕小鷄那樣，嚇嚇，纔把他們算是轟走了。

這些鬼靈精的孩子們有時還不甘心走，他們一個一個回頭向小順作鬼臉，學他的聲調說『伊奴，（註二）八哥，（註三）八哥，伊奴，』女孩子就放聲叫『南京姆士，小脚兒姆士，』有一回不知是那個女孩子提高嗓子叫

道『南京小脚兒伊奴八嘎！』大家闐然放聲的笑，於是大家高聲叫喊。料理店的老板看血本的份上當然犯不着賭一口氣給孩子們鬧開了門，常常倒轉過來喊小順兒別同他們胡鬧。『君子不同小人鬥』這樣的話一說血氣方剛的小順就平和了許多了。

這一天孩子們又起了一會鬧，見沒有鬧出什麼花頭來，有些便無精打采的走回家找糖吃，有些拉了學伴到神社前的空地上拋球捉迷藏去了。

大人們看着孩子們的起鬧，都咧着嘴笑，這興頭比趕除夕的八坂神社的廟會差不多吧。本來呢，京都市民是出名的和靄有禮的了，他們爲了他們的令譽，對支那人原也是一團和氣，絕不像那暴發戶的江戶兒見了不少老虎還要打幾拳纔痛快。可是自從上海之戰以後，支那雖受了相當膺懲，但不幸的是日本健兒也送掉了不少的命，禁不得各大日報天天用大號字登載前方消息，用大號字載着國難的社論，尤其是那掛着鈴鐺飛跑的送號外人，常常在半夜把大家從溫暖的被褥中鬧出來給與一種永遠不忘的又驚喜又憤慨的消息。這樣種種薰陶習慣，近來這古道的京都人已多少變更了性情了。

孩子們分散了之後，街上忽然冷清起來。吉田鮮菓店的老板正色的向他的朋友中村君發議論道，『無怪

（註一）南京姆士是日本人罵中國人用的話。原意是南京蟲，就是臭蟲。

（註二）日語讀犬是伊奴。中國人罵人喜用狗字，中國人在日本常罵日本人伊奴。

（註三）凡哥原字是馬鹿，是日本人罵人的普通語。如中國之蠢材，畜生，混蛋……

乎上星期公論黨那個演說的講，支那人，男的是鴉片烟鬼，女的一多半是癱子，那三寸的小脚兒，你想她能做什麼事，這還是我們日本人沒有拿準主意，在上海若是連着打下去，還不滅了他的國嗎？」

那個朋友也記起先時主戰派的演說，講支那人怎樣沒有希望，滅她真是容易的事了。他也是受了報紙薰陶的人，當然也同意朋友的議論，他笑答道：『如果我們去年什麼都不管，打下去，此刻你我都可以放量吃支那料理，玩支那女人的小金蓮了。哈哈。』

『什麼，你們要玩支那女人嗎？』老板娘臉上微微發點熱，在屏風後帶笑喊道：『請你們留心日本女人的拳頭呢。』

老板娘說着已經走出來，中村迎着笑說：『我們商議娶小脚姨太太呢！』

『我就不明白，走不了路的小脚婆娘，弄來家做什麼？』

『玩罷咧！中村哈哈的得意的笑，他的笑聲似乎這事情真是有了影子的樣子了。』

『中村君，你再說，我要告訴你的太太了。』老板娘恨恨的笑又指丈夫道：『若是他弄一個，你看着吧！』

『說得好像真有那麼一回事似的。』吉田嘆口氣，喝了一口醃茶，又道：『弄一個，拿什麼養她。現在自己連吃鹹蘿蔔白飯都要打算盤呢。我早就看透了就是滅了全支那，我們還是我們罷咧。討小脚姨太太的還是那些軍官，那些政客。』

『這話也有相當的理由，全世界都在鬧經濟恐慌，那一國的商人都壞不景氣，誰叫我們做了商人呢。』中

村停了停纔說

這不景氣三字一提起來，大家觸動了心事，再也提不起興致來談閒天了。中村講了幾句不相干話，便在席上彎了彎身道了再會穿上木屐去了。

『爹爹，你們方纔笑什麼來的？』千代子從裏間走出來笑問道。

千代子是個圓臉圓眼，頭髮漆黑，具有東洋女孩子美點的女子，她已經滿十二歲了，還沒有弟妹，夫婦倆不由得不把她當作活寶一般了。

『唔，』父親似乎答不出來，也不高興再講，只應了一聲。母親便接下去說，『他們倆商量着要去支那娶小腳兒姨太太呢。』

千代子看見爹爹臉上不屑的冷笑一下，她便說着，『我知道爹爹不會做這傻事，中村伯伯倒說不定。是不是，爹爹？』她一邊說着搖着父親肩膀問。

『你看事比媽媽聰明得多了。』吉田拉了女兒一雙肉軟的手兒放在鼻上嗅。

母親拿着火筷子撥火鉢的炭，古銅的水壺噴噴的開了，她掀開茶壺蓋放了撮新茶葉，沖了開水進去，倒出兩杯茶來，遞與女兒，一杯叫她遞與父親。因為不景氣，這幾個月來，吉田老板娘沒有買過西洋點心或糰子、餛飩、玉關之類給丈夫女兒作下午茶吃了。近來都是吃一兩塊廉價的和製洋糖，喝一杯熱茶便把下午混過去。現在

的茶算得是今天下午的茶了。

『媽媽，忘記告訴你一件好笑事情，今早上學的時候，我看見那小腳兒婆娘了。』千代子一邊說，面上忽然露出笑意，好像還有餘味的一般。

『在那裏看見？』老板娘的茶似乎覺得特別可口，長長的吸了一口。

『真的看見，在內山醫院門口，抱着一個小娃子。我因為很想細看他的小腳兒，就跟她走了幾步，那知道她倒走得很快，那對小腳兒得得的，在馬路上飛走，像馬蹄子一般，好玩極了。』

『又有說小腳兒好玩的了，真是奇事！』老板娘看着丈夫笑道。

『爹爹，你信不信？祇有這般大呢。』千代子說着用手指張開比比。

『我看見過。在神戶，大阪，多得很呢。』吉田說着畫了洋火點了一根紙烟。

『昨天百合子問山本先生支那女人爲什麼要纏足，她們不怕痛嗎？』先生說支那男子喜歡小腳，她們便纏腳罷咧。先生又說支那女子很胡塗，男子叫纏足便纏足。女子纏了腳便不能自由行動，男人要怎樣就得怎樣了。』千代子很用心的一邊回想一邊說，『唔，他還說支那男人因爲女人纏了腳不能自由，他們就可以自由的外買姨太太回家來呢。』

『我們日本女人可不會那麼胡塗。』老板娘見丈夫沒有答話，她洋洋的說。

在千代子腦子裏，浮現着的支那女子真是怪物。在家裏軟得像一塊生海蜇，被水冲到那裏便癱在那裏不

會動了。偶然立起來走路，却又得得的像馬一樣走得很快。

她悶悶的伏在父親肩上想了一會兒，她真想看一看那雙神祕的小腳兒，它果然是兩三寸布條包成的嗎？

『什麼時候能看一看她們怎樣裹那小腳兒纔好呢？』千代子嘆了口氣說。

『又髒又臭罷咧，有什麼看頭。』母親連忙答。

黃昏近了，老板娘下到廚房裏。這時空閒裏充滿了燒小青魚的腥味。這是千代子頂不愛吃的一種菜。那天得吃一次，『這還是爲了省錢，』那天媽媽對她解說她要買這樣小魚的話時，聲音是啞的，祇差沒有流下淚來。千代子什麼時候想起來都覺得可憐，真想痛痛快快替媽媽哭一回纔好呢。

她悶悶的站起來把上學穿的髻紅裙子摺好，放在壁櫥的架上，用父親的小皮箱壓着，明天早上穿就很平整了。這是很麻煩的事，家裏本有前年買的一個電氣熨斗，母親却收起來不肯拿來熨衣服，怕費電，又多一點支出了。

正在此時距離三四丈遠的支那料理店却炒菜炒得很熱鬧，油香肉香夾着炒菜鏟子的急忙清脆的響聲，一直送過來。前年，上海戰事以前，千代子一家會去支那料理店吃過一回飯，差不多樣樣東西都很可口，碗碗裏都裝得滿滿的，末了却吃一個空，大家飽得發漲，祇花了兩元錢，連會打算盤的媽媽都嘖嘖嘆服了。啊，真香，怎樣能再吃一次纔好呢。

千代子咽了一口吐沫，忽然想起早間山本先生講的話來，立刻跑出來向父親道：

『爹爹，山本先生說支那東西真是又多又便宜，像平常做買賣的人家，每天都可以吃大條魚大塊肉，棒上一掃就是十來碗菜。他常到朋友家吃支那料理，他是到過支那的，親身經歷過，一點都不扯謊呢。』

『你喫到支那料理味兒嘴饞了吧？』父親正在整理賬本，回頭笑了笑。

『其實真是好吃，我覺得比西洋料理好吃些。』女兒見說對了也笑了，她接下說，『我們也去支那做買賣去吧，爹爹。』

父親沉吟未答，千代子又補一句，『山本先生說滿洲是我們日本人生命線，日本人去到滿洲就有生命了，都住在日本將來是會餓死的。爹爹，他說的很對吧？』

『對是對的，可是我們去不了。』

『怎麼去不了？』

『原因多得很，講給你聽，你也不懂。』

『我懂，你講好了。』

『再說，支那不是抵制日貨嗎？你懂不呢？』父親微微伸了懶腰，把看賬本用的眼鏡卸下來，袖了手呆呆的望着火鉢子。千代子明白爹爹這是想心事了，不敢再多言語，只輕輕的念道，『支那人討厭啊。』無聊的走去廚房了。

第二天是星期，吃過早飯，已是八點，還未出太陽。爹爹上櫃台前坐地去了。媽媽沉着臉在樓上打掃。千代子

抱着一堆換下來的衣服走到水槽邊，放了洗衣盆，拿出搓板，擰開水管，讓水嘩嘩的放。她不知爲什麼，今天也特別的覺着不快活，連早晨父親特意給吃的菜菓，吃到嘴裏都不香。她把捲袖繩高高的束起兩袖，露出紅潤的胳膊來，手放在盆裏，覺得有點冷，抬頭看看天，天還是陰沉沉的，她擰住水管，正待放衣服下盆，只聽媽從樓上後窗叫道：『千代子，別洗啦。百合子來約你洗澡去，快出去吧。她等你呢。錢給你，接着。』媽把一個五厘錢擲下來，隨後又擲了兩條毛巾。香盆子樓下有了。

千代子像是忽然遇了大赦一般，面上登時滿了笑容。澡堂在日本真是女子的洞天福地，尤其是在陰冷的秋日。試想在陰冷的日子從一間四面都透風的木板紙榻子做的房子換到一所熱汽滿屋的溫室裏會覺到多麼舒服呢。好處還不止這一點，一班人恐怕覺得最難得的是只花五分錢，由你洗到幾時用無窮盡的乾淨熱水吧。難怪醬油店的老板娘，糖菓店的大姑娘一去就洗三四個鐘頭，有些愛談天的聰明女人，簡直把澡堂當作她們的茶館了。

『媽，我去了。』千代子喊着穿上一雙半新木履，披上一件袂外衣，洋洋得意的跳到外間。百合子正倚在櫥前同父親說話。

百合子，比千代子大兩歲，是個長身圓臉，眉毛漆黑，皮色紅潤，剛懂些事理，很信服大人話的女孩子。她簡直是小學校三個先生的留聲機，她常常背出先生說過的話，一點都不錯，甚至一些語助詞，都不會遺漏一兩個，所以先生們都非常喜歡她，常常拍着肩膀當着人誇獎她說：『她可以作日本少女的模型。』

近來山本先生常常特別灌入學生愛國思想。他說，愛國就得打敵人，第一個敵人却是露西亞，可是露國大得很，掛了紅旗以後，又一天比一天厲害，日本同她打得先擴大自己的實力，惟一的方法，就是吞併了目前動亂無止的支那。說到支那，他常常冷笑道，『支那真是一隻死駱駝，一點都不必怕呢。你想男的國民整天都躺在床上抽鴉片烟，女的却把一雙最有用的脚纏得寸步難移。實在說，這還不等於全國人都是癱子嗎？』學生想像到一國人都癱子的樣子，未免好笑，都哈哈的大笑起來。百合子却把這些話記在心裏，回家來就學給父母及左隣右舍的朋友聽。她說時臉上的表情却是非常真摯，聽的人都嘖嘖嘆服。

千代子一望百合子臉上嚴重的神色知道必有什麼新聞要報告了。她還沒問，百合子拉了她急走出店門，攜了手纔說，『千代子，有好新聞呢。』

『你猜不到的。』她伏在她的耳上，小聲道，『剛才我在樓上看見那小脚女人抱着孩子走到山手的澡堂去，她是避我們這町的人呢，跑到那遠一點的一間澡堂去。』

『我們也去，你說好不好？』千代子高興得要跳起來。

百合子得意的點了點頭，『去就去。小脚兒，又臭又髒，配到我們日本人的澡堂嗎？』她說着，臉上無端的情怒起來，她決然的說，『我們爲了愛護日本人，應當不讓她洗。』

『怎樣不讓她洗呢？叫澡堂掛牌子禁止支那人洗澡吧。』

『那不行的，我同你今天做一件愛國的大事吧。』百合子忽然計上心來，得意的很，她重伏在她朋友的耳

上切切的說，『我們想法羞辱這個支那女人一頓，豈不是好？』

『好極了。』千代子一路高興得咯咯的笑個不住。這該是一件多偉大的事呵！

到了山手町，手掀開澡堂的青地白陽字的布簾。千代子的心裏忽然一陣亂跳，說怕也不是，倒有點像心酸，她那次看到教高等班生物的先生拿着一隻青蛙破肚子給學生看，很像這樣的心跳，這不奇怪嗎？跳什麼呢？

她們倆各交了五厘錢給櫃檯，便脫了木履跳上浴室外的席地，直走到穿衣鏡前放下衣物。

脫衣服時，千代子偶然望到鏡裏的她，臉是飛紅的，嘴唇似是跳動，笑得很不自然。望望她的同伴，却也不像平時那麼笑得可愛，不，笑得是有點可怕呢。怎一回事啊！

脫過貼身的小汗衫及小裙子，她們都用毛巾掩了下身，交換了一個頂不自然的笑，走進澡堂裏去。

推開澡堂的玻璃門，裏面真是別有天地呢。又溫潤又潔白的熱汽充滿了空間，嗅到的是清新濃郁的肥皂味兒，聽到的又是種悠閑娛悅的笑語聲，中間也有一兩人低低的度着曲子，那也是多麼可愛調子啊！

她們倆人默默的一邊欣賞，一邊跳入碧清的熱水池裏浸着。真舒服，這好似在母親的懷裏一樣。

熱水池邊上那一角有三四個正在洗澡的女人圍着一個白胖娃娃逗着又說又笑。都是那麼起勁，那娃娃一定很有趣吧。千代子望着，不自覺的游水泳到那堆人的後面。

怪不得大家那樣起勁，原來是那個胖娃娃作着各樣的怪臉逗人，他自己時時也咧開那熟櫻桃樣的小嘴，露出一排西洋玉米粒似的小白牙向着人很天真的笑。他的母親面上却露出母親特有的又得意又憐愛的笑。

容。她在瓷磚上跪着，將娃娃放在水面拍拍的踏着玩。圍着他們的幾個女人都是目不轉睛的望着小娃娃，她們笑得是多麼自然，多麼柔美，千代子不覺也看迷了。不到一分鐘她也加入她們的笑聲裏了。

百合子一言不發的在一邊浸着身子，聽着千代子加入那一堆女人的笑聲，她知道那抱娃娃的就是小脚女人，她不免有點生氣，同時却也有點感到自己的孤寂，一陣無名的煩惱襲上心來，却又不好意思發揮，心下罵道，「千代子到底是小孩子啊！小孩子怎麼不好呢？問到自己，却又答不出。

悶悶的浸了一會兒，她跳上瓷磚地，拿了一個小木桶，接了溫和的自來水，只管往身上沖，一連沖了七八桶子都不知用肥皂搓。這樣不絕的沖法，似乎想沖掉身上什麼討厭東西的樣子。

不一會兒，她望着那個女人抱着娃娃出了熱水池。娃娃笑，大家又一陣陪笑。女人匆忙的用雪白的乾毛巾擦乾了娃娃纔擦了擦自己，她原沒有洗澡。她大大方方的向笑的人點了點頭。微笑着，洋洋的推開玻璃門出去了。真是怪事，怎麼連千代子也像忘記了這是支那的小腳婆娘，她也同大家一樣笑着看她出去了呢？

「千代子，來。」百合子忽然叫道。

「什麼事？」千代子望着她同伴板板的臉孔，有點怕却又有點不舒服。

「你真是不中用，怎麼一進來就把方纔講的話忘得干干淨淨啊。」

千代子臉上雖有些忸怩，可是心裏并没感到什麼不快，她一邊沖洗身上肥皂沫，一邊答道，「我也沒有忘記，只是人家好好的，怎樣去……」

『你真是小孩子，怪不得芳子看不起你。』百合子對於千代子沒有什麼法子，只好另找題目斜刺她一下。
『爲什麼只會怪我呢，你爲什麼不開口？』千代子低聲嘟囔的說。

『得了，得了，還有理說呢。下回我可不同你這個小娃子共事了。』百合子氣呼呼的說着，一邊拚命放水沖洗身子。她下意識地想藉着嘩嘩的水響聲，再聽不到千代子辯駁一句話了。

千代子打開兩條髮辮，用帶來的香胰子搓，搓得頭上高高的像披了一頭白綉紗，手上是異常滑膩舒適。她用溫水沖，沖了又搓香胰子。這默默的工作使她忘去了一切的不快。她在悠然的享受着澡堂內一切，不一會兒，她漫聲的唱起歌來了。

兩人洗完澡，已到十一點鐘。當千代子與百合子同坐在近門的席上穿木屐時，望到自己紅得像珊瑚珠一般的腳指，她纔覺到忽有所失的惘然起來。在路上有好多次她想問一問百合子仔細看了那個支那女人的腳沒有，怕捱罵，總沒敢開口。百合子好像已把這一遭的失敗計劃忘掉了，她還是同她朋友有說有笑的走路。

毀滅

郭源新

從三山街蔡益所書坊回家，阮大鍼滿心高興，闊步走進他的圖書凌亂的書齋，把矮而胖的身子，自己堆放在一張太師椅上，深深吐了一口氣，用手理了理濃而長的大鬍子，彷彿辦妥了一件極重要的大事似的，滿臉是得意之色。

隨手拿了一本宋本的李義山集來看，看不了幾行，又隨手拋在書桌上了。心底還留着些興奮的情緒，未曾散盡。

積年的怨氣和仇恨，總算一旦消釋淨盡了。陳定生，那個瘦長個兒的書生，帶着蒼白的臉，顫抖的聲音，一手攀着他的轎轆，氣呼呼的叫道：「爲什麼……爲什麼……要捉我們？」

吳次尾，那個胖胖的滿臉紅光的人，却急得半句話都說不出，張口結舌的站在那裏。而華貴的公子哥兒，候

朝宗，也把一手擋着轎夫的前進，張大了雙眼，激動地叫道：

「這是怎麼說的，我剛來訪友……爲什麼牽到我身上來？」

用手理他，他那濃而長的大鬍子，他裝做嚴冷的樣子，理也不理他們，祇吩咐蔡益所和坊長道：「這幾個人交給你們看着，一會兒校尉便來的。跑掉一個，問你們要人！」一面揮着手命令轎夫快走。四個壯健的漢子，腳下一用勁，便擺脫了書生們的攔阻，直闖前去，把顫抖而驚駭的罵聲留在後面，轉一個灣，就連這些聲音也聽不見了。

大鍼心裏在匿笑，臉上却還是冰冷冷的，一絲笑容都沒有——要回家笑個痛快——他坐在轎裏，幾次要回頭望望，那幾個書呆子究竟怎麼個驚嚇的樣子，却礙於大員的體統，不好向轎後看。

「這些小子們也有今日！」他痛快得像咒詛又像歡呼的默語道。

他感到自己的偉大和有權力；第一次把陳年積月的自卑的黑塵掃除開去。

他曾經那樣卑屈的求交於那班人，却都被冷峻的拒絕了。門戶之見，竟這樣的顛撲不破！而不料，一朝權在手，他們却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了。書生到底值得幾文錢！祇會說大話，開空口，枉自裝大。臨到利害關頭，却也一般的驚惶失色，無可奈何！

爲了他們的不中用，更顯得自己的有權力，偉大，和手段的潑辣。「好說是不中用的。總得給他們些手段看看。」而權力是那末可愛的東西啊。怪不得人家把握住她，總不肯放手！

了祭時候的受辱，借戲時候的挨罵，求交於侯方域時的狼狽，想起來便似一塊重鉛的錘子壓在心頭。

咬緊了牙齒，想來尚有餘恨！那些小子們，自命爲名士，清流，好不氣焰逼人。直把人逼到無縫可鑽入的窘狀裏去。「也有今日！」他自言自語，把拳頭狠狠的擊了一下書桌，用力太重了，不覺得把自己的拳頭打痛。

「無毒不丈夫，」他把心一橫，也顧不得什麼輿論，什麼良知了。誰叫他們那些小子們從前那樣的不給人留餘地，今天他也不必給他們留什麼餘地了。

「還是這樣辦好！一不做，二不休，」他坐在那裏沈吟。自語道。「把他們算倒周鏞，雷演祚黨羽裏去！」

他明白馬士英是怎樣的害怕周雷，皇上是怎樣的痛恨周雷。一加上周雷的黨羽之名便是一個死。他站了起來，矮胖的身軀在書齋裏很艱難的挪動着。

窗外的桃花正在盛開，一片的紅，映得雪亮的書齋都有些紅光在浮泛着。他的黃澄澄的圓胖的多油的臉上，也泛上來一層紅的喜色。

他親手培植的幾盆小盆松，栽在古甕鉢裏，是那樣的頑健蒼翠，有若主人般的得時發蹟。

二

「您家大人在家麼？」一陣急促的烏靴聲在天井傍遊廊裏踏響着。

「在書齋裏呢，楊大人？」書童抱琴說道。

大鍼從自足的得意的迷惘裏醒了轉來。

「哈哈，我正說着龍友今天怎麼還不來，你便應聲而來；巧極，巧極，請進，請進。我告訴你一件有趣的事……」隨時準備好了的笑聲，宏亮的脫口而出。

但一看楊文聰的氣急敗壞的神色，却把他的高興當頭打回去，像一陣雷雨把滿樹的蓓蕾都打折了一般。

「時局有點不妙！您聽見什麼風聲麼，圓老？」文聰張皇無措的說道。

大鍼的心臟像從腔膛裏跳出，跑進了冰水裏一樣，一陣的涼麻。

「出了什麼事，龍友出了什麼事？我一點還不知道呢。」他有點氣促的說。

文聰坐了下來，鎖定了他自己。太陽光帶進了的桃花的紅影，正射在他金絲繡圓鶴的白緞袍上。

「時局是糟透了！」他嘆息道，「我輩真不知死所難道再要演一次被髮左衽的慘劇麼？我是打定了主意的。圓老，您有什麼救國的方略？」

大鍼着急道：「到底是什麼事呢，龍友？時局呢，果然是糟透了，但我想……」

底下是要說「小朝廷的大臣恐怕是拿得穩做下去的吧」的話，爲了新參預了朝廷大計，不像前月那末可以自由開評的了，不得不自己矜持着，放出大臣的體態來，這句放肆的無忌憚的話，已到了口邊，便又縮了回去。

「恐怕這小朝廷有些不穩呢！」龍友啞聲的說道。

「難道兵部方面得到什麼特別危急的情報麼？」

龍友點點頭。

大鈺的心肺似大鼓般的重重的被擊了一記。

「大事不可爲矣！我們也該拿出點主張來。」

「到底是什麼事呢？快說出來吧。等會兒再商量。」大鈺有點不能忍耐。

「十萬火急的軍報說，——我剛才在兵部接到的，已經差人飛報馬公了——中原方面要有個大變，大變！唉，唉，龍友有點激昂起來，清癯的臉龐，顯得更瘦削了，「軍將們實在太不可靠了，他們平日高官厚祿，養尊處優，一旦有了事，就一個也不可靠，都只顧自家利益，辜負朝廷，就誤國事。唉，武將如此，我輩文臣真是不知死所了！」

「難道高傑又出了什麼花樣麼？他是史可法信任的人，難道竟獻河給北廷了麼？」大鈺有點驚惶，但也似在意料之中，神色還鎮定。

「不，高傑死了一世梟雄，落得這般的下場！」

「是怎樣死的呢？」大鈺定了心，反覺得有點舒暢，像拔去一堆礙道的荊棘。高傑是藏於史可法的，南都的主事者們對於他都有三分的忌憚。

「是被許定國殺的，」龍友道。「高傑一到了開洛，自負是宿將，就目中無人起來，要想把許定國的軍隊吞

過去，給他自己帶定國却暗地裏和北兵勾結好，表面上對高傑恭順無比，却把他騙到一個宴會裏，下手將他和幾個重要將官都殺了。高傑的部下，散去的一半，歸降許定國的一半。如今聽說定國已拜表北庭，請兵渡河，不久就要南下了。圓老，您想這局面怎麼補救呢？這時候還有誰能够阻擋？先帝信任的宿將，祇存左良玉和黃得功了。得功部下貪戀揚州的繁華，怎肯北上禦敵？良玉是擁衆數十萬，當武漢四戰之區，獨力防闖，又怎能東向開洛出發？」

大鉞慢條斯理的撫弄着他領下的大把濃鬚，沈吟未語，心裏已大爲安定，沒有剛才那末惶惶然了。

「我看的大勢還不至全然無望。許定國和北庭那邊，都可以設法疏解。我們正遣左懋第到北庭去修好，還可以用緩兵之計。先安內患，將來再和強隣算賬，也不爲遲。至於對許定國，只可加以撫慰，萬不可操切從事。該極力柔懷他，不使他爲北庭所用。這我有個成算在……」

書童抱琴闖了進來，說道：「爺，馬府的許大爺要見，現在門外等。」

龍友就站了起來，說：「小弟告辭，先走一步。」

大鉞送了他出去。一陣風來，吹落無數桃花瓣，點綴得遍地豔紅。襯着碧綠的蒼苔砌草，越顯得凄楚可憐。詩人的寵友，向來是最關懷花開花落的，今天却熟視無覩的走過去了。

「究竟這事怎麼辦法呢？殺了防河的大將，罪名不細。如果不重重懲治，怎麼好整飭軍紀？」馬士英打着官話道。

馬府的大客廳裏，地上鋪着美麗奪目的厚氈，向南的窗戶都打開了，讓太陽光晒進來。幾個幕客和阮大鍼坐在那裏，身子都半浸在朝陽的金光裏。

「這事必得嚴辦，而且也得雪一雪高將軍的沈寃。」一個幕客道。

「實在，將官們在外面鬧得太不成體統了；中央的軍令竟有些行不動。必得趁這回大加整飭一番。」

「我也是這個意思，」士英道，「不過操之過急，許定國也許便要叛變。聽說他已經和北庭有些聯絡了。」大家面面相覷，說不出一句話來。

沈默了好久。圖案似的窗外樹影，很清晰的射在厚地氈上，地氈上原有的花紋都被攪亂。

「如果出兵去討伐他呢，有誰可以派遣的？有了妥人，也就可使他兼負防河的大責。」士英道。

「這責任太大了，非老先生自行不可。但老先生現負着拱衛南都的大任，又怎能輕身北上呢？必得一個有威望的大臣宿將去才好。」一個幕客道。

「史閣部怎樣呢？」士英道。

「他現駐在揚州，總督兩淮諸將，論理是可以請他北上的。但去年六月間，高傑和黃得功，劉良佐諸將爭奪揚州，演出怪劇，他身為主帥，竟一籌莫展，現在又怎能當此大任呢？況且，黃劉輩也未必肯捨棄安樂的揚州，向貧

吾的北地？」大鉞侃侃而談起來。

「那末左良玉呢，可否請他移師東向？」一位新來的不知南都政局的幕客說。

大鉞和士英交換了一個疑懼的眼色。原來左良玉這個名字，在他們心上是個很大的威脅。紛紛藉藉的傳言，說是王之明就是故太子，現被馬阮所囚，左良玉有舉兵向江南肅清君側之說。這半個月來，他們二人正在苦思焦慮，要設法消弭這西部的大患，如今這話正觸動他們的心病。

但立刻，大鉞便幾乎帶着訶責口氣，大聲說道，「這更不可能！左良玉狼子野心，舉止不可測度。他擁衆至五十萬，流賊歸降的居其多數，中央軍令，他往往置之不理。外邊的謠言，不正說他要就食江南麼？這一個調遣令，却正給他一個移師東向的口實！」

「着呀！」士英點頭道，「左良玉是萬不可遣動的。何況闖逆猶熾，張獻忠雖蟄伏四川，亦眷眷不忘中土，這一支重兵，是決不能從武漢移調開去的。」

沈默的空氣又瀰漫了全廳。

這問題是意外的嚴重。

「闖海，你必定有萬全之策，何妨說出來呢？」士英隔了一會，向大鉞提示說。

大鉞低了頭，在着地氈上樹影的擺動，外面正吹過一陣不小的春風。

理了理領下的大濃鬚，他徐徐說道：「論理呢，這事必得秉公嚴辦一下，方可使悍將驕兵知有朝廷法度。但

時勢如此，雖有聖人，也決不能一下挽回這積重難返的結習。而況急則生變，徒然使北庭有所藉口。我們現在第一件事，是抓住許定國，不令他北走。必須用種種方法，羈縻住他，使他安心，不生猜忌。所以必得趕快派人北上，去疏解，去撫慰他，一面趕早下詔安撫他的軍心，遲了必然生變！目前正是用人之際，也顧不得什麼威信什麼綱紀了。」

「但他仇殺高傑的事，怎麼辯解呢？」士英道：

「那也不難。高傑驕悍不法，爲衆所知。他久已孤立無援，決不會有人爲他報復的。我們只消小施詭計，便可面面俱到了，就說高傑剋扣軍餉，士卒譁變。他不幸爲部下所殺。還虧得許定國撫輯其衆，未生大變。就不妨藉此獎賞他一番，一面虛張聲勢，說要出重賞以求刺殺高某的賊人，借此掩飾外人耳目。這樣，定國必定感激恩帥，爲我所用了。」

「此計大妙！此計大妙！」士英微笑點頭稱贊道。彷彿一天的愁雲便從此消散盡淨一般。「究竟圓海是成竹在胸，真不愧智囊之目！」說着一隻肥胖紅潤的大手，連連撫拍大鉞的肩膀。

大鉞覺得有些忸怩，但立刻便又坦然了，當即呵呵大笑道：「事如有成，還是托恩帥的鴻福！」

四

但許定國並不會受到南朝的籠絡。他早已向北廷通款迎降，將黃河險要雙手捧到清國攝政王的面前了。

關外的十萬精悍鐵騎，早已浩浩蕩蕩，渡河而過，正在等待時機，要南向兩淮進發。

「真想不到許定國竟會投北呢！」士英蹙額皺眉的說，「總怪我們走差了一着。當初不教高傑去防河，此事便不會有；高許不爭帥，此事也不會有……」

「不是我說句下井投石的話，這事全壞在高傑之手。高傑不北上防河，許定國是決不會激叛的。」大鈺苦着臉說，長鬚子的尖端，被拉得更更是起勁。本來還想說，也該歸咎於史可法的舉薦失人，但一轉念之間，終於把這話倒咽下去。

彼此都皺着眉頭坐在那裏，相對無言。樹影在地氈上移動，大宣爐裏一爐好香的烟氣，裊裊不斷的上升。東面的壁衣浴在太陽光裏，上面附着的金碧錦繡，反射出耀目的光彩，中堂掛着的一幅宋徽宗的墨龍，張牙舞爪的像要飛舞下來。西壁是一福馬和之的山水，那種細軟柔和的筆觸，直欲凸出絹面來，令人忘記了是坐在京市的宅院裏。

但一切都不會使坐在那裏的人們發生興趣。切身的焦慮攫住了他們的心，不斷地在嚙，在咬，在啃。

這蠻族的南侵，破壞了他們的優遊華貴的生活，是無疑的。許定國的獻河，至少會熾起北廷乘機解決南都的慾火。定國對於南都的兵力和一切弱點是瞭若指掌的。他知道怎樣為自己的地位打算，怎樣可以保全自己的實力和地盤。馬士英他們呢，當然也身家之念更重於國家的興亡。但他們的一切享受，究竟是依傍南朝而有的。南朝一旦傾覆，他們還不要像失羣的雁或失水的魚一般感着狼狽麼？

於是，將怎樣保全這個小朝廷，也就是將怎樣保全他們自己的身家的念頭，橫梗在他們心上。

「圓海，那策既行不通，你還有何策呢？」

大鉞在硬木大椅上，挪動了一下圓胖的身體，遲遲疑疑的答道：「那，那，待下官仔細想一想……除了用緩兵之計，穩住了北廷的兵馬之外，是別無他策的了。無論答應他們什麼條件都可以。祇要北兵不渡淮。從前石晉拿燕雲之地給契丹，宋朝歲奉巨幣賂遼，金都無非不欲因小而失大，情願忍痛一時，保全實力，徐圖後舉的。」這迂闊之論，只算得他的無話可答的回答，連他自己也不知在說什麼的。

「但是北廷的兵馬，怎麼就肯中止開洛不再南下呢？我們再能給他們什麼利益呢，現在是北京中原都已去的了？」士英道。

大鉞沈吟不語，只不住的撫摸濃鬚，摸得一根根油光烏黑。

只有一個最後的希望：北廷能够知足而止，能够以理折服。左懋第的口才，能够感動北軍中大將，也未可知。但這却要看天意，非人力所能爲了。此時這種希望的影子，還像金色綠色紫色的琉璃宮瓦在太陽光中閃爍搖曳那樣的，捉摸不定。

「也祇有盡人事以聽天命的了！」大鉞嘆息道。

濃濃的陰影爬在每個人的心上，飄搖的不知道自己置身何所，更不知明天要變成怎樣一個局面。祇有極微渺的一星星希望，像天色將明時油燈裏的殘燼似的一映一映地跳動。

突然的，一陣沈重的足步聲急從外面來，一個門役報告道：「史閣部大人在門口了，說有機密大事立刻要見恩帥！」

廳中的空氣立刻感得壓迫嚴重起來。

「閻海，你到我書齋裏先坐一會兒吧。我們還有事要細談。也許今夜便在這裏作竟夜談，不必走了。」士英吩咐道。

大鉞連連的答應，退入廳後去。

五

「糟了！糟了！」士英一進了書齋，便跌足的叫道，臉色灰敗的如死一般。

大鉞不敢問他什麼，但知道史閣部帶來的必是極嚴重的消息。眼前一陣烏黑，顯見得是凶多吉少。胸膛裏空洞洞的，霎時間富貴榮華，仇親恩怨，都似雪獅子見了火一般，化作了一灘清水。

「閻海，士英坐了下來叫道：「什麼都完結了！北兵是且暮之間就要南下的！許定國做了先鋒！這罪該萬死的逆賊還有誰擋得住他呢！史可法自告奮勇，要去防守兩淮。但黃得功和二劉的兵馬怎麼可靠？怎麼敵得住北兵正盛的聲勢？我們都要完了吧！」

像空虛了一切似的闇然的頹喪。

沈重而窒塞的沈默和空虛銅壺裏的滴漏聲都可以聽得見。階下有兩個書童在那裏聽候使喚，他們也沈靜得像一對泥人，但呼吸和心臟的搏動聲規律地從碧窗紗裏送進來。

太陽光的金影還在西牆頭，未曾爬過去。但一隻早出的蝙蝠已經燕子一般輕快的在階前拍翼了。

「我們的能力已經用盡了，還有什麼辦法可想呢？」大鉞淒然的嘆道，那黃胖的圓臉，劃上了一道道的苦痕，活像一個被斬下來裝在小木籠裏的首級。「依我說，除了緩兵或乾脆迎降之外，實在沒有第三條路可走的！」

「迎降」這兩個大字很響亮的從大鉞的口中發出，他自己也奇怪，素來是謹慎小心的自己，怎麼竟會把這可怕的兩個字，脫口而出！

「說來呢，小朝廷也實在無可依戀了。」士英也披肝瀝胆的說道，「我們的敵人是那末多。就使南朝站得住，我們的富貴也豈能永保？史可法，黃得功，左良玉，他們有實力的人，個個是反對我們的。我只仗着那枝京師拱衛軍，你是知道的。那些小將官如何中得用。十個兵的餉額，倒被吞去了七個。乾脆是沒有辦法的！」他低了聲，「圓海，你我說句肺腑話吧，祇要身家財產能够保得住，便歸了北也沒有什麼。那勞什子的什麼官，我也不想做下去了。」

大鉞心裏一陣的明亮，漸漸的又有了生氣。「可不是麼，恩帥？敵是敵不過的。枉送了许多人的性命，好不作孽！『識時勢者為俊傑。』我聽見史可程說過——他剛從北邊來，你老見過他麼？——」

士英搖搖頭道：「不會。但聽說，史可法當他是漢奸，上了本，說什麼『大義滅親』，自行舉發，要辦他個重重的

罪呢。但皇上總礙着可法的面子，不好認真辦他，只把他拘禁在家，用一個養母終老的名義，前事一字不提了。」

「可還不是那末一套，不過可程倒是個可親近的人，沒有他哥的那股傻八輪東的勁兒。他和我說起過，闖賊進了京師，鬧得雞犬不寧，要不是他老太爺從前一個奴才做了老闖的親信，他也幾乎不免。有錢的團戚大僚，沒有一個不被搜括干淨的，還受了百般的難堪的刑罰，什麼都給搶了去。但說北兵却厚道，有紀律，進了城，首先便禁止擄掠。殺了好久乘風打劫的土棍。有洪老在那邊呢，凡事都做得主。過幾天，就要改葬先帝，恢復舊官的產業，發還府第了。人家是王者之師，可說是市井不驚，秋毫無擾，那裏像闖賊們那麼暴亂的？我當初不大信他的話，但有一個舍親，在京做部曹的，也南來了，同他說的絲毫無二。還是，南北來往可以無阻，並不查禁京官回籍的。」放低了聲音，「確是王者之師呢。周府被闖賊奪去了的財物，查明了，也都發回了。難道天意真是屬於北廷了！」說至此聲音更低，兩個頭也幾乎碰在一處。「聽說北方有種種吉祥的徵兆呢。洪老師那邊，小弟有熟人，他對小弟也甚有恩意。倒不妨先去聯絡聯絡。」

士英嘆了一口氣道：「論理呢，這小朝廷是我們手創的，那有不與共存亡之理？但時勢至此，也顧不得了，『孺子可保則保之。』要是天意不順的話，也祇好出於那一途了。」又放低了聲音，俯着大鉞的身邊，說道：「洪老師那邊，倒要仗吾兄爲弟關照一下。」

大鉞點點頭，不說什麼。他向來對士英是卑躬屈節慣了的，不知怎樣，他今天的地位却有些特別。在馬府裏，雖是心腹，也向來都以幕僚看待。今天他却像成了士英的同列人了。

「要能如此，弟固不失爲富家翁，兄也穩穩還在文學侍從之列。」士英呵呵大笑的拿這預言做結束。

桌邊，滿是書箱，楠木打成的箱裏的古書，大鍼是很熟悉的，無不是珍祕的鈔本，宋元的刻本。他最愛那宋刻的唐人小集：那幾篇美的筆劃，恰好和那清逸的詩篇相配稱。一翻開來便值得心醉。士英也怪喜愛牠。還有世綵堂刻的幾部書，字是銀鈎鐵畫，紙是那麼潔白無纖塵，地上放着個小方箱，是士英近幾天才得到的一部淮海詩詞集。箱頂上的一列小箱，是宋拓的古帖。兩個大立櫃，放在地上，佔了書齋的三分之一的地盤，那裏面是許多唐宋名家的字畫。地上的一個哥窯的大口圓瓶，隨意插放着幾軸小幅山水花卉。隨手取一卷來打開，却是倪雲林畫的拳石小松。

窗外是蓬蓬鬱鬱的奇花異木，以及玲瓏剔透的怪石奇峯。月亮從東邊剛上來還帶着些未清醇的黃暈。一支白梨花，正橫在窗前，那花影被月光帶映在栗色的大花梨木書桌上，怪有丰致的。

大鍼他自己家裏，也正充斥着這一切不能捨棄的圖書珍玩。他總得設法保全它們。這是先民的精靈所繫的呢！要是一旦由他們失却，那罪孽還能贖嗎？單爲了這保全文化的責任，他們也得籌個萬全之策。

那一夜，他們倆密談到鷄鳴；書童們在廊下磕睡，被喚醒添香換茶，不止兩三次。

六

「恩帥，聽見外邊的謠言了麼？風聲不大好呢，還是針對着我們兩個發的！但北廷方面倒反而像沒有什麼

警報了。」大鉞倉倉皇皇的闖了進來，就不轉氣的連說了這一大套。

士英臉色焦黃，像已嚇破了胆，一點主意也沒有。他顫抖的說道：「不是謠言，是實在的事。但怎麼辦呢，聞海這可利害呢。不比北兵！北兵過了河，就停頓在那裏了，一時不至於南下。我見到那人的檄文呢，上面的話可利害。」

隨手從栗色花梨木大書桌上的亂紙堆裏檢出一份檄文遞給大鉞。

大鉞隨讀隨變了色。「這是從那裏說起？國勢危急到這地步，還要自己火併嗎！」

「不是火併，聞海，他說的是清君側呢。」放低了聲音。「儘有人同情他呢。你知道，我的兵是沒法和他們抵抗的。他這一來，是浩浩蕩蕩的奔向東南沿江而下，怎樣辦呢？聽說有十幾萬人馬呢。聞海，你得想一個法子。否則，我們都是沒命的了！共富貴的儘有人，共患難的可難說了！」士英大有感慨的嘆道。

大鉞臉上也現着從未會有的憂鬱，黃胖的臉，更是焦黃得可怕，坐在那裏，老撫摸自己的鬍子，一聲不響。

他眼望着壁上的畫軸，却實在空茫茫的一無所見。他想想前想後，一肚子的悶氣，覺得誤會他的人實在太多了！他又何曾作過什麼大逆不道的罪孽！爲什麼有這許多人站在那裏反對他？至於馬士英，他是當朝掌着生殺大權的，他自己爲什麼也被打入他的一行列裏去？心裏有點後悔，但更甚的是愧喪。馬阮這兩個姓聯在一處，便成了咒詛的目的。這怨尤是因何招來的呢？他自己也不大明白……心裏只覺得刺痛，彷彿立在絕壁之下，斷斷不能退縮。還是橫一橫心吧……他是不能任人宰割的……不，不，只要他還有一口氣在，他總得反抗什麼國家，

什麼民族，他都可犧牲，都不顧恤！但他不得不保護自己，決不能讓仇人們佔了上風……不能的！他阮鬍子也不是好惹的呀！他還有幾分急智幹才可以用。他總得自救，他斷不退縮！

祇在那一剎那間，他便打定了主意：絕對不能退，退一步，便退入陷阱裏去。幹，不退却！他狠狠的摸着自己的鬍子，彷彿那鬍子被拉得急了，便會替他想出什麼却敵的妙計來似的。

室中沉寂得連自己心肺的搏動也清晰可聞。士英知道他在深謀默策，便不去打擾他，只把眼光釘在窗外。一陣陣的幽香從窗口噴射進來，新近有人從福建送了十幾盆絕品的素心蘭給他，栽在綠地白花的古窰的方盆裏。他很喜愛它們，有十幾箭枝葉生得直堪入畫。正請了幾個門下的畫師在布稿。預備刊一部蘭譜。牆角的幾株高到簷際的芭蕉，把濃綠直送入窗邊。滿滿的一樹梨花，似雪點般的細密，正在盛放。太陽光是那麼可愛的遍地照射着。幾隻大鳳蝶，帶着新妍斑斕的一雙大粉翼，在那裏自在的飛。一口漢代的大銅瓶裏，插着幾朵紫紅色牡丹花，朵朵大如果盆，正放在書桌上。古玩架上，一個柴密的磁碗裏，正養着一隻綠毛小龜，那背上的絲毛，細長纖直，鮮翠可愛，一點沒有曲折，也沒有點污穢的雜物，夾雜在裏面，白色的唐磁小鉢裏，栽着一株小盆松，高僅及三寸，而蟠悍之勢，却似冲天的大木。一個胭脂色的玉碗，說是太真的遺物，擺設在一隻大白玉瓶旁邊，那瓶裏插的是幾枝硃紅耀眼的大珊瑚。

老釘在這些清玩的器物上，士英的眼光有些酸溜溜的；在這樣的好天氣，好春景裏，難道竟要和這一切的一切珍品一旦告別麼？辛苦了一世的收藏，竟將一旦屬之於他人麼？萬端的愁緒，萬種的依回，而前月新娶的侍姬阿

嬌，又那麼的婉轉，依人，嬌媚可喜……難道也將從他身傍，眼睜睜看人奪去麼？

他有些不服，決計要和這不幸的運命抗爭到底。但有什麼反抗的力量呢？他是明白他自己和他的軍隊的。他知道這一年來，當朝執政的結果是結下了多少的死活冤家。左良玉的軍隊一到南京，他就決然無幸，比鐵券書上的文字還要確定的。左軍向江南移動的目的，一面說是就食，一面却是剷除他和大鉞。他想不出絲毫抵抗的辦法。他心裏充滿着頹喪，顧惜，依戀，恐怖的情緒……遲之又久，他竟想到向北逃亡……

「這一着可對了！」大鉞叫了起來，把士英從迷惘裏驚醒。

「有了什麼妙計了麼？」士英懶懶的問。

「這一着棋下得絕妙，若不中，我不姓阮！」大鉞面有得色的說道。

士英隨着寬了幾分心，問道：「怎樣呢，周海如有什麼破費，我們斷不吝惜。」

「倒是要用幾文的，但不必多。」隨即放低了聲音說道，「這是可謂一箭雙鷗。我們設法勸誘黃得功撤了淮防的兵，叫他向西去抵抗左師。如今得功正以勤王報國自命，我們一面發他一份重餉，一面用御旨命令，他決沒有不去的。他決不敢抗命！兩虎相鬥，必有一傷。但我們却可保全了一時。此計不怕不妥！若還得功擋阻不住，那我還有一計，那得用到詩人楊龍友了。」

「就派人去請龍友來！」

七

楊龍友爲了侯朝宗的被捕，心裏很高興。蘇崑生到過他寓所好幾趟了，祇是懇切的求救於他。他知道這事非阮大鍼不能了，也會跑到大鍼那裏去，却撲了一個空。

這兩天，西師的風聲很緊，他也知道。只得暫時放下了這條營救人的心腸。呆呆的坐在家裏發悶。要拿起筆來畫些什麼，但茫然若失的情緒却使他的筆觸成爲亂抹胡塗的情形，沒有一筆是自己滿意的。一賭氣，擲了筆不畫了。躺在坑床上，枕着妃色的軟墊，拿着一本蘇長公小品讀，却也讀不進什麼去。

他沒有什麼牽掛。他的愛妾，已會慷慨的和他說過，要有什麼不測，她是打算侍候他一同報國的。所不能忘情的，只有小小一批藏書和字畫。他雖然不能和阮馬爭購什麼，在那裏面，却着實有些精品，都是他費了好些心血搜求來的，但那也是身外物……說拋却，便也不難拋却。

但終不能忘情……心裏只是慌慌的，空洞洞的，不知道在亂些什麼。

西師的趨向江南，他雖不怎樣重視，却未免爲國家擔憂。在這危急關頭，他誠心的不願看見自己兄弟的火併。而爲了和阮馬的不淺的交誼，也有些不忍坐視他們一旦倒下去。

馬府請他的人來，這才打斷他的茫然的幻想。但還是迷迷胡胡的，像完全沒有睡醒。

「哈，哈，龍友，不請你竟絕迹不來呢！」士英笑着說。「有要事要托你一辦。」

「這事非龍友不辦，只好全權奉托！」大鈞向他作了一個揖說。

龍友有點迷惘，一時說不出什麼來。

「你和侯朝宗不是很熟悉麼？」大鈞接着道。

龍友被觸動了心事，道：「不錯，侯朝宗，他的事我正要來托圓老。昨天到府上去……」

大鈞打斷了他的話，說道：「我都知道，那話可不必再提。已經吩咐他們立刻釋放他出來了。現在求你的是，托你向侯生一說，要他寫一信阻止左師的東向。他父親是左良玉的恩主。左某一生最信服他，敬重他的。侯生不妨冒托他父親的名義，作信給左某，指陳天下大勢以及國家危急之狀，叫他不要倡亂害國。這封信必要寫得暢達痛切，非侯生不辦。」

「朝宗肯寫這信麼？」龍友沉吟道。

「責以大義，沒有不肯寫的。」大鈞道。「你可告訴他，如今正是國家危急存亡之際，再也談不到什麼恩怨親仇了。北廷頓兵於開洛，其意莫測，闖賊餘衆尙盛，豈宜自己鬪牆？朝廷決不答左良玉既往之事，只要他肯退兵。侯生是有血性之人，一定肯寫這封信的。」

「爲了國家，」龍友悽然的說道，「我不顧老臉去勸他。死活叫他寫了這信就是。」

「着呵，」士英道，「龍友真不媿爲我們的患難交！」

「但全是爲國家計。國事危急至此，我們內部無論如何是不能再自動干戈的！在這一點上，我想，朝宗一定

會和我們同意。」

「如果左師非來不可，我們也只得拱手奉讓，決不和他以兵戎相見。」大鉞虛偽的敷衍道。

士英道：「着呵。我們的國家是斷乎不宜再有內戰的了。我什麼都可以退讓，只要他們有辦法提出。我不是戀棧的人。我隨時都可以走，祇要有了替代人。」

「可不是，」大鉞道，「苟有利於國，我們是不惜犧牲一切的。但中樞不宜輕動。這是必要的！任他人有什麼批評，馬公是要盡心力維持到底的！」

龍友不說什麼，立了起來，道：「事不宜遲，我便到朝宗那邊去。」

八

侯朝宗冒他父親之名的信發出了，但同時，黃得功的那支兵馬也被調到江防。淮防完全空虛了。史可法異常着急，沒有再得力的軍隊可以填補。深怕清兵得了這個消息，乘虛撲了來。

而這時，西兵已經很快的便瓦解了。左良玉中途病死，部下四散。南都的西顧之憂，已是不成問題。

馬阮們心上落下了一大塊石頭。南都裏幾位盼着朝政有改革清明的一綫希望的人，又都灰了心。

秦淮河邊的人們，仍是歌舞沉酣，大家享受着娛樂着。馬阮心上好不痛快。便又故態復萌，橫征暴斂，報復冤仇，享受着這小朝廷的大臣們的最高權威。過一天，算一天。一點不担心什麼。

但，像黃河決了口似的，清廷的鐵騎，已經澎湃奔騰，疾馳南下，沒等到黃得功的回防。史可法和黃得功只好草草的在揚州附近布了防。

經不起略重的一擊，黃得功第一戰便死於陣上，揚州被攻破，史可法投江自殺。

這噩耗傳到了南京，立刻起了一陣極大的騷亂。城內，每天家家戶戶都在紛紛攘攘，搬東移西，像一桶的泥鰍似的在絞亂着。已經有不逞的無賴子們在動亂，聲言要抄劫奸臣惡官們的家產，燒燬他們的房屋。

阮府，馬府的門上，不時，深夜有人去投石，在照牆上貼沒頭揭帖，說是定於某日來燒房，或是說，某日要來搶掠。

終日有兵隊在那裏防守，但兵士們的本身便是動亂份子裏的一部份。紀律和秩序，漸漸的維持不住。

一夕數驚，說是清兵已經水陸並進，沿江而來。官府貼了安民的大布告，禁止遷居。但搬走的，逃到鄉僻去的，仍舊一天天的多起來，連城門口都被堵塞。

什麼樣的謠言都有。幾乎一天之內，總有十幾種不同的說法，可驚的又可喜的，時而恐慌，時而暫爲寬懷。有的說，某處勤王兵已經到了。有的說，許定國原是詐降的，現在已經反正，並殺得清兵鼠竄北逃了。有的說，因了神兵助陣，某某義軍大破北兵於某處……但立刻，這一切喜訊便都被證明爲偽造。北兵是一天天的走近了來。無人可抵擋，竟不設防，也竟無可調去設防的兵馬。他們如入無人之地。勸降的檄文，雪片似的飛來人心更爲之搖動。

「看這情形，在北軍沒到之前，城內會有一場大劫呢。潑皮們是那樣的騷動。」大鉞担心的說。
士英苦着臉，悄悄的道：「剛從宮裏出來，皇上有遷都之意，可還說不定向那裏遷。」

「可不是，向那裏遷呢？」

「總以逃出這座危城爲第一着，他們都在料理行裝。」

大鉞還不想搬動。北兵入了城，他總以爲自己是沒有什麼危險的。

「我們怎麼辦呢？隨駕？留守？」士英向大鉞睜眼。他是想借口隨駕而溜回家鄉去的。

「留守爲上。我們還有不少兵，聽說，江南的義軍，風起雲湧似的出來了，也儘够堅守一時。」大鉞好像不明白他意思似的說道。

士英走向他身傍，悄悄的道：「你，不知道麼？我的兵是根本靠不住的。這兩天，他們已經混入潑皮隊裏去了。逃難人的箱籠被劫的已經不少。還有公然白晝入民房打劫的。誰都不敢過問。我不能維持這都城的治安。……但北兵還不來……就在這幾天，我們得小心……剛才當差的來說，有人在貼揭帖，說要聚衆燒我們的宅子。南京住不下去了，還以早走爲是。」

「難道幾天功夫都沒法維持麼？」

「沒有辦法，可慮的是，潑皮們竟勾結了隊伍要大幹。」

大鉞也有點驚慌起來。想不到局面已糟到如此。

留居的計畫根本上動搖起來。

九

大鍼回了家，抱琴哭喪着臉，給他一張揭帖。

「遍街貼着呢，我們的照壁上也有一張。說不定那一天會出事。您老人家得想想法子。」

「坊卒管什麼事的！讓這些潑皮們這樣胡鬧！」大鍼裝着威風，厲聲道。

「沒用，勸阻不了他們。五爺去阻止了他們一會，吃了一下老大的拳頭，嚇得連忙逃回家。」

「不會撕下的麼，沒用的東西！」

「撕不淨，遍街都是。早上剛從照壁撕下一張，鬼知道什麼時候又一張貼上去了。」

大鍼心頭有點冷，腔腔裏有點發空。他祇在書齋裏低頭的走，很艱難的拂動他那矮短的胖腿。

「您老人家得打打主意，」門上的老當差，阮五，所謂五爺的，氣呼呼的走進來叫道，「皇上的鸞駕已經出城門去了！」

「什麼！」大鍼吃驚的抬頭。「他們走了？」

「是的，馬府那邊也搬得一空了。小的剛才碰見他們那邊的馬昇，他押着好幾十車行李說，馬爺騎着馬，在前邊走呢。」

他走前幾步，低聲的說：「真老爺，得早早的打主意。城裏已經沒了主。剛才在大街上碰見一班不三不四的小潑皮，有我們的仇人王福在裏面，彷彿是會齊商量什麼似的，我只聽見「褲襠子阮」的一句。王福見了我，向他們睜眼，便都不聲不響了。有點不妙，老爺。難道真應了揭帖上的話？」

大鍼不說什麼，祇揮一揮手。阮伍退了出來。剛走到門口。

「站住，有話告訴你。」

阮伍連忙垂手站住了。

「叫他們後邊準備車輛。多預備些車輛。」

阮伍諾諾連聲的走去。

大鍼是一心的忙亂，叫道：「抱琴，」他正站在自己的身傍，「你看這書齋裏有什麼該收拾收拾的。」

「書呢古玩呢？」

「都要！」

「怕一時歸着不好。」

「快些動手，叫携書他們來幫你。」

「噫！但是沒有箱子好放呢，您老人家。」

書齋裏實在太亂了，可帶走的東西太多，不知怎樣的揀選才好。

一大批他所愛的曲本，只好先拋棄下，那不是什麼難得的。但宋版的及精鈔的本子，都是都要隨身帶走的。還有他自己的寫作，未刻成的，那幾箱子的宋元的字畫，那些宋密漢玉，周鼎古鏡，沒有一樣是捨棄得下的。他費了多少年的心力，培植得百十盆小盆景，沒有一盆肯放下。但怎麼能帶着走呢？箱子備了不到五十只，都已裝滿書了。

「有的東西，不會用氈子布匹來包裝麼？蠢才！」

但實在一時收拾不了；什麼都是丟不下的，但能够隨身攜帶的實在太少了。收了這件，捨不下那件，選得這物，捨棄不掉那物。忙亂了半天，還是一團糟。從前搜括的時候，只嫌其少，現在却又嫌其太多了。

「北兵得什麼時候到呢？」他忘形的問道。

「聽說，沿途搜殺黃軍，還得三五天才能進城。但安民告示已經有了。」抱琴道：「那上面還牽連爺，您老人家的事呢。」他無心的說。

「什麼！」大鉞的身子冷了半截。「怎麼說的？」圓睜了雙眼，狼狽得像被綁出去處刑。

「說是什麼罪，小的不大清楚。只聽人說北兵是來打倒奸賊，解民倒懸的。倒有人想着要迎接他們哩。」

大鉞軟癱在一張太師椅上垂頭不語；他明白，自己是成了政爭的犧牲品了。衆矢之的，萬惡所歸。沒法辯解，不能剖釋。最後的一條路，也被塞絕。

逃，匿姓隱名的逃到深山窮谷，只有這條路可走了。還須快。一遲疑，便要脫不得身。

掙扎起身子，精神奮發得多，匆匆向內宅跑去。

十

說是輕裝，不帶什麼，却有十來車的行李。大鉞他自己更換了破舊的衣服，載着涼帽，騎着一匹快走的毛驢，遠遠的離開車輛十幾步路，裝作平常逃難人似的走着。生怕有人注意，涼帽的簷幾乎遮到眉頭。

滿街上都是人，哄哄亂亂的在跑，在竄，在搬運，像沒有頭的蒼蠅似的，亂成一團，擠成一堆。幾個不三不四的惡少年，站在街上，暗暗的探望。

「南門出了劫案呢，不能走了！」一堆人由南直往北奔，嘈雜雜的大嚷。

「搶的是誰？」

「馬士英那傢伙。有百十輛大車呢，滿是金銀珍寶，全給土匪搶光了，只逃走了他。」

「痛快！天有眼睛！」途人禱告似的這樣說。

嚇得大鉞的車輛再不敢往南奔。回轉來，向西走，車輛人馬擠塞住了。好容易才拐過灣來。

一陣火光，衝天而上。遠遠的有吶喊聲。

「哈哈，」一個人帶笑的奔過，「馬士英家着火了！」

大鉞感到一陣的暈眩，頭殼裏嗡嗡作響。身子是麻木冰冷的。

他必定要同馬士英同運，這在他是明瞭得像太陽光一般的。

火光更大，有黑灰滿街上飛。

「這是燒掉的綢緞布匹呢，那黑灰還帶着些縹緋，不會燒盡。」

又是一陣的更細的黑灰，飄飄拂拂的飛揚在天空。一張大的灰，還未化盡，在那裏蝴蝶似的慢慢的向下翻飛。大鉞在驢上一眼望過去，彷彿像是一條大龍的身段。他明白那必是懸掛在中堂的那幅徽宗皇帝的墨龍遭到劫運了。

一陣心痛。有種說不出的淒涼意味。

吶喊的聲音遠遠的傳來，怕事的都躲在人家屋簷下，或走入冷巷裏去，商舖都上了板門。大鉞也把毛驢帶入巷口。

無數的少年們在奔，在喊，像千軍萬馬的疾馳過去，有的鐵板似的臉，有的還在笑，在罵，在打鬧，但都足不停步的奔。

「到褲襠子阮家去啊！」

洪大的不斷的聲音這麼喊着，那羣衆的隊伍直向褲襠子那條巷奔去。

大鉞又感到一陣涼麻，知道自己的家是喪失定了。他的書齋裏，那一大批的詞曲，有不少祕本，原稿本，龍友屢次向他借鈔，而他吝嗇不給的，如今是，都將失去了。半身辛苦所培植的小盆景……真堪痛心，乃竟將被無知

的人一朝燬壞！唐宋古磁，還有那一大批的中國文獻所繫的宋元人的文集，以及國朝人的許多詩文集，只有他家最多，也竟將全部失去！文獻無徵！可怕的毀滅！他但願被搶去，被劫走，還可以保存在人間……但不該放一把火燒掉呵！……

「啊，不好，」他想起了：客廳裏掛的那幾幅趙孟頫的馬，倪雲林的小景，文與可的竹，蘇東坡的墨蹟，都來不及收下。該死，他竟忘記了他們！如今也在劫數之中！還有……一切的珍品，都逐一的在他腦裏顯現出來，彷彿都在那裏爭訴自己的不幸，在那裏責罵他這收藏者，辜負所托！

「但願被搶，不可放火！」他呢喃的祈禱似的低念着萬一的希望！
又是隱約的一陣喊吶聲，隨風送了過來。

「阿彌陀佛，」一個路人念着佛，「褲襠子阮家也燒了！」

大鍼嚇得一跳，抬起頭來，可不是，又是一支黑烟夾着火光，衝天而去。
眼前一陣烏黑，幾乎墮下驢來。

「可惜給那小子走了！」巷口走過一個人說道。

「但他的行李車也給截留了。光光的一個人身子，逃走也沒用。一生搜括，原只爲別人看管一時。做好人那有好下場！」

大鍼這時才注意到，他的行李車，並不會跟他同來，不知在什麼時候竟相失了。

一身的空虛，一心的空虛，像生了一場大病似的，他軟癱癱的伏在驢上，慢慢的走到水西門，不知走向什麼地方去的好。

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寫畢

——文學三卷五號

離家之前

故彭家煌

——窮女日記片斷之一——

六月二十四日

從今天起，決計再寫日記。

本來這個計劃從前決定過好幾回，而且記過不少時日，但不是因為學校工作忙，便是自己煩悶，懶惰，生病，終於中斷了。想起，真令人發笑；往常不是也和今日一樣，無聊達於極點時，便嚴厲的責備自己，興奮的要做這樣那樣，要寫日記，要做一切造福人類社會的工作嗎？思潮湍激時，不是也深切的感到現實的黑暗，腐敗，擾攘，要將一切改革推翻的重任，攔在自己的肩上嗎？精神一抖擻，不是也覺得自己是怎樣超羣出衆，像女王一樣，可以戰勝一切，統制一切，儼然有個莊嚴而絢綉的未來在等候着自己嗎？不是整個的靈魂給樂觀支配着，安詳而奮發的向美的境界雀躍的前進嗎？然而不中用，我的意志薄弱，祇須心中稍稍感到一點不如意，或偶經一種輕微的刺激，便像精疲力竭的敗卒，由前線退回苦悶無聊的舊壘，什麼都像無關輕重，幻境立即銷沉，世界幾同毀滅，連自己的生命，都看成個渺小的無意義的蜉蝣一般，朝生暮死都無可無不可？頹廢因循，恨不得即刻將自己推進

墳墓。什麼革命呀，事業呀，都視同兒戲，還說什麼寫日記。不是嗎？那些日記，自己費了心血寫的，事後偶爾展開，覺得無一不是昆蟲的活動，無一不是蚯蚓的反抗，無一不是孤雁的悲啼，一切都覺得瑣屑平庸，無意義，無價值。這樣的反復無常，前後矛盾，我想，或許是母親去世後使我這樣的。她的去世，把我的一切帶走了。我失去靈魂的安慰，失去了快樂的泉源。家庭是那樣的窮，父親是那樣的老邁，繼母是那樣的專橫，有時思想起來，那能令人不苦悶，焦煩，厭世呢？可是如今我又那末去設想，我覺着人在各種生活中，絕對不能忘却自我，那怕是一個藝術家，雖然生活在現實之中，像一篇小說一樣，應該忘却自我，但有時也須跳出現實，以客觀的態度來觀照自己。忘却自我，自我便被一切外感所宰制，所壓倒。自我在自己的心靈上消滅了，便覺一切都無意義，無價值，無可追求，無可記載。人生便同槁木死灰了。概觀宇宙，那怕一粒烏糞的墜落，何常沒有意義呢？一匹蒼蠅的腿的動彈，何常沒有意義呢？固然，誰都想在「超越一切」或「戰勝一切」的幻夢裏去生活，但也不是不能「超越一切」，「戰勝一切」，便算自我消滅啊。因為這不是自然而然的，是人為的。因此，我應該達觀奮發，多做事，少說話，勇往直前，絕不猶豫。我不能把一切看成無價值。把寫日記看成無意義，一切全是為自我而活動，而形成，同時也是為着人類，為着社會。我不管自己快樂也好，悲愁也好，偉大也好，卑微也好，我即令卑微得和蚯蚓一樣，然而蚯蚓有牠的自我，有牠的生活方式，有牠的生活力。我難道沒有生活力嗎？我雖不能幹轟轟烈烈的事業，難道我便不能將自己的卑微的生活力在寫日記上表現嗎？如果這也不可能，那真太可笑了。但我怎敢這樣說呢？我不會事過境遷，把今日的決定在明日推翻，不會把日記在精神萎靡時中斷嗎？我決不的，因為我還活着，我至少還有點生活力，我要

日記一直寫下去，直到我的生活力消滅時。

六月二十五日

晨起，寫信給哥哥。

上午九時，到學校參與六年級的畢業式。

我到這學校，這是最後一次了。我真捨不得離開這學校。捨不得的，便是終日圍着我的孩子們，我的小夥伴。他們是我的靈魂的分子，沒有他們，我便同掉在墨黑的枯井裏了。不專是爲自己的職業打算，不專是爲自己的身世悽愴，實在這些小天使太可愛，太令我關懷了。終日隨伴着他們，這像是我唯一的職志。離了他們，我好幹點什麼呢？我還高興幹點什麼呢？

回憶在這學校的三年工作，雖沒有了不得的成績可言，但自信和他們十分熟了，十分融洽了。起初，他們離開他們的母親，漸漸的，在我身邊也和在他們的母親身邊一樣。起初，他們祇知道哭，鬧，玩，如今，總算能作文寫字數數，懂得許多他們所應懂得的事了。那些高材的，我還用嚴密的測驗把他們斟酌出來，插入相當的年級，使他們有長足的進步。同時，使他們中間那些低能的也腳踏實地的一步一步的前進。性情好的，怎樣的鼓勵，性情不好的，怎樣的領導。總之，無數的計劃，無限的熱情，都預計在下期表現出來，可是現在全成了空幻的夢。我畢竟要和他們分別了。是我的損失，是孩子的損失，誰知道呢？但也許新來的教師勝過我十倍，都是經驗學識極豐富的教育家，這就不用着我過憂啦。不過，這些在我身邊長成的孩子們，一旦分離，我總是不能忘懷的。

和平常一樣，當我枯坐在原先的辦公室的座位上，和我談天的，祇有劉卓然。我不覺對於同事們發生無名的嫉妬，對於孩子們也起了冷落的情感。雖然六年生都來和我談話，三年生對我這去職的主任還當慈母一般圍繞着，然而，不知怎樣，我依然對他們很冷落。國瓚抱着我的頭，瑞英嬉笑的掛在我肩上，她們夢想着要我暑假中不要回家，好使她們照常到學校來玩，或補習功課，或帶她們野外旅行，或要我來個好的設計，使她們在學校在家庭都有工作可幹。六年生有的要我指示他們下學期進什麼學校，還有那些懦怯的孩子，便依依戀戀的在退處瞧着我，一聲不響的瞧着我。但不知怎樣，我始終對他們很冷落。我簡直沉默的陷落在悲哀中了。

唉，他們的計劃多末好，他們多活潑，多天真，多有情誼啊！誰知我却要和他們分別了。今後也不知會漂泊到那兒了。倘使我將這消息告訴他們，我知道他們中間定會有些嗚咽飲泣的。我怎好忍心告訴他們呢？我祇好在這兒低低的呼喚着親愛的孩子們啊，我的靈魂的分子啊，別了，別了。我祇好在這兒遙遙的吻抱着他們，忍痛的安慰着他們說：親愛的孩子們啊，我的靈魂的分子啊，新來的教師將給你們更多的安慰的。

六月二十六日

很想多睡一會，好好的休息休息，但無論怎樣也睡不好。太多的夢，太多的感觸，把我苦悶死了。這樣無聊的胡思亂想，倒不如起來勞動的好。但是，我那一天不是勞心勞力的活動着，只盼望星期日或什麼紀念日能够休息休息呢？星期日或不能如願，何常不盼望暑假的到來，俾便更長久一點的休息呢？現在暑假是到了，大可以休息了。然而我又偏不想去休息，感到這樣休息的無聊，苦悶，這休息期間是太長得茫無止境！

我絕早的起牀，很想做點事，但我做什麼呢？想把鋪蓋整理好，把書籍收拾乾淨，將灰塵揩掉，但我却老是坐着不動，真像個蠢豬，像個癱子，儘癡癡的瞧着發呆。瞧着那討厭的書本，那書本上的粉筆的殘痕，那簡陋的傢具，以及牢獄似的房間，我把一切恨到絕頂了。我也恨壁上的那些照片，除了母親的照片以外，這都是些魔鬼，幸災樂禍的妖精。把這些恨透了，終於輪到圓框子裏的我自己的鬼影。這倒楣鬼，這囚犯，我恨牠，我死的釘住牠。瞧着，瞧着，我的神情恍惚起來了，竟像一匹離網的蜘蛛，支着細微的絲線，搖擺在空中。又彷彿線兒斷了，給狂風吹到天邊的濃霧裏，飄浮於泰山的極頂。一會兒又像墜落在魅黑的深淵，在狂濤駭浪的大海中。我想，你爲什麼這樣心緒徬徨，茫無主宰呢？我爲什麼好像是給焦煎熬着，好像是給石塊層層的壓着呢？我把那圓框的我和鏡中的我一對照，我的豐腴的面龐顯見得收縮了。我那愉悅的神情飛逸了。以前的我和眼前的我，怎會有這樣轉變的呢？呵，我失業了。近日來我深切的感到失業了。

三天前，當我告訴父親我已辭職了，我隱約的聽見父親對繼母說：『在這個學校裏已經好好的教過三四年了，別的教員，比她程度差的，聽說都位子不動，爲什麼單單不聘請她呢？』繼母的回答是：『誰曉得她呀！平常我們要放縱她，什麼都讓她自己作主，誰曉得她要什麼鬼啊？我知道遲早總有一天的。』聽了這話，我祇好躲在被裏偷泣。幾年以來，到今日纔知道是靠三十餘元的月薪得到家庭中的地位。娘啊，『你自己賺的錢，也抽出一點做兩件衣服吧。』這話到今日回味起來，在女兒心裏比什麼衣服都溫暖，都珍貴。繼母是從來沒有這樣說過啊，從來沒有這樣說過啊。父親祇是繼母的丈夫，繼母是她親生兩男一女的慈母。哥哥是久羈上海，雖然常常寫

信給我，勉慰我。他好像沒有家庭了。我死死的留在這家庭幹什麼呢？娘啊，娘啊，聽見嗎？『遲早總有一天的！』娘啊，娘啊……

但是，唉，對人總得消極一點，對自己總得積極一點纔是。關於個人的小問題，不必去計較，不必去推敵，受人奚落也好，詛咒也好；受人同情也好，推崇也好；總之，在人類的大實驗室裏，我應該仔細的分析一切。化驗一切，自己反省，矯正，懺悔，本着良知去奮鬥。擺脫精神上的苦刑，樂觀的找尋自己甦生的路。

六月二十七日

昨晚睡得很好，清晨起牀，覺得非常愉快。趁着誰都還在睡鄉的時候，我靜悄悄的在庭院裏的樹蔭下彳亍。我愛靜，我愛幽默，獨自迎納着爽涼的朝氣，領受一塵不染的微風，我不覺自己婷婷嬋嬋起來，如出水的池荷，如飄遊的仙子，胸懷曠達，萬念俱灰。

天邊的雲彩，一列一列的，好似疊障重巒，在那重巒中，忽然露出半個窺伺的笑臉。我憧憬的驚異着，怔忡的凝望着，那好像是個光明的和藹的朋友的招呼，他告訴我他已經布置好一個庭園，輝煌燦爛的庭園，在專誠的等候着我光臨了。我對着那笑臉出神。那萬丈的光芒投射到我眼簾，在我迷離的腦海中，在我動盪的思潮中，不知怎樣，我無端想起卓然來了。啊，這傢伙，聽說他在解職前，就已經得到上海一個市立小學校的校長的允許，當一個級任。我去會會他，或者在閑談中，也能得到一個生活的門路也說不定。

但是，一提及他，我就要生氣，生北京的氣，生北京的風俗的氣。生這般腐朽了的人們以及無知的人們的氣。

我和他共事，不過半年，兩人一同遊過幾次公園，看過幾回電影，算得了什麼呢？真無聊透了，同事們那不投機的眼色，和帶刺的語調，到現在想起來，還覺得討厭。呵！這些正人君子，真是少見的珍寶，古色黝然，大可收藏之。故宮博物院，以供衆仰，我們之所以去遊，也許就是這原因，不然，爲什麼呢？可惜，我並不怎樣愛他，不然，我倒要，我偏要和他常常接近接近，招搖過市，要看看人家把我怎樣。

家裏人都先後起身了，我走進臥室，收拾好一切，吃了點心，又換了衣服，比平常華麗一點的。目前，我不是一個教師，並無須故意穿得那末樸素，表示我是專心致力於教育而毫無外驚的。不過，我又懷疑，又好笑。我爲什麼忽然要稍稍打扮起來呢？真無聊啊！我並不一定要去會卓然，我祇覺得我要出去走走。即使去會卓然，我怕卓然識破我嗎？我不是闊人，他也不是豪富。我穿着合乎自己身分的衣服就行了。況且我祇有這末一件好衣服。我爲什麼盡其所有在人們的前面張着虛偽的旗幟呢？用虛偽去蒙蔽理智，真是不應該的。但是由我自己推想到別人，我覺得一切的人都是蒙着虛偽的獸皮，真的原形的人是看不到的。不是嗎？想來想去，我真想不到那兒去，什麼地方都不去。我想把蒙着獸皮的我撕得粉碎。但我在室內徘徊了一陣，我的腳終於跨出房門了。雖然沒有方向，沒有固定的目的，然而不知不覺，我的身體畢竟還是往卓然的寓所移動着。

走到他的寓所，敲敲他的房門。門開了。他驚喜的歡迎我，忙着收拾桌上沒有寫完的信，忙着整理桌上的書籍，一邊笑着說：

「密司蘇，好哇！請坐！請坐！偷移計！」

乘人不注意，他又忙着把茶几上的煙捲頭扔在痰盂裏。看着他那慌亂時的勉強鎮靜着的樣子我覺得很可笑。就笑了一笑，可是心中懷疑着：要女人來，才整理打掃嗎？

夥計來了，他掏出銅子吩咐買餅乾瓜子之類的東西，而且生怕來不及招待我似的命令着：

『快快！』

『劉先生在家裏很用功啊！我這樣無聊的問。』

『沒有，沒有。天天在外面跳。爲着生計，不能不未雨綢繆啊……密司蘇——下學期——大概——？』

『我打算閑居半年再說。實在書也教厭了，也沒有相當的機會，聽說劉先生要到上海去，真的嗎？』

『還沒有決定，因爲那邊的待遇也不見得怎樣。密司蘇到過上海嗎？』

『沒有。家兄在上海。從前來信過，如果我沒有事可幹，不妨到他那裏去。有機會，倒想去看呢！』

『呵，令兄在上海。那好極了。如果密司蘇一定去，我決定奉陪。』他停了一下，瞧着我繼續說：

『我覺得一個人的生活，最好能够常常變動一下。整年整月在一个刻板的模子裏兜圈子，所見所聞，都不免是陳腐的。平庸的，無生趣的，像蚯蚓老遇着泥土中的生活一樣，那真枯燥無味。人不能像蚯蚓那樣沒出息，世界也不像泥土裏那樣死板簡單，所以我覺得一個人的理智要多方面的運用，肢體要多方面去磨練。經驗便是實學，亂衝亂闖纔有進步。一個人的局面，是全靠自己去開創，全靠自己去改變的。比如我，辦過學校，做過小官，也過過軍人生活，東飄西蕩，我也不知道，何處是歸宿。有了職業，固然可以生活。沒有職業，也不會餓死。凍餓固然很

痛苦，但老在溫飽裏過日子，有時也覺得無味。危險是可怕的，但有時安樂太過了，也覺得很厭倦。人生真是一個謎，誰都不能斷定誰的將來怎樣。那兒能生活，就往那裏走。一句話，生活時時改換一下是有趣的。」

『是的，劉先生的話很不錯。不過，我以為倘是過着有意義有價值的生活，雖然沒有多大趣味，那個倒也不一定需要變換。譬如認定教育有價值，就在教育的範圍裏去探求，去改造，這中間就有無窮的轉變，這中間就有無窮的生趣。至於本來是當教員的，一時興起當軍人，要當醫生，離開本行去幹外行，恐怕於人於己，都沒有好處。並且一個人也不必一定要在各方面去經驗，因為世界這樣大，社會這樣複雜，精力有限的我們，自然不能濶濶角角都遊歷遍，自然不能一切稀奇古怪的事都經驗到。人固然誰都要生活，但純為生活而生活，那就未免太平凡了。雖然變化多，也不見得有了不得的意義吧。』

『當然當然，我說的也不是以生活多多變化為原則。不過能够變換一下也是好的。這裏的所謂變換，也不一定拋却個人的主義，個人的素願。我所說那兒生活就往那兒走，這不過是換換地方而已。如果無路可走，要幹一幹違心願的無價值的事，為生活，我覺得也是可以原諒的。』

聽了他的話，我祇有笑。對於他的議論，實在我也有些迷惑。尋不出更高的理論，把握不牢一個中心的思想，把他的理論駁倒。我們都是失業的人，離開教育，就不可生活嗎？誰都想生活，在無可奈何之中，除生活，還有什麼談的呢？不過，在我的腦中，我是認定自己的生活也有一個範圍。離去這個範圍，就不生活也行的。我不敢贊同卓然的唯生主義。我相信，有時候是生不如死的。

夥計回來了，帶了些點心。我們隨便吃了一點，又談了些瑣屑的話，便告辭了。午飯後，看了二十幾頁的陀斯妥夫斯基的窮人。寫了一封給堂弟非文的信。

六月二十八日

屈指，寄給哥哥的信，該已遞到了吧？

每當我告訴他自己在家所受的委屈，他總安慰我，囑我拿出勇氣來，不要無聊的苦悶。勉勵我隨自己的志願去求滿足，打倒一切魔障，作個特立獨行的新人，犧牲奮鬥，往前衝去。但我應該怎樣去犧牲奮鬥？他自己在怎樣犧牲奮鬥呢？當他的生活的印象在我的腦子裡模糊了的時候，他每每以韓文字生活的話答復我關於他的職業的詢問。然而在報上，在雜誌上，並不常常見到他的文字，書坊裏僅僅排着他兩三年前的作品。他時而廣州，時而福建，文字生活要這樣勞苦奔波的嗎？他說在什麼地方辦報，在什麼地方教書，但是勞碌所獲，前年僅帶着強悍冷酷的陰影和全套奇怪議論回家，備受父親和繼母的白眼。近年來，他是連自己那個身幹也不送回來給我們瞧瞧了。神祕的哥哥，從前你要我無事可幹的時候，到你那裏去，現在你妹妹真的要來依靠你了。這樣無用的妹妹，不會牽累你嗎？

並不是爲着卓然也想到上海去的便利，完全是出自自己的好奇，於是，我試探着父親商量到上海去的事。父親對哥哥祇是謾罵，說不要家庭，忘恩負義，喪心病狂。但他對我到上海去的事，遲疑了一陣，終於聽我自己作主了。若不是怕我坐吃山空，怕我像贅疣一樣惹繼母生厭，父親是決不允許的好呢，真個當水一般看待，要把女

兒潑出去了，在我拿不到薪水，而反要在家坐吃山空的時候。

午後，頗覺沉悶，帶着窮人在中央公園繞了一個圈子，便在水榭邊的石堆上坐下。一頁一頁的翻閱着窮人，滿想在這偉大的作品裏得到一點發現，以資觀摩；滿想在這偉大的作者的靈魂裏得到一點認識，可是看了第二段，便忘了第一段。看到第二頁，便忘了第一頁。心裏好像有個無窮的大漏隙，什麼都盛不下。靈魂的深處，好像有什麼在穿鑿，鑿成了碎片，剪成了紛絲往四方八面飛散。書本和我彷彿是陌生的朋友，不會有一絲的默契。我真不知自己這樣經浮，這樣意志薄弱的。

遊人漸漸多了，多了，把「僻靜」推入了「鬧海」。雅靜的山水，倏變了鄙俚的荒野，幽默婉淑的花草，淪落到狂蕩潑刺的淫婦一般。到處是人，到處是冠冕的兩足動物，連水榭邊也絡繹繹繹的。他們全像幽靈，全像作祟的魔鬼，我說。無論誰，在這兒經過，總得留連一會兒，我每次抬頭，總能接觸許多道的眈眈的視線，心裏愈想不看他們，却又時時去注意他們究竟是否還在瞧着我，這麼，反使我眼睛所接觸的視線愈多，心情潦亂，更加一個字都看不進眼。我是假裝着看書來在公園裏的遊客前誇耀着自己是一個怎樣有學問而且力圖上進的有志才子嗎？我是在這人慾橫流中來寬弄着儒雅風流，來添浪增波，希冀有某種機會嗎？我真不明白啊！我明明厭惡他們，暗地却又感覺着醜陋的自己也爲人們所推重的一種愉快，本來彼此的目光相互投射一下算得了什麼呢？爲什麼神經過敏的責備別人，而遲鈍的寬恕了同樣的自己呢？二十三歲的人，便裝成古井無波的樣子？外表裝着巍然的道貌，柔弱的心田却又受不住石塊壓着似的苦悶，卑怯的女人呵！虛僞的女人呵！我只有自己羞慚，惱

憤！

我決計不看書，挾着書走，往人稠的地方走。他們看我，我也索興看他們一個痛快，但等到許多人追隨在我的左右時，我甚至更羞慚，惱憤，徬徨無計了，幸而我在「公理戰勝」的碑坊前遇着了卓然，他含笑走攔來招呼我，那些追隨者才假癡假呆的走散了。我才稍稍心安一點，實際卓然和我有什麼關係呢？這樣廣漠的翻閱着男女間不會發表的心底的著作，真是可笑而有趣的事！

但是和卓然談起到上海的事，一切的煩悶又把我那自由的意志奔放的心潮重重桎梏了。我索然的回家，把自己在小房間裏幽囚着。

六月二十九日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風愈括愈大了，黃金的太陽給密層的塵土包裹着，朦朧矓矓的好似鬱悶的黃昏，我緊閉着窗門，滿想與塵世隔離，然而紙糊的承塵依舊給吹得砰砰的響，桌上椅上到處鋪着厚層的黃土，在空中飛揚着的，却無孔不入的儘往人喉鼻間鑽攙，難熬的苦燥和悶熱，幾有令人窒息之可能。倘使人類是個兩棲動物，這時我真想赤顆顆的鑽進涼爽的水裏，不再拋屍露骨在如此的人間了，倘使我能把自己分解成比灰塵還微細的體積，則悄然在許多塵土之間也可屹然自樂的生活着吧。但我是如此的偉大，如此偉大的我而竟莫能奈何如此渺小的灰塵！

想把自己勉強納入雅潔清靜的境界既是不可能，我只得禁抑着滿腔的煩燥鬱悶，拿本書來看看，但我看

了窮人所得到的只有悲愁。看看復活，復活現在我眼前的祇是悽慘的牢獄，我更焦煩悶熱了，我索性丟了書本，躲在帳子裏躺着去遐想，總彷彿舒服點。我們彷彿身入風和日暖的公園，蒼翠的樹木，芳豔的花，喜躍的啼鳥，標緻而逸樂的遊客……呵！我想入非非了，起首呢，我儼然是一個下凡的仙女一樣，婷婷嫋嫋的曠達而和霽的歡笑着，彷彿我的一舉一動四周都充滿着崇拜敬慕的不可名言的情調。繼而我忽又變成一隻小鳥兒似的，嬌啼巧笑，在許多美麗溫柔的手掌裏狡猾的東跳西躍，實際却是閃爍的等候着一個最忠誠的，最勇武的英雄的捉弄。但最後昂首環顧，我又覺着在這樂園馳騁着的英雄不是別人，而是我，我釘住那些俊俏的遊客，凝神靜氣的揀擇着可人的一個緊緊的追趕着，結果我勇敢的把他捕獲了。那怕他是騙子，是流氓，是魔鬼，不管他的實質是怎樣，我祇急急忙忙捉住那美麗的外貌，隨心所欲的玩弄着，肆情的探求着，彷彿是戰爭，是嬉戲，是愉快，是悽清，也不知有天地，有人我，昏昏迷迷的，我終於癱軟了，溶化了，支解了，也彷彿滿足了；但認為這是一種滿足之後，却又倦怠，厭煩，而且懺悔了，最後我沉沉的睡去。

經清晨到現在，不過五點鐘，這五點鐘直同五世紀一樣的悠久，我梳洗畢，同家人午膳，進膳時，我怕看父親的臉，怕看繼母的臉，心中橫着不可挽救的羞慚，覺着這羞慚凡自有壓倒自己的力量。我糊亂的吃了一點飯，便退入臥室。

下午卓然來訪。我們在客堂裏談話，父親也加入了，我們談到上海去的計劃，最後決定在七日五日前起程，不管哥哥有沒有回信。父親是無可無不可，只是卓然走後，癡癡的瞧着他的背影，好像心裏在說：「這姓劉的該

「靠得住吧？」

想起行期決定之後，不久就可離開此地，心花不覺開放起來。

晚邊，狂風息了，飛揚的塵土斂跡了，我開了窗，擲了一切上面的塵土，痛快地洗了澡，用冷水澆了庭院，澆了花草，將睡椅從臥室內搬出來躺著，對着東邊天際的彩霞，不禁沉思而微笑。

六月三十日

今晨起牀稍遲，四肢無力，頭腦昏悶，全身發熱，彷彿大病將臨的樣子。後來才知道是……照已往的情形，我不常有這樣的病態的，是昨天那回事的緣故？是天氣酷熱，自己腦悶所致？我真不解，以後我得痛改前非，不再像昨天那樣的無意識了。寫在日記上，多末丟臉呀！多末難看呀！不過，這樣，也可說是我犯罪的宣布。我要使自家看了生厭，厭了或能永遠絕滅這無意識的行動吧。

本來，在時代的潮流急轉直下之際，男女間關係的頹廢，紊亂，墮落，放縱，差不多日益加甚了。性生活既沒有準繩，性道德也沒有定論。婦女們或者迴避潮流，懷疑時代，或者感到戀愛的闕如，感到物質保障的搖動，或者感到育兒的苦痛和累贅，感到成了眷屬的不自由，于是不敢從事結婚，更不敢自由的企求性的滿足，寧肯讓青春跟着流爭飄逝，讓慾火在心底燃燒，燃燒得走頭無路遂行自瀆。自瀆彷彿也是一條無路可走時的一條路，可是這樣的去求滿足，滿足以後，不仍然是個空虛，厭倦，苦悶嗎？那末橫豎是苦悶，就讓那原有的苦悶繼續着不行嗎？權且當這種苦悶也是一種快慰不行嗎？倘是不這樣，甚至進而拋却自己的矜持與羞恥的觀念，勇敢的完全依

照自由意志去追求。試看看滿足之後的幸福與快樂又在哪兒呢？除非她是過慣浪漫生活的人，鮮有不給潮流衝打得體無完膚的，鮮有不匍伏在時代的後面呻吟着的。我承認我的思想太落伍了，但事實給我的印象實在太深了，我覺得在半開化的中國，在能力薄弱的女子，這不過是個悲歡無定的遊戲。在今日的中國社會情形中，這遊戲說不定還是在女子方面犧牲獨多吧。

這真是海一樣，有時風平浪靜，有時是波濤洶湧，但人類決不因爲牠有滅頂之虞，便永遠停止航行的。不過，在波濤洶湧之時，我們要預防滅頂之禍，但少不了一個救生圈——審慎與堅忍——把住了這救生圈，或能比較平安的達到幸福之岸。

常常看見許多婦女們，廢寢忘食的成天打扮着，彷彿專爲到海裏去航行一般的；彷彿她的生命不在這海裏去投奔，便不能維繫似的；彷彿除了這事業之外，天下便沒有值得一顧的；彷彿除了這以外，沒有值得去追求的，說來，真是可悲得很！

別再跟她們發狂了；也別再像昨天那樣作踐自己了。沒有可愛的人並不是一件可悲傷的事，因爲你自己高於一切，並且你自己也不會熱烈的愛過人。沒有人愛我纔是可悲傷的事，因爲你自己的靈魂太卑劣了，你應當有偉大的靈魂爲人所推崇敬愛，你也該使世間至少有和你同樣的人，爲你所推崇敬愛，看輕兩性間肉的戀慕，把愛的觀點輝煌廣大起來，打整個的心靈，畢生的精力，在偉大事業上去苦悶，去追求滿足，這滿足必不是厭倦，空虛，苦悶，無意識的。如其你不獲已要和一般的女人一樣苦悶着，而又不把住一個救生圈——審慎與堅忍

——那末滅頂之禍就在眼前，這波濤是足以吞食無量的你的。記住了，可憐的瑜！審慎與堅忍！

七月一日

七月又開頭了，數數家居一星期多的時日，唉！我快走到生命的盡頭了。這一星期我幹了多少的事情？我得了多少心靈上的修練？只是徬徨的感到前途的渺茫，感到生活的無聊與煩厭，就這樣把時光推着走，把羞慚的痕跡在額上深深地刻着。可惡的瑜，你趕快消滅了吧！你知道你自己是多麼的討厭啊！

和卓然約定在五日前赴滬，赴滬之後又將怎樣呢？到了那兒又將赴何處去呢？這豈不是走來走去將無處可走嗎？將會走到世界以外去嗎？這且不去管他，可是行期就在眼前，我沒有錢，我將怎樣走法呢？我真悔不該把行期約得那末短促的，我尤其悔不該平日不會積蓄幾個錢。倘是一元一元的積蓄着，到今日也該是個數目了；而且我又沒有值錢的東西，可以送進當舖，即使有，誰給送去呢？貧窮得至于想拿東西去當，而又沒有東西可以拿，再貧窮下去，豈不會連自己也當了嗎？找父親請求，他不會為難，不會煩燥嗎？找孟霞，找文芷，但我怎樣開口呢？即使他們答應了，我能在那時還用什麼方法還呢？不，不，我應該告訴卓然，決定等哥哥回了信再說。

想寫信給卓然，不知如何，還是下午親自去了一趟，我告訴他展期起程的緣由，但把沒有錢的事隱瞞着，他起首現出懷疑的樣子，但也只得聽我的便。唉！我若有幾塊錢，就早走幾天也不妨的，但我沒有錢呀！誰知道我連這點錢也沒有呢？在沒有到上海去的動機以前，我難道不知道嗎？那時我到那兒去了啊？我死了嗎？唉，真該死！

談了許多話，我拒絕了卓然到公園去的邀請，便悶着回家了，我覺得這個人對我更加殷勤了，更加謙謹了，

他該不有什麼用意吧？聽他平日言論的激昂與向上的心的堅定，再看他平日待人接物的那末端詳穩重，似乎還不致如一般浮滑的青年那末墮落。但我應該採擇怎樣的態度，應付出乎自己的預期的事態呢？我應隨時留意，隨時觀察，鎮靜而協力的保持着彼此的朋友關係，雖然我並不討厭他，我也無權禁他對我懷着怎樣的意念，但我應該無形中對他表示自己不是個極端搶頭的女人，不是個時代潮流的點綴品，不是肯演虛偽的戀愛裏悲角的人，或許能啓發他，暗示他對於任何女人應該有一種怎樣的態度與觀念吧！我頂恨一般女人，當她將自己動搖的心和易與的感情招致異性的懷戀，等到異性懷戀她了，隨即又收斂了那不真實的熱情，甚至爲着不必要的臨機應變，頗然犧牲了真實的熱情而挺出虛偽的莊嚴的架子，又把懷戀自己的人當衆羞辱着，以爲自己怎樣規矩的了不得，以爲世界沒有什麼事比這個辦得還好的，我在公園就看見過放蕩的女學生把男生引誘到家裏而叫警察來把他拘去的事，而法律也竟如奸險者所設的夢一樣，那真實的勇敢的人偶一不慎，就被捕獲了，這世界真令人瞠目而結舌的。

七月二日

上午，孟霞來訪。

近年來，我對孟霞真太冷落了，難則她對我依舊很好。回憶從前在師範學校共讀時，我們彷彿誰都離不了誰，彼此對於功課的切磋，對於婚姻互相的期許，對於前途互相的勗勉，真是誰都深深的感覺到交友的快樂，誰料到幾年下來，我呢，家庭裏變故紛乘，完全沉澱在悲哀枯寂中，而她却過着少奶奶式的生活，闊綽，虛榮，把她完

全改造了。一個是彷彿自己滿足着而對人顯出一種憐憫的氣概，一個是覺着那種滿足的無聊而噴着傲倨的勢焰，這或許是我自己的設想，孟霞或許沒有這種感覺吧！

她說她可薦我到她舅父那裏當家庭教師，除供膳宿外，還可每月到手二十元的束修。她的關切是難得的，但我要二十元的束修幹什麼呢？一個人何處不可生活呢？我不願依賴她的人情而活着。並且富家子弟在我的眼裏，不過是巴耳狗一般，不易成材的。以全副的精神犧牲在難于成就的一二個巴耳狗身上，我覺殊不值得。我情願到上海去飄流，去領略落魄窮途的况味，去經歷詭譎的人海之波濤的打擊。

我把她送走了，好似戰勝一切，實際我有什麼可自傲自慰的呢？我一無所有，錢財與品學我一無所有，我只有一肚子的牢騷痛苦悲愁，這算得勝利嗎？我很後悔以這乖僻的態度對付這樣好心腸的人。要知道能表同情于自己的人，那便是值得自己去同情於她的人了。以後，待人接物，最好把自家放在自家以外的場所來體驗一切，應付一切，或者于心稍安一點吧。

下午，哥哥的信到了，囑我數日內起程，到上海法租界紫萊街××號找吳傑，一頁簡單而潦草的信，帶着多少安慰來呀！然而這安慰一剎那便又將我推入荒漠的愁城了。我的旅費在何處呢？並且這吳傑又是誰呢？不管牠。籌備吧！趕快的籌備吧！

我將信給父親看，父親起首很懷疑，但終於爲我堅定的意志所屈服，他問我起程的日期，問我路費有無辦法，我告訴他我還有七元的儲蓄，他便一口應承再給我設法三圓十元。好了，沒有問題了，事情進行得這樣順利，

我真應該快樂呀

慌亂的寫信告訴卓然，準在四日起程，便忙着整理行裝，箱子啦，櫃啦，母親的遺篋啦，一一的打開，唉！這所有沒有可以帶走的，這不過是重溫一回家庭生活的舊夢，陳迹的摩娑，徒然令人感泣而已！不是嗎，那殘餘的石筆我會用以教過亡弟繪畫寫算，幾筆的塗鴉，他却能描寫出滑稽而醜惡的人類縮影。那把上了霉的舊木梳，母親會用以洗過我童年的頭髮，在今日回味來，在母親懷裏的况味，分外覺着那梳子的珍貴，那是梳着我的心靈，整理着我的理智，摩撫着我的筋肉的。可是于今弟弟和母親呢？物是人非，真令人傷感。

好，我什麼都不帶，書籍啦，紀念品啦，凡是無用的，使我流過不快之淚的，什麼都不帶。行李務求簡單，今後的生活也務求簡單，免得簡單的身軀爲衆多的生活而吞沒。但是母親的遺照，我是捨不得的，母親！你的女兒行將萬里長征了，前敵的情形還不知怎樣，勝敗悲歡，全不由人預算。母親！我哭時，有待你的勸慰；我創傷時，有待你的撫摩；我墮落時，有待你慈和的指責。無論赴湯蹈火，無論到生命的盡頭，世界的盡頭，母親，你的女兒是永遠依戀着你的，仁慈的母親呵！你的靈魂永遠照臨在頭上吧。

蟲 蝕

靳 以

靠近了外灘的馬路上，都是高的建築，這樣子，把夾在兩排建築之中的街道顯得更窄狹，抬頭望上去，只看得見一個細長的天，（這天有時候是青的，有的時候却成爲灰暗的。）而爬來爬去的，則是一羣如甲蟲一樣的汽車。

在夏天，行路的人在這樣的街上走着，會覺到難得的涼爽，從江邊吹過來的風，一直能把人的衣襟飄得高高的；可是到冬天，風是更寒冷，更猛烈；身弱的女人很容易就被吹得跌在地上。

這樣的街上，有的每日是很難得見着太陽。在早晨，這面建築的陰影落在那面的建築上；到下午，那面建築的陰影又落在這面的建築上。只有在正午，陽光纔能照滿了這深溝一樣的街；可是只有那麼短短的時候，遇巧就有一片白雲遮了，於是，又成爲永遠蓋在陰影下面的街道了。

這樣的街上，可並不冷靜，塞滿了每個窗戶，每個電梯，每個行道的多是有身分的人。大的建築裏一小間辦公室就要有二百兩的租價，所以在這裏面的，都是經營着大企業。而且都還像是很成功的。這條街上有德國顏

料公司，美國機器公司，國家銀行，水災救濟會……還有那麼許多的公事房，掛了不同的招牌，除開和他們有直接的關係，是很難知道在作些什麼生意。在上午的八點半鐘，中午十二點和下午五點，街上都是人，彷彿在兩傍的建築如果不是那麼高壯，那麼偉大，就會被人羣擠倒了似的。

坐在一路電車裏，慧玲的心像是比這跑着的電車還要快上幾倍，一直飛到辦公室去了。從住的地方到了路口等電車，那時候就已經是九點，過去了兩輛因為人滿不會停下來的電車，就又是五分鐘的時候，終於來了這一輛。因為是女人的關係，她是佔先地跨上了車。但是那時候，當她爲了怕因行進的動搖而傾跌，用手拉了懸着的籐圈，順便就看到了腕表上，已經是九點八分鐘。因為看着表，也沒有注意到不知那一個乘客讓給她的座位，就莫知所措地道着謝，坐下去了。

「這可怎麼辦，又晚了……」

她的心中往復地這樣想着。其實若是遲到就算告假，月底照扣薪水那倒也沒有什麼，只是那個人，長了一張肥大白臉的，又要藉了原因來說三說四了吧。

她的焦急也沒有什麼大用，在白渡橋口，電車又爲巡捕的紅燈阻止了。她眼看着所乘坐的車是停在這裏。彷彿至少還要有一分鐘的耽擱。她想跳下去走了，但是隨即想到那沒有用，除開耐耐性子等在這裏，沒有其他的好法子。

到南京路口的停站，她快快的走下來，遙遙地就看到了海關上的時鐘，已經是九點一刻。

她就用了急促的步子走路，在走向西面的行人路，穿過這一條跑着汽車電車黃包車的馬路的時候，她的臉仍然是紅漲着。她有着鄉下人纔到上海的不安，因為一失神，把從電車上找回來的銅元都散落在路上。她想拾起來，又好像覺得有許多人望了她。像是有點難爲情。而那雜亂的車輛，也讓她深深地怕着。她毅然地不要了，繼續着她的路，又像是聽到路人的竊笑。這使她的脚步愈走愈快起來。

轉了一個灣，就走到矗立了有着她每日要去裏面辦公的那座建築的街。這條街，從東面就吹着堅勁的風，在初冬，是寒冷的風，吹透了她的衣衫，還使她打着冷戰。可是前面就是那建築了，灰暗，破舊而龐大的。雖然只有四個月，她已經起始怕着這座古老的房子；可是每次當她遠遠望見了，又生着欣喜之感。她不只怕着那單純的工作，還怕着那種非人的待遇，不是被人看成一點用處也沒有，就被一些更可厭的人圍在身邊說着無聊的話。而近來，更有一個居高位的，只知道一加一是二的一個美國留學生，把圖她的野心逐漸地露了出來。所以她怕着，可是在每日清早起來，辛苦地奔波一程之後，遠遠望見了那建築，知道立時就可以得着些蘇息，她的心又自自然然地有了一點欣喜。她把脚步更放快地走着，進到一個弄堂一樣的通道，便在電梯口那裏候着了。那隆隆的聲音，那牆上附着的一些灰塵，都立刻引起她灰暗之感，她那整個的心，又爲煩厭重重地壓着了。

她的手握了皮夾在那裏呆呆地出神。她想起她的那個人，她想着他不該昨天走得那樣晚，所以今天沒有起得早，她又想着爲什麼這早晨他不來送她到這裏來呢？她願意他到這裏來，給這裏的一些人看，尤其是那個有着肥白臉的人；她有着一閃之念想了。如果她的那個人有好身分也有好事業，她就定然不再來奔波着了。

但是她立刻覺得自己的不是了，他不是每日很努力地工作着麼？雖然現在他們都在受着苦，可是他們已經把希望放在將來的生活上。將來的生活必然是快樂的吧！一年，兩年，三年了，都是這樣子，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在這時候電梯已經下來，在她的面前打開了門，那聲音驚醒了她的思想，她就走進電梯的裏面去。

那電梯像一個永遠在喘着的老年人，顫顫抖抖地總是發着特別隆大的聲音。可是在速度上，却比任何一個都慢許多。到了停在五樓的那一層，從裏面走出來，看看自己的表，是九點二十分。她想放輕一點腳步，可是在那洋灰磚的行道上，却像是起了更大的回音。她終於就在放在門前桌上的簽到簿上寫了自己的名字和時刻。她低着頭，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坐在對面的一位李先生向她打着招呼，她也微微地點着頭。

桌上的文件已經堆了三四份，她就拿起來先慢慢地展開着。

她沒有多少工作，就是所有的工作也只是一點抄繕的事情，再有就是一些頂容易的計算。像這些事，一個中學出身的人，已經可以做得很自在；可是她這在大學中曾經讀過經濟思想史，中國關稅問題，高級統計學的一個畢業生，却又只分派做這一點簡單又稀少的工作了。當然是，在請了一位女職員，不還就懷了如加了一個瓶插一樣地點綴着客廳而已。沒有希望過給她們繁重的工作，同時也深深地以為，她們也永遠不能完成一件較重要的工作。

她坐在那裏起始她的工作了，纔把鋼筆放到墨水瓶裏，就覺得像是有一個人朝着她這面走來。她想得到

這是那一個，她就更不敢把頭抬起一點來，她故意裝成查看筆尖附着了什麼樣的污物。她知道這一定又是那個肥白的臉，像是曾經在水中浸了四五天，長着濃黑眉毛的。她也知道他的頭髮每天梳得如何光滑，那兩隻眼睛如何細得只像兩條線。她還知道他是每天要換一條領帶的，身上灑着怪香怪氣的香水……這一切都朝他這一面逼近來。這在從前，她是立刻可以閃開身子逃掉的，可是現在却不成，雖然沒有桎梏鎖了她的手腳，像是她的一大半的自由已經沒有了。

她的心在打着戰。

「朱小姐，你今天又遲到了！」

他是說着不成腔的國語，那聲音像是用長了指爪的手在搪磁的器皿上搔着那樣難聽。不只是一種不入耳，還要使人覺得牙酸。可是他把話帶了一點嚴重性，使她不得不硬着頭皮來回答着。

「是的，昨天晚上睡遲了，早晨沒有起得來——」

「昨天朱小姐遲到，主任就問了起來——」

「唔，唔，——」

「請你以後加點意纜好。還有，你下午每次都是晚來的。」

「那因為我住的地方太遠，又不大方便，」

「若是在這裏包飯不也很好麼！我們都是在這裏吃的，如果你不反對，就算上你一個吧。」

「慢點，我想，我想，我趕快點就是了。」

「你不知道主任對於遲到很注意——」

她木然地只知道點着頭。

「本來也是的，一天沒有多少辦公時間，真不該再來遲——」

「……………」

「……………」

她分不清楚他的字音，她知道他在無尾地說着，一串無盡的嘰咕在她身邊嗡嗡地響着。她的手還是握了筆，可是沒有寫下一個字，也沒有聽見他的一句話。在這時候僕人來回着：

「朱小姐，您的電話。」

這使他不得不暫時停止了，轉過身子走去。一些把眼睛向了這面望着的人，倉促地把頭低下去。她從座位上站起來，到外面的電話間，在走着的時候，望到了他那肥大的後影，和彎起一點來的背部。

「你是誰呀？」

「玲玲麼？」

她聽得出這是那一個人的聲音，她有着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見到母親一樣的傷心，就仔細地聽下去：

「九點五分我打過一個電話給你，可是你沒有來。——起晚了，昨天我不該走得那麼晚。——我又遇見上

次那個人接電話，他是一個沒有理性的野獸——自然我是看在你，要不我不會把他看成人的——你覺得疲乏麼？——午飯的時候要我接你來？——好，我一定來的。——再見吧，玲玲。」

她懂得那個肥白臉的人爲什麼時常把粗暴的話從電話裏說給他聽，她只覺得他是太可笑，像這樣無來由的忌妬，很可以收斂起來一些的。

事實上他是不會這樣子做的，當她再走進房裏去的時候，老遠地就望到了他的眼睛在瞪着。那一對眼睛起來正像囊核的樣子，恰足以使人覺得更可笑。她匆忙地走着，不敢再朝他看第二眼，就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他提起筆來開始她的工作，更簡單的事使人更覺得單調。但是她不得已，只能低了頭在那裏做着。

對這職務，早就有辭了去的心願；可是因爲一時間不能有其他適當的職務，同時又感受過沒有一點事太空過着一整天的苦痛，使她就只有容忍着。而且已經離開了學校，不便再向家中求供給，這薪水，雖然是少得不可想像，也可以算做自己的一點零用。在這麼一個大都市的裏面，就是說一個人的零用，也顯着不足呢。但是她自己仍然很樸實，她還有樸實而單純的心。

時候是快到十二點了，她時時看了腕上的表，再看着懸到那裏的壁鐘。她把自己的表對着那個撥準了，細心地在看着那秒針慢慢地轉着那個圈子。她聽到外面像是有了男人腳步的聲音，她想披了外衣走出去；可是看到其他的人還沒有一個站起來，就自己又按捺住了。聽見了海關的鐘聲，就匆匆忙忙地把外衣從衣架上取下來。他想到那些人該怎樣爲她舉動所驚訝；可是她什麼也沒有顧到，只顧到來在客廳裏等着她的那個人。

她推開門進去，果然看到是他在那裏，相互地微笑着，她嬌嬌地說：

「我早聽見你來了。」

「那你爲什麼不早點出來呢？」

「怎麼好意思，別人家都還沒有動一動，這我還是第一個跑出來的呢。」

說話的時候，她彷彿看到了從辦公室出來的人經過這裏，衝朝這裏望望，他們一齊背了身子，看着窗外。窗外是高低不平的屋頂，有方的也有圓的。陰霾的天，把景物襯成烏暗的了。黃浦江的輪渡，正叫着尖銳得可以劃破天空的哨子。

「真討厭，又是陰天！」

「江南到冬天，反倒更多雨了呢！」

「我可喜歡北方，我總捨不得離開那裏，——」她像夢囈似地低低說着。「下午要是下起雨來，我還要你來接我。不要忘了呵，聽見麼？」

「就是不下我也要來的。」

「那何必呢，多跑這一趟，還不如趕快到我的住處去等我好。是不是？」

「再說吧，我們也該走了。」

「我想他們也都走乾淨。」

於是他們走出客廳的門，朝了電梯口走去；遠遠地就看見那個長着肥白臉的人站在那裏。極不自然地他們打着招呼。

「停停再走吧。」

他低低的說着。

「那怕什麼，他還敢怎麼樣！」

「不是這樣說法，小人是最好遠避之的。」

「不要緊，要知道他是小人就好了。」

他們仍然走着，到了電梯口的時節，正巧那電梯到了，也沒有等候，就走到裏面去。

那情形像是一點窘迫，他們不便再隨意地談着，只是默默地使那電梯把他們送到一層。

像逃出了牢籠似地，她自在她吐出一口氣。她抬起頭來望望天，雖然只是灰灰的天色，也像能給她無限的重生之力。她真不想再到那樣的地方去，那厭人的環境和厭人的嘴臉；可是除開她自己想過的一些不能離去的原因，她也難得向他來說的。因為他是那麼看重了工作，他自己對了工作也是那麼努力着。爲了工作有時候損害了他的健康，可是他還是有那麼大的勇氣，從來沒有說起自己是疲倦了。

他們一起走着，有了他的時候，她什麼都可以不怕。就是在過街的時節，她也不像每次那樣紅漲了臉，只是緊緊地拉攏了他的手臂。走上電車的時候，他也會爲她隔開了別人的擁擠。

下午，因為怕再遲到了，結果是早來了半個鐘頭。她走進去，那個肥白臉的人就立刻趕過來接着她，纔脫下來的；可是她却搖搖頭，道了謝，自己走去掛在衣架上。他的臉立刻變成如當日天氣一樣的陰沉了。

在她纔走進來，他們四五個人是正在說着什麼，到她進到這間房子裏，他們就停止了話頭，呆呆地坐在那裏。她也感覺到很不自在，就一個人又閒踱到外面的甬道中。

像和這許多陌生的男人在一起，在她真還是十分難得的。她不懂得如何靠了自己是一個女人來佔男人的便宜；可是她也不知道如何處身於現社會之中。她只有好容顏，爲一些人所驚嘆的好容顏；所以在纔來到這機關裏，就有爲主任看中了，的謠傳。可是，事實上是那個已經有了三個女人的主任先生，是再沒有這力量了。在注意着她的其餘的一羣人，尤其是那個肥白臉的男人，主任下的第一個高位置的人，像是有着難遏的野心。閒立在甬道中，她聽到有人叫着：

「朱小姐，到客廳裏去談談好麼？」

聽這聲音，也用不着轉過身子去，就知道是哪一個人了。其實，她就可以說：「有什麼話就在這裏說吧。」可是爲了怕羞的原因，就只會點着頭答應着。

「今天的天氣可真——真不好。」

纔坐下來，那個男人就說着。因爲是說慣了好天氣的，遇到這不好的天氣，說起的時候就覺得有一點不順口。

「唔，唔，」

她只是在那裏答應着，無措地自己搓着自己的手指。可是，她又想起來這也許是不合禮貌吧，就把兩隻手叉了放在膝上，還是以爲不適宜，就像小學生一樣地分放在身體的兩傍。

「上次的聚餐你沒有去——」

「是的，沒有去，有點別的事，很對不起。」

「倒沒有什麼關係，不過是主任問起過一聲來。」

「我也忘記說了，那次的餐費該多少？」

「既然沒有去，當然是不必化。這次主任又要到南京去，你知道麼？」

「那我還不知道，不知道。」

「就是三五天裏，到南京去見局長，要商量點增減員工的事。」

那個人故意把後半句話說得重一點，說完之後，望了她，像是等着她要問什麼話。

她仍然是漠然地坐在那裏，心中在想着：「他和我說這些話有什麼用呀。」

「所以這裏的同人想來在今天晚上歡送，在××飯店。」

他把一張簽名單送過來，那上面已經寫了一些名字，她接過來看看，像遇到什麼奇異事情一樣，她用了提高一點的聲音說着：

「還要跳舞麼？」

「對了！」

「那可不成，我不會。」

「怎麼，在上海住了五六年，連跳舞也不會麼？」

「是的，沒有學過，一點也不明白。」

她的臉紅起一點來。

他詫異地看了她，像是說：「你這樣漂亮的人還不會跳舞麼？」

「那也沒有關係，到那裏也就是坐坐談談。」

「明天還怕有別的事情——」

「不必推托吧，朱小姐，我代你簽上名。」

「也許我不能到，——」

雖然是這樣說了，可是心中却想起來不知道在那裏得知的過於固執在社會中是行不通的一句話。而且這一次，想起來說不定有着切身位置的關係。

這時候，鐘在敲着兩點了。他們一齊站起來，向着辦公的房子走去，當着走進門的時節，多少眼睛都在釘了她，那個男人顯了得意的樣子，可是她却不自主地低下頭來。

她這樣的舉動，或是很容易引起不宜的誤會，其實就是當她一個人走進來這間房子，也不能像蕩女式的社交明星，昂！踉蹌着舞意的步子的。

她默默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上，使人頭痛的工作又將起始壓着她。什麼不在壓着她呢，連這空氣也是使她頭痛的。一時間她想起來不該爲這區區之數而化去了這許多精神，這許多時間。可是她又時常記起她那一個人話，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忍苦，就爲了將來快樂的生活。」但是現在所過的日子，會把她的腦子磨成平滑的；沒有一點曲折；也是能把她那在人羣中向上的勇氣消磨殆盡。這裏不是靠才能的，這裏只看各人的來頭和逢迎的工夫。

「難道整個的社會就都是這樣麼？」

她自己問了自己。

雖然是已經踏入了社會的圈子，對於這社會，她仍然是迷惘着。她的心中常常想了：像這樣的社會，就不能被打毀，或是加以改造麼？當着每一個人從幼年到了成年，得了相當的教育，懷着一切高尚的理想，跨進社會，想來給社會以重新估價的，慢慢地却爲社會的一切緊緊包住了，不能再動一動。雖然一切的腐敗，一切的劣點都在眼前展列着；可是手和腳是不能動了，連喊一聲的力量也沒有，只有低微的嘆息了。這樣的社會仍然屹然地存在這裏，張開了龐大的嘴，等着吞食這些尚有火氣的青年。

她知道她自己就是這樣的青年之一。雖然是知道了，也有不能自己的力量。像是陷身於軟泥之中，不知道

要怎麼樣纔能自拔起來。

在想着的時候，她是用手支了腮，眼睛呆呆地望了窗外。窗外是下着雨了。那雨是油黏黏地飄着，像是有兩點飄到她的身上，就那麼附着了。她想拭了下去，可是沒有能夠，她的心是那麼陰沉着。

她像要噓盡胸中的積鬱似地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這時候他知道那個長着肥白臉的人又走向她這面來，他彷彿一直是拿眼睛釘了她，看了她的一舉一動。這次來，他很體貼地問着：

「朱小姐，你有什麼不舒服麼？」

「沒有，謝謝你。」

她把臉拾起來一下，立刻又低了下去，趕忙拿起筆來，匆匆地抄着放在那裏的文件。

她漸漸地覺得有熱的口氣吹到她的臉上，不舒適地發着癢，她的臉灼紅起來。她知道這是那個人故意低下頭來，她只能慢慢地把頭移過一面去，可是他也隨着她在移動。

「朱小姐寫得一筆好趙字！」

他心不在焉地說着。

「趙什麼！」

坐在她對面的那個人故意地問着。

「趙子龍，不是，趙子良……」

他直起一點身子來說，可是所有聽見的人都哈哈地笑起來。被笑着的人臉是更白了，白得像畫家用的玉版宣。

「趙飛燕……」

「趙匡胤……」

竊竊的私語在四周響起來，他憤憤地咬了下唇，用較重的步子走回去。

一切的聲音，隨着就息止了。

到下午五點鐘，一羣關在辦公室裏的人又像得了恩赦似地從裏面放出來。她纔站起來，那個有肥白臉的人就把她的外衣取過來，給她穿了。

「我送你回去好麼？」

他極力管束着自己的聲音，裝成彬彬有禮的樣子。

「不，我的朋友來接我的。」

她說完了，就朝着客廳走去。高高興興地推開了門，可是那裏面沒有一個人。一時間，她幾乎想哭出來，又慢慢地關上了，獨自向電梯口那面走着。

「雨天真討厭啊！」

那個人在她的身邊嘖咕着，雖然她沒有抬起眼睛看他，也知道他必然是露了一點得意的樣子。她不說話，乘了電梯下來，就在那出口的地方站立着，正巧跨進了汽車的主任，看到了她，就邀請她坐到汽車裏去。

「不，不，謝謝你。」

她還在搖着頭，主任笑了笑，舉起一下帽子，那汽車就向東面開去了。

這時候，那個肥白臉的人也把自有的小奧斯汀從車房裏開出來，在她的面前停住。他還走了下來，又來說着：

「下着雨，你的朋友也許不來了，車子也少——」

他還沒有說完，她就看見她所等候的人從街角上轉過來了。他的手中像是拿了些什麼，急急地向着她這面來。因為平日的短視所以還沒有看見她是站在那裏。那個肥白臉的人，望到來人，就不再說話，獨自鑽進那矮小的汽車裏。立刻就駛去了。

走到近前，他纔望到站立在那裏的人。他連連地說着：

「你等了半天吧，我沒有趕得及。」

本來對他之沒有能守時刻，是覺得有一點恨的，可是聽到了他的話，却又以為不該把忿恨給他看。

「——我把你的雨衣拿了來。」

他說着，打開了手裏的紙包。

「怪不得你晚了，你真也想得到！」

她高興地接過來那件淺綠色的雨衣，披在身上。

「——這裏還有你的一雙套鞋。」

「呵，你——」

像是她找不到適當的話來說了，趕快穿了起來。

「我的傘呢？」

「就分用我的一半吧。」

他指着拿在他手中的黑綢傘，他並沒有放下來。

「好了，我們走吧。」

她像一匹小貓似地溜到他的身傍，用手把他的右臂，蓋在一張傘之下，起始走着了。

其實是早就知道的，可是在望了他的時節像是又想起來一番，那就是他的身子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的事。她知道他每天晚上最早是兩點鐘纔睡，他總是努力着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之外他還自己讀着書。這樣看了的時候，她就看見了他那顯得突出來的顴骨。還有那圍了一圈青暈的眼睛。

「你還是那麼晚睡麼？」

「唔，不然就做不完一天的事。」

「以後每天早點離開我那裏，就把時候能勻出些來多睡睡。」

「可是——」

他像是有難以說出來的話，吶吶地只說出來兩個字。這時候有一部公共汽車在離他們五步的地方停下，他們就走上這輛車子。

冬雨把寒意更濃重地帶了來，回到了她的住所，她即刻就加上一件絨衣。

「等一會你就可以走了。」

「我不願意這麼早就離開你。」

「你不該多睡一點麼，再說我——」

「你還有什麼事？」

「局裏今天公宴主任，少不了我要去一次的。」

「不是可以不去的麼？」

「這次爲那個人強我簽了名。」

「就是那個人麼？」

「不是他還有誰？」

「不要去吧，我不願意你去。和那樣人在一起，我以爲是少光彩的。」

「就是去也不是爲了他，一次兩次不到，主任該特別留意起來。」

「管他那個幹什麼？」

「怕影響了事情呢，我們不是再也也不仰承家中的鼻息了麼？」

這驚惕地使他想起來，他不能再積極地阻止她了。

「在什麼地方呢？」

「××飯店。」

「還要跳舞麼？」

「大概是，我不會，想着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照過面轉身就溜掉也是好的。」

「我一定早些回來，你放心吧。」

「那我就走了，時候已經不早，你該去梳洗一下子。十點鐘總能回得來吧？」

「我想該能回來，你不用再來了，那麼晚，明天早晨給我打電話吧。」

說着再見的話，他就走出去了，她突然又趕了出去叫着：

「喂，還有點話跟你說——」

待他走回來的時候她又繼續着：

「不要把雨淋了頭髮，睡的時候多加一條被子。」

「唔，記住了。」

他高高興興地走了，寒雨濕漉漉地吹到臉上來。

轉到了大路，一輛小汽車迎面開了來，急行的車輪把泥水濺到他的身上，幾乎要罵出了口的，却又忍下去了。

在她的住所，就有那麼一個陌生的人，在和女僕說着，想來見朱小姐。

女僕仔細地望了他。看着他那肥白的臉，便問着：

「你貴姓呵？」

「姓馬，她一定會知道的。」

女僕進去了，守在那裏的男人，就了玻璃整着領結。光滑的頭髮，襯了硬而白的領子，穿了入時的禮服，如一個男裝展覽中的僱用者。

她用較輕的脚步從裏面出來了，遠遠的看到了電燈下他那肥白的臉，就知道是那一個人，待要退回去，早爲他看見打着招呼了。

「朱小姐，今天淋了雨吧！」

「沒有什麼，多謝你。」

「時候已經不早，該去了呢。我是特意來接你一路去的。」

「我想——」

想着找出不和他同行的理由，可是已經不可能了，臉急得有些紅起來。

「就——齊去吧，路是遠的，下着雨，黃包車會污了你的衣服。」

「那就請你等等吧。」

在三兩分鐘之後，她穿好了衣服出來，走進他那僅有兩個座位的汽車。那個男人純熟地運轉着，當着向左轉彎的時節，她極力撐住身子不要偏到他那邊去；可是到了向右轉彎，他却故意地更把他的身子擰向這邊來。她又是只能忍着，後悔着不該見他，想想那時若是要女僕問清楚就好了。可是追悔是沒有一點用，她恨着自己。

到了那飯店，她急急地走下來，可是他把車停到路傍，立刻趕到她的身邊。守門的僕役，露了和藹的笑，過去脫下來的外衣，就放在一起了。她想說一句什麼話的，又沒有能說出口，只好隨了他再走進去。

這裏對她是生疏的地方，從來也沒有來過。華麗的屋飾和光耀的燈，使她覺得一點頭暈，而那光滑的地板，使她在走着路的時候，永遠不敢放大了步子。

他們走向那一羣同事之中，平日都是那麼看得慣的，這晚上都不同了。那一羣人也把眼睛向了他們望着，

覺得一點驚奇；而那個肥白臉的男人，故意顯出他的驕矜來。

他們招呼着，然後就都坐下來。

這裏有這麼多發亮的東西，照了她的眼睛，刺了她的神經，她覺得自己說起話來是那樣的不自如，笑起來也不成樣子。她是有些失措，不知該怎麼樣纔好。那像鬼哭的音樂又起來了，她真是覺得起坐不寧了。當着那被歡送的來了，旁人站起來，她也站起來，可是她又想着不該那麼快坐下來，又站了起來。但是隨着大家又坐下來。她彷彿記得吃了一餐飯，她隨時都把眼看了旁人，而那個肥白臉的人三番五次地獻着殷勤，把一些東西送到她面前。有些她真是不喜歡要的，可是又不大好意思拒絕了他，也就留了些。在吃着的時候她沒有能細細地咀嚼，很快地就咽了下去。她早就起感到不舒服了，可是她還只能容忍着。

後來那個肥白臉的人來求過她的合舞，她回答着不會，這是真話；可是那個人又說跳舞頂容易，只要試上一兩次就可以，而且他就可以把她教會了。「那麼來就來吧！」她自己想了，她就站起來，那個男人抱了她的腰，拿了她的手。她想縮回來過，可是又晚了。她幾次把腳踏到他的腳上，還有幾次幾乎跌到地板上，那個人拉她起來，一個影子在她的腦子裏一閃，她就想着：

「他自己現在做些什麼呢？」

可是一聲大鼓立刻把她的想念震破了，細長的銅喇叭正朝天響了怪調子；她是昏迷迷地在那裏轉，一些人和一些柱子都在她的眼前旋轉，當着音樂停了，她的腿差點軟下去，那個人扶了她走向座位上去。

她實在不能支持了，她的頭伏在桌上，有的問她：

「覺得難過麼，朱小姐？」

「還好，還好。」

在說完了的時候，她就抬起頭來，像是有那一羣金色的星星，在眼前浮動，她又疲憊地垂了頭。

到從那裏出來的時節，爲夜風吹了，她纔覺得一點清醒。原想叫一部車子的，伴了她的那個人又說着還是由他送回去吧。

天還是下着雨，呵，不是雨了，是細細的雪粒。

她只好又坐到那小汽車的裏面去，夜是更寒冷了，她拉起來衣領。十字路口的紅燈的光寂寞地照在地上，日間的喧鬧像是也安眠了。

「朱小姐，你冷麼？」

「有一點，不大要緊。」

她覺得從背後他伸過來一隻手，她立刻強橫地用手推過去。

「請你放莊重一點！」

「這樣子你可以緩和些。」

「謝謝你，我不。」

那個人的手仍然想攏了她的身軀，她更氣急地說：

「再來我就要喊起來。」

那個男人縮回去，嗤了鼻子笑一聲，像是說着她不識趣。無論如何，幸運地是在平靜的情形下，回到了她的住所。

本來是要道謝的，却什麼也不說筆直地跑進去。迎在那裏站立的是在想念中一閃的人，他的臉紅着，用沉重而哀怨的語氣說着：

「我知道你一定要坐那個人的汽車回來，現在我纔知道你爲什麼要我每天早點離開你，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看，這是什麼時候？兩點半鐘，你剛纔回來。難道一頓飯要吃得那麼久的時間——」

她聽着，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可是眼淚都滿了。他望見了，停止了說着的話，把她抱在懷中問着：

「怎麼了，玲玲？不要不說呵，你該告訴我，告訴我……」

她立刻把頭俯在他的肩上，嚶嚶地哭起來。她像是有千萬種像冤屈在心中，她哀傷地哭着。

「我要辭掉我的事情了。」

「爲什麼呢？」

「我不要幹下去。」

「玲玲，爲了我們的將來還是要忍苦的。」

「是麼，這是爲了我們的將來？」

她睜大了眼睛，把頭抬起來問着。

「是的，你該忍下去。」

猛然地又把頭貼到他的胸前哭起來，他的兩只手臂，沒有那力量使她那打着抖的身子安靜下去。他的眼睛裏也滾出兩顆淚珠來。

細細的雪粒，爲風斜着吹到玻璃窗上，響了低微而又密雜的聲音，像永遠也不會落得完的了。

——文學季刊第二期

春桃

落華生

這年底夏天分外地熱。街上底燈雖然亮了，胡同口那賣酸梅湯底還像唱梨花鼓底姑娘耍着他底銅盃。一個搭着一大簍字紙底婦人從他面前走過，在被草帽底下雖看不清她底臉，當她與賣酸梅湯底打招呼時，却可以理會她有滿口雪白的牙齒。她背上擔負得很重，甚至不能把腰挺直，只如駱駝一樣，莊嚴地一步一步踱到自已門口。

進門是個小院，婦人住底是塌剩下底兩間廂房。院子一大部分是瓦礫。在她住底門前種着一棚黃瓜，幾行玉米。窗下還有十幾棵晚香玉。幾根朽壞的梁木橫在瓜棚底下，大概是她家最高貴的坐處。她一到門前，屋裏出來一個男子，幫忙着她卸下背上底重負。

「媳婦，今兒回晚了。」

婦人望着他，像很詫異他底話。「什麼意思？你想媳婦想瘋啦？別叫我媳婦，我說。」她一面走進屋裏，把破草帽脫下，順手掛在門後，從水缸旁邊取了一個小煙罐向缸裏一連搗了好幾次，喝得換不過氣來，張了一會嘴。到

瓜棚底下把簍子拖到一邊，便自坐在朽梁上。

那男子名叫劉向高。婦人底年紀也和他差不多，在三十左右，娘家也姓劉。除掉向高以外，沒人知道她底名字叫做春桃。街坊叫她檢爛紙底劉大姑，因為她底職業是每天在街頭巷尾垃圾堆裏討生活，有時沿途嚷着「爛字紙換取燈兒。」一天到晚在烈日冷風裏喫塵土，可是生來就愛乾淨，無論冬夏，每天回家，她總得淨身洗臉。替她預備水底照例是向高。

向高是個鄉間高小畢業生，四年前，鄉間鬧兵災，全家逃散了，在道上遇見同是逃難底劉春桃，一同走了幾百里，彼此又分開了。

她隨着人到北京來，因為總布胡同裏一個西洋婦人要雇一個沒渾過事底鄉下婆娘當「阿媽」，她便彼薦去上工。主婦見她長得清秀，很喜愛她。她見主人老是吃牛肉，在饅頭上塗牛油，喝茶還要加牛奶，來去敲着一陣臊味，聞不慣。有一天，主人叫她帶孩子到三貝子花園去，她理會主人家底氣味有點像從虎狼欄裏發出來底，心裏越發難過，不到兩個月，便辭了工。到平常人家去，鄉下人不慣當差，又挨不得罵，上工不久，又不幹了。在窮途上，她自己選了這檢爛紙換取燈底職業，一天底生活勉強可以維持下去。

向高與春桃分別後底歷史倒很簡單。他到涿州去，找不着親人，雖有一兩個世交，聽他說是逃難來底，都不很願意留他住下，不得已又流到北京來。由別人底介紹，他認識胡同口那賣酸梅湯底老吳，老吳借他現住底破院子住，說明有人來賃，他得另找地方。他沒事做，只幫着老吳算算賬，賣賣貨。他白住房子，白做活，只賺兩頓喫。春

樁底檢紙生活漸次發達起來，原住底地方，人家不許她堆貨，她便沿着德勝門牆根來找住處。一敲門，正是認識底劉向高。她不用經過許多手續，便向老吳賃下這房子，也留向高住下，幫她底忙。這都是三年前底事了。他認得幾個字，在春桃檢來和換來底字紙裏也會抽出些少比較能賣錢底東西，如畫片，或某將軍，某總長寫底聯對信札之類。二人合作，事業更有進步。向高有時也教她認幾個字，但沒有什麼功效，因為他自己認得底也不算多，解字就更難了。

他們同居這些年，生活狀態，若不配說像鴛鴦，便說像一對小家雀罷。

言歸正傳。春桃進屋裏，向高已提着一桶水在她後面跟着走。他用快活的聲調說：「媳婦，快洗罷，我等餓了。今晚咱們喫點好的。烙蔥花餅，贊成不贊成？若贊成，我就買蔥醬去。」

「媳婦，媳婦，別這樣叫，成不成？」春桃不耐煩地說。

「你答應我一聲，明兒到天橋給你買一頂好帽子去。你不說帽子該換了麼？」向高再要求。

「我不愛聽。」

他知道婦人有點不高興了，便轉口問：「到底喫什麼說呀？」

「你愛喫什麼，做什麼給你喫。買去罷。」

向高買了幾根蔥和一碗蕪醬回來，放在明間底棹上。春桃擦過澡出來，手裏拿着一張紅帖子。

「這又是那一位王爺底龍鳳帖？這次可別再給小市那老李了。托人拿到北京飯店去，可以多賣些錢。」

「那是咱們底。要不然，你就成了我底媳婦啦？教了你一兩年底字，連自己底名姓都認不得啦！」

「誰認得這些些字？別媳婦媳婦底，我不愛聽。這是誰寫底？」

「我墳底。早晨巡警來查戶口，說這兩天加緊戒嚴，那家有多少人，都得照實報。老吳教我吧咱們寫成兩口子，省得麻煩，巡警也說寫同居人，一男一女，不妥當。我便把上次沒賣掉底那份空帖子填上了。我墳底是辛未年咱們辦底喜事。」

「什麼？辛未年？辛未年我那兒認得你？你別搗亂啦。咱們沒拜過天地，沒喝過交杯酒，不算兩口子。」

秦桃有點不願意，可還和平地說出來。她換了一條藍布褲。上身是白的，臉上雖沒脂粉，却呈露着天然的秀麗。若她肯嫁底話，按媒人底行情，說是二十三四底小寡婦，最少還可以值得一百八十底。

她笑着把那禮帖搓成一長條，說：「別搗亂，什麼龍鳳帖烙餅喫了罷。」她掀起鑰蓋把紙條放進火裏，隨即到棹邊和麵。

向高說：「燒就燒罷，反正巡警已經記上咱們是兩口子，若是官府查起來，我不會說龍鳳帖在逃難底時候丟掉底麼？從今兒起，我可要叫你做媳婦，老吳承認，巡警也承認，你不願意，我也要叫。媳婦！媳婦！明天給你買帽子去，戒子我打不起。」

「你再這樣叫，我可要惱了。」

「看來，你還想着那李茂。」向高底神氣沒像方才那麼高興。他自己說着，也不一定耍春桃聽見。但她已聽

見了。

「我想他一夜夫妻，分散了四五年沒信，可不是白想？」春桃這樣說。她曾對高說過她出關那天底情形。花轎進了門，客人還沒坐席，前頭兩個村子來人說大隊兵已經到了，四處拉人挖戰壕，嚇得大家都逃了。新夫婦也趕緊收拾東西，隨着大衆望西逃。同走了一天一宿。第二宿，前面連嚷幾聲「鬍子來了，快躲罷！」那時大家只顧躲，誰也顧不了誰。到天亮時，不見了十幾個人，連她丈夫李茂也在裏頭。她繼續方才底話說，「我想他一定跟着鬍子走了，也許早教人打死了。得啦，別提他啦。」

她把餅烙好了，端到棹上。向高向沙鍋裏搯了一碗黃瓜湯，大家沒言語，喫了一頓。喫完，照例在瓜棚底下坐坐談談。一點點的星光在瓜葉當中閃着。涼風把螢火送到棚上，像星掉下來一般。晚香玉也漸次散出香氣來壓住四圍底興味。

「好香的晚香玉！」向高摘了一朵，插在春桃底髻上。

「別糟蹋我底晚香玉。晚上戴花，又不是窰姐兒。」她取下來，聞了一聞，便放在朽梁上頭。

「怎麼今兒回來晚啦？」向高問。

「嗚！今兒做了一批好買賣！我下午正要回家，經過後門，瞧見清道夫推着一大車爛紙。問他從那兒推來底，他說是從神武門甩出來底廢紙。我見裏面紅的黃的一大堆，便問他賣不賣。他說，你要，少算一點，裝去罷。你瞧。」她指着窗下那一大篋，「我花了一塊錢，買那一大篋，賠不賠，可不曉得，明兒你檢一檢得啦。」

「窩裏出來底東西，沒個錯。我就怕學堂和洋行出來底東西，分量又重，氣味又壞，值錢不值，一點也沒準。」

「近年來，街上包東西都作興用洋報紙。不曉得那裏來底那麼些看洋報底人。裝起來，真是分量又重。又賣不出多少錢。」

「唸洋書底人越多，誰都想看看洋報，將來好渾渾洋事。」

「他們渾洋事，咱們檢洋字紙。」

「往後恐怕什麼都要帶上個洋字，拉車要拉洋車。趕驢要趕洋驢。也許還有洋駱駝要來。」向高把春桃逗得笑起來了。

「你先別說別人。若是給你有錢，你也想唸洋書，娶個洋媳婦。」

「老天爺知道，我絕不會發財。發財也不會娶洋婆子。若是我有錢，回鄉下買幾畝田，咱們兩個種去。」

春桃自從逃難以來，把丈夫丟了，聽見鄉下兩字，總沒有好感想。她說：「你還想回去？恐怕田還沒買，連錢帶人都沒有了。沒飯喫，我也不回去。」

「我說回我們錦縣鄉下。」

「這年頭，那一個鄉下都是一樣，不開兵便鬧賊，不開賊便鬧日本，誰敢回去？還是在這裏檢檢爛紙罷。咱們現在只短一個幫忙底人，若是多一個人在家替你歸着東西，你白天便可以出去擺地攤，省得貨過別人手裏，賣滯了。」

「我還得學三年徒才成。賣漏了，不怨別人，只怨自己不够眼光。這幾個月來，我可學了不少。郵票，那種值錢，那種不值，也差不多會瞧了。大人物底信札手筆，賣得出錢賣不出錢，也有一點把握了。前幾天在那堆字紙裏檢出一張康有爲底字，你說今天我賣了多少？」他很高興伸出拇指和食指比仿着，「八毛錢！」

「說是呢！若是每天在爛紙堆裏能檢出八毛錢就算頂不錯，還用回鄉下種田去？那不是自找罪受麼？」春桃愉悅的聲音就像春深底鶯啼一樣。她接着說，「今天這堆堆准保有好的給你檢。聽說明天還有好些，那人教我一早到後門去等他。這兩天宮裏底東西都趕着裝箱，往南方運，庫裏許多爛紙都不要。我瞧見東華門外也有許多，一口袋一口袋陸續地扔出來。明兒你也打聽去。」

說了許多話，不覺二更打過。她伸伸懶腰，站起來，說，「今天累了，我要歇去。」

向高跟着她進屋裏。窗戶下橫着小小的土炕，够兩三人睡底。在微細的燈光底下，隱約看見牆上一邊貼着八仙打麻雀底諧書，一邊是煙公司「還是他好」底廣告畫。春桃底模樣，若脫去破帽子，不用說到瑞蚨祥或別的上海成衣店，只到天橋搜羅一身落伍的旗袍穿上坐在任何草地，也與「還是他好」裏那摩登女差不多。因此，向高常對春桃說貼底是她底小照。

她上了炕，把衣服脫光了，順手掀一張被單蓋着，躺在一邊。向高照例是給她按按背，捶捶腿。她每天底疲勞就是這樣含着一點微笑。在小油燈底燦爛中，漸次得着蘇息。在半睡的狀態中，她喃喃地說，「向哥，你也睡罷，別開夜工了，明天還要早起咧。」

婦人漸次發出一點微細的鼾聲，向高便把燈滅了。

一破曉，男女二人又像打食底老鷄，急飛出巢，各自辦各底事情去。

剛放過午砲，十刹海底鑼鼓已鬧得喧天。春桃從後門出來，揹着紙簍，向西不脛橋這邊來。在那臨時市場底路口，忽然聽見後邊有人叫她，「春桃，春桃！」

她底小名，就是向高，一年之中也罕得這樣叫喚她一聲。自離開鄉下以後，四五年來沒人這樣叫過她。

「春桃，春桃，你不認得我啦！」

她不由得回頭一瞧，只見路邊坐着一個叫花子。那乞憐的聲音從他滿長了鬍子底嘴發出來。他站不起來，因為他兩條腿已經折了。身上穿底一件灰色的破軍衣，白鐵鈕扣都長了鏽，肩膀從肩章底破縫露出來，不倫不類的軍帽斜戴在頭上，帽章早已不見了。

春桃望着他，一聲也不響。

「春桃，我是李茂呀！」

她進前兩步，那人底眼淚已帶着灰土透入蓬亂的鬍子裏。她心跳得慌，半晌說不出話來。至終說，「茂哥，你在這裏當叫化子啦？你兩條腿怎麼丟啦？」

「噯，說來話長。你從多暗起，在這裏呢？你賣底是什麼？」

「賣什麼？我檢爛紙咧……咱們回家再說罷。」

她雇了一輛洋車，把李茂扶上去，把簋子也放在車上，自己在後面推着。一直來到德勝門牆根，車夫幫着她把李茂扶下來。進了胡同口，老吳敲着小銅盤，一面問，「劉大姑，今兒早回家，買賣好呀！」

「來了鄉親啦。」她應酬了一句。

李茂像隻小狗熊，兩隻手按在地下，幫着兩條斷腿爬着。她從口袋裏拿出鑰匙，開了門，引着男子進去。她把高底衣服取一身出來，像向高每天所做底，到井邊打了兩桶水倒在小澡盆裏，教男人洗澡。洗過以後，又倒一盆水給他洗臉。然後扶他上炕坐，自己在明間也洗一輪。

「春桃，你這屋裏收拾得很乾淨，一個人住嗎？」

「還有一個夥計。」春桃不遲疑地回答他。

「做起買賣來啦？」

「不告訴你就是檢爛紙麼？」

「檢爛紙？一天檢得出多少錢？」

「先別盤問我，你先說你底罷。」

春桃把水潑掉，理着頭髮進屋裏來，坐在李茂對面。

李茂開始說他底故事。

「春桃，唉，說不盡的！我就說個大概罷。」

「自從那晚上教鬍子綁去以後，因為不見了你，我恨他們，奪了他們一桿鎗，打死他們兩個人，拚命地逃。逃到遼陽，正巧邊防軍招兵，我便應了招。在營裏三年，老打聽家裏底消息，人來說說咱們村裏都變成磚瓦地了。咱們底地契也不曉得現在落在誰手裏。咱們逃出來時，偏忘了帶着地契。因此這幾年也沒告假回鄉下瞧瞧。在營裏告假怕連幾塊錢底餉也告丟了。」

「我安分當兵，指望月月開餉，至於運到升官，本不敢盼。也是我命裏合該有事：去年年頭，那團長忽然下一道命令，說，若團裏底兵能瞄鎗連中九次靶，每月要關雙餉，還升差事。一團人沒有一個中過四鎗，中，還是不進紅心。我可連發連中，不但中了九次紅心，連剩下那一顆子彈，我也放了。我要顯本領，背着臉，彎着腰，腦袋向地，鎗從褲襠放過去，不偏不歪，正中紅心。當時我心裏多麼快活呢！那團長教把我帶上去。我心裏想着總要聽幾句褒獎底話。不料那畜生翻了臉，撈說我是鬍子，要鎗斃我！他說若不是鬍子，鎗法決不會那麼準。我底排長隊長都替我求情，擔保我不是壞人，好容易不鎗斃我了，可是把我底正兵革掉，連副兵也不許我當。他說當軍官底難免不得罪弟兄們，若是上前綫督戰，隊裏有個像我瞞得那麼準，從後面來一鎗，雖然也算陣亡，可值不得死在仇人手裏。大家沒話說，只勸我離開軍隊找別的營生去。」

「我被革了不久，日本人便佔了瀋陽；聽說那狗團長領着他底軍隊先投降去了。我聽見這事，惜不過，想法子要去找那奴才。我加入義勇軍。在海城附近打了幾個月，一面打，一面退到關裏。前個月在平谷東北邊打，我去放哨，遇見敵人，傷了我兩條腿。那時還能走。躲在一塊大石底下，閉鎗打死他幾個。我實在支持不住了，把鎗扔掉，

向田邊底小道爬，等了一天，兩天，還不見紅十字會或紅卍字會底人來。傷口越腫越厲害，走不動又沒喫底喝底，只躺在一邊等死。後來可巧有一輛大車經過，趕車底把我扶上去，送我到一個軍醫底帳幕。他們又不瞞，只把我扛上汽車，往後方醫院送。已經傷了三天，大夫解開一瞧，說都爛了，非用鋸不可。在院裏住了一個多月，好是好了，就丟了兩條腿，我想在此地，舉目無親，鄉下又回不去，就說回去得了，沒有腿怎能種田？求醫院收容我，給我一點事情做。大夫說醫院管治不管留，也不管找事，此地又沒有殘廢兵留醫院，迫着我不得不出來要飯，今天剛是第三天。這兩天我常常想着是這樣下去，我可受不了。非上吊不可。」

春桃注神聽他說，眼睜不睜得什麼時候都溼了。她還是靜默着。李茂用手掙掙額上底汗，也歇了一會。

「春桃，你這幾年呢？這小小地方雖不如咱們鄉下那麼寬敞，看來你倒不十分苦。」

「誰不受苦？苦也得想法子活。在閻羅殿前，難道就瞧不見笑臉？這幾年來，我就是幹這檢爛紙換取燈底生活，還有一個姓劉底同我合夥。我們兩人，可以說不分彼此，勉強能度過日子。」

「你和那姓劉底同住在這屋裏？」

「是，我們同在這坑上睡。」春桃一點也不遲疑，她好像早已有成了見。

「那麼，你已經嫁給他？」

「不這。同住就是。」

「那麼，你現在還算是我底媳婦？」

「不，誰底媳婦，我都不是。」

李茂底夫權意識被激動了。他可想不出什麼話來說。兩眼注視着地上，當然他不是爲看什麼，只爲有點不敢望着他底媳婦。至終他沈吟了一句，「這樣，人家會笑話我是個活王八。」

「王八」婦人聽了他底話有點翻臉，但她底態度仍是很和平。她接着說，「有錢有勢底人才怕當王八。像你，誰認得？活不留名，死不留姓，王八不王八，有什麼相干？現在，是我自己，我做底事，決不會玷着你。」

「咱們到底還是兩口子，常言道一夜夫妻百日恩……」

「百日恩不百日恩我不知道。」春桃截住他底話。「就算百日恩，也過了好十幾個百日子。四五年間，彼此不知下落，我想你也想不到會在這裏遇見我。我一個人在這裏，得活，得人幫忙。我們同住了這些年，要說恩愛，自然是對你薄得多。今天我領你回來，是因爲我爹同你爹底交情，我們還是鄉親，你若認我做媳婦，我不認你，打起官司，也未必是你贏。」

李茂掬他底褲帶，好像要拿什麼東西出來，但他底手忽然停住，眼睛望望春桃，至終把手縮回去撐着席子。

李茂沒話，春桃哭。日影在這當中也靜靜地移了三四分。

「好罷，春桃，你做主。你瞧我已經殘廢了，就使你願意跟我，我也養不活你。」李茂到底說出這英明的話。「我不能因爲你殘廢就不要你，不過我也捨不得丟了他。大家住着，誰也別想誰是養活着誰，好不好？」春桃

桃也說了她心裏底話。

李茂底肚子發出很微細的咕嚕咕嚕聲音。

「噢，說了大半天，我還沒問你要喫什麼！你一定很餓了。」

「隨便罷。有什麼喫什麼。我昨天晚上到現在還沒喫，只喝水。」

「我買去。」春桃正踏出房門，向高從院子很高興地走進來，兩人在瓜棚底下撞了個滿懷。「高興什麼？今天怎麼這早就回來？」

「今天做了一批好買賣！昨天你措回來底那一簍，早晨我打開一看，裏頭有一包是明朝高麗王上底表章，一份最少可以賣五十元錢。現在我們手裏有十份！方才散了幾份給行裏，看看主兒出得多少，再發這幾份。裏頭還有兩張蓋上端明殿御寶底紙，行家說是宋家底，一給價就是六十塊，我沒敢賣，怕賣漏了，先帶你給你開開眼。你瞧……」他說時，一面把手裏底舊藍布包袱打開，拿出表章和舊紙來。「這是端明殿御寶。」他指着紙上底印紋。

「若沒有這個印，我真看不出有什麼好處，洋宣比它還白咧。怎麼官裏管事底老爺們也和我一樣不懂眼？」春桃雖然看了，却不曉得那紙底值錢處在那裏。

「懂眼？若是他們懂眼，咱們還能換一塊幾毛麼？」向高把紙接過去，仍舊和表章包在包袱裏。他笑着對春桃說。「我說媳婦……」

春桃瞟了他一眼，說：「告訴你別管我叫媳婦。」

向高沒理會她，直說：「可巧你也早回家。買賣想是不錯。」

「早晨又買了像昨天那樣底一簍。」

「你不說還有許多麼？」

「都教他們送到曉市賣到鄉下包落花生去了！」

「不要緊，反正咱們今天開了光頭，一次做上三十塊錢底買賣。我說，咱們難得下午都在家，回頭咱們上十刹海逛逛，消消暑去，好不好？」

他進屋裏，把包袱放在桌上。春桃也跟進來。她說：「不成，今天來了人了。」說着掀開簾子，點頭招向高，「你進去。」

向高進去，她也跟着。「這是我原先的男人。」她對向高說過這話，又把他介紹給李茂說：「這是我現在的夥計。」

兩個男子，四隻眼睛對着，若是他們眼球底距離相等，他們底視線便平行地連接着。彼此都沒話，連窗台上歇底兩隻蒼蠅也不做聲。這樣又教日影靜靜地移一二分。

「貴姓？」向高明知道，還得照例地問。

彼此談開了。

「我去買一點喫底。」春桃又向着高說。「我想你也還沒喫罷？燒餅成不成？」

「我喫過了。你在家，我買去罷。」

婦人把高拖到炕上坐下，說：「你在家陪客人談話。」給了他一副笑臉，便自出去。

屋裏現在剩下兩個男人，在這樣情況底下，若不能一見如故，保得打個你死我活。好在他們是前者底情形。但我們別想李茂是短了兩條腿，不能打。我們得記住高是拿過三五年筆桿底，用李茂底分量滿可以把他壓死。若是有鎗，更省事，一動指頭，高便得過奈何橋。

李茂告訴他春桃底父親是個鄉下財主，有一頃田。他自己底父親就在他家做活和趕叫驢。因為他能瞄很準的鎗，她父親怕他當兵去，便把女兒許給他，爲底是要他保護莊裏底人們。這些話，是春桃沒向他說過底。他又把方才對春桃說底話再述一遍，漸次迫到他們二人切身的問題上頭。

「你們夫婦團圓，我當然得走開。」高在不願意的情態底下說出這話。

「不，我已經離開她很久，現在並且殘廢了，養不活她，也是白搭。你們同住這些年，何必拆？我可以到殘廢院去。聽說這裏有，有人情便可進去。」

這給高很大的詫異。他想李茂雖然是個大兵，却料不到他有這樣的俠氣。他心裏雖然願意，嘴上還不得不讓。這是禮儀的狡猾，念過書的人們都懂得。

「那可沒有這樣的道理，」高說。「教我冒一個霸佔人家妻子底名義，我可不願意。爲你想，你也不願意

你妻子跟別人住。」

「我寫一張休書給她，或寫一張賣契給你，兩樣都成。」李茂微笑誠意地說。

「休？她沒什麼錯，休不得。我不願意丟她底臉。賣？我那兒有錢買？我底錢都是她底。」

「我不要錢。」

「那麼，你要什麼？」

「我什麼都不要。」

「那又何必寫賣契呢？」

「因為口講無憑，日後反悔，倒不好了。咱們先小人，後君子。」

說到這裏，春桃買了燒餅回來。她見二人談得很投機，心下十分快樂。

「近來我常常想着得多找一個人來幫忙，可巧茂哥來了。他不能走動，正好在家管管事，檢檢紙。你當跑外賣。」

我還是當檢貨底。咱們三人開公司。」春桃另有主意。

李茂讓也不讓，拿着燒餅望嘴送，像從餓鬼世界出來底一樣，他沒工夫說話了。

「兩個男人，一個女人，開公司？本錢都是你底？」向高發出不須要的疑問。

「你不願意嗎？」婦人問。

「不，不，不。我沒有什麼意思。」向高心裏有話，可說不出來。

「我能做什麼？整天坐在家裏，幹得了什麼事？」李茂也有點不敢贊成。他理會向高底意思。

「你們都不用着急，我有主意。」

向高聽了，伸出舌頭舐舐嘴唇，還吞了一口唾沫。李茂依然喫着他底，眼睛可望着春桃，等着聽她底主意。

檢爛紙大概是女性中心底一種事業。她心中已經派定李茂在家把舊郵票，和紙煙盒裏底畫片檢出來。那事情，只要有手有眼便可以做。她和一和，若是天天有一百幾十張煙捲畫片可以從爛紙堆裏檢出來，李茂每月底伙食便有了門。郵票，好的和罕見的，每天能檢得兩三個，也就不劣。外國煙捲在這城裏，一天總消售一萬包左右，紙包底百分之一給她檢回來，並不算難。至於向高還是讓他檢名人書札，或比較可以多賣錢底東西。他不用說，已經是個行家，不必再受指導。她自己幹那最吃力的工作，除去下大雨以外，在狂風烈日底下，是一樣地出去檢貨。尤其是在天氣不好底時候，她更要工作，因為同業們有些就出去。

她從窗戶望望太陽，知道還沒到兩點，便出到明間，把破草帽仍舊戴上，探頭進房裏，對向高說，「我還得去打聽宮裏還有東西出來沒有。你在家招呼他。晚上回來，我們再商量。」

向高留她不住，便由她走了。

好幾天底光陰都在靜默中度過。但二男一女同睡一鋪炕上定然不很順心。多夫制底社會到底不能流行得很廣。其中的一個原故是一般人還不能擺脫原始的夫權和父權思想。由這個，造成了風俗習慣和道德觀念。老實說，在社會裏，依賴人和掠奪人底才會遵守所謂風俗習慣；至於依自己的能力而生活底人們，心目中並不

很看重這些。像春桃，她既不是夫人，也不是小姐；她不會到外交大樓去赴跳舞會。也沒有機會在嚴重的典禮上當主角。她底行爲，沒人批評，也沒人過問，縱然有，也沒有切膚之痛。監督她底只有巡警，但巡警是很容易對付底。兩個男人呢？向高誠然唸過一點書，含糊地了解些聖人底道理，除掉些少名分底觀念以外，他也和春桃一樣。但他底生活，從同居以後，完全靠着春桃。春桃底話，是從他耳朵進去底。他得聽，因爲於他有利。春桃教他不要嫉妬，他連嫉妬底種子也都毀掉。李茂呢？春桃和向高能容他住一天便住一天，他們若肯認他做親戚，他便滿足了。當兵底人照例要丟一兩個妻子。但他底困難也是名分上的。

向高底嫉妬雖然沒有，可是在此以外底種種不安常往來於這兩個男子當中。

暑氣仍沒減少，春桃和向高不是到湯山或北戴山去底人物，他們日間仍然得出去謀生活。李茂在家，對於這行事業可算剛上了道，他已能分別那一種是要送到萬柳堂或天寧寺去做糙紙底，那一樣要留起來等向高回來鑑定。

春桃回家，照例還是向高伺候她。那時已經很晚了，她在明間裏聞見蚊煙底氣味，便向着坐在瓜棚底下底向高說，「咱們多會點過蚊煙，不留神，不把房子點着了才怪咧。」

向高還沒回答，李茂便說，「那不是熏蚊子，是熏穢氣，我央劉大哥點底。我打算在外面地下睡。屋裏太熱，三人睡，實在不舒服。」

「我說，桌上這張紅帖子又是誰底？」春桃拿起來看。

「我們今天說好了，你歸劉大哥。那是我立給他底契。」聲從屋裏底炕上發出來。

「哦，你們商量着怎樣處置我來！可是我不能由你們派，」她把紅帖子拿進屋裏，問李茂，「這是你底主意，還是他底？」

「是我們倆底主意。要不然，我難過，他也難過。」

「說來說去，還是那話。你們都別想着咱們是丈夫和媳婦，成不成？」

她把紅帖子撕得粉碎，氣有點粗。

「你把我賣多少錢？」

「寫幾十塊錢做個采頭。白送媳婦給人，沒出息。」

「賣媳婦，就有出息？」她出來對高說，「你現在有錢，可以買媳婦了。若是給你闖一點……」

「別這樣說，別這樣說，」高攔住她底話。「春桃，你不明白。這兩天，同行底人們直笑話我……」

「笑你什麼？」

「笑我……」高又說不出來。其實他沒有很大的成見，春桃要怎樣，十回有九回是遵從底。他自己也不明白這是什麼力量。在她背後，他想着這樣該做，那樣得照他底意思辦，可是一見了她，就像見了西太后似地，樣樣都要聽她底懿旨。

「噢，你到底是唸過兩天書，怕人罵，怕人笑話。」

自古以來，真正統治民衆底並不是聖人底教訓，好像只是打人底鞭子和罵人底舌頭。風俗習慣是靠著打罵維持底。但在春桃心裏，像已持着「人打還打，人罵還罵」底態度。她不是個弱者，不打罵人，也不受人打罵。我們聽她教訓向高底話便可以知道。

「若是人笑話你，你不會捧他？你露什麼怯？咱們底事，誰也管不了。」
向高沒話。

「以後不要再提這事罷。咱們三人就這樣活下去，不好嗎？」

一屋裏都靜了。喫過晚飯，向高和春桃仍是坐在瓜棚底下，只不像往日那麼愛說話。連買賣經也不唸了。

李茂叫春桃到屋裏，勸她歸給向高。他說男人底心，她不知道，誰也不願意當王八，佔人妻子，也是不好名譽。他從腰間拿出一張已經變成暗褐色底紅紙帖，交給春桃，說：「這是咱們底龍鳳帖。那晚上逃出來底時候，我從神龕上取下來，揣在懷裏。現在你可以拿去，就算咱們不是兩口子。」

春桃接過那紅帖子，一言不發，只注視着炕上底破席。她不由自主地坐下，挨近那殘廢的人，說：「茂哥，我不能要這個，你收回去罷。我還是你底媳婦。一夜夫妻百日恩，我不做缺德的事。今天看你走不動，不能幹大活，我就不要你，我還能算人嗎？」

她把紅帖也放在炕上。

李茂聽了她底話，心裏很受感動。他低聲對春桃說：「我曠你怪喜歡他底。你還是跟他過日子好，等有點錢，

可以打發我回鄉下，或送我到殘廢院去。」

「不瞞你說，」春桃底聲子低下去。「這幾年我和他就同兩口子一樣活着，樣樣順心，事事如意；要他走，也怪捨不得。不如叫他進來商量，瞞他有什麼主意。」她向着窗戶叫，「向哥，向哥。」可是一點回音也沒有。出來一瞧，向高已不在了。這是他第一次晚間出門。她楞一會，便向屋裏說，「我找他去。」

她料想向高不會到別的地方去。到胡同口，問問老吳。老吳說望大街那邊去了。她到他常交易底地方去，都沒找着。人很容易丟失，眼睛若見不到，就是渺渺茫茫無尋覓處。快到一點鐘。她才懊喪地回家。

屋裏底油燈已經滅了。

「你睡着啦？向哥回來沒有？」她進屋裏，掏出洋火，把燈點着，向炕上一望，只見李茂把自己掛在窗櫺上，用底是他自己底褲帶。她心裏雖免不了存着女性的恐慌，但是還有膽量緊爬上去，把他解下來。幸而時間不久，用不着驚動別人，輕輕地撫揉着他。他漸次蘇醒回來。

殺自己的身體來成就別人是俠士底精神。若是李茂底兩條腿還存在，他也不必出這樣的手段。兩三天以來，他總覺得自己沒多少希望，倒不如毀滅自己，教春桃好好地活着。春桃於他雖沒有愛，却很有義。她用許多話安慰他，一直到天亮。他睡着了，春桃下炕，見地上一些紙灰，還剩下沒燒完底紅紙。她認得是李茂會給她底那張龍鳳帖，直望着出神。

那天她沒出門。晚上還陪李茂坐在炕上。

「你哭什麼？」春桃見李茂底熱淚滾滾地滴下來，這樣問他。

「我對不起你。我來幹什麼？」

「沒人怨你來。」

「現在他走了，我又短了兩條腿……」

「你別這樣想。我想他會回來。」

「我盼望他會回來。」

又是一天過去了。春桃起來，到瓜棚摘了兩條黃瓜做菜，草草地烙了一張大餅，端到屋裏，兩個人同喫。

她仍舊把破帽戴着，揩上簍子。

「你今天不大高興，別出去啦。」李茂隔着窗戶對她說。

「坐在家裏，更悶得慌。」

她慢慢地踱出門。作活是她的天性，雖在沈悶的心境中，她也要幹。中國女人好像只理會生活，而不理會愛情，生活底發展是她所注意底，愛情底發展，只在盲悶的心境中沸動而已。自然，愛只是感覺，而生活是實質的，整天躺在錦帳裏或坐在幽林中講愛經，也是從皇后船或總統船運來底知識。春桃既不是弄潮兒底姊妹，也不是碧眼胡底學生，她不懂得，只會莫名其妙地納悶。

一條胡同過了又是一條胡同。無量的塵土無盡的道，湧着這沈悶的婦人。她有時嘆「爛紙換洋取燈兒。」

有時運路邊一堆不用換底舊報紙，她都不檢。有時該給人兩盒取燈，她却給了五盒。胡亂地過了一天，她便隨着天上那班只會嚷嚷和搶喫底黑衣黨，慢慢地踱回家。仰頭看見那新貼上底戶口照，寫底戶主是劉向高，妻劉氏，使她心裏更悶得厲害。

剛踏進院子，向高從屋裏趕出來。

她瞪着眼，只說，「你回來……」其餘的話用眼淚連續下去。

「我不能離開你，我底事情都是你成全底。我知道你要我幫忙。我不能無情無義。」其實他這兩天在道上漫散地走，不曉得要往那裏去。走路底時候，直像脚上扣着一條很重的鐵鐐，那一面是扣在春桃手上一樣。加以到處都遇見「還是他好」底廣告，心情更受着不斷的攪動，甚至餓了，他也不知道。

「我已經同向哥說好了。他是戶主，我是同居。」

向高照舊幫她卸下簍子。一面替她抹掉臉上底眼淚。他說，「若是回到鄉下，他是戶主，我是同居。你是咱們底媳婦。」

她沒有做聲，直進屋裏，脫下衣帽，行她每日的洗禮。

買賣經又開始在瓜棚底下唸開了。他們商量把宮裏那批字紙賣掉以後，向高便可以在市場裏擺一個小攤，或者可以搬到一間大一點點的房子去住。

屋裏，豆大的燈火教從瓜棚飛進去底一隻沙葫蘆撲滅了。李茂早已睡熟，因為銀河已經低了。

「咱們也睡罷。」婦人說。

「你先躺去，一會我給你搥腿。」

「不用啦。今天我沒走多少道。明兒早起，記得做那批買賣去，咱們有好幾天不開張了。」

「方才我忘了拿給你。今天回家，見你還沒回來，我特意到天橋去給你帶一頂八成新的帽子回來。你瞧瞧！他在暗裏摸着那帽子，要遞給她。」

「現在那裏瞧得見！明天我戴上就是。」

院子都靜了。只剩下晚香玉底香還在空氣中游蕩。屋裏微微地可以聽見「媳婦」和「我不愛聽。我不是你底媳婦」底對答。

王 家

萬 迪 鶴

——女人以外的一個女人——

(一)發現了王家

司令部駐紮在涼亭水港。特務營第三連也駐紮在涼亭水港。

第三連首先發現這地方有一位王家的是王班長。

這一天，王班長的疔瘡痛得很兇；到值星官那裏去請了假，說是到野戰病院裏去看病。疔瘡痛，那是確實；不過一天到晚躺在地鋪上的人，也是悶得心慌；想出來找找看有什麼好解悶的地方解解悶，這也是主要的目的。所以他看過病，一出野戰病院的門，就打算滿橫街狹巷裏去鑽它一趟。

剛好他出門不到幾步就撞見了野戰病院的伙伕頭，這位伙伕頭是王班長的好朋友。他一把就將這位伙伕頭的臂膀捉住。

「伙伕頭你忙些什麼？」

伙仗頭伸了一個懶腰，打了一個滴清鼻涕的呵欠，搖搖歪歪頂着軍帽的腦袋，表示自己並不忙些什麼，並且隨意地問道：

「你呢？」

「我打算回連。」

「你請了假的吵？」

「請了假的。」

「請了假的慌什麼卵！來，我引你到你家門那裏去頑頑。」

王班長點點頭，跟了走。他知道：這位老朋友的門路多，跟他跑，總有點什麼的。

跑了一會跑到一家門口，他們鑽了進去。一進了門伙仗頭就大聲地喊：

「王家，快出來接客啦！你有個家門來看你。」

被叫做王家的是一個女人，她正在天井裏，跪在矮檯上，豎起屁股在漿衣裳。聽了有人叫，馬上就放了盆裏的衣裳，站起來，牽起自己衣服的大襟角，擦擦手連忙回答：

「啲！來了客啦！」

「你快拿東西出來待客啦！」

火頭軍一面嚷，一面將王家兜腰抱起來，遂到王班長前面。

王班長這纔看得仔細

三十開外的年紀，面孔黑黑的，可是王班長覺得那是黑裏透俏，所以並不覺得難看。胸挺，腰粗，屁股既肥又翹。鼻樑下塌，鼻孔朝外；下面一個吹火筒嘴，口角下垂。就相貌上看，這些地方都很普通，只有兩道眉毛當中，綫有一個二龍戲珠的黑痣，甚是出色。

他們都坐定了。

這時候，王班長先開口問道：

「王家，你是娘家姓王，還是婆家姓王？」

「我娘家姓王。」王家回答。

「原來我們是自家人，是本家。」

王家連忙接下去說：

「喲，佔你的光！這樣說起來，我們當真是一家門了。」

王家每說一句話，就要盯王班長一眼，好像她對於王班長是一見傾心似的。

王班長却做出毫不在意的樣子同她答話；一面去牽了王家的手，說是要替她看個手相。

「我來替你看個手相。」

王家先諛遞了一會，但並沒有堅持多少時候，就將手送了過去。

王班長像一位星相家似地替王家看了看手相，接着又問她：

「你今年多大年紀了，王家？」

「你看呢？我也記不清楚。」王家說。

王班長就一本正經地在王家面孔上瞧了好一些時，搖搖頭說：

「我看不出。」

「這些。」王家又做了一個手勢，「你猜猜看。」

可是仍舊猜得不對。

「你猜不出就告訴你，」王家說，「我年紀說小也不算小，說大也不算大；你把我接回去，油湯油水地調起來，還要生好幾胎。」

「那到底多大年紀呢？」

「明年這個時候就是三十歲。」

王家這樣回答，一下子就瞞掉了五六歲的光景。

這時候，王班長對於王家這個人非常感到興趣，坐攏了一些，又連忙問：

「你這生意做了多少年了，王家？」

王家將眼珠子向右上方一斜，掐指一算，說道：

「差不多五六年了。」

火頭軍這久沒有講話，非常難過，聽了王家叻話，他馬上插進來說：

「一五得五，五六得三十；咳，差不多用了三十年的舊行頭，我要來摸摸看，看打了補釘沒有。」

火頭軍一邊說，一邊就將自己的手伸了過去，七撈八摸的。這時候，只聽得「扒」地一聲，一巴掌落在火頭軍的右臉上，火頭軍這纔收回了手，摸摸臉說道：

「辣虎虎地真有味！王家，再到這邊來一個。」

等到他頭偏過來的時候，又是「扒」地一巴掌貼上他的左臉。

「有味吧？還要不要？」王家問。

火頭軍不做聲。大約是不要再要。

王班長看得怔住了，好一會纔說道：

「王家，你真兇，你活像一個母老虎！」

「我麼，王班長，你不曉得，像他這樣閒皮掛臉的東西，要這樣打發。」

火頭軍聽了這話，也並不生氣，獨自跑到桌子前面去，拿了那把瓦茶壺，將壺嘴一下就戳進自己的嘴裏，面朝天，嘴裏咕嚕咕嚕地吃茶，王家就將身體接近了王班長，敘述她那顛連的身世。

(二)從對話裏得來的身世

王家說：

「呸！像我這樣的人一生都是安排好了的！命裏生得苦，那裏過得半天快活日子！我九歲就死了娘，十六歲死了老子。我的老子在的時候，喜歡吃酒，賭錢。吃醉了酒常常要發酒瘋……賭錢賭輸了，總是拿我的娘合我來出氣。要不要，就是一頓打；要不要，就是拳頭上了身。他運氣又壞，賭起錢來又老是輸……有一次輸了錢，輸不得結，後來聽了別人的話，來逼我的娘出嫁。天天逼……後來硬逼得上吊。娘死了，他還是一樣吃酒賭錢，在外面總不大落屋。後來他也叫人家逼債逼得吞烟死了。他死了，我更是無依無靠！」

「十八歲我嫁到姓余的家裏來。他也是上無父母，下無兄弟，靠擺渡船過日子。他也是歡喜賭博。一個人賭博有什麼好的？十天倒有九天住在外面。後來有一些時，說是要打仗，鎮上過兵，天天拉差，不曉得怎樣就把他拉去了！以後好多時沒有個音信……我等了兩年多。眼睛也不知哭腫了多少次。後來他算是逃回了。阿彌陀佛……我真是謝天謝地！他逃回來，我打算和他一心一意過日子。那曉得他得了病，他成了殘疾。在軍隊裏日晒夜露；天天捱皮鞭子；飽一頓，餓一頓地，還再做事。那也難怪！後來就那樣得了一個水腫氣脹的病；回家來又沒有錢診，就是天天睡在床上，吃又吃得，做又做不得，死不死活不活，就那樣拖了一年多，他就死了。」

「他死了，好容易抬出去什麼都當盡賣光，就只留下了這樣的一間破屋，還欠下一百多吊錢的債。」

「一個人無依無靠，怎麼過活？我真傷心！天天哭！把一對眼睛哭得有那個茶杯大。後來曉得哭也沒有用處，就掙起來做點生活：自己種一點菜，喂幾口豬，替人家洗點衣服。——嚶！女人家，真是跳起腳也難病三尺高的！活下去也難；死又不得一口氣斷。日子多似狗毛。——不差人的也罷了……勤巴苦做又有什麼用場？欠的債總打不開三分息錢，越滾越多，連本帶利是幾百吊。教我有什麼辦法！後來，後來——」

王班長插進來說道：

「後來你就做這個買賣來還賬？」

「不！」王家立刻搖搖頭，說道：「後來他們要我還錢，還不出錢，就要把我插起標來出賣。」

「當真要把你插標出賣？」王班長連忙問了這一句，接着又說道：「咳！那真是無法無天！後來呢？」

「後來有一個警察署裏的巡長，他出頭嚇退了他們，他替我還了那一筆賬。」

「後來呢？」

「後來他要我嫁他。後來他找人出來說媒，我就嫁了他。他白天裏出去做公事，夜裏就住到我家裏來。」

「啊！」王班長很帶點妒忌的意味說，「原來他就不懷好意！——後來呢？」

「後來還不就是那樣：初打初的時候，我很不慣，我心裏老是怕對不住死鬼，一天到晚沒有一句話好說，後來日子過長遠了就好起來了。我們恩愛得很。」

「現在你們就不恩愛了這個人呢？」

「他死了。」

王班長聽了他的話，皺皺眉頭，搖搖腦袋，說道：

「又死了，你真是一個白虎星下界，王家！」

「派他到西方去捉土匪，我就說，『那是去不得的呀！』他不信，他要去捉土匪報功，後來好，教土匪捉去活燒死了，連屍首也沒有了一個！」

「後來你就不想嫁人了？」

「嫁人那個要？人家都怕我的剋星重。」

「那到是真的，王家。」王班長毫不諱地說。

「噯——」王家嘆了一口氣。

過了一會王班長又問道：

「後來你就做這個事了？」

「我也替人家洗衣服，我也種點地。我也賣！我現在怕什麼？我又不要什麼皇恩旌表！」

「王家，你的話不錯！」

「噯！有什麼錯不錯呢？我就只有這樣。」

王家說過這話之後，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他們的話說得格外投機，各人都像遇了知己樣，有好半天，在訴說各人的苦楚。

因爲天氣悶熱，他們把蓆子舖在地上；王家一屁股坐在蓆子當中，以一種怨嘆的調子連連地訴道：

「唉！有什麼法！我只有自家掙錢吃飯。我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呀，王班長！」

王班長安慰她道：

「不要把那放在心上，王家怕什麼？我們只要有餉發，難道把錢帶到闕王殿上去交賬？我們人多，我們大家來養活你。明天我去對他們說，對他們說——」

不曉得王家在知己前面的感激，還是由於感傷，她滴了許多眼淚。她一面用手擦眼淚，一面訴道：

「唉！我怕我真是那樣不三不四的人？有什麼辦法？我是靠山山崩——我要活命！我是爲了生活！」

她說這話，那到是實真不假的：一個人，無非是爲了生活吧。王家之不得不賣，也正如同一個大學教授不得不賣粉條，是一個樣的道路。

(三) 顧客一般

王班長將發見了王家的消息帶到連上來了，老總們得到這個消息，都在那裏打算，打算着如何可以去見王家，如何可以在值星官那裏請得動假。

爲了要請假，所以有的老總就裝病，睡在地鋪上呀。

哼得最像有病的只有何老總和李老總，因此他們請假有效。

二位老總將出外證掛在胸前，搖搖擺擺從連上走了出去。翻過土坡，跨上青石板路，向街上走去。轉彎，抹角，拐角，一口氣走了幾條街，東張西望，但是沒有看見王家。

在街上，也有一些女人，有粉的香，有肉的誘惑，可是她們只看了一眼就毫不經意地馳過了；馳過了，也沒有留戀。他們都清楚：這些「與我無緣」。他們這時候要發見的就是王家。

這時候的王家正穩坐在騎門的條櫬上，曬太陽。條櫬很窄，她坐下去，將整個的重心放在大腿上，讓兩隻腳吊在條櫬的前面。讓屁股高懸在條櫬的後面。手支撐住條櫬的兩端。頭頸微縮，兩肩高聳。她正在盤算昨天王班長和他說過的種種：

「……唉！……王家……你真好……你不要怕……我今天回去告訴他們……我叫他們來，我們都有錢……唉！……王家……我們大家養活你……我們不能學官長樣一個人霸一個。我們大家打伙共一個……唉！……王家……你真好！……唉！……天氣真熱……」

王家想到這裏笑了笑，覺得男人都是些貪饞相。既而他又想道：

「饞相也好，我好捉住他們討幾個錢。」

其實王家自己也就有一個貪饞的時候，討幾個錢的想法，那是死了丈夫以後纔有的。他總沒有忘記她自己的丈夫還在的時候，自己也有些貪相。

然而現在，王家對於這些事看得很淡了：要她來，她也不拒絕，只要你有錢。不來，也決不需要，只要生活得下去。她現在，正如像很多人所說的「肉氈條」。如果一個人，花了很多的熱情在她身上，想從她身上叫起熱情的反應，那是會使你失望的。她今天之所以來在門前晒太陽，而不到街上去補襪子的原故，也無非是想做一筆好一點的生意。這個生意，她算了，那比補襪子的進賬要大得多。

王家坐在條櫬上，望望太陽，太陽似乎着了一層微薄的紅色，快要爬上對面的屋脊了。她再望望街頭，街頭行人擁擠。她想了一些不要緊的事情，打了一個呵欠。

「唔………」

她伸了一個懶腰。

那意思似乎等得有點不耐煩。

但她忽而想道：

「我自己太不好，我要留心過往的行人。」

她於是一本正經地立了起來，整了一下衣襟，換了一個坐的姿態，一心不二用地在打量街頭的人物，看有無王班長其人，或者是和王班長抱同一態度的人物。

她耐心地看了好一會。

可是沒有。

過了一會，她老遠地看見了一頂軍帽在人頭裏浮動，一出一沒地，漸漸近了些。她先以為來的是王班長，但是還沒有走到她跟前，便轉了彎，到正街上去了。

她又等。

這一次她又看見兩頂軍帽在人頭裏浮過來了，漸漸走近了些，又漸漸走近了些，沒有轉到正街上去。

她心裏想道：

「來了的，這一回真是來了的。」

但是王家想錯了：來的是三營的探辦，他們鑽進斜對過麵店裏去了。

王家大失所望，嘆了一口氣。但也並不算十分灰心，因為她要是十分灰心的時候，她就不再等了，她就應該提了籃子上街上去尋生活。

她依舊耐心地等。

王家這回又看見兩頂軍帽了，這兩個倒有點像在找王家的：她老遠就看出他們手上沒有拿什麼，而且將頸子伸長了，到處亂瞧。

兩位老總走近了些。

王家自言自語的說道：

「這回該不會假。」

她看見這兩位老總當胸懸掛出外證，七望八瞧地走過去了。

又不是的。

王家這一回失望得有一點冒火：沒有人來找她，算不了什麼；就擱了她一上午的時間，這損失，就太大了。她心裏想：「還不如出去找點衣服補靠得住。」

但是王家這回又想錯了；因為這兩位老總確是新來的顧客。他們走過去，又七望八瞧地跑回來了。而目立在王家門前，仔細地瞧她家的門面。好像在研究她門前有沒有招牌似的。

王家人心裏想：「不會再錯了。」

可是王家早有打算，雖然她很歡喜，可是她絲毫不爲她自己的歡喜所動。她裝做滿不在意地看別處。那兩位老總立在王家前面，向王家打量了一眼，問道：

「這裏姓不姓王？」

王家吞了一包涎水，將身體往下一沉，頭略低，腰身扭了兩扭，把眼球向上一抬，回答道：

「姓王怎樣？不姓王又怎樣？」

「我找姓王的。」

「你說什麼哪？」王家故意地裝做聽不清楚，將頭微微地側過來，讓耳朵對着說話的人。

那位老總再說道：

「我們找姓王的。」

「我們問問你，」另外一位老總接着說，「王家是不是就住在這裏？」

王家用一隻眼睛隨意向他們盯了一眼，隨即突然立起來說：

「我就是王家，你找她怎地？」

這樣一來，兩位老總都怔住了，回不出話。

王家這纔滿意地笑了，將二位老總領了進去。

以後，來王家這裏的老總很多。

(四) 一個怪吝人

王家的顧客雖然很多，但是最有趣味的人物，却只有兩三個；其中頂頂出色的那要算何老總。

他的風格很像一個活捉三郎裏的張三。又像一個木人頭戲裏的木人頭。說話的時候，聲音很怪慢拖地，半天一個字。他的頭很像一個烏龜頭，但是一對眼睛並不像一對烏龜眼睛，頸子瘦長，喉嚨上有一個東西突出。兩個耳朵像兩片囊樹葉子。

這個人，說話做事非常有趣；大家都不討厭他，只有王家一人，覺得這位何老總十分惹厭。

至於王家討厭他的原因，完全不是爲了這人的相貌醜陋，人品惡劣，而是因爲他生性怪吝，一個銅板也不

放鬆。而王家的性格，則喜歡一個男人有錢，爽氣。

因為他們兩個人的性格不同，所以兩人之間，常有爭執。

有一次，王家爲了生意興隆，她就抬高價碼：

關門，原是兩百錢的，

她漲到兩百五。

吃杯茶，原來兩個鈔的，

她漲到四個。

而另外規定了名目是五個銅鈔摸，十個銅鈔看。

王家之所以如此地巧立名目，這事情，大多數的老總也都看得出來：那也不過是忙不過來，用以限制的意見；那着眼點，原不是由於她故意苛索，使老總們爲難。所以大多數的老總們，對於王家的意見，很能諒解。

但是何老總因爲生性怪吝；他表示反對：他是最歡喜動手動腳揩油乾摸的一個，現在白手揩油的事情也不成功，他那肯甘心。所以他說：

「我不贊成！」

第一次說，王家就沒有睬。

第二次他又鄭重其事地對王家說：

「王家，你的辦法，我不贊成。」

「你不贊成？」王家這回有了氣，跑去逼在他跟前問道，「再說一個看！」

「我，我——」

「你你你替我滾蛋！你！」

王家毫不顧惜地說。

但是何老總並不會滾蛋，而且以後還是照常來走動。這是第一次爭端，讓步的是何老總。

然而第二次吃虧的却是王家了。

王家自從加價以後，別的老總並無問題，獨有何老總一個，不爲她節省時間，化上五六個銅鈔，有時甚至於二十分鐘不肯縮手。於是她對於何老總在時間上劃出標準來；即是過了一鍾茶的時間，便要加價。

有一次，何老總摸了很久。

王家最討厭人家不節省她的時間的，他很不耐煩地說：

「快點！時候到了。」

但是何老總並不放手，搖搖頭，表示時候還沒有到。

「時候過了，」王家說，「一鍾熱茶的時候早就過了。要加錢！」

何老總不做聲，他還不放手。

「一定要加錢！」王家很堅定地說。

看見王家真要他加錢，何老總這纔慢慢拖拖地回答道：

「我要多加一個銅鈔，我就是烏龜。」

「加不加？」王家問。

「時候還沒有到。我不能壞規矩。我們在茶館裏吃完一鍾熱茶，要半點鐘的時候。」

「加不加？」

王家這回從頭上拔下耳挖子來做武器。

何老總原是一副不甚要緊的神氣，此刻看見有東西刺過來了，由不得自己慳吝；他只好變做很爽氣地說

道：

「加就加五個銅鈔算屌事！」

何老總答應加了之後，就一直很久的時候不會縮手。

後來，他對王家說：

「我要放手了。」

於是他站一個騎馬擋的姿式，將手緊緊地捏做一把，口中念念有詞地唱道：

「天佛靈，地佛靈，奉請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呔！」

他一面唸，一面就像在畫符樣，把手繞圈子。念到「呔」字，他就把自己的腳猛力一頓，就像道士唱到煞尾的時候，拍令牌樣；同時，將捉住的那隻手，順勢使力向外一拉。

「加就加！」

他像報了一個深仇宿怨似的。

王家被她這一拉，拉得火星直冒，跳過來，照他臉上就是一耳光，罵道：

「你這遭天殺的！」

何老總毫不反抗，只是將手上看了看，說了一聲「縉毛」，就毫不在意地丟掉。

(五) 結賬

王家新近製了一個賬簿；那賬簿有五寸長，八寸寬，藍布圍子，非常美觀。所有來往的老總，他們的名字都落在這上面。她雖然不會讀過書，可是翻開賬簿，那淡墨水寫的名字，誰是誰，誰多少，他却能分別得清清楚楚，絲毫不錯。

老總們的荷包都給王家挖空了，所以她新製了這個賬簿，開始做賬。

一天，太陽正在當頂，天氣悶熱，大熱天的上午，沒有什麼人來，王家拿起賬簿翻了一陣，很覺無聊。樹上的鳴蟬，一聲聲地叫得她非常煩燥，想想沒有什麼事情做，她便丟下賬簿，跑進臥房裏去拿了一床蓆子鋪在地上；坐

下去，捏了一把芭蕉扇子亂搖。

「哎！天氣太熱了！天氣太熱了！」

她自言自語的說了兩句，打了一個呵欠，就隨身往地上一歪。

她剛剛倒下，去將兩隻眼睛閉攏，忽然聽見有人推進門來了：她翹起頭來從房門縫裏向外一看，進來的原來是于連長。

這位連長，王家早就在街上看見過幾次：胸部挺挺的，面孔很白，身段很高，人很精明強幹。

見了連長，王家就用一種非常和人要好的神色；嘻開了口，裝上滿面笑容。還壓扁了嗓音說道：

「哎喲！原來是連長！連長，貴人不踏賤地。今天來，一定是有什麼事故？」

「沒有什麼。隨便在街上跑跑。」

一會連長又說：

「王家，你的名氣到不小哩！到處都曉得有個王家。」

「連長說笑話了。」

她一面說，一面拖了一條櫈，請連長坐。

等連長坐下了，她便一扭一扭地扭到廚房裏去了。

她拿了茶出來的時候，連長在她茶几底下抽出那一本賬簿，翻了開來；那賬簿上面，有叉叉，有圈圈，有老總

門的名字，有洋拐棍記號。除了名字略可辨認而外，其餘的記號，畫得雜亂異常。連長看了一會，並不懂。

「這是什麼，王家？」

「這是我的私賬！」王家說。

「啊！私賬——王家，聽說我連上有很多老總和你有來往。」

王家心想：

「來了的。」

但是她毫不膽怯，只是自己心裏盤算道：

「你怎樣來，我怎樣對付：看你怎樣。」

於是她就反問了一句：

「那個說的？」

「我連上的老總天天偷跑出來。就是跑你這裏。」

「連長說笑話，我又沒有替你管老總！」

「我只問你，」連長說，「我連上是不是有老總天天跑來？」

「是的怎樣？我賣他買！」

王家的態度忽然變得很硬。

「我今天特來同你打商量如何呢，王家？」

「有話請說！」王家簡截截地回了一句。

「你以後再不要接我連上的老總。」

「我曉得那個是你連上的老總？」

「你接的客一大半是的。」連長說。

王家心裏想：「屁話！誰是你連上的老總，我怎麼知道？難道你連上的老總做了記號的？你當連長的知道我也知道？」她很想根據這樣的理由，和連長爭一個清楚明白；可是她在心裏盤算了一回，又覺得爭下去於自己也沒有什麼好處，所以他就變換方針，連忙對連長說：

「要我不接你連上的老總，那也行得，只要把我的賬算清楚。」

於是連長又開始翻那個賬簿了。

「這上面的記號，是個什麼意思我還不懂：那上面有圈圈，有××，有洋拐棍。」

「圈圈二百五，××五十，洋拐棍八十。」

「原來如此！——一共究竟是多少呢？」

王家去拿了一個算盤交給連長，連長替他一個一個地加起來，結果是：四十二個圈圈，五十七個××，七十

三個洋拐棍，一共是十九吊一百九。

算過了賬，連長把那算盤推在一邊沒有講話，王家望望連長，也不做聲。室內暫時沉默。過了一會，連長對王家說道：

「王家，你做生意的本領到不壞。可惜就是打錯了算盤——你這些錢還想要麼？」

「怎麼不要？」王家說。

「他們這三個月裏就不會關餉。不關餉，你向他耍些什麼？」

王家沒有做聲。

「他們這些東西：殺無血，刮無皮。一旦開了差，你去同鬼耍？到時你纔曉得；這個賬總是還了的多！」

王家還是不做聲。

連長看見自己的話起了作用，很得意，他從口袋裏摸出一支煙來，鬥上火，一面抽煙一面說：

「還是照我的主意吧？」

王家這時候很有點不舒服。她早就意識到那是可能的：如果老總們真是一旦開了差，那一筆賬，她真是去向鬼耍？她想還是暫時讓步的好：

「聽憑你，連長，我只要錢不落空。」

「那例好。」連長說，「只要你以後不接我連上的老總，錢我還你，打一個八折還你。洋錢好作四吊，我拿四

塊錢出來。」

但是王家聽了這話，立刻反對：

「那不能，連長，這不是學你們做官來的黑心錢；辛辛苦苦的，那一個也不好少！」

她很頑強地再說道：

「半個也不能少！」

結果是王家得到了五塊現洋。

(六) 生產工具之破壞與修理

然而老總們到王家這裏來的，並不因王家和連長有了協定而減少；王家的生意，依舊不衰。雖然和連長有了協定在先，可是老總如果還是要來惠顧，王家也就沒有拒絕的道理：連長尙且沒有方法對於自己的部屬敲加約束哩！

以後，王家接客送客，還是照常。

一天，火頭軍忽然跑來向王家說道：

「喂，王家，我在朋友那裏聽來一個消息：于連長要來同你算賬！」

對於這個事情，王家早不在心上，所以她也僅是滿不在心上地說道：

「哼！各開門。另開戶。我同他河水不犯井水！」

「他叫你不要接他連上的老總。」

「他連上的老總做了記號的他當連長的人，分得清楚，我也分得清楚。我賣我的，我只要不到他連上去。」

「你爲什麼得他的錢？」

「送到手裏的財喜，老娘怎麼不要——關你的屁事！你打聽這清楚怎地？」

說着這話，王家就站在火頭軍前面來了。

火頭軍知道再要不講兩句恭維的話會吃耳光的；於是一面後退，一面說：

「你有道理！你有道理！」

王家還是抱了「我是賣的」的宗旨，照常營業；火頭軍對她的忠告，她毫無沒有放在心上。

這樣地過下去也不是一天。王家的賬上，又劃了許多圈，××，和洋拐棍。

又是一天的中午，那位子連長又來拜訪王家了。

這一天，王家身着藍色的粗夏布褂褲，躺在床上養神，聽見有人進來了，她一開房門就看見連長立在她堂

屋中間，穿的黃色葛布軍服，白襪，深口細毛呢鞋。身上沒有武裝帶子。比平時更顯得漂亮。

連長看見王家便問道：

「王家，我同你說的話呢？」

「你同我說過什麼話？」

王家第一下就扳起面孔應戰。

「我叫你不要接我連上的老總。」

「我幾時接你連上的老總？」

「你當真的麼？」

「我幾時和你說話是當假的？」

「那你真好！王家。」

王家不做聲，望着連長。

連長忽而走攏了一些，就溫和地說道：

「王家，你不是在騙我吧？」

王家搖搖頭，表示她並不欺騙。

連長這時候彷彿變成了一個急性兒似地貼近了王家。他的表情，有點輕佻，近於猥褻。這假使在別的人做出來，真算不了一回事，就因為是連長的緣故，使得王家的內心突然感到一種惶惑不安，感到壓迫難受。這時候的連長，在王家的眼裏，不獨是一個英俊可愛的青年官長，而且是一個溫柔鄉裏調情的聖手哩！

王家正在有點驚怪連長爲什麼要如此的當兒，連長忽然對她將手比了一比，急切要求地說道：

「王家我們來……如何？」

王家靜了一靜神，連忙說道：

「連長，請你不要開頑笑！」

「我爲什麼要開頑笑？」

連長很誠懇地說。

連長並不是開頑笑，說話很作真；但是王家還不十分信任似地，一疊連地說道：

「連長，你是做官的人！你是連長，你是老爺！你那能看得我們上眼？」

「信我的話，王家。」連長面上十分誠懇非常正經而且急切要求地說，「我有什麼說什麼的。你還不曉得我的意思麼？我是——我叫你不要接我連上的老總。——」

王家看看連長的面孔，由那面孔的說明，那是絲毫不假；王家心裏忽而把這事情想通了：連長叫他不要接他連上的老總，原來是有意思的，原來連長想獨占。

「當真的，原來他是想獨占！做官的人都是想獨占！」王家這樣想。

她覺得——她雖然不是花魁，而現在竟有人來獨占了。

而來獨占的又是很漂亮有地位的連長。

像這樣的一個喜悅，對於王家，抵擋得住麼？那真是天外飛來的呀！她能够鎮定得住麼？

她往連長臉上看了一眼，陡然一下撲了上去，用雙手箍住連長的頸項，用一種哀憐的腔調叫道：

「噯呀！連長！我的人我莫非是在做夢麼？」

她緊咬着連長的肩膀，眼淚往下直吊。

連長連忙使勁掙脫王家的擁抱，說：

「王家！快放手，不是在做夢，等一刻你會曉得的。不是做夢！」

王家再緊緊地抱了一下，然後纔放手。

王家放了連長去坐在床上，連長也跟去坐在床沿上。並且催促王家脫掉衣服。

王家開始脫衣服了。

「要快，王家！」連長說。

王家就快。

「要脫光，王家！」

王家果然就脫光了。

「要楂開來，王家！」

王家就依照他所說的做。

連長一面和王家說話，一面脫掉左腳上的一隻鞋子，將鞋後跟用右手緊緊地抓住；說時遲，那時快；當王家

揸開腿的一瞬間，于連長便將拿鞋的右手騰空，舉過頭腦，使盡平生之力地打了下去。這一下，也實在有勁，只聽得「拍」地一聲，如同大刀劈竹。

並且口裏還要惡狠狠地喊道：

「我看你還賣不賣把我連上的老總！」

那思緒正在幸運之域流連忘返的王家，被這一打，她的那種思緒就被截斷了。立刻，她就意識到受了騙。她伸過手來撈了個空。她喊道：

「于新漢，你是好漢就不跑！」

但是于新漢並不是她所期望的那種好漢：第一步，他就提了鞋子跳了丈把遠。第二步，就跨出了房門，再拔上鞋子。不到三秒鐘，就跑得無影無蹤。

(七) 罵陣

頭一天王家的生產工具被子新漢用鞋板毀壞了，他一個下午不會留客。這是第二天。

第二天一清早，王家聽見烏鴉叫，依照她的經驗，聽見烏鴉叫，那一天，就要不順利。果然不錯：她起身來，看看自己被打的地方，不看還可，一看了，不免大吃一驚：原來腫了。她仔細瞧瞧：腫得像一個黑麵包子。

「于新漢那個遭天殺的！」

王家恨恨地罵了一句。

繫上衣帶，走了幾步路，竟有十分痛楚。她不免又痛心切齒地罵道：

「于新漢那個遭天殺的！」

王家則是在痛心切齒地咒罵，可是于新漢並沒有絲毫損失；于新漢毫沒有損失些什麼，而王家的痛楚却是真實的。因此，王家就更是憤恨。至於這種憤恨的性情，仔細分析起來，那是屬於人類最無可奈何的一種。

一整天，王家又不曾接客。

不能接客，對於王家，那是生命相關的事情啦！

她坐在家裏的破躺椅上，前面擺了兩個高低一樣的小馬鞍，將腳楂開來，擱了上去。心情不好得很。有些老總跑來光顧，可是她不能留客，她說她有病，老總們也不會和她多纏，坐坐便走了。

這一天的夜間，她一整夜翻來覆去，不會入睡。她是想到報仇雪恨的事上去了。她想，她只要可以走得動，她便要去找于連長拚命。

第三天，她一老早便跑起來了，痛楚算是稍稍好了一些，她便開始準備：她獨自跑到一家藥店裏去買了一張膏藥回來，將打傷的地方貼上。然後跑到廚房裏去找了一把菜刀，提了一個枕板，夾了一條板棧，將門鎖上，出街來了。

街坊鄰舍對於王家近來的生意興隆，是知道的。對於王家兩天來不幸的遭遇，却毫不知道。他們今天突然看見了王家這種氣急倉促的神情，都不免怪異。

可是王家毫不去管這些人怪異不怪異，她只顧走她的路，夾了板棧，提了枕板，扳起面孔，眼睛向着前方，一夾一歪地走她的路。

走了一條街又走一條街，橫過一條街又走一條街，街走完了，然後沿着青石板路向前走去。走到于新漢的連門口她纔停了下來。這時候，跟她走到此地的人已經很多了，都圍攏打聽消息：

「喂，王家，出了什麼事？」……

「喂，王家——」……

「喂——」……

問的人雖然多，可是王家一個也不理；她把板棧放下來，將枕板刀擱上去，然後排開圍着她的衆人，向連門口走去。

守門的崗衛是一個瘦小的兵士，肩了鎗，赤了一雙腳，站在門口。見王家往裏面走，連忙擋住去路，並且問：

「你找那一個？」

「找你們連長講話。」王家理直氣壯地說。

「我們連長不許閒人進去！」

「叫你們連長出來和我講話。」王家說。

「我們連長不在家。」

「死了？」王家說。

「站過去，站退些！」那衛兵擺好了姿勢，把鎗從肩上放下來威嚇她。

「小頭鬼！」

王家知道和他纏也無益，便不去和他計較，祇在他面前叫了一句「小頭鬼」便退下來了。

她回到自己擺板櫬的地方，面向着連門口，騎坐在條櫬的一端，另一端擱了枕板，她提起刀來，在枕板上剝了一下。

「于新漢！」

她喊了一聲于連長的名字，然後又一刀剝下去。接着便開始了：

「于新漢！剝你這紅炮子穿心的小兔子！剝你快出來和老娘答話來！剝你這騷表子養的東西呀！剝你這紅炮子穿心的臭雞種呀！剝你也有姊和妹呀！剝你也有娘和女呀！剝你爲什麼不去打你姐和妹的麻皮呀！剝你……」

王家穩坐在條櫬上，口裏數數落落地叫罵，每叫一句就剝一下枕板像押板眼一般；這種罵法，十分別緻；這裏，凡是足以使被罵者聽了傷心的話，都罵出來了。可是于新漢並不會出來回罵。

這時候，聽的人也覺得別緻，其中有一位米店裏的老板向她問道：

「噯，王家，我看你的的確是受了冤屈樣；你到底爲了什麼啊？于連長難道有什麼事得罪了你？」

王家也罵得累了，聽了米店老板的話，就把刀放在一旁，雙手往腰裏一叉說道：

「嗨！三老板，你那裏曉得！」

於是三老板就更進一步地問道：

「唔，那一定有點講究的。你說啊，王家。」

王家就把那出事的經過說了一遍。爲了她要使得聽的人覺得她的理由十分充足，爲了她要獲得別人的同情，她講到要緊的地方，就大聲地叫道：

「我說出來大家評評理看：我在這地方那一個不曉得我的。我做我的生意，我是賣的那曉得大前天于新漢跑到我家裏來，花言巧語地騙得我把衣服脫掉。好！等老娘脫掉了衣服，他就捨死亡命地一鞋板打來。噯！你們想想看！我是犯了什麼玉律天條，皇家國法！」

三老板搖搖頭，表示很同情於王家的並沒有犯天條國法而被打。但是不一會，他又這樣問道：

「噯，王家照說于連長也有個講究的。難道他無端地就下煞手？」

「他有什麼講究；他當了官就不講道理！他說我不該接他連上的老總。大家評評看：我曉得那一個是他連上的老總？難道他連上的老總做了記號的？你們說看：天下可是有這種道理？——老娘靠麻皮度日子，他動手就

「打你們想想看！」

聽的人都覺得王家的語言有味，事件新奇。都拍起手掌來笑了。可是王家還在那裏咒罵打了她的于新漢。等到她自己覺得有幾分疲倦的時候，她這纔辭別了衆人，夾了板櫬，提了枕板刀，一歪一夾地走了。走不多遠，她還不時扭過頭來看看連門口，看看有無于新漢的蹤跡。

(八) 改邪歸正

王家自從罵陣之後，她就轟動一時；以前她聲名的傳播總不出街坊鄰舍和老總的這個範圍，知道王家的人，畢竟不能算多。現在這樣一來，情形就不同了：就是上流社會的人，也都少不得把王家作爲談話的資料。把她當作一個特異的人物。

有一天，商會會長的太太在乃園裏請客。在座的都是些闊人的太太。他們散席之後，隨便就談到王家。

後來有一位太太提議去把王家叫來詢問她的底細，作爲餘興。這提議立刻通過。於是就有兩位馬弁奉了司令太太的命令去請王家。

這事情王家並不知道；她正在家裏收拾舊日的「行當」，在打算今後的活計；她拎起那破籃子來，東翻翻，西翻翻，提起來又放了下去，放下去又提起來。那籃子裏，雜七裏八，零亂異常，正像王家目前的心境。她看了這些東西，只是不得要領地搖頭嘆氣。

正這當兒，王家聽見忽然有人扣門了，她去開門一看，原來是兩位穿得整齊而又不相識的老總。

王家以爲是上門生意，便請他們進裏面坐。

可是兩位老總都站着不動，齊聲說：

「你就是王家麼？有點事，請你一道去。」

王家聽說請她去，心裏滿不自在，她以爲由於連長的搗鬼，事情就這樣發作了哩。她正在躊躇不決的當兒，有一位馬弁又催促道。

「我們太太請你馬上就去。」

聽說太太請，王家這纔安心了許多，連忙問：

「在什麼地方？」

「乃園。」

「乃園，我知道了，你們先走，我就來。」王家這樣說，想進去打扮一番。但是被一位馬弁拉住了。他們要她馬上就去。

於是她就只好帶了門隨了馬弁出來。

王家跟在馬弁後面走：穿街過巷，轉彎抹角。又早驚動了許多人；這些人，也都跟在王家後面走。大家都猜想：又出了新鮮把戲。

吊在王家屁股後面的人，有的伸過頭來問：

「喂，王家什麼事？」

但是王家正在想自己的事，沒有去理。

到了乃園門口馬，奔進去了，王家也跟了進去。跟在王家後面的羣衆，都被看門的人截留在門外面；他們不能進去，都拉長了頸頸向裏面窺探。王家偶爾回過頭來，看見他們這種神情，心裏好笑。

在花園內，經過爛石堆成的假山，沿着荷花池子的左岸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停在一座樓房前面，馬弁先上樓去了，王家就趁這機會回過身來，仔細端詳了一回園內的景色：花園內，有迴廊，曲水，假山，秀石，草木，蟲魚，佈置得有條不紊。這樣一個所在，王家是輕易不會到過的。她一疊連聲地誇道：

「這樣的一個好地方！這樣的一個好地方！」

她正鑒賞得入神，馬弁忽然下來傳見。

到得樓上，她抬頭一看：滿眼都是女人。

王家也是女人。

然而這些女人，和王家是大不相同的：就是和王家以前所見的女人也都兩樣：她們都裝扮得像些絕世美人：身上所着的衣服，都是亮晶晶的，光彩奪目。手上所用的東西，也都是亮晶晶的，光彩奪目。樓上的器具，櫃子上的陳列，也都十分顯明別緻，教王家看起來，真是玲瓏滿目，美不勝收。

王家站在這裏，低了頭，望望自己的衣服，自己的衣服太不奪目了，自己是滿身粗糲；置身於這樣的環境中，真使她感到一種莫大的威脅。

她正在惶惶然不知所可的時候，那些太太之中的一位，指了一個圓檯叫她坐。

她說了一聲「謝謝太太」便坐了下來。於是太太們就你口我嘴地發問：問她的姓氏。問她的籍貫。問她的家世。問她的年齡。

王家一一作答。

最後，太太們就問到于連長和她的事上去了。

她看看這些太太們對她並無惡意，於是她就將事件源源本本不厭求詳地說了出來：她說她自己做生意的態度是光明清楚，認錢不認人。她說于連長對她是如何兇惡，毫不講情理。她說于連長第一次對她是如何利誘威嚇。她說于連長第二次去找她是如何欺騙和下毒手。

她講到了被打的一節，非常興奮：站起來，以一種最能傳神的姿勢，連講帶做地說：

「他叫我檯開來。我就檯開來。檯開來，好他就捨死亡命地一鞋板還惡狠狠的說：『我看你還賣不賣把我運上的老總！』我就連忙下來捉他，沒有抓得住。我說：『于新漢，你是好漢就不跑！』」

那些太太聽了她的敘述，都笑得前仰後合。有的拍手。有的擦眼淚。有的倒在別人身上喘氣。可是王家還在正正經經地說她被打傷以後去罵陣的盛況……

但是王家的目的，也並不是要將自己的故事拿出來供人取樂：她這樣做也是有自己的道理的：她就相信對這些有錢的官太太們，站在她的地位上，只有這樣來巴結，纔可以取得她們的歡心。並且她相信自己此刻如果有個什麼要求提出來，這些太太們一定不致使她失望。所以，她敘述到了收束的時候，她以感傷的調子訴說道：

「噯？太太們！我是命苦啦！我那裏就願意這樣下着？我是只要有飯吃。我想積幾個錢開茶館！」

果然，王家這樣打抽豐的方法，獲得很好的效果：太太們都願意幫助她開茶館：有的願拿出三十。有的二十。至少也是十塊。太太們所提的賞賜，一共措起來有一百多。

她得到這一筆錢，回到家裏來，就連天去叫木匠修鋪面。叫泥瓦匠打爐灶。雇小厮跑街，挑水，沖茶。買了一切用具，掛上「不長園」的新招牌。做起茶館生意來了。

自後。老總們就沒有上門來和她勾搭。

她做了老板娘。一天到晚就坐在破輪椅上指揮一切。這事一傳十，十傳百，傳到于新漢的連上去了。連上的老總們都說：

「王家教我們連長一鞋板打得改邪歸正。」

(九) 老板娘的儀態

王家做了老板娘之後，她茶館裏的生意逐漸興隆，細算起來，很有錢賺。她現在的生活，比起那些闊人太太們的豪華，相去雖然很遠；可是她再也用不着倚門接客，和提籃子上街了。

她坐在自己店子內，呼一喝二，神氣非凡。

回想到從前，她對於自己的現在，十分滿意。

不過還有一件事情使王家感到威脅。那就是，那些太太們常常要來叫她去。

太太們之所以常常來叫王家，也並不是故意要給王家以威脅。她們不過是對於自己生命力的剩餘，常常覺得無法消耗，所以偶有興會聚在一起的時候，還是要把王家叫去助興。叫王家談她過去做生意的情形，和她被打的經過。但是這種題料談過一次，二次，三次……談的人談得太多，聽的人也聽得太膩了，却不覺得有什麼稀奇。於是太太們爲了要把自己這種餘興做得生動有趣，並且爲了顯得自己超俗和瀟灑，有的便出來花樣翻新，親自動手表演；這表演的程序也非常之簡單，就是把一位太太跑到另一位太太前面去，照那粉腮上擱一巴掌，一面打的人口裏也惡狠狠地說：

「看你還賣不賣把我連上的老總！」

被打的太太自然而然地就追過來，罵一句：

「你是好漢就不跑！」

有的要故意學了王家的腔調叫道：

「于新漢你是好漢就不跑！」

她們做過之後便回過身來問王家：

「王家，你看這樣像不像？」

王家就只得點點頭說：

「像。」

或是說：

「有些像。」

於是太太們都很滿意地笑了。

王家也就裝作很滿意的樣子，陪笑着。

接着有第二個人再做再問她：

她又得說：

「像。」

或是：

「有些像。」

太太們笑的時候，她又裝做滿意的樣子陪了笑。

然而王家的心裏却並不認爲開心。

她對於這些太太們，見了面，雖則裝做是滿臉的笑容，然而她那怨毒的情懷，却滿藏在自己心底。她的心裏是充滿了不平和敵意。

她常常惡狠狠地心裏詛咒道：

「讓鬼捉去打她們一鞋板就好了！讓鬼捉去打一鞋板！」

像王家這樣的女人，本來是把恥辱看得太平淡了的。只要不過重地打傷了她，她總可以不把這放在心上。可是現在又不盡然。——也許是因爲做了老板娘，地位變遷了的緣故吧？

她時時刻刻在心裏想；她覺得人生在世，都是一樣，兩脚行路，兩手做事，太太們是人，她王家也是人，爲什麼太太們要那樣有聲光，而她却受人的奚落和嘲笑呢？她王家身上並不缺些什麼，爲什麼她要倒楣一世呢？唉！王爺實在不懂道理，不懂道理！

然而她最憤恨的是這些太太們也不懂道理！

如果她們還懂道理的時候，就應該知道她王家從前也有過一個宏大的志願的呀！她從前也希望過自己能够當太太。闊闊氣氣正正經經地爲一世人。假使王家的這種希望真能如期實現，那她不是和這些太太一樣受人恭維，十分闊氣麼？

換過來說：倘使這些太太也和王家一樣靠山崩靠水水流的時候，那也是很糟糕的呀！就是：如果她們也

像王家一樣沒有嫁得一個好的男人，做不成太太的時候，那她們不免也就要在任何人面前揸開來，而遇見了連長那樣的人，那鞋板也就會毫不留情地光顧到她們身上去。

鞋板也會毫不留情地光顧到自己身上去，她還會笑王家麼？

王家之所以憤憤不平的原故，就是這個。

每次，她從太太們家裏走出來，一出門她就一疊連聲地說：

「叫鬼捉她去吊起來打一鞋板！叫鬼捉她去吊起來打！」

她口裏咒罵，心裏憤怒，垂頭吊頸，好像又被打傷了的；但是等她一脚跨進了自己的門，那種聲光就不同了；因為這是她的世界，她要擺老板娘的架子。她將面孔扳起來，顯得十分難看；只要有一點由頭可找，她就要大逞威風，不是罵燒水的伙計用多了煤，就是挖小厮的栗鑿，說他偷懶。萬一連這種「空子」都尋不出來，那她就去坐在破輪椅上點頭磕腦地，將巴掌拍在自己膝頭上，兩腳落地又騰空地踩在地板上，口裏咕嚕着：

「嘿！老爺有得錢好！……嘿！嫁得老爺好！……做太太就了不得！……一樣麻皮換錢！……都一樣都一樣！……夾得緊！夾得緊！脹不破！夾得緊！配笑我！配笑我！……配？……配？……吓！……」

「吓……」她噴出一包口水。

每次她這樣發氣，那沖開水的小厮就要躲在她後面偷看，而且偷笑。要是被王家發覺了，她就會拿出老板娘十足的威嚴罵道：

「死貨泡」壺茶來！

—文學三卷一號

鼠牙

魯 彥

一

「我的穀子少啦！」

一天早上，阿德哥到穀倉裏去拿穀子的時候，湊巧碰到阿生嫂也在那裏拿穀子。她看見他進去，不打一個招呼，劈頭就是這末一句，眼光銳利地釘着他，彷彿在懷疑着那沒良心的勾當是他幹的一樣。

阿德哥氣忿地揭開自己的穀倉，裏面一個角落裏，周圍約有三寸寬，凹下了寸把深。——他的穀子可真的少了！

還在十天之前，是和外邊一樣平的，甚至可以說，還要高了一點，因為他總是就近邊的拿，拿不到裏面去。若說是外來的賊，一定夜裏進來，成籬成擔的偷了，決不止這一點；偷到了手，便得開開大門抬出去挑出去。然而大門是他開關的，可沒有一天早上不好好關着。裏面的賊呢，別的人家沒有婚喪大事，也沒有髒穀做衣服，沒有緣由送親堂。穀倉就在祖堂的後面，不走祖堂是沒有別的路的。後堂只有他和阿生嫂兩家有份，別的人即使進了祖

堂，又誰敢走進後堂呢，況且他們都在那裏放了穀倉。

他這樣想着，腳底下忽然踏到了一粒一粒的穀子。低下頭去，他看見在他的穀倉和阿生嫂的穀倉中間，散落着很多的穀子。阿德哥抬起頭來，也用銳利的眼光釘住了她，氣忿的說：

「鬼偷的！」

「可不是鬼偷的是什麼！」阿生嫂一了撇嘴，惡意地笑了一笑。

這嘴臉叫他受不了，倘若阿生嫂是男人，他早已拍的一個耳光打過去了。——然而她是女人，阿德哥只得按捺住了。

「大家鎖起來！」

「你鎖吧！我是孤孀！不怕人家吃掉我……」

他跳起來了：

「你不鎖，我也不鎖！我也不怕人家吃掉我！」他氣得穀子也不拿，丟着籬走了。

「明明是她拿了我的，故意把裏面的扒一點到外邊，又假裝着他自己的穀子也少啦！」他回到家裏，氣洶洶的對他的妻子說，「少了穀子還不要緊，我阿德活了四十多歲，今天却被那惡婆誣做賊看啦！」

「她仗着孤孀的勢！你怕她，我就不怕……」阿德嫂咬着牙齒說。要不是她的大女兒阿珍拚命扯住她，她便跑到阿生嫂那邊去了。

阿德哥的房子是在祖堂的西邊，前後兩間。阿生嫂的在東邊，也是前後兩間。後堂正在他們兩家的後房的中間。後堂外有一個院子，是兩家有份的。他們的曾祖父這樣的分給他們的祖父，祖父傳給了他們的父親，父親又傳給了他們。他們都是三代單丁。阿生哥已在三年前死了，只剩下阿生嫂和一個十三歲的兒子阿長。阿德哥這邊倒有兩個女的，兩個男的。自從阿生哥死後，阿生嫂時常到阿德哥家裏來麻煩，今天討這樣，明天借那樣，還時時哽哽咽咽的訴苦，說她窮，過不得日子。阿德嫂早就够討厭她了。論財產阿生嫂的田比她多。論人口，比她少。論家事，比她清閒。然而阿生嫂還不知足，老是借着孤孀爲名，想從她這裏拿些什麼東西去。一隻碗，一根草，都要借了去就不歸還。

「現在又拿我們的穀子啦！」阿德嫂對着阿德哥狠狠的說，「都是你這老不死。老是說算啦算啦，她是孤孀！你得了她什麼好處……我可不答應！再不准借什麼給她——一根草也不答應……阿嫂，阿嫂，少喊些吧！真肉麻！」

「算啦，算啦！好好的同你說，老是先自己吵起來——你想個什麼方法，穀子不再少呢？她可不願意我們鎖起來。」

「不中用的男人！到你的田裏去吧！我自有辦法的！」

第二天早上，阿德嫂床邊的板壁上挖了一個小小的洞。從這洞裏，可以望到後堂的兩個穀倉。

「偷吧！好偷啦！」她故意大聲的說着。

這時後堂那邊忽然發出聲音來了，好像是切切的語聲，蹣着腳走路聲。

阿德嫂跪在床上，貼着板壁，貫注了精神，往後堂的前後左右搜索着。

「媽……」後堂那邊有小孩在叫。

阿德嫂忽然看見了那邊板壁上也有了一個小小的洞，洞邊正貼着一隻靈活發光的孩子的眼睛，隨後脚少響，那邊就換了一隻大人的眼睛，惡狠狠地正對着她這邊望着。

「還不是做賊心虛！早已在那邊挖了洞探望啦！」阿德嫂心裏想，禁不住重重地拍着板壁，尖着嘴，像趕什麼似的，發出一種聲音來：

「嗤~~~~！」

那邊阿生嫂也拍了一下板壁，發出了同樣的聲音：

「嗤~~~~！」

「鬼偷我的穀子！」阿德嫂罵了。

「畜生偷的！」阿生嫂在那邊應着。「吃了我的穀子爛舌根！」

「偷穀子的爛肚腸短命鬼！」阿德嫂在這邊拍着手掌。

「斷子絕孫！」阿生嫂在那邊拍着床沿。

「……………」

有一夜，阿德嫂突然把阿德哥推醒了。

「賊又在後堂偷穀啦！」她低聲的說。

阿德哥沒有聽清楚，只聽見一點尾聲，隨後就很靜寂。他們屏息的過了一會，後堂裏的聲音又起了。像是脚步聲，開穀倉聲，舂穀子，倒穀子聲。

「媽！小孩的低低的叫聲。」

「不要做聲！輕輕的！」阿生嫂的很輕的聲音。

「你看！還不是那孤孀……」阿德嫂附着他丈夫的耳朵說。

於是他們祕密的起來了，不點燈，也不穿鞋子，輕輕的開了門，一個往後堂外的院子，一個往祖堂的門口。阿德嫂相信阿生嫂一定從祖堂進來，阿德哥是男人，有點不便，所以她獨自當了那一路。

這一夜正是秋盡冬來的月底，天氣很不好，外面漆黑的什麼也不看見。阿德嫂很小心的躡着腳摸索了過去。

「做賊方便，捉賊可也方便……現在可落在我的手裏，怎樣也逃不掉啦！」她暗暗想着，心裏非常的痛快。出了前屋，轉了一個灣，阿德嫂漸漸走近祖堂的門口了。什麼聲音也沒有，只聽見她自己心頭的跳動的聲

音。

她摸到了祖堂簷口的第一根柱子。

她和道祖堂兩邊的門都是上着門的，只有中間的兩扇可以進出，她便又着手斜對着中門攔了過去。

突然——一隻冰冷的手伸了過來，正觸着了她的手……

「賊……啊……」她驚駭地發出了尖利的叫聲，倒退了幾步，無意中彷彿覺得那賊是一個可怕的男人一樣。

就在同一個時候，那隻冰冷的手也驚駭地倒退了幾步，發出戰慄的聲音：

「賊……啊……」

阿德嫂清醒過來了。那是阿生嫂的聲音，一點也不錯。果然是她！阿德嫂又立刻膽壯起來，惡狠地向那發聲音的地方撲了過去。

這時阿生嫂也已對着她這邊撲了過來。

兩個人抱住了腰，攔住了手，你揪我，我揪你的攪做了一團，一面叫着捉賊，隨後就倒在地上滾着打着。

同時，後院裏的喊聲也起了。阿德哥在黑暗中追逐着阿長，阿長在躲着罵着，都喊着捉賊。

阿德哥的一家人點着燈起來了，大門內同住的鄰居們也起來了。有的背着棍子，有的拿着刀，都大喊着捉賊，往祖堂前和祖堂後奔了去。

「賊在那裏？」

「不要放他走！」

「綁起來！」

「打打打！」

有些人叫喊着找尋着，有些人躲在被窩裏喊着助威，鬧得隔牆的鄰居們也點着燈起來了。

「捉到了嗎？」隔牆有人問着。

但是等到拿着燈籠走近祖堂和後院裏，大家都驚愕地呆住了。

阿德嫂和阿生嫂在地上滾着，打着，撕着，衣服都破了，臉上手上腕上流着血。那邊是阿德哥和阿長撲來跳去的追着罵着。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賊沒有捉到，却自己先打起來啦！」惠生房長大聲的問着。

「她就是賊……她偷我的穀子……」阿德嫂一面撕打着，一面叫着說。

「她偷我的穀子……她是賊……」阿生嫂叫着說。

「唉，真沒道理！有話好好說！你們兩個人發瘋了嗎？」

「放手！放手！大家放手！」

幾個女人叫着，勸着，好不容易纔把他們扯開了。但是她們還拍着手掌不息的罵着。

「好啦，好啦！到後堂去看！」惠生房長提着燈籠走近了祖堂的門邊。門關得緊緊的。惠生房長拉着開來，便嗚嗚的響了。

「真是發瘋啦！」他喃喃的說着，「門關得好好的，誰進過祖堂！」

「我聽見她在裏面！」然而阿德嫂和阿生嫂都這樣說。

後堂門也關着。裏面並沒有什麼痕跡。揭開穀倉來看，兩邊都說少了。

「你們看吧，我用穀扒畫的記號在這裏！」

「你們看這地上的穀就知道，不是從我這邊到她那邊？」

「我看你們都弄錯啦！」惠生房長搖着頭說：「半夜三更，好冷的天氣，害得大家睡不得！她們是女人，阿德，難道你也這樣胡塗嗎？哼！明天把那一隻角爬開來看看吧，你們就會明白的！」

「房長的話不錯！那很像是老鼠偷的！」

「我從前的穀倉也正是這樣！房長的話很對！」

大家說着勸着，推的推，扯的扯，總算都回去睡了。

三

「那裏有這許多老鼠——還不是她那邊過來的！」阿德嫂氣忿的說。

三天後，她從妹夫家裏捉來了一隻小貓。牠咪咪的叫着，長着一身很美的玳瑁毛。「冬狗夏貓」她正是在夏天裏生的，會捉老鼠是毫無疑義的了。

但是第二天早上，阿生嫂房裏也來了一隻貓。牠的叫聲宏亮而且兇惡，苗烏苗烏的叫着，却是一隻老貓。過了幾天，阿生嫂把繩子一鬆，牠就首先跑到阿德嫂這邊來。那真是一隻可怕的貓，和野貓一樣，又大又黑，兩隻眼睛和狐狸的一樣，炯炯地發着可怕的光。阿德嫂的小貓見着她就嚇得躲藏起來。

後堂裏的老鼠現在不安了，時常吱吱的叫着，成羣的奔跑着，逃到阿德嫂這邊的樓上來，樓板上像有幾十個人在那裏跑着，樓板就要穿了似的。

「現在老鼠可給她捉光啦！」阿德哥高興的說。

但是阿德嫂却不相信這個，她覺得這於她家更不利。

「那裏捉得光！」她撇一撇嘴說。「你看吧，牠把那邊的老鼠全趕到我們這裏來啦！」

阿德嫂的預料很準確，從前她家樓上很少老鼠的動靜，現在一天比一天鬧了。那隻老貓一到夜裏很少到這邊來，只在阿生嫂那邊苗烏苗烏的叫着，不大管這邊。這邊的小貓年紀輕，只會咪咪的叫，老是捉不到一隻老鼠。日子久了，在樓上的老鼠愈加膽子大了。

勤勤勤勤，噉噉噉噉……

牠們在樓上咬着櫃子，櫃子。

叮咚叮咚，乒乒乓乒……

牠們掀着桶蓋。

有時牠們又咯轆轆的滾着什麼。

每夜，阿德嫂眼睛纔閉上，樓上的響聲就發作了。她喚着貓，小貓咪咪答應了幾句，樓上也就沉寂了一會。但她朦朧地又將開始做夢的時候，樓上的響聲又起了。

「這怎麼過日子呀！」阿德嫂氣得拍着床大罵起來，「都是那鬼東西把老鼠統統趕到這邊來啦！」

於是睡在她身邊的三歲男孩就突然從睡夢中驚醒得哭了，接着便是那六歲的女孩也哭了起來。

這時阿德哥和那兩個孩子也睡不熟了。她嘆着氣，埋怨似的說：

「啊呀，算啦，算啦！你這麼一來，就天翻地覆啦！我白天要到田裏去工作的哩！給我好好的睡吧！」

「難道我白天不要煮飯，洗衣，喂奶？——我幾時白天睡過覺嗎？我不愛在夜裏睡覺嗎？誰弄得我們天翻

地覆的！你得了她什麼好處，不怪她倒來怪我……」

「又來啦！……老是這麼一套！……明天再說吧！……」

「這許多老鼠，你總得想一個法子吧！……」

「忍耐一點吧，小貓大了就有辦法的……」

「老是小貓小貓！虧你一個男子漢還抵不上一隻小貓！」

「啊呀！算啦，算啦！我說！」阿德哥終於因了日間過度的疲勞，打着呵欠睡熟了。

阿德嫂也够疲乏了，口裏咒詛着，也漸漸睡熟了去，夢中猶聽見老鼠的各種各樣的響聲。

樓上本是堆積東西的地方，現在各樣東西都破的破爛的爛了，不是在這裏給你咬上幾口，就在那裏給你啃幾下。籬及稻繩，畚斗和風箱，幾乎都不能用了。

「這還了得！這還了得！」阿德嫂一走到樓上就像發瘋似的團團轉了起來。

這裏那裏全是尿燥臭，真叫她作嘔。

「給那鬼東西害得够啦！害得够啦！」

然而這事情似乎還不止如此，阿德嫂這邊是一禍未除，一禍又來了。

那就是那隻老貓。

牠現在只揀着白天來了，好像牠第一步驅逐老鼠到這邊來的使命已經完成，接着就開始牠的第二步的工作。

牠追逐着小貓又追逐着小雞。一天，竟把阿德嫂的一隻小雞趕到了陰溝洞裏，死在那裏。阿生嫂很像故意不喂牠，所以牠總是餓鬼似的跑到這邊來搶小貓的飯碗。這還不够，牠還要頂食罩，開櫥門，推鍋蓋，翻瓶飯。

碰浪，碰浪！……

牠時常打破阿德嫂家裏的碗盞。

「你這畜生，我和你前生結了什麼冤呀！你要這樣作弄我！」阿德嫂跳着叫着，幾次背了門闥追打牠。

然而牠並不怕。牠跑得快，跳得高。無論阿德嫂家裏的人怎樣追打牠，一個不注意，牠又在翻碗盞找食物了。

「我不結果你這狗命，我不是人！」阿德嫂發誓說。

牠不再趕牠了，她想着種種的方法，要捉到牠。

於是這老貓終於給她捉到了。

她故意在食罩下擺下幾塊連骨帶肉的魚，用木根小棍子支起了食罩的一邊，讓牠剛剛可以進去，但在食罩上却壓着一條很重的硬木方凳，足足有十來斤重。

派……

老貓一進食罩，觸着小棍，食罩就壓了下來，只剩着一個尾巴在外面。

苗鳴！苗鳴！苗鳴……

牠大聲的號着。

阿德嫂便把牠網了起來，拿着鐵錘，當頭擊了下去。

老貓抖動幾下，不再響了。

當天晚上，牠被丟到了後牆外的田裏。

阿德嫂現在心裏痛快了。除去了老貓，好像已經除去了所有的老鼠一樣，她的小貓現在也出來趕老鼠了。

她每天只喂牠一頓，而且只在中午，其餘的時候讓牠餓着去找老鼠。

她聽見牠在樓上狼命的追逐了幾夜，老鼠的聲音果然漸漸靜了。

吱，吱，吱，吱……

後堂裏漸漸熱鬧起來，又漸漸冷靜起來，彷彿在阿生嫂那邊吵鬧了。

她時常聽見阿生嫂在半夜裏咒罵的聲音，拍着牀沿騙嚇老鼠的聲音。

「一報還一報！阿德嫂得意的說，「你會趕過來，我會趕過去！」

然而老鼠趕走沒多天，阿德嫂的小貓也不回來了。

啾~~~~~啾~~~~~

阿德嫂的大女兒聽見牠在阿生嫂的廚房裏慘慘地叫了兩聲，以後便寂然。

第二天，阿德哥在後牆外的田裏找到了小貓的屍體。

四

「沒有辦法的算啦算啦！」阿德哥說，「忍耐一點吧！」

「你叫我受罪，倒叫她去快活嗎？」

「大家一樣的。這邊有老鼠，那邊不會沒有。老鼠不是死東西。你仔細的聽吧，牠還不是在叫着趕着——真

要只是我們這裏有，也足見得我們的興旺，所以趕不走牠們。你不記得從前林家阿嬌怎樣說的嗎？她說她家裏火燒前半個月，就不聽見一隻老鼠的聲音，牠們已經先搬了家啦！我祖父也常說，那一家老鼠多，那一家必定興旺。老鼠是有靈性的……這樣想想吧，做什麼要自尋苦惱呢……」

「好啦，好啦！你終是給她辯護！人家弄得天翻地覆，也是我自尋苦惱！——我以後不管啦！無論什麼事情不要來問我……」

「又生氣啦！啊呀！就算我說錯了好嗎？」

「你會錯嗎？你不會錯！都是我！我不怪你就是！老鼠原來弄不光的，既然越多越好，就讓牠們來吧！把我們的飯讓給了牠們也好，牠們纔會生兒子，纔會叫你家裏興旺哩……」

「好啦，好啦！睡吧，明天再說！不要生氣啦！」阿德哥陪着小，心，纔按住了阿德嫂的氣。

可是阿德嫂也真的不想管了，反正是弄牠們不完的。牠們會跑，會生，又狡猾。

「讓牠們去！就讓牠們去！橫直這邊沒有啦，那邊也會過來的。這邊多了起來，也不怕不到那邊去！」

「這話對啦！」阿德哥說，「老鼠到底是小東西，無論怎樣多，也吃不了好多東西，咬不爛好大的孔。難怕牠一千個一萬個，也比不上我們一個人。那一家沒有老鼠！讓牠們去吧！晚上睡不熟，懊惱會慣的。」

這話果然不錯，不久以後，大家也就漸漸慣了。不但這邊如此，阿生嫂那邊也不再拍床聲，咒罵聲，斥逐聲了。

老鼠們現在得到了完全的自由和快樂，從這裏到那裏，從那裏到這裏，掘着洞，繁育着子孫，找食物裏把戲，毫無忌憚了。牠們最先只在樓上走動，隨後走到樓下來了。最先只在夜裏出現，隨後白天裏也出現了。

吱吱，吱吱……

慢慢走到阿德嫂身邊來了。

「咳！這東西倒也怪好玩！見着人便發抖，急急忙忙喘着氣！」阿德嫂不覺笑了起來。「其實我要想捉你，也沒法的，怕什麼！」

然而阿德嫂雖然對牠們客氣，牠們却仍懷疑着阿德嫂，瞥見她的目光，便刷的溜走了。

牠們生來便聰明，曉得把尾巴伸到瓶裏去偷油，曉得抱着蛋仰臥在地上，讓別的鼠兒啣着尾巴走。阿德嫂起初不相信，以後真的給她見到了。

「這些小東西倒也看輕不得！」她喃喃的說。

牠們的窠在那裏，阿德嫂總是找不到。牠們一會兒從床下出來，一會兒從牆壁裏出來，一會兒從簷下出來，很像到處都是牠們的窠，也很像到處都不是牠們的窠。

「能不咬爛東西就好啦！」阿德嫂說。

但是這一點，牠們絕對做不到，無論阿德嫂對牠們好，牠們常常咬破她的箱子櫃子，抽屜，衣袋。

勒勒勒，勒勒勒……

老是啃咬着什麼，像在磨牙齒似的。

有時沙沙沙沙沙沙，好像誰在梳頭。

有時又格格格，格格格，像木匠在鉛板壁上的舊釘子。

有時又像鬼在走路，鬼在開門，那樣的輕。

即使在白天，牠們也很少休息。牠們的欲望永不會滿足，無論吃的東西是怎樣的多，總是連一粒米，一層殼也給搬了走。

阿德嫂相信自己的腳上是沒有什麼可吃的東西的，除了那難聞的氣息。然而有一夜當她睡熟的時候，牠們竟把她的襪子咬破了。

「什麼東西呀，腳跟上養醜醜的？」她伸了一伸腳，就有一個老鼠從她的被窩上跳了過去。她摸一摸腳，那厚皮的襪子已經給咬了一個大洞。

「少叫人討厭一點不好嗎，鬼東西？」阿德嫂不由得又生了一點氣。

但是過了不久的一個夜裏，她那個六歲的女孩子忽然從睡夢中號淘大哭起來了。她燃着了火柴，一眼瞥見兩個大老鼠從她床上跳了下來。

「怎麼啦，阿寶？」

「老虎，老虎咬我哪！」她叫着哭着，捧住了自己的頭。

「瞎說！是老鼠，怕什麼！」

「阿呀呀！嚇殺啦！媽……我看見一隻很大的老虎，不是老鼠呀……牠咬我的頭皮哩……體體……」

阿德嫂非常生氣了。孩子近來生了癩頭，老鼠居然還要磨難她，把她的頭皮啃得紅紅的，又痛又癢。這倒不要緊，孩子却因此吃了嚇，生起病來了。

「這還了得！這還了得！」她對着阿德哥說，「都是你這老傢伙勸我不要捉老鼠，現在老鼠咬起人來啦！老鼠是你的祖宗嗎？你這樣保護牠，你去做牠們的孝子吧！我可不答應！」

「哈哈哈哈哈……」阿生嫂忽然在那邊大笑起來，像聽見了這邊的話。

阿德嫂的血管都綻漲得快炸裂了。

「慢些高興吧！看老娘要你的狗命！」她咬着牙齒，拍着板壁，罵着說。

「笑不得嗎？畜生！」阿生嫂也就在那邊拍着桌子回答了。「怪不得咬人，原來你是老鼠的臭婆娘！」

「儘管笑吧！看老娘割你的肚腸！」

「儘管咬吧！看老娘割你的舌根！」

「……………」

五

現在阿德嫂把所有的氣恨都歸在老鼠們的身上了。她咬着牙齒，親自到城裏買了一隻鐵絲籠來，恨不得把所有的老鼠一夜捉光，一隻一隻的剖開肚子來。

她在那鐵絲籠的機關鉤子上扎了一段蠟燭，扣住了籠的門，一聲不響的擺在樓上，下來預備好了兩枚長釘，一個鐵鎚，一把刀子。晚上坐在床上靜靜的等待着聲響。

砰！……噶隆！噶隆！……

果然不多時候，一隻很大的老鼠給關在籠裏了。

阿德嫂馬上把牠連籠子帶到了樓下。

「現在要剖你的肚腸啦！」她故意高聲的叫着，想叫那邊的阿生嫂聽見。「拿刀子來！釘子！鐵鎚！」

老鼠在籠裏東西亂撞着，發着抖，牠的眼光顯得可憐的哀求的樣子。

「求也沒用啦！誰叫你不認得老娘！」

她先用小木棍插到籠子裏按住了老鼠，隨後就從鐵絲網的眼裏插進一枚長釘去，剛剛對準着牠的尾巴的上部，用鐵鎚敲了下去。

吱吱，吱吱……

牠微弱的叫了起來。

「現在你可哭啦！」她大聲的說，「笑吧！爲什麼不笑了呀？再痛快的笑給我聽聽吧！你的笑聲真好聽！那」

個聽見了你的聲音，不給你迷倒呢！——喔！你原來還是一個雌的！你的丈夫那裏去了呢？你還會生孩子嗎？讓我剖開肚腸來看一看吧，看你到底有幾根劣肚腸，幾顆黑心！」

篤篤篤！

她又在牠的耳朵上敲下了一枚釘。

「現在你聽見我說的什麼了嗎？聽呀！用你那一隻耳朵！老娘不怕你逃走啦！——慢慢的來！」

她說着開了籬的門，把那一把舊小刀對着牠肚子上敲了下去。

那是一把生鏽的沒有尖鋒的小刀，長久不曾用過，現在只壓扁了牠的肚子，却沒有刺破一點皮，只壓得牠吱吱叫，抖動着，搖着腳。

「笑吧！笑吧！打過哈哈呀！」

阿德哥看得難受起來了，他的心跳得很厲害。雖然是一個男子，他總覺得這樣太殘忍了。

「啊呀！算了啦！早點結果牠算了吧！」他皺着眉頭，說。

「還要剖肚腸！看牠有幾顆黑心！」

「算啦，算啦！丟出去吧！」

「不要剖肚子嗎？不剖肚子，就再在肚子上加上一枚釘子，讓牠慢慢的笑着死！——啊呀！好不痛快，笑破肚子——去再拿一枚釘子來！」

於是刀子抽開，第三枚釘子對着肚子下去，肚漿迸了出來。老鼠抖動了幾下，不再吱吱的叫了。

「噢！爲什麼不笑了呢？太爽快了嗎？——還會動动着脚！」

第二天早晨起來，老鼠已經僵硬。阿德嫂把她丟在後牆外，叫大女兒洗淨了鐵絲籠，晒乾了，用火薰去了氣味，又扎上一段蠟燭，把牠放在樓上，等第二個老鼠的來到。

砰……

當天晚上，又聽見鐵絲籠突然闖上了。

但那是阿生嫂那邊的一隻。

「現在你也在我手裏了吧？你這臭婆娘！」

阿德嫂聽見阿生嫂在那邊大聲的說。

「現在要割你的舌根啦！——你真會罵人，割掉了你的舌根，看你還會罵人不會……拿釘子來鐵錘刀子！不要哭！再罵一個痛快吧……你反正很會生孩子，現在你也可以到地獄裏去啦……你要是怪你命薄，下世不要再嫁給鼠子鼠孫……」

篤篤篤……

敲鐵釘的聲音。

「爽快嗎？罵呀！怎麼不罵呀？——再來一枚釘子！」

篤篤篤……

「慢慢的死臭婆娘……」

阿德嫂氣得不願意再聽下去了。她往被窩裏一鑽，緊緊地捫住了耳朵。待到那邊完全靜寂了，她纔鑽出頭來。

這一夜裏，她沒有合上眼睛。她一肚子的氣沒有地方發洩，想再找個老鼠來報復，只是聽不到鐵絲籠的關闔聲，只聽到老鼠們在樓上樓下的嘶鬧聲。

三天五天過去了，老鼠仍沒有捉到。牠們顯然懂得了那鐵絲籠的利害，不再上當了。

「三角大洋換一隻老鼠」阿德嫂忿忿的說，「這太不值得啦！太不值得啦！」

她越想越氣，忽然想到了一種可怕的辦法。

「砒霜！砒霜！只有砒霜一次可以毒死許多老鼠！」

「那不行！」阿德哥固執的說，「一個不小心，我們自己中了毒，怎麼辦呢？老鼠是爬來爬去的！」

「怕什麼！我們吃的東西小心一點就是！米缸食罩壓得緊點。只有這樣纔出得我的氣！」

「算了吧！一隻老鼠也到底有一條命呢！」

「又來啦！你又要保護牠們啦！——我不管這些！」

阿德嫂終於設法買到了砒霜了。

她做了幾個包子，用砒霜拌着菜做餡子，一聲不響的放到樓上。

當天晚上，樓上的老鼠果然特別忙碌起來了。吱吱，吱吱，叫着不休，像在歡呼，像在爭奪，像在搬運。

「現在可上了大當啦！」阿德嫂心裏想，不覺暗暗的笑了起來。

第二天一清早，她便走到樓上去看。

包子一個也沒有了。

然而餡子却一團一團的在地板上。

「這東西真可惡！」阿德嫂驚訝地叫着說，「又白費了一番心血，一些錢！怎麼牠們知道這是吃不得的呢？」

她細細看了那餡子，幾乎連牙齒都沒有觸着過的一樣。有些餡子的外面，還剩着一層薄薄的麵皮，有些却

是單剩下了餡子。

「可是到底不聰明！」她忽然又高興的說，「近餡子的麵皮上都是粘了不少砒霜的！連那一層麵皮一起

吃下去的，怕不見得不毒死吧！」

她得意地掃除了餡子，便拿着畚箕往池邊去傾倒。

刷！

她忽然瞥見了一個很大的老鼠從池邊竄了過來，鑽進了牆腳下。牠的口中含着一塊白色的東西，很像就

是那包子。她細細檢查牠走過的地方，有着細小的溼印。

「這做什麼呢？」她想，輕輕的走近了池邊。

刷！

又是一隻大老鼠，含着一塊白的包子，從她身邊掠了過去。地上依然有點潮溼。

她隱在柳樹下，屏息地偷望到池水邊。

靠近埠頭的一個角灘上，有兩個老鼠在水邊動着，嘴裏咬着一塊包子，在水面搖蕩了兩下，就刷的竄上了岸。

「這鬼東西！」阿德嫂立刻走到那邊去看，水面上還浮動着粉屑。「牠們曉得把砒霜洗掉啦！」

同時，阿德嫂渾身的汗毛都豎起來了。

她想到了她家裏的人吃的正是這池裏的水。淘米洗菜，全是在這裏，她的大女兒剛纔還在這裏淘了米，隨手帶了一桶水去的。

「早飯不要吃啦！……不要吃啦！有毒！有毒！」

她大聲的喊着，三步做兩步跑的奔回了家裏。

六

阿德嫂的面上忽然發現了兩顆老鼠疣。一顆在正中的前額上，一顆在左邊太陽穴的旁邊。這一向她只是

忙着捉老鼠，沒有注意到什麼時候長的老鼠，現在却已長得很高，和米一樣大了。太陽穴旁邊的一顆倒還不緊，前額上的一顆是最容易給人家看見的。

她的大女兒生了四顆，都在頭皮上。她不知道那是什麼，已經扣爛了好幾次，但却越長越大了。

「這真糟啦！不早點弄掉牠，越長越大，越長越多，怎麼辦呀？」

「我早就說過，老鼠這東西是不好惹的！」阿德哥嘆息着說，「那是多麼有靈性的東西！牠現在對我們報復啦！誰又曉得牠以後會不會在我們的食物裏撒下一些比這還利害的毒藥呢！黑鼠症不也是牠們撒下的毒嗎？」

北山下何家村的一家人家不是全都死光啦……啊呀！說起來真可怕！只有五六天！沒有什麼藥可醫……」
阿德嫂聽着愣住了。她從來沒有想到這個。那事情，她是知道的。老鼠並不是以前沒有，然而自從養貓起，却一天比一天多了。說老鼠有靈性，會報復，這一向的事實已給了她很大的證明。她不覺得有點恐慌了。

「依你的話，應該怎麼辦呢？」

「我聽見人家說過：你給牠靜一夜，牠給你靜一年。（註一）不再害牠，牠也就不會害人的吧。」

阿德嫂呆住了。她做小孩的時候，彷彿也聽見過這話，近來爲了那隔壁的對頭，却全不記得這些了。

「這東西是最會生的，牠要害你起來，一年生上幾萬頭，就連人都給牠吃掉了！」

「瘋話！誰聽你的！總是你故意嚇人！」

但是阿德嫂雖然這麼說着，心裏也着實起了恐慌。

別的不說，單是那額上的老鼠疣，也就够了。那就是沒有藥可醫的，只有用火燙。把一個銅錢套在老鼠疣上，點着一支香，吱吱，吱吱，燙了去，直到燙斷了根，唧的一聲爆裂，纔住手，就像剝心的痛，失去了魂魄一般。

爲什麼老鼠要對她報復呢？她爲什麼和老鼠結下了怨仇的呢？——阿德嫂細細的想了。

她和老鼠，原來是無仇無怨的。都是那隔壁的對頭引起來。要不是那對頭疑她偷穀子，她不會恨老鼠。要不是那對頭把老鼠趕到這邊來害她，她也不會養貓。要不是那對頭罵她們是鼠子鼠孫，她便不會買鐵絲籠買砒霜害老鼠。偷一點穀，咬爛一點東西，在她原來是並不覺得怎樣要緊的。老鼠向來就有，她以前並不恨牠，更不會想到害牠。即使當牠捉到了老鼠，把牠活活釘死，實際上她心裏所釘的是那隔壁的對頭，也不是老鼠。

「我那裏有心害牠，還不是那孤孀逼出來的！——她把牠們趕到這邊來，我現在客客氣氣的送還給她就是。」阿德嫂忽然想出了一個方法。

她現在再也不捉老鼠，不怪老鼠了。年底已到，全家都是喜洋洋的，做年糕，磨湯糰。她們有得吃，老鼠們也有得吃。到了正月初一，滿地都是瓜子花生的殼和肉。她不叫人動掃帚，專門留給老鼠們吃一個大飽。初二那一天，她命令着全家趁着天還沒有黑，便上了樓，不准點燈，不許做聲，在樓上擺些蠟燭的斷片，讓老鼠們取去做花燭。

(註二)

「老鼠今晚上要把女兒嫁到那邊去啦！」她附着阿德哥的耳朵說。隨後她暗暗的禱告起來。老鼠們果然依從了牠的心意似的，這一夜特別的忙碌了。

她聽見牠們在切切的私語；在大聲的歡呼，搬嫁粧，抬花轎，放鞭炮，吹喇叭，打鑼鼓。在種種的聲音之外，彷彿還夾雜着一種威嚇聲說：「現在要把你們吃掉啦！」牠們往後堂裏走了過去，一直到了阿生嫂那邊。

「哈哈！」

第二天，大家都高興的笑了起來，相信牠們已經送走了許多老鼠，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

但是過了十天，正月十二那一天，阿生嫂却在廚房裏煮了一大鍋子的杏仁，隨後端出來在後院子裏剝着皮。

「把這些皮丟到樓上樓下的地板上去，讓新娘子們做鳳冠。」

阿德嫂聽見牠在那裏命令牠的兒子說。

「把磨支起來，讓牠們吃一頓喜酒。」

阿生嫂又在那裏命令着她的兒子。

阿德嫂注意着牠們，天還未黑，那邊就寂然無聲了。牠們也一夜沒有點燈。（註五）

「那東西又要把老鼠嫁過來啦！」阿德嫂憤怒的說。

「沒有的事！」阿德哥勸慰着說，「也許嫁到別的人家去的！我們不是對牠很好嗎？」

然而阿德嫂却放心不下，她已經聽見了老鼠們的嘈雜聲，漸漸往這邊走過來了。那是切切的私語聲，歡呼聲，搬嫁粧聲，抬花轎聲，放鞭炮聲，吹喇叭聲，打鑼鼓聲……

在這種種的聲音之外，彷彿還夾雜着一種威嚇的聲音說：

「現在要把你們吃掉啦！」

(註一) 浙江永康人指對待老鼠的諺語。

(註二) 依浙江永康的老鼠嫁女的風俗和日子。

(註三) 依陝西命陽的老鼠嫁女的風俗和日子。

七年忌

歐陽山

我靜靜地躺在用一塊木板做成的床上。沒有點燈，初夏的月亮一匹湖縐似地斜斜地晾在房間裏，用她底柔軟的光輝把這小房間劃成兩截，蓋住我底木屐，小火爐，現在已經變成有黃黑斑點的陳舊的白通帽，和那些修理銅鎖洋傘用的傢私。除了那生綉的小鬧鐘以外，一切都屈服地獸在各自的位置裏，露出熱得就要溶化了那樣疲弱的神氣。

房東倪三太底矮而圓的身軀在房門口出現了，一點聲音都沒有，像一袋裝得緊緊，自己在滾動着的棉花。她一脚跨進來，馬上做出回身要走的樣子。可是到底又回到房間中心，站着，嘴裏喃喃地說：「呵，已經睡着了呵……」

她近來常常這樣使我明白她底要求。照習慣，一聽見我底假咳嗽聲，或者別的什麼答話，她就會像一個竊賊，摸摸索索地坐到牀前的竹椅上，摸摸索索地伸手拿桌上的火柴。燈光下，我就可以看見她從衣袋裏掏出一本像「蔡廷楷大破矮奴兵」，「東洋人乞和」那樣薄薄的木板書來。

「讀幾句好不好，謝謝你。」

肥胖而蒼白的臉困難地做出懇求的微笑，於是垂低了頭，虔誠的教徒似地，要從我底聲音裏找出滿足她的東西。碰到聽不懂的時候，她就偏側着被灰白的頭髮覆蓋着的腦袋，臉上露出一種混和着驚愕和哂笑的表情，嘴角痙攣地下垂着，簡直是某種典型的性格倔強的小孩子。

在非常高興的時候，她甚至會把身軀搖動起來，閉上眼睛。一直繼續到好多分鐘，才突然發覺自己失於檢點似地，睜開眼睛望望我，用一隻手理理頭髮……

但是今天晚上她沒有點燈，也沒有要求我替她做什麼，彷彿迷失了路的人，遲疑地站了一會兒，就毫無聲息地打房門邊消失了。

矮小的身材，扁圓的臉孔，永遠在眺望很遠的東西似地灰暗的眼睛，這從初搬來那天起，就吸引了我底注意，這個五十多歲的老婦人，開頭用非常嚴厲的態度教訓我：

「早上五點鐘，你無論如何不要大聲說話，或者把什麼東西摔到地下——總之是不要吵我。晚上，自然啦，你自己也會曉得的……還有，你供不供神位，不是耶穌教徒吧？」

顯然地，她底冷冰冰的臉孔不過是偶然的假裝，等到她看清楚這個認得字的銅鎖匠對他並沒有害處的時候，就完全變成一個和霽，仁慈，喜歡說話的老太婆了。

住在這幢房屋裏的，除了倪三太和我以外，還有她底兒子。他底名字叫倪長樂，是一個私立中學的庶務員。

年紀三十上下，長長的嘴，厚厚的嘴唇，有兩個門牙突出唇外。不會喝酒，有時喝了一點點，便「酒真是好東西呵，酒真是好東西呵」地嚷着，一面噓氣，好像什麼地方受了重傷。

他雖和他底母親住在一起，但他完全使倪三太感到孤獨。我和他見面的時候很少，平常大概都在早上，天光不久，他就起來了，從窗戶裏伸出半個頭來，望望他母親底房間，又輕薄地朝我做一個鬼臉，低聲對我說：

「她又念經了，」後來就簡縮成：「又來了，」

往後在一天中，我們就沒有碰面的機會。即使遇着什麼紀念日，我們也不談話，他常常忙着要求他母親同意把現在所住的這所房屋變賣掉，從許多方面證明這樣做的利益，企圖說服她底執拗的「無眼光的偏見。」

「等着吧，給點耐性等着吧，房子總有一天要賣掉的，我看得清清楚楚。」老婦人總是這樣回答那位庶務員。

倪長樂像一頭飢餓的狼似地咆哮起來了。

「等什麼，難道要等他回來麼？」

常常重覆着這麼一句我所不瞭解的話。跟着是那男子底狠狠的咒罵，深深的怨恨，和一些聽不清楚的低語。倪三太堅固地保持着沉默。等她底兒子出去之後，她就挨着門框對我說：

「唉，看這樣沒用的蠢才前幾天說校長底媽媽辦大生日，今天又說校長底兒子滿了，連扯謊的本領都沒有呵！我通通曉得的，總是爲了那張房契，什麼事情都沒有了。」

「他不拿錢給你用麼？」我有一次這樣問她。

她庭臉色馬上變得很悽慘，低聲罵着：「哼，有這種好事情！」就慢慢地走了開去。

「他賭錢麼？」

她擰轉身，灰白的臉上沒有一點血色，像是舊繭紙糊成的。兩隻啞暗的眼睛還在眺望很遠的東西似地呆呆不動。搖搖頭，輕輕地嘆息着。

「誰明白年輕人在做些什麼事呢？他們高興怎樣便怎樣了。就是要在江心裏造房子，你也沒法子叫他們相信那個做不到的理由的。」

不久以後，我完全觀察出來，他們母子之間是充滿着不愉快的感情的。倪三太孤獨地生活着，天天早上永不間斷地用飲泣般的聲音念經，抱着很大的興味，去聽「上海戰爭」的故事，而有時很關心地插進一個發問：「這件事別的鬼子有沒有份兒？」

誰也不能根據月亮來測定天氣的，半夜裏就下着飄潑大雨。雨聲，金屬器和磚塊相碰的聲音，把我驚醒了。倪三太影子似地在我底鴉木牀前奔跑着。多量的雨水在四面奔騰激撞，彷彿被天空的巨人不住地澆向滾油鍋裏，因而使牠們不得不慘痛地呼號。在一個很短的瞬間裏，我疑心自己被摔在一條猛瀉着的瀑布底下了。

她聽見我的暴躁的叫喊，茫然地呆望着從門縫擠進房裏來的小小的泉水。搖搖頭，便坐到我身邊來，用保姆底口吻說：

「做什麼事呢，做什麼事呢，到處都漏呵！」

她底抱歉的神氣使得她更加顯得胆小。臃腫的臉竭力做出賠罪的笑容，小水珠從髮腳滴到前額，兩頰和那兩片不康健的淡紫色的脣上。她把我當做她縱容慣的壞脾氣的兒子了，這使我感謝地笑出來。

「可是天氣却涼快多了……長樂回來了麼？」我把煤油燈扭亮一點，預備用這樣的話證明我沒有生氣。

「他大概不會回來了，嫌家裏面沒有電燈噯！」她堅決地回答我，「沒有電燈，朋友來打牌就沒有面子啦，『不怕難爲情，給人看見，黑嗎嗎地像個鬼洞』他罵得多利害沒有法子的……裝電燈費得多不用說，電燈洩起電來，還是當玩的事情？祖祖宗那麼多年來都沒有電燈，不是也活得面子好好地，一點沒有丟過，唉，總之，想法子花錢就是了……」

東江的農民底頑固的性格，她是直接從那個做小軍官的父親那兒繼承來的。她知道那個庶務員底唯一希望是賣掉這間房屋，於是她就像守護祖宗底墳墓似地守護着牠。

「這是很明白的，我還有幾多年命。」她挺直腰站起來，昂着頭說，「說不定那一天死掉了，我底鬼魂朝什麼地方鑽，靈位往什麼地方擺？」

她底腦袋蛇似地左右擺動，漸漸低垂下來，那雙神經錯亂似的眼睛小心地楞住我——一會兒，自覺地苦笑起來了。

「你不覺得詫異麼——自從反正以後，有年紀的人彼此碰了面就是嘆氣，唉，誰曉得這個世界要變成怎

樣呢？」

她底自制力量和高傲的表情，在那塊鬆軟的，沒有彈性的灰白臉上看來，是非常不合配的。但是我想像得出，她年輕的時候，是怎樣快樂和要強，又能夠適應那無情的虛偽的充滿毒氣般的禮教環境，沉默地生活下去的人。

「是的，」我勉強陪她笑說。「我一直都在想，論到死的事情，你們老一輩的比我們仔細多了。我們像蒙着眼睛的瞎子，一步一步地跳，一碰到山坑，完了。」

「那邊比他底爺強得多了，會跳的人不是傻子，像他底爺，粗槓不起，細不會做，坐在家裏等皇帝出來，把今天貴幾個錢一斤紅薯，明天一塊錢少幾兩米，當做頂大頂有味道的事情叫嚷着……一直到後來還不是死掉了，哼……」

她用急速的脚步表示對這種事情的厭煩，像急於要丟棄和這有關的一切聯想，走到房屋底「後進」去。二十分鐘以後，我隱隱約約地可以聽見從她底房間裏，發出呻吟的哭泣聲音來。往後，一陣速度很高的狂風掃過屋脊，她底尖利的牙齒把瓦筒啃得畢剝地響，使我聽不見一切別的聲音。

但是我底憤怒的推想，沉在具有威力的狂風底下……她，自然底呼吸所吹不動的，使我幻想出一個強壯的年輕女人：她能使一切的人感到滿足，而最後，像解除了汗垢以後的肥皂泡沫似地，被傾倒在黑暗的陰溝裏面去了。

第二天是一個濕而涼快的日子：滿著着混濁汗水的廣闊的天空，被誰潑下了許多大的墨塊。牠們各自用或快或慢的速度擴散着，流走着，漸漸溶化，消蝕在厚的發腫的雲層裏，彷彿要塗黑了所有的東西，人們在街上，房裏，悄悄地走動着，都顯出非常孤寂和瘦削，因為一切的東西都失去了牠自己的影子。

天亮了不久，這個夏天最大的一場雨就下起來了。牠吞噓了所有別的聲音，自己在屋頂上吼叫着，跳躍着，牠底硬鬍子括得那些瓦筒發出「怕啦怕啦」的哀嘆。桌子上，椅子上，壁上，都在淌着從瓦罅衝進來的水；陰溝滿了，天井滿了，雨水就浸到神廳裏面，房間裏面。地上的泥塵，豆殼，鐵屑，和許多死了的小蟲底屍體，浮了起來，沿着牆根流竄着——不久，就匆忙地在什麼地方混和起來了。

倪三太房間裏點着燈——牠彷彿是一塊被火燒焦的瓦片，閃出奇怪的暗暈的光輝。我每一次經過那裏，就可以聽見她念經的聲音：低聲在和別人爭論什麼似地，重覆着幾個含混不清的簡單的音調。我赤着腳，從神廳到廚房兩頭跑，把放在地上的零星東西放到較高的地方，用竹掃帚趕開各處的汗水……

當我最後一次經過那用別個民族底智慧的語言排除自己「無邊的困苦」的女人門口時候，突然想起，倪三太今天念經的時間已經比平時多出兩倍以上了。這使我感到微微的不安。我預備承認挑起她底苦惱的傷懷，是由於我底蠢笨的疏忽的話語。

但是倪三太到底走出來了。

「你真有點像他呵，就是年紀也差不多。一下起雨就忙這樣忙那樣，真是一個管家婆呀！」

我不能完全明白她說什麼——不知道她說我像誰。不過這並沒有妨礙我對她表示好感的迅速答話。「雨太大了，橫豎不好上街的。有什麼講頭，我們底力氣難道還值得幾個錢一斤？」

她底嘴角緩緩地向下彎了一彎，漫不經意地淺笑着，於是也開始忙碌起來。那雙空洞的漠然的眼睛變成較靈活而且堅實的，有生命力的東西，紅潤的光輝熠熠地觸着我底臉，和一切旁的物件；身體前傾着，兩隻裏過放大，因而成了畸形肢體的小脚，沉重地踏在火磚地上，發出從來沒有過的登——登的聲音，四處奔跑，完全有着年輕人底熱心。——看到這種不平常的舉動，我驚駭了，於是我悄悄地對自己說：「今天是什麼日子呵！」

她沒有注意到我底疑惑，也沒有注意到我在觀察她底行動。頭髮同樣地灰白但沒梳得那麼整齊，身軀因為常常彎着，顯得更矮些，眼睛因為四邊的皮腫脹了，顯得有點凹陷——這一切，因為沒有被衿持的力量管束着，都明白地向人表示牠們底變異。當她忙着抹桌椅，洗碗盪，甚至用「芽灰」要擦那些顏色黝暗的小酒杯的時候，我總是受了魔術底禁魔似地站在旁邊。她嘲笑我，用高朗的聲音對我說：

「怎麼呆了呢？告訴媽媽是怎麼起頭的吧。——你該像我一樣做點事才對，今天是倪家底大日子……不上街麼？在這邊吃飯好了，可以喝一點酒……」停了一會兒又要求我：「走吧，跟我一道去買菜。」

雨一直沒有停，我赤着脚，戴着竹帽，提着竹筐，跟在那老婦人後面，空氣裏全是小小的水珠，柔軟的羽毛似地，沾在人們底臉上，有清涼的感覺……如果把手伸到大而圓的竹帽遮蔽之外，粗的雨點就打得肌肉生疼……

「他今天回來……回家來看看媽。還有一個叫做褚堅的朋友，真是他底好朋友，一個又聰明又老實的脚

色……還沒有娶親的孩子呵！倪三太從黑絹雨傘底下探出頭來，絮絮地說。

「他是誰？」

「我底兒子嘎。」

她看出我底疑惑的猜測了，趕快要糾正我底錯誤似地說，「你一定不能够猜想那是長樂，一點也不像哩。他真是我底兒子，做木器的。十五歲就學會酸枝刻花，多聰明的孩子呵！喂，今天……」她突然擰回頭向一間豬肉店裏的一個胖子吩咐說，「給我切斤半五花肉。豬腰還有沒有呢？」這樣，她就把我丟在街心，走進豬肉店裏去了。

豬肉，鴨肉，和許多別的醬料，青菜，漸漸把菜筐子裝滿了——跟這位老太太底話漸漸裝滿了我的腦袋一樣，她講得非常破碎而且零亂，使我無從把那些意思拚在一起。

「我怎麼知道他一定回來？我是知道的。」她頑固地這樣說。「他年年今天都回來的，今天是什麼日子，六月二十三嘎……」於是又擰轉頭向菜販子論價去了。

一會又告訴我：「楮堅那好孩子一定跟他一道回來的，年年都是這樣。少得很，一年只回來一踏呵！」

她非常興奮。那小的尖嘴布鞋臨到水窪裏，泥漿濺開來，褲腳弄得又濕又髒，她就只縮一縮肩膀，說，「唉，好深的水呵！」

像逗引一個怕羞姑娘似地把我帶回家裏。一直到她量米燒飯的時候，才用莊嚴的面孔，悽慘的聲調，好

像什麼時候都在哭着，把關於她底兒子的事情告訴了我。

「進來吧，我有一樣東西給你看看！」她這樣開始了。

她介紹給我一個差不多二尺高，出於拙劣技師手筆的半身放大照相。

「這才是我底兒子，我只有他一個，」她底驕傲的姿態使她底腰骨挺得直直地，兩個嘴角往下垂着，臃腫的面孔嚴肅得有點滑稽。「長樂是什麼東西呢，一條沒有心肝的『鼻涕蟲』！我一點沒有說偏心話！他叫倪大德，許多人都記得這個名字的。」

倪大德是一個看來只有十八九歲的勞動青年。他給別人的第一個不平常的印象，一定是他那張跟母親一樣臃腫肥胖的臉。眼睛小並且也是腫的。眉毛和鼻子都顯得異樣粗大。他底嘴巴，是我們這位年輕的酸枝刻花匠僅有的快樂的東西，那裏貯藏着熱情、智慧和迷人的豪爽。我虔誠地，小心地坐在倪三太旁邊，用低到幾乎聽不見的聲音，惴惴地問她：

「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講到她底兒子，倪三太就完全露出自己是一個輕躁激動的人物，帶着毫無閱歷的滔滔不絕的口吻。

「我怎麼會知道呢？——也許跟他爸爸在一起吧……不過即使知道，也是自尋煩惱的事情呀。總之，他是不回來的了……不，很少回來的了！」

「——從前呢，他是天天回來的。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把老人家底話當身邊風，那麼，在七年前六月廿三

那一天晚上，褚堅就帶着許多眼淚來告訴我，他永遠不再回來了。

「你哭得不住聲，他們是叫你來哭的麼，多講一點，多講一點給我聽。」那容易動情的報信人，聽見我這樣罵他，就奇怪地望了我一眼，怪淒涼地說下去了。他說他們在下着小雨的時候，走到沙基，有一個學生模樣的年輕伙子領頭，大家就叫起口號來。你一定沒有聽見過許多人合在一起叫口號的吧，現在不大看見了。從前他們常常會這樣打雷似地叫起來的。成千成萬的人一道張開喉嚨叫喊，那聲音很奇怪，好像聽得人家心一縮，就要淌眼淚了。藍眼珠鬼子不高興這種聲音哩。褚堅說，在大家知道從對河有子彈飛來的時候，大德本已經走到了老遠的前面的。倘若他想起他底媽媽，唉，倘若他想起他底媽媽……

「可是大德完全沒有想起我！他們說他那天是當了糾察隊員的，就從前面跳到後面來，叫大家不要慌，指揮那些年輕孩子從那條路口逃命，扶起那些跌倒在地上給人踹到半死的女人……你相信有這樣的事情麼！」

「我完全相信的。」我底喉嚨感到麻痺，彷彿喝了猛烈的燒酒，這樣回答。

倪三太垂低頭，微微笑了笑，說：「大德真有那股勁的。」

那天的詳細情形怎樣，我現在記不得了，總之，是我底一生中一個極不愉快的日子。而且這種不愉快的感情繼續存在了一個不短的期間。那是完全因為被倪三太叫做褚堅的那個感情豐富的年輕人失了約而引起的。

因為他底意外的缺席，使我們底祭禮，和我們底早飯，都充滿了陰鬱的空氣。我們都不做聲，有時互相凝望

着，成爲兩個神經錯亂的人。一直繼續下着沒有停過的涼雨，是我們唯一的可以嗟嘆的話題——但對話是非常簡短而且帶着懦弱的黏滯性的，倪三太愛說話的特點，一會兒便彷彿消失掉了。

「去看看現在什麼時候了吧，」她不住地這樣吩咐我，雖然在雨大到「趕狗不出門」的時候。但她却不信任我冒雨跑到斜對面那家皮鞋鋪看鐘的結果，「那裏會有十二點半呢？那裏會有一點半呢？」她總要這樣對自己更正一下，而終於就確信地對我宣言道：「他已經來了六年，今年不會不來的！我知道得清清楚楚！」

她那具有青年壯氣的確斷的聲音，會使我非常感動，發生跟她一樣的信念。現在雖然過了兩三年，時間把那樣堅決的語音帶走到很遠的地方，但我常常還明晰地聽得到：

「……不會不來的！知道得清清楚楚！」

但這是倪三太底錯誤。褚堅始終不會把倪大德帶回來。她早晨盼到晚上……天一黑，晚飯都沒有吃，就像跟誰低聲爭論似地念起經來，聲音是可怕地單調。

她後來曾經把她底欲望告訴我，講故事般的口吻，時常夾雜些發音不正確的新名詞。她說褚堅每年六月廿三，一早就來了，幫她買菜，洗碗，親弟弟似地祭貧大德。「我們要去開會巡游，我還要演說呢。」他這樣說着，一吃了早飯就走了。下午五點鐘才回來，帶了倪三太和她兒子底半身放大照相，到酸枝花梨工會去開追悼會……她講到這個地方，就要突然站起身向我發問：

「你曉得那兒有多少人麼？曉得麼？」

那大會堂裏大概總有三四百人。她說她坐在講壇旁邊，看見褚堅忙着跑上跑下，其餘的人都忙着，於是，好像出於一種幻覺似地，她就隱隱約約地看見大德也混在衆人中閒忙着，奔走着，大聲說話……她就會迷失了自己所在，用遲鈍的眼睛追趕着她底兒子，一直到眼淚把一切東西都浸得發脹了……這在她她是痛苦的，但她坦白地承認這是她僅有的欲望：每年有一次，褚堅把她底兒子帶回來。

她講到這裏，就會閉上眼睛，把身軀前後搖動着。她高興的時候常常是這樣的。過了幾分鐘以後，她就用全然不同的表情，說出她對於另一方面的厭倦和憤恨：

「我現在也有兒子的，那就是長樂。當初他底父親，大德底四伯，一聽見兒子在沙基開鎗的事清就帶着他亂來了。『六嫂，你是一個深明大義的人，在倪家找不出第二個的。』四伯冷冷地對我說，『現在，只有長樂來承繼你們這枝人底香火了。』長樂給了什麼東西我呢，吵，鬧呀，裝電燈呵，賣房子呵……還有別的吗？我說來總是姓倪的人，我死了又不帶房子去的。」

我瞭解她底命運跟她自己所瞭解的一樣。我知道她無論朝經卷裏逃得多遠，結果總得給現實底鉄手抓回來，當做一顆泥丸似地搓捏，但我不能够對她說超出她所能想像以上的話，只能用微微的淺笑表示我那卑俗的同情。

她不再讀那些由坐在書案前有着誇大狂的貧腦英雄們創作出來的敘述毫無根據的勝利的唱本了。也不再查問「這件事別的鬼子有沒有份兒」了。她只向每一個人追問，六月廿三那天有沒有大巡行，有沒有鬧

鎗，有沒有鬧亂子那一類的事。

她推想褚堅底大約是因為他遭逢了巨大的變故。

她底嗣子倪長樂除了每天早上仍然從窗戶裏伸出半個頭來，輕薄地做着鬼臉，嘲笑他底母親念經之外，又用那樣的話傷害她：

「變故？這才笑話！人們老早就已經把六月廿三是什麼日子忘記得乾乾淨淨啦。大概忘記了，少說一點，也有五六年了吧。什麼變故？褚堅那傢伙怕還不是個荒唐鬼？」

這樣，他們就吵起嘴來……甚至在平時可以寬恕的事情，也毫不退讓地爭論上半天。

有一天，由於倪三太一個偶然的提議，我就陪她到泰康路去。她並不知道那條是什麼路，只模糊地記得什麼走法。她說憑了堅心，一定能够把酸枝花梨工會會所找出來，並且爲了鼓動我底勇氣，她絮絮地描摹那間會所門口的形狀，甚至左右隔壁有些什麼鋪子。

但是我們失敗了。

我在泰康路尾問一個拾轎子的苦力。

「要坐轎子去麼？」他仰起那張殷勤的，因爲抽鴉片而變成幾乎透明的，灰黃色的臉要求着說。我們拒絕了他底妄想。

「好吧，先給我兩毛錢，我帶你們去吧。」

兒三太同意了這個條件。那苦力慎重地把銀角子在士敏土人行路上攢了又攢，然後把袖塞在耳朵窟窿裏，滿意地咳嗽了幾聲，啞嘴，努力挺起那疲軟的身軀，在我們前面領着路。轉了兩個灣，走進一條小巷子，在一家「戒煙室」前面停住了。

「酸枝花梨工會本是三邊過一間大房子，後來封掉。」他對我們解釋着，「現在分成三間小房子了，這是當中的一間。那邊是一個賣花碗的潮州人住的，這邊住着許多小姑娘，她們都給別人思疑是不正經的女人，也許是冤枉的。你們找那一家呢？這地方我萬萬不會弄錯。我從前也做過酸枝花刻花這門手藝，常到會所來，現在常常『打老虎』，也要到這裏來的。我一定不會弄錯。」

事情是這樣結束了。

現在過了兩年多，我不知道倪三太底房屋變賣了沒有。倘若沒有，我總祝望她能够再會到褚堅——那感情豐富的年輕伙子，能使她底欲望滿足，每年一次地，把倪大德帶到他母親面前的刻花匠。

白里帆的疑症

黎錦明

一

他一整天的躺在辦公房裏，生了病。他的腦子呆滯了，瞧着半空間，不易轉動。他不時的哮喘；頭部灼熱，手指發着痠癢的抽搐。他又覺得腹部沉重，寒冷，痲痺。看看鐘，已經兩點一刻了，——正當他午睡醒的時候。按了許久的電鈴，門外沒人答。

扛着一個巨鼎似的，他從沙發上扒起，走到寫字檯旁去打電話，耳機裏面祇是『P—P—』的響着。他響了三遍電碼，却聽見裏面有一男一女在歡笑的談話。他們說的是一些通常的——一些怎樣抽空到城廂外去避暑的事。他放了它，喃喃的唸道：

『真是……胡鬧！』

馬路上靜得像一條夜的河道。葱綠的樹蔭裏留下一點摩托機抖動的響。他臨着窗坐下來，在雪茄烟霧的

朦朧中，彷彿見到那業已去職的老年文牘長士衛坐在那裏。他怔了半晌。但那位上是空着的；一切的文牘工作早已停頓，由自己代理了。還有他的一個經紀人于石文，被分派到外埠去視察業務去了，時限已逾了半月，還不見回來。

爲着這，他異樣的苦悶。如若不是報紙上宣稱的，『全世界的不景氣』，他覺得自己的公司業已停頓了。每逢一看到那些洶激的左派人物的文字時——無論在報紙或雜誌上，他又替自己留下許多悲哀。他痛恨着世人爲什麼不原諒一個用自己的資本來經紀事業的人，尤其是在這不景氣的時期。他將自己和在街頭蹣跚的馬車夫，清道夫一比，都感着一點虛遜了。『自由完全在他們身上！』他這樣想。

想到自己的妻子——那是太幸福了，但却也苦惱。多麗亞，這漂亮的外國女人名字，何等香豔！但多麗亞忠實於自己，這無疑的是爲着自己的『事業』了。她能叫丈夫無時不貼念着她，彷彿使弄着一種魔術。每當他的一捲鈔票預備塞進她那空着的鑲珠提匣時，她微笑了，撒嬌了，猩紅的脣就在他的嘴邊，鴿絨似的酥胸貼在他的臂膀上了。爲了她，他的性格也變得愈直率了，而他却仍然愛着她的聰明，狡黠；她居然有那麼多頑皮的青年朋友！

他仍舊取了耳機，預備去探探他的寓居是否被人們佔了，或還是空着。但他却聽見裏面響着：

『A—o, 你就是白先生？』

這是達克透阮祥生的口吻。在一刻鐘以前，他去的電話那方業已接到了；阮祥生不待他的說明，已應允立

即帶了行診箱來看他的病。

不到十分鐘；阮醫生匆忙的乘着汽車趕來，那仁丹翁式的鬍鬚下面，留下一點諷刺的笑。

『來的好，達克透！』白里帆叫着。『今天的標金又漲了啊！』

阮醫生附和着，一面放了行匣，到水池旁淨他的手。他說剛才去看一個生腦膜炎的人，病被他完全治好了，却使他流了一身的汗。他叫白里帆坐下，看了看他的舌頭，將溫度表放在他的腋下，一會，一面安詳的笑着，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完全是一種無關緊要的 *Nausea*』

『啊，*Nausea* 中風？』

『不是，太多心了，白經理。我給你一點很和平的藥喫；*Nauseose expectorant*』

醫生從玻璃管裏倒出一點藥末來，盛在另一個小的管裏，說：

『不能多喫油膩！最好一點也別喫。坐的地方涼一點，能殼時時運動運動，更好了。』

二

夜闌時，白里帆從寓門出來，駕着他自備的汽車，向貼近鄉野的達馬士路急駛着。多麗亞陪着她的『姑夫』跳舞去了，他的車座上空着。

他的胸膈間很適爽。汽車開足馬力了，涼風在他的衣襟下鼓舞。四圍的樹木和那被刪去的數目似的往後

面瀉。他記得詩人們曾說世上最可愛的事物是『自然』，最難於發現的事物是『靈性』，祇有這一剎那，他夢裏也難見的現象全在身旁展開了。他的腦部感覺着醉人的清澈！

車駛到江邊，風更涼爽了。有些正在下錨的船，鳴着哨子。工人們的吆喝，似乎帶着一點雄壯。

『他們全是我們養活的啊！』

他這樣想。車轉了一個角，兩旁的樹蔭更濃密起來。一股野草的香味塞進他的鼻裏。樹的後面，民房和稻田，不常領略到的畫圖一般輕輕陳在他的視野。但車忽的在陰黯處猛烈的騰躍一下。

『阿發！他的車夫的名字』他叫着。

車仍舊平平的往前駛去。但他彷彿被一個沉重的物件在腹上撞了一下。他降低了車的速度。

愉快在白里帆的胸間彷彿變異了。他也忘記自己在回程後和多麗亞晤面時那非常的柔膩了，兩旁的水墨畫似的風物漸變了。他的頭腦帶着昏眩，祇意識着自己的車平安的避去前面的險阻，平安的回了寓。

多麗亞仍舊沒有回來，在他回寓時。她的榻上散滿了一堆剛褪去的衣襪。榻旁的痰盂裏塞着一封扯扯了的信。

里帆坐下來。白熱燈在他的眼前陰黯的照着，他覺得有一陣疲弱後的適爽襲來，又帶一點被跌傷似的不快。他叫了兩聲女僕，沒有回答，再叫了兩聲『丁香』，也沒有回答。他又想起這一天是舊曆七月十五；這些不會忘記老大的中國的人，大概全出門湊熱鬧去了。

住在側廂裏的老婦人——他的母親——輕輕的，帶謹慎的走進來，手裏捧着一杯熱的咖啡。她是爲討趣而來的。（多麗亞在時却置着不露面。）

他喝着咖啡；似乎平日對於她居留在此地的不愉快減少多了。但這老婦人坐下時，却傾出一大串話；而這些話，毫無起頭，句中的意義又含混。他聲音有些沈鬱了，說：

『是不是丁香又鬧笑話？』

『那倒不是。我管着她了。』

『不然又是您和多麗亞！』

『啊，里帆，別想到這個！』母親的語音裏參了一點悲哀，『冤孽不冤孽，那是前世種的。爲了自己的兒子，我再也不願意談到這個了。我說的是那個姓裏的老頭子，在公司裏——你的公司裏辦事的那老頭子。』

『裏士衡！白里帆幾乎是跳的站起身，『怎麼他？』

這老婦人的聲音低弱到不能辨別：

『他昨天早上投河了。』

『沒有撈起來嗎？』

『唔。』

白里帆將咖啡杯放到桌上，手腕起着一點抖動。『想不到，真想不到！』

屋主人面容呆滯，不預備再留下話時，即屬他的母親，也得迴避，悄悄的走開去。這屋裏，白里帆一人留着；他的心裏在咒罵着這惱人的消息。

他踏着沈軍的步，嘆息着，走到洋台上來。暑氣微微的祛除了。一點微風，彷彿由對面屋裏的 *pele* 的歌唱聲送過來似的。

回到寓裏是照例沒有什麼事可做的，除非多麗亞攜來的一串歡快的語聲和打趣。但她回來時已當半夜十二時了。他孤另的，冷寞的，直候到門前發出一陣汽車響動。

三

莫士衡是在七年前，因着鄉誼的關係，被介紹到大生公司來的。那時公司的總經理是里帆的叔父——一個梁漁的——發了一點財後，便領去了這贏餘，將業務讓給姪兒了。

里帆不很滿意這老年的文牘。他來到這公司，彷彿但爲了領薪金似的。他不很懂得什麼；接到一封西文信件時，便無法盡他的職務的。（毡氈和毛織物的生意，一半是靠外國人交易的。）每每因爲總經理不在，這文牘的案頭上便拖延了多少事。

莫士衡又衰邁，沈鬱，時常大聲的咳，將痰吐到花漆地板上。他的交易上的信件，每每過於雕琢，失去商業的性質。他善忘，以爲自己是山前經紀人留下來的，便不時有些倚老了。這些事已被里帆熟記着了。

漸漸的，里帆對他愈感到不滿足了。他藉端的情緒，斥罵別人，將一些更煩雜的瑣事堆在莫士衡的桌上。他叫于石文暗地諷示他辭職……但于石文在有兩回對莫士衡勸告後，給里帆的回答却帶一點哀愴的模樣。

「算了吧，老白！有一次，于石文這樣說，『這老頭子實在過不去。他這三十元薪水，却要養活一家人哩！……他一家子五口，住在一個後樓和灶披間裏面，也實在太舒服啦！……養活這五口人，公司一年少收三百六十塊進益，不能說不值……』」

「我們那能抵得過慈善家的大量！」里帆露些狡笑。這事攔了一星期，然而這一天，他却爲着聽見莫士衡一個十七歲的女兒發生過一件不名譽的事，便當面將這老頭子諷罵了一番。

「哦，憑着老天，」莫士衡氣憤的叫着，「你叫我怎麼辦我就怎麼辦，可是你不能捉到這個。這是我家裏的事，不是你公司裏的事！後生子，你應該想想，我還是你叔父手下的人哩！你記得嗎？」

「那並不錯，」里帆狡笑着。『你是這公司裏的人，並不錯。你家做了不名譽的事，一談起來，那會不會與公司沒有損失呢？笑話……老莫，我很同情你，可是你老了，你不中用了，你脫離了公司，爲什麼就不可以靠女兒去過活哩？』

老莫往地上猛烈的吐了一口沫。

「看着，這是你的好法術！」里帆將桌子敲打起來。『你不替自己的女兒想想，還來侮辱你的管事人嗎，呸！』

『我是你叔父手下的人』莫士衡叫着。

『這公司現在由我管。』

『後生子，你叫我怎麼辦呢？』

『走！』

這個字在公事房裏蘊釀了半個時辰。當白里帆走着出去，又走着回來時，面容灰淡的老文牘員滾起他的
一個布包裹，昂着兩肩，兩眼發赤的向里帆那凸出的大肚上瞥了一眼，帶嘶聲說：

『好，很感激。不過，白里帆，我以後可記得你，可記得了你！』他搖幌着身軀，蹣跚的出門走了。從此莫士衡便
永遠斷了跡。

想這一件事，里帆至今還覺得一點稀鬆的意味。

他走出門，乘着燈光去接剛從汽車裏出來的多麗亞。有一個男伴向她道了一聲『再見，』她踏着有風韻
的步，向他走來。她的笑靨更妖媚了，像半盞香檳引起似的。他替她開了電扇，倒了一杯涼咖啡茶。由這些殷勤換
得一吻後，他拉她坐在懷裏，靜聆着那些由跳舞場帶來的消息。

第二天中午，多麗亞離開他的懷抱，發現里帆躺在床上，精神煥發的，

『多麗亞，給公司去打個電話吧。』

『怎麼作夜又沒有睡？』

「你去打個電話好了，說我今天不能來。」

多麗亞不很愉快。她將這任務委給丁香，往浴室去了。

里帆側轉身，面朝著壁睡了。他仍然興奮著。他覺得胸膈間有一些棉軟的物件塞著。他的膝關節發痛，腹部沉重。他想了很多的事，懷著許多皇麗的希望。他計算這一天于石文應當從外埠回到公司了；在某處的毛織物品得了大量的銷路。他又想到建立在附近鄉下的新落成別墅，和那些用廉價從拍賣場捧來的新式木器。還有一些公債票，賬務，副業上的贏利……和炫著光亮的事物般，在他腦裏輕輕的反覆的湧現。

他渴念著能喫到幾個鮮美的桃子。但在八月間，這已經成爲夢想了。他又回憶到幼時從故家的鎮市裏喫到的穀糲。當他的母親乘著多麗亞不在走進來時，他將這想念說了出來，但這老婦人祇噓了一口氣，朝他的臉上注念了一會，說：

「啊，里帆！你的腮上怎麼那樣緋紅？」

他覺得有點奇異，扒起身來朝牀頭的鏡上看了一會，「自己倒不覺得，」他說。

「中暑了？有點不舒服嗎？」

這也許是確實的。但阮醫生昨天給他的那包 *Nauseose expectorantia* 還留在公司裏寫字櫃的抽斗裏，卻又使他困憊。他的母親倒了一杯溫茶給他；他卻叫拿一塊冰來。

「要不得，里帆！你不記得你是虛體子麼？」

里帆反對着她的固執，他將冰在口裏含了一會，覺得頭部輕微的灼熱減退了。他沈重的躺下，叫丁香吩咐屋中的人安寧着……

傍晚，多麗亞在他面前扮了半點鐘的裝，照例出外尋她的快樂去了。里帆覺得自己的精神露出一點空洞後，發現身上的冷汗，直透過睡衣。和昨午一樣，他的腹部更加笨重而呆滯，像被一根繩反縛在牀底上。

他的前額也感着一點朦朧。背脊上不時的抽搐着。他叫丁香去打電話將阮醫生叫來；這病的疑惑，竟使他留存在心上的愉快也衰減了下去。

四

再一夜的失眠。里帆的精神也開始錯亂了。多麗亞的美感和密談也使他覺不到快愉了。整兩天沒有進食，除開昨夜進的半杯牛乳。阮醫生給他配的兩種藥——其中之一無疑的是安眠劑——服下後，心間的苦悶微微祛除了，但不眠的症象仍在延續。

上午七點鐘，公司裏的電話來了，一定叫屋主人去接。多麗亞和丁香將里帆披起牀，下了樓。她們看見他在電機旁祇是「喂，喂」的應，面容猙獰。發電話的人好像在報告着一件很長，令人不惬意的消息；裏面的語聲是憤懣而急促。半晌，接電話的人發言了：

「那裏怎樣辦呢？怎樣辦呢？」

接着，他向多麗亞瞥了一眼，叫她拉着丁香走開了。

電話機發出一片呻吟。

『怎樣辦呢？』屋主人帶着一點痰喘。半晌，他將身機放下來，但它卻從他的手旁掉了下去。他向壁上一靠，兩眼瞪着，口角滲出一點白沫。這給他的在樓梯旁盼望着什麼的母親看見了，她連聲叫道：

『丁香，丁香，快把里帆扶進去！』

里帆昏厥了一次。但他立時清醒了；他發了幾聲嘆，祇嚷要用飯，要預備紅燒肉和燒鴨。

丁香扶着他。他的腿部已酥軟得不能上梯。她承了老主婦的吩咐，將他扶到客廳的沙發上躺著……多麗亞披散着髮，露着愁容，朝他對面坐着。

『燒鴨，燒鴨，叫阿發快去！』

他的母親走了進來，反對着：

『里帆，忌嘴！你不記得醫生的吩咐嗎？你是一點點油也喫不得的。』

但屋主人祇嚷著：

『燒鴨，燒鴨，快去罷，丁香！』

多麗亞反抗着這老婦人的固執，她氣忿的站起身，督促着丁香往市鎮去了。她又打了個電話給阮祥生，但已是出診的時候，非得再兩句鐘醫生是不能來判。

里帆騎在沙發上，淌着汗膩，氣息呼喘。他和夢囈似的談着許多事。他一時叫多麗亞跳單人舞，一時叫將 *also* 開着，多麗亞有些慌亂，她開了話匣，在屋中舞着。

『往左轉，多麗亞！』

她照樣做了。『OK！』

『多麗亞，你今天多麼動人！可是你得跳，使氣力跳啊！』

『OK，我已經跳的够累了！還要怎麼樣呢？』

『你應該來個大腿舞，要腰肢轉動。』

多麗亞照做着。——『OK！』

里帆看了半晌，狂癡似的大笑起來。

他在使勁鼓動兩手，預備撫一個發巨聲的掌，但掌合上了，卻放不出一點響音。

『多麗亞，你聽見我打的拍嗎？』

『不。』

『不！你不瞎說！』

多麗亞訝異得幾乎呆木了；『OK！』她好像着了魔，受了屋主人的瘋癲的驅使。她想極力解除他的病狀；她撥動了所有的話匣唱片，儘力量在他面前舞蹈。

十分鐘內，屋主人的鼾聲起了。他安寧的躺在沙發角裏，熟睡着。

醫生來了，靜悄悄的和病人的母親談着。一會，他走到里帆的面前，按了按他的額角；他覺得病人的體溫增高，超過了九十度。血液的跳動異常弛緩，幾乎令他感着一點惶駭。

『怎樣？什麼症候？』老主婦輕聲說。

醫生祇微笑着。

『不外乎是腸胃病，腸膜性炎。』

『可是這兩天什麼也沒有喫呀，醫生。平日他的胃口也是很健旺的。』

『給他喫一點 Cephalin 吧。』

『這是治——』

『去炎症的。多給他喝溫開水。』

醫生放下兩劑藥，忽忽的走了。臨去時，祇叫病人要靜養，不能擾亂他的安寧。爲着這，老太太幾乎和多麗亞吵鬧起來；在她想，這無疑的是多麗亞的跳舞的鼓動，加強了他的症狀的。

夜半十一時，里帆打開他的眼，覺得自身彷彿陷在窠坑裏。他十分的疲憊，全身軟軟。客廳裏祇了香在屋角無言的守候着。他依了囑，服了藥；半句鐘後，沒有吐出什麼；而腹部變得更沈滯。腦裏清醒許多了，心上仍苦悶着。燒鴨和紅燒肉全預備了，他卻又不想喫什麼。

他叫打電話將于石文請過來；他覺得自己的病已快告痊愈，許多應料理的事引起了他的注意。午夜一點鐘時，這大生公司的副經紀人趕來，帶着一點不自然的——幾乎是勉強的——感傷的色調，談着公司的各項交易。毛織物的銷路完全疲弱了，除開內地幾處城市，大都會的買客都寥落得幾乎連公司的商號也忘記了。但內地的購買力又是薄弱的，以致貨量祇有增加，沒有市場——不僅是沒有市場，還缺少富有的買主。

于石文是談吐風生的人；頸上佩着紅領結和一隻惹人耀眼的鑲珠別針，好像剛從娛樂場出來。對於屋主，他露了貼服，矢忠的情態，在談到事不得逞的這一刻，又無時不表現一點懊喪。

里帆緘默着。他沒有表示什麼感慨，僅當于石文臨行時，冷酷的朝那背影注視了一眼。

五

依了醫生的囑咐，爲求清靜，里帆和多麗亞，丁香，汽車夫阿發遷到別墅來住着。

這是一處靠近市鎮的鄉下，離江岸不遠。房屋是新落成的；還留着一股刺鼻的油漆和石灰味。三樓上有一所未完工的玻璃房，房外的花院，祇疎落的見到一些殘餘的泥土和新長成的野草。籬笆外有一抹矮林，和三四座年久的墳。

屋主人搬進二樓房時，興趣似乎增加了一點。他扶着丁香，往各房間裏看了一遍，蹣跚着下梯來，在花院裏散步着，直到他覺得一點疲憊時。他很難相信自己已經衰老了。當多麗亞提到他倆結婚的日期時，那黃金時代

距目前還不過三年零七個月，他的年齡還祇有四十左右。『正在壯年呢！』回到牀上，他這樣想。

他的案頭祇預備着幾冊偵探小說和流行的劍俠傳；此外祇是一批隨身攜帶的公司具文，各種藥瓶和一些外地運來的水菓涼食。他很想聽到一點幽雅的音乐，但他的屬人祇是一批享受別人興趣的，沒有一點樂藝的才能；話匣裏的嘈音，早使他煩厭不堪了。

多麗亞對於這僻靜的處所感不着一點安寧。她不懂得詩是什麼，良晨和暮暮，在她不過一種癢癢。她孤冷的陪着丈夫坐了一天，便藉端離去這鄉地，尋她所迷戀的快樂去了。

三天內，醫生來了五次；藥物服後，似乎見效驗了，病人沒有絲毫變狀。老太太乘着汽車來探看了一次，回途時帶着欣喜。畢竟是醫生的力量！

新的環境也減去病人舊有的煩惱。于石文來時餽送了他許多病中食物——無疑的是從他的家鄉寄來的——告訴他許多有趣味，滑稽的事故。那祇是一些某投機家的失敗，某店房老闆在跳舞場露醜相的事故。每一演述終結，里帆便大聲愉悅的笑着。

這一夜，他看着于石文用了晚餐，道着『好好保養』別去後，夜的靜寂罩下他的四圍。他繼續翻了幾頁劍俠傳，叫了香沖了藥，服後，朝着月色，將燈火吹熄了。躺上枕，腦裏計算着公司大約有了轉機，多麗亞這一夜不能回來等事，後疲憊開始壓着他了。

但他走入一個恍惚之境。起先，他覺得自己一人跑下樓梯，在院裏的空曠處納着涼。他看見凸起在籬笆外

面的墳墓忽變得刺目鮮亮。從那墳旁的深草裏，一點微微啜泣的聲音散播出來。

『誰誰！』他注聽了一會，兀自叫着。

沒有答聲。泣音也就低弱到消滅了。彷彿間，他回到自己的房裏。他發現于石文坐在窗前的牆角落間。他未上前去，那卻是一個面生的人，露着狡笑，朝他注視着。他問道：

『你是誰到這來幹麼？』

那人不作聲，祇狡笑着。

『幹什麼……賊！』

他聽見自己將桌上一件笨重物件投到地板上發出來的一片響音。當他預備伸手去攔那人影時，忽覺得自己的手腕跳似的痠癢起來。他呻吟了一下，醒了……

他呆呆了半晌，始終找不出自己在一種什麼樣的地所。他極力在回憶裏搜尋着，使自己承認這是他的新遷入的寓所。但他一切原有的感覺竟不能恢復；漸漸的，受着一種心癢病似的衝動，向夢魘走去。他在掙扎着，呼喊着，和無數的黑暗相抗。

夢魘是嫉妬人家的酣睡的。在里帆一臨近睡鄉的一刻，它便向他的神經襲擊。這使他異常恐怖了。他記得幼年入睡得了這困難時，他的母親時常告訴他——『從一數起，直數到不能再認清數目的時候，它便離開你了。』他照做着。他發現玻璃窗吐着銀白色了，才安寧的把這苦難放下。

睡醒時已下午二時了。丁香站在牀前面，說是『老太太，醫生，于經理都來了。』桌上的午點也預備了；太陽從窗正面探進來；房中充滿着炎暑。

里帆已在半昏迷的狀態下。疲憊更重的壓着他的下部，同時，胸膈間的抑鬱和腦裏的紛亂相聯結了。他好像從一個懸崖似的險境脫身出來，剛剛走到安全之所，一切慾望都消失了，祇除開一杯微溫的牛乳。

阮醫生走進來時露出一點笑容。他的溫度，脈膊被視察後，昨夜的夢，便是他所陳述的病狀了。

『啊，那算不了什麼？』醫生坦然的大聲應着，『纏心的事太多了，一定有這現象的。少打些算盤吧，經理！』

『自然。可是這夢來得很奇巧，並不像偶然得到的。』

醫生仍然笑着。

『睡時叫人陪你談談話吧。也不算什麼。』說時，醫生叫他伸出臂膀，替他扎了一針強心劑。藥完全調換了，病似乎無特別緊要，不久可以告愈了。

他的母親卻告訴他——昨天替他到巷裏去求過佛。自然，以她想，葛士衡的死於他的病是不能沒有關係的。她看的世事多了，覺得有些病是全不靠醫藥的。

里帆非常厭惡的聽到談及葛士衡。他的眉鎖着，將身轉側過去。

六

丁香在主人牀前守候了整兩夜。

夢魔不再降臨了。里帆的衰弱開始顯露出來。他的健旺的面容完全褪去了，肌肉呈着青灰色。多麗亞的撫慰，母親的叮嚀，醫生和于石文的談趣，都引不起他的興奮。他整天整夜的失眠着。家人都慌恐了，有時整三四個時辰的聚議着。醫生兩三批的換過了，看不出有任何一定的症狀。

夜晚的降臨成了病人的恐怖。太陽一西下，他便命丁香將洋燈加倍光亮的照着，還必得放在近牀的前面。他要了一把劍——這是他祖父遺下的古物——放在枕底下。夜一分一寸的移過去，他的失眠伴着那雙無神的眼加濃着。有時，丁香在牀前打着盹，使他惱怒起來。於是輪班的守夜開始着；而守候者必須在他面前時刻的顯出一種動狀和殷勤，否則病人因為疑慮這伴侶的不真確，由恐怖而狂怒了。

月輪圓滿了，這一夜。兩點鐘時，當丁香帶着睡，出門來讓老太太來換班坐守時，病人突的從牀上仰起，叫着：

『不要走！』

丁香無法解釋，在原處坐下。一點風聲從窗外漏進，拂動了桌上的紙頁。他在矇朧間，看見門口隱進來一片白的——灰白的影，在牀不遠的空處站了，搖搖的。

『誰？』他問道。

丁香帶着疑惑，應着：

「就是我，經理。」

里帆發怒道：

「你是誰？」

丁香發顫音道：

「我就是丁香，經理。」

「走開去。」

「我就是丁香啊！」

病人的臉色變得異常慘厲，在燈光下，他將劍拔了出來，向她身上擲了過去；這使她驚駭的喊了出來。劍落在她的脚下。接着，里帆倒下了，在牀席上癱軟了。

丁香連聲叫着。老太太和一個新雇來的僕婦都走了進來。她們忙着去看病人——她叫僕婦捏了一把冷手巾，托在他的額上。

不待天明，阮醫生和兩個病院的助手都由阿發接過來了。強心劑連三四針的扎着。直延到九點鐘，病人的昏迷狀態才恢復……他奇異着什麼的睜開了眼，朝屋中人呆望；他呻吟着，祇覺得口渴。

七

醫生徐徐的問着他昨夜的精神現象；在一種斷續的，疲弱的語聲中，他將看見一個慘白色的女子走進門來的印象陳述了。

「阮醫生的眉皺着。『除開那白色女人，你沒看見丁香嗎？』」

「沒有，沒有。我不知道她在房裏。」

「奇怪。」

醫生和在旁站着家人們都訝異起來。自然，這是神經錯亂；但老太太卻獨自感着這問題的嚴重。她想去延請一班道士，但這提議，卻給醫生們一笑的否認了。他們不承認世上有什麼靈異，無論在這僻靜的鄉下。

里帆自己也很難斷定這無鬼的保證是可靠的。昨夜出現的異象在他腦裏太明顯了。在這清醒的一刻，他再三的申辯着；——如果所見的是夢裏，而夢的構成的狀態沒有這麼簡單。

這使醫生們微笑的搖着頭。那年較長的病院楊助手，表示一點遲疑；他提出一項意見，以為『靈魂』這東西確實有的。他曾聽見一個天主教會裏的牧師解釋過人的精神現象的第四種，——叫做『靈魂的世界』。它走入人的身畔，是由一種媒介，這媒介即像似夢一類的作用。

「你算了吧！阮祥生一口否定着，說。『你說的就是那叫做 *Fourth dimension* 的名詞麼？』」

「對了，就是它。」

「那是一些糊塗蟲編出來的胡談。他們從黑格爾的學說裏，拈出一點渣滓來，加上一些毫無價值的附會，

便成爲所謂靈魂學一類的把戲了。那是毫不值一辯的。」

那姓章的助手，卻帶着一點自信和聰明的神態，擡着眼：插口道：

「達克透，你得要相信——威爾士也承認科學有時候也並不正確呢。我不懂得什麼叫靈魂學，但精神現象——它卻不是一個能簡單的說明的東西。我以爲，那些不能用心理學推測出來的問題，確實叫它做鬼也未嘗不可的。」

阮祥生剔着他的鬚，祇微笑着；他替病人配了藥，嘆着說道：

「你們所學的心理學早已陳舊了。還有一種變態心理學，卻可以將那些見神見鬼的因果說得很明白。」

「是的，章助手應着，『就是 Psychoanalysis 吧？』」

「那是解釋夢和瘋狂心理的啊！」楊助手在旁附和着。

「你們所見到的太簡單了，」阮醫生嘆着。「心理分析所研究的對象那能限於夢和瘋狂呢；雖然主動的成因是 Sexual desire 和另外所謂 Ego 那樣的東西，但範圍是可牽涉到所謂『鬼』的問題上面去的。人見到鬼，輕的可以歸納到夢的部份去，重的却就是瘋狂心理。」

病人的衰弱狀態更加重了。醫生對於他的不能進食，感着異常的困惑。他給他進了一些有效的藥汁，足以引起食慾的。但藥進後，病人又開始着昏睡，待一醒轉，食慾又完全消失了。沒有方法；醫生在旁邊祇困惱着。

這一夜，病人的失眠狀態解除了，卻開始了囁語。他的知覺作用已混亂了，旁的舉動，言語，很難引起他的意

識。

兩個助手，僕人和丁香輪流的守候着。但他們預定的藥劑，祇能使他安神片刻。半句鐘的寧靜離去後，病人的混亂現象又延緩了。他時常舉起手向空處指，時常瞪着眼向人注視。有時，忽的叫出聲來：

『快去，快去！快趕上去！』

他又不時露出一點悲哀和懺悔。有時還提到那死去了的莫士衡的小號。

無疑的，症象愈見險惡了。失去了一切美態和活潑的多麗亞不時在暗地啜泣着。老太太更加焦慮了，對於坐在面前的醫生，帶着完全不信任的狀態了。

八

病人的囁語直延到第二天傍午還沒有停止。

醫生，家人都圍在牀前，焦慮着，商議着。但里帆似乎連晝夜也不能分辨了。他不時的張着兩臂向空間舞動：

『……看罷……看那個……我……我什麼也沒有……我……通通交給了你……不是麼……哈哈：

…… I no can I no can (洋涇浜式英語)……看罷……你你……饒我罷……饒我罷……』

有時，他忽拍着胸，做個很憤怒的模樣：

『什麼東西！你走……我要抓你……什麼東西，你……呼，呼……我要叫他坐牢……你這賊！……賊！

打啊，賊啊……」

有時，他又懺悔着，噙泣着：

「……士衛，士衛……士衛，士衛看面子，看面子……我錯了，我錯了……士衛啊，你……我好苦啊……我不應該，不應該哪……士衛，士衛……」

于文石來探病了；他帶來一束沈悶的消息：有四個債權人在門外候着，等候主人的回覆。自然，他替公司的前途焦急……但里帆的病狀，已在不易回轉的時際了。

多麗亞三天沒有回宅了，連舊寓也不會見她回來。她好像忘記了丈夫，又像逃避什麼事件。大家都圍着主人。他祇是囁語着：

「啫，啫……什麼，什麼東——西……士……咳，咳……我……我……我……見了……什麼……喝……沒有，沒有……士衛，士衛……」

老主婦在悲愴中，執意要請道士。但一家人都反對着。

下午三時，白宅的親戚，公司的辦事人紛紛來了；他們都向主人圍着。

強心劑四五次的札着，囁語略止了，但變成了呼喘。

傍晚，醫生都想不出一個妥當的辦法。人們決定了，祇得叫醫院的看護搬了一張昇牀過來，將里帆那已僵木了半截的軀體，移到醫院的特等病房去。

誰——卽屬一個學理精明的老醫生——也不能斷定他的病症。直到兩星期後，兩月……後，他的囁語和喘吁還不停止……

廿七，十二，一九三三。

——現代四卷四期

PIERROT

穆時英

——寄星望舒

「而向着你，女神，女神，水的女神啊，

我來這百靜中獻呈我無端的淚點。」

（錄自梁譯樊樂希水仙辭句）

—

籠罩着薄霧的秋巷。

在那路燈的，潮潤的，朦朧的光幕底下，邁着午夜那麼沉靜的步履，悄悄地來了潘鶴齡先生，戴着深灰色的氈帽，在脊下挾了本精裝的阿佐林文粹，低低地吹着：

“Traumeri”——那紫色的調子，疲倦和夢幻的調子。

陶醉在自己的口笛裏邊，半閉着浸透了黃昏的輕愁的眼珠子，潘鶴齡先生，拖着瘦長的影子，蕭索地走着，

望着街樹上的死葉，一個夢遊者似地。

從一些給葡萄藤遮蔽了的窗裏，濾過了絳紗的窗幃，散落着一些零星的燈火。不知那一間屋子裏的鋼琴上在流轉着 *Minuet in G*；這中古味的舞曲的寂寥地掉到水面上去的落花似的旋律瀾漫着這淒清的小巷。

淒清的季節！

淒清的小巷啊！

潘鶴齡先生站住了，望着巷尾一百二十號二樓的窗，在那裏有他的琉璃子，髮香裏響着遼遠的愁思和遼遠的戀情的琉璃子。和寂寥的琴聲一同地，他的心房的瓣一片片地掉下來，掉到地上，輕靈地。他覺得有一些寒冷，是一些寒冷和一些憂鬱，牧歌那廢沖淡的憂鬱，而這些寒冷，這些憂鬱是琉璃子的。

琉璃子有玄色的大眼珠子，林檎色的臉，林檎色的嘴唇，和蔚藍的心臟。她的眼是永遠茫然地望着遠方的，那有素樣的木屋，燦爛的櫻花和溫煦的陽光的遠方的，那麼朦朧地，朦朧到叫人流淚地，可是當她倚在他肩頭的時候，便有了蔚藍的，溫存的眼珠子……

(……溫存的，蔚藍的眼珠子，她的心臟的顏色的眼珠子，在那日本風的紙燈籠旁邊，那玲瓏的松柏盆景旁邊，那白木製的紙屏風旁邊。

『要到明年櫻花開過了東京的時候才能回來啊！』

『請在衣襟上簪着一個異國人的思戀吧！』

把領帶上的那支綴着珠子的別針給了她，便默默地坐着。

——插曲——

明天會有太淡的煙和太淡的酒，

和磨不損的堅固的時間，

而現在，她知道應該有怎樣的忍耐，

掃密已經醉了，而且疲倦得可憐。

——插曲——

走的時候，看到她蕭條的行裝，又把錢袋給了她，黯然地望着她的，林檎色的臉。

把絹製的蝴蝶夫人放到他衣袋裏：

『爲她祝福吧！』那麼太息了一下抱住了他的脖子。

在她的唇上說着：『明年燕子築巢的時候再不回來，我會到銀座來做一個流淚者的，爲了你；因爲蝴蝶夫人似地哀怨着命運的不是你，倒是我啊！』

她的眼珠子裏邊有一些寒冷，是的一些寒冷和一些憂鬱，牧歌那麼沖淡的憂鬱——

『沙揚挪拉！』

而這些寒冷，這些憂鬱也是潘鶴齡先生的……)

是的，這些寒冷和這些憂鬱正是潘鶴齡先生的。

『沙揚娜拉！』

（『琉璃子啊！』）

他太息了一下，在自己脚下檢起了掉到地上的心房的瓣，把中古味的舞曲，Minnuet in G，扔在後邊兒，往前面走去，悄悄地，就和他來的時候一樣悄悄地，隱沒到籠罩着薄霧的秋巷的那邊。

二

街。

街有着無數都市的風魔的眼：舞場的色情的眼，百貨公司的饕餮的蠅眼，『啤酒園』的樂天的醉眼，美容室的欺詐的俗眼，旅邸的親暱的蕩眼，教堂的偽善的法眼，電影院的好滑的三角眼，飯店的朦朧的睡眼……

桃色的眼，湖色的眼，青色的眼，眼的光輪裏邊展開了都市的風土畫：植立在暗角裏的賣淫女，在街心用鼠眼注視着每一個着窄袍的青年的，性慾錯亂狂的，棕櫚樹似的印度巡捕，逼緊了嗓子模做着少女的聲音唱十八摸的，披散着一頭白髮的老丐；有着銅色的肌膚的人力車夫；刺蝟似地縮在街角等行人們嘴上的烟蒂兒的，襤褸的烟鬼；貓頭鷹似地站在店鋪的櫺窗前，歪戴着小帽的夜度兜銷員，擺着史太林那麼沉毅的臉色，用希特拉演說時那麼決死的神情向紳士們強求着的羅宋乞丐……

觀賞着這輯祕藏的風土畫的遊人們便在嘴上，毫沒來由地，嘻嘻地笑着。

嘻嘻地笑着，潘鶴齡先生在這街上出現了。

給這祕藏的風土畫的無憂無慮的線調感染了似地，在這街上出現的潘鶴齡先生邁着輕快的大步，歪戴
着氈帽，和所有的遊人一樣地，毫沒理由地，嘻嘻地笑着。

（明天會沒有了琉璃子，沒有了絹製的蝴蝶夫人似的琉璃子，沒有了林檎色的臉，林檎色的嘴唇和蔚藍
的心臟。琉璃子啊！空去了琉璃子的房間裏邊，那日本風的紙燈籠，玲瓏的松柏盆景，白木製的紙屏風也會和我
一樣寂寞吧？可是街卻是那麼熱鬧啊。有着琉璃子，街有着無數都市的風魔的眼，展開着都市的風土畫；沒有了
琉璃子，街也有着無數都市的風魔的眼，也展開着都市的風土畫。琉璃子啊！沒有遼遠的愁思的日子，沒有遼遠
的戀情的日子，沒有琉璃子的日子是有的。）

嘻嘻地笑着，他跨進了一家南國風的飯店的門。餐桌上裝飾着典雅的東方色的膽瓶，瓶裏裝飾着十月的
薔薇，薔薇的蕊裏揮發着小夜曲的幽味。

（薔薇的色呢？琉璃子的色呢？海上的秋風，海程的憔悴啊！）

嘻嘻地笑着，他在等着他的那位孫先生的桌上坐下來了；於是他嘻嘻地笑着說：

『你多早晚來的？』一個興致很高的夜遊者似地。

（琉璃子我們第一次的幽會是以這兒的晚宴做開篇的，而這第一次幽會卻是我們的羅曼史第一站呢！

『很早就等着了嗎？』溫柔到銷燬我的心的聲音。）

嘻嘻地笑着，他把帽子遞到綠制服的侍女的左手裏邊，從她右手那兒接過菜單來，說：

『意大利絨湯；冷肉，德國式的；一隻炙雞，加蕃蘿和生菜；一隻腓力牛排；白汁鱈魚；橘子布丁和一杯咖啡。』

又嘻嘻地笑着，把菜單送到侍女手裏：

『此外，再給我一大杯黑啤酒！』跟她擠了擠眼，一個都市的夜遊者那麼隨便地，輕薄地。

（一個都市的夜遊者那麼隨便地，輕薄地，擠了擠眼：

『看我的眼吧，牠們會告訴你什麼是熱情，什麼是思戀，什麼是我的祕密，什麼是我的嘴不敢說的話，什麼是我每晚上的禱辭。』

羞澀的夜合花似地，琉璃子低下了腦袋，在嘴邊藏着微笑。

於是，我嚴肅起來。

於是，我想：『我真的愛着她呢。』

於是，我一個最拙劣的求情者似地，顫抖着說：『琉璃子，我真的愛着你呢，我可以發誓。』

琉璃子啊！

等她跑開了，又噓地把她叫了回來，繃着臉問道：

『怎麼你嘴角的黑痣今天格外迷人？』

便望着那撩人地跑去的侍女的後影，痛快地，大聲兒的笑了起來。

（牛排除了性感，她們的愛嬌便等於零；西洋人真是牛排，祇有東方人是靈感的；琉璃子的婉約味在她身上連一點影子也不會有。）

『今天你怎麼那麼高興？』孫先生在胡椒瓶上面看着他的闊嘴。

是的，潘鶴齡先生有一張在笑的時候瞞着很闊的，在沉默的時候就像一隻憂鬱的蚌蛤似地緊閉着的，四方形的嘴，他還有兩隻非常大的，老蘊藏着愁思似的眼，和低氣壓的濃眉，和在入前總是嘻嘻地笑着的，頑皮的臉。

『我老是那麼很高興的。你瞞我不是時常笑着的嗎？』

（時常笑着的，在憂鬱着的琉璃子前面，因為要使她歡喜，使我自己歡喜。）

『噯，真的，你倒是時常很高興的人。』

潘鶴齡先生有一種喜歡人家讚頌他的樂觀性的癖性。聽了這句話，便隔着張桌子，黑啤酒的泡沫似地，噴溢着自我解剖的話，和嘴裏的烟一同地：

『誰會瞞到過我有那一天繃着眉尖？誰會聽到過我的太息？沒有！我是個性很強悍的人，真的，我從不會有過失望的日子，感傷的臉——那全是弱者的，敏感性的——』

（失望的日子，感傷的臉自然也有，可是那是……那是什麼呢？是我的變態。往往在陰灰的天氣裏邊，或是

睡眠不足的時候，那是生理的變態。本質地我是個強者。）

——我全不是那麼個人，我有頂澄澈的理智，頂堅強的意志，頂有節制的沉澀，我從不會沉溺於任何東西裏邊，女人，戀愛，詩，哥加因，麻醉品，革命，愛國狂，領袖慾，或是自我摧殘的 Sentimentalism……感傷主義是頂廉價的，弱者的情緒——

（琉璃子？不，琉璃子的感傷主義祇是東方女性的一種特性，在男子專制政體下的薄命感，不是她個人的。這是她的溫柔的美，東方的德，不是廉價的感傷主義。好幾次我盛怒地要從她家裏跑出來的時候，她是那麼可憐地跪到地上抱住了我的膝蓋啊。溫柔的鴿子！）

——我的過去就可以替我證明，單瞞我從沒熱情地戀過一個女子，單瞞我……』

聽着的孫先生狡猾地笑了起來：

『那一次跟麗娜鬧翻了，爲什麼跑到這兒來，喝醉了酒痛哭着呢？』

對於那麼尖銳的反攻，他有點兒給窒住了。憤激地吃了塊冷火腿，在湯裏撒下了胡椒，便紅着臉罵孫先生不該懷疑他的自我解剖，罵他不能瞭解他，縱然有了十二年的友誼，說：『祇有自己才是頂能瞭解自己的人，祇有自己頂忠實，頂熟悉的自我觀察者……』他又嘲笑孫先生的缺乏常識，說酒後的人的言語行爲是失態的表現，酒是有着誇大的功能的，醉漢很容易誇大自己的情緒：

『感傷主義是誰也免不了的是本質的東西。我沒說自己是一點感傷性也沒有的人，不過成分不重罷咧。

地生存在沙漠裏邊。琉璃子，在海上盛開着的青色的薔薇，沙漠裏的綠洲的琉璃子啊！

侍女拿上咖啡來的時候，咖啡上的水蒸氣，一樣茫然地，Traumeri 那紫色的調子，疲倦和夢幻的調子，又悄悄地從他嘴唇裏邊漏了出來。

三

在一間不十分大的書室裏邊，充塞了托爾斯泰的石膏像，小型無線電播送器放送着的『春江花月夜』，普洱茶，香蕉皮，煙蒂兒和烟捲上的烟，笑聲，唯物史觀，美國文化，格萊泰嘉寶的八寸全身像，滿壁圖書，現代主義，沙發，和支持中國文壇的潘鶴齡先生的一夥燻黃了手指和神經的朋友們。

談話的綫索是這麼的：從拖鞋談到香烟，從檳榔牌香烟的獎金，談到航空獎券，從航空獎券談到卓別麟的悲哀，從卓別麟的悲哀談到勞萊與哈代，從勞萊與哈代談到美國文化，從美國文化談到美國女人大腿的綫條，談到嗣治的畫，談到拉斐爾前派，談到中古的建築，談到莎士比亞，談到屠格涅夫，談到碼雅閣夫斯基的花柳病，談到白濁的診法，談到穆朗診白濁的方法，談到現代人的悲哀，談到十月革命，談到小說的內容與技巧問題，談到沒落的苦悶，談到嘉寶的沙嗓子，談到沙嗓子的生理的原因，談到性慾的過分亢進，談到嘉寶的眼珠子，談到嘉寶的子宮病。

講到卓別麟的悲哀也好，講到中古的建築也好，每個人都會從這裏邊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來。就拿嘉

寶的沙嗓子這話題來做例子，聽聽他們的議論吧。

坐在窗口那兒的，咬着粗雪茄的，現代主義的作家榮哲人先生說：『現代女子的可愛多半在她們的沙嗓子上面。沙嗓子暗示着性慾的過分亢進，而性慾又是現代生活最發展，最重要的一部們，所以沙嗓子的嘉寶被廣大的羣衆崇拜着吧？』

『羣衆是有着潛伏的原始性的。原始人崇拜生殖器，有了文化的時期崇拜象徵生殖器的各種神，譬如東方人對於蛇的崇拜，中古時代崇拜十字架，我德式的建築所以被古人愛好着的就因為她象徵着女性生殖器的門的構造方式，現代人的嗜好跳舞，嗜好滑冰，嗜好嘉寶的沙嗓子，還不是爲了跳舞和滑冰有着性交的快感，而嘉寶的沙嗓子引起了他們的衝動？現代人所以愛好嘉寶，正因為她是一個在性慾最發達的年齡上的一個典型的性慾特強的婦人罷咧。』弗洛特主義者的，尖臉的金仲年先生那麼地說了，便推了推眼鏡，異樣地笑起來。

異樣地笑着的，那感覺主義者的包吝先生太息了一下道：『如果在嘉寶前面我倒立了起來，用手在地上走着，她的嗓子該沙到霧那麼地朦朧了吧！現代人的畸形的心理的複雜性，祇能直覺地體驗，決不是那一種主義能解釋得了的。』

『對了，正因為你們也有着畸形的，不健康的心理，你們的解釋也變成離奇到誰也不能滿意了。嘉寶的沙嗓子也有她的社會根據的。』綁着嚴肅的臉，戴着嚴肅的黑邊眼鏡的，唯物主義批評家的高令德先生從社會

的經濟基礎說到有閒階級的娛樂裏邊的性慾成分，說到騷亂的爵士樂和 jazz 舞，說到印象主義者的人體畫，『對於明顯的性慾撩撥，現代的有閒階級是已經厭倦了的，他們需要暗示的神祕主義，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嘉寶有了詭異的沙嗓子是必然的事情。蘇俄是沒有沙嗓子的！』

『連沙嗓子也沒有的，那麼單調的社會啊！』潘鶴齡先生是需要一些幻夢的東西的。
站在書架旁邊正在端詳着一隻剝了皮的香蕉的黎尊先生猛的矚了出來道：

『嘉寶的丈夫該是色癆患者吧？要不然，就是陽萎病患者！』

哄然地，全笑了起來。

『如果琉璃子也有着沙嗓子，那麼老潘也該是陽萎病患者了吧！』

於是話題就轉到潘鶴齡先生的身上來了，從他的琉璃子談到他的人品，從他的人品談到他的作品，談嘉寶的沙嗓子和子宮病似地，使用着各人的智識，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來批評他的小說集。他們從他的作品裏發掘了跟他所表現的主題完全不同的主題來。譬如說，在他寫的時候祇抱着一種抒思初戀的蜜味的短篇『園裏邊』，黎哲人先生說他是在寫一個十八歲的處女的感情，高令德先生以為是寫有閒階級的戀愛遊戲，高咨先生讚嘆着他的句法，黎尊先生說他祇是寫蒼蠅和初戀的關係，金仲年先生改正了黎哲人先生的意見：

『在『園』裏邊，很巧妙地，把處女期的女性生理變化在心理上的影響表現了出來。你當時是抱着這種思想寫的吧？如果是抱着這種思想寫的，那這短篇確實是成功了的。』

在那些紛亂地投射過來的，堅決的主張前面，潘鶴齡先生怔住了。他聽到他的自信，他的思想，他對於文學的理解，全部崩潰下來的聲音。愕然地望着那些在談論到他的別的作品的人們的臉，他吞了鐵釘似地想着：

（是他們的理解錯誤呢？爲什麼他們會從我的作品裏邊看出我從沒想到過的主題？爲什麼他們會從我的作品裏邊看出和我自己所知道的我的思想完全不同的思想？同樣的東西，在每個人眼裏便變成了一千種，一萬種全不相同的東西。我要說的話，他們全沒聽到，他們聽到的卻全不是我要說的話。爲什麼呢？爲什麼還是我的技巧的失敗！那又爲什麼我的作品能使許多人感動，能使許多人太息？而他們還那麼堅決地相信着他們各人對我的誤解！人和人中間的瞭解難道是不可能的嗎？我是生存在這世界上，生存在這社會裏邊，我的作品被許多人讀着，被許多人讚美着，使許多人流淚，而他們流淚並不是爲了我要叫他們流淚的思想，地方，和句子，卻是在那些我自己也不知道會叫他們流淚的地方。我旁邊有許多人，數不清的人，我和他們說話，和他們一同地笑，和他們一同地太息，可是他們卻不懂我的話，我也不懂他們的話，他們爲了他們自己以爲可笑的事而笑，我又爲我自己以爲可笑的事而笑，他們太息他們的，我太息我的，而那些人又讚美着我的話，愛好着我的笑，甚至爲我的太息所感動——多麼可笑的事啊！）

看着那些在嚴肅地討論着的他們的臉，他嘻嘻地笑了起來。

「怎麼那麼好笑？」黎尊先生問。

「想到了一個很有趣味的笑話，就笑了出來。」望着一時靜默下來的他們說了那個笑話：「從前有一對

夫妻窮得利害，簡直連一天三頓飯也沒有把握。那天晚上，他們夫妻倆商量了半天，想有什麼法子可以不窮，商量了半天便決定了到西山山腰那兒廟裏去求菩薩。在菩薩前面很誠懇地叩了三個頭的當天晚上，夫妻倆全夢見那尊菩薩跑來跟他們說，明天早上起來，後門門檻那兒有三顆珠子，去檢了來，要什麼東西，祇要把一顆珠子往天上一扔，嘴裏說一聲要什麼，便會從天上掉下來。第二天起來，後門門檻那兒果真有那三顆珠子。檢了那三顆珠子，夫妻倆便商量着要什麼好。男的說要這個，女的說要那個，兩個人說着說着爭了起來，那男子越爭越氣，把自己手裏的一顆珠子往上一扔，道：「要這個！要那個！給他雞巴！」不料那麼說了一聲，天上掉下來數不清的雞巴，堆滿了一屋子！」

聽着的人們不由全笑得倒在椅背上。

（笑笑是什麼呢？而他們全那麼滑稽地笑着！可是誰也不知道笑是什麼東西！你笑你的，我笑我的，誰也不知道誰究竟在笑什麼。人是精神地互相隔離了的，寂寞地生活着的！）

潘鶴齡先生一邊那麼想着，一邊也哈哈地大聲兒的笑着說下去道：

「那女的白了男的一眼，怪他不該那麼粗魯，隨隨便便的掉了一顆寶珠，還弄了一屋子雞巴，想了一想就把自己手裏的一顆珠子往上一扔，說：「去你的，雞巴！」她想還有一顆珠子可以留下來要錢的。那麼一來，果眞一屋子的雞巴全沒了，心裏正在爽朗起來，忽然他的丈夫殺豬似地嚷了起來道：「怎麼好？我的也沒了！」沒有辦法，祇得用最後一顆珠子把丈夫的雞巴要了回來，還是安分守己的做人。」

笑聲要爆發了屋頂飛出去似的。

講完了笑話，嘻嘻地笑着的潘鶴齡先生坐在那兒靜靜地想：

（人真是那麼古怪，那麼的可笑的動物。他們說話，他們笑，他們叫我老潘，他們知道我是潘鶴齡，他們是我的朋友，可是他們不知道我是誰，精神地我是個陌生人。寂寞啊！海樣深的寂寞啊！說文學是溝通靈魂的工具，可是從小說裏邊認識了的，我的靈魂是怎樣的靈魂哪。要是琉璃子能讀中文寫的東西就好了。她是我的影子，她是我的妹子，她是忠實於我的琉璃子啊！琉璃子啊！）

他忽然站起來，走到笑得椅子往後邊傾斜着金仲年先生旁邊，把他的椅腳踹了一腳。

金仲年先生又巴着脛腿，大聲地叫着倒了下去，他便像一個最無聊的人，一個孩子似地笑了起來。

「那又是什麼意思呢？」那麼地想着。

四

「那又是什麼意思呢？」

痛楚地揪着自己的頭髮，肘靠到膝蓋上面，身子往前撲着，潘鶴齡先生坐在黑暗裏，解不出方程式似地想把他的腦神經一條條地抽出來。

一坐到地上，他就明白人是有兩條腿，有嘴，有眼，有耳朵鼻子的動物。到十六歲，他明白人生，就是吃飯，睡覺，

娶老婆，生兒子，或是做些不朽的事業，因此便把自己獻給了 *Zusage*。到二十歲，他讀了許多書，他知道超人哲學，悲觀主義，佛法，唯物史觀，中庸之道，他知道政治是政治，蚊子是蚊子，什麼是什麼。可是，今天他忽然什麼也不明白起來，他不明白人是什麼，人生是什麼，蚊子是什麼。

（批評家和作者的話是靠不住的；可是讀者呢？讀者就是靠得住的嗎？讀者比批評家和作者還靠不住啊，他們稱頌着我的作品的最壞的部分，模仿着我的最拙劣的地方，而把一切好處全忽略了過去。他們盲目地太息着，『你的作品感動我了。讀第一遍，牠們叫我流淚，第二遍，牠們叫我太息；第三遍，牠們叫我沉思。』可是問一問他們吧，究竟什麼東西叫他們流淚，叫他們太息，叫他們沉思呢？他們會說：『你書裏那個可憐的舞女的命運。』或者說：『你書裏那些優美的感傷的句子！』甚至有人會說：『爲了你的名字，』那麼莫名其妙的話。也許過了幾十年，幾百年，幾世紀，會有人真的懂得什麼是什麼？可是我們所理解的浮士德，神曲，希臘的悲劇，*Hamlet*，也和前幾代的人所理解的一樣不成？也和那些原作者要我們理解的一樣不成？文藝作品是可以被人們理解的嗎？是可以被人理解的嗎？我們所看到的理解只是一種以各人自己的度量衡來權量別人的思想以後所得到的批評。那是爲什麼？那是理解嗎？人們爲什麼有權利拿自己的度量衡來權量別人的思想？可是我又有什麼權利叫人家不拿各人自己的度量衡來權量我的思想？有什麼權利可以要求人家理解我思想？人是可以自由地要求這個，要求那個的嗎？自由這東西真的是有的嗎？爲什麼我不能自由地做一件事，自由地求我的私生活？許多小報把我的私生活記了出來，還把他們的道德律來責備我，他們只知道責備我的行爲，而不能理解

我的內心，而且是用他們的道德律。而且是那麼地誇大了的啊！他們有什麼權利那麼地做呢？誰允許他們那麼地做呢？我又有什麼權利不准他們那麼做呢？我順從了他們的道德律，順從了他們的習慣，抽一枝烟，抽得比他們更是他們的，他們就誇贊我偉大，就崇拜我，讚美我。只要違反他們的道德律，違反了他們的習慣，就是一眨眼也會受到他們的唾罵，他們的攻擊，非要把我放在腳下踐得枯葉那麼扁不成。那又是爲什麼？我順從他們的習慣，抽煙，他們讚美我，並不是讚美烟抽得好，而是讚美我順從他們的習慣。他們要求我順從他們，甚至於強迫我；他們給我一個圈子，叫我站在圈子裏邊，永遠不准跑出來，一跑出來就罵我是社會的叛徒，就拒絕我的生存。我爲什麼要站在他們的圈子裏邊呢？不站在裏邊又站在那兒呢？

『站在那兒呢？站在那兒呢？』

抬起腦袋來：在黑兒裏邊，桌上有着黑色的筆，黑色的墨水壺，黑色的書，黑色的石膏像，壁上有着黑色的壁紙，黑色的畫，黑色的氈帽，房間裏有着黑色的床，黑色的花瓶，黑色的櫥，黑色的沙發，鐘的走聲也是黑色的，古龍香水的香味也是黑色的，烟捲上的烟也是黑色的，空氣也是黑色的，窗外還有個黑色的夜空。

(?????????)

全身的毛孔覺到霉天那麼的壓迫着，把腿移了一移，透不得氣來似地再接下去想：

(站在那兒去呢！那兒都是寂寞的！人在母親的胎裏就是個孤獨的胎兒，生到陌生的社會上來，他會受崇拜，受責備，受放逐，可是始終是孤獨的就是葬在棺材裏邊的遺骨也是孤獨的；就是遺下來的思想，情緒，直到字

宙消滅的時候也還是孤獨的啊！絕對的人和人間的了解是不可能的。縱然有友誼，有戀——戀也只有相對的了解。人類的心真是宇宙的祕密，宇宙的謎呢。沒有互相瞭解的人，只有本質地互相類似的人……琉璃子！互相類似的人中間有戀……琉璃子！琉璃子！啊！沒有琉璃子，我會枯死在這寂寞的，人的沙漠裏吧？琉璃子，琉璃子，盛開在沙漠裏的薔薇的琉璃子，簪着遼遠的愁思和戀情的琉璃子，靠在我肩頭的時候有着蔚藍的心臟的琉璃子……）

他站了起來，往門外走去：

『祇要不寂寞，還是到東京去做一個流浪者吧。』

五

穿着 Pyrama 的琉璃子正卸了綿緞的鞋子預備躺到牀上去，瞧見蓬散着頭髮跑了進來的，憔悴的潘鶴齡先生，不由嚇了一跳，

『什麼事呢？』

『琉璃子！』跪到她腳下，抱着她的腿，抬起腦袋來望着她，她眼珠子裏邊有一些寒冷和一些憂鬱，而在這寒冷和憂鬱裏邊有一些溫煦，一些樸實的香味。

『什麼事呀？』

琉璃子暗地裏擔憂着：別是他碰到了剛才從她房裏跑出去的，那個音樂師，菲律賓人羅柴立，褐色的羅柴立，所以擺着那麼憔悴的臉，來跪到她脚下，流一些淚，哀怨地說一些責備她負心的話，而和她決絕了，各走各的路。便抱住了他的腦袋，把他的臉貼到自己胸前，柔聲地問着，一面卻偷偷地瞧瞧房裏有沒有羅柴立遺下的東西，一面在心裏：『如果真的他發覺了我的不忠實，預備和我決絕的時候，再在地上躺一回，抱着他的腳，哀求他再饒恕我一次吧。這懦弱的老實人一定會憐憫我的。』那麼地思忖着。

『讓我和你一同到東京去吧，琉璃子！』他覺得在他的臉下有一顆蔚藍的心，沒有偏見的天真的心。

『啊！』太息了一下，爲了放下了心的歡喜，她抱住了他，把花一樣的嘴唇溫柔地吻着他了。

在酒味的嘴唇裏，意外地有了烟味，辛辣的吉士牌的烟味。那烟味電似地刺激着他的記憶，一個印象，一個聯想古怪地浮了上來，直覺地，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地。他看見吹色士風的，那個嘴角老叨着吉士牌的菲律賓人站在他前面；他看見他邪氣地歪戴着氈帽走進這屋子來；他看見琉璃子蛇似地纏到他身上；他嗅到熱帶人的體臭——這體臭像是琉璃子身上的。於是他推開了她的臉，站了起來道：

『琉璃子，你是忠實於我的吧？』

『像你的影子，一樣忠實於你的。』

『直到今天？』

她也站了起來，柔弱的花枝似地掛到他脖子上面：『你爲什麼要那麼地問我呢？』

『爲什麼你的嘴裏有着吉士牌的烟味呢？』

她的眼珠子狡猾地溜了一下道：『許是你的錯覺吧？』

『真的嗎？』

『真的。』

『不會騙我吧？』

她微笑着點了點腦袋，又把嘴唇貼了上去。

『如果是騙我，還是把真事說給我聽吧，我可以原諒你的。對於我，欺騙是比不忠實更不能忍受的呵，琉璃子！』

『我不會欺騙你的。』

忽然他覺得在他後邊兒那隻圓桌上有隻烟盒，便推開了她回過身去，卻見那桌子上真的有一隻半開的，皮製的烟盒，盛着十多根吉士牌。誰在他心裏拔了顆牙齒似地苦痛着。

（僵在我胸前的琉璃子也一樣僵在別人的胸前；她對我說：『像你的影子一樣忠實於你的，』也對別人說：『像你的影子一樣忠實於你的，』）她在我的肢體的壓力下，也呈着柔弱的花朵的姿態，在別人的肢體的壓力下，也呈着柔弱的花朵的姿態；她在我的肩頭，有着溫存的，蔚藍的眼珠子，她的心臟的顏色的眼珠子，在別人的肩頭，也有着溫存的，蔚藍的眼珠子，她的心臟的顏色的眼珠子；她的遼遠的戀情和遼遠的愁思是屬於我的，

可是也屬於別人，屬於二個人，三個人，幾十個，幾百個，幾千幾萬個人，不是屬於每一個生存着的人的。琉璃子，我的憧憬，我的希望，我的活力的琉璃子不是我的，而是每一個生存着的人的！

他憤怒地喊了出來：『琉璃子！』

琉璃子垂倒了腦袋，要流下淚來的樣子。

『他是誰？』

『褐色的羅柴立。』

『無恥地做了菲律賓人的情婦嗎？』

『……』緊緊地抱住了他，眼淚斷了串的珠子似地掉了下來。

『你不愛我嗎？你對我說的話全是假的嗎？你的……你的……全是欺騙嗎？』手指噙着她的肩頭，要把她的腦袋搖下來似地搖着。

她祇是悄悄地流着淚。

『你說……你說……你爲什麼不說！』咬着自己的牙。

『我是深深地愛着你的。如果你不能原諒我，那麼你打吧，你打死我吧！』可憐地，閉上了眼珠子倒在他懷裏。

『你騙我！你騙我！』

『再不相信，還有什麼法子呢？請剖開我的胸膛，把我的心臟拿出來瞧一瞧吧！』

『那麼，他呢？那個菲律賓人，那個亡國奴呢？你愛着也愛着他嗎？』

『你能原諒我嗎？』捧着他的腦袋望着他。

『淫婦！賤價的狗！不要臉的！吻着我！也一樣吻着別人！和我一同地睡在這張牀上，說着要銷溶我的心的，溫柔的話，就在這張牀上，你又在別人的耳朵旁邊說着『擁抱我吧』的話！畜生！淫賤的畜生！』

『原諒我呵！原諒我呵！』

他_不作聲。

過了一回，他太息了一下，把她放在牀上：

『如果你肯講真話，我爲什麼不原諒你呢？現代人的血液裏邊，不會有多少原始人的嫉妬的血輪的遺留的。可是，對於我，欺騙是比失節更不可忍耐呵，琉璃子！』

（生理的失節給我的不過是淺薄的妬忌，可是靈魂的失節，琉璃子啊，是會使我變成遊魂的。保持着你給我的記憶中的印象吧！你是應該以我所想像，我所知道，我所認識的琉璃子的_{恣態}生存着！別讓我知道你的靈魂的不潔，和你的靈魂的卑鄙吧！）

『請原諒我吧，那是在一個酒醉的晚上，醉得我彎了腿走路的一個晚上，他送我回來，就做了我的情夫。』

『以後呢？』

「以後因爲已經失了節，也就沒法子了，而且他時常送錢給我——爲着生活呢！」

「那麼你一點不愛他嗎？」

「一點不愛他！」

「一點不愛他——」

（欺騙着他爲了他送她錢用，爲了我也送她錢用，她也欺騙着我，直到今天。爲了生活，她出賣靈魂的崇高性，靈魂的信實；爲了生活，她欺騙我；爲了生活，她欺騙一個有着誠摯的心臟的男子。在我記憶裏邊潔淨的琉璃子原來是我的錯覺——那麼地卑污的，世俗的人……）

——琉璃子！他絕望地喊。

「你別扔了我！你不能離開我的，我是那麼深深地愛着你啊！」萎謝的聲音。

「我答應你。」

她把那隻皮製的烟盒恨恨地扔到窗外，把嘴湊到他的嘴上，嘴角透出笑意來，笑意裏邊重又閃着生命的光澤。

「頑皮的！」在她的嘴上他又嘻嘻地笑了起來。

（她靜靜地聽着我的自白，裝作一個我的瞭解者，是爲了生活；她現在那麼吻着我，也是爲了生活。她的遼遠的戀情和遼遠的愁思和藍蔚的心臟原來只是一種商標，爲了生活獲得的方便的商標。而她是那麼地欺騙

了我，在我前面，和在別人前面一樣地矯裝着……）

『爲什麼不替我說 Pyrama 呢？』發膩的聲音。

於是他嘻嘻地笑着，老練地給她脫了 Pyram 脫了 Corset。

（她說深深地愛着我，現在那麼說，從前也那麼說，麗娜，蓉珠，月舫，Angie，麗琮，許多人全那麼說過，可是她們真的戀過我嗎？如果沒戀過我，她們爲什麼要說那樣的話呢？爲什麼要欺騙我呢？沒有欺騙，人生就不能存在嗎？欺騙！什麼都是欺騙！友誼，戀情，藝術，文明……一切粗浮的和精細的，拙劣的和深奧的欺騙。每個人欺騙着自己，欺騙着別人……）

在他的臉下有着發光的眼珠子和發光的牙齒，而琉璃子的手臂又倔強地纏住了他的腰支；他輕輕地說：

『小淫婦！』嘻嘻地笑着。

（……還說我瞭解自己，也瞭解別人。這就是文化，就是人類，就是宇宙！每個人都把自己放在最前面，放在一切前面。我愛琉璃子，是爲了我自己，而不是爲了她。她也爲她自己而出賣我對她的忠誠。一個人和我交朋友是爲了他喜歡和我交朋友，而不是爲了我喜歡跟他交朋友。讀者爲了要娛樂他們自己，爲了要在你作品裏邊找出他們自己喜歡，他們自己需要的東西來讀我的書。每個人都根據了自己的見解去分析一件事，去觀察一個人，去批評一個人。一個人所以能同情一個死了父親的孤兒，一個失了戀的人，就因爲他自己也許也會失去父親，失去戀人。爲什麼人類中間充滿了自私！）

「你脊梁上面全是汗，留心着了涼。」琉璃子把錦被拉到他肩頭上面，枕着他的手臂睡了。他在閉上了眼皮，琉璃子的林檎色的臉上吻了幾下，又接下去想：

（要人家不私自，那不是我的自私嗎？那裏才有不私自的，真的人類呢？只有母親是不自私的。偉大的母親啊！回家去吧！家園裏該有了新鮮的竹筍了吧。家園裏的陽光是親切的，家園裏的菊花是有着家鄉的泥土味的，家園裏的風也是秋空那麼爽朗的。而且家園裏還有着靜止的空氣和沈默的時間啊！）

琉璃子已經睡熟在他身旁。

他輕輕地抽出了自己的胳膊，走下牀來，撫着發熱的腦門，一個病了的老人似地，低着腦袋走了出去，走過一條條黎明的街，回到自己的屋子裏，整理了一下箱子，便匆匆地去趕八點四十分的特快滬車。

六

病後的潘鶴齡先生，每天五點鐘便起身，往田裏去溜躑躑，也幫着耙幾塊土，坐到樹根下跟老實的莊稼人談了話。在這些貧苦的，祇求保持着最低限度的生存的，穿着襤褸的藍掛的人們中間發見了一顆顆真實的心，真的人類。他們辛苦地耕種着，他們都情願使自己吃苦，而讓他們的父母妻子們幸福；他們的妻子偷了人他們會野獸似地拿了耙把她砍成五六段，可是自己偷了別人的妻子，也從不抵賴，從不擺出感傷的臉來。是的人性是在他們裏邊。看吧！

有一天，在離開他家半里地兒的一座村裏的稻草堆燒了起來。許多赤腳的人從四面的田野跑過去，挑着一担担的水。他沿着河邊的小河走去，走到那邊，祇見好幾間屋子已經燒了火了。一個年青的莊稼人，有着一顆蒙古人的圓腦袋的，急急地跑了來：

「我的媽呢？她病在牀上呵！」

「誰敢進去背他出來呢？」

他不說話，看了看火勢，便想撲進去，却給他的妻子攔住了：

「撲進去不是一同死在裏邊嗎？」

他推開了她：

「不會的！就是死在一起，我是吃她的奶子吃大的了。」

便撲了進去。跟在他後邊，牽着他的衣襟，她也撲進去了。

在旁邊瞧着的潘鵠齡先生擺了擺手，流下眼淚來。

那晚上，望着帳頂，他失眠了。他想：爲什麼那些過着原始生活的人們有着那麼純厚的感情呢？他們有恨，他們有愛，有同情，一些真的恨，真的愛，真的同情。他們的人性是像酒那麼濃冽的。可是卻過着牛馬似的生活呵！爲什麼那樣的人倒過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而一些狡猾的，偽善的人卻有着一切生活上的奢侈和舒適？在這樣的，具有真的人性的真的人類的社會中間不會有欺騙，有偏見，有隔膜了吧？爲那些人努力也是值得的吧？

忽然，他對於十月革命，神往起來。

家園裏半個月的培養，在他的臉上消失了，浸透了黃昏的輕愁的眼珠子，在他嘴上消失了。Traumeri 那，紫色的調子，疲倦和夢幻的調子，在記憶上消失了，遼遠的戀情，遼遠的愁思，在精神和生理上，他變成了健康的人。

所以——

『生兒子有什麼用呢？每年不寄錢回來，還從家裏拿出去用，害了病倒知道回到家裏來的。』

『當初原希望他好好兒的成家立業，不料他現在連媳婦也不肯好好兒的娶一個。』

『還是把培植他的那些錢，那些心血放在銀行裏邊，到今天倒也可以舒舒服服過下半輩了。』

『可不是嗎？』

『這應該你做母親的跟他說的，我們全老了，做不動了，他也該好好兒的拿定心做人了。』

那天晚上聽見他父親和母親的那番對話，第二天早上就：『在我們這社會裏，父親和母親原是把子女當搖錢樹的。』那麼地想了一下，便收拾了行李，堅決地走了。

七

一個穿着敝舊的夾袍的，二十七八歲，眼裏暴着許多紅筋的人衝了進來，把張着嘴正睡得香甜的潘鶴齡

先生推了幾下道：

『一點多了，還不起來？』

揉着眼皮的潘鶴齡先生曠了他半天，才睜開眼來問：

『怎麼了？』

『鬥爭已經發動了，很順利。你也睡够了，快去吧，那邊祇有老汪和老孫在那兒。』

潘鶴齡先生掙扎着爬起來，把放在椅子上面的棉袍披上了，問：『現在幾點鐘了？』

『一點多了。這次羣衆的鬥爭情緒很高，好好兒的幹下去吧。我三晚沒睡了，讓我在你牀上睡一回吧。』那人一面脫衣服，一面打着呵欠躺下去：『他們屢了好多流氓預備來打工會，我們糾察隊已經組織起來了，你想法子把機關護衛，一……』說着已經打起鼾來。

潘鶴齡先生抹着眼去到街上，嘻嘻地笑着坐到電車裏邊，想到廣大的羣衆在那兒指揮，想到他是被幾萬有人性的人愛戴着，連脚尖也愉快起來。

（許多許多的工廠張着大口，從煙囪裏吐着氣，肚子裏邊巨大的機器騷動着，每天早上把幾萬個人吞進去……）

我說：『把機器關了！』

幾萬個人全把機器關了。

我說：『跑出工廠外面來！』

幾萬個人全衝了出來。

於是幾方里裏邊的工廠全死了。

於是有一天，來了許多警察，抓住了他的領子，給他上了鍊銬。他要坦然地跟了他們去。數不清的會跟在他們後邊：

『潘鶴齡萬歲！』

他們會那麼地喊着，他們會從他們簡單的心裏邊流出淚了，爲了他，爲了他……

他跳下了電車，走進了一條骯髒的胡同，在第五十四家掛着孩子的尿布的門口跨了進去。屋子裏擠了很多人，老汪正在那兒忙着寫第二十三隊糾察員名單，還有幾個在寫標語，一個夜校裏的學生也扛了枝大筆伸長着手在一張白紙上面畫着蝌蚪那麼的字：

『必然反對妥協路線！』

一個腿裏插了把尖刀的大漢坐在一堆斧子旁邊，自由在地唱泗洲調。老孫正在那兒抽着烟，苦思着『告各界人士書』，瞧見他進來，連忙招呼他過去：

『我們來商量一下吧，我腦子混亂得很。』

他剛坐下去看他的寫了一半的『告各界人士書』，猛的外面亂雜的喊起打來。他抬起腦袋來問：『是什

廢事」時，唱泗洲調的那個大漢已經拾了把斧子跳了出去。

『不相干的，多半是他們雇用的突擊隊來搗毀我們的工會吧；我已經佈置下十五個護衛了。』老孫那麼地說了，便和他一同跑到門外去瞞。

胡同口那兒有七八十人，全拿了傢伙在亂雜雜地擁進來，這邊的護衛已經給打翻在地上了。

『不行，我們還是拿了文件往別處避一下吧。』

兩個人剛想跑進來，卻見每一間屋子裏邊全亂雜雜地跑出許多人來，有拾着竹掃帚的小媳婦子，拿着火鉗的老太婆兒，高高地舉着門閂的年青人。一大堆小孩子也捧了大石頭跑過去，還有個老頭兒拿着煙管，把銅烟斗衝在前面，喘吁吁地罵：

『揍這夥小子！』

一面兒便和擁進來的人揪打在一起了。

潘鶴齡先生忍着眼淚道：

『羣衆的熱情真是可以感謝的。』

八

第四天晚上十二點鐘。

「開門！」

潘鶴齡先生朦朧朧地問道：

「誰呀？」

越加越得急了：「快開門！」

開了門，祇見站在門外的是兩個警察，一個便衣的，和那天來拖他起身、穿着敝舊的夾袍的人。

「是他嗎？」那個便衣的指着他問那人。

他心裏想：「是來抓我的嗎？爲什麼祇兩個警察。完全不像抓個要犯的模樣。」

那人蒼白着臉道：「是他。」

「值價些跟我們走吧。」便衣的毫不在乎地說。

他急急地扣上了鈕子，把兩隻手伸了出來：

「上錢嗎？」

「不用了！」

「他們以爲我是那麼容易捉的人！」微微地感着侮辱；跟着他們走到門外，門外停着輛汽車，街上一個人也沒有。

他冷清地跨上了汽車。

（捉一個人是那麼平常的事嗎？手銬也不上，只有兩個警察，捉一個區委？如果白天到工會來捉我，該是多麼詩的場面啊！上了手銬，十二個警察，鎗全上了刺刀，便衣偵探們全穿了鋼馬甲，許多人瞧見我跨上汽車，和這無恥的叛逆者一同地，我坐在他對面，我看着他，他慚愧地低下腦袋去……）

他抬起腦袋來，凌然地望着對面的叛逆者，那人也抬起腦袋來，動也不動地坐在那兒望着他。

（還不慚愧得低下腦袋去嗎？還那麼坦然地望着我嗎？無恥的叛逆者！你動搖了，你屈服了，你無恥地投降了，你知道嗎？你是不能那麼坦然地坐在我對面，望着我的，你應該紅着臉，一個死囚似地在我前面懺悔的，而且不許高聲地懺悔，應該像一個口吃人一樣，在我前面，瑟縮地說着懺悔的話！你知道嗎，無恥的叛徒？因為你出賣了組織，出賣了朋友，出賣三萬五千人的權利；因為你辜負了三萬五千人的信任，三萬五千人的熱情。這是一種罪惡，你知道嗎？你還那麼坦然地看着我？我，三萬五千人會爲了我的被捕而從心裏流出眼淚來，出獄的時候，三萬五千人會爲了我的釋放而從心裏流出眼淚來，他們會放着爆竹接我回去，而你，你是會受到他們的唾罵，他們的輕視的！只有羣衆是忠實的！不會動搖的，他們知道誰是誰，他們會感激，會報答於他們有恩的人，也會攻擊他們的叛逆者。瞧瞧那天突擊隊衝進來時的場面吧！）

汽車停了。他走了下來，跟他們走進一座屋子裏邊。他聽到皮鞭抽到肉上爽辣的聲音，聽到喊媽的聲音，也聽到一個隱約的，咬住了牙齒的，沉着的哼唧聲。他也咬住了牙齒，想：

『好吧！羣衆會知道我的。』

坦然地走進了他的牢房。

九

半年後，跛了左腿，有了一個光腦袋的潘鶴齡先生走進了一間一樓一底的屋子，悄悄地跛着脚尖走上了扶梯，在亭子間門口悄沒聲的聽了一回，猛的推開了門，跳了進去嚷道：

『我回來了！』

裏邊坐着的五個人全給嚇得跳了起來，看見是他，全擺着詭異的臉色問道：

『你還活着嗎？』

『當然活着！』

他們聽了這話，全不作聲，靜靜地坐了下去。

（怎麼一點表示也沒有呢？）

『我還是我，不過跛了一隻腳罷咧。』

還是不作聲，靜靜地望着他，望了半天，裏邊的一個說道：『那麼，你投降了，無恥地投降了！』

他差一點跳了起來：

『你們居然這麼懷疑着我嗎？』

『是投降了，也不必抵賴；策略上你的投降於組織是有利的，祇要你現在再回到組織裏來，忠實於組織！』

……

他跳起來。

（算了！算了！可是羣衆會知道的！羣衆不會忘記了我的！）

一句話也不說地跑了出來，跳上了電車。

（試一試吧，你們可以懷疑我，羣衆不會懷疑我的。羣衆知道誰是誰！羣衆不會拋棄我的。）

下了電車，他急急地走着，走到從前每天去的那條胡同裏邊，腦袋上面還是掛滿了尿布，牆根那兒還是焦黃的尿跡，牆上還是畫滿了烏龜，許多人還是亂雜雜地不知在做些什麼。他向每一個人笑着。

（我回來了，你們知道嗎？我回來了，回到你們這裏來了！）

可是沒一個人理他，沒一個人招呼他，就像不認識他似地。他走到他從前時常去的一個人的家裏，坦然地跑了進去，祇有一個小媳婦子在那兒倒擡着一個孩子給抹尿，見他進去，擡起腦袋來道：

『你找誰？』

『對不起，我走錯了。』頹然地退了出來。

他走着走着，跛着一條腿，和一個光腦袋一同地，茫然地望着天。他想：

『這是什麼呢？這些，那些，全是什麼呢？全是什麼意思呢？』

對面來了榮哲人先生，瞧見了他，一把拖住了他：『你嗎？你在幹什麼？半年沒瞧見你，文章也不寫，人也找不
到，你究竟在幹什麼？』

他望着他，一個白癡似地，嘻嘻地笑了起來。

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完稿。

——現代四卷四，五期

做肚仙的人

魏金枝

雖然穀賤，捐稅重，天可還是怪好的。想雨，牠就來幾天雨，要晴，便一直晴到快要下雨的時候。

洪煥叔蹲在稻田裏，心裏多高興啊！

他從稻葉子裏昂起癩光的禿頭，彷彿一隻出水的海豹，楞楞他的小而圓的眼，怪親熱的罵着兒子：

『爬快些！噲！耘得淨些！』

他這貓臉的兒子，干癟，永世肚餓似的。趕快用手臂映映臉上的汗，乒乓乒乓的拍着水泥，像游泳般的趕了上去。

這小傢伙，他一心對在吃食上，常常咽着口涎，想着前些年間的糴吓，琴糕吓，冬米湯吓！

『爹！我們今年該多做些年糕了！』他向爹提議。

洪煥叔，他原祇一時無意識的高興，論到是否可以多做些年糕，那卻一點沒有把握的。於是他含糊地應道：

『唔，是的，年糕吓！』

論起年糕，這小傢伙是很懂得幾樣年糕的吃法的。

「爹！倘是飯和了吃，倒不如飯管飯，年糕管年糕呢！」

「是的，你說的不錯吓！」洪煥叔兔子般蹲着，轉頭來懶懶的回道。

「可是我最喜歡那青菜炒了吃，加些油，又加一點點肉絲兒。」

洪煥叔又照例的應道：「是的，你說的不錯吓！」

這時候，洪煥叔正發現一根被蟲咬了的稻，他盡力的張開眼，用抖擻的手，劈開那根被咬的稻芯。在稻節上，一條三分多長的青蟲，軟軟的身兒，頭上卻有一對黃黑的鐵硬的鉗。牠，癢伏了，便像一顆飽漲而未成熟的青米。

「蟲！」洪煥叔被咬似的喊了起來。

蟲，掉在田水裏了，像一顆小浮萍似的浮了起來。然後才不似的，活潑地彈着身子，拚命想游近稻根上去。兒子，爬近去，用兩指把蟲挾了起來。

洪煥叔還是驚慌地喊道：「蟲！咬稻的蟲吓！」

蟲是小，而又軟弱的。在那小孩的心靈裏，不明白這小蟲究竟有怎樣的利害。

「蟲，我們滅了牠。」兒子隨手將牠滅死了。

「滅了牠？」洪煥叔心上湧起一陣又怕又惱的惶惑，隨即癱了似的坐在水田裏。「你去看看吧。究竟……」

究竟……」

於是兒子分開稻蓬，小心地折斷了稻芯。有的是稻節上起了黃黃的斑點，生瘡似腫起；有的稻芯裏伏着針鋒那麼大的，也有已經成熟了的蟲。

兒子逐根的看了過去，每喊一聲蟲，每似在洪煥叔的心上咬一口。

他的禿頭上，不出熱汗了，換上了冷汗。眼前發着烏花，所有蒼碧的稻蓬，都變做了黑漆的一團。

一個頭暈過去了，洪煥叔心裏忽來了一線光明似的：『是不是別人田裏也是這麼的呢？』以為，假使祇是他的田裏有蟲，那就或者是偶然的。

他霍的立了起來，摸摸他的禿頭，從稻行中走了過去。破碎的衣褲上全是泥水，『帝裏帝拉』的滴着。渾身發脹，尤其是手指，像浸軟了的玉刺參，白白的，死色的，垂在他的大腿邊。

他蹲下別人的田，分開稻芯來，一樣的，他看見那些青色軟體的蟲。

他的手脚，又酸痛而疲乏的軟了下來。

『回去吧！』他無力的吩咐他兒子。

兒子一手捏着水褲，把雙貓臉上的大圓眼釘住了洪煥叔。

『那末不耘了麼？』

『不耘了，耘牠還有什麼好處呢？』

於是洪煥叔在家閒蕩起來了，摸摸他的禿腦袋，摸摸他的大脚胖，終日唉聲嘆氣的。

洪煥燻，她並不是不相信，倒有些不甘心，把她左面的一隻紅鑲邊，側着頭看天，天是青青的，光潔，而又高遠；但不會說話。又把右面的一隻紅鑲邊，側着，看看田裏的稻，稻也是青蔥，而又茂密，挺好的樣子，就是稻芯子有蟲。被蟲一咬，稻芯子似乎就中了毒，不抽稻頭的枯稿了，抽了稻頭的，便長了一串的雪白子。

她揩揩眼淚，採了一捆白漂子，把來散在這地上。雞鴨們以為真的吃食了，便拉雜的跑了弄來，但祇把腳爪推了推，就又失望地散去了。

『連雞鴨都不吃了！』洪煥燻把手指狠狠的指着散在地上的白漂子。『還教我們吃什麼呢？』

又指指開着猛太陽的天。『你要絕了我們的窮命了，你這殺頭的，你這……』

隨就去踐踏白漂子，踐踏地，然後坐了下來，把兩腳在泥上狠命的擦着，哭着，把地皮擦了個小小的洞。

洪煥叔心裏是煩惱的，但終究是男人，祇嘆嘆氣，並沒有哭過。一聽見老婆在哭，心裏卻更惱了，於是鼓着腦袋，趕了出來，在老婆的大腿上，重重的捶了兩拳頭。

女人，她一點不反抗，也不理來搗她的兒子，祇在地上擦得更重些，斜上她的右眼角，靜靜的，看着丈夫的禿頭。一面張開嘴巴，哭着：

『我橫豎要死的，我，你把我打死吧！』

洪煥叔也側轉他的光頭皮，辯論似的問道：『你以為天就會開了眼麼？天就會單讓你這一個好人活在這世上麼？』

洪煥嬭從地上爬了起來，捏緊了兩個拳，側着頭，逼緊男人的胸前。於是洪煥叔退了過去，一直退到屋角的板壁脚。不能再退了，但洪煥嬭還是逼上去，因此洪煥叔也握着拳頭，結果就在老婆的肩攀上推了一手，將洪煥嬭重新推在泥地上。洪煥嬭死抱住兒子，「大拉大拉」的哭着。

「我知道的，你想把我們打死，可以讓你一個人逃荒去。」

「我也知道的，你想逼死我，帶了兒子再去嫁人！」

洪煥嬭爬了起來，一手執住丈夫的衣襟子，把頭上側倒的羊角髻重重的拄到丈夫的下巴邊：

「你說我紅眼瞎眼的，我去嫁誰。」

「我也不會一個人逃了去的，我能逃到那裏去？」

「那末，打我做什麼呢？」

「打你，就因為我心裏煩。」洪煥叔垂下手，蹙進了屋裏。

洪煥嬭和兒子坐在門檻上，重新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輕輕的問道：「你不曉得我心裏也煩麼？」

「是的，煩，但爲什麼還哭呢？」

但洪煥嬭還是哭，不哭，把誰來出氣呢？

於是打過了人，哭過了，洪煥叔的家裏便又像死海一樣的靜。

因爲靜，洪煥叔重新唉聲嘆氣了，背着手，儘在屋子裏踱方步。

看：踱方步，洪煥燻心裏又重新煩起來了。

『究竟我們怎麼活下去呢？』洪煥燻自言自語的問。

『當然要活下去。就是做強盜也要活下去。』洪煥叔對着屋頂子回道。

『但我們依佛法要餓死，依王法卻會打死的。』

『餓死，打死，這都不關女人的事，我自然要想出一個法子來的。』

洪煥燻看看丈夫的禿頭，光光的，估量着決沒有什麼好方法，於是失望地搖搖頭又嘆氣了。

但洪煥叔癩光了的禿腦袋裏到底有妙計，一天，在田缺邊一跌，那個姓王的先生便鑽進了他的肚裏了。

他，坐在田缺邊，哩哩囉囉的，打着書塾裏小孩子的讀書腔，等着有誰來發現他。

一位洪字輩行的堂兄弟，心不死，仍在相鄰的田裏耘草，太陽既猛，草又多，稻葉子刮着他的臉，本來是惱的，聽了這拘皮拘骨的小調更惱了。

『×那娘，殺坏，餓得好風流呀！』

洪煥叔沒法，祇有把書腔打得更響些。

但是更連罵聲也沒有了。

於是洪煥叔把頭拄到田裏去喝了些水，摸摸他癩光了的頭，加勁唱得響亮些。

好吃中飯了，那堂兄弟才發現了他，於是將他背到了家裏。

一到家裏，小孩，老婆婆，便擠滿了一屋子。

洪煥燻歪倒頭，吊起她的右眼，差點兒和左眼要成個垂直形，羊角髻則倒在肩頭上，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以爲丈夫發瘋了。

「確乎有些異樣了，你看，他的眼上都起血絲了！」老太太們指手劃腳的議論着。

更異樣的是，洪煥叔拚命的要喝水，熱的火熱的，纏着眉頭，一碗又一碗的。

洪煥叔坐在堂角的一條竹椅上，兩手搭住了腳踝，眼珠子一楞一楞的儘向上翻，活像戲臺上的武老生。面上流着汗，從眉角嘴角下巴上，一滴一滴的掉下來。

「一定是中邪了！」有人提議。

洪煥燻真以爲中邪了，於是就把麥草燒在堂門外。可是洪煥叔不在乎，他欠着右肩，打着哈哈，笑得全屋子的人骨頭發冷。

見林太婆，那個唸佛頭腦，把發抖的手搭在洪煥叔的肩頭上問道：

「你究竟是誰呀？」

洪煥叔楞楞眼，搖着他的禿腦袋，唱了起來：

「我——是——姓王的吓——王先生，你——這個——子民吓——問——什麼？」
於是老婆們議論着。

『叫我們子民呢，一定是一個神道！』

『不，他不是自稱是先生麼？』

『先生？』見林太婆把兩眼珠向上一掬，算在用腦筋，然後將手蓋着嘴，和身邊的一個輕輕的說道：『定是跟了肚仙了。』

對手一想，不錯，點點頭，正想去試一試洪煥叔，見林太婆把她的衣襟一拖，就趕了上去。

那時他正死了個兒子，死在菜田裏的。因為發了羊眼癩，把嘴拄在地坑裏，雖祇寸把寸水，卻悶死了。因此她問道：

『王先生可見過我們的野豬，我們死了的兒子？』

關於見林太婆家的野豬，洪煥叔知道得很詳細，還親自把野豬的板棺材積上馬面山，葬在馬鼻頭上的一株椰樹邊。於是他又唱了起來：

『我昨天吓——走過——馬面山，聽見他——噏噏吓——噏噏——的哭——着。』

那個噏噏，確乎像是野豬公，孩子們全嚇得臉上發青了。見林太婆馬上就吊下眼淚來，嘴脣皮一吊一吊的牽搐着。

她，一轉身，擠出了人堆，又一忽兒擠了進來，手裏挾了一大疊的紙包兒，長方的，腰上貼着紅紅的紙條，推開人，將紙包燒在地上了。

洪煥叔懂得那個玩意兒，一手托着熱茶杯，一手還是靠在腳踝上，不住的幌腦袋，楞眼。

紙包兒燒燼了，洪煥叔便一聲『我去也，』將頭向竹椅背一靠，兩腳伸得直直的，喉嚨裏『確咯』『確咯』地響了起來。

於是見林太婆，洪煥嬌，洪煥叔的兒子，連屋裏別的一些人都跪了下去，嘴裏喃喃地，陸着頭。

不到一盅茶的時候，洪煥叔的喉嚨裏，又是『確咯』『確咯』地響了起來，然後一個懶腰，四肢一伸，禿頭從椅背上霍的勾起。他不再一板正經了，臉上帶着笑容，黃豆般大的汗珠子的的卜卜的掉下來，縐起尖嘴巴，噓着熱。

見林太婆立刻爬起來給他打扇。以為自己的兒子來了，一手搭在洪煥叔的肩膀上，嘴裏唸着佛。汗夾着她的眼淚，儘流。

洪煥叔一把將她的手牽掉，又唱了起來。

『我是——姓王的——王先生，你的——兒吓子——已經——帶來吓——了！』
見林太婆重新跪了下去。

洪煥叔又是幾個咽，確咯的一聲倒在椅子上。

這回來的可真是野豬公的靈魂了。

洪煥叔扁扁嘴，盡力學着野豬公的長下巴，鼻孔一孺一孺的，發出嗡嗡聲。

『我是誰吓，我？』見林太婆把頭拄到洪煥叔的胸口邊。

洪煥叔矇矓着眼，把聲音放得低低的。兜兜他的下巴子，問道：

『娘親娘！』

見林太婆哭了，摸摸鼻涕眼淚，一把抓住洪煥叔的肩膀子。彷彿兒子回了陽，怕他又死了去似的。

『你爲甚死了呢？爲什麼丟了我這老娘呢？』

『前世，前世的冤牽吓！』洪煥叔回道。

『你在陰間裏苦吧？聽說你在那裏哭吓！』

洪煥叔把頭拄在見林太婆的洋布衫上，真就想起他死了的親娘，噙噙的哭了起來。滿頭的大汗，把洋布衫濕了一大塊。她呢，抱了洪煥叔的禿光頭，緊緊的，把汗和眼淚淋在洪煥叔的禿頭上。

抱悶了，禿頭從見林太婆的手抱裏掙了起來。又裝起迷切眼，釘住她，用手撫撫見林太婆的癩胸口。窄了喉嚨說道：

『娘老了，娘莫要太傷心了！太傷心，兒子更要在陰間裏受罪了！』

野豬原就像一隻野豬，祇知道直衝橫撞，對於見林太婆是不大孝順的。但是人一死，靈魂便曉得憐惜人了，見林太婆因此更加傷心，兩手捏住了洪煥叔，當他三歲的小孩似的。

洪煥叔從半朝上一直支持到午後，真的有些疲乏了，幾次喉嚨裏『確咯』『確咯』的想退壇，但是見林

太婆抱了他，扶住他快要倒下去的頭，一面還叫別人到她家裏去取經來燒。

他的女人，以爲丈夫果真入了仙，果真會喝火熱的茶，儘在鍋子裏燒水，一碗碗不絕的送到洪煥叔的嘴邊來。洪煥叔將頭仰在見林太婆的手臂上，淌上白眼。一睜一睜的告訴他老婆。

然而老婆是一個蠢子，她不懂得這個把戲的。

見林太婆，偏叫把佛經燒在洪煥叔的貼身邊，熊熊的幾乎燒了洪煥叔的腿肚毛。

洪煥叔都忍過了，看看佛經已經燒了灰，他便「確落」的一個大嚏，把頭倒在椅背上。

照例，洪煥叔的活靈便會入軀的，但是他因爲又熱又餓，一時暈了過去，突出他的大喉結，胸上無力的運着氣。

但他終於想着眠牀了，醒了轉來，昏昏的被老婆扶到房裏去。

一覺醒來，老婆把米和錢都借到了。兒子在屋角裏跳獨腳。

洪煥叔又去買了紅紙，立了個牌位，歪歪斜斜的寫着「王先生」，把去供在祖宗的木主邊。

洪煥婦祇曉得因爲丈夫入了肚仙，所以別人肯幫忙，可不曉得肚仙是件怎麼樣的東西。於是偷偷的問道：

「那究竟是個怎麼樣的王先生？」

洪煥叔舐舐泡傷了的嘴唇皮，怒惱地回道：「像一個人！」

「像人，我自然知道的，我是說怎麼一個樣子呢？」

『像我，光了頭的。』洪煥叔加了一個牛白眼。

洪煥嬪被嚇退了。

兒子看看洪煥叔會喚鬼，也被嚇退了。

天仍是怪好的，稻葉子也仍是怪好的，因為所有稻芯子上的滋養料，都整個兒的灌上稻葉子裏去了。牠們是茂密而蔥蘢的，簡直像茭白葉子一樣闊，稻行裏可以蹲不下人。

然而這有什麼用；當柴是合不上的；當穀，可沒粒子米。

但是洪煥叔早把這些都忘記了，洪煥嬪也把這些忘記了。

洪煥嬪，側側她的羊角髻，在忙着燒開水，接待客人，把自己養得胖胖的。

洪煥叔呢，『確咯』『確咯』的打嚏，收緊喉嚨學女鬼，書腔練得更熟了，更知道把薑汗染在大姆指上，措在眼上會出淚水。（所有的陰魂，不會見了親人不出眼淚的。）至於看病呢，便把霍香丸捻末放在煙灰裏，稍稍的一點點的肚痛頭痛，那是很有把握的，這也是他家裏祖傳的常備藥，洪煥叔便拿來應用了。說起鬼，這是常常附在病人身上的一句話，沒鬼是不會生病的，於是洪煥叔乘機可給他們送夜頭。送夜頭，除一串錫箔外，自然還有一隻雞，三碗素菜，二百工錢；洪煥叔把錫箔化了，素菜吃在肚裏，二百錢和一隻雞，便拿回家去了。

至於很遠很遠的人家，洪煥叔是不願爲了一隻雞便老遠跑了去的，那就有簡便的辦法，可先拿二百錢給洪煥叔，祇看病人牀前的香煙直直的透了起來，這便算是王先生到場了，就可叫隨便那個將夜頭送了出去的。

夜頭送出了，病好，自然是洪煥叔的功勞，還得再受點報酬；不好，那定是鬼不答應，還得再燒一點經，再送一次夜頭，並不是洪煥叔的王先生不出力。甚至於死，也全是前世的冤牽，王先生是不能挽回的。

夜裏，洪煥叔纔把錢和熟鷄帶回來了。他盪熱了酒，立下兩隻鷄腿子，慢慢的細嚼了起來。

他老婆，躲在被窠裏，把頭探了出來，看看洪煥叔被燈光映亮了的頭，又看看他直七橫八的困難地啃着鷄腿子，便柔和的問道：

『你這麼常替人家送夜頭，可真的見過了鬼！』

洪煥叔吃得醉烘烘的，頭和臉，一樣紅得快要擠出血來。怒惱地把面布去揩揩被熱水灼傷的唇皮兒，又把白色的腐唇皮和夾在齒縫裏的鷄白絲一道用手撮了出來。

關於這種普通的問話，洪煥叔已經經過了上幾百次了，他老是紅紅臉皮，七搭八的造出一大串，一敷衍了，便搖搖頭，厭煩地走了。有時和人在夜裏同行，他就故意常常立到路邊去，意思是他見了鬼，這好使人們相信，也好使別人不至老問長問短的，纏在他後面。

對於老婆，他可就來發洩一下了。

『鬼？自然有鬼的。』他故意裝得玄奇些。『有長的，矮的，胖的，瘦的，吊死的，捧了腦袋走路的。』

『可是你不怕麼？』

『怕？爲什麼不怕？有的拖了我要錢，說我打破了牠們的好事，把鐵絲樣的頭髮甩在我身上。還有，土豪鬼，強

鬼，將軍鬼，司令鬼，都是兇鬼的，會張開斗那麼大的嘴，會吃了我總有一天被牠們吃了的。」

因為會吃了丈夫，她果真有些怕起來了。於是悽然的說道：

『那末我們就不幹了吧！』

『不幹？那裏來的吃呢？』

一想起心事，洪煥燻靜默了，洪煥叔也靜默了。

在牀上，洪煥叔儘夢着一隻隻赤光的雞，豎起了割斷喉管的項頸，對着洪煥叔啼，漫天的銅子兒，在天空裏飛着，一個個盡力打到他的身上來。這在洪煥叔是知道的，這是孽。洪煥燻呢，她夢見惡鬼吃了丈夫了。

然而一醒來，她還燒茶，接待客人。洪煥叔呢，自然還是打嚏，看病，送鬼，因為這是他的職業。而且人們等着他，求他，把銅板從貼身的青布包裹取了出來，小心地數過，然後恭敬的放在洪煥叔面前的桌子上。

『祇要能見死人的面，我是肯把肚子餓抽幾天的。』有些做母親的說。

『祇要把兒子的病治好，寧可把我的性命去換的。』又有些母親說。

那個叫做見林太婆的，自從會見兒子的陰魂後她是已經發瘋了，整天坐在洪煥叔家裏，一手捏着燒紙板，噙着彌陀，盡心一氣的聽着洪煥叔看病，關魂。看見洪煥叔把大姆指揩揩眼，淌出眼淚來了，她也就跟着淌眼淚。洪煥叔一空，她就想起了她的野豬，要求洪煥叔給她再會一個面。

『好了，常常驚動他是使他在陰間裏不安的。』

『會不安麼？』她兜着瀟下巴想了一下子。『我想他是不會不安的。我祇要他來一次，談一、二句話。』

『一、二句話，我可以給你帶個信的。』

她搖搖頭，她還是要兒子見一次面，流幾滴眼淚的。

於是洪煥叔祇有再來一次了。

見林太婆是很在道的，她斷不要揩洪煥叔的油，她會把自己的歸老衣也偷去當，家裏一付唸佛用的鐘磬也換了去。

但終究被見林太公發覺了。他張開那隻紅白黑三色混和起來的豬肝眼，督督龍頭拐杖，罵道：

『見鬼，你還相信那個賊禿的鬼話；他是餓昏了，造來騙錢的！看你還穿什麼去見閻王？』

『還不信？』見林太婆是不服氣的。『你想想，就祇一寸水，沒鬼，牠也會淹死人麼？都是你前世造的孽，報在兒子的身上了，你還不信？』

見林太婆是個有名的雌老虎，要是你和她爭論，她便會爭論個整天，還罵出一千個花樣的獼猴來。

於是見林太公走了，見林太婆仍舊跑到洪煥叔的家裏去。

天是精光的，碧悠悠的，收成可完了。

秋涼，生病的人是加多了，但沒錢，死就死好了，斷不會上洪煥叔的門的。可因為洪煥叔的生意滑，見林太婆想見野豬的機會更多了。

洪煥叔內愧似的會幾次警告她：

『見林太婆，不要常常想着兒子了，自己也快沒飯吃了呢！』

她是不相信的，她相信她自己會唸佛，將佛換錢，管人是水，旱，還是蟲咬。

『不要緊的，秋涼了，七月半了，我可以出銷一大批經佛了。』

但是人家連活人都要餓死了，誰還要她的佛呢。

沒辦法，見林太婆祇好更加動氣了。她同情似的，坐在洪煥叔的貼面前，鼓起揆袋子：『世界都變了！祖宗也不敬了！這還不是自己的晦氣麼？眼見祖宗們會把這些不孝的子孫叫回陰間去的，我可相信的，我偏要見見我們的野豬。』

洪煥叔摸摸禿頭，不說話。

見林太婆從袋裏摸出褻簪包，裏面是見林太公從祠堂裏領來的一個鵝頭頸。她是打算把這個算做洪煥叔的工錢的。

見林太公，長遠沒有見輩了，打算把來煮着麩皮吃。從在祠堂裏帶回了這鵝頭頸，便放在廚櫃裏，一朝上就去查看過三四趟。這一趟，仍是小心的開了廚門，張開他的豬肝眼，但是鵝頭頸不見了。

貓是不會拖去的，見林太公知道得確實。

『定是老娼婦給賊禿了。』

見林太公氣得全身發了抖，拄住了他的龍頭拐杖，就一逕蹣跚到洪煥叔的家裏。

洪煥叔正把大姆指揩在眼沿上，淌着眼淚。

見林太婆檢起衣袖來揩眼，兩手扶在洪煥叔的大腿上。

見林太公抖着下巴，抖着手，跨了進去。

洪煥叔從淚水中看見了一個人影，但沒有看清，一個熱辣辣的天雷已從頭上打下來了。待他再把手袖子揩去了淚水，已看見衣袖上漂下來的鮮紅的血，立在面前的是見林太公鐵青的臉。

他是想反抗的，但他頭暈，暈得快要把頭拄在地上了。又被他自己那種內愧的心情所按住，於是本能地一手抱住頭，一手推開擋住去路的見林太公，迅速的跑進了房把被蒙住頭，倒下在牀上『實質』的喊痛。

見林太婆給丈夫拖了出去，又被拐杖敲在腳踝上，她嘶着，驚了出去，但還用手揮着洪煥叔，叫把香灰去擋住洪煥叔頭上的血口。

關於那種香灰，是否可以治病，他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一手蒙住頭，一手奪了洪煥叔手裏的瓦香爐，順手丟碎在泥地上。性急地喊道：

『你去拿一些門塵灰吧！你門塵灰！』

放上門塵灰，血還是不止的流。愈流，洪煥叔的臉，手，腳，越白了。洪煥叔扶住了丈夫忙叫兒子點香，叫洪煥叔快請『王先生』上壇。

洪煥叔無力地推開他老婆，嗚嗚的，哀哀的哭起來了：

『你們……你們是……不懂得……』

（柯來的時候）

——現代五卷五期

金子

蘆 焚

一

『揪尾巴』金子記得很熟的，『打倒帝國豬姨！』

學生全發瘋了，排起隊伍喊叫，嘴裏吐出白沫，立在防火網上，這一拳那一腳，那是講演。還唱「到明天」的甚麼的歌呢。那時候真熱鬧，常常弄得電車停下來，一輛兩輛，到底沒法通過，全路的都尾咬尾呆着，像一條大蜈蚣。汽車是很神氣的，這時可講不了那許多，牠只好和坐在裏邊的老爺吸一肚皮灰，咕咕咕的生悶氣。一街兩巷的男女也常塞在一堆。日子過得連金子都覺得好不新鮮！金子和他的同伙常常跟在隊伍後面，天天有小旗檢，傳單總要弄一大抱，有時也參進隊伍裏打打熱鬧，手中檢來的小旗往上一揚，自然跟着喊：

『打倒帝國豬姨！』

金子的媽知道了，說以後不准再跟着胡鬧，那些都是亂黨，抓住要吃官司的。金子不相信，明明都是學生，那

兒是亂黨呢，況且又不像收月捐的那紅鼻巡警，在領子上釘着「警察」。金子不管亂黨不亂黨，只想着那兒熱鬧那塊玩，媽女人家不能一天老跟着，金子愛怎麼怎麼，金子還是滿樂子的。

可是有一天金子的媽說，爸死了，爸在關東當大兵。金子想：

『死就死得啦，和咱金子不相干！』

人家都說有爸爸好，金子不知道。金子沒爸爸——你想，金子十二歲，爺兒倆還沒見過面，還能稱得起爸爸嗎？媽拿出爸的照像，是幾個當兵的，騾蹄樣的布靴子，狗皮帽，棉軍服穿得比狗熊還笨幾個頭。媽說他是個大麻子，世界上麻子可真不少，伍大叔就是一個馬蜂窠。媽幹麼嫁給麻子呢，可真怪了，要金子哪，準不幹！可是金子不能不開始過另一種生活。相當他這種年紀，別人家的孩子尙被埋在糖果，故事和撫愛的堆積裏，而他——媽讓他從平民夜校裏退出，檢一個好日子，由伍大叔領着，到這大學飯館來了。他已經走進社會，開始人人應謀的生路了。

這裏是怪地方，初進來有些熬不住。金子是在馬路上長大的，金子是在垃圾場上看放小雀長大的，金子是在十利海和廟會上長大的。現在教呆在店堂裏，看罷，這灰色的店堂裏，桌子，凳子，那咳嗽的大掛鐘，好像自開天闢地都是楞在那塊兒，萬世也不會動一動。老一個勁兒沒變化的日子，將金子弄昏了，整天懵懵糊糊，他不知道做什麼好，也不知道哪是該做的。可是不做，掌櫃又不依。掌櫃姓朱伍大叔，教金子喊他朱二爺，朱二爺的貴相生得真奇怪，看了人只想一個勁的發笑，他是一個煙鬼似的瘦子，腦瓜光得賽過電燈泡，他有一雙貓兒眼睛，三五

根老鼠鬍子，兔兒爺的耳朵。他說他不是養少爺。

『金子，刷盥！』

這裏的規矩，像自古只准用兩個字。是聖旨嗎？那樣神氣。金子想：『不能不刷盥。』

『金子，倒水！』

支使人像也立過規矩，那一定是一連串下去的：

『金子，切麵！』

『是。』

『金子，給我抓把癢！』

金子是愛動的，但有個分寸：心裏想到手頭做到。譬如到天橋去，即今天熱得像爐底，也是一口氣跑到的；別人吩咐可是不够味道。金子並不那樣下賤。

除了朱二爺，這裏的同學——金子最近老想着兩個字兒，但是他沒有同學了。這兒的人他起不來名目，應稱呼他們甚麼呢？那三個人？胖子、大師傅、大師兄、黃天良，還有一位是六板。六板和金子一般大，一般樣是學徒。胖子大師傅第一天就給金子過不去，像前世的冤孽對頭，甚麼事都叫金子一個人做，讓六板閒在那裏。別瞧老閒着，可神氣得倒不錯，他竟有天膽敢打金子。要說嗎？金子的胆還在天外面哩，金子怕過誰！然而六板打過來，他却不敢打過去。這是大師兄、黃天良告訴他，六板後面有「靠山」，他是「乾少爺」，他的娘和朱二爺——說起來

該打嘴，倘從金子嘴裏說出，包管打了屁股也不會善結。總之，六板是這裏的天王爺，而金子却是公道十六兩的學徒；學徒還不就是學捱打嗎？

金子的皮生成是鐵的，不怕打；受不了的只是冤枉氣，冷不防六板窩心一拳，朱二爺劈頭幾扇股，再不然，是胖子的「熊掌鍋貼」，爲什麼呢，又沒有做出差錯？這裏就這麼一件該死的規矩，不准問；只有大師兄一個人是同情金子的，但也沒法將已經貼在臉上的「熊掌」揭下來，只好楞恣恣看着別人做。過後他又一個人憤忿的向金子說：

『幹甚麼學徒弟？這裏是燬人爐！住上三年你會甚麼都做不來，只好一輩子死在桌頭上。』
臉上木木的，要哭的樣子。

金子只想哭，可是金子是在拳頭下長大的，就是再疼的事金子也只會號，這裏又有一條該死的規矩：不准號！金子就忍着。那是必須的，這——大學飯館的專棒人的地方，在這裏吃飯的都是大學生，大學生在大學裏念會了打人。一出手金子就瞧那些大學生不順眼，

『夥計！』

拍着桌子，神氣倒滿有。

『是。』金子應着跑過去。一頭抹桌子，一頭想：『不用神氣你那個，日本小鬼來了，大家伙兒一樣受罪！』
金子又一想：不對！日本來了，大學生要逃有錢；要做官有學問。自己却是一個學徒。那時玩得好還是他的學

徒，玩不好刺刀就戮進小肚。他越想越不開竅，越想越不通，也就越討厭大學生。大學生敢打他罵他，「帝國豬姨」來了自然也還是打他罵他；大學生預備做官，或者做得像個官，「帝國豬姨」來了準還是官！

『莫聽着嗎！』

金子正想得出神，不防下邊一脚，上面兜顛一個耳光，渾身這麼一擻，甚麼「帝國豬姨」，甚麼官，甚麼刺刀，都隨着冷汗出在皮外。他看那兩個大學生，認得一個穿洋服有那條上吊帶子；一個沒有。還是前天，金子弄不清他們哪一個，一拍桌子，金子打了個寒噤，金子潑了點湯在他身上，沒有骨頭的可就叫喚了，而且更響的拍着桌子。既怕潑湯就別拍桌子，既然拍桌子就別怕潑身上湯，這是不拘那兒都說得過的人情世路，然而他竟還打人。這亂子偏巧又被朱二爺知道了，他那鬼兒爺耳朵和三根老鼠鬍子一聳，金子就想到來意不善，還沒等腦袋縮進肚裏，一陣「毛栗子溜魚片」已竟打下來，嘴裏還不乾不淨的罵甚麼「三天你就把生意完了。」夜裏金子整整哭半夜，竭力不出聲，所以誰也不知道。

「馬善得人騎，人善有人欺，」這兩個顧客打上了癮，今天又溫第二遍。金子想，人要是變成綿羊哪，誰也敢拉住角踢屁股，縱是狗也會撕掉你的尾巴。

『炒首豬肉，高湯臥四個果……』金子嘴裏要着菜，肚裏却吱咕道：『這般長楊梅大瘡的胎子專講究吃雞蛋呢，哼……候老子有那一天當鬍子，老子要吃炒人肉！』

老不分皂白被迫害，被戮傷，被輕視，怯懦者也會變成兇漢，常常恚怒着。他想殺死所有的人，將當路的一切東西燬棄，不管有用無用，自己的命運將受甚麼影響，他不懂道德，也不懂羞恥，只照着自己愛做的做去。他已學會藐視一切，英雄不是別人，正是他自己。在這熔岩裏打滾是很可怕的，然而在打滾的人，豈止報上的殺人兇犯？金子還沒有到能殺人的年齡，可是已經遐想了不少仇敵，喋，喋，咳嗽的掛鐘；除却大師兄很和他要好，別人都在預約拚死之列，甚至連他媽。自然是因為不該將他送在這裏。

站桌頭以外，金子還有個職事，立在甯街吆喝：

『熱噠熱的呵——剛出籠的包子。』

可是他一下就想到「人肉」上去了。金子在天橋聽得不少人物，甚麼大蠻子歐陽德，秦二爺，單雄信；甚麼武松，魯智深，李逵；孫二娘在十字坡店裏賣的不正是這種包子嗎？金子吸口氣，看了看店堂裏，伍大叔和對過修鞋匠正在牛抵頭兒喝酒。容或十字坡鄉下地方，沒有那一咳一跳的大掛鐘；發霉的牆頭，那「劉海戲金蟾」，「小老媽還家」的畫，陰鬱鬱的店堂，可正像開在十字坡上那家，張青是怎樣人，金子不知道，但他想，總也該和朱二爺那樣，有三五根鬚鼠鬚，聽說張青怕老婆，朱二爺也不敢不怕，約摸他想充充張青也許就是那傢伙脫生的。有一天偏湊巧，朱二爺正在翻「流水」，現活世孫二娘闖進來了，哈呀，真像隻母老虎！

『呸！』她一出手就啐朱二爺一口往下流。『你不要臉！不要臉！啣滾局子，不要臉！』用手戳着男人的額頭。朱二爺結哩結巴，不回氣的說『幹麼幹麼……』連敢站起來都不敢在賬台上抖着。

當着伍大叔的面，朱二爺不好現眼，起先還『幹麼幹麼』的「裝蒜」，後來用盡所有的方法，無如不成，朱二奶奶知道他了。很顯然的，她這次來意不善，平常的結局不能使她滿足，非翻出新花樣不可。

『是爹媽養的嗎？呸！啣滾局子……不去你孫子！』朱二奶奶大叫着，招惹了好些看熱鬧的人，在門口哄笑着。

朱二爺嘔頭磕在賬台上，『好，孫子就孫子！』

哈哈聲，卜卜聲，孩子吵鬧聲一窠蜂從街上撲過來，連朱二奶奶也不得不笑了。伍大叔和修鞋匠已經看足，覺得到了下場，乘這樣會解勸道：

『得了罷，老太太，算你好家法，二哥也是在外走動的人，天大事總得改日……你摩登，打在家裏……』

又是一陣哄笑，這回朱二奶奶可得莊嚴莊嚴，不是爲丈夫，也不是爲看客，多半是維持這「母老虎」的面子。

『我摩登；』她翻起三角眼，『婊子才摩登咧……我不怕大家噴笑，今兒沒有完兒……』

誰都知道這就完了，有急事的已經走開，臉上浮着卑夷的笑。朱二奶奶的三角眼貓似的溜了一個圈子，發

見抖在牆角下的六板，用孫二娘那副身手，打箭步跳過去，揪住耳朵就是嘴巴。

『小鬼崽子，滾出去，鋪子是我的……臊你那犍子娘，看我好惹……今兒我打你！今兒我打你！忘八……臊的小忘八……小忘八小忘八……』

六板號哭着，前跑後看；朱二奶奶追他隱隱在看熱鬧的人堆裏了。

『請大家散散。』修鞋匠端起冷了的酒，打這場吵鬧的圓場。『誰家灶上不冒煙？這就完了。』

完金子想，那就糟了。朱二爺會把這頭氣一股腦兒出在金子身上。然而他還是很高興，不是幸災樂禍，乃因為他真的看見了慣欺侮人的是多麼怯懦！人漸漸走散，大學飯館又平靜下來，日子依舊淡而無味，太陽象睡過一次大覺，不熱也無風，在門前連連打呵欠，彷彿世界並不會發生過變故，永遠厭厭然。這樣天氣，人很容易困倦。金子偷覷賬台那裏，朱二爺臉上塗過一層醬，紅得像豬肝。他還是低頭翻「流水」，大顆汗珠子往下滾。也許是汗常迷住眼角，眼不自主的頻頻眯個不住。他一定沒有看見上面寫些甚麼名字，那賬本上一定畫着兩個女人臉，一個是六板的娘，一個三稜眼朱二奶奶。他一定還向誰賭過咒：從此萬年不抬頭！

金子呆着一會，覺得沒意思，熊掌在腦門上一幌，不禁一個寒噤打在心裏，四外看去，伍大叔和修鞋匠已經醉了，兩個仍低着頭繼續喝。他想起碗尙莫刷，呆會子真要捱「熊掌」哩。

懶懶走過污水桶，大師兄斜倚在案邊出神，他又想什麼，一定他在想呢？金子想。不預備打攪他，但肚子和舌台都有點酸癢癢的，當刷淨第二隻盤，終於趁孛「摧棕」的便，偷偷的低聲問：

「想什麼心思？我看你……」

大師兄看他當小孩，金子以爲太掃興，走開了。黃天良仍將兩臂交抱在胸前，仰頭望着頂棚角，就是那角上有個洞，是耗子嚙透的。他視線一定穿過那黑洞，而得見他偉大的前途罷。

大師兄說得好，這裏是「燬人爐」。要向打罵賠笑臉，話必須說「是」，扶持醉漢：就是一天職務的盜甲。有了這盜甲，再配上握掌櫃實斤，跑上跑下的本領，就是好夥計。直至弄得遍身油垢，飯盤漸漸穩定了，那套寶貴的甲冑摩擦着，摩得性子十分油滑，失去理性。這時沒有能引起興趣的新鮮事情，也不再注意及職務以外，間或想出捉弄人的妙法，却已出乎本分，一個好堂倌決不許想像的。如此堂倌變成典型小市民，沒有幻想，缺乏意志，奉公守法，度着無差別的日子。他們所以能活下來，且茫然活去，並非有甚麼值得活的東西吸引他們，倒是本身的缺點使得不能不活下去。生命所賴以補養的，只是「百靈」，「十利海」的綠茶，天橋的說唱……金子自到這裏以來，就患了熱病，頭整天燒得冒火，驟然脊梁骨會冷一下，打起寒噤，好像拳頭打來了。

「好傢伙！」

心裏叫着，睜開兩眼，却又是甚麼也沒有。大師兄還釘着他那黑洞。胖子坐在門檻下打盹。朱二爺看他永遠看不完的「流水」。伍大叔和修鞋匠因爲醉了，連連打呃，連連說暈話，吵鬧，連街上也很少安甯。蒸籠都冒着白烟。一條狗從門外探進頭，楞一晌又跑掉了。一會兒大學下課，顧主都要上來了，金子急急刷盥，他甚麼也看不到，眼前是一片黑。究竟要怎樣活下去，一點也不知道。

一面刷洗盤，一邊癩打呵欠，熱淚淌出來。作這事真無味，凭空懷着對盤的仇恨心，想一下刷完未刷的却似乎越來越多。心神這麼一燥，眼前一片黑攏上來，身上冒出汗來。他向誰咒怨着，對象漸漸顯明，那是六板。本來是兩個人的事，因為捱打託故跑掉，簡直沒良心！他噲噲趕緊刷下去，他看見那都都冒出白烟的蒸鍋，水在下面牙拉牙拉翻上翻下，開起一朵一朵的小花……

『快熬乾了，水也不知道流……』

拍兜腦勺就是一掌，眼裏爆出火花。只一抖功夫，一個盤落在別一個上，當郎兩個全破了。

『糟！』肚裏叫着，『又該打老子了！姥姥的……』

手掌在臉上發出笑聲，跳來跳去。

大師兄將鍋裏水添上，却不能幫他將「熊掌溜魚片」吞下。不知經過多長時間，金子覺得臉都腫了，這打還沒有停止，終於朱二爺還不够出氣。將「火腿」也擺出來，金子號着，金子可沒有哭，哭算得漢子嗎？但他却第一次想到：

『媽媽的，世界上真沒講理地方了。』

三

事情來得太兀突，還沒有返過頭來，金子可就躺在洞裏哭着了。說是洞，是平常的習慣，在這都城地方，除了

「天鵝下蛋」的時節，那裏會有洞呢。只是這睡覺的所在太像洞。挨後壁隔出一間：七尺見長，五尺寬，倒很類似一口大棺材。棺材自然沒有窗戶，夜晚是用蠟燭照亮，並排睡三個人，胖子、大師兄、金子。六板有時回家睡的。光着腳鴨，就像三條故事裏的鯉魚精。這時不曉得天地玄黃的金子決不會想到瑣事，連掌櫃都特別開恩，照老樣子捧着水烟袋，呼嚕呼嚕，在街上聽再像貓打瞌睡不過，實在他正檢「流水」烟袋裏連一點烟魂也沒有了。胖子、大師傅算出色痛快，一邊藥羹敲響炒鍋，一邊「十八摸」還唱得滿成韻。只有六板捧碟弄碗，嘴裏咒罵個不休，但也無用，除了大師兄偶爾瞪他一眼，金子是聽不見的。

金子的天坍去半個，只有哭，別的還能做甚麼！只消人力能够辦到，金子準會樂得跳個一丈八尺，哭着哭着，哭得天旋地轉，口腫舌煎，淚漸漸乾了，也就慢慢由嗚咽變成抽噎，氣也平靜了許多，他回想起幾天前的事。

清理過館子裏的事，趁月亮亮趕回家去。沒有月亮也不算回事，好在這是自小就熟悉的路，共合不過三幾里遠近，金子合上眼也不會走錯。況且一隻脚能代替眼睛，辨別得出那些湫溢的小胡同的名子。

涼風吹拂着臉，金子大噴口氣，一天的煤烟和油臭都吐了個乾淨。他很高興，一跨出大學飯館就像凭空生出兩隻翅膀，真想「飛呀飛呀」飛個痛快。

金子是到過鄉間的，這時豆筴快飽滿了，杪菓紅得耀眼，還有不知名的小白花黃花開着，那白雲是白的，像一縷一縷的絹，流水是清的，能看見遊魚逗弄萍梗……他抬頭望着，白雲雖同是白雲，却沒有鄉間的美。這是甚麼道理已無須想，只此也就够樂了。金子走着躍着，不知可真會在路上趕掉一隻狗，因為他是一口氣吹着口哨，

專心在「正月裏來是新春」上的。

剛過家門就「我呀呀」一聲，這是爲的通知媽。同院住的男女老少都在天井裏，看天河，話牛郎，有誰正講究「相聲」，却不見自己的媽。二黑跑上來，小朋友半月沒見面還有不親熱的？金子沒有功夫和他閒纏，一逕走過去，冷落得二黑半天說不出話。可是金子一進門就嗅着不是味道，伍大叔坐在鋪上，媽坐在矮凳上，補金子的舊洋襪，統共一間屋被兩個人佔滿了。兩個都不說話。

往常只消金子「我呀呀」一進門，媽就會迎上去，摸摸這塊，揉揉那塊，盤長問短，生怕金子受委屈。今天晚上來頭有些不順，只低着头低着頭，前額幾乎要碰到地上了，還要低下去。金子挺挺立立着，看看伍大叔再看媽，心裏急得慌。

「真不是犯罪了……？」

金子摸不着頭腦。

大約早就看出，看出金子受了冷淡，伍大叔斜瞪金子一眼，——伍大叔老斜眼看人，那雙多白的眼一日翻上去真可怕。

「回來啦？」伍大叔裝着和善口氣，一邊用指甲剔牙「沒有受氣罷？」也不知哪種稱心事，使他怪高興的顫着頭。「對啦，朱老二是好人，咱和他交情可也說不上半個「錯」字兒，以後只要好好幹活，不愁沒得混。」

「去他媽的罷，朱老二是好人！」金子只想這樣高聲罵。伍大叔的話是敷衍，可也別想瞞過金子。所以他現

在就抽起「多福」(烟)來了。

伍大叔真討厭，那張臉麻得像白薯，這且不說單那雙眼誰看了也要害怕，抽翻上去，瞳仁就不見了；牠看人時，眼白骨落骨落的像兩顆蠟球，總是賊偷偷的溜着，真是一雙拐騙眼！只消看見過一次，牠就鋼錐似的印在心裏，一世也休想忘掉。然而他却是爸爸的把兄弟。這就出奇了，爸爸爲甚麼交結這樣的傢伙呢？一個騙子，一個賊！金子想不通，但金子第一面見伍大叔就猜想因爲都是麻子。

伍大叔立起來，拉直小褂領，樣子預備走了。這才算有趣，金子認爲大家冷矜矜不說話，都只爲他一個人在。現在金子可以大大舒口氣，然而伍大叔却立住不動，看看鋪上，看看金子，又看看媽，他像找甚麼。金子看見他嘴啓動着，眼骨落落的轉，最後落在媽頭上，那像釘鞋踏過的臉忽然冒出油光來了。

『就算定規了罷……他不相干。有本領的小子都放在我肩上……』

伍大叔的嗓音像雄鴨。連連抽去那枝烟屁股，咳嗽着。

像是叮嚀誰：

『這就定規，明兒……噲！』

和誰定規呢，明兒？媽始終低着頭，她今天羞得小姑娘似的，不敢吐半個字。和金子他自己當然也不是，伍大叔從未和他講過半句正經話。金子平常雖然老暗稱自己是男子漢，却見不得真點兒，這時他恨自己不高大，沒有男子漢的力氣，否則他一定將伍大叔趕開，上面一拳，底下一腳……可不是他麻子欺侮了媽！金子却憑空着

了場急，常言麻子多透竅，伍大叔一拐一斜的走了。

『要不，要不——』

金子還等想出下半句，就隨着一口吐沫啐在牆上。回頭看媽，她一個勁將頭低下去，彷彿下一世也不會抬起。

『媽！』

他扭住媽的肩膀，肩膀在發着。

『媽！』

媽並沒有補襪子，而是用淚洗襪子。

『媽——媽，媽！』

金子嗚咽着，鼻涕拖在下巴上，嘩嘩嘩。媽却霍的站起來，倒在鋪上哭起來了。金子一面喊叫，心裏却不免納悶。事實無奇不有，就是聽說爸死的時候，媽也沒有哭得這樣傷心。不久，同院的人都趕來了，塞滿這小屋，在耳邊相誇論着，也有的說：『好好的過日子，怎麼哭呢。』這話使媽哭得更兇些，卻沒有一個人解勸。

雖然多了這許多人，金子却更感到孤伶，還是都走了的好，讓媽哭個痛快，也許就完結的。然而那些人像生來就專爲違背人家意思的，不單沒一個願捨棄這正看得有來歷的熱鬧走出去，似乎反而囉哩了更多的甚麼。這是見慣的。金子並沒有聽到，他頭昏眼黑。這時最難受的不是媽，而是金子。真是天上升下來的禍祟，雖不能從

隣人口中「好好過日子」這句話裏得到什麼，金子是自幼小從欺侮下長起來的，他已竟明白人類使用「反語」這意思，他一定包含輕視和嘲罵。一個模糊不清災害的念頭擒住他。他覺得自己的腦袋脹大了許多，更憑空飛去了。

究竟飛過多少時間，這在金子和媽是都說不出的，總之隣人已不知幾時鳥散了。媽拭乾淚，拉金子靠近燈前，臉對臉逼視着，金子有些氣窘，且有些類乎害羞的感覺襲擊他。他又覺着自己很渺小，逃開媽的視線暫且看那幅熏黑了的「童子進寶」圖。但等他調回頭來時，媽竟吃了一驚，馬上將臉轉向別處。這樣繼續下去總不下三番五次，媽總似乎命定失敗的，她像虧欠下金子甚麼心願；又好幾次囁嚅着說甚麼沒有說出。金子沈浸在深闊如海的夢境裏，他很懊悔過去使媽生氣的過錯，很慚愧自己無能，一直現在還使媽因度困苦的日子流淚，却忽略了自己尚不過是十三歲的少年人。

這一夜媽不會讓金子回飯館過宿，說明天一早喊醒他。因為來往不便，將洗換衣服帶去，還有新補綴的洋襪以及剛做就的兩隻鞋子。此外將棉衣也帶着，以後天冷了，怕夜裏會受凍。并且叮囑金子以後莫淘氣，快就成人，甚麼事情該隨東就西，好好做活，就是她死了也會安心的。有好多次却無緣故的停下來，說到傷心處又抽噎起來。金子已不屑於施於孩童的溺愛，他今晚很幸福，但不時有種奇異的感覺，他又不能將這感覺明確的顯示出來。最後媽讓他睡了，幾乎用手拍着他。但她自己却一夜不會入眠，時時嘆息着的。

金子醒來的時候，媽已將飯做得，在都城地方這是很少見的，金子一面吃飯，一面看媽給他收拾行李。今天

的飯真合口，金子幾乎一生中都不曾有這樣飯菜的記憶。正吃到一半時，媽已收拾完畢，將一雙新鞋親自給金子穿上，左邊瞧瞧，右邊望望，終於嘆了口氣道：

『太硬了，不夾腳罷？』

今天飯似乎吃得特別快，這樣就完了。媽將包裹塞在金子腋下，淚已經在眼眶裏轉，她勉強抑止住落下，幾乎是掙扎的樣子——

『你要留神……』

成串的淚滾在臉上，嗒嗒的聲音似乎都可聽到。她忽然像衰老了許多。彎腰背過臉去了。金子低着頭，並不想走着怎樣的路，到胡同口時，突然一個聲音衝往他喊過來：

『哈嘍，您媽要跟麻子跑咧，金子，那個姓伍的！』

一看見是二黑，他就放下包裹追將過去：

『姑子養的，跑可是孫子啦！看老子揍碎你黑骨頭！』

.....

現在媽真的和伍大叔逃掉了。他用食指刮着腳上的新鞋面，如何能够不哭？他一個骨肉親人都沒有了；鞋雖然還有一雙新的，終有破的一天，誰還能再做一雙給金子？誰還爲他洗髒了的衣服？……越想越沒有路可走——恰在這時，炒鍋響得像一面破銅鑼，大師兄黃天良鑽進來，好意的拉起金子。

『哭有什麼辦法呢？』他說，『算了罷，天下無爹媽的人多着，不是都活着嗎？』

那是對的，單只哭也不是事。這時他想起金子不是哭着長大，而是在拳頭下長大的。實在也再無淚可流，他一面感激黃天良，一面輾綿綿立起來，頭昏眩着，光刺花他臃腫的雙眼，在等他清理的碗盞前站着。

四

飯館是燬人爐，從早到晚日子都在灰色情調下爬着，人剛起來就巴望天黑，又巴望永久是夜間。天却不如人願要亮的，剛合上眼就是清晨了，大師傅還吼天扯地，鬧得正濃，學徒却不得不戰戰兢兢爬起，雖然這也算是醒了，不是早就穿上衣服了嗎？下半身只管向白天走去，腦袋還是混沌沌做着未完的夢，連連打呵欠，呵欠也源源而來。幾乎是每一個學徒都不敢正眼看他自己的白天，倒不是生活如何煩重，對這點學徒向來不必擔憂，有事情，做起了；顧主進來，一團和氣招待好了；人家吃過的飯自己吃好了；寧是一種不變的空虛，這空虛又形成有形體的樣子，老是一動不動在肩上壓着，做不願做的事情，聽不願聽的話。倘一個人只允許他在十五方尺的地方走，且外面加一重圍牆，如此三天以後將怎樣想呢，是否會變成不經的人物？然而學徒的徒刑較此更可怕，一面做不願做的事情，而且不能死死做那正做的。譬如正刷碗，外邊有客進來了，連將手絞乾的功夫都沒有，他不得不跑出去問候：『先生吃甚麼？』或者一下子又被支使作別的，這樣風車似的旋轉着，一天，半月，半年，他不能出自己的意志上街。白日不見太陽的日子很多。再這樣繼續下數年，他成了個有用的好學徒，已經每年能到

手三兩元外快。然而他別種生活能力已完全失去了，單單膝下一團和氣，他不能將自己再更換一個新的位置。他是活着進來的，却是死的出去，他總算自由平安了。

『飯館是燬人爐！』還是大師兄那句話。

金子自然還不够懂，他所見到的是，朱二爺，胖子，大學生三者的聯合戰線的毆打，酒鬼嘴裏流出白沫的醉臉，六板的嘲罵。學徒這個字義他解釋作——學捱打，酗酒，嘲罵。他又會就要被燬的大吃一驚。世界上謀生的方法很多；乞討，坐牢，學徒……所以這樣，大凡總還於無可奈何的不得已。試想縱然是一個天才，成就的事也很少見的。倘幸而不至成爲白癡。

由于無可依恃，金子得到和大師兄接近的機會，本就不大太平的大學飯館，遂於無形中分作兩派，六板——大師兄，金子，但是金子已不是街頭那種性格，絲毫無所顧忌的衝過去打得頭破血流；終日不甯，擔心着的倒是「飯館是燬人爐」的事。自然燬人的處所並不單只飯館，究竟和這裏人不相關，所以按下不提。他想逃出這「燬人爐」的摧殘，最好在過來人中找榜樣，說「燬人爐」的正是大師兄，然而五年間的學徒生活並未燬他那裏，單看他那副樣子也會明白。

他有一個方下巴，寬額顛，臉是紅褐色，因爲是堂倌，所以閃着油烟的光，身材算不得怎樣高，倒魁梧落實，寬厚的肩膀蓄藏着永不竭涸的精力，那略微打橫的骨架很像莊稼人。他幾乎一天都很快活，這是金子不能懂的事。只要有事做，他底碼頭調總掛在嘴上，也常常笑着，但絕非油滑或卑瑣的那一類，他的笑任誰看見也以爲是

從心底裏發出的。金子看見那些大學生就會戰慄，被恚怒和驚嚇激動了。連六板也不敢動一動那些老虎。然而大師兄却有想不到的本領，只要他招待那老虎過幾次，漸漸相識，他就敢和他們打哈哈。這在金子是很沮喪的，他反而滿不以爲意。說也奇怪，這些老虎倒似乎很滿意他的舉動，發脾氣是從沒有的事。縱令最不受笑的先生，動怒，或板臉的事也沒有過。

「看是老虎嗎，哼，沒有牙的哩。」

他時常向金子這樣解釋。

黃天良究竟不是整天笑着過日子的，和每一個從學徒那死之坑裏爬出來的人一樣，他遍身留着灰色的烙印，無人在的時候，這記號就更明顯的表露出來了。那些可咒怨的日子怎樣爬過了？除非親身受過，憑想像實無從知道。大體上說，他真實的生活還是憂鬱的，爲抑制單調空虛的猖狂，所以唱着的。他明白這是欺誑，但他却不能不暫時以欺誑打發累累的灰色的日子。他時常一個人坐在桌傍發楞，眼珠蒙在霧裏，釘着天花板或電燈泡上的飛蟲，似乎神往着另一個世界。街坊上人靜後，他又會好久好久立着不動，看那出齊了的星斗。金子統通認爲是在想「心思」。雖然他還不能知道那心思是什麼，但那應該是亮的，大的，放着光彩——金子確信着。對於自己的必定被「燬」却懷疑着了。

『師兄！』一天夜裏金子出去小便，黃天良剛巧在數星斗，他從後邊抓住大師兄背剪的手說，黃天良吃了一驚，調回來望着他，兩個人的手都抖着，他幾乎忘了那句在口邊的話：『燬人爐——不是你說嗎？可是您沒教』

燬呀！

『燬，人，燬——』年長的有些失神，一個字一個字從嘴裏跳出來，彷彿他並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夢囈似的呻吟着。

道傍的柳樹和槐樹在輕風沙沙低唱。他終於想起來了：

『還沒有？這可就半個啦！』

他在腰裏重重拍一下，金子的眼隨着瞧過去，那裏束着圍裙，被風吹得飽漲起來。金子信不過大師兄真的已被燬到那塊。他巍然不動的身架任誰看了也會動心的；況且只五年間他學會了讀書寫字，這還够不上一個漢子嗎？總之，他已成了金子的崇拜對象，實際世界上似乎也只有大師兄可供崇拜了。

自幼就在毆打下長大的金子，像槌擊硬了的土地，他已經硬化，早奠定了固執的反抗性，有着征服「不可能」的脾氣。想起被摧燬，就滿身生氣的激動起來了。以前怎樣也不會想到呢，還是在平民夜校時的事，下課後就將書本拋開，似乎還有過憎惡的心思，終日打在最胡鬧的一夥裏，這樣混過去三年，想起來連自己也不好原宥。雖然並不明瞭讀書的重要，然而愈是在難中的人，是甚麼都需要知道的。至少也得像大師兄那樣，能够讀報能够寫信。

日子過得比蝸牛還慢，金子時時打點讀書的事，而且已經和大師兄議定，教師是不成問題了，只缺課本一事，只好以小報代替。雖然不大合適，倒真也沒有辦法，好在中秋節不久即到，那時可以補足這缺憾。又這麼一天，

金子真高興得淚都掉出來了，原來是一個人，瘦瘦的矮子，頭上壓一頂大呢帽，金子還認得是周老師曾經在平民夜校授過課的，待學生很寬和，教了幾個月，不知因什麼，還在金子離開那裏以前就走了。雖然專意淘氣的金子，在經過許多波折之後，到底不能不把他認爲故舊了。

『周老師——』金子抹着桌子，聲音戰抖的說。鼻梁有些酸溜溜的，似乎要哭的樣子。

『啊！你，怎麼到這裏的呢？』

他熟視金子一番，驚訝的問。這有些使金子爲難，怎樣答覆他呢，真是無從說起。恰巧大師兄趕來了，一面收住正哼得興濃的碼頭調，却和周老師打哈哈了。金子明白他以前是這裏的老主顧，幾乎沒喊出來：『這裏的飯多髒嘍！』然而那面又敲響着桌子，却不能不走過去招呼。此後金子一連氣忙起來，沒有功夫再湊到周老師桌前。但他們曾談過不少話，那是不會錯的。終於周老師立起來，連聲道：

『好好，我買了送他就是，我買。』

似乎還和教書時一樣忙，將帽沿向下拉了拉，就匆匆走了。

五

秋天像趁這最後的機會，發瀾放盡所有的熱力，鷓鴣和知了喧鬧着，也許因乾渴，所以才這般苦統的。整條馬路沸燙燙的，沙土若不因石塊的阻止就要一起流去的樣子，牠却有着久絕人迹的寂靜。也就由於這緣故，令

偶爾從上面步行過的行人連想到，牠有一個不可思議的生命，而且似乎在張嘴喘息，發出絲絲的聲音。洋車也因為畏懼選定了別條。狗又伸出剛縮短了的舌頭，狼狽的大擺着後臀走過。汽車偷偷捲起煙塵，一聲不響衝過去了。

金子是被派往慶元煤廠去的，雖然走過不過一里光景的路，汗已經將袴褂浸透，一邊張開嘴大喘，否則也許會窒死在路傍也還是難說的，一面用手抹去快流到眼裏的汗，也不顧頭昏眼花，只匆匆然走前去。突然前面一亮，一個好熟識的影子恰也在前面走着，那不是——

那正是伍大叔！

金子受這不防的打擊，有些愕然了。不知道是在走或已經停下，只見來往行人匆匆走過，却聽不見絲毫聲息。太陽是黑褐色的，頭是在下面的，地是團團轉的……怪啊！他似乎要嘔吐了，似乎要睡倒了，似乎要飛得太陽一樣高了……一聲汽車的喇叭將他驚過來，大噴一口嗚氣，伍大叔歪一歪一邪的就要轉彎了，起初他想趕上去和那麻臉兇鬧一場，後來覺着不必，最後是啐口吐沫，繼續走他的路。但是他却放這件事不下。

『幹麼媽偏愛嫁麻臉呢？』

總是想不通的。然而媽實際也並不如何漂亮，黃黃的油光臉子，只是少幾顆痘斑罷了。因為一聲不響將他拋棄，不禁油然而恨起媽來；但究竟似乎不該錯怪了媽，自己又無力養活，爸也沒有贖下可供一生溫飽的財產，一個人夏天飲涼水，冬天喝西北風，終不能活下去，坐等餓死，到底不是樂意幹的事。他饒恕了媽。但他對他們還是

存着輕蔑的心，既然逃走，總該是怕一個人，那麼逃得遠一點好了，逃到外國，實際上海關也沒出還是死呆在這城裏，恰又被金子闖見，真是可羞的事。爲着盡情表示自己的輕蔑，金子冷然笑了。

似乎還想遺許多，然而怎樣到慶元煤廠，怎樣回到「號」裏都不知道的，他，委實記不清楚了。但其中兩個最後浮現出來的問題彷彿是這樣的——

要讀書，讀得比大學生還要多！

要身體好，須比大師兄的更好！

對於和別人一樣有個腦袋，却没有適當的身體將牠撐起來的人，他以爲是可恥的：一個人必須是男子漢！然而他却一天天瘦下來了。

十二三歲正是需要滋養的時候，不管他如何狂悖，在某一時間內他是溫柔的。對於摩撫也許以爲羞恥，心的深處確是需要愛。這樣年紀的人是在矛盾中發育着，爲嘗試最初次人類的尊嚴，他時常會咆哮起來，以狂狷訴說他的存在，以蠻橫威嚇他的對手。他却往往一個人是悲哀的。也許在一處人迹罕到的地方躑躅着，躑躅着，由朝晨至夜晚，他是如何焦急，幾乎肺都燃燒着，爲尋覓那諒解他的人！人是從不注意到這瑣事上來的。同時他還需要遊玩的伴侶和自由的空氣。屬於金子的那些應有的安慰被一陣風捲去了，他沒有適當的愛撫培養，也沒有同伴，遊玩的事在一個學徒更不必說了罷。這裏所有的只是叱罵，斥打，奸惡，醜酒，幸災樂禍的嗤笑，以及不願做却不得不做的事，好意遭遇惡報，多話常呵責。和別的同命運者一樣，他漸漸地沉默寡歡，如同贅物，不

過是多餘的存在罷了。感覺終日盤据在心頭，熱辣的整着他，苦痛變成實體的存在物，用手即可拏起的樣子。

痛苦是盲目的，却野草似的生長起來，削蝕了頰部的肉，顴骨日日高聳上來，陰寒的呆氣籠罩着全臉，活潑的顏色是一點也不見了。身體各部漸漸萎縮，只有眼輪向外擴張不止，閃出憂鬱的色，包含着滅亡，仇恨與不可違的執拗。實在是冬天的狼的眼中常有光，誰看見也會抖的。

金子——他常常被沉默佔領着，失神的立在桌傍。現在已有周老師送的書可讀，他想些什麼呢，這是個祕密。然而這祕密暗暗進行着，牠是雜亂的，荒蕪的，參混着病態的成分，却不掬何時都在金子心裏閃着一如彗星的光。向上心誘惑的光。報復的慾念不是不會在金子心裏逗留過，只是有很少次數，且在被苛責以後。金子的心和他的面貌一樣，被人間的獸性摧殘着，雖還不過十三歲的人，已有一個成年人老了。現在他已經知道一個真理：

『不要將想的告訴別人說罷！』

赤誠的人是無以立足的，人在以欺詐，誑騙，盜竊，掠奪，毒藥外面小心的塗上糖液誇為聰明，不會放出虛偽的笑顏的人，唯一的方法只有沉默。就金子的職業上說，這是不被允許的，所贏得的自然是「火腿」「熊掌溜魚片」。然而懲罰不能使一個人好起來，猶之監獄禁止不了犯罪一樣，所被認為違害情事會更猖獗的作為報復。也可以說反抗是人類的天性，除非已經馴服或乾脆殺死的人，為着自己的利益他將一直往那條不被允許

的路上死去。每次的責斥，似乎使金子胆敢愈想的多些，歸納起來仍不外前面的兩個問題：身體好起來，盡可能的讀書識字。究竟有甚麼好處，金子自己也很漢糊，只不過覺得非這樣不足以救自己出火坑罷了。惡運人的向上是自然的，就是小小的金子也不忍將自己的前途丟在腦後。責罰使金子愈加沉默，失神的時候更多，似乎朱二爺也沒辦法，正檢看「流水」就憤忿罵起伍大叔來了。

『他媽的，姓伍的，真他媽忘八孫，給大爺扔一個孽障，倒自己樂。』

『你！你！我是養你做少爺嗎？你！』

朱二爺氣了是這樣打下來的。

金子的眼燒紅了，自然想照樣還上去究竟看看自己的身體不合格，除了做夢長得又高又大，只有聽着的意思是好，由你他却不知道長成一個健全的體格有多麼難，而「由你」也永遠得不到滿足的。

六

『嗚嗚……敢來我揍你……唉呀，誰！』

金子含糊嚶語着，轉一個身，又吡吡的安然躺着了。

這是完全不會想到的，中秋前幾日他被一種熱病榨倒了，今天是第三天。熱像一條蛇，在血裏竄來鑽去，汗毛都在燃燒着似的，毒焰匯聚在皮膚下發散他絕頂的威力，黧黑的臉上閃出熱燙燙的紅光，嘴唇已竟焦腫，眼

似乎撥也撥不開的。倘有一個醫生戮開他的嘴，一定會看見許多大的水泡在那嫩紅色的皮上排列着。然而這些是不會有人注意的。除了要冷水他並不吃甚麼，這在朱二爺焦燥的心上可以減輕一點擔負，所苦的只有黃天良一人，不論在夢中或正忙着做事，只消聽見金子短促而低微的「渴」聲，水就要掣到的。因此也曾被朱二爺呵斥過幾次，說「爲着他一個人生意就不做了。」然而還是應聲掣水去，以爲這是他的責任。倘不是大師兄，也許人早死了的。

金子只是混混沌沌的，他不知道已經過去三晝夜，彷彿在夢裏，又彷彿在醒着，似乎還看見不少事情。突然直呼起的事，每夜總有三五次，這是胖子大師傅所最厭惡的，以至於和黃天良爭吵起來。還在金子自己反而是不相干。他並不以爲自己是在病中，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只覺得住的是一口棺材，黑洞洞氣悶得很。然而還忘不了要活下去的事，有誰壓住頭頂不讓他長高，又有誰掩住眼不讓他讀書，更有誰將書奪去，真是太不情理了。他因爲氣忿掙扎着，好久好久，總算睜開眼來，却一個人也沒有，大約逃掉了；然而地方也怪，並非在棺材裏，倒像船艙……

好容易熬到中秋節前日下午。

中秋是一年中最好的節期，不冷也不熱，正是大開胃口的時候，小市民是樂得大醉一場的。大學飯館帳單貼出來了，中間有的因爲清消塗去幾行，朱二爺坐在櫃台後的高腳凳上，一壁看「老帳」，一壁看帳單，第一名周達生，重念一遍：「十三元八角四分。」不錯。他的眼拂到一列下首貼着的節賞紅單上，却沒有一個姓周的，不

有倒有，「周樹棟賞節錢壹元」就是一個，然而絕非周達生。周達生就是那周老師，他已經整整三天沒來了，就是「九一八」那天，朱二爺的老鼠鬚動了兩動，拍將筆棒在賬台上，生氣的嚷道：

『這姓周的……』

然而一件事截住他，沒有再說下去。

節賞似乎這就完了，黃天良要求今年份子錢早算，因為金子病很沉重，裨便拿他的一份請個大夫來瞧。本來是很平常的事，學徒沒有薪金，不分「花紅」，又在病中，掌櫃既然不過問，拿應得的賞錢請大夫，算全和他朱二爺不相干。可是朱二爺不依，他說金子不做事只吃飯，他的一份是要扣作「火食」的；後來又說本年「號」裏「貼帳」，必須從節賞裏扣出三成，事情就鬧大了。起先朱二爺還擺掌櫃架子，說這樣辦的不止自己一處，某家扣二成，某家又扣四成，還有某家扣四成五。胖子大師傅不相干的搖着芭蕉扇。黃天良因為早想另謀出路，早就有大鬧一場的意思，終於弄得朱二爺無話可說，却出醜在夥計手裏，氣得鬼兒爺似的耳朵都豎起來了，然而他有他的擋箭牌。

『不願幹乾脆吐口，我這兒也用不了這許多閒人！』朱二爺拍着賬台，水烟袋却嚇得屁滾屎流跌下跟斗去了。

『誰是閒人？憑良心，我跑上跑下，陪笑臉兒，你以為人窮就不值錢嗎？虧得你他媽——』

『放屁！』

「放屁的知道！不幹就去他媽，老子哪兒都去得！」黃天良袖子都捲起來了。

.....

金子曾經稍清醒一陣子，只聽「老子哪兒都去得！」想翹起頭來聽個究竟，反又暈過去了。低氣壓迫着他。……多悶呀實在渴得很，……走着的是小路，很狹的，都是沙哪，都是沙，一棵草都沒有……真是悶得慌……哪兒呢？天橋啊，真是天橋！那喝杯酸梅湯罷。酸梅湯，喂，酸梅湯的真熱，真熱！沒有聽見。沒有聽見實在用的力不小了。怪是一個娘兒們，是媽。媽甚麼時候賣酸梅湯的呢，常來天橋可沒見過，這可就難了……亂什麼亂什麼！東車站，這就是東車站。東車站真熱鬧瘋了，呵耶耶！抓人槍舉起來了，不好……一頂草帽飛了兩頂，三頂……不是頭，頭，頭一個，兩個……原來周老師也在這裏，找了老半天沒找着。糟！一把大刀砍在——

「周老師！周老師……血……血……血」

「金子，金子！喝水嗎？」

金子被大師兄叫醒來，却睜大着兩眼，端詳站在前面的人，真覺得有些怪了。他想這一定是真的周老師，然而頭却仍然長在頸子上。

「周——老——師！」他在喉嚨裏輕呼，實際氣力也止於此了。

「怎麼啦？怎麼啦！」大師兄坐在金子的頭邊，擰住他燙熱的手。「金子？金子！你喝水，水！」

金子睜着眼，紅紅的眼珠子都要滾出來了。

「喝水罷，水！」

金子骨都骨都一氣喝完白碗裏的水，還是死釘住坐在面前的人，有些糊塗，但已看出似乎不是周老師。

「你是誰？」

「我，金子，黃，黃——大師兄！」摸了摸金子燒手的前額，大師兄嘆了口氣，「睡罷，金子。」這樣叮摩後，走到自己床前去了。

金子心裏稍微安甯些，不過依舊很糊塗，他很懷疑這人是大師兄。記得大師兄是沒有這麼高的，是一個不多說話的人，這只有金子知道；然而這人剛才似乎和自己說了不少話。由於冷水的救助，金子還可以暫時睜着眼，他起了詳細看一番的慾念，用力將頭轉向那人立着的地方，似乎是大師兄，他佝僂着上體，在很快的網紮行李，

「你——幹麼……」

「不幹麼？」黃天良依舊結着繩頭，轉過頭來望着金子，突然眼裏籠上一層霧，急忙又轉回去。「我要走了。」聲音彷彿只在兩轉頭之間已衰老了的。

「走——哪兒……」

金子這時要作的事情很多，他有點難過的樣子，是很模糊的；實際血液狂燒幾天之後，也無淚可以流出。還想問問周老師頭是否真的教砍下來，却剛巧被大師兄的話遮斷。

『哪塊兒都去得。』

金子又漸漸昏迷，重新被甚麼壓着，卜卜的向外噴氣，在灰色的氛圍裏，臉變了顏色。他做了一個非常滿意的夢：身幹長得高而且大，另外還生有兩隻翅膀。

——文學季刊第四期

附錄：一九三四年小說索引

巴 金〔余一〕〔王文慧〕

將軍〔余一〕

生活創作文庫

一個人的死〔王文慧〕

文學三卷一號

沉默〔以上短篇集〕

生活創作文庫

丹東〔王文慧〕

文學三卷二號

將軍〔余一〕

文學季刊第一期

化雪的日子

文學三卷四號

春雨〔余一〕

水星一卷一號

沉落

文學三卷五號

羅伯斯比爾的祕密〔王文慧〕

文學二卷四號

兩個孩子〔以上短篇〕

漫畫生活第一期

王平陵

烟

文藝月刊五卷一號

文昌星〔以上短篇〕

文藝月刊五卷二號

王任叔

燒香膏的婦人

文學季刊第二期

牛市

申報月刊三卷六號

逆轉

申報月刊三卷一號

仇視

國聞周報十一卷七期

友誼

國聞周報十一卷十四期

災

國聞周報十一卷四十四期

血手

國聞周報十一卷廿八期

鄉長先生(以上短篇)

申報自由談連載

王余杞

落花時節

國聞周報十一卷十一期

孤獨的人(以上短篇)國聞周報十一卷四十五

榮歸與敗走

國聞周報十一卷七十八期

期

王家楫

金戒指

文藝月刊五卷一號

玩笑

小說半月刊第七期

小酌

矛盾三卷一號

桂桂

小說半月刊第十三期

掃帚星

小說半月刊第一期

鹹鱧魚(以上短篇)

大眾八月號

王統照

銀龍翻身的時候

文學二卷一號

雙石驛(以上短篇)

文藝月刊六卷三號

印空

文學三卷三號

予且

冰心

妙知
木馬

新中華二卷一號
新中華二卷七號

老趙的悲哀(以上短篇) 新中華二卷十二號
鳳(長篇) 小說半月刊一期起連載

冬兒姑娘

文學季刊第一期

相片(以上短篇)

文學季刊第三期

老舍

小坡的生日(中篇)

生活創作文庫

生滅

文學三卷二號

趕集(短篇集)

良友文學叢書

上任

文學三卷四號

黑白李

文學季刊第一期

抓藥

現代五卷一號

鐵牛與病鴨

文學二卷一號

沈二哥加了薪水

現代六卷一號

犧牲

文學二卷四號

也是三角(以上短篇)

文藝月刊五卷一號

朱雯

囚

申報月刊三卷七號

逾越節(以上短篇)

漫畫生活第四期

昆蟲學教授

矛盾三卷二號

艾蕪

變

文學季刊第四期

山峽中

青年界五卷三號

山中送客記

文學三卷二號

松嶺的老人(以上短篇)

新中華二卷七號

南國之夜

現代四卷三號

紗灯

孕

文學三卷六號

老太婆(以上短篇)

現代六卷一號

一個紳士的娛樂

現代五卷二號

李同愈

某夜

申報月刊三卷五號

奸細

矛盾二卷六號

時間與人

申報月刊三卷七號

趙媽

新中華二卷十四號

愛執

文藝月刊五卷七號

落選

國聞周報十一卷三期

賭翠

東方三十一卷三號

芹芹(以上短篇)

國聞周報十一卷十七期

李健吾

心病(長篇)

開明

田原上(短篇)

水星一卷三期

李輝英

可憐蟲

文學二卷一號

鄉下人

新中華二卷七號

福地

春光創刊號

苦孩子

國聞周報十一卷九期

一個滿洲國的傷兵

青年界五卷四號

巴利與妮姪

小說半月刊第九期

山河

申報月刊三卷七號

半天的功課(以上短篇)

申報自由談連載

吉林之秋

申報月刊三卷九號

豐年(中篇)

新中華二卷四號至十三號

修鞋匠

新中華二卷一號

何家槐

木匠

水星一卷三號

拾荒婦

申報月刊三卷三號

微笑

文學二卷一號

前後

東方三十一卷六號

行路難

現代四卷五號

年輕的父親(以上短篇)

新中華二卷七號

鐵路照會

春光創刊號

何德明

悲劇

趙媽

他的一生

孤獨人日記抄

文藝月刊五卷二號

文藝月刊五卷四號

文藝月刊五卷五號

文藝月刊五卷六號

研房莊

屠宰作坊

王嫂之病

鄭公公(以上短篇)

文藝月刊六卷一號

文藝月刊六卷三號

東方三十一卷十一號

新中華二卷十五號

何穀天

分

文學季刊第二期

薛仁貴征東(以上短篇)

文學季刊第三期

沈起予

妻的一週間

文學三卷一號

消夏錄(以上短篇)

文學三卷三號

沈從文

如蕤集(短篇集)

邊城(中篇)

生活創作文庫

生活創作文庫

知識(短篇)

邊城(中篇)

水星一卷三期

國聞周報十一卷一期起連載

沉 櫻「非兆」

女性(短篇集)

舊雨

生活創作文庫

文學季刊第一期

生涯

文學二卷一號二號

張順的犯罪「非兆」(以上短篇)文學二卷四號

吳組緝

西柳集(短篇集)

一千八百担

生活創作文庫

文學季刊第一期

樊家鋪

文學季刊第二期

天下太平(以上短篇)

文學二卷四號

杜 衡

父親

失業

漁村小景

文學季刊第二期

現代四卷六號

春光創刊號

荊荊(以上短篇)

大眾四月號

再亮些(長篇)

現代五卷一號起連載

汪錫鵬

汪錫鵬小說集(短篇集)

異種

矛盾出版社

文藝月刊六卷四號

嫌疑犯

國聞周報十一卷七期

豆花村(以上短篇)

國聞周報十一卷十九期

叔文

費家的二小(短篇)

文學季刊第一期

林徽音

人生

現代四卷三號

第二絲笑意

文藝風景創刊號

宴

現代六卷一號

遺書

申報自由談連載

綠屋中的一件瑣事

矛盾二卷五號

一個謎的解答(以上短篇)

良友

周楞伽

棟樹港的一夜

東方三十一卷七號

永遠的感傷

新中華二卷七號

螞蟻王

東方三十一卷十五號

木匠(以上短篇)

新中華二卷十七號

招兵

東方三十一卷十八號

餓人(中篇)

新中華二卷一號起連載

荒村古刹

東方三十一卷二十二號

征農

新年是不准哭的

文學三卷二號

一篇嫁女人的賬

文學三卷六號

春天的故事

段可情

杜鵑花(短篇集)

心囚

茅盾 [蒲牢]

茅盾短篇小說集

小三

施蛰存

汽車路

草明

沒有了牙齒的

倦

袁牧之

當代文學第二期

簫姑莊(以上短篇)

申報月刊三卷五期

現代

七姨

文藝風景第二期

文藝月刊五卷四號

過磅(以上短篇)

創作與批評創刊號

開明

趙先生想不通(蒲牢)(以上短篇)文學三卷六

水星一卷三期

號

現代四卷三號

塔的靈應(以上短篇)

新潮創刊號

文學三卷一號

跳梯(以上短篇)

申報自由談連載

青年界五卷五號

曠

名師與高徒

洩

馬國亮

除夕的前後

伴侶

夏萊

支那料理師

人魚

金牡丹

荒煤

災難中的人羣

剝麻木

我是搜尋了一次記憶

矛盾三卷二號

小說半月刊第一期

小說半月刊第四期

現代四卷六號

現代六卷一號

文藝月刊六卷三號

矛盾二卷六號

小說半月刊第四期

文學季刊第三期

水星一卷三號

漫畫生活第二期

理髮師小鬍子

大眾二月號

尋人(以上短篇)

大眾十月號

轉輪機

小說半月刊第九期

靜靜的溪流(以上短篇)

良友

香港來的紳士(以上短篇)

小說半月刊第十

一期

在憂鬱的記憶中的故事

漫畫生活第四期

男子漢

小說半月刊第四期

茵茵

小說半月刊第六期

秋(以上短篇)

小說半月刊第十期

唐錫如

歸航

文藝月刊六卷五六號合刊

山鋪票(以上短篇)

申報自由談連載

徐轉蓬

雪天

現代四卷四號

破產

文藝月刊五卷五號

跳脚的人

現代五卷一號

巫婆

文藝月刊六卷一號

一兵士

現代五卷五號

生之欲

文藝月刊六卷三號

災後

現代六卷一號

一日的疲勞

大陸二卷六七號合刊

不務正業的男人

文藝月刊五卷一號

窮困

國聞周報十一卷三十八期

工女

文藝月刊五卷二號

奶媽(以上短篇)

申報自由談連載

張天翼

反攻(長篇)

生活創作文庫

移行(短篇集)

良友文學叢書

奇遇

文學季刊第二期

溫柔製造者

現代五卷一號

保鏢

文學季刊第三期

直線系

文藝風景創刊號

兒女們

文學季刊第四期

教訓

國聞周報十一卷四十期

老明的故事

水星一卷二期

我的太太

大眾三月號

包氏父子

文學二卷四號

朋友倆(以上短篇)

良友

萬勿約

文學三卷五號六號

陳白塵

春

文學季刊第三期

父子倆(以上短篇)

文學季刊第四期

陳銓

革命的前一幕(長篇)

良友文學叢書

陳學昭

他給她(短篇)

申報月刊三卷十一號

陳瘦竹

奈何天

文學二卷二號

小快船(以上短篇)

東方三十一卷十九號

陳福熙

劫

文藝月刊五卷六號

雪天

文藝月刊六卷五六號合刊

大水後

文藝月刊六卷二號

妾(以上短篇)

矛盾二卷六號

凌叔華

千代子(短篇)

文學季刊第二期

畢象午

下班後

文學季刊第四期

雷全的幸運(以上短篇)

水星一卷三期

高植

朦朧

文藝月刊五卷一號

村童

東方三十一卷三號

徐媽

文藝月刊六卷一號

虛驚(以上短篇)

東方三十一卷十九號

郭源新

取火者的逮捕(短篇集)

生活創作文庫

桂公塘

文學二卷四號

神的滅亡

文學季刊第二期

黃公俊之最後

文學三卷一號

埃娥

文學二卷一號

毀滅(以上短篇)

文學三卷五號

賀玉波

妹歸

文藝月刊五卷四號

旗女(以上短篇)

文藝月刊六卷二號

萬迪鶴

一個朋友

文學季刊第二期

春之謎

文學二卷四號

劈刺

水星一卷二號

王家(以上短篇)

文學三卷一號

故彭家煌

離家之前(短篇)

矛盾二卷六號

雋聞

懷臣的胡琴

現代五卷三號

二癮君

現代六卷一號

賈斯文(以上短篇) 國聞周報十一卷廿六廿七期

黑 嬰

生活在桶中的人們

文學三卷一號

小夥伴

現代五卷三號

一年

文藝月刊五卷一號

女性嫌疑症患者

文藝月刊五卷二號

鐵的歌

文藝月刊五卷三號

人生

文藝月刊六卷二號

暮景

文藝月刊六卷五六號合刊

黃昏

矛盾三卷一號

馮 馥 君

爸爸死在水裏(短篇)

文學季刊第四期

靳 以

青的 花

生活創作文庫

梅雨天

新中華二卷三號

冬天的呢帽子

創作與批評刊號

雷夢娜

小說半月刊第十期

傘，香水，女人

小說半月刊第十三期

城外

大眾九月號

都會流行症

新潮創刊號

當春天來到的時候(以上短篇)

良友

蟲 蝕

良友文藝叢書

羣鴉(以上短篇集)

新中國

凜寒中

文學季刊第一期

蟲蝕

文學季刊第二期

春天

文學季刊第三期

新程

文學季刊第四期

離羣者

水星一卷一號

泥路

水星一卷二號

求乞者

水盞一卷三號

葉永蓁

破碎了的夢

大陸二卷六七號合刊

如此天地(以上短篇)

大陸二卷八號

葉靈鳳

憂鬱解剖學

現代四卷四號

落華生

結婚

現代四卷三號

林莎

文學二卷一號

沒有用的人

文學三卷四號

母親

文藝月刊五卷一號

離婚

申報月刊三卷四號

渡家

漫畫生活第二期

老人(以上短篇)

申報自由談連載

父母子女(長篇)

矛盾三卷一號起連載

朱古律的回憶(以上短篇)

良友

人非人

文學二卷一號

春桃(以上短篇)

文學三卷一號

漣清

吸血鬼

文學季刊第三期

一個人的自白

文學三卷一號

暑假期中

文學季刊第四期

黑屋(以上短篇)

漫畫生活第一二期連載

黎錦明

白里帆的疑症

現代四卷四號

葉義

文藝月刊六卷五六號合刊

一個波狀的人和事件

現代西卷六號

濤聲

矛盾二卷五號

機遇

現代五卷三號

一度歸來的人(以上短篇)

青年界五卷三號

夜遊人

現代五卷五號

獵虎(中篇)

文藝月刊五卷三號起連載

閣樓上的秦槎

文藝月刊五卷二號

潘子農

沒有菓醬的麵包

矛盾二卷五號

飢渴病患者(以上短篇)小說半月刊第十四期

罪

小說半月刊第七期

蔣牧良

懶捐

文學季刊第三期

賑米

文學三卷二號

錦嶺

文學季刊第四期

印刷間的一夜

創作與批評一卷二號

當家師爺

現代五卷二號

南山村(以上短篇)

創作與批評一卷三號

魯 彥

屋頂下(短篇集)

現代文藝叢刊

橋上

文學二卷二號

槍

文學季刊第五期

鼠牙

文學三卷一號

惠澤公公

現代四卷五號

車中(以上短篇)

矛盾二卷五號

亞猛

文學二卷一號

歐陽山

菜販子修熙

文學季刊第三期

七年忌

文學三卷五號

誰救他們

文學二卷四號

笑謔

小說半月刊第三期

明鏡

文學三卷一號

青黑的臉蛋(以上短篇)

新中華二卷九號

歐陽鏡蓉

龍眼花開的時候

文學季刊第一第二期連載

利娜(以上中篇)

水星一卷二號起連載

穆時英

白金的女體塑像(短篇集)

現代文藝叢刊

父親

現代四卷三號

PIERROT

現代四卷四號五號連載

烟

現代五卷一號

玲子

現代六卷一號

紅色的女獵神

小說半月刊第八期

百日(以上短篇)

大眾一月號

蹇先艾

血泡粳的典禮

文學季刊第一期

勝仗

文學季刊第三期

看守韓通

水星一卷三號

小波瀾

現代六卷一號

鄉間的悲劇

文學三卷三號

趕馱馬的老人

文學三卷六號

僕人之書(以上短篇)

文藝月刊五卷一號

儲安平

無名

文藝月刊五卷一號

烏鴉與馬糞

文藝月刊五卷三號

原記(以上短篇)

文藝月刊六卷五六號合刊

魏金枝

簫 乾

山地

現代五卷三號

做肚仙的人(以上短篇)

現代五卷五號

俘虜

水星一卷一號

醜事

國聞周報十一卷二十七期

籬下

水星一卷二號

放逐(以上短篇)

國聞周報十一卷四十二期

羅 洪

歧途

現代四卷六號

陽加答兒

國聞周報十一卷三十二期

逝

現代六卷一號

幼小者

小說半月刊第十一期

小偷

文藝月刊六卷三號

媽媽(以上短篇)

申報自由談連載

小兵

矛盾二卷六號

蘆 焚

偵探

文學季刊第三期

老包子

現代五卷一號

金子

文學季刊第四期

啞歌(以上短篇)

當代文學第二期

劫數

水星一卷一號

中華民國廿四年二月付印
中華民國廿四年三月出版

三九
小說年選 (第一回)

普及本一册
特價洋一元

編者 中國小說年選社

發行人 高 垞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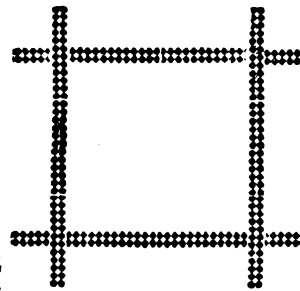
印刷者 民光印刷公司

發行所 開華書局

總經理處 中學生書局

全國經售處

- | | | | | | | |
|---------|-----------|---------|---------|--------|---------|---------|
| 鎮江商務印書館 | 汕頭文明商務印書局 | 廣州共和書局 | 太原晉新書社 | 西安西派報社 | 開封豫文齋書莊 | 北平佩文齋書莊 |
| 成都北新書局 | 長沙民智書局 | 武昌太平洋書局 | 南京花牌樓書局 | 青島中華書局 | 濟南東方書社 | 天津佩文齋書莊 |
| 全國各大書局 | 廈門開明書店 | 雲南世界書局 | 南昌強華書局 | 南昌文明書局 | 杭州開明書店 | 重慶平民書店 |



中國出版界偉大貢獻

通俗文學名著叢刊

每册洋二角 已出十二册

全世界第一流的作品

本書局爲使全世界第一流文學作品普遍地流傳於全中國起見，特請名作者馬仲殊、羅洪、李連萃、須白石、過立先、葉樹芳、顧惠民等，從事本叢刊的編譯。本叢刊不特將原文長一二十萬字，定價一二元的，用流麗通俗的文字，編成三四萬字的小册，且定價每册一律二角。故缺少時間來欣賞偉大名著的，以及因經濟關係而不能購備名著的，都能以本叢刊來填補這個缺陷了。

全中國最便宜的書籍

- | | | | |
|------|----|-------|----|
| 小沖馬 | 二角 | 茶花女 | 二角 |
| 布克夫人 | 二角 | 大地 | 二角 |
| 布克夫人 | 二角 | 兒子們 | 二角 |
| 顯尼支勒 | 二角 | 苦戀 | 二角 |
| 柯倫泰 | 二角 | 赤戀 | 二角 |
| 雷馬克 | 二角 | 西線無戰事 | 二角 |
| 島崎藤村 | 二角 | 新生 | 二角 |
| 托爾斯泰 | 二角 | 復活 | 二角 |
| 奧爾珂德 | 二角 | 復活 | 二角 |
| 哥德 | 二角 | 好妻子 | 二角 |
| 莫奈德 | 二角 | 少年維特 | 二角 |
| 麥洛脫 | 二角 | 苦兒努力記 | 二角 |
| 科羅特 | 二角 | 苦兒奮鬥記 | 二角 |
| 都德 | 二角 | 木偶奇遇記 | 二角 |
| 哥德 | 二角 | 小物件 | 二角 |
| 哈姆生 | 二角 | 浮士德 | 二角 |
| 高爾基 | 二角 | 飢餓 | 二角 |
| 阿志巴綏 | 二角 | 我的童年 | 二角 |
| 菊池寬 | 二角 | 沙寧 | 二角 |
| | 二角 | 第二接吻 | 二角 |

10764031



K276.74

定價 元

定價 元

月會圖
雜誌會館

洋

揚州市古書書店
冊數
定價 3.00